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九四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1370/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九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九四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寰有詮六卷

〔明〕西洋傳汎際譯義 〔明〕李之藻達辭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靈竺玄棲刻本

一

蒼崖子不分卷

〔明〕朱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一九〇

張子遠先生爨下語二卷

〔明〕張復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重刻本

二三八

尚綱生小語二卷

〔明〕姚張斌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二九五

垂訓樸語一卷

〔明〕陳其德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八年刻本

三九四

狂夫之言三卷續二卷

〔明〕陳繼儒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四〇六

安得長者言一卷

〔明〕陳繼儒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眉公十種藏書本

四六五

尋樂編不分卷

〔明〕毛元淳撰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四七五

計然子一卷

〔明〕董漢策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陸信甫刻本

五二〇

激書二卷附校勘記一卷

〔清〕賀貽孫撰 〔民國〕胡思敬校勘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民國南昌豫章叢書編刻局刻豫章叢書本

五七〇

眞如子醒言九卷

〔明〕王化隆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家刻本

六二三

息齋藏書十二卷

〔清〕裴希度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刻本

七〇七

寰有詮六卷

〔明西洋〕傳汎際譯義 〔明〕李之藻達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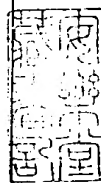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靈竺

玄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寰有詮六

卷》提要

譯寰有詮序



權輿天地神人萬物森焉神佑人
萬物養人造物主之用恩固特厚
於人矣原夫人稟靈性能推義理
故謂小天地又謂能參贊天地
地設位而人成其能試觀古人所
不知今人能知今人所未知後人
又或能知新知不窮固驗人能無
盡是故有天地不可無人類也顧
今試論天地何物何所從有何以
繁生諸有人不盡知非不能知能
推不推能論不論奚從而知如是

寰有詮

序

而尚語叅贊乎不叅贊尚謂虛生
併不肯推論不與一切蠢動埒乎
兩人邂逅初識面目名姓稍狎之
併才情族屬瞭然獨於戴堪履與
五有孕結其爲生我育我終始幾
諸所以然終身不知終古無入知

書有論

序

二

也而可乎聰明傍用不著本根質
質而生泯泯而死夫惟不能推厥
所以然是故象緯河山不識準望
躔度變合不知步測冷熱乾濕不
審避就乃至稼穡耕穫遺利醫療
運氣失調化遷盈縮愆時工藝良

桔違性梯航軍旅迷嚮以至操觚
繪物比事撰德悉皆耳食臆忖無
當實際彼夫裨海大瀛三千大千
一切恣其夸毗以誣惑世愚而質
之以眼前日用之事大抵盡茫如
也韃韞靈明旣甘自負更負造物

書有論

序

三

主之恩且令造物主施如許大恩
於世而無一知者則其特注愛於
人類亦何爲也昔吾孔子論修身
而以知人先事親蓋人即仁者人
也之人欲人自識所以爲人以求
無忝其親而又推本知天此天非

指天象亦非天理乃是生人所以
然處學必知天乃知造物之妙乃
知造物有主乃知造物主之恩而
後乃知三達德五達道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存吾可得而順歿吾可
得而寧耳故曰儒者本天然而二
千年來推論無徵謾云存而不論
論而不議夫不議則論何以明不
論則存之奚據蔽在於蝸角雕蟲
既積錮於俗輩而虛寂恠幻復厚
毒於高明致靈心埋沒而不肯還
嚮本始一探索也景教來自貞觀

彙有詮

序

四

當年書殿繙繹經典頗多後人妄
爲改竄以歸佛藏元宗沈晦殆九
百載我

明天開景運

聖聖相承道化翔洽於八埏名賢
薦瑞於上國時則有利公瑀實

彙有詮

序

五

浮槎開九萬之程旣又有金公尼
閣載書踰萬部之富乾坤殫其靈
祕光岳煥彼精英將進

闕廷鼓吹

聖教文明之盛蓋千古所未有者
緣彼中先聖後聖所論天地萬物

之理探原窮委步步推明繇有形
入無形繇因性達超性大抵有感
必開無微不破有因性之學乃可
以推上古開闢之元有超性之知
乃可以推降生救贖之理要於以
吾自有之靈返而自認以認吾造
物之主而此編第論有形之性猶
其淺者余自癸亥歸田即從修士
傅公汎際結廬湖上形神並式研
論本始每舉一義輒幸得未曾有
心眼爲開遂忘年力之邁矢佐繙
譯誠不忍當吾世失之而惟是文

靈有詮

序

六

言夏絕喉轉棘生屢因苦難閣筆
乃先就諸有形之類摘取形天土
水氣火所名五大有者而創譯焉
夫佛氏楞嚴亦說地水火風然究
竟歸在真空茲惟究論實有有無
之判含靈共曉非必固陋爲贅略
引端倪尚俟更僕詳焉然而精義
妙道言下亦自可會諸皆借我華
言翻出西義而止不敢妄增聞見
致失本真而總之識有足以砭空
識所有之大足以砭自小自愚而
蠅營世福者誠欲知天即此可開

靈有詮

序

七

戶牖其於景教殆亦九鼎在列而
 先嘗其一嚮之味者乎是編竣而
 修士於中土文言理會者多從此
 亦能漸暢其所欲言矣於是乃取
 推論名理之書而嗣譯之噫人之
 好德誰不如我將伯之助竊引領
 企焉不然秉燭夜遊之夫而且爲
 愚公爲精衛夫亦不自量甚也
 崇禎元年戊辰日躔天駟之次後
 學李之藻盥手謹識



寰有詮目錄

卷之一

萬物共一最初者義第一

天主能以全無肇物有義第二

他物莫能肇有義第三

天主自主化成義第四

原天地之始第五

卷之二

圓滿篇第一 隨論一

寰有詮

目錄

論寰宇之圓滿可增否

純體篇第二 隨論四支

一純體惟有一動一天動自然二

天絳質模而成三 上下質同類四

卷之三

不壞篇第三 隨論一

天體所以不壞

動施篇第四上 隨論十一

天有施於下域 天施何以二

天動或止下域諸動亦止否 三

天施之效爲偶然否 四

形天非有魂者 五

形天之體非貴於下域有魂之體 六

五金與雜類不含生者絲人施否 七

天施能生有魂有生者否 八

卷之四

動施篇下

天施不能奪人所志 九

家有詮

目錄

占星不可以知未來 十

形天生物之所以然 十一

渾圓篇第五 隨論四

天形必圓 一 天有幾重 二

諸天孰貴 三 諸天同類否 四

均動篇第六 隨論八

逆性動絲外動含生者之動 一

重物之動 二 天動維均 三

宗動天以下從東從西之運 四

形天奚絲而動 五

靈者所絲能動形天 六

諸天之運各一靈者使之 七

形天以六而合 八

卷之五

星理篇第七 隨論六

光非自立之體 一 凡光皆爲一類 二

星宿借光於日 三 月中黑影 四

光能作熱 五 動能作熱 六

家有詮

目錄

星運篇第八 隨論三

天動有聲否 一 七政天不均之動 二

各天周運常期 三

星圖篇第九

天星二解篇第十 隨論六

不遊星數 一 星體大小 二

性之作德何限 三 作德視所逆之限 四

作德遠近距限 五

容德能受之依賴各屬何限 六

卷之六

物生滅篇第十一

性數篇第十二

元行生滅篇第十三

相生篇第十四

輕重篇第十五

隨論十四

元行為四

火行切抵月天

四行孰貴

元行大小

四行皆圖

四行輕重

彙有詮

目錄

四

六、五

四行之動何繇

大地分界

大地對足之域有生齒

大地為天中之一點

地心所在

地高於海否

地所以靜

世界永存

目錄終

靈竺二玄樓藏板

寰有詮卷之一

波爾杜曷後學 傅汎際 譯義

西湖存園寄叟 李之藻 達辭

總引 研尋物理首辯有無既明為有則當論所從

有及所有者何性何情三者乃窮理之綱也夫天

與火氣水土此五大之為有也不待辯而自明茲

則論其奚從而有次及其性其情也

萬物共一最初者義第一

所謂最初者惟論最初作之所以然是謂天王

寰有詮

卷一

今取五證

一就作所以然而推凡屬可覺之物必有作之所

以然夫萬作所以然之中固無一能自造自成者

有作之者在先乃有其效在後若謂有能造自紀

則效豈其在作先乎凡萬作之所以然皆相關相

接而生推尋原本不得謂之無窮遞傳而無所止

極也必有最初之作者以為萬作者之所共屬蓋

凡相屬之作所以然其初者是中者之作所以然

而中者是終者之作所以然設無最初者必無中

者豈有終者。蓋既無作者。固無效者故也。今謂推尋作者無窮無止極。是乃謂無最初之作者。則亦豈有中作之所以然。暨其終效乎。則於作所以然之倫。必有為初作之所以然。是謂天主。

二就物之不齊而推。物物各成其全。然亦不齊矣。其美好其尊貴彼此相勝。因而稱其多美好少美好。多尊貴少尊貴也。夫所以有少之稱者。繇先有一極至者為之準。如兩熱竝較。因各或近或遠於至熱。而後乃別之。謂此多熱此少熱。則亦必有

稟有詮

卷一

二

至美好至尊貴者。而後物各因其受之分。或就或離于至美好至尊貴無元之元者。因而謂之多美好少美好。云爾。夫每倫中之必有其至也。是其倫中萬有之作者。如火因其至熱。為萬熱之作者。則萬有必有一無元之有以其有為萬有所含之美好之尊貴之作者。是謂天主。

三就固然與非固然之理而推。物有能有亦能非有者。是皆非固然之有也。凡非固然者。不能無始而有。能非有者。有時而無有故。設謂萬有皆能非

有者。則是有時而絕無其有也。設有時而絕無其有。則今亦絕無所有。何也。既已無何有矣。而令之為有。豈得從無有出乎。乃今未嘗無有。則萬有之中必有固然而有之有也。夫此固然之有者。或其超於有表者。有為固然者之所以然者乎。抑非有為固然者之所以然者乎。不得謂凡固然者皆有超乎有之表。而為其固然之所以然者。蓋作所以然之相推。不得無窮無極。而其固然者之所以然。亦不得無窮無極也。若是。則當謂特有一固然

稟有詮

卷一

三

之有。其外更無固然者之所以然。而萬固然與非固然之有其繫於是而止。是謂天主。

四就物之動而推。凡屬動者。依他而受動。蓋受動者屬能。而施動者屬為。能受所無。故謂屬能。施動作施所有。故謂屬為。

者非他。在令彼屬受之物。率其本能而出。以屬於其為也。若屬能者。非有屬為者。令之出其所能。安得屬為乎。如火之熱。是屬為之熱。水之可以為熱。

是屬能之熱。屬為之熱。施動而變其屬能之熱者。使之出其能以聽其為。故此之一物。就此之一分。

不得並屬能並屬爲其既已屬於爲之熱者卽不得謂屬能熱而但可並謂屬能冷則此一物之一分不得謂其亦施動亦受動而凡受動者必他有所依而受之動也夫凡施動者既他有所依而受動則必有他施動者而其他者亦依他而受動其相推相動之倫不得無窮無極如謂無窮無極是謂無最初施動者無最初施動者則亦無次施動者蓋凡次施動者受動於最初施動者而動則必當追而至于最初施動而不自動者是謂天主

稟有詮

卷一

四

五就物之所闕而推凡本自有而無始者其美好無際其圓滿無限全屬純爲物有質有模質主受天神無質則亦無模也但其爲也乃受之於天主者況可以更加使全不得謂之全爲惟天主之有無所從受亦不可謂有悉無受義乃稱全備無關今宇內諸有其美好圓滿誰則無關緣其屬有所受乃始有其所無則其爲有皆非本自有者既非本自有必有造之有者是謂天主

或曰作者與所作者其效自有相似之分緣作者施其所函之有而非施其所未函之有則其所

作必亦卽其所函者之效耳今論萬形之有無不肇自元質夫元質既非所爲之受而天主又非所受之爲則元質者似非屬於受造之物矣

曰謂作者施其用先函其有義蓋有二一作者與其所作之效同歸一類如馬之生馬其作與效皆有馬性是馬性先在其作然後在其效二作與效雖非同類而其效則統於作者如五金之類之統於日者然觀此兩義則效與作者咸有相似之分前義者同類相肖後義者金與日其爲實有者雖不相肖然因日統五金之德及其生金之效則亦相似也若夫初作者與其所生之萬效則相距無量矣然因天主妙有超然兼統萬有又因天主性體函有萬有之意得亞釋云內理亦云物之元則故其所生之效稍亦肖其繇出之元至論元質雖無所爲然既已屬有必亦微肖所出之元有譬如言天言地天不壞地有壞固不相似然兩皆屬有則亦相似也

或曰作者屬爲以成物有但傳其模不傳其質

稟有詮

卷一

五

緣傳有之所以然。自歸作者之爲也。即模天主純爲者也。不惟無質無模亦無奏合。故謂純爲。因其純爲。則其效惟在作物之模。其諸所有之質。奚關天主。

曰性作之所以然。率其性之固然。以傳其效。不能越其本能之界。緣其本有所能。第在於模。則所傳者惟是本類之模。不盡傳其兼質之效也。至論天主固然之用。其所生。二所發。三皆屬純爲。此三位一體之義。別若其自主之作用。但屬所肯。皆屬所能。故爲之與質皆屬天主所造之有。

靈有詮

卷一

六

天主能以全無肇物有義第二。謂天主以無造有。言天主欲有所造。不必借諸可見之有。與不可見之有。以爲受造者之資。惟用其全能。無有而卽爲有也。後此言以無造有者。其義若是。

據理所推。可證有三。其一。凡作者必因其本爲焉而爲。故就其爲。可測其作。今凡特分一類之物。其爲固非全爲。緣質模相合成有者。俱藏爲受兩義。既有所受。則其爲非因全有而爲。惟就分內所有者而爲。文不能造其物之全有。而但能傳其所函之作始耳。又特一之物。雖亦各傳其類。然而但

藏本分所完之有。亦但能生或此類或彼類之所有。俾其肖已。非能更生他類之物也。從是而推。性作者所生之效。必先有質爲底。而用乃有所從施。自不能以無物而令有物。如馬生馬。但能以馬模傳馬模。非能以馬質生馬質。至於天主。或但舉其所有。或兼舉諸他有。其妙於有也。乃純然之爲。無受之義。其兼諸他有也。則統攝萬有。超然萬爲之上。欲施欲行。皆因其所有之全而行。任或以物爲物。或以無物爲有物。無所不可。所謂萬有萬爲無元之元也。

靈有詮

卷一

七

其二。作者彌超。則所須致用之資彌寡。故性成之能。貴於藝成之能。天主超藝與性者也。屬藝者。必須質模相合。乃成其物。卽屬性者。亦須附於其質。乃成其性。若天主者。欲爲即成。不藉質模兼有之物。亦不必先有其質。後成其物。非然。何以顯其全能超藝與性者哉。

其三。凡理無相悖者。如謂人爲人。而又謂其非有也。所貴于人。專爲靈性之能。推論謂生人。而皆屬不賦推論之性。是爲相悖。卽天主不能也。天主所能。絲全無而令物有。於義非有悖也。則屬

天主之所能無疑。前謂凡物共一最初者。皆證此義。

或曰。凡受造者。其未受造之前。必有受其所造之容德。此容德者。既為依賴之類。亦必依賴誰體。則造物者。奚繇得從全無令物之出而為有耶。

正曰。寰宇未受造之前。可以受造。良然。顧不必前有其質。以為能受造之容德。能受造之底賴也。何也。所謂可受造者。惟論物之能有。其於受造不屬相悖。相悖。見前註。而不謂物有容受其造之德。

實有詮

卷一

九

次物有不齊。其不齊者。非繇天主而來。何也。天主至一至純。其所為者。稱其所有。亦一亦純。則夫物之不齊。繇各所有之質。原自不等。以此推知。各所受造之先。必有質焉。

正曰。天主固然之為。奚有不一不齊。夫其固然之為。在明其性。因而有第二位。在第一第二位之相愛。因而有第三位。故三位者。其性最一。其妙成最齊也。至其本性之外。有所作為。皆繇自主而行。任其全知所定秩序。以全寰宇之美。自令萬物各具

不齊之性。則其不齊。正繇天主。豈繇物質乎。

三。凡受造者。必受成其造。果於方造之頃。即受其造乎。抑先有造之者。而我乃受其造於後乎。若謂前有造者。而後乃受造。則受造之際。應有為所造之底賴者。緣夫造之為用。屬依賴者。必有體底。是知未有物前。必有其質。不謂盡出於無。若謂方造之頃。物即受造。則此際此物。可謂物。亦可不謂物。何者。物纔受造。未受全有。受造畢矣。物乃受名。設云。方在受造。而即已受造。豈不名為物也。而又實有詮

卷一

九

不名為物。甚相悖也。則繇全無以令物有。即天主似有所不能焉。

四。日論變有二。一屬時分。如人物之生歿。一屬條然而成。如空中氣。得日照而成其光。與凡繇無化有之類。皆是也。今論造之作用。必賴體底。以論屬時分之作用。良然。以論倏然而成之作。則否。何也。所謂體底。乃物有無之交。其所依賴之底。如木模之質。被熱而變火模之質。則木與火。共一底賴。緣夫一物兩界。有離此至彼之義。離此。則前有將以

三德。則新有方肇。故物初受造。與其受造已成。自不同時也。若夫倏然而變。其作用繇無化有者。惟有向界而無離界。不滯彼此。其行也。即其至也。方受造也。即其已受造也。如空中之氣。見日而即受照。更何時分先後之足論乎。

四。一純體者。不得既為成全之作始。亦為不圓滿之作始。夫物常有不滿滿者。假令各各成全圓滿。則彼此何得有相勝之分耶。天主既為萬有圓滿之元。則凡物之有不足者。自各繇其本質。非關

蒙有詮

卷一

十

天主。

五。曰論物之成。雖有相勝之分。然不因其見勝於他物。遂謂其為不全也。物所謂不全者。以其分所當有。而或無或不全。斯謂之闕。否則非闕。如在天而享無窮榮福之聖神。雖其為福不等。然而分願各足。奚可謂不全有關者哉。凡物或有不全。不繇天主。亦不繇本質。自繇其所從無出有之際。未領其全耳。

六。五王造者授有。而造於王者受有。天主造有。則

必授有矣。既為授有。或有受其有者。或無有受其有者。若無有受其有者。則天主授有之作用。無從而化成某物。若有受其有者。則是天主以物造物。不為以無造物矣。

七。曰天主以授有之作用。造成受其有之物。故所授之有與受有之物。為一不二。又物有三義。一者其物之所實有。一者天主所函此物之元則。如人懷欲行某事之意像。然而質不與焉。夫物之實有。在後也。乃其元則。則從無始以前而已有之。惟就物受成時顯之于外。則是授與受。但以時分先後。不以質分先後也。

蒙有詮

卷一

十一

他物莫能肇有義第三

八。此義有二。一。論物本性之能。一。論物本性之不能。此義有二。一。論物本性之能。一。論物本性之不能。固不能從無作有。然天主或能以其化無為有之能。賦之於物否。曰。據經據理。二說皆非。夫天主造者之德能。與受造者。其兩界之相距。宜屬相稱。如冷愈甚。距熱愈遠。則所須火力。以逐冷而傳熱者。宜愈大也。有之與無。其相距也。無際。而絕無與實有。

之相距較兩絕不同之有。其相距尤爲至遠。緣兩有雖不同物。然論其兩皆屬有。則有之與有可以相通。如石與人論其本分。則石距人遠。而論其實有。則人與石尚可通謂之有也。乃無之與有。則甚不然矣。其相距無際。其相通無緣。是以繇無物而令有物。惟屬一全能之天主。而天主不能自以其本有傳之於物。若能傳之於物。則受傳之物。將無亦與天主之能相稱者乎。夫既不得傳其本有之體。則亦豈能盡挈本能全付於物。而令化成他物。

兼有詮

卷一

十二

緣其爲有爲能純一不二故也。

次依賴之類。必憑物體。不則亾物。論司作者之作。固皆依賴者也。所以必須於質。以爲所依之底。豈能自無化有乎。至論天主卽已純體。爲已作用。其有其作。純一不二。故不必先有其質。以爲作用之底耳。

或曰。物既繇此初作者而出。又向此終爲者而復。初作與終爲。理一無二也。夫在下之物。皆繇在上者之引導。以得復其終之爲。故聖翁阿云。繇上

使下。復向初元。此全能者所定之則。故下焉者之化成。未有不從其上焉者。以此推之。則凡物但循他物之用。他物之用。卽上焉者之用。亦能從其元初而出也。

曰非也。凡物既繇初作者受有而出。固可因他物之用。向其元而復。然論繇無化有。則絕非凡物之能事也。夫肇物使有。較之成物之終。俾其歸於所爲之元。二者之能。肇有尤大。蓋終元之作用。不過還其所有。而肇始之作用。乃是造其所無。其事爲更難也。物之相物。能令彼物善復其終。則有之矣。豈能頓令彼物肇有其初哉。

兼有詮

卷一

十三

次繇無物而令有物。似不須無窮之德力。何則。凡兩有相悖者。此之取分也愈多。則其距彼也愈遠。如白之爲白。因其白分之多。可測距黑之遠也。今論有之與無。乃相對者。若物所取於有者爲有限際。則其距無物者亦有限際。而繇其有限際之距。令出而爲有限際之有。此亦奚待無窮之能乎。則謂無物爲物。亦凡物可有之能事矣。

曰相距之義。姑取二端。其一。彼此之相距無限

如冷極無限。熱極亦無限。是已。其二。勢雖兩對。而分不相並。如冷有限。熱無限。是也。夫無限之有距。無論其爲有。亦屬無限。論其距無。亦屬無限。有限之有距無。論其爲有。雖屬有限。論其距無。則亦無限。故物之以無爲有也。雖云有限之有。然却勝于無限之無。則其能勝無限之距。豈不待夫無限之能耶。

三。無與有相距。較有與有相距。所以謂遠者。緣無與有絕無相通之分。而所有之距雖遠。但彼此

實有詮

卷一

十四

既屬俱有。則有之爲義尚相通也。天主化成之作。用。既令前之所無者呈而爲有。前之所不能者呈而爲能。則豈不能令有限之德能亦爲無限之全能乎。

日。世有必不能行者。非但因其兩界之相距。無與有。及有限之能與無限之能。是爲兩界。更繇理勢之不能。設謂繇有形之物而造成全能之天主。此豈事理之可有者哉。其爲不可。非但爲其形神不稱。與夫有限無限相距之遠。更緣天主之有。本非受造之有。故也。今

謂繇有限之能以成無限之能。豈但爲其兩能之距遠而不能。就此無限之能。豈可謂爲受造之能哉。蓋凡受造之能。必非純全之爲。其爲爲也。必受前之所無而後乃有。故天神雖無質模之合。因其本繫受造之體。則亦不得謂純爲者。若夫天主無限之能。自與天主本性。純一不二。既非有所從受。豈能分其所有以賜造於他物也。

四。形體之模。不因性作之用而生。蓋性作者之所向。不生質。不生模。但生質模總合之款。即如馬

實有詮

卷一

十五

馬可謂其能生馬。不可謂其生馬質。生馬模。蓋生馬作用之本界。惟在生其質模總合之馬耳。則體模之生。所以繇無而有。自特出於化成之作用焉耳。今論性作之用。已豫具其模之質。則亦化其質之模。蓋模之化成。歸於生其總合者之用。故則性作者。亦可謂能自無而有者。

日。論形體之模。有二義。一。模之在質。如菓蒴之在種子。然此之爲義。天主初時化成元質。卽並化成萬形之模。不藉司作者而有。二。肇模於物以模其質。如肇馬模於馬。以模其馬之質也。此之爲義。

凡在形模。不必因化成作用。而第因司作者之作。用其模之從質以出。如草之因日而芽也。若乃人之靈模。則必繇於化成之用。然而就其生人之人。已具受模之質。但不可謂化成靈模。何者。謂無質而令物有者。義亦有二。一亦不繇質而有。亦不着質而有。二雖繇無質而有。然亦着質乃有。釋其二者。天主化成天神。不繇質。不着質。蓋天神之生。不繇質來。而其成也。亦不繫於質模之締合。釋其二者。天主雖非繇質以成靈模。然而亦於其質。卽化成時合質。卽合質時化成。故論靈模之合於本質也。是因生人之人。所施緣引之情。而具焉者也。若論靈性本來。則絕不繫生人者施用之力。而全繫於天主之作用焉耳。

靈有詮

卷一

十七

五凡兩相對者。此所函之逆愈大。則彼所施之用愈難。如冷愈甚。逆熱愈堅。則火之施熱愈難也。今論兩實有之對而相逆也。較實有與絕無之相逆尤有甚焉。蓋實有者。因其有所施用。以致逆其所對之作用。若云絕無。則本無作用。自是不逆矣。

夫性之作者。既能勝其對已之逆。以造同我之有。似亦能勝絕無之逆。使之爲有也。

正曰施用之難。可分爲二。其一感受之逆。如冷逆熱。熱難施厥用以傳厥熱。故凡四情之類。彼此有作有感。不免相逆也。天則不涉四情。其有所施。無與爲逆。故其施用不難。二感受者與諸作者之相距也。相距愈遠。則作者之施用固愈難。至論從絕無而欲作之使有。夫有無之相距。比於兩有相悖之相距。豈不更遠哉。則可知其作者所須之能力。所繇令無爲有者。必大過於令此一之有變成彼一之有之能力也。

靈有詮

卷一

十七

天主自主化成義第四

疏行有出乎固然者。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不得不行之行。有二。一作者第因本性而行。絕無明愛二德之用。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是已。二作者雖用明愛而行。然當其發用之時。雖欲止使不發。亦不自繇。如天主三位一體之奧理。第一位因明照之用。從無始生第二位。凡明之所通。在人與天神。謂之明悟。其在天主。但可

謂之。而後第一位與第二位並因愛德之用。以發
明照。第三位也。前論無所當於天主。天主造物因其明
受二德之用。無可置疑。錄後而論。有謂天主化生
之用。不能自錄自止。以爲固然而行者。辯正如左。
天主因其所自主之作用。化生天地。古今性學。天
學。皆以爲然。聖經之言亦然。其云。天主所欲行。必
即行。又云。爾旨天主之旨。化生萬物。乃因爾欲德之旨。
萬有得有也。今以理推。可證有二。

案有詮

卷一

十

理無所弗備。非必取藉外物以全厥福。故其愛德
所發。非錄意美情嗜固然而愛。乃錄自主而愛。則
其化生萬物。悉亦錄其自主。

一。凡物所有之美好。皆統之於天主。茲云自主。正
靈性之美好。所以別於諸不靈者也。豈其至美好
之天主。而顧無自主之德。不能發自主之用。以自
傳通於物乎。

或曰。天主所施作用。美好莫尚焉。夫固然之用。
美於自主之用。則天主之用。必非錄自主而傳者。

何也。天主內發之用。皆至全之用。此三位一體之旨。天主必固自
明其性。故第二位生焉。必固自愛其性。皆固然而
故第三位發焉。皆屬固然。詳具別論。非自主者。則固然之美之全。其必踰於自主之用
可知也。今謂天主自主而傳。不如謂其固然而傳。
正曰。作用之發。或出固然。或出自主。亦顧其作用
所向之界何如耳。界者。我所明所愛之物也。若其所向之界屬
至美好。則其愛德所發。必固愛之。如享真福之神
聖。明見天主。固愛天主。其愛無間。亦恒無已。緣其
界統萬美好故。若其界有不備。則其爲愛。必不爲

案有詮

卷一

十

固然之愛。如人情之愛世物。世物之界有關不備。
何從而發。固然之愛乎。所謂固然而愛。踰於自主
而愛者。其理如此。夫惟天主。至爲美好。其無窮之
愛之界。固然而不得不愛。若夫天地人物。既皆有
限不全。奚足以牽天主之欲德。使其固然愛之。固
然化生之哉。

或曰。天主之所知者。不得不知。則天主之所欲
者。不得不欲。兩者並是其性之美好。其作用宜並
出於固然。何謂知則固然。愛即自主。

⑫曰論天主知與愛之本性爲固然而發誠哉性之美好所不能不發者也論物爲天主知愛所向之界則天主之知雖則固然而愛則獨否蓋知之爲德向其所知之界苟無窒礙必固明之明其爲是必固是之欲德不然所向之界其界雖善若非至善則未必愛此其不同者也何以故原夫知德所能明者必先取彼外物爲已內像此像之入若無窒礙知德自明譬如目受物像界苟適稱豈得不見乎欲德不然者蓋其發愛之時此愛從已躍

靈有詮

卷一

二十

出以投入於所愛之物其物苟非至善豈能堅攝欲德令不得不出哉是皆泛論知德欲德有不同者如此至論天主之知不假物像其至明不繫外來況乎統諸萬有之意得亞其於自己所能化生之物洞然明徹所不俟言然而必從天主欲德主其作用緣此諸物作用之界皆屬外施皆屬有限前論已明豈可謂天主固然愛之固然欲之耶
⑬或曰不緣固然而行者是能行亦能不行能行亦能不行卽不爲恒作者是屬有變之作者天主

作用既恒一而不變則其生物當必屬於固然

⑭曰執時而論謂能行能不行其作屬有變者是也若論無始恒久之作謂能行亦能不行亦屬有變則非矣蓋天主從無始之永自主定於某始化生諸物就此始時而指謂有變之作以此而論蒙被化生之物則可也外故也若其屬於天主之意得亞者是在內者也則猶然恒一者也恒不變者也

原天地之始第五

靈有詮

卷一

二十一

⑮前論形天肇有四章皆依吾人性力所得推明者若究本原確義更有超性之學載在聖經今竊舉其首章所釋化成天地者譯述如左

⑯天主厥始化成天地地土沉空水冒冥蒙王命出光光乃肇有分光分黯光晝黯夜朝夕而日
⑰天主者萬有之初有也其有無元而萬有以之爲元性一無二位三惟一聖性所啟卽顯全能其能其有無窮克塞萬物萬物莫能限其能函不繇質模之合至神無迹行而不動而令萬物動是爲

萬作最初之作者是爲萬爲最終之爲者是之爲至靈而萬靈繇之肇靈是之爲至美好而萬美好繇之爲美好往者來者無不即其見在至近而至遠不可見而無不見常行而常寂悠久而常新一切萬有有形無形悉出於此妙有如跡之出於履者然竭人神所能思想之美好於此美好悉如影響也是謂之天主

蒙有詮

卷一

二十三

厥始者何蓋美好之至其本情無不自傳者如日之不能不照也但自傳之理有二內固然者從無始而自傳是乃三一之神妙也外自主者從厥始而自傳是乃化成天地之神功妙用也

或曰自傳所有以通於物乃美好之本情天主爲至美好則其自傳也如火之不得不熱也今謂天主從無始前未生物則是從無始有不自傳彼時美好自傳之情誰能尼之而令不得其用乎

曰自傳有二一不能自主而不得不自傳如火不得不熱日不得不照二能自主傳亦能自主不傳如人之有所施予者然夫不能自主其傳豈如

能自主其傳者自主者靈明之情也天主之傳物繇其所自主而傳若時未當傳則以不傳爲美傳之不足爲惠反虧其美譬如施惠於人明見今茲卽施不若遲歲而施於彼更利於是寧遲一歲而施此其惠德之用不更切歟天主所傳於物其理亦然正爲善用美好之情故於有始焉化成而不於無始化成甚矣哉其以美利利人世也

蒙有詮

卷一

二十三

蓋吾人之所當知其要有二一爲知天主一爲認已知天主性之無極者要在知其本全滿本自足絕無所待於外若使天主從無始化生萬物人何從得推知天主本自滿足不需外物者乎今惟想其不生物於無始而生物於有始則可推知天主之體原滿原足天主之福原自全備無所藉于世間之萬物也知吾人之不足者要在知已所有之有本無其有因天主而始有又因天主而始存有與存之皆因天主也如光之因乎日也若使天主化生萬物於無始時人又何從推知吾所有之不足何從明吾之得有得存皆繫天主生之存之將

自負其有。不屈服於造物主。不認已有之原。不感造我之恩。萬罪之端皆從此起矣。今惟追想天主化生天地人物時有自始。乃能明我人類本自缺欠。心恒謙抑。明我人類之所繇造。心恒愛戴也。天主化生天地於有始時。其故如此。

化成有二義。一。繇絕無令有。一。繇一物而造成諸物。論首義。天主最初化形成有之物有四者焉。天一。地二。水三。光四。此皆天主自無令有者。論次義。天主以水土二物化成一。一切有形之物也。或問天

案有詮

卷一

二十四

主厥始化成天地。此化成之功用。即今何若。抑尚有化成不已者乎。曰。論化成之次義。天主永常化成不已。第今與始有異者。始焉以此物化成彼物。即以水土二者。本自天主神妙作用。絕不資諸司化成他物。有形物。本自天主神妙作用。絕不資諸司作者。其在於今。大率取諸司作之用。如因人成人。因馬成馬也。兼論首義。亦恒化成不已。惟是化成吾人靈性。日日顯其神用。令其自無爲有。成此神模以一一賦之於人。

或問。天主化生天地之質與模。爲竝出否。或先造

元質。而後從此元質造成天地萬物乎。或並造其質與模。無分先後乎。

多瑪聖人釋曰。天主化生物之初。質不先模。模不先質。生質卽有模。生模卽有質。並生並有。合而成之。成而合之也。證姑舉一。天之質不可謂之天地之質。不可謂之地。天與地皆繇質模二者締結而成。經中論天主生物之功。曰。天主於始化成天地於始云者。乃最先之功。味此。則質模自是竝生。不分先後。

案有詮

卷一

二十五

或曰。麗形之模。所以得生得存者。咸繫於質。故謂之繇質而出。如馬之體模。其生其存。繇有馬質在故也。天主似先化生天地之質。後乃繇質賦模。蓋繇所爲繫者居先。得所繫者居後。

曰。爲所繫者居先。得所繫者居後。良然。第先後有二。一。謂之時先後。一。謂之原先後。日與所射之照。與所生之熱。夫論時。天地之質與模。一賦俱賦。並有時之先後。夫論原。則質可稱先。模可稱後。是謂之爲所繫者居先。而得所繫者居後也。

有形之天。惟最上一天。恒靜不運。謂之靜天。天主初所化成有形之天。即此靜天也。有兩義焉。一則此天於諸有形無生之中。貴莫尚焉。故其所居在諸形有之上。而其始肇亦在諸形有之先。一則天主化成靜天。以自顯其在於至尊無上之處也。或問天主居靜天。意如王者蒞朝然。夫天主既從無始以來。即有此主。則未有形天之前。蒞何所乎。曰天主從無始來。圓滿自足。絕不資賴外有。故不須逐所覓在。在天在地。在物何所不在。然不以天地

靈有詮

卷一

二十六

萬物爲所。天主函天地。豈天地能函天主者哉。未有天地之先。圓滿克塞。惟天主在。既有天地之後。圓滿克塞。全形全性。亦惟天主在。天主所居之元所。不因未有天地。既有天地。而有所遷移。即天地外。無邊際空。亦天主無涯妙有之所克滿。不可限量也。所以必造此天地者。特用之以利天神利人類焉耳。

天也者。亦釋曰。以居靜天之靈者。天主始第一日。從至無中。即竝化成在天之靈者。顯其朝列焉。或

云。享福者非有儕侶。未爲全樂。天主所享福樂。固萬全無闕者。若於化成天地之時。乃須先造天神。方成朝列。則天主未造靜天之先。不乃孑然無侶。福樂有闕乎。曰。福而苟繫於外。不爲滿備。必亦缺陷。真元至尊之妙有。性雖純一。其內函三。不得謂之孤子無儔。

說地者有二。一謂無模之元質。二謂繇有其模。乃成其體。若有質無模。則質滅矣。後說合理。或問天於諸形有中。至尊至貴。所以其居極高。其受化成

靈有詮

卷一

二十七

最先。若地之爲形。與其所在之處。視他諸元行亦極卑矣。天主化成形有之時。天成之後。宜即化成近天某元行。乃經所云化成天地者。首天而即次以地。其理云何。曰。君國行政。有兩極焉。賞善罰惡。不可闕一。賞闕無以勸善。罰闕無以懲惡。寰宇如一國也。此大國至尊之王。惟吾天主。豈無慈義兩德爲所用之極乎。化成時。即肇上天下地。以爲行賞罰處。形天最上。即靜天用爲善良永福之居。大地最下。用爲邪惡永苦之所。蓋善惡之分。從元始而

已有當其化成靈者。即分兩途。約畧而論。其強半。篤奉真主。頌其造我之恩。故蒙賞而居永福之天。其劣半。傲負天主。不感其恩。故受罰而居永苦之域。造此受報二所。定爲兩極。然必首造天。次造地者。先仁慈。後義刑也。

地土成空。水冒冥蒙者。化成地形之初。無所資飾。聖多瑪論其無飾。爲說有三。其一。通光之形。惟一靜天。餘皆無光。故曰冥蒙。其二。水土二物。雜處無別無序。故曰水冒。其三。大地皆水所包。土不可見。

案有詮

卷一

二十八

尚陸沉也。又其土未生草木。是空土也。或問靜天既屬極明。謂之光天。胡謂下域冥冥無光耶。曰。靜天有上中下之分。其中與上。光明無極。惟向吾下域之一面。則無光耳。今人所居世界。暫如戰場。乃立功之處。靜天者。享永福之處也。戰尚未勝。功尚未成。安得輒冒永報。睹靜天之光明乎。

主所命出之光。何光。釋義有二。其一。謂天主初造一明體。豫當太陽之照。其太陽至第四日始有也。此所造之明體。元不自動。有靈者周運之。如後來

太陽之運然。或問第四日既成太陽。則此明體安在乎。曰。天主既能以無爲有。亦能令有歸無。第其化成自立之物。永不令滅。此天學之實義。則夫天主所造之明體。不可謂其復歸於無。蓋變其明質之模。爲太陽模。成一大明在天也。其二。謂明非有體。但有其光。其光非自立者。惟依賴靜天與地中之水。而能開徹其光。以祛水之濁暗也。或問。依賴者。既不自立。固亦不得離此底賴。而他有所就。以爲底賴。則此光焉能周運。分光分黯。以成晝夜。

案有詮

卷一

二十九

曰。天主生存此光。亦如後來太陽所循之規。周照諸方。其光循環出沒。相禪不絕。又此光爲天主獨造之光。不參諸司作者之功用。至第四日。一有太陽。天主仍施總作之大用。以裨太陽之專用。而顯著其光。於是其光始爲太陽之光也。以上二說皆當。而後說尤契經旨。蓋聖經論化成日月。以爲化成二大明體。今第二云。主命出光。文異義異。蓋至化成日月。即有日月之體。不但謂之明光。今僅謂光。可見始造之光。尚屬無體之光也。

問化成天地第四日。始有太陽。前此雖肇光明。總屬混沌。無分甲乙。今云首日造天。造地。造水。造光。次日堅定諸天。及造火氣。三日分水。土。生草木。其孰從而知之。曰。既有光明。即有旋運。即分明暗。其次第亦即可以日紀矣。王經傳訓如此。不可疑也。西文太陽之日。謂之速珥。甲日乙日之日。謂之第約。語有分別。華言乃通命爲日耳。

蒙有詮

卷一

三十一

今何日。曰。聖賢釋經義者。謂天主造成天地。在於仲春。古星家之論亦然。故相傳以春分晝夜平日。爲太陽周運之始也。或曰。天地團體也。日行諸方。遠近四時各有不同。宜以何方爲定。曰。定於如德亞也。此國乃天主簡在之國。自古知奉真主。遵真教。天主寵之。且爲天主降誕。親授教之國。亦宜首享太陽之惠也。又天主造成天地之春。自屬初人受造之方。在亞細亞區中。如德亞之東方。則天地始有之春。定屬如德亞之春。曰。比我中華何如。曰。

彼中協露撒梭。如德亞京都。爲天主救世之城。與我杭州。準北極及各所距地平。兩地之線相同。則其四時氣候正自相同。

問化成天地。何據而謂爲春時。曰。四時莫和於春。夏則酷暑。冬則沍寒。不能調庶物之生。秋雖寒暑之中。然屬垂老之候。穀熟卉凋。不稱新造之宇。惟仲春爲少年之候。陽和調適。正可發生萬物。故聖盎薄樂曰。周歲生養美利。莫踰品物始有之會。蓋五穀百卉初生。不能勝盛夏隆冬之寒燠。故非春時不可。

蒙有詮

卷一

三十一

天地受造之首日。聖協樂以爲正當天主取人性降世之日。又當天主救世受難懸木之日。是皆在春分後之第五日。推對中華天啓五年。正當二月十七日也。所以必首是日者。天主救世之恩無量。所生萬物。皆令全美。則萬物肇形首日。必恰對其圓滿之日。

問。天主降生救世。爲是洪恩。神人並得全其美好。兼享其利矣。至於有形無靈之天地萬物。則恩何

以暨焉。曰：天主初賦人以元明，厥後漸失，洎乎淒
禪崇施矣。乃不認識真崇，反指物以爲宗。或尊形
天之日月星，或敬奉火氣水土，或禱求四行所成
一切之物，誕妄多端，不知天地日月庶物原本受
造之故，何爲也哉？皆爲導人認事真主而已。人反
徇邪妄作，用爲叛主之具，迨至天主降生爲人，乃
始揭示真崇，垂訓人世，令知專奉一主。於是天地
日月始各得其本有之尊，本爲之分，而物物各得
完其美利。此則天主至恩所爲兼暨不遺者也。

蒙有詮

卷一

三十一

主命堅定。於水受成，其上其下，水乃始分。

解此第二日事也。化成天地之首日，從靜天至地，
皆水而已。至次日，乃以水體造成列宿天，與其上
下諸天，併成火氣二行。令火接天氣，接火各因厥
性，令得本所，故自列宿以下諸天，以至水上諸體，
經文統謂堅定。或問：天既運動不已，火氣亦皆
虛浮，何謂堅定？曰：稱物者，或舉全體之名，以稱其
分，或舉一分之名，以稱其全。堅定本列宿天之名
稱，緣此天之尊，超越以下諸體，故經取其名，以併

名受造之諸物也。夫列宿天所以稱堅定者，七政
各有小輪別動，列宿天星不然，第有渾天一動，無
別小輪，故其所居之天，爲其體之不壞也，則謂之
堅，爲其星無異動也，則謂之定。

又堅定原文亦謂追琢。天主至第二日，如追琢水
體，以成列宿天，與火氣二行也。或問：何以造靜
天水地三物，經謂化成，造列宿天與火與氣，則如
追琢？曰：追琢者，先有受追琢之質，隨加造作之功，
令入某器之模也。經義取此，爲示首日次日功用

蒙有詮

卷一

三十二

之殊。蓋天主先具水模之質，而使容受他模，若夫
化成靜天與水土之初，質既絕無，何施追琢乎？
或問：水分上下，豈列宿天之上亦有水乎？曰：靜天
以下至地，其水瀰漫，即施追琢，凝成非有離於首
日所居之所也。天主隨所在而堅定之，取其漫於
列宿天所者，而成列宿之天，取其漫於列宿天以
上二天之所者，而成列宿以上之二天，取其漫於
火氣之所者，而成火氣。然火氣之體較水尤泊，而
形天之體較水尤醇，則似取其火氣有餘之質，以

補天體不足之質。蓋天主至第二日。不必以無造有。惟取首日化成之物。轉造他物耳。列宿天以上二天。其質原屬水質。又繫無星之天。謂之晶天。故謂其上其下水乃始分。

或問。聖經論化成天地與水。明謂天也地也水也。至於造成火氣。不顯其名。何故。曰。火氣二元行。雖有其體。然非屬可見之物。古者數家。或指氣爲空。無。或併未識元火。故每惑述經。欲以造物之原訓。世。而憫世人識淺。僅能通其目之所見也。乃於天

靈有詮

卷一

三十

於地於水。則明揭名目以示。而又云堅定以分上下之水。使明者自悟焉。即此堅定之義。併括天與火氣。不但謂水也。蓋凡分兩物之物。必其爲物隔兩物而居其中。以接連其兩物。始謂能分其物。天不接水而接火。火亦不接水而接氣。其云堅定而分上下之水者。統指自列宿天而下。至於水上之諸體。悉皆堅定。則火氣不言可知。

經天主申命。天以下水。各匯厥壑。令乾見土。水土爰分。乾土曰地。渚水曰海。再命大地。茁厥草木。草

自苞種。木自結實。悉惟王命。

解此第三日事也。化成天地之初日次日。如欲築室以爲人居。而先定其基址。至三日。則加修葺焉。命地面之水歸匯一處。以露地土。以殖庶物。爰命地生五穀草木。此時無靈之物。皆若含靈。悉聽王命。於是水退歸壑。以成江海。地土不須人力闢種。自能發生。今世所有種種草木。種種華實。

靈有詮

卷一

三十五

不圓而氣亦接火之圓水。又接氣之圓。俱有不得不圓之勢。則土之接水。其圓亦可知矣。圓則山谷奚從而。有故其有之說有二焉。一謂洪水之後。乃始有之。緣夫洪水蕩漾。土有遷移。遂成陵谷也。此不盡然何者。地有山谷。始便人居。山谷能作界限。掩避天風。與夫河海巨浪。又能培植長養地上所生之物。又凡水泉皆從山谷而出。樹木之性。亦有樂高阜。樂原隰。或宜風。或宜靜之殊者。寧有開闢多年。人尚未享山谷之利。直待洪水後始有耶。故

又有一說謂地面所有山谷乃造成於三之日者蓋於此時申命大地瀦其半以成海露其半以瞻養生人露見之地因成山谷也然而隨地隨時恒有變遷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其故又有二焉一爲水有衝崩一爲地有震動所以隨在形勢時亦改觀

或問地生百穀草木之初亦即生荆棘否曰此類在第六日外始生也何以故造物以來設使人能常遵王命守其教誡則其在天萬福皆備可

靈有詮

卷一

三十七

以施及於今其奈初人弗若於天王之訓太至乃令身嘗世苦暨吾儕爲其子孫者亦因宗父遺辜竝受其罰焉初人獲罪之時天主明詔之曰汝逆我命今地亦不順汝此後必生荆棘於是荆棘乃生人世萬苦從茲而頓起矣後來天主哀憫世人降生以代贖其罪自甘俾諸兇惡置棘於額其意亦顯用此荆棘標示受原罪之重刑也

經主仍申命明出麗天司分晝夜司備候占歲時日月厥數攸紀高天布光乃照大地悉若王命肇

二大明厥巨主曰厥次王夜亦造羣星森布在天此第四日事也聖多瑪釋此謂天之明光天主自造形天之初已肇其有至四之日乃始令其發照日月星各函今所含藏之德以施其各所利濟之效云

或問天主造形天時既併造成日月星之體何不令即有光與德乃俟四日乎聖計利瑣指其故曰有形之美且貴者莫如日月星辰天主因欲利益於人是以造之然爲欲導人類識認元尊免其誤

靈有詮

卷一

三十七

謬故必成於四之日使知第四日後太陽始照光被雖美未爲至尊而尚有無元之元尊能造之而始成耳是以聖經之訓有曰爾仰觀天而見天主所造利益民生之日月星毋謬爲元尊而奉之也今論利益於人蓋有三焉其一緣有日月之光人目始得成見分別物類故云高天布光乃照大地其二原日之有離就而時序更焉人所需用之物皆繇此成人得暢足以無厭射殃咎故云因之以分四時其三緣日月星施效各有不同乃知雨暘

寒燠之候可以出作入息。故云司備候占。此皆天主所以造成日月星之故。經詳其義。欲人明知日月星辰。但以事人利人。不須黷祀。惟當專心向一造物共主也。

經王仍申命。水生鱗族。及諸羽族。飛潛既生。祝俾生長。各傳其類。

至第五日。天主命水肇生鱗蟲羽蟲之類。於是氣水二行。化生衆物。以完其美。或問。凡物必因內所函德。始能發生他物。若論水德所函。豈能生出

靈有詮

卷一

三十九

有覺。寬之屬乎。即謂水賴天施。以能生物。然魚鱗生不傳類者。不能生傳類者。其傳類者。恐不得謂之水生。自歸作者之功效耳。曰。水非作之所以然。乃其質之所以然也。亞微則納之論。生物也以爲但有四情之調適者。非惟不傳類之物。可謂水之所生。即繇種類傳生者。亦能不賴牝牡。自因四情以生也。據此立論。則謂原初水族羽族皆自水生。亦不害於性學。顧其於理。實不盡然。當知具寬之生。皆須二者。一爲作始。一爲質始。凡具寬而繇種

類以生者。其作始因牝牡之合。不待種類而生者。其作始繇天功之施。此二類者。論其質始。或分而屬於四行。或兼而屬於四行之和合。至論首造此等生覺之寬。在五之曰者。自賴天主全能爲其作始。而水特其爲質始者也。然而水亦其質之遠而總者耳。天主欲生彼類。取之以爲質始。遂爲近而司者。要於作始宗理。自悉歸於主命。

靈有詮

卷一

三十九

浮。因此知其性之就地。亦知其生之繇土也。曰。論鱗與羽之體。其義有二。一。視其類之本有者。二。視其類之生動者。論本有之義。土分誠多。蓋作德之在各行。其功能大小不同。火之作德。勝氣氣之作德。勝水。水之作德。勝土。故凡具形而合四元行以成者。其所需四幾何之分。大抵作德愈小者。所受之質。必愈多也。土德既劣。則水羽二族之物。其所繇結合而成。所得於土者。必倍多於他德之分矣。然論後義生動之性。則魚鳥之屬。本性調適之所。

其與水氣相稱者。過於所有土行之相稱。以此推之。其必造成於氣水。又何疑焉。

或曰。鱗屬性生之動。稱水之分。故謂繇水而生。則羽屬性生之動。稱氣之分。宜謂繇氣而生也。曰。多瑪論氣。分上下二域。其上焉者。乃彗宇受成之域。此域因受動於形天之運。亦稱爲天。其下焉者。乃雲雨受成之域。此域因與水行變化相通。亦稱爲水。繇斯以觀。則知魚鳥二族。各不越其本域。既繇本域性體以生。則均可謂之屬水矣。

家有論

卷一

甲十一

經 主仍申命。地出走獸。地即効靈。

解 此第六日事也。天主於前三日。造成寰宇。分別四行。令各得所。至四之日。始加賁飾。令得全美。其次序。有上中下三等。而各因其本分。與其本所受飾。於三日之間。上者。日月星之文。於四之日得之。中者。鱗介飛翔之物。五之日得之。下者。百獸之類。六之日得之。

或曰。獸有攫噬。有害人類。初人未嘗獲罪於主。未宜輒生害人之獸。設欲造之。以示罰於不若主命

者。似宜造於初人獲罪之後耳。曰。亞吾斯丁嘗有譬以釋此難。曰。今有不知藝事之人。偶見工肆。所列多器。不曉各適某用。則或目爲無用之具耳。或偶火灼刃割。殆將以爲傷人之物也。顧彼良工。自諳厥用。嗤此無知。夫天主造成物物。各具妙用。世人不知作者之意。謬謂某物或不需設。豈知卽我不需。然六合之廣。民生日用。必需備此。始得成全。況乎初人。若能恒聽主命。百獸咸亦聽人之命。總以事人利人。絕不傷人也。但因人逆主命。人物失調。其流之弊。人靈既不聽命於天主。人身亦不聽命於靈性。自身靈性。不自主張。蠢然百獸。寧不道命。其攫噬加害於人。亦人所自取耳。

家有論

卷一

甲十一

經 主云。吾儕。宜造人類。爲吾儕像。以主百物。以暨八埏。爰立初人。男女各一。諭之生長傳類於世。得主萬物。飛潛動植。有覓咸屬。

解 天主於六日間。造天地萬物訖。乃造成人。以爲四方之主。或問經云。吾儕宜造人類。所言吾儕。將更有誰。而天主面語之乎。曰。謂主云者。非口之

有言。乃意之所示而已。云吾儕者。蓋第一位示意於二三位而言。凡天主性以外事。皆屬三位其成。然而有專屬焉。第一位從無始。爲第二第三位無元之元。故屬能者皆歸於第一位。其第二位緣第一位明徹本性。從無始而生。故凡屬知者皆歸於第二位。其第三位因第一第二位相愛而發。故凡屬愛者皆歸於第三位也。茲論化成天地萬物之功。故專屬於第一位之全能。顧人之所以出無爲。有受天主造成之福者。則必兼賴天主之能之知。衆有詮 卷一 四十二

之愛。從第一位之全能者造成之。第二位之至愛者救訓之。第三位之至愛者煉飾之也。人所以成。統歸三位。故云吾儕。

經造成天地。六日而訖。至於七日。是爲聖日。
解天主造成天地。而訖功於第七日者。或乃又問天主無時而不造物。況萬作之所以然。並屬天主作用。苟其有止。則萬作皆幾乎息矣。何以謂七日而止也。曰。論天主造物。義蓋有二。厥初。天主造物。親施其用。絕不藉諸司所以然之功。則天主固其

總所以然者也。而亦即其諸司作之所以然者也。此一義也。天主既造諸物。即以其物爲司作之所。以然而天主總作者之所以然。實與並施其效。其司作者非賴總作者。未有能自造一物者。是天主無時無處而不爲其總作者。是又一義也。茲謂天主有止者。蓋指前義而言。若論後義。天主固永作而不止。

或曰。全能者之造物也。欲即行。命即有。曾不需時。則其造成寰宇。一瞬可辦。奚而須六日乎。曰。人識短淺。安能盡明天主奧旨。西國昔有賢臣。其君每有所問。無不曉暢。故常得侍不舍。一日隨君出獵。前見大山。君欲試其聰穎。顧而謂曰。能量此山之土有若干筐哉。對曰。筐若半於山者。亦僅二筐盡耳。今問天主之事。可倣此哲人之言而應曰。明悟若如天主。必能盡明天主之理也。顧人之識。若何而能盡測天主之所爲者耶。天主造成天地。示以六日。而不示以六日之故。茲循人性測之。天主殆示人以厥初造物者。與今保存宰制之者。共一真

主也。今之人物。非能倏然而成。俱繇漸次得成。則當初造此世界。亦必繇有漸次。繇今準初。同歸一道。則知造物存物。總一真主。必不可疑。又經載天主垂訓。每七日。取其後一日為瞻禮天主之日。今之所謂主日是也。天主造成天地萬物之初。即定此規。是故雖於一瞬之間。能成萬物。然而必取六日成之。而以七之日為聖日者。訓我世人。以六之日治人事。以七之日治切己之功。而敬奉元尊大王。頌其造成天地人物之洪恩也。

寰有詮

卷一

四十四

寰有詮卷之一



寰有詮卷之二

波爾杜曷後學 傅汎際 譯義

西湖存園寄叟 李之藻 達辭

●古賢亞利希多特勒推論形天之有。凡八篇。一。證寰中圓滿。二。證天之自體自性。異於下域火氣水土諸體。三。證天體非輕非重。為永不壞。四。證天德下施妙用。五。證天形何屬。六。證天運。七。證星宿成象。八。證日月星之運也。後賢推尋義理。屢增辯難。發明補綴。曲暢旁通。今備譯之。

寰有詮

卷二

圓滿篇第一

隨論四

●凡涉形者。所含有三。一。性。二。形。三。其原始。三者之論。屬費西加。費西加。乃性學中之一端。

●性義甚廣。其要有六。一。者元性。二。者總性。三。者專性。四。者因性。五。者稟性。六。者和性。無元而元之靈。萬有所始。是謂元性。亞吾斯丁云。受造之性。而上有固有而受造之性在。是已。總所受造之性。而論。是謂總性。凡人物有所不能謂超性者。超此總性也。物物所含之有。是謂專性。行乎其所自然。

謂之因性窮理者。謂性非定向不行。又謂性不贅不闕。皆此義也。凡有生之物。所具四行之調。是謂稟性。故醫家云。有性醫者。醫特佐之。凡物各欲得其與已相宜者。是謂和性也。今所謂性。惟指專性而言也。形者。凡有幾何可論之形也。統物之倫有二。一。自立者。一。依賴者。物之內性。自立者也。物所見於外者。依賴者也。故總謂之形也。凡依賴者。依幾何以為底。而幾何又依性為底。故窮理者。謂幾何為依賴者之中底。謂物之性體為依賴之終底。

案有詮

卷二

二

亞利所稱之形。初指幾何。次指因幾何賴於其體之諸依賴者也。原始者。物之原始歸於四倫。作者一。為者二。質者三。模者四。作者為者。外始也。質者模者。內始也。諸學各有本界。各論各證。不混他學。性學之界甚廣。而其一義在論形有及形之所有者。為大幾許。何情何動。及從何始。三者皆屬麗形之性。故亞利立論。首以察形有之性。為理學本業云。

①物渾一者。其度可分。一分為線。再分為面。三分

為體。三外無度。三則衆矣。衆則全矣。攝始中終。故三為全。祭禮用三。註見於後物三為衆。是本性明所開導者。

②亞利欲證寰宇。錄有兼該衆分之理。以為渾全之體。故先釋其體云何。然為各體之於幾何。咸為渾一。故又釋渾一之幾何。謂何。所云渾一可分者。蓋云。渾一之物。可以剖為幾分。而其受剖之各分。又各自成其為渾一。如有一尺之木。於此可剖二分。此二分之各一分。又可剖作多分。多分之各一分。愈分愈成各各之渾一。以至無窮。則此一尺木也。始為一尺。既而為寸。為分。為釐。為毫。以至無盡。統而觀之。析而觀之。無非渾一之幾何也。

案有詮

卷二

王

渾一之度之可分者。蓋幾何總包衆類而論。其成全必屬於體。何也。幾何之要在於受度受分。而度必於其衆也。然後隨處皆可受分。線與面。乃其受分之偏者也。蓋線有長。似可受分。然索其廣之與厚。無有也。何得有分。面有長有廣。似可受分。然索其厚。又無有也。何得有分。惟體也。既有長。又有廣。

又有厚兼此三者之度。乃其可以受分者耳。三則衆者。蓋證幾何諸類之中。惟體統攝三度。所以得成其全。試取三端證之。其一。凡因性而有漸者。其初爲始。其次爲行。其後爲止。三之爲數。正統始行止三義。其二。性所印定於人心之靈。凡祭用三。或以燔也。牲也。臺也。或以火也。香也。祈也。故西國之諺有云。天取畸。其三。衆者舉全。三之謂衆。則三數爲全焉。兼此三義。故必有取於三。

古謂衆謂全。謂成。名相不同。實理則一。惟體函衆。衆有詮。卷二 四 即全即成。

解繇上所設之論而括其理。幾何類中惟體可以爲成全也。曰衆曰全曰成。三者一義。蓋三者皆圓滿無闕之謂。第各所受稱不同。屬數之物如分爲四行。則謂之衆。統合之物如渾淪之水。則謂之全。其屬模之類。如性中所有道德。則謂之成。今論小大幾許。惟體能有衆度。因有衆度。隨處皆可受分。則幾何類中。論至於體而後得爲全成者。

古線展爲面。面展爲體。惟體則全。不歷他類。諸歷

他者。先有闕故。

解又證原義而云。歷他類者。必自不全。蓋厥後乃有先之所無。可見先之爲未全也。如線之始。但可爲長。未可爲廣。展則爲面。方有先所未有之廣。面之始。但可爲長爲廣。未可爲厚。展則爲體。方有先所未有之厚。惟體不歷他類。有長有廣有厚。原自全成不闕。

古其他體中。各分之體。論其爲有。亦全亦成。具三度故。然各體者。有函其體。則亦弗全。寰宇不然。純全無闕。其性其情。固當具論。衆有詮。卷二 五

解繇上至此諸論。總括要旨。謂寰宇之爲全成也。凡各具體。縱爲他體中之一分。然既自有三度。必亦自可謂全。但各體既受限於函已之體。即屬不全。至於寰宇之大。則獨函萬體。不爲他體所函。是能兼有萬體之全成。而無萬體之闕欠者也。

或謂寰宇不爲成全。何以故。美也。全也。理無別異。不美不全。試觀世間種種物類。多許陋惡。一切殊生性產之屬。窮理家以爲失其本類原美之形。

有也。次人生罪過。不但自損靈性之美。即寰宇全性亦因受玷。又寰宇美好在於得序。序繇和平而見。今世種種之物。多戾舛不和者。蓋凡形之肇有。本自四行而成。其初即函諸相悖情。因而各欲自存。互尅無已。致失和平。和平既失。序次亦紊。遂無美好。無美好者。豈爲成全。

次寰宇中。有闕有贅。闕者。凡此寰宇所有。以視天主全能。則其所造不過萬分之一耳。若論性所以然。其所函之德。必能更作多許之效。爲今所未有。

案有詮

卷二

木

者。而皆未作。得非闕乎。贅者。蓋凡物本性之理。欲存各類。必令各生特一。俾以相傳。爲皆屬於有壞者故。就此每類特一。少之則闕。多之亦贅。試觀不壞諸類。未嘗不以特一而存。如各重天各一。不壞則諸屬壞之倫。特一。亦可存類。其他不皆贅乎。又天主也者。乃人類之爲者。人類也者。乃世界之爲者。蓋天主之造人也。爲用以愛事天主。而其造世間諸有也。爲用以事人利人。今世間生有無算蟲豸。非但不事人。不利人。更妨害人。則造彼奚爲。

哉。既無關於所以爲人之數。焉用贅彼於六合之中乎。夫寰宇既闕且贅。何以謂成全也。

三若寰宇爲成全者。設舉天主與此寰宇總而論之。復舉天主之妙有專而論之。以較總有。則其總而論者。當必勝於專論天主者。何也。凡兩有之成全。謂總獨有之成全。謂專。總一之全。自勝專一之全。故也。今天主總論專論。其妙有皆超萬有之妙。則此寰宇所有。不可謂之成全。

案有詮

卷二

七

四寰宇內包涵萬有諸模。與貞觀之天。可謂貴矣。然而兼質之賤。又有下域無窮劣變。損之污之。則此世界美處雖多。其不美處亦不少也。所以其美不成不全。

五全者所以成其全。繇其分之全焉。而成寰宇諸分。多有不齊。則不成全。設謂惟其不齊。正爲寰宇之全。則又有辯。蓋所以謂寰宇爲全成者。以其繇天主分布。合妍媸高下。以成其爲大全也。今觀世間美好不齊。却似不盡出於天主。何以故。追邇萬有之生。皆繫自無肇有。無物之前。亦無報功。亦無

罰罪。天既平等無著。何繇出爲參差不等之物。令有優劣乎。故知美好不齊。不盡出於天主。即不可指其不齊者。強謂成全。

六。天神也。人也。皆非寰宇之分。則寰宇爲闕也。謂神非其分者。聖弟阿尼稱天神爲寰宇以上之靈。可見不關寰宇之內。謂人非其分者。寰宇如人宅舍。居宅舍中者。豈可謂宅舍之一分乎。又人類者。世界之爲所以然也。凡爲者切貴於爲我而使用者。爲人而造寰宇。人豈寰宇之分乎。夫神與人之靈性。既皆不爲寰宇之分。則寰宇何能全其貴成其美。

寰有詮

卷二

八

七。亞利以三度證寰宇爲成全。亦非也。寰宇中所函之體。雖各有三度。然未必常在本所。其不在本所也。亦未嘗不具三度。雜亂失序。何謂成全乎。又所謂六合能函萬物而不受函於物。亦未足據。蓋不受他函。非可就以定物性之貴者。如氣域亦函萬物。豈能貴於其所函之物性乎。

①今證寰宇之爲圓成。按性天兩學。寰宇之稱有

五義。曰元。曰神。曰形。曰總。曰小。夫天主欲造萬物。因其無始以來。內含永永不變之理。以造成之。謂之意得亞。如人欲有行爲。先有事物靈像。含具於內。然後一一依其所含原理而呈發焉。是則天主先有內理。以爲物之原則。此之謂元寰宇也。繇此元寰宇以生寰宇。其切要之有。爲九品天神。此之謂神寰宇也。其有形之寰宇切要之有。歸諸四行。與形天。此之謂形寰宇也。總神形二性而言。此之謂總寰宇也。人爲萬物之要。兼四行以成身。凡夫草木之生性。鳥獸之覺性。天神之靈性。無弗備焉。此之謂小寰宇也。亞利以寰宇爲圓成者。惟論形寰宇耳。以余推論。若所謂總寰宇者。亦何所不圓成乎。第所謂圓成。亦祇據其本分所應有者。謂圓成耳。至論超然圓滿。自非一無元之有者。其孰能當之乎。

寰有詮

卷二

九

寰宇之爲圓成。要理歸二。其一。寰宇之大。與其中函萬類。皆繇天主所含極全無關之意得亞。蓋外所造之物。與其內所含之理。本絕相稱。則寰宇豈

有不全不成者哉。或謂天主內含之理誠與天主渾一無二。顧天主之有超然圓滿。則其外所造物亦必皆爲超然圓滿。乃與天主內理相稱。而今不然。辯曰。天主內含之物理義蓋有二。論其理所本有。既已屬在天主。豈與天主有二。誠亦超然圓滿。然論其函爲物像。惟是物所當有全備之規式。即謂內外相稱。亦惟稱其受造本有之元規。非謂稱其內理之全有也。如人所懷有行爲之靈像。義亦有二。論其含像在中。其物純屬於神。與已靈性相

蒙有詮

卷二

十

等。相等指靈性與所懷之物像。雖有自立依賴之不同。然二者皆屬純神。故亦相等。論其顯見於外。所行某事。第爲合某事之元規。而非盡稱靈像所有。何也。外之物內之神像。可謂相稱。而物不可即謂之神也。天主內理外物。其相稱之義亦然。故知物之全成。不必爲超然而全者。其二。寰宇所以得爲全成全美。須有三者。一。繫物之全成。二。繫物之殊類。三。繫物之序次。三者皆備。世界乃全。所謂全成有二。一。謂自成。二。謂賴成。自成者。物所固有之性。如人之本性。有生有覺有靈。

是爲自成。賴成者。繇性而出之情。如能學能推論。則皆靈明自出之情。是爲賴成。論自成。物不得不具此性。即不得不有此自成。二者歸一。論賴成。既不得不有其性。亦不得不有其情。二者亦相關不離也。夫全成之效。必其返歸原始者。如作一圓規。周運已徧。仍返所出之始。此爲諸像中全成之像。故周動之動。返而歸其所出之處。爲諸動中全成之動也。宇內萬有。無不歸於造已之原始。人受天主所賦靈性。中明愛二德。用能處事造已之主。

蒙有詮

卷二

十一

以共復其無元之原。其他一切之物。咸各事人。利人。瞻佐人。以得其終。返其原。以各復其所出之始。如規之周運成圓者然也。又凡物咸具天主之迹象。雖不盡其無窮之妙有。然亦稍肖其似。蓋凡物皆有三者。一。爲性稟。二。爲具美。三。爲資用也。其一。物各有質有模。與其中所締結。三者合而成一性。以擬天主三位一性之妙。其二。物各稟其本類所當有之全美。以彰造物者無窮之知。其三。物各有所用。俱能益人。以彰造人者無量之善。繇斯以

觀可見凡物皆從無元之始授其有而來仍各因其本有之美形容元始之妙有還其有而復。

所謂物之不同類者蓋一類第稟一性不得相兼故寰宇之內必使萬類皆備各因本有之全以資飾乎六合之全其間各類遞超更見種種全美四行之合超於四行之純草木有生超於五金之不生禽獸無靈然有生有覺超於草木之無覺人有靈性超於有生覺而不靈者天神之靈不附於質又超於人類之有質者但此萬類雖其等次差殊

案有詮

卷二

十一

各顯神功之妙然於本類皆各自成厥美無關譬如人生百體有相超之分然各體各具圓滿不可謂之有闕又物之總類各所全而成者爲等不同如四行均之爲純體也然或輕或重或上或下或熱或冷或乾或濕五金均之爲堅體也然或黃或白或光或暗草木均之爲植物也然或繇土出或繇水出或山生或隰生或喬或夭或華或樸生覺而無靈者均之爲動物也然或毛或羽或鱗或介靈明者均

之爲神性也然或附於形質或絕不附質不附於質者又分三大輩輩各三品固第彌日多嘗稱寰宇爲一部大樂謂其合諸物以成其美如樂兼合衆音以成一大成之奏也閉他臥勒亦謂初製琴瑟者測宇內之異文合情乃成茲器亞吾斯丁謂世界如一大篇詩賦然

或問四行雜糅之物亦開寰宇圓滿之分否蓋依經所云宇宙大終天王審判之後人固常在雜者皆滅其所存者惟四行與天而已然而釋經文者

案有詮

卷二

十二

咸謂審判日後寰宇更增其美則今之諸雜糅物似不關乎寰宇圓滿之美也辯曰雜糅者誠不繫寰宇之全顧以此論形寰宇則可耳非所論於總寰宇也凡物悉爲總寰宇之美分必亦關其圓滿之分所謂審判之日雜者皆滅豈不誠然亦於此義無害蓋論宇宙從來亦有年世與人無異人年不同則其所成就諸事不同寰宇後先所成亦豈必盡同乎審判日後此宇宙既不受變不須尚爾變時所有之成如人強壯之年不復欲存兒時所

具之態也。

所謂物之序次者。蓋論形天其所其動其施皆有次第。故經云惟天讚顯天主之光輝。其四行亦皆各有美序。各因本有之性。居其所而安焉。不欲出離。離即求返其所。次萬物所蒙天主之序次。極顯世界之美。蓋物皆依三所以然。關繫天主。一爲作所以然。物之所繇得有得存是也。二爲秩所以然。物之所繇列在某類者也。三爲爲所以然。物所繇有爲欲以事造物主而有也。三者之繫天主。不啻

蒙有詮

卷二

十四

光之切繫於日者然。

又物以其相序。因亦相濟。下域之物。受治於上域。上域之體。受運於靈者。各品之靈。受照於上品。惟其如是有。譬寰宇爲鍊金之連環者。良然。

○今更詳辯篇首之說。其謂寰宇惟不美。則不全也。一舉殊生。惟產之陋惡。二舉人世惡習。三舉四行暨他物之相悖。次第解之。夫殊生。惟產之物。準前所論。靡不具本有之完成。本有之美好。緣物各有本性。性有本成。則其成者。亦有本美。所謂本者。

如馬有馬之本成。無獅之成。設有則不成其爲馬。獅有獅之本成。無馬之成。設有則不成其爲獅。蓋物各具一成故。又如繪美像者。像固全美。而或微綴暗影之迹。映顯光美。又或故於美像之外。綴他劣像。彼影迹之與劣像。豈可謂爲全美之累。將更以顯此像之姿態耳。殊生。惟產。何獨不然。豈但不玷其美。得此而美且更著焉。

蒙有詮

卷二

十五

所謂人之罪惡。有玷靈性之美好者。良然。然而寰宇之全。不以此而受玷。亞吾斯丁曰。人之罪過。論其醜惡。固爲世玷。然亦反全寰宇之飾。蓋槩善未見爲善。槩惡未見爲惡。惟惡與善相視。則善之爲善愈見。而人乃競寶焉。次。仁愛所以大成其美者。不在能愛愛我者。而在能愛譬我者。設世無惡。我凌我之人。我之仁忍二德。何以全其寶。呈其義。立其功乎。故亞吾又謂天主所以肯容惡人在世者。一俟其悔改。一藉以磨礪善人。煉其過而增其德也。況所謂寰宇之全成與否者。第論諸稟性之全成。非論人爲善之全成。

所謂寰宇物之相悖者。夫物之相悖。殊無累於寰宇之美。何以故。物有相悖。亦有相合。可驗於四行。如土甚乾。次冷。水甚冷。次濕。乾與濕相悖。冷則相合。氣甚濕。次熱。熱與水悖。濕與水合。火甚熱。次乾。乾與氣悖。熱與氣合。如所謂樂音詩章。有種種互成互顯者然。次繇來物性之悖。非但不損。抑且存其因性之序。蓋宇內。凡相悖者。既繇物之本性。性所安處。即是其序。不害其美。又物之相悖。固緣情殊。物情不同。固緣性殊。然其殊類之性。正以累乎。

寰有詮

卷二

十六

歸其寰宇之美。則其殊途之情。豈爲寰宇全美之累乎。
其二。謂寰宇有關有贅。設難者二。一。謂天主與因性之所以然。能造未造之效。二。謂各類特一之繁及毒蟲之類。無所用之。辯其一日。天主誠能別造一世界。較今世更全更美。亦更能於今世之圓滿有所增飾。皆無不可。雖然。即今世界諸物。各有本性。當得之成。固已全而昇之。不須天主更顯能造之效也。若論性所以然。與人藝事。所能造者。宇宙

之內。可增尚多。雖有所待。然其造之之德。固已蘊藏無闕。如太陽之成。其太陽。不必責以生物。貴在蘊能生物之德而已。辯其二日。性之本來。俾凡種類各生特一。其故。非獨在於存其類也。更在責歸世宇。利賴民生也。設此屬壞之類。僅生特一。雖存其類。然於造物。無乃太吝乎。若謂毒蟲無用。人苟能以智慧用物。則六合之內。孰非有用之物。亞吾嘗謂毒蟲。有利於人者。凡三。造物者。或用以罰罪。過。或用以試忍德。或用以迪人之不知不能。蓋一以免人身後之刑。二以增人見修之德。三以使人自覺識能之劣。不敢傲然而自足也。

寰有詮

卷二

十七

其三。所舉總專之類。亦非也。蓋萬有所該之圓滿。天主超而上之。更全更備。今論天主。乃與寰宇總論。夫其總者之圓滿。豈能勝一天主之圓滿。無窮無極。不得增不得減者乎。
其四。舉宇內所有之元質。以爲卑賤。夫質雖緣本性。自然。絕無所作。故以爲賤。然而既爲萬模之初底。以函載夫萬模之矣。即如取衣被以飾裸程。豈

但無減寰宇之美。且有增焉。若謂物有減亡。因而損其圓滿。夫此物滅亡。其物自不美。好然於寰宇之美。却無所累。而且因其生滅之變。旋變旋成。如人啟口而譚。每出一語。即滅一語。然而遞滅遞出。成章互變。寧不更成文理之美乎。

其五。謂全者之美。從其各分之齊而成者。夫全者既成。其各分者亦成。然其分者之成。亦視全者所宜有之成而爲成耳。奚必皆各齊一。而後爲成也。譬人百體。設皆爲目。誰司聽聞。舉朝之官。設皆執

寰有詮

卷二

十八

政。豈成國體。優人登場。皆扮帝王。亦不成戲。造物者造成寰宇。亦成其大全而已。至於各分之成。各因其性。其所其用。不可得而同也。若謂物有不齊。即妨美好。則物之不齊。任繇造物者之德意。豈有不美好之理乎。謂天無私理。固必然。然良工用質料以成器。或成貴用。或成賤用。惟其所置。未爲不公。造萬物之元尊。任意匠成。各稱其有。亦安所於私也。

其六。所舉天神與人不落寰宇之分者。夫神也人

也。咸屬寰宇之分者也。第阿尼稱天神爲寰宇以上之靈者。惟謂其在形寰之上。豈謂在總寰之上乎。蓋其性屬純神。不繫動天以內四行之合。又武論其雖亦降世照護。引治於人。然其本所。則在光天永福之上也。論人。其辯有二。或兼人與庶物而較。則兼有人物諸性之全。勝於人類專性之偏也。或專取人與一切無靈之物而較。則人爲物綱。人性之貴勝諸有形不靈之物也。繇前義。則人性誠爲寰宇之一分。而全者之貴。必超於其分矣。繇後義。則人於寰宇。固有爲者之義。而爲者之貴。其超於爲已而造之物。又何疑乎。

寰有詮

卷二

十九

其七。謂亞利設三度之論。不足據以證寰宇之全者。夫亞利本意。惟取幾何所有之度。以證寰宇之爲圓成。緣夫明物之情者。斯明物之性。故備幾何之要義者。幾何要約之義。在於三度。即是備寰宇之圓成也。若謂體雖具有三度。設紊其所。即非圓成。則亞利所釋。亦第就形寰宇而論之。謂圓成耳。形天四行之性情。論其所居。各有當然之所。凡有形體。咸具三

度既具三度。則於幾何之義已無不備。又何論其變化之分乎。其謂函與受函不繫物性者。夫受函者乃函者之分。則函者固貴於受函之分。今宇內所函萬物莫不繫此寰宇之分。寰宇既函萬物。則已兼該萬物之圓滿而有之矣。至於取氣爲喻。則氣行所函之物。豈可謂之氣行之分乎。亞利所立二論。明證寰宇圓成。其理甚當。

論寰宇之圓滿可增否 一支

經典所載。寰宇但一而已。然論天主全能。何所寰有詮 卷二 二十

不可增者。
有謂天主造成此物。不能有增。所據者曰。設謂天主所造之物。可更有增。則所爲造物者。豈無關之爲乎。蓋作者。或可增全。而乃靳不肯全。是作者之咎也。至善而無關者。必不如此。亞吾斯丁欲證天主第一位與第二位美好維均。舉此而論。曰。天主罷德肋之生費畧也。更無可復加矣。若可加而不欲。是則嫉也。若欲加而不能。是則歎也。至善無嫉。全能無歎。費畧固有罷德肋圓滿之美好矣。絲

此而推。則天主所化成之寰宇。似已無復可加。次寰宇之圓滿。絲各類所有之圓滿而成。今各類之圓滿。不得增。不得減。蓋定類如定數。然增之減之。即涉他數。所以不得再增。

又寰宇之圓滿。其要在物所向最終爲之所以然。太在物所相關相助之序。夫最終之爲者。既是至尊之妙有。無可復加。又物所相關之序。各稱其性。於以成此世界。性不俟增而後全。物所相助之序。豈必更增而後全乎。

寰有詮

卷二

二十一

欲識正義。宜明數端。一。論物所絲以受造者。其作用。不得更增。何者。天主作用。其所絲發有三。其善其能。其知。皆無窮也。皆不能更有所加也。則物所受成之作用。安得更有所增乎。

二。寰宇之圓滿。論各類本所圓滿。不得更增。駁論所謂類如數云者。是其喻也。

三。寰宇之圓滿。論各類所依成。則尚可增。或增其原有之依賴者。或賦以未有之依賴者。如增日星之光之類。

四。寰宇之圓滿。論物類之數。亦可更增。何以故。天主能造多許。今世未有之類。如增造形天幾重。及能增純與雜形與無形。活與無活之類。然寰宇設有如此等變。即不可謂原前之寰宇。蓋物之所以成其本性。繇其各分而成。設其分者變易。全者豈得不變易乎。

五。凡物所有相助之情。如四行遇空闊。即填滿不意。爲性之論有知無知。皆有相助之所固有。寰宇亦可增其圓滿。蓋物所施用之德。皆可更增。則其作用亦必可以更增。且於欲相助

寰宇有證

卷二

二十二

之本性。尤無不慊。

六。宇內諸物。循其依情。或能有增。論其相序。不必有增。蓋巧琴之絃。所有相適之音。即麤琴之絃。亦有之。軍中隊伍。雖有貴賤不等。顧其相依次序。各隊自必相等。

七。形天與四行。論各所居之所與所依之序。不得更增。蓋皆依其本性而然。性不得增。則其所其序。何得更有增飾。

八。論物所向最終之爲者。寰宇不得有增。何也。寰

宇總性所共向之爲者。惟天主。其尊無以尚矣。則論寰宇各性。雖有可增。而論其總向之尊。更將奚增乎。

九。論物所以復其最終之爲者。寰宇可有所增。凡物作用俱繇其德。若使各物之德更有所增。則其所向最終之爲者。豈不更切。

或問。設今天主欲增寰宇之圓滿。就中擇增幾類。其餘則否。寰宇之序。失其美否。曰。此說有二。一。寰宇美序。在物與物相稱之宜。設於一類之成。比今

寰宇有證

卷二

二十三

有增。必於先與他類相稱之宜有所參差。失其本序之美。如琴設將一絃或緩或緊。必與他絃不相調也。

二。物之成有二。一謂本成。不得踰於分定之外。一謂賴成。乃可有可無之成也。設於宇內之物。但將幾類本成之性。或增或減。而於他類皆否。固失相稱之宜。與其美序。若以各所賴成論之。雖將幾類或增或減。其於物宜物序。尚不因之而失。何也。寰宇相稱之序。在本成。不在賴成也。如我人類本成

之性。自受造來。原未有損。但其賴成之美。則緣初人獲罪。致有所虧。然於寰宇美序。仍無改於受造化成之初。可見美序相稱之宜。不在賴成矣。

今釋前所駁之數端。所謂能增而不肯增者。曰。凡作者有所制命。責以力所能行。而我不肯行焉。當執其咎。若其自我作主。命非有制。則雖能行不行。亦誰得而咎之。天主自主而行。無所受制。則雖其所行者。尚似後有可增。豈可咎爲作者之闕乎。亞吾所云。蓋謂第二位繇於第一位固然之作。則必

寰有詮

卷二

二十四

傳其所有之全。設不欲傳。得似嫉。設不能傳。得似似歎。以此知罷德助與費畧。其妙有所含。必一耳。若夫天主所施於外者。則皆繇於自主之作。圓滿即止。惟天主命。豈必增於今有之全乎。或問。天主既能增美於今之寰宇。亦能化成多許無窮寰宇。而更各增其美乎。曰。護我云。夫天主者。論其有。則無始。論其在。則無限。論其知。則無不明。論其能。則無不暨也。則天主造物。欲其增多增全。至於無窮不已。無不可者。蓋物多雖無窮。全雖無

限。而於天主全能。總不盡其萬一也。

或曰。寰宇之圓滿。繇最初之總有而成。顧今宇內自備總有。蓋自立者與依賴者。四所以然與四所以然之效。有形者與無形者。純一者與轉合者。有魂者與無魂者。非能非有者與屬能屬有者。俱備於寰宇之內。若然。其爲圓滿豈可更有加乎。設謂寰宇圓滿。不但在於最初之總有。亦繇各類之皆有而成。則吾以爲不然。夫必各類皆備。乃成圓滿。則化成功畢之初。豈不即如今之圓滿。然當是時。未有不族而生之類。缺此等類。則猶未謂圓滿。故知寰宇圓滿在總有。不在備有。

寰有詮

卷二

二十五

曰。寰宇之圓滿。兼物之總與總之分類而成。如自立依賴。皆總也。而自立依賴。其未族而生者。既落各分多類。合成寰宇之有。寰宇之分。亦全寰宇之美。雖寰宇受造之時。未有此類。然天既已備其生之之德。即於六合全美。何嘗有闕。

或曰。以物類視天主。如多數之視一。然夫數歸於一。逆而推之。至二則止。爲逼於一。不得逾其二。

之界也。則夫物類依各所受。豈可有增。設更有增。無已。必有一類逼近天主者矣。是知應有限止之處。不可增也。

③曰。物類如數。天主如一。良然。顧其義不在物受其全。而或逼天主。如數之逼於一也。蓋物繇天主始。如數之繇一而始。以至無窮。其類雖多。猶能更多。雖全。猶能更全也。若謂二與一之間。無別有數。不得更進。因慮圓滿之極。或逼天主。所以物與天主中間。不得更容某類。則非也。夫以天主之能。欲

囊有詮

卷二

二十六

增物之圓滿。亦何窮極。然物縱極圓滿。終屬有限。則其上距天主。猶屬無窮。誰能偏焉。又一也者。爲數之始。然一在數之內。而爲數之一分。天主之於物也。不然。乃萬物所繇出之元。雖於物之內。物之外。無所不在。然而不爲其物之本分。何以故。凡爲物始者有二。有在於物而不施於其物者。如畫線之始。與作書之始之類。有施於物而不在其物者。如火生熱。人生人之類。依前義論。則始也者。乃其物之一分。故在其物之內。依後義論。則始也者。爲

其物之作所以然。而不爲其所施效之一分也。今謂天主爲物物之始。惟循後義。

④或曰。天主取人性而降生。其恩無極。不但天主所取之一性。即我人類共性。所躋尊榮。亦無以尚焉。天神雖貴。然天主誕生。未嘗取天神之性。惟取人性。則人性之貴。更何以加。夫人爲萬物之綱。則不但人性。即寰宇之總性。俱受其榮。則寰宇之圓滿。似無以加。

⑤曰。設使天主化成至多無窮之寰宇。而又增其無窮圓滿。彼寰宇者。皆有今寰宇之總有。其天主所取人性之恩。以加今之寰宇之美者。亦必併爲

囊有詮

卷二

二十七

彼寰宇之尊榮也。則論今之寰宇。及其所能化成無窮之寰宇。雖於圓滿之盛。非有所加。然論圓滿之廣。必有可加者焉。所以謂無加於盛者。蓋人類中。既有一天主矣。則人性之貴。即令更造多許寰宇。豈復加於今之寰宇。所以謂可加於廣者。蓋天主既以無窮之能。化物之總。生物之類。必可以其無窮之能。或增其九品之神。或增其無窮之天。或增其萬有之類。總之。天主德能無窮。固饒爲之。非

吾人之淺識所能思議者也。

純體篇第二 隨論四

凡載形體皆屬可動。各含性故。性爲動始。動於厥所。其類凡三。一。直。二。周。三。則雜動。雜所以有。絲直與周。直周皆純。無分大小。旋中謂周。上下謂直。從中心出。是向上者。向中而垂。是向下者。

亞利已證形寰之圓滿矣。夫寰中所有何物乎。天也。火也。氣也。水也。土也。五者各一性情。其最初最貴者惟天。此篇所論。謂四純體外。別有一純體。

家有論

卷二

二十八

者是之謂天。而先設數端以基其義。一。凡具形體者。皆屬可動。蓋性者動靜之始。具形體者皆具一性。故皆可以自動。二。動於厥所。乃離此就彼之動也。直動一。周動二。雜動三。蓋凡動皆循大小幾何而行。大小幾何。盡於三種。則動亦有三種也。然論純體。但屬直與周之二者。故謂純動亦二。即直動與周動。又釋曰。依寰宇之中心。旋繞而行者。是爲周動。或向上或向下。而行者。是謂直動。向上者謂絲心之動。向下者謂向心之動。緣此乃決

純動亦有三者。絲心之動一。向心之動二。周心之動三也。

前理取證形有之體。絲三而成。動亦有三。其義允配。

欲證純動爲三。復取前篇所論體有三度。則其動亦有三者。蓋形體幾何之有。既絲三度而成。則論其可動之有。必有三純動。乃全也。此論未確。蓋度與動未必相關。雖體有三度。非可云即有三動也。因前所謂形有絲三始全其體。故謂動亦有三。乃全其用。理畧相通耳。

家有論

卷二

二十九

屬形之體。或純或雜。自含動始。是謂之純。絲純始成。是謂之雜。所動亦然。純者爲純。雜者爲雜。雜之爲動。有主之者。

前論分別動所爲純動雜動二類。今證分別之當。謂凡寰中各用。絲其本體所具原有可爲某一用者。今論動所之用。固爲可動之用。則因其各有可動者。以各受其分別之理。而其動亦受分焉。其可動者。或爲純者。或爲絲純所成者。故動亦有純

有雜。純體之動。各因純性而動。雜者則不然矣。緣其所懷作動之始。有所不同。故其動亦不同。各自循其主已之動。如鉛之爲物。固繫火氣水土雜糅所成。然而土獨爲主。則必因土之動以爲動也。

古凡純體者。既有純動。凡純動者。既繫純體。周動純矣。必自純體。

非總括前設三端。以證立論本義。見四行之外別一純體爲天也。乃舉四論明之。其一。凡動之純者。必與體之純者恰稱。周動既爲純動。則其自然而動之純體。必不涉於四行中之一。緣夫各純體者。各獨一純動。四行順其本性。既各自有或上或下之動矣。則此周動之動。必於四行之外另自有一周動之體在也。

古因性之動。與逆動悖。所悖惟一。不參以兩。周動之動。既純動者。於周運體。必爲因動。周設非因。是逆是火。火之因動。悖周悖下。一動二悖。義乖悖一。若謂逆動。不落四行。則此周體。別或因動。上即火氣。下即水土。

家有詮

卷二

三十一

非此設第二論先拈二義。一。逆性之動。即外使勉然之動。因性之動。即內出自然之動。兩者相悖。如土爲直下之動。與向上之動相悖。火爲直上之動。與垂下之動相悖也。二。相悖之義。原兩相對。如上下黑白之類。推尋此義。天之周運。或爲因性之動。或爲逆性之動。謂因性乎。則準上所論。不落四行。必其自爲一體。若謂逆性。則試設一論。謂天體爲屬火。然火因性之動。只有向上一動。何有悖已之兩動。一爲向下。一爲周運也。若然。則是窮理家所謂一惟悖一者。無乃非通論乎。設謂彼周運者。繇於逆動。不屬四行內之某一行。故無兩端悖已之動耳。則此天體。自宜有因性之別動。異於四行所有之動者。然而曾無別動。則又何解焉。據前所云。純動惟二。一周一直者推之。若不以周動爲因性。則必以直動爲因性。然而直動非上即下。如其動而向上。則周運爲火爲氣。如其動而墮下。則周運爲水爲土。若必非上非下。亦非火氣水土。定當謂此形天。超出四行之上。迥然各別。而其周運之

家有詮

卷二

三十一

體所以如環不息者。實自特具一種因性之動也。
●周動之動。是爲初動。蓋圓滿者。視未圓滿。有先後分。惟圓乃全。直線則否。直雖無界。不謂之全。無有終故。直雖有界。亦不謂全。猶可增故。今初動者。初體之動。則其周動。另一純體本然之動。

●舉第三論。言動繫初動而全於他動之動。必其體爲初體而全於他體之體。則動者之與所動始稱也。夫周動較四行之動。爲更初更全之動。則周動之體。較四行爲尤初尤全之體矣。

案有詮

卷二

三十二

所謂以周動較諸動爲更初更全者。周動之線。圓線也。圓線乃圓滿之線。直線則否。且如直線或有界。或無界。設其無界。不爲全成。何以故。蓋凡有其始者。必如上文所謂始也行也至也。該具三者。乃成其全。今但有始有行。未可爲至。何謂全成乎。設其有界。亦不爲全成。何以故。爲其尚可增之使長。長則有先之所無。有先無者。先必不全。故直線有界。亦不得爲全成也。凡直動者。皆其行乎直線者也。其不得爲全也明矣。或曰。圓線非有幾何之

三度。曷云全成。豈可指線之全。證動之全乎。曰。論圓線之於幾何不函三度。誠非大全。然但論線之本有終不得不謂之全。爲不得受增故。亞利欲證圓動爲全成。惟取線之本義而言者。凡動無不循線而動。故也。或曰。據首篇之論。凡具始中終者。可謂全成。有界之直線。既備始中終矣。奚而不謂全成也。曰。直線有質有模。就質而論。其爲物也則闕。就模而論。其爲其物也者。則成。固有全而未全之義。圓線則否。或論爲物。或論爲其物。皆全成無

案有詮

卷二

三十三

闕。或又曰。天主之妙有。論時爲無終。論所在爲無際。論德爲無量。皆以無而妙有。則無界之直線。何以不得爲全成乎。曰。無始之圓滿者。自屬無界之有。有始而受造以爲有者。其全必屬有界之有。何以故。凡物之小大。各稱其性。如四行與各重之天。其性彌貴者。其體彌大。又如在天之靈者。其性愈妙。則其在所愈廣。可見凡有所受造以成其性者。咸各有一限際矣。則無小無大。其分願必自有界。或曰。積幾何時。視其久如幾何。太視其界也。

論人靈之積久無終。則夫凡有始者。設遠而無界。於圓成之義奚缺乎。曰人之靈。論厥後雖爲無終。論厥初亦必有始。則其爲積久者。亦屬有限際矣。至於論物之大。設盡無界。則四方上下。皆可引之無界。然無界之大。殊不稱其有限之成性。固不可謂成全也。又所謂物之圓滿。必兼始與行與至之三者。第論物所自成。如人之有靈。竟令以生爲始。令以覺爲行。令以明悟爲至。凡物備此三者。乃爲圓滿耳。若靈竟無終之積久。雖繇自成而來。然自成者。豈繇積久而全乎。形物大小。屬其性之自成。然繇受造而有。既繇受造始有。則其大固有有限也。亞利所云直線無界。必非圓滿。允合性理。

蒙有詮

卷二

三十四

⑤動或因性。或性外者。兩體互視。此體爲外。彼體爲因。驗諸升降。火升謂因。或降謂外。土之降也。爲因性者。設使升上。亦作外觀。四行之動。在周動外。則彼周動。別有他體。自爲因動。

⑥此第四論。先拈二義。其一。凡純動者。或爲因性之動。或爲性外之動。謂性外者。兼有二動。一爲逆

性。如火之降下。一爲非因性。亦非反對逆性。如火之有周運也。其二。凡動。在此體爲因性。在別體爲性外。如火與土是也。彼此互視。莫不皆然。四行之動。既皆因性之動。則此周運之動。必於四行之外。別一純體。而其動亦因性之動矣。

括此諸義。定知下域所有四純體外。必更有一純體。與諸純體更殊。

蒙有詮

卷二

三十五

⑦有論動分三類。似未當者。舉證有三。一曰。設火橫循直線。向南北而行。此動固非直動。爲其不向上。亦不向下。故也。然却不爲雜動。緣其所循之線。本不雜。故則是凡動之純者。各因其線之純。分動爲三。其說未允。

二曰。設有氣之一分。從月天向其本域。循直線而降。此動未可謂向下之動。緣非向地中心。故亦不可謂向上之動。緣非繇地中心。故則此氣分之動。不爲直動。不爲雜動。可證動之爲類。不止於三。三曰。周動者。繞寰宇中心而動。而其周邊諸分。距寰宇中心。俱極均停。夫形天各重。或與地同心。或

不與地同心。其同心者。周邊之諸分。所距地心。度維均。若不同心者。周邊諸分。距地心有遠近。不能均矣。又七政或離地。或就地。可驗於日之動。緣日在極。則離對極。則就。日之所居。在第四重天內。小輪帶日。運至高上處。為夏至之日。是為在極而運。離地遠。運至低下處。為冬至之日。是為對極。故就近。故不同心之天之動。與七政之動。皆不為周動。併亦不為直動。維動。則動類斷不止為三也。

大凡不具生活之模。皆亦謂性。凡動從其模而出者。乃切謂之性動。亞利前謂所動分三之義。惟

裏有詮

卷二

三十七

取不含有生性之動而言。舉二端可明其義。一其論三類之動。非向左右前後之動。緣此各動。皆屬含生者故。二其二篇之四條。謂自含動始之因者。是之謂純。則其所指之動。不繫活模所發之動。若諸具有生命之物。誰不自含動始。以此為純。失其旨矣。

次亞利此書推論五純體。因其各為寰宇之分。故就寰宇中心。辯其各體為屬何等之動。大地渾圓之體。其始其中。其終。咸不越於形寰宇之中心。故

窮理者。皆謂性歸於一。就寰宇中心之一點。可以察其本性之動也。

又論動所行線。義固有二。一因天文學。一因性學。天文學兩點之間。其最徑近者直線也。周旋一匝而復終於原處者也。其周緣諸分。相距居中一點。均停無異者周線也。兩點之間。有所屈曲。不徑直者。是維線也。詳見幾何書中。性學者自寰宇心。一徑至其周邊。為直線。周邊之諸分。均平離寰宇心。為圓線。或離或就於寰宇心。為維線。亞利此篇所

裏有詮

卷二

三十七

謂直線周線維線者。惟取性學之義而言。論動何繇測其純否。其說有三。一謂測其行動之體。體純者動純。體雜者動雜也。二謂繇其所行之線。可以測其動勢如何。線純則動純。線雜則動雜也。三則兼體與線以測其純否。首論線與體所向之一處。次論所繇發動之德。蓋動之純一。與所之純一。本自相屬。而所之純一。又必繫於德之純一。蓋性之公理。每體定有一所。而又賦以發動之德。令向就其本所。如土繇重以發其動。火繇輕以發

其動也。繇德之純。線之純。可以定其動之純。此爲亞利之旨。論線。則線分爲三。前已訂動歸三類。論德。則前謂雜體之動。繇有主其動者而動。非繇主之者之純德而發。即不可謂之純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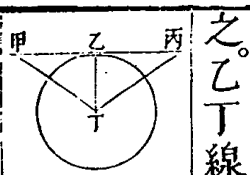
亞利所謂體有或純或雜。其動亦分純雜者。非謂凡純體之動必純。凡雜體之動必雜也。大凡因性之動。其體純者固純。然體雜者動不皆雜。依亞利前論。雜者之動。或其循行之線不純。或其所向之所不一。則其動必雜不純耳。又或繇有不同類者。衆有詮 卷二 三十八

制其動德。則其動亦爲雜動。如木。繇有水土之重。即從下降之類。蓋繇不同類之德。向於不同類之所。謂之不純耳。凡動體含有土德之重者。常勝他行動德之力。土德爲主。則其爲動必直向其王者之本所。雖其體雜不純。而視其所行之線所向之處。與其主動之德。必直必純。

繇上所論推之。凡謂純動。不必拘其動體之諸分同遲同疾也。如必謂遲疾均停。乃爲純動。則凡輕體重體之動。與各重天之動。皆不得爲純矣。蓋凡

輕體重體。因性之動。愈就其終處。則其動愈疾。即論各重之天。其各度分。愈近兩極者。其動愈遲。愈遠於兩極而近於赤道者。其動愈疾也。緣其歷時雖同。而歷路之廣狹有不同故。

茲釋動非三類之駁。夫亞利所論因性之動。定爲三品。非贅非闕也。茲就所云火動者釋之。曰。夫火所有橫行之動。不爲純動者。蓋此動所行之線。不繇寰宇之心而出。又非向於中心而止。則其動必爲雜動。爲其所距寰宇之心。有不均故。以圖驗之。乙丁線短於甲丁與丙丁線。則乙丁線距心之



線近於甲丙距心之線。繇此而推。火不炎上。或循甲乙丙線而動。其於中心。既有就離不同。安得不爲雜動乎。

所舉氣行之分。從月天下降之動者。亦有辯焉。亞利分性動爲三類。蓋循寰宇各分之序而言。雖其氣行之分。間有陷入土內。復動而出。向其本域而上者。然而火行隔之。不得越至月天之界。設氣行既透火域。復動而反其本域。此不可謂向下之動。

亦爲向上之動。蓋凡輕體之物動而就其本所。皆可名爲繇中之動也。

所謂各重天或與地同心。或與地不同心者。辯曰。形天各重之運。皆遠寰宇之心。第同心與不同心者。其運各別。同心者緣其心與寰宇爲一。則其動切謂周動。其不同心者。既與寰宇之心有所參差。所據上文圖線切義。其稱周動。於義未切。第取周動之泛義耳。其本動外。又隨渾天之動而動。故雖本動之心不合寰宇之心。而但緣均屬渾天所包。寰有詮 卷二 四十

論一純體惟有一動一支

一純體者。一類之純體。如火如水之類。一動者。一類之動。如圓動直動之類也。凡一純體者。但有一自然之動。凡一純而自然之動。但屬於一純體者。此論蓋有二端。首端每一純體者。自然之所惟

一無二。蓋動也者。乃諸有體之物所用以趨其本所之運也。本所惟一。則有體者任其所欲就界之運。亦必惟一。循是而推。各一天則各一動。故星家皆定天爲十重。其二端動之與所。必相繫屬。其動若一。則動向之所亦一。其所若一。則其向所之動亦一。設謂一純動者出於多純體。則是多純體者乃樊然其處於一所。其於宇內自然之序。豈不紊亂乎。

或曰。海潮進退之動。乃自然之動。蓋從天德所施而凡純體之在下域者。自受其動也。夫水之就下爲一動。潮汐進退又爲一動。則海水自然之動不有二乎。

曰。論下域之體。其順動之利。義固有二。一爲各受天德所施。二爲凡物因性之情。各所自有之動也。天所施者。如潮汐進退之動。乃凡物所發填滿宇內空隙之動。此動繇天所施。下域之物不得不順受其施。謂之性動亦可。但非繇其本模而發。則不切謂性動。亞利所謂一純體惟有一動。蓋指其

物本模所發因性自有之動耳。

或曰宗動天以內諸天各動不一其最少者亦有二動其一從東而西其一從西而東則是一純體中亦有不類之動矣。

曰諸天皆一純自然之動其有二動者一出於本靈之力一出於上輪之力也然二者固屬一類之動故謂一動非二。二動皆周動皆動於本所不離本性故是同類之動。或曰土之與水是不同類然而其動相類皆直就下則安可謂分類之物即有分類之動也。

震有詮

卷二

四十三

曰水無有不下固然然緣本模之情向下至其本所在於土上其動即止土亦絳其本模就向於下及至水下亦爲本所其動即止二者向下雖類然其各所欲就之本所則不類矣故其動亦不類也。

論天動之自然二支

此論動義分爲三者一謂自然之動二謂勉然之動三謂性外之動凡絳本性而出者爲自然動如火炎上石隕下是已其絳他撓激而出者爲勉

然動如人奮力拋石向上是已其不絳順不絳逆然而却絳外動者爲性外之動如火近於月絳月天之周動亦受其動也。

形天周動皆絳自然取證有二其一凡物皆欲自遂所性之美好周動者乃天性之美好也則形天自樂於周動故謂自然其二凡具質模者皆必有一自然之動形天者有質模之體者也豈獨無一自然之動乎既但有一周動則周動乃其自然者。

震有詮

卷二

四十三

或問天既有質有模則其周動也或第繫其質之自然乎或第繫其模之自然乎或質模二者並爲自然乎曰並繫質模二者闕一不爲自然可徵於火夫火之有時而周動也絳火之質稱火之性耳若論火模固不然也是以周動在火不爲自然惟在天者乃爲自然緣其質模兼有因性之周動故或問形天之模爲其周動之本始者爲作始耶爲受始耶。如火動炎上時其質模並爲作始二者並作以施其動若火或周動則其質雖不逆而其模則不順絳模自欲向上但爲受動之始若謂作始似戾性學蓋

性學家謂天動之作始不在本天之內。若第謂爲受始。則其動不爲自然。如火下土上之動。雖此二行各爲受始。然終爲勉然之動耳。

曰。天模之於周動。非其作始。第其受始。雖然。天

非勉強之動。亦非性外之動也。凡勉強之動。必拂

內始。本模爲內第繇外始。自他爲外而得。如人拋石向上。人

力所施拂其本來就下之內始。故力施既竭。石必

墮焉。天之周動不然。其所繇動。夫亦有運之者。雖

繇外始。然而無所拂於內始。不可云勉強之動也。

案有詮 卷二 四十四

至於所謂性外之動。則悉繇於外始而來。雖不拂

其內始。然不順其內始。究其物之本性。各自欲向

本動。故爲性外之動。如火之周動。勢必繇外。但於

外始內始皆無所拂耳。今論天之周動。不繇性外

者。蓋雖亦有靈者使之。然豈惟不拂其質。不拂其

模。且極順適其模。所以周動之外。別無他動。而爲

自然之動也。

或曰。形天非有自然之所者也。凡有自然之所

者。得所則存。失所則損。天體既不損壞。則自不限

其所。不限其所。則亦不限其動。緣夫凡物之動。皆繇所向之界。界即爲所以適本性。故。

曰。四行之上。乃天之本所。凡論自然之所者。不

在於得所。則存。失所則壞也。若執得所。失所以決

其物之存壞。此在四行之所。則然。論不壞之體。則

不然。凡物自然之所。原有本理。第論貴賤。及其性

情。與夫宇內羣倫之序次。但稱其應有之分者。即

本所耳。

或曰。形天所居。若爲自然之所者。宜主安靜。不

主動運。緣夫凡物之性。第求稱其本性之美好已

耳。既得美好。不生更求美好之願。第生享其美好

之樂。以此推之。若天既居本所。不應願動。第應靜

享。則天之動。奚謂自然。

曰。物有必繇動而後至本所者。則以至止而靜

爲享。稱其所性之美。緣其爲物。視其動所。離界則

爲異所。視其動所。就界則爲本所。故物方運動。有

願之義。及既得所。有享之義。四行之動。皆然也。若

夫天之周動。則又不然。緣其本性。與其所以稱情

者。惟在居其所而不離。試觀天雖恒動。然而離界就界。總不離其本所。則雖恒動而未嘗不恒靜。是爲恒享其所。恒稱其體。豈不自然。

或曰。凡有所主焉而動者。即非自然之動。天之動也。繇靈者主之而動。豈得謂之自然。

正曰。天之周動。論其外之作始者。作始指運天之靈者。固非

自然。視其內之受始者。蓋爲自然。又視其運之之

靈者。亦可爲自然。原本天主所定物物之序。苟宇

內之變化未已。則靈者運天之功。亦不容已。故其

靈者不已之運。亦可稱爲本性之功。何也。天主者

自主之所以然也。而其偕諸司所以然作用之時。

亦爲自然之所以然。夫諸司所以然之施。無非天

主自然之施。則靈者運天之動。雖屬自主之動。亦

即自然之動矣。

或曰。性焉者。非有爲不行。乃窮理通論。則凡因

性之動。必有所爲。今觀天之周動。絕無所爲。何也。

凡物有動。皆繇希其所無。今夫天當其化成之始。

已受其全。無闕無希。何須有動。既無所爲。即不得

爲性然之動。

曰。天運動以施功於下。其施也爲法。天主惠人

之德。非無所爲而然者也。凡物各有所爲。其性彌

貴。則其所爲必彌肖於初作者。天主之恩。至大無

方。善者惡者。咸溥其施。故耶穌嘗諭聖徒。仰效天

主罷德肋之心。曰。爾等應專效大父所爲。斯爲爾

大父之子。爾大父。令日月照臨。其光不擇善惡。令

天降雨露。義人不義人之田。均被潤焉。爾等惠人

之心。亦宜如是。今形天之施下也。無所不徧。時行

靈者不已之運。亦可稱爲本性之功。何也。天主者

自主之所以然也。而其偕諸司所以然作用之時。

亦爲自然之所以然。夫諸司所以然之施。無非天

主自然之施。則靈者運天之動。雖屬自主之動。亦

即自然之動矣。

或曰。天動爲自然之動。則天靜亦爲自然之靜。

蓋動靜雖異。而動有自然。靜亦有自然也。今論天

靜。必非自然。如自然者。必自能靜。然而不能自靜。

必至大審判後。天主全能使靜而靜。則今之動。非

自然者。

正欲明前義。宜按聖經所論。天主耶穌審判生歿

之後。審判事理詳見本論。天動始止。宇內諸變化始息。蓋形

天原不自爲動始。亦不自爲靜始。惟天主命。天主命之止。而後靈者之運自止。

雖然。以靜論天。亦爲自然。蓋其本性。能受動。亦能不動。何者。其本體內。非有作動之始。第有順動之性。是故力從外施。則受其動。外無動力。則居其靜。一動一靜。皆爲自然。至其止而不運時。不必論其奚從而止。其爲靜也。必自然而靜者也。况凡物各有本所之靜。莫非自然乎。迨至審判之日。天止而靜。正屬全能者所施之異。其施雖異。天性不逆。第

案有詮

卷二

四十九

論天繇質模而成

三

形。天人所共戴。共見。然其距吾目也遠甚。則其爲性與情。窮理者不得全明。故論天所繇成。是質是模也。其說有二。一謂天非屬質。但有其模。二謂天爲質與模共成之體。欲釋此義。當先明辯質模之性。

元質。乃不可生不可朽之物。爲有變化之底賴。凡

萬有之體。皆繇此成。故亦謂之共底賴。所謂不可生不可朽者。蓋對天主以下之能力而言。此元質原本天主所生。則亦能爲天主所滅。若乃下能之力。焉能生之。焉能滅之。世間萬物之體。遞有變化。俱繇體中之模。或離或滅之故。至其模之底賴。則固常在不滅。試驗人之生歿。離其身。則靈模出而屍模入。屍終成土。則屍模出而土模入。縱從此千變萬化。其爲元質終不可得而滅也。

案有詮

卷二

四十九

者。所云依賴。謂必依於自立者。以爲有無故也。元質既爲有變化者最初之底賴。是乃自立之物。一切依賴。依之爲底

所謂萬有之體。皆繇此成。蓋萬有必繇二緣合而成體。一謂之質。一謂之模。當其質未加模。是謂初質。及其質模締結。是謂次質。締結靈竈。則成人。締結覺竈。則成動物。締結生竈。則成植物也。萬模遞加。成萬體矣。故性學稱元質爲萬形之母。

所謂共底賴者。如活木之模。視火焚成炭之模。雖

分爲二。然活木焚木之本質。則一而已。如人活身。灰屍。其模雖二。而身與屍之質。則一。故稱元質爲萬變之共底賴。

或曰。元質既爲萬形最初之底賴矣。夫萬形之體。多歸朽變。何獨共底賴不朽不變乎。曰。凡物受變之故。繇有相悖之情。如火模之與木模。兩情相悖。故火模一入於木。木模即出而滅也。元質非有聲色臭味之情。用能遞受萬模之情。絕無相悖。既無悖矣。安得有變。譬之寇敵攻城。內外擊鬪。勝者據

案有詮

卷二

五十一

城。敗者潰歿。人有存滅。而城常在。萬物以模攻模。不攻其底。則模雖或離或滅。底不受滅。故性學。又比元質爲不有躬之婦。爲其有此模之情。復容彼模之情也。

元質本有之性。殆如人之赤身然。古者取譬。謂取模加質。如取衣以覆裸程者。令其可出爲人所得見也。故或稱爲萬體之滓。蓋於萬體中。爲極賤之體也。不曰萬物之滓。而曰萬體之滓。則元質視諸依賴物。又差貴耳。或譬之月。月無光。賴日之照有。

偏全。以顯盈虧之光。元質亦隨他有。乃成其有。緣所受有。或此或彼之模。以顯或此或彼之象。

霸辣篤論元質之性。更精。嘗稱之爲無物。因曰。難明者有二。其一。未嘗有生而常在。其一。常生而未嘗有在。薄斐畧釋之曰。所謂未嘗有生而常在。此蓋論初作者。所謂常生而未嘗有在。則論元質也。謂元質常生者。蓋論其本有。雖非有生之物。然緣其受諸萬模。以顯萬象。故亦稱爲生生不窮之物。謂其未嘗有在者。蓋其爲物雖不朽滅。然必緣其

案有詮

卷二

五十一

所受之模。然後乃見。故復稱爲未嘗有在。

霸辣篤又嘗指元質。謂亦大者亦小者。何故。或曰。因其能受萬模。故謂之大。因其不能發一作用。故謂之小。或又曰。元質加模。則顯其大。模如漸變。質如漸小。幾於無物矣。譬之貧賤人作劇。登場爲帝王。下場則仍返其本相然。

以上釋頂

欲明模之爲何物。宜先明所以然者之爲何性。夫所以然者。是能獨肇諸物。爲諸有之始者也。始之謂義。通乎所以然。與凡一切稱始之義。獨肇者。出

其自已本分之能。別於凡有始義之物。蓋凡不能肇物爲有者。雖有始義而無所以然之能。如論天主從無肇有化成天地。似乎可以指無爲始。但此無此始。非能自肇此物爲有。則不謂之所以然也。又如始闢道路之始。固亦謂始。然此始非能令一切路。一時成路。是亦不得謂之所以然。

又所以然者。分之二。一謂初所以然。一謂次所以然。初者爲總。次者爲司。初者總者無始而爲萬有之始者也。是一無二。次者所司復分爲二。一者

案有詮

卷十一

五十一

在其物內。二者超其物外。外又有二。二謂之作。一謂之爲。作者之訓。乃其自不受變。而又能成物之有者。謂不受變。所以別於內者。內所以然。雖亦能成物之有。然自已變。謂成物之有。所以別於爲者。

爲所以然。訓我所爲之某向。猶行路者。必有所向之地。然如天主生物。爲利益人。則利益人。乃生物之爲者。復生人以奉已。則奉天主。乃生人之爲者。又譬如人之飲藥去疾。則去疾。乃飲藥之爲者。是知爲之所以然。非肇物之有之謂也。幸其作之所

以然。而因以致其用焉者也。

其在物內之所以然。亦有二焉。一謂受。次一謂模。質

受者。訓受模之底賴也。受模之底賴。復分爲二。一謂依賴受之所以然。如幾何者。爲萬形依賴受之所以然。一謂體模受之所以然。如質者。爲萬體模受之所以然。

模者。亦分爲二。一謂依賴模所以然。如熱冷乾濕之類。一謂體模所以然。此體模。乃純而未全。與質同一體者。

案有詮

卷十二

五十二

體模復分爲二。一謂質模。如生魂覺寃之在草木鳥獸。一謂神模。如靈寃之在人。也。今辯天絲質模成否。乃辯有體受之所以然。與體模之所以然也。天之體。絲二緣合而成。一質。一模。爲證十五。天主經云。天主以全能造鴻濛之質。以成世界。亞吾斯丁釋經意曰。天主始造元質。即從此質成萬億有形之物。據此而論。夫天既屬有形。亦有質矣。二。如謂天體是一非二。即問一屬何物。如曰。只有一質。非也。古窮理者。稱無模之質爲鄰無。可見凡

物之有絳有其模。乃成其有。天有極貴之體。則有極貴之模。不得謂之鄰無。豈僅一虛質乎。三凡物之用。因模而貴。天所以極貴者。絳運行日月星辰。施生養底物之功也。則不但具有其模。且具極貴之模。四謂天體爲本自在之模。亦否。凡本自在而可屬於覺之特一者。必合質模而成。天之體固本自在者。亦可覺之特一者。非質與模。曷成厥體。五。天屬純受否。或屬純爲否。或兼受與爲而成否。凡純受者。惟屬元質。天非元質。故不是純受者。凡

家有詮

卷二

五十四

屬幾何。皆非純爲者。天屬幾何。故不是純爲者。則兼受兼爲而成。解見首卷第一章六。凡本自在者。或渾然全爲。或一分是爲。今即無運天之靈。而天之爲有。猶然本自在也。全爲乎。分爲乎。凡全爲者。惟屬純靈。則天非全爲。惟屬分爲矣。凡分爲者。必亦屬受。屬受。則兼模與質矣。七。凡謂之性者。或即性。或因性。或其內函性。天非即性。何以故。在可動者之內。而爲其動靜之原。是乃性之切義也。天本自在。本自在有二類。有靈之本自在。人性之類是也。無靈之本自在。形天之類是也。則不在

可動者之內。又非本動之作始。則不爲動靜之原。故天不可謂即是性。亦非因性。何以故。凡有性者。所有諸情。切謂之因性者。天雖有天之情。而天非即情也。情是依賴天。是自立。故不得以情爲天。則亦非因性者。既非渾性。非因性。是乃函性者。凡函性者。兼質與模。二緣合而成。八。謂性在可動者之內者。其義有二。一。以性爲可動者之一分。有性也。而後可動者乃全其有。二。可動者原已全有。然後性加美焉。若從後義。是乃依賴不切爲性。則性之在天。當因前義

家有詮

卷二

五十五

以模之一分。轉合質之一分也。九。依賴之合在。元體之合。必在。蓋有體合。乃有依合。故也。天有依合。依合者。依於體合。則天屬質模之合體也。十。凡在後者。必憑於在先者。先之不在。後將焉屬模。先也。質後也。天設無模。亦復無質。又質體模之生之存。自繫乎質。如馬之體模。馬在則在。馬亡則亡也。天設無質。其質體之模。尚得生得存乎。十一。天爲性之作者。則天絳質與模而成。何也。質惟主受。模乃主作。天若無模。是無一之能作者矣。或曰

天獨質而已矣。運天之靈。如其模然也。曰。否。性之作者。繇質與性之模而成。運天之靈。非其性之模也。若天非自有模。豈得謂性之作者。十二。凡屬度者。透者。凝者。皆質之情。天體兼斯三者。繇情推質。知其質之必有。十三。亞利云。凡能動可見之物。繇質模之合而成。蓋動乃有質模者之情。天行健。是爲動之最者。其有質有模明甚。十四。凡五司暨其作用。皆屬形質。則有質之司所覺者。必亦屬質。不然是德乃越其界也。夫天之於人。既屬所

靈有詮

卷二

五十六

覺。必屬有質矣。十五。凡屬形者。必屬質體。形體與質體。名相不同。實義則同故。

第二說。謂天非質模。轉合之有。而但爲純。爲本自在。蓋受造之靈模。有全有分。全者如天神。分者如人靈也。形模亦有全有分。在天者爲全。在形物者爲分也。所據者三。一。若天有質。天必屬壞。天體不壞。則天無質矣。天體不壞。後有本論。天設有質。必亦屬壞者。今具論之。凡專受者。能兼容悖情。凡容悖情者。能容不類之模。凡容不類之模者。自屬受

壞質也者。是純受德也。故能容悖情。能受不類之模。天設屬質。亦豈免屬壞者乎。從前說者曰。天雖屬質。質雖專受。然不因此而屬壞也。何以故。天模能滿其質之容受。無容他模緣引而入。所以永結不離。故謂凡能變者。必有質。則可。謂凡有質者。必受變。則不可。曰。否。以此模界此質。若非兼界他模之所能界。則此模未滿。此質希容他模之受德。凡各欲得其與已性相宜者。是謂希德。是有二者。其一。自能發其用德。有欲之意。謂之希欲。如人與鳥獸。咸有嗜慾之萌。是已。一。雖不能發用德。然而有希之情。謂之性欲。如石隕下。火炎上。是已。凡無覺

靈有詮

卷二

五十七

者。就其本性之情。似有欲得與性相宜之美好。亦如有覺者。欲得所思。與已相宜之美好。然。○物之所以主受者。是謂容德。如水有受熱之容德。空中氣有受光之容德也。然希者必能容。容者未必希。蓋物情之希。希其適已性者耳。容則亦容不適性者。蓋繇外來之緣引故。如今。謂水希水容。若熱則雖容之。卻不希之。因熱屬外緣。非其性欲故。元質兼受萬模。爲有希容之二德。其容也。繇萬模緣引之情。悉與其性不相悖也。其希也。萬模之入。無一而非以成其相宜之美好者也。譬如火模界火於質。不能兼界水模所能界者。則此火模不滿其質所希水模之德。今夫天模。謂能兼界其質以他諸模之爲乎。不能界他諸模之爲。則是不能滿其所有他模之希容。而此質雖函天模。其猶

有兼受他模之希德在矣。所謂不能界其質以他諸模之爲者。若能兼他諸模之爲。必其超然能該諸模。今天之模。尚不能該人之靈模。則天之質。尚有受靈模之希德。又凡超然該他模者。必能兼施他模所施之效。如天主超該萬所以然。能造萬所以然所造之效也。今此形天之性之爲之效。異於其他諸物之性之爲之效。則此形天之模。豈能該他諸模。以滿質之希容者乎。如見德雖見白色。然不遂滿欲見他色之希德。則天質雖屬全模。亦不

模。則天質自含受壞之原始矣。曰。論元質。其義分二。一專論其本性。二論其受模。論本性。質屬專受。然無欲受誰模之希德。論受模。則質所質之模。若屬有悖。其質乃有他模之希。若不屬悖。則其質自滿。不希他模也。故論質之本性。與其受模。皆不涉壞。曰。非也。謂質爲專受德。又謂無受模之希。其義相悖。何以故。凡德自含得其本界之希。蓋德與界相因而有。模是受德之界。既有其德。必有得其界之希矣。又論質之本性。主於受模。則自有受模之希。蓋凡無有而能自有者。自希得其所無之有也。則質所有受模之希。非繇模發。從其本性而發。質既有希。焉得不壞。

其二。質也者。是諸變化之底。萬有形體。皆繇此成。天若有質。則其爲質。必屬變化底。緣凡分者。皆具總性。諸分質咸出元質。則皆具元質之性情。形天亦此元質。均之屬有變化。安得無壞耶。

其三。知物之屬變。則知物之屬質。今天永在不變。則何以定其爲質。

權前兩說當知首義更確。欲釋第一論所設諸義。當謂元質非模不存。其本性內自有受模之希德。至其已受一模。其模若有所悖。不得常結以存其質。質乃希受他模之遞。以得此模所不能與之存。若質已得不悖之模。既自永結不離。何緣更希他模。試觀凡諸有形之物。其模之悖情愈少。其物之得存愈久。則模若悉無所悖。其物豈不永存而不變乎。詳具後論。

所謂元質屬變化之底者。曰質結模時。即非元質。

案有詮

卷二

六十一

惟離其模。始謂元質。始爲他模之底。在天之質永結不離。故不謂變化之底也。所云屬變屬質云者。曰。即其物之屬變。知其物之屬質。然欲知物之有質。不但一術也。就其有動有度之類。皆以顯質之情。亦知其物之有質也。

論上下質同類 四支

疏問形天之質與月以下之質相類否者。蓋形天與月以下物。各模不同。尤有所以不同者。若但據其模之不同爲不同。則上質下質。固自相類。若於

模外尚有不同。則是其質不相類也。

古今學者。或謂相類。或謂不類。謂相類者。於義爲當。可證者五。其一。亞利云。羣倫之所以然。咸歸一極。初之所以然。故作所以然之倫。其萬作之所以然。悉歸一初作之所以然。爲所以然之倫。其萬爲之所以然。悉歸一終爲之所以然也。今元質乃萬有質者之所以然。是即萬質所歸之一。則天之質與月以下之質。固自相類。

或曰。不然。雖作者爲者所以然之倫。咸歸於一。

案有詮

卷二

六十一

極初作極終爲者。若模所以然之倫。似不必歸之於一。緣諸模各自爲模。不相維繫。故論所以然歸一之理。惟屬作與爲二者。

疏曰。否。模所以然之要理。專屬於爲。惟其模在其物內。乃能致

其物之有所爲。夫惟天主乃萬爲中至純之爲。爲萬爲之

極初爲。凡模所以然之要理。必悉歸之。夫作與爲與模。既咸歸一。則質不得分爲兩論。

其二。物所以分爲兩者。因爲而分。爲。即今夫質在

上在下。皆不屬爲者。惟有職受德而已。則質豈有

二哉。

或曰。物之分而爲兩也。固繇其爲而分。然內爲外爲。皆可以分。今上下質雖無內爲可分。然就其模之所向。似亦可分其類。

正曰。凡謂不相類者。皆繇內模而分。如人爲覺而靈之生者。覺而靈爲人之異於物者。覺則別於草木。靈則別於鳥獸也。設謂上下質不類。必其各質之內有異焉者。苟質內有可辯之異。則毋乃其質者之中。兼有爲者乎。夫爲之義。獨歸於模。若質理

衆有詮

卷二

六十二

內復有模理。豈不失其職受德之原義乎。

其三。凡不同類者。必亦不同貴。亞利曰。類如數然。蓋物以類論。必有大小貴賤之等。譬數數者。繇一而二而三也。又亞吾斯丁曰。天主所造兩者。一屬近已爲神性。一屬幾無爲元質。則知上下質無類可殊。設若有殊。必分小大賤貴。則其大者貴者。安得謂之幾無。

或曰。人性之靈。亦近天主。多許肖似。故亦謂爲天主之像。天神之靈。視人之靈更多。故其肖天主

也。尤近元質幾無之義。亦爾。今謂上質幾無。下質更幾無。似不悖於二質幾無之說。

正曰。非所比也。天神與人之靈性。皆以其所有之爲而論。因分多寡。故其肖天主者。亦可以多寡論焉。元質不然。以其無何有也。而謂近於無。其所無何有者。即前之所謂爲者。夫上下質俱無爲者之理。自無多寡可論。既不得分寡近於無多近於無。則亦何從而分上下之類乎。

衆有詮

卷二

六十三

其四。天主經中。論化成天地之事。謂首日化成三物。天也。地也。水也。天非各重之天。乃各重天以上之靜天也。又曰。次日。天主以水體化成堅定者。釋經文者。謂天主匪但以水體造列宿天。亦以造各重天。及火。及氣。自古聖人。咸以爲然。可見上下域同一質矣。

或曰。如上下質相類。則天體必爲能變能朽之物。今既不變不朽。則上下質不相類。設其相類。則上下質咸有希容二德。並能受模。蓋類同者。情必同也。如人與人。爲情。夫有所希且能容者。乃下質

其能笑者。爲情。

之情。若上質誠與相類。其情必同。則亦能希能容諸模。豈有他模緣引。而能永不受變者哉。

或解之曰。質有希容。其所希容之模。設尚未滿。或希他模。致容緣引。乃受其變耳。如其已得超統諸模之一模。則所希所容悉滿。豈復尚容他模乎。今觀下物之生。皆繇天施。則天模既統下有之模。何所復希。故上下質雖同類。而上者必不希他模也。

○曰。此雖一說。然義未盡。且如月輪之天。不能有施於上。則不能超統月天以上之模。固當希容上

實有詮

卷二

六十四

重之模。必去本模。以受彼模。斯能滿其所希所容。則亦不免於受變也。又天體爲下有之所以然者。有二。一爲司作之所以然。一爲培植之所以然。蓋天之本德曰生。其運行蒸變。則爲司作之所以然。以成濕生化生不繇族類者。若其裨益物質。令入引模之情。則爲培植之所以然。以成或禽或獸之有族類者。夫其爲無族類物之所以然也。屬司作者。固是超統無族類物之模。而其爲傳類之模之。所以然第屬培植而已。則亦何得謂超謂統。况若

人之靈模。猶爲天主所成。絕不繫於有形之天。則謂天模超諸下有。於義未盡矣。當知模有與敵者。有無與爲敵者。如質所抱之模。屬有敵者。則其希容二德尚屬未滿。緣引有間可投。如其所有之模。無或與之爲敵。則既滿其所希所容。其模必不受變。今天模原非有敵。何變之有。

○或又曰。性學。凡賦物以本德。咸有本用。故曰性非定向不行。今天質既不得受他模。則希容二德何爲而賦之。

實有詮

卷二

六十五

○曰。凡物性本有之能。若非受制他能。必自行其本用。惟爲他能所制。即本能之用不行。姑證四端一幾何者。能統分截之用。然在天體之幾何。則其用不行。蓋天體不壞。制幾何分截之用故。二幾何之情。能受熱冷。然賴居天體。火不能熱。水不能寒。蓋天模不屬受敵。制幾何熱冷之情故。三人之靈。竟能自主愛。或自主不愛。然見享天主。則不得不愛。蓋至美好者。令人以愛已之能。制其不愛使之必愛。故四復生在天聖者之身。論其人性。自應被

損但緣所享真福。制其受損之情。能令其永無所損。繇斯以觀。在上之質。雖能希容他模。却緣有不
受敵之模。以制其質之本能。令其不復希容他模也。

有詮卷之二

袁有詮卷之三

波爾杜曷後學 傅汎際 譯義

西湖存園寄叟 李之藻 達辭

不壞篇第三 隨論一

古推前所論。因知五大。四行體外。別有一體。非輕非重。輕重者何。向中即地中心降者。是之謂重。繇中升者。是之謂輕。自安於諸降體之下。是謂至重。自安於諸升體之上。是謂至輕。輕重二體。或本自然。迥分輕重。或他體較。乃別輕重。

蒙有詮

卷三

解亞利前篇。證四行純體之外。別有一純體。因測其性。立爲二論。首較形天與四行之所動。次權下域諸體之動。如化動長動及緣引變遷之諸動。以明天與他體之殊。此二節。則明形天非輕非重。而其周動以外。無別動也。先設二端。其一。論輕重若何。明四行之中。有至輕者即火。有至重者即土。所謂自然。然而迥乎輕重之不同者也。其二。二者相別輕重。如氣較水。水較土。則輕。水較氣。氣較火。則重也。

●周運之體不輕不重。夫謂輕重或降或騰。凡一純動屬一純體。因性直動。其惟四行。謂性外者。外必相悖。降下是外。則升是因。降下是因。升亦外動。天無升降。爲無輕重。豈有外動。厥動惟周。

●欲證天體之不輕不重。故謂輕者重者之動。或爲絛中之動而升。或爲向中之動而降。皆不得不爲直動。天體周運。不絛中升。不向中降。則可知其不輕不重也。如謂絛中而升向中而降者。必其或絛因性。或絛性外。然後有此直動。而皆不然。所以案有詮 卷三 二

不爲因性而動者。緣一純體惟有一性動。而一性動惟屬一純體。寰宇因性直動。惟屬四行。設指形天因性之動在直動者。則天豈火氣乎。豈水土乎。所以不絛性外而動者。蓋相悖之動。如此爲因性。則如彼爲性外。試觀上騰之動。火性固然。則逆而降下。必爲性外矣。氣與水土。理亦然也。夫形天因性之動。既非上騰下降。可見其無性外之動。而爲不輕不重之體矣。

●天體不壞不屬消長。凡屬壞者。爲屬悖情。容悖

情者。動亦屬悖。周動不悖。體豈悖焉。

●此論緣引變遷諸動。以明天與四行之不同也。曰。凡屬有壞之物。必原自含相悖之情。天體至純。不含悖情。所以其體不屬受損。蓋凡容一相悖者。則其動亦不免於相悖。今周動既不屬悖。則天體何緣屬壞乎。然謂周動不悖者。亞利取以自證云爾。後另辯其然否。

●凡屬長者。得先所無。是之謂長。凡屬消者。失先所有。是之謂消。有長有消。是恒生滅。不屬生滅。豈有消長。案有詮 卷三 二

●欲證天體之不屬於消長也。曰。凡受長者。其機如生。凡受消者。其機如死。蓋模也者。模其質。則其物生。不模其質。則其物死也。夫受長者之模。模其先所未模者。受消者之模。不復模其先所模者。若夫不屬生滅之體。則其機不然。所謂不屬生滅者。亞利之意。非謂形天之體。獨不絛於造物者之所生。第謂其於一切生滅之物。有不同耳。

●亦推天體不屬受感。屬受感者。必有消長。含生

則然四行則然天無消長必不受感。

解此證天非受感而動者蓋凡受感者得一情即失一情以後情之悖前情也如先冷而後變熱謂感而動。絲感動而受變者必屬消長之動。凡具生命及四行之類皆然形天不消不長固不屬於感者也。凡受感者有二一謂切受一謂泛受切者受其壞我之引情泛者但能令我遷其原有之象不壞其有。如月受日照遷移其光月未嘗壞亞利謂天體之不受感者惟取切義而言也其消長之長

案有詮

卷三

四

義亦有二一有所資取焉而長如日用糧此但屬合生者是為長之切義二取他物從化而為此物致其長大此義屬在四行如火資於薪致火加烈是為長之泛義亞利所謂天不屬長者取泛義而言也。

古人有同心共仰元尊其居高天元尊永在其居亦永謂天壞乎從古迄今微隙未倪固知不變準上所論純體惟五。

解茲又取二論以證天之不壞其說云以萬國人

心所同而證之則知天之崇高必如元尊所宅然今人主經營都室必竭工費取堅巨木石為之令世以及世豈天主而令以有壞之物自營其宅也又從古到今萬國共戴此天為不壞之明證若地則屢有變壞或都城一夕為湖或海中忽見一島或高山開裂成河形天全體何嘗見壞即微隙亦未露也亞利又總上文所設之論而括之云夫純體惟五而已蓋一純體自一純動純動公而為一直一周直動又分而為一絲中一向中絲中之動是為輕體即氣火也向中之動是謂重體即水土也若夫周動則不輕不重之體即形天矣是知純體必五而五者之外無他純體矣。

案有詮

卷三

五

論天體所以不壞 一支

疏論常在不壞之倫有四一從無始而常在非他一切之有所能滅之者二其為物也不繫於質三雖可受壞然有常自存之德得永不壞四為有質而不希他模不容相敵者第一倫獨為萬有之主原夫萬物之有皆繇天主而有而天主之所常有

絕不繫於萬物。第二倫乃天神及人之靈。蓋天神不結於質。人之靈。雖與質結。而本來固不繫於質。第三在天聖人之身。為有超性不壞之德。自可常在。第四形天不壞。然而有疑其屬壞者。凡數端。

一。凡限際之有。其德能亦有限際。德能有限際。其久長亦有限際。蓋久絲德德絲有。三者相稱。夫天之為有。與其德能皆屬有限。安得常在不壞。

二。窮理者有定論。凡動有彼此相悖者。必受損而

家有詮

卷三

六

壞。今天自第一重以下。動皆相悖。胡永不壞。

三。按天主經文之意。天體終有亾時。縱不盡亾。必

大受變。蓋經云。天為爾爾即天主手之工。其將亾也。各

重之象。如壞爛之衣。然爾更易之。如更易一蓋。然

皆於爾手受變。又云。光明莫甚於日。日亦有時滅。

又。天主耶穌親語曰。天地將過。吾言不過。聖伯多

祿曰。天必大動而過。四行俱散。壞而亾矣。經言如

是天體之必亾也。奚疑焉。

四。執天體之不壞者。指其永無受壞之象為據。此

尚未然。西邦天文家。嘗紀當阿日王時。見金星條大條小。行度皆變。又西曆對中華隆慶己巳歲。有

異星見。兩年始滅。若天體無壞。則此變緣何而有。

五。凡有悖情者。必自有壞天之悖情。在其冲與凝

也。屬冲者。上重天之星光。能透中各重之天。以至

下域。又凡清朗之夜。北面而望。天體洞然。設非此

分冲虛。不致如此矣。屬凝者。月與星受日之照。返

而生光。其故絲於月星之凝體也。論冲凝二情。依

亞利之意。謂為次情。凡次情。絲初情而成。初情謂之

家有詮

卷三

七

情。故令所依之底。或受其變。天體既有冲凝之情。

焉得不壞耶。

六。天為屬色相之體。蓋其無星之處。俱見青色。星

家謂七政各有一色。土星紫色。木星白色。火星紅

色。日之初出赤色。漸變而為白耀色。金星枯黃色。

水星或青色或紫色。月皓白色。天與七政皆為下

域。諸有所屬之依賴。則其為性。似不異於下域。諸

有。蓋因其情。表其體。如因其子。知其父也。又按

祿謀及占星之說。咸謂七政之情。自分冷熱間。

有感下土之氣者。月爲濕。繇其居近下土。感受自土上升之濕氣而然。土星之分極冷。次乾。所以冷者。緣其遠日。所以乾者。其距下土濕氣更遠也。火星所居近日。其性情爲乾爲熱。木星在火土之間。性情調和。在冷熱之間。然緣居於火日二天之上。故其德主於施熱。金星之冷。如月。因其光大。多吸下土濕氣。又因所居近日。與有施熱之能。水星上距日近。下與月接。故在乾濕之間。觀此。可知七政皆感四行之情。則亦屬有變壞。凡測物之壞否。法

蒙有詮

卷三

八

莫善於測其所屬初情也。

天體不壞。經有明據。故自二千年來。理學天學通論。執以爲然。今舉三證。其一。凡有壞之物。或繇容受悖情。感觸其質。令去此模以受彼模。或繇其體可受裁截。爲微而又微之分。以鄰於無。則其體模不得存於鄰。無之分也。形天之模。無關四情。蓋當模與質結之初。不容四情得入。又天體非屬分截之物。舉凡性之作者。不能挾其本有之力。分截天體。設令天之體質。將受他模。或受分截。亦惟天主

能之。他物不能。

其二。可壞之物。逢火則焦。今火行切抵月天。月天不受灼。受焦也。或謂火行之在本所。其質原薄。力不甚烈。不能燒月天。之厚體。不但不燒月天。雖氣行之微體。切抵於火者。亦不受燒。設謂火能燒氣。繇初至今。氣不盡滅乎哉。辨曰。元火質薄。其灼物之力。較地上憑藉厚資之火。似劣。但元火居上之勢。却甚廣大。積多許之薄。可當地上厚資之火。故亦能燒切抵之物。其氣行上域。切抵於火。然不被

蒙有詮

卷三

九

灼者。緣氣性至濕。次冷。敵火乾熱。雖云受敵。亦自能敵其敵。得以永存耳。至論月天。本自非冷非濕。不能敵其烈火。設令屬可壞者。則亦豈免於焦灼耶。或又謂月天固亦被灼。第其體甚厚。被灼之象。非人目所及耳。辨曰。無是理也。太陰之光。晉天共戴。其本動。每月一周。其宗動。天之帶動。一日一周。所見盈虧之象。雖日有不同。然而累月累日。周而復始。無不同者。繇是而推。月天必無燒損。其三。大地與在地之庶物。切關形天。蓋形物神物。

其所生養保存。雖皆繇於天主。然而形天者天主所造。以爲生養形物之大器具也。原必賦以永存之性。令其不壞。若有變壞。則其所施之效。亦必從之而變。庶物生成。暨諸變化之用。寧得尚有定理可論耶。以上諸說不同。茲辯如左。

⑫所謂凡有限際云者。曰。凡積時漸成之有。其德能有限。其久長亦有限。若不待積時而神化條成者。既不受成於積。亦不受壞於積。雖其有與其德能。必適相稱。然而德能與人例自不同矣。

案有詮

卷三

十

所謂彼此相悖云者。夫形天之二動。雖一向西。一向東。然而皆爲周動。則二者固非相悖。又切對相悖之動。必因動而受壞。或全體壞。或分體壞。全者如含有生寬者之類。分者如火氣水土之類。天體雖有二動。非切相悖者也。切相悖者。有切對之情。如熱冷乾濕之變動。天既不涉四情。則非切對相悖。何損何壞。

所謂天主經文云者。聖經此說。皆論天地大終公審判日之事。蓋天主耶穌審判生歿者之時。善者

隨耶穌上升於天。惡者同魔鬼下隕地心。此時天主非使天滅也。蓋令天德更新。不變本體。但變依賴。且將視前更爲純明。波羅弗太先知意撒意者。論審判日後之景象。曰。月光如日。日光七倍於今。蓋聖經或論審判以前事。或論審判以後事。又聖經第一第三所論。更有別旨。若曰。縱爾天體或亾。如破爛衣。天主無始無終。恒在不變。天地縱過而亾。天主耶穌之言。必永行而無敝也。

案有詮

卷三

十一

所謂金星條大修小者。如是等變。非繇天星本情。蓋萬物之動靜。盡屬造物全能。天主所命。發爲超性之用。更多奇異。載在經典。試述一二。如德亞者。天主降生之宗國也。其地無王。惟奉天主爲主。初多外患。天主每遣聖品爲將。有名若蘇厄者。往征之。當其戰時。天主命天飛雹殺敵。雹所擊殺。多於兵士之所刃者。將暝。敵猶未退。若蘇厄祈賜時於天主。仰天呼曰。日毋動。日輪輒止。經云。長倍日。令得再戰。大捷而還。又厄塞既亞王。有疾。瀕歿。祈天主多賜生年。天主許之。而命聖人撒意者。論曰。天

主賜王從此更生十五年。王勿疑。請以日影退十線爲證。言訖。日影果退十線。此之爲奇。匪但如蘇厄之止日。且得退日也。又耶穌救世受難時。月方及望。時在午中。日光黯如中夜者十有二刻。此等變異。皆非太陽本性之情。惟繇天主所命。自古常有。顧論天體本來性情。則斷非無常度者。

所謂異星見之故。天文家持論各別。歸在四端。其一。謂此星非在列宿天。但在月天之下。氣行上域之彗孛耳。此說非也。空中所見之彗孛。其象隨在

彙有詮

卷三

十一

不一。蓋繇人居地上。距星遠近不一。則其所見亦自不一。而此異星隨處所見皆同。其二。謂此異星實居列宿天。特其體甚微。人不恒見。其有時或見者。繇下域土氣騰上。當其中分。此星下感土氣之濛映。遂呈厥象。此說亦非。一則列宿天之多星。與此異星。既共一所。所距地上中隔之分。彼此無異。若此微星。既繇中分濛映。以呈其大。則彼經星。必亦視前尤大。而今不然。一則設使此異星者。繇土氣之濛密。以呈其象。則其象必當隨在不一。蓋五

方之人。所居異地。則其所見當亦異形也。而今又不然。其三。謂此異星實在列宿天。但繇此天本性而生。非生於超性之能。此又涉於天體有壞之說者也。夫天體星體。皆極堅實。特有疑透之分。天體堅而透。星體堅而凝也。如異星誠居列宿天。必卽此天之質所成之象。緣在一天之內。無別體故。第此星既就此天而成。則此天體中。將必以其未成星之別分移彼就此。必亦因此成星之處。減其質體。愈當虛透。然論性分之力。必不令其體之愈虛。

彙有詮

卷三

十一

則此異星。必非天之性力所成也。爲此說者。殆謂天體原屬冲虛。不屬堅實。故其性力或結或漸。漸則融通。日光直透不返。結則厚密。日光方射。卽返以成此星也。此說之非。其辯有三。一。天體若不堅實。則變性必多。蓋冲虛之體。易結易漸。則其所現異星。當不勝數。又列宿天之衆星。其距遠近不一。然皆恒守定位。垂象之變。古今絕少。則是天必堅實。非冲虛者。二。天體若冲虛不堅實也。則宗動天之運轉。不得帶各天以同其速。而各天之離宗動

天也其勢愈遠所受施動之力不實不均則其運轉亦必愈遲試以氣行證之月天帶氣行之上域而氣行不與月天同運其運轉甚遲者絛氣冲虛體非堅實不得全受月天施動之力也彗字在氣行之上域運行甚遲以此證知氣行之遲三聖經論天體之堅實如銅鑄然夫天體既堅實則其性一定不易安有結澌之分致成異星哉其四有謂異星之見非天性力所成而成於超性之能此說近是蓋度形天本性之力必不能呈見此象惟諸

案有詮

卷三

十四

所以然之初所以然者始能施此效也此中奧義人不易曉蓋性非定向不行大造者制性之主不令形天自反所向能有所妄行也

欲釋第五論者須先詳察天體冲虛乎凝實乎設屬冲凝二情抑類下域形物之冲凝否乎論冲凝者其說有二其一謂天體不可執謂冲不可執謂結蓋冲之本效在令其物之各分相離離為希鬆之離非兩離見前未見之所凝之本效在令其物之各分相合合為縮聚之合非兩開之合不見前見之所如是等變乃

物所絛壞之緣引天體不壞奚有此變又凡有冲有凝者必有輕重柔剛是乃冲凝二德之效天體非輕非重非柔非剛則知非有冲凝兩德

其論實有冲凝二情者取證云凡測物性者測其本模不得不有之效絛其效可以知其施效之模也如見人能推論義理而知必有所為推論之模焉靈性是也今論冲凝二情施於下域諸物者其所以然之效亦於天而證焉蓋冲之本效在令其物分分之緩散惟緩散則其物之在所寬凝之本

案有詮

卷三

十五

效在令其物分分之迫聚惟迫聚則其物之在所窄此二效者顯在於天之日月星矣以日月星見在之所較天他分之體雖云甚少然而日月星所含之體分較天他分之所含者則大且厚絛此論之冲凝本效見在於天不可謂天無冲凝兩情也所謂不屬壞亦不屬離合之變者辯曰凡情之依賴於物也義有二焉一者物初未始有情感受性作者之施用乃始有情二者物自有本情非絛性作者所能或施之或脫之者下域之物因此二義

以有冲凝二情。若天則準第二論。自不得有可壞之緣引。蓋凡物所固有之情。皆以存物。非以損物故也。

論天冲凝二情類下域否者。其說有二。一謂不類何故其效殊者。其所以然者亦殊。凡效皆從所以然之本德而出也。下域形物冲凝之效。不類在天冲凝之效。下域則有或輕或重。或柔或剛之效。天無輕重柔剛。效既不類。則其所以然亦不類矣。又絳所以然之殊類。可測知其效之殊類。下域形物之冲凝。絳初情之合而成天之中凝。自絳本模而出。不類可知。

案有詮

卷三

十六

其二謂同類。欲明此義。當知凡屬所以然之效。必歸二等。一謂初效。一謂次效。初效者。繫其所以然。凡所以然與效相因。既有所以然。不得不施其效。而其效。不得不出於所以然。別無他故可致也。若夫次效之所以然。則不一矣。故雖有其所以然。而不必有其效。譬如物有幾何。論其初效。在令其體之各分有序不紊而已。故以幾何之體。分爲各分。

皆其應有之序。不得不然。既有幾何。必有體中所分之各分。各分既序。即顯幾何。其用相因而有。至論幾何之次效。則在使其物體可以受我分畫段截。但在不壞之體。則幾何次效亦無所施。緣夫不壞之體。非可以受段截者故。

絳上而推天與下域兩所以然爲同類否。在於測其初效同類否也。冲凝之義。天與下域形物初效既同。則兩所以然之同類可知。若夫輕重柔剛。第爲冲凝之次效。未足以測所以然之同類否也。凡

案有詮

卷三

十七

所以然者。因受者底賴之異。或施次效。或不施次效。可驗於光。其初效在照。故或在天。或在地。總屬一照。其次效在生熱。則受照而後有生熱者。有不生熱者。天受照而不受熱。下域之物。則受照亦受熱。緣天不屬四情。而下物皆有四情也。故凡冲凝二德。必施初效。至論次效之施。但因各物之容德。所以在物則能。在天則不能。

所謂所以然殊類效亦殊類者。未必然也。夫使其效出於一所以然。而別無他所以然。如推論義理。

是靈性之效。非不靈者之效。則繇其所以然之殊。測其效之亦殊。可耳。若其效非出於一所以然。而兼有他所以然者。則又不然。如日光生熱。火生熱。行動亦生熱。熱皆一類。然光也。火也。動也。其所以然。則不類矣。繇是而知在天在下。域其冲凝之所。以然者在物。則繇初情之合。在天則繇本模。雖有不同。然槩論其本性之有。其類則一也。又如透光之所以然。水氣二行。則各繇本有之初情。水晶與眸子。則繇四行之初情。在天則繇本模。與其機中。

稟有詮

卷三

十

之本情。所以然者雖殊。然而光透之情。則歸一類。安見其效之殊乎。

所謂天有色相者。亦非也。凡真有色者。必繇四情之調適而成。故惟雜體。乃能成色。若謂天見青色。是屬人目之訛。何以故。從人目距上重之天。其中分之體。雖皆透光。然因距目極遠。透體之分。累積多許。致其所見之色。如塞如黯。又緣日月星光。通透天體。調適其間。乃見青色。如畫工設色。但取黑白相調。青色乃就。天遙勢黯。光發勢白。二勢交

參青色。乃見利加多。謂今人目之所見。惟是所謂晶天者。蓋此天較別重天。其體稍爲凝結。故其近日之照。特厚。是爲人目所見之界云。

七政所見之色。其理亦然。咸因光與體殊。乃見殊色。歸在各星距日遠近不同。而其星體。亦自冲凝不同。緣此二者。故星受日照。未免有異。而其返照亦異。又其中央間隔之分。亦有不同之感。遂令天星間見不同之色也。證在列宿。蓋列宿之星。雖恒在一所。然而間亦覺爲離本所者。緣夫所射之光。或遇中分有梗。不能直射於下人目仰視。遂覺光耀不同。

稟有詮

卷三

十九

論初情。與繇初情轉成之情。在某星者。緣星各具所施某情之德。如謂五金在日者。因日具生五金之德。而非謂五金本體實在於日中也。若謂月與金星。吸下土上升之氣。因此受感。固無是理。夫星月縱能下吸此氣。氣豈能直踰火域。與夫天體之厚。以相感乎。

二十年前天文家。已明日月星之體象。及諸星之

數矣。近年製有望遠妙器。用以測天。窺見日中斑點。其狀時小時大。又見木星之傷。更有四星。或東或西。或上或下。此四星之相距。與各所距木星。其度不一。今之星家。緣是而推。以爲天體不實而浮。當屬有壞。雖然。予惟從不壞之說而已。一則二千載至今。性天兩學通義。一則物之定理。自超目識。蓋人目距天甚遠。目力所試有限。終未必無差也。

動施篇第四

隨論十一

周動之體。既非有悖。動之不一。其孰爲之。

案有詮

卷三

二十

亞利今究各天之動。何爲不一也。蓋各天之動。甚不一。雖最少者。亦有二動焉。如一從西而東。一從東而西。是也。故論若使周動屬有悖情。則二動之故。所不必疑。今既不悖。則二動何繇而有乎。

古凡有爲者。爲爲而有。天之爲也。稱厥所有。有既不壞。爲既不息。則其體圓。則其動周。

據天體之恒一不變。可以知其體必圓。動必周也。蓋凡物所具者三。有也。德也。爲也。有有而無德。徒有焉耳。有德而無爲。徒德焉耳。故凡屬有者。爲

其本所能爲而有。又德以顯有。爲以顯德。緣其德必稱其有。而其爲必稱其德也。天體貞一。不屬受變。則其德無闕。其爲無息。無息之動。惟周動者。能之。則天動必爲周動矣。

寰宇之大。既屬渾圓。云胡體中。或不周運。蓋周運體中。樞常止。若論天體。其全其分。不隨中止。若止中者。其靜依性。當向中動。自不周動。匪直而周。是天性動若靜。逆性。周奚不止。強止中者。自不能久。固知止中。是別爲地。

案有詮

卷三

二十一

凡物全者與分者。必一不異。寰宇之全。成於五。有四。行其三者。氣。天。火。既皆周運。則其二者。土。水。胡止而不運乎。釋曰。凡因周動而動者。必有一體焉。居其中而常止。中止之體。固不得與天體合而爲一。何故。天之本性。設使其中得止。則其動亦宜向中直動。緣凡性靜者。其向必就於靜。今論天之通分。自非向中。緣其本性之動。獨在周動。而一純體。惟有一純動耳。設謂天之某分。獨於中焉而止。則不動而靜。靜必逆性。其周運者。亦自不得不止。蓋勉

強者勢不可久。非別有止而不動者。居中爲樞以運之。則周動不得恒動也。可見天自恒動。地自止於其中。爲天周動之心。

⑤既宜有地。卽宜有火。凡相悖者。必並立故。一輕一重。一動一靜。勢固相悖。火土既有。在中間者。安得不有。四行之具。皆互對故。

⑥絛周動固然之勢。已證必宜有不動之地。茲復絛地之有證。火之有。蓋相因而稱者。必相因而有。動靜輕重。乃相因而稱之情。則亦相因而有。各藏

策有詮

卷三

二十三

相對之情之體。必亦並立也。地居中心。恒靜不動。則必有恒運不息者。在上。地既至重。安處於諸下之下。則必有至輕而安處於諸上之上者。是知火之與土。兩不偏無。夫火與土。既不偏無。則水與氣。亦不偏無。其理一而已矣。蓋四行皆有相悖之義故也。然所當知者。二其一。所謂火與土悖。但論其相悖之情耳。其兩體固不相悖。又相悖之切義。惟屬於兩實有者。故輕與重。雖切相悖。而動與靜。則不相悖。爲靜非實有故也。其二。所謂有土卽有火。

者。論其寰宇秩序所需。固宜全備如是。

⑦因是而知物所生滅。絛互悖者。相感相戕。又其動勢。不屬有恒。則受動體。亦必不恒。亦有生滅。

⑧此絛四行之固然。以明物有生滅之變。取證有二。一。絛相悖而感者。必相損而壞。二動也者。爲能動者。本然之用。動既不恒。則其能動之本體。自必屬變。今觀四行之動。皆不能恒。則四行之體。與四行所成之物。皆屬有生滅之變者也。

⑨生生滅滅。在物既然。天動不一。其故乃顯。生滅

策有詮

卷三

二十三

之功。絛天運故。

⑩終括全篇之意。以見宗動天周動以外。必宜更有一動焉。何以故。宗動天之動。乃至均有恒之動。若此動之外。非有別動。則每年遞生遞滅。循環不已者。何從得有。蓋萬物之變化。皆絛七政之離就。錯綜而有故也。凡窮理之道。有二。一就其效而推。因識其所以然。一就其所以然而推。因識其效。亞利所云。生生滅滅。在物既然。天動不一。其故乃顯者。循夫天動之效。以推尋其不一之所以然也。

論天有施於下域 一支

亞利論形物之變化。悉繇天運而來。故窮理者。具論天施下域者何如。性天兩學。定謂天有施於下域。周易亦云。天施地生。其益無方。今論形天施下之功。蓋日躔分別四時。春秋分。冬至。夏至。晝夜平。寒暑於焉變易。而諸有形之物。生歟。繇是榮瘁。繇是矣。庶星或出或入。或遠或近。或離或合。皆能感召風雨。以致歲有豐凶。民有疾病壽夭。順逆徵應。相尋不一。故醫家治療。常考月與列宿會合之次。

彙有詮

卷三

二十四

統論形天。幷幪六合。其德能無所不徧。然其諸分各有不侔。下域諸物。承而受之。亦隨以異。如北辰有吸磁石之能。故磁石吸水面鍼。必向於北。又日輪日一周天。德感雄雞。夜半而啼。若有慶幸。日輪復來之意。月輪亞利稱爲小日。爲其尤近下域。德能更顯也。蓋月主潮汐。其消長進退。皆繇於月。水中羸蚌魚腦之類。其盈虛亦隨月德。又有一種異石。名色勒泥特。有月象焉。月之盈闕遞變。其小大亦隨之遞變。

又七政性情於人胎孕。每月各有所應。首月應土

星。二之月應木星。三之月應火星。四之月應太陽

五之月應金星。六之月應水星。七之月應太陰。八

之月復應土星。九之月復應木星。兒孕八月而生

者。多不能育。緣土星流毒故也。論人身之四液者。

火主黃液。土主黑液。月與水並。主白液。日與木並。

主紅液。又日主心。火主膽。木主肝。水主口與舌。土

主首。又人孩時屬月。幼時屬水。長時屬金。壯時屬

日。強時屬火。衰時屬木。老時屬土。又謂金屬日。銀

彙有詮

卷三

二十五

屬月。鐵屬火。鉛屬土。錫屬木。水銀屬水。銅屬金也。

聖多瑪嘗謂數之衆始於一。終復歸一。夫不動者

恒一也。受動者甚不一也。則論本性之道。動者從

不動者而來。故物愈恒一不動。則愈爲動始。今以

形天視諸動。則形天爲恒一者。緣其動乃周動。周

動者至疾至圓。恒如停止不動。而其動永不離其

本所。視直動。橫動。斜動之諸動。絕不相同。故凡下

域一切不同之動。畢歸形天恒一之動。

或曰。亞利謂作者所向。惟傳其所有。今有肖已

者耳。形天不能傳已之有令更有似已者。何謂能有施於下域乎。

①曰作者或同名或不同名。凡能生同類者是同名之作者。如人生人馬生馬之類。若生不同類者是不同名之作者。如天生五金火生熱水生冷之類。是已。夫同名之作者其情之所向。惟在傳其肖已之類。不得傳則不得發其用。不同名之作者。但傳其德。非必傳其類也。形天於下域之物。乃不同名之作者。傳德不傳類。天主者萬物初作之所以然。作而不同名者也。是故第令下域之物各得其有。而不令其得以有已之有。

稟有詮

卷三

二十六

②或曰作者所得達用於受者。受者受作者之爲之物如火燒木火謂作者木當必切近受者。其間不得更隔一物。今

重重之天。離下域者甚遠。既多所隔。安所從施。

③曰形天最上重。行施於切相接之二重天。此二重天。卽行施於切相接之第三天。諸天重重遞接。下至月天莫不如是。德施下域。物體遞承。無畱滯者。是故最上作者。視諸下土受者。其體雖遠。德能

則甚邇也。不疾而速。何間隔乎。

④或曰形天重重相授。中有或熱或冷。情勢各別。受此情者。必其始變終壞。今各重天皆屬不壞之體。推尋不壞之原。必繇無所感受而然。何得遞受上天之施德乎。

⑤曰形天施下以德。非熱非冷。不屬四行之情。第或遞傳其光。或善藏其別於四情者。用能超統四情。因而施德於下也。凡受者隨其自性所容。以受作者之施。故各重天所受上施之德。迥超熱冷燥

稟有詮

卷三

二十七

濕之用。所歷諸天。大抵不生不變。原本天體非屬四情故。

⑥或曰形天施德與各重運動恒一不變。則其施暨下域也。下所承效亦必恒一矣。今觀下域之物未免或有失其常者。則是下物未必皆繫各天。

⑦曰形天施德與各重天動定爲恒一。是矣。然而動無恒效。德無恒效。則其故有三焉。一下域之效多有繫於天動。不繇於天德者。詳見本論。一亦繇諸司所以然者。有時尼天之施。令不發其恒效。三

次作者之能。從初作者而有。形天雖爲下域之作
者。然第其次作者耳。其德能全屬於初作者。或有
超越常性之用。亦安得以常效拘之。

論天施之何以二支

前篇已證形天之施。今辯天工因何而施。此義
有二。一因其動。一因其光也。證凡六端。
其一。性學家惟據五司。與明悟爲是非之準。今用
五司所審。明悟所推。因識形天所繇施德。惟因其
動。惟因其光。二者之外。無別資具。

東有詮

卷三

二十八

其二。天之有熱於光。則如種於總性。則如匠於天
施。則如器具。夫天體本統四行之德。則其熱亦統
四情。用能施於下域。以收諸效。

其三。設謂其熱不能統四德。以生四情者。試觀天
光。因屬某星。能生熱。因屬某星。又能生冷。可見其
光所施之德。足以成其萬效。

其四。又設謂天光第能生熱者。試觀日之運行。遠
離吾下域時。下域之氣頗冷。卽此可云日能作冷。
是亦光與動所行施於下者。

其五。分類之情與總類之情。歸在一物。則其分類
者。必貴於總類者。如屬覺爲人之總情。屬靈爲人
之本情。人與禽獸皆有知覺。是爲總類。然人
之異於禽獸者。爲有靈明。是爲分類。屬靈
之貴。自過於屬覺者。夫天光乃諸天庶星總攝之
情。設謂天施不繇其光。乃取日月星等各有之本
情。而用之以施其德。則是各星之情。貴過於光。而
分乃貴於其總矣。顧光之在天。爲其最貴之情。乃
窮理者之通論。則天必非取他有之情。以施其德
也。

東有詮

卷三

二十九

其六。作者愈貴。其所需作用之資具愈寡。天之體
貴於四行。則所資之情。必有約於四行者。故四行
必資四情。以發其用。而天工不藉四情。惟用一光。
足以施四情之用也。

正論定於二端。一謂天因動與光。以施德於下
域。謂因動者。蓋天有運動。俾日月五星列宿。或近
或遠於下域。以成四時生百物也。謂因光者。蓋人
所深試。此天光之發。非但主照於上。亦且施暖於
下也。此二端皆可申明前義。

二謂天工施下。不但因動與光。亦因含藏別力。用能施於下域。其說具後。

所謂天之有熱。能統四情之情而生之者。曰天之熱與火之熱。蓋同一類。緣火熱能益天熱。知是合一。又火行之熱。能存天光之熱。更見其爲同類也。夫火之熱與冷相悖。則天之熱與冷亦相悖相滅矣。而何以相生。

所謂天光乘某星以生。冷熱者。天工所施之效。匪但因動與光也。卽日月五星與天之諸物。憑各所

稟有詮

卷三

三十

藏之德。亦能精應於地。俾產五金諸物。若天第有動之與光。安得下通如許博厚之地乎。是知天工所施多效。別有含藏之情。

或曰。天光雖不能達於厚地。然其光所生之熱。或能達之。令其生物。曰否。天之熱。原有定限。產金之地。或繇氣暖。但熱之入地。不越三二尺而止耳。又冷者土之本情。在地。則居其本所。勢固爲主。熱乃外情。其向於冷。所爲客。天安能以有限之熱。勝多力相逆之冷。而入於地中哉。

又指南水面之鍼。所繇北向者。人知磁石所吸。不知石與北辰所吸。而鍼乃從之。顧北辰之吸。非其光吸之也。卽置鍼於光所不照之地。猶然向北。蓋緣北辰含藏之力。吸動磁石。磁石轉吸鐵鍼。使自北向耳。

潮汐消長。按性學通論。謂皆繇於月之運行。顧月亦有風雨陰霾之時。不見於天。未嘗射光於海。然而潮汐之消長。晝夜如故。又晦朔之間。月之施效於下者更甚。病者此時加劇。海波此時沸涌。亦愈烈也。月望則又不然。足知天施下域。不但因光。別有含藏之力。

稟有詮

卷三

三十一

所謂日行遠於下域。其氣漸冷。謂日能作冷者。殆因作熱之所以然。漸離而遠。遂指以爲生冷也。顧天之本德。原在生熱。雖冷與他情。偶亦或生。而終不盡然。一則天乃天主。用爲總作之所以然。其本德。在生四情。以備變化之具。一則天若不生四情。何得謂其統四行之德。而又何得謂爲變化之切作者。今考性學諸說。皆謂天統四行之德。而爲變

化之切作也。則天體必有本德。能兼生四情者矣。

所謂分類之貴。過於總類者。此說有疵。元有覺之能。貴於有嘶。馬能嘶之能。嘶能乃分類之情。而覺能乃總類之情也。夫覺之貴於嘶也。豈俟論辯。

所謂作者愈貴。所需作用之資愈寡者。似亦未確。蓋生者愈貴。則所有致用之體具。及其德能。當必愈多。證於有生。竟覺竟靈。竟者。愈貴者。愈能兼諸賤者之所有也。絲前數端。可見人以明悟測論天施。不但知其絲動與光。亦知因所含藏之力。

案有詮

卷三

三十一

論天動或止下域諸動亦止否。三支

論天之動於上也。設有時而止。則下域諸動亦止乎否。論此理者。先論下域諸性之作用。可分二

類。一。繫於動。或為離所之動。離此一所。或為變化到彼一所。二。不繫於所。亦不繫於生。或變化

之動。形體生於。謂之變化。一。不繫於所。亦不繫於生。或變化

雖實有質。然似無質。如物之自呈其象。物之出象。象至我目。

我乃得見。諸覺司。與明體所射之光也。義列數端。

首端兼論前後二類。設天體止動。天工猶可施於下域有形之物也。為證有四。其一。試觀諸動天之

最上。曰靜天者。體恒不動。雖則不動。亦有施於在

下諸天。亦自傳施於下域諸物。則內之諸天。縱或止動。豈不能行施於下也。其二。磁石不動。亦能吸

鐵。火燄雖止。尚能施熱。則天雖止而不動。亦能行施於物也。况形天貴於下域無竟諸物。其行施之能。豈不愈大乎。其三。天主化生天地之時。即以稱已之性之情。行施妙用之德。一併付之。則有此天體。而天之情。天所施之德。咸亦備矣。何必又需外加一動。以施其用。其四。諸天運動。本絲天神施

案有詮

卷三

三十三

運。施運者。施已之力。使天周動耳。夫施力而使之

動者。使其外之情勢也。非能併以施物之德與天也。如人取火。持薪就火。不與火以燃薪之能力。第

使作者受者。兩相嚮邇。以通所需之宜。而火自傳薪矣。天既不藉動而受行施之德。設或止動。亦豈

不能行施於下乎。

次端謂天調適所施之力。以恰分與之宜。必需於運動者。本有明徵。緣天光或遠或近。其施不同。然後下域寒暑各有不同之效。近則減寒。遠則減熱。

情勢之所施固然。

三端天動設止。必無歲功之用。卽以前義推之。有可見者。蓋草木之榮枯。五穀百物之生成。皆繫寒燠諸情之盈縮。寒燠諸情。又必繫於七政之盈縮。設今天止其動。則日月五星恒守一域之內。變化之情不減息乎。

四端天或止動。併亦止其行施。篇首所謂離所之動。變化之動。則止耳。其不繫於所。不繫於形質者。則不止也。

案有詮

卷三

三十四

所謂前類之止者。蓋凡有覓活物所賴生成。必須天之溫暖活德。故亞利謂日偕人生人。設日不傳溫暖之德於下。下無生人矣。草木鳥獸及諸不繇族類之生。五金之產。皆然。蓋凡物之生。切賴於天之溫暖。故也。所謂後類之不止者。其所繇作。本不繫於有形緣引之情。如火能煖物。卽自行其煖物之用。不待天施。

或曰。每倫有最初者爲其同歸之所以然。今天之周動。爲百動最初之動。則天動爲百動同歸之

所以然也。所以然者既止。其效必止。設今天動或止。下域羣動安得不止乎。

正曰。謂每倫之最初者爲本倫同歸之所以然也。其最初者。設於各倫中爲其初所以然。如最初之作。者爲萬作之作。最終之爲者爲萬爲之爲。則謂凡動皆關其動可耳。若其倫之最初者不爲倫之所以然。而謂爲每倫同歸之初所以然。殆非也。今天之周動。誠爲萬動最初之動。亦爲下域羣動之作。者。然詳前論。則下域多許之動。亦豈盡繫於天動者乎。

案有詮

卷三

三十五

或曰。下域之物之動。惟視天動。如人百體之動。視其心動。故亞利謂天動爲諸有形體者所共繫。如人之生命繫於其心之能動者。然夫人心之動。一止。卽百體之動隨止。設使天動或止。下域諸動亦安得而不止乎。

正曰。譬天動於心動者。未盡然也。下域庶物之生。有必繫於天動之所作者。有不繫於天動之所作者。亞利以天動譬物之生命。非槩指諸不關天動

而生者。實專指其繫於天動而生者。以心爲譬。殊爲不切。

論天施之效爲偶然否 四支

一說謂天施俱出固然之理。今有一星能梗他星。阻其本效。其在此星雖出偶然。然會通天體。總之皆固然者。譬寶瓶職在降雨。今歲豐熟。而或一時更逢他星。能令土氣不升。卽不成雨。未免亢旱。此其亢旱之咎。不在寶瓶。而在他星之梗寶瓶者。以非寶瓶固然之效。故也。但繇此兩星相制。自當

案有詮

卷三

三十六

屬乎天施之德。原本凡物受造。本性本情。各有異故。則天施未免因地偶阻。仍不可謂固然者。

二者其司作者之劣。蓋天工與司作者同施。緣彼功能或劣。全效不具。則其所感之物。乃有越其本性。變而之他者。如孿生之子。或成一男一女。若論二質始運。同稟天德之施。同稟星躔之感。是宜男則並男。何爲又或成女。此繇父母氣血之劣。致不皆男。是謂固然。然論在天之施。豈不屬於偶然者乎。至於百穀。亦有化爲非類之種者。如人耕麥於土。若論天施。本令麥仍生麥。顧或種非嘉穀。土又疏惡。麥乃盡化非類。有或爲穰稞者焉。

三者質有偏駁。蓋當受質之初。所稟或有餘。或不足。如人與禽獸。或生而贅體。或生而缺體。理同前論。

四者兩所以然之轉合。蓋偶然而遇者。如雷火下降。林木被焚。雷火之烈。爲天震發之施。林木之乾。爲天炎燠之施。兩非相涉。忽然相值。亦偶然之一效。

案有詮

卷三

三十七

論形天非有覓者 五支

疏覓有三。一謂生覓。二謂覺覓。三謂靈覓也。生長之覓屬草木。知覺之覓屬鳥獸。靈明之覓屬人。靈則覺。則生。一覓而具三能焉。覺則兼生。一覓而具二能焉。生則一覓特具一能耳。固知靈者必覺必生。覺者必生。而生者則不必覺。覺者則不必靈也。三覓俱屬生活之物。今問形天有覓否。問形天爲生活者否也。愚人未嘗學問。謂形天爲有覓。性天兩學所推。皆知其爲無覓者不活者。證有四端。其

一。覓爲具體者之模。覓非合於具體不得施用。故凡有覓之體。必有其具。今形天無其具矣。則其必爲無覓之體。亦奚疑者。大都模愈貴。則其體所當有之具愈備。含生之倫皆然。設謂形天有覓。則其視含生之覓。必爲尤貴。所有致用之具。當如何其備。而今渾淪之天。卽生覓者所當有之體。尚未之具。況於覺覓靈覓。何以行其用耶。

其二。覓既惟三。謂天有覓。非靈則覺。非覺則生矣。夫天固無生者也。凡生者必養而長。養而長者必

稟有詮

卷三

三十九

屬熱冷乾濕相敵之四情。屬相敵之情者。必屬有

壞。天旣常在不壞。知無相敵之情。旣無相敵之情。

亦無長養。其爲無生也信矣。亦非有覺者也。凡物

固有生而不覺者。未有覺而不生者。天旣不生。安

得有覺。况覺覓非有其具。不行其用。而具體非藉

熱冷乾濕。不得有成。天無四情。應無具體。豈有覺

覓者乎。亦非有靈者也。凡物固有覺而不靈者。未

有靈而不覺者。天旣無覺。則亦無靈。設謂天體有

靈。則能爲善爲惡。則必當受苦樂之報。天王經文

稟有詮

卷三

三十九

謂可得永福者惟二。一者天神。一者人類。形天不

涉受報。則其無靈可知。

其三。凡有動之物。非絛內能。則絛外能。天如有覓。

自能運旋。何假於外。今其動。非絛已模。實有外能

使之。則明是無覓之體也。天不自動。動絛外能。詳

見後論。

或曰。幾何家全貴於分。如人之全體。必貴於其

一手一足也。今寰宇爲全。庶物爲分。則寰宇貴於

庶物也。絛是可知。寰宇必有至靈統會之覓。不然。

宇內有竟諸物。豈顧貴於全統庶物之天平。

正曰。全有三解。一謂相索而全。如索十二月謂全年。索三十日謂全月也。一謂相序而全。如軍士列行伍。謂一陣。木石得置頓。謂一區也。一謂相通而全。如一樹諸分通成一木。人身諸分通成一人也。夫寰宇。乃相序而全者。惟其相序而全。則有千形萬品殊情異態。交錯其間。而始成寰宇之全之美。豈其分者而踰全者之貴哉。蓋物物皆爲寰宇之一分。每分各備寰中之全美。其全者所有美好。各

寰有詮

卷三

四十一

駁或曰。宇內無算奇蹤異象。設使非有鉅靈之模切在庶物。則諸奇異。何因得有。試觀人生胎孕。神功區畫。百體森布。元熱貫通。細及各肢各脈。無不賦以當有之理。卽於禽獸所有之體。亦令各備各足其用。固知種種物情事理。相依相制。逆順攻取。必有一大公靈模以行之。豈繇他小德乎。

正曰。不然。宇內諸物。每分皆有稱已之模。每模皆

有稱已之德。每德皆有稱已之情。其本模本德本情。各循總所以然之導引。用能行彼奇異之效。故或稱總所以然爲寰宇之鉅靈。凡物蒙其導引而行。如人各所作爲。皆繇自己靈性所發也。雖然。天主之爲總。所以然以施於物也。視靈蒐之行於人身也。又大不作。靈蒐爲人之內體模。特繫其人之身。分。天主之導治萬物。俾各行其本用。則充塞萬物內外。無須臾離。非可謂爲萬物之一分也。其謂總所以然爲靈之鉅者。猶論云爾。

寰有詮

卷三

四十二

駁或曰。動者之倫。能自動者爲最貴。今夫形天。其在能動之倫。無能加者。緣夫一切有形能動之物。皆繫於天。則天爲自動。自動者有蒐者也。

正曰。論天動者有二。一論形天。與運動形天之神。兩者合一。二論形天之本性。不論動天之神。繇前而論。天可謂自動。凡能動者莫踰焉。繇後而論。天不可謂自動。特爲其能動萬形。而不爲萬形所動。故亦謂之自動也。

駁或曰。然則無蒐者。能御有蒐者乎。似於寰中自

然美序不相符也。按亞利之意。以爲形天控御保存月天以下之物。其間有覓之物甚多。則形天自須有覓於序始恰。

正曰。論形天本性之德能。非能控御保存月以下之庶物也。實緣形天與其運天之神合而爲一。然後能之。蓋賤者必受控於貴者。天神之貴。甚於生覺靈覓之類。安得專其功於形天。

或曰。形天各重。皆無覓之體。固矣。至於日月星性情頗異。似皆有覓。

蒙有金

卷三

四十一

正曰。否。日月星皆屬形天之本分。特體有透凝不同。天如木版然。日月星如版上之節然。全而透者。既知無覓。凝而分者。安得復有。大率物情偏舉一分所有。諸他分未必有。然論物性大全之模。豈其全者既無。而分者反有乎。如疑日月星嘗有異效。謂其有覓。則磁石琥珀。每見其效。誰謂爲有覓之體乎。當知皆緣初所以然賦有奧妙情性。故耳。

或曰。人謂聖賢將相應星而降。如傳說爲列星之類。夫星既降爲人。則星非不靈者。

正曰。此說謬也。試問人絲星生。絲星之象與靈並降而生耶。抑獨星靈所降而生耶。如謂靈降而象不降。則覓在物體之中。乃其生命之原。覓在命在。覓去命去。豈有列宿之精靈既已離天。而象體炯然不亾者。如其靈與象之竝降也。則列宿天星視若甚微。然其本體之大。六倍於地。人因去天絕遠。所以不見其大。設謂星之靈與象可以竝降。在天固可容也。降而在地。地如此其小。何能容之。又況人之於地。其小無算者乎。

蒙有金

卷三

四十二

論形天之體非貴於下域有覓之體

六支

疏按理學共論。此義之不必辯者有二。一。形天貴於月以下諸無生之物。亞利所云。月以下衆形之外。有別形體。其所彌高。其性彌貴。是也。一。吾人之貴。過於形天。從古稱人爲天地間之一最奇。又稱爲可見。不可見。上下之竅。蓋天主所造。宇內萬物。無非爲人類而設者也。茲問形天之貴。過於有生。覓覺覓者。請辨如左。

凡絲族類而生者。其貴乃必過於形天。性學天學。

咸定此說。其理有二。一。生活者。爲性中最要之美。好有此美好。賤彼無美好者。則生者貴於不生。今形天。非生非活。則凡有生者。貴自過之。二。凡從內而動者。其貴過於從外而動者。蓋內動。絲已無待於他。今生者。自能動。形天。賴外力而動。則生者之貴過於形天。

其有不繇族類。別從朽腐化生者。其說紛出。有謂形天貴於無族類而生者。僅據一端。曰。化生者之所以然。誠不繇其族類。顧凡一切之物。求其作所

蒙有詮

卷三

四十四

以然而不得者。則其作也。必皆屬於形天。是形天必貴於化生者。緣夫效之貴。不能踰所以然之貴故也。辯曰。化生之物。如蟲蛆等。如諸有生理而生者。如草木等。凡此等。載有性要。皆貴於形天之性何者。卽前所證族生者之貴。過於形天。卽亦可證化生者之爲貴也。蓋萬物中。凡生之類。貴於凡有之類。亞吾斯丁之定物品也。曰。物或有其有而無生。或有其有而生。有有而生者。貴於有有而無生者也。又生者。或生而覺。或生而不覺。生而覺者。貴

於生而不覺者也。又覺者。或覺而明悟。或覺而不明悟。覺而明悟者。貴於覺而不明悟者也。又明悟者。或與質合。或純體無質。純體無質者。貴於合於質者也。凡此皆性理本然之序也。

如謂惟獨生自族類者。貴於形天。而不繇族生者。則否。於理有礙。蓋物性貴賤。各從其模。而物模之貴賤。又各繇其本爲而見。世有多許不繇族類而生者。其所爲。乃貴於繇族類而生者。如釀蜜之蜂。吐絲之蠶。此兩蠶之類。有繇種而生者。其機巧皆過於族生之蠶。生者。有繇朽腐而生者。其機巧皆過於族生

蒙有詮

卷三

四十五

而反冥頑者。以是知其模之必貴也。何得獨稱族生之類。能發生覺之作用者。貴於形天。而謂此不繇族生。能呈機巧者。乃形天之不如乎。

若謂形天爲諸無族類而生者之作。所以然。此未知夫形天雖爲作。所以然。然非其要。與次與近。與切之作。所以然也。必欲究彼無族而生者。誰其爲之。各具本論。

或曰。形天之象。是圓象也。乃諸象中極貴之象。其動是圓動也。乃諸動中極貴之動。其昭著之光。

極高。其生養之德。極大。卽其所有依賴諸情。可以推其模之最貴也。

○曰。就天體中。所有依賴固可推其模之爲貴。然而依賴之中。又分貴賤。則其象也動也。光也德也。雖皆可貴。比於有生覺者之德之能。則其貴固當遜之。何也。模所以顯其貴者。莫切於其模之爲。夫無覓者之作爲。豈能貴於生覺者之作爲乎。

○或曰。質與模其貴恒相稱。天質不朽。其貴過於下質。則天模之貴。亦宜過於月以下之模。蓋全者

稟有詮

卷三

四十六

該乎分者。則形天之全。亦必貴於月以下所分別之衆形矣。

○曰。上下質相類。已悉前篇。所謂永在不壞者。惟其模之不屬敵情故也。至論模之所以貴者。在其所爲何如。不專在於不朽。

論五金與雜類之不含生者。繇天施否。七支

○疏論五金等。其義有三。一。受成者。二。質者。三。其作者。論其所受成者。在氣水土三行。而其要尤屬於土。論其質者。說有二。其一。謂水土爲五金之質。因

開鑛之時所見。惟水土耳。二者皆爲金質。又金體之重。可證其繇土。金液之鎔。可證其繇水也。其二。以在地石中。濕氣爲五金之近質。切質如霜露然。一因土升之氣。一因氣行冷勢相抱凝成霜露也。五金者。地內之濕氣。乘土行之乾冷。凝沍而成。嘗有濕氣從土而上。空中結成銅鐵者。伯兒細亞國空中。曾雨銅鐵。又瓦稜國。虛空雨石。其石內有銅鐵。蓋凡空中之變化。皆繇土升之氣而成。則空中銅鐵。其質亦屬此氣。可見地內所成之五金。其質亦非他物矣。且氣升土上。其動易散。尚或成金。況在地內之氣。豈不能結成雜類乎。其三。謂五金之質。雜濕乾二氣而成。蓋凡空中變化。既繇濕氣乾氣而成。濕氣者。水出之氣。乾氣者。土出之氣也。則地中變化。豈得不繇二者。故亞利謂五金。一分爲水。一分不爲水。爲水者。繇水而成之氣也。不爲水者。繇土而成之氣也。觀其蕪火而鎔。可證其藏乾濕二氣。乾故蕪火。濕故鎔流。

以上三說不同。其義則一。第一說以水土爲五金

稟有詮

卷三

四十七

之質。但指遠質而言。蓋凡屬有形。莫不以四行爲遠質。但既落於雜糅。勢皆不同。或火或氣或水或土。各以其一爲雜者之要分。以至其動。而其餘。第爲其各分以從主者之動也。今論五金遠質。雖兼有四行。然水土却爲其主。故獨舉此二者耳。第二說以濕氣爲五金之質。此但論其近質之要分。非論近質之全。第三說以乾濕二氣爲五金之近質。則其近質之全者矣。合此三說。義始備也。

蒙有詮

卷三

四十八

地之時。併亦化成五金之屬。蓋其時氣水土。皆得資飾。空有鳥。地有獸。水有魚。則土之有五金也。似從厥初而已備矣。次天主化成大地之初。併亦化成地內之石。似大地之骨然。五金大都藏在石內。實爲大地之骨。則天主初時。即化成之。宜也。又天地化成功訖。其爲圓滿。即無減於今之所有。則地必含五金之屬。不然寰宇豈得謂之圓滿乎。二說謂天主化成天地之時。竝造五金。厥後五金。又緣天施。逐漸滋生。蓋天主化成天地。既造草木鳥獸。

之類。而又賦以各傳其類之德。是時化成五金。亦以傳生此類之能。賦之於因性之作者。人所目睹。鑛中五金之生。日漸加增。空中亦結而降。又海內生產珍珠。以漸而成。則化成大地以後。五金又自漸生漸多。固無疑也。或問五金之作所以然。誰屬。曰。論厥初肇有之五金。即在初造天地之時。此類之總所以然。與司所以然。同出一原。絕不籍遠質與近質。一憑天主所命。自無而有。論後生之雜者。其司作者。乃形天所施之德。蓋形天能生冷熱諸情。四情者。所以具其質之器者也。則天生四情。自能備具五金之質。具其質者。亦能生其質之模矣。

蒙有詮

卷三

四十九

惟論無靈之性。蓋性之作者。雖能具備人身之質。然生其靈性者。惟天主能之。則天固能生五金者也。次凡因性之效。皆有因性之司。所以然。五金雜類。皆爲因性之效。而下域四行之性。無能作其效之所以然者。則其作所以然。惟天而已。所謂無能作其所以然者。蓋凡不同類者。其作者之貴。必過其效。作者之所無。不得施其效。以有。今五金之模之情。貴於四行之模之情。則五金之性。

自亦貴於四行之性。而四行不得爲五金之作者。夫下域之物。既無能爲五金之作者。而天之貴。又過於諸雜而無生之物。故惟形天能爲五金之作。所以然。

或曰。性之所以然者。苟用約而可以成。則不必更求其多。此乃理學通論。則四行足爲五金之作者。蓋四行各含其情。火含熱。氣含濕。水含冷。土含乾。能具五金之質。能具其質。亦能引進其模以生之。奚必謂天爲其司作者乎。

稟有詮

卷三

五十一

正曰。四行本性所有。但能爲同類之作者。生同類是謂同類之作者。生不同類是謂不同類之作者。故但生同類之效。如火自向於生火。水自向於生水。其或亦生不同類之效。此非其本性所向也。惟偶然之效耳。何以故。凡作者不自向於生其所無。四行不含五金之模。何緣得向五金而生之乎。五金之生。必於四行以外。別有本然之作者。夫形天爲不同類之作。具諸無生者之模。則凡無生之物之效。莫知其繇誰而作者。必繇形天所施之德。以司其作耳。

或曰。凡作者。或其效同類。或其效不同類。其同類者。模函能施之效。其不同類者。超函能施之效。若謂天函五金。則非模也。非超也。何得爲五金之作。者乎。蓋凡模而函者。其作效必歸一類。如生火之火。與受生之火。皆一類之火也。天與五金不同類。則非模而函者可知。凡超而函者。必宜絕倫而上。如人有靈性。超然神妙。能函覺生兩翬也。夫形天與五金皆歸一倫。皆屬有形無生之物。則形天安得超然抱函五金之模。

稟有詮

卷三

五十一

正曰。所謂絕倫而上者。其義有三。或與其物不同宗。不同類。如靈覺二翬。各有本宗。但靈者能統覺者。或與其物同宗。却不同類。如覺翬生翬。皆屬有形一宗。然而各居本類。其上者該其下者。或與其物同一宗同一類。然而超然之性之貴。過於其所施效之貴。如光與熱。雖居同類。而光之貴踰熱之貴也。此皆所謂絕倫而上。超然而函者。今論形天之函五金。當從第二三義。蓋形天之與五金。皆屬有形。則同宗者。而一屬壤。一不屬壤。則不同類不

同貴者也。是亦謂之絕倫而上。故能超然而函五金之模。能生之。能成之也。

或曰。謂天生五金者。因其體乎。因其德乎。謂因體而生者。體必相接。今天非與地接者。若因所施之德。或爲日星之光。或爲天所藏之他力。則日星之光。非能通達厚地。至其內而生其效。論他藏力。凡貴者所不能施。豈其賤者能之。天所該之。依賴者莫貴於光。光所不能。其藏力又豈能之。況天之光與他諸藏力。皆屬有形。總不能通地之厚。透石之實。以生其效也。

蒙有詮

卷三

五十二

正曰。光與熱所到之處。此二者亦爲生五金之器具。然天之生此類也。其切要之器。尤繫藏德之力。以其德甚精微。故雖非人目所睹。然而能透大地。能達深海。以成其效也。

駁曰。因性之作者。不得越在中之物。以先施在遠之物。如日之光。若先未照中氣。豈得照及下地乎。夫天之藏德。未施於在中之分。五金遠在地內。豈可謂繇天而施者。

正曰。凡作者。皆就其界之容德而施效焉。譬蠟與泥。竝受日光所施之熱。然蠟則照而鎔。泥則照而堅也。又日光照而生熱。然而日輪上下諸天。則照而不熱。月天以下。則能照亦能熱也。凡此皆因各物之容德而然者。產金之處。原有能出此效之緣引。故天德之施。可成其效。若無緣引。雖受天施。未必有其效矣。故不但地內。卽地面之上。天亦爲生五金。緣其處所本具此效之緣引。故

蒙有詮

卷三

五十三

之效。必先經施於中也。日光熱地。不熱所經之天。惟是作者之德。施於遠者。必宜先施於近耳。蓋凡德之所行。若非先有某效於中。不能徑生某效於遠。譬之日光。設不生照於近。豈能生熱於遠乎。天生五金之德。論遠論中。必生其效。然中與遠之效。有不同者。所生於遠。其效爲五金。所生於中。其效爲同類之德。爲夫凡依賴者。不得離此一底。而越賴他底。其生其存。必關於原底故也。天之施德。乃依賴者。欲至地內之他底。以成所向之效。中間須

生同類之德。其德又互生互繼。至於具緣引處。乃成其效。譬如物所射象。爲依賴者。豈能徑離中。分以至人目。惟其像互生互繼。乃至於目。令得成其見也。

論天施能生有竟有生命者否 入支

論天德所施。物有不繇族類而生者矣。今論孰司其作。說有二端。一謂無族類而生者。皆受生於形天。則天卽其司作之所以然也。駁此說。謂凡無生命者。必不能生有生命者。緣作者之視受作者。

家有詮

卷三

五十四

必或其貴相同。又或作者之貴。過於其受作者。乃能施其作之之效。夫諸具有生命之物。固必貴於諸無生命之物。形天乃一無竟無命之體耳。奚能生有竟有命之物。以司其作乎。執前說者。以爲形天之貴。過於無族類而生者。故可指以爲司作者。此蓋以無生命中之最貴者。過於有生命中之最賤者。於理良然。顧物理通論。凡物必以生命爲貴。有生命者。必貴於無生命者。

二。謂論形天之本德。固不能生諸有生命者。但繇

運天之神。致其生德於物。故以形天合於運天之神。乃化生者。司作之所以然也。蓋天既無生命。無知覺。則就本德所施。第爲無生命之作者。不能超其本性。以生有生命。有知覺。貴過於已之物也。其知覺生命之生。自歸運天之神之效。緣夫造物主之於物。因其各所宜有之貴。各備一司作者於世。而此司作者。因而各展本有之能。故凡下域不繇族類之物。其無生命者。則歸之形天。其有生命者。則兼歸之運天之神。運天之神。更切爲有生之物。之司作者。而形天也者。不過天神所用之一大器具耳。

家有詮

卷三

五十五

或曰。傳類而生之物。豈但蟻蠓之類。生繇天施。卽種種禽獸。亦皆必繇天施而生。爲證舉二。其一。能備具其質。使受禽獸之模者。亦能引模入質。夫天能具禽獸之質。使受禽獸之模。何也。凡使某質受某模者。歸在調其質之四情而已。天既統四行矣。豈無調四情之德。則天亦能引授禽獸之模。以生禽獸之類也。

其二。海上極遠之島。皆有無算禽獸。此豈盡繇化
成之初所生者。經載古洪水時。每種禽獸。僅存幾
耦。餘皆消沒於水。則今諸島多許禽獸。必不悉繇
僅存者所傳之類。緣海島既多。且遠。其僅存者。豈
能自超海外。徧赴諸島。亦不盡賴人力所携。則彼
多許獅象虎狼之屬。似繇形天本德而生。苟謂皆
繇天主。又如最初之時。一一而化生之。終屬無據。

案有詮

卷三

五十六

○曰。傳類而生者。不繇形天之施而生也。凡生者
之性愈貴。則所須以得生之資愈多。夫傳類而生
者。其性貴於無族類而生者。則其得生。自須本類
中之作者。試問從來。誰見獅象牛馬與諸相肖之
類。有或不繇獅象牛馬相肖之類而生者乎。
駁。或曰。無族類之物。當其得生之時。天施之德。但
具其似器之質耳。若論其要作者。實非運天之靈
也。試觀傳類之物質。所繇具。亦本形天所施四情
之調。然而實賴運天之靈。成其變化。以爲其要作
者。則豈可謂效之貴。過於所以然之貴。而此傳類
者。所得之生。獨與化生者有異乎。

○曰。凡作者所用之器。與所施之效。彼此相稱。今
以形天而視夫無族類之生。其施其效。分則相稱。
故可謂爲生之之器具耳。若傳類而生者。其貴在
性不在形。必需各類自有所函之德。以受其成。則
天之與效。絕非相稱。卽運天之靈。亦不可謂之所
以然也。

案有詮

卷三

五十七

所謂能具其質。以受其模者。亦能引入其模。以此
論有壞之模者。則是凡有生覺而無靈之模。終歸壞滅。若謂備具
其質。受某等模。惟在令其四情之調者。殆非也。蓋
備具引入。以賦傳類而生之模。固賴四情之調而
成。但亦必需傳類者精力中之活德。便於其質。乃
成其模。天雖能施其一。不能傳通其二。謂能行施
以生傳類之種。理固未然。
所謂海島諸類之生。亞吾斯丁曰。海島所有之禽
獸。必待牝牡雌雄之合而生者。此似洪水而後。密
邇某島之物。游而赴之。其更遠者。或緣天神之力
所致也。此義甚當。蓋天學之儒。嘗論世間萬類。每
類各有守護天神。原夫天主造物之初。分命天神。

各守一類其神是以置類萬方不遺遠島一則以備人類至島之所需一則傳存已職所守之類也

寰有詮卷之三

寰有詮卷之四

波爾杜曷後學 傅汎際 譯義

西湖存園寄叟 李之藻 達辭

動施篇下

論天施不能奪人所志 入支

疏凡施用於人以動其所主之志者有直施焉有曲施焉直施者感其所發俾固然而動曲施者非能施以固然之感而但施以或然之感也或因其外司而動耳目鼻舌身體或因其內司而動記含明悟愛欲

寰有詮

卷四

致其四情之不平而動此皆曲施以動其人自主之志者

第一端天施有能曲動人意者證云七政列宿情異勢殊皆能感人內外諸體使其屬體之德或感此界或感彼界界者即凡情所歸向之定分試如有所施布熱人心血使其怒欲感而勃發此為因人怒欲動其自主之志他感皆然亞利嘗謂凡我所向之界皆循所感之情此謂天之曲施於人者也魔崇誘感其機亦爾顧形天雖或因人怒欲嗜慾感發人情

然人自有義理之性。可以自主如是。亦可自主不
如是。其爲固然有主之衷。尤必自能矯而正之。
第二端所不能直施者。其證有三。其一。作者受者。
必同等倫。乃始相稱。吾人自主之德。原無形而有
靈。則具形之天。豈能施用於有靈之自主者乎。蓋
凡作者不能越其本分之界。故其二。天行固然。
則其有施以動人之志。亦必施其固然。若使人之
所志所行皆出固然。安得復有功罪可承刑賞。
其三。執謂天施動人。自主人不自主者。試設一喻。

蒙有詮

卷四

二

驗之。藉有尊者加罰於汝。汝必求有勿罰其人。任
其固然。必致罰焉。似不自主。汝於此時。豈其不思
人固各有自主之德。渠能罰亦能不罰乎。

或曰。形天能施感於魔祟。魔所憑附。隨月盛衰。
月浸盈。則人受魔苦。亦浸劇。故凡妖術。測得某星
相助相制。因而用術召魔。又或用一草一石。一禽
獸以召魔。其魔卽來。今論天德之施。其視下域諸
物。尤大且切。則天與星固自能直施於魔矣。夫魔
非有質。且受天星之感。況人靈切附於質。豈有不

受感於天者。

曰。形天豈能有感於魔哉。但月星繫屬不同。光
照不同。其施感於人之肉軀亦不同。月之所以行
施尤切者。月主人腦。其光浸盈。則其性情之感。腦
受其動人。蓄物像於腦。魔於是時。撓亂其人。動其
蓄象。作諸惡想。是繇魔能測月。乘機伺便。而非月
能有施於魔也。所謂妖人召魔。其效亦爾。蓋某時
某星之相助相制。魔固先知。又能知彼肉軀情態。
便於誘引。繇此施計相誑。使人誤信某星。乃有命

蒙有詮

卷四

三

已之權。祈福禳災。須知凡因某星某石某禽召魔。
而魔聽命。輒來者。其效不緣草石禽獸之能有所
行施於魔。是等之物。特爲妖人與魔相訂之號耳。
或曰。人之智慧。大抵出於天星所施。原本智慧
不齊。各有所屬。受孕之時。所稟某星之精。各不相
同。夫明悟之德。尊於愛欲。其於形質更不相涉。似
從孕時而受。故知諸星精氣。能直施於人所自主
之志也。

曰。智慧不同。非繇星感。蓋人之靈竇。論其分類。

與其特一之妙。無分差等。人同其貴。故論明悟。亦不論其各所日益之知。而惟論其最初稟賦。妙有必同。若乃智慧不齊。非其明悟本然。自繇身內體司。與所胎稟四情之調。器具不同。所爲用其明悟者異耳。至論體司之具。所以不同。或亦天星所屬。有司其契。蓋孕時。幾星相值。性情乖合。或於人身內。司有關損益。則其所得智慧。自有不可強同者。然皆屬形之物。形天之所施於人者。惟此而已。

論占星不可以知未來 九支

家有詮

卷四

四

占天之家。有謂因測星辰。輒知未來者。復有矯其非者。以爲絕無豫曉未來之理。今不從彼之誕。亦不執此之矯。設數端剖之。

前一論謂列宿七政出入。相助相制。及於天行常度。有合有違。各有必致之應。原夫天運常度。恒久不變。星家熟習其法。豈不預知徵驗乎。然而不知別有超性之應。繫天王特意所施者。如經中所紀。若蘇阨時之日輪止動也。厄塞既亞王時之日行退舍也。如此之類。絕非星家所能豫窺者。

後一論謂疾病也。寒暑也。水旱地動也。月天以下此等。各繇本性之效。星家雖能測知。然而有中有不中焉。其所能測知者。緣其諸曉各宿性情。及其尅應遲速。亦可推知未來。應在某事。其有時不能盡中者。緣庶星各有藏德。其施用遞互壓制。致或阻其宜有之效。此又深微難曉。星家未必盡識。何繇得有必然之算乎。矧有多許更易曉者。如天之重數。及其何等之動。尚未盡明。安得盡舉難知之效。一一曉暢耶。

家有詮

卷四

五

又亞味則納謂星家欲明天象諸效。不但須識庶星性情。與其德其施。亦須詳辯下域諸方風氣情勢。與某星相助相違。蓋凡天施諸效。不專繫於庶星之德。併亦繫於下域之諸所以然也。故篤祿謀指下域之所以然。謂之次象。其言曰。欲明初象之效者。當測次象。謂何。夫次象森滿於世。而人多懵懵也。又惡識夫初象之效。所與次象有關者。而測定之哉。

三論謂凡繇人所自主之作用。與夫天象偶然而

出之效。星家不得豫曉。此以天學公理斷之。蓋緣形天尚不能直施於人所自主。以動其愛德。星家豈能因測天象。豫曉人心所發諸效乎。其論偶出之效。蓋凡所以然與效相稱。效既偶出。則其所以然者亦屬偶然。而非固然。其所以然者既偶非固。則何得以推測之知。豫審其爲固然之效也。凡自主與偶出之效。天神與人。皆不得豫知。惟無所不知者之天主知之耳。

或曰。天星固不能直施以動人之自主。然星有

稟有詮

卷四

太

屬吉屬凶。則謂星爲自主與偶效之表亦可。

曰。否。多瑪嘗非此論。曰。凡爲有形之表者。或所表屬在某物。如烟爲火效。併爲火表。是已。又或作表者與所表者共一。所以然互相顯證。如虹霓表天之將晴。而天之將晴與虹霓之色。並表其爲某星之效。是已。此二義者。皆不足爲天星所施於人之自主。與其偶然之效之標識也。蓋論前義。天星非繇人之自主而出。奚以爲人自主之效。論後義。在天之星。與人之自主固非共一。所以然而出者。

也。則星豈能施人自主。與夫表其偶然之效乎。

或曰。天主以全知全能。布列諸物。凡星之表與其所出之效。悉歸天主。則二者同一總。所以然豈不可以互相顯證者乎。

曰。歸二者於天主。以爲其所以然是也。第謂皆繇天主而始有。因指爲其作者。義尚未盡。設謂凡繇天主而有者。盡可指爲標識。則盈天地間何物不繇天主而有。奚但星可爲表乎。

或謂星之本性。固不足爲彼效之表。但或天主用

稟有詮

卷四

七

以爲表。原夫萬有咸歸天主。天主或有取焉而賜之彼效。以顯超性之表也。此說尤舛。夫占星所偶合者。百中不過一二。倘繇天主全能所取爲表。自當無一不合。胡至可信可疑。徒滋惑亂。失其立表初義乎。所謂凡屬有形之表。必繇一所以然者。蓋指司作與固然之兩所以然而言也。夫天主非固然之所以然。乃自主之所以然。亦非司作者乃總作者。則其所施之效。又豈可以標識窺者。又按星家共論所占之星。不越千有二十二數。而

已持此而欲顯指某星所生某人之吉凶殊不能盡也。且如一瞬之頃而域中所出偶不相涉之效不可勝窮。此豈區區數星所能盡指其效者乎。

或曰：天星所以成其表示其效。千合萬合者。殆如西域文字。雖字母僅二十二。然繇彼此錯雜配合。成文成句。遂有千形萬品之義。天星亦然。雖僅千有二十二。然繇萬有不同之合。遂成萬有不同之表也。

曰：非也。列宿之象各居天之一所。曾無移變。安

彙有詮

卷四

八

有不同之合。以成不同之表乎。設謂列宿雖不動。然而七政恒動。上關列宿。可成千萬不同之表者。又不然也。動惟七政。其千有二十二之列宿。無一動者。豈能游移變合。作千萬象。理必不然。

亞吾斯丁嘗闢占天之謬。以爲若據此論。彼宇內同時而生者。必屬同星。星同則其人之吉凶亦同。今同時所生之人。不可數計。乃其生平所遇。或爲王侯。或爲隸賤。或爲聖哲。或爲狂愚。中材或壽或殀。亦各不同。則此一星之值。焉能指如許不齊之

效乎。又如孿生之子。同孕同星。究其成人之後。作爲遭遇。多亦不同。此又何屬。

或又謂孿生之子。出母腹時。必有一先一後。此先後時。雖不甚久。然天之運動。廣大無垠。時則必有幾星。各分所指。故其徵應亦別也。額勒臥畧嘗斥此說。謂必若所云。出胎先後不同。不屬一星所指。則就彼一兒之生。身首四肢。出胎亦有先後。勢不齊出。若使卽分星之先後。謂有不同之驗。是謂一身衆體。分吉分凶。理豈然乎。

彙有詮

卷四

九

又恒有的是同星同刻而生。長而情事各別。享受各殊。亦有生不同星同時。後來所行所遭。却又彼此不異。是作何解。參是而觀。可知謂有吉星凶星。可以顯其繇。自王繇偶出之效者。盡屬悖理。天主聖經。深惡占星之誕。垂訓曰：沉於邪魅。聽信占卜。汝則無然。惟率主之訓。又曰：占星數月。妄談下域事變。自負前知者。悉如枯卉。火燼之矣。又曰：汝勿憑不識認我之邪風。勿畏惑形天之徵兆。蓋惡其誕妄如此。

格勒孟德拔洗畧盎薄羅削祭比利亞諾皆古聖人也著書垂訓深闢占星之誕又不但知奉正教者雖多許僻陋國亦知絕此羅瑪城教未大行之前國中卽有定法占天象說未來事者其罪流蓋慮千百種邪風異教皆從茲而起耳。

或曰星家能察人受孕時與誕生時屬何星宿暨七政躔度以推其氣稟何似性情何似如屬火多躁屬土多愁之類蓋人之性情皆繇氣體所稟因而預知某人終必爲惡某人終必爲善當不誣也。

案有詮

卷四

十

曰欲明未來之效當將彼效諸所以然逐一洞曉若其諸所以然之中尚有一之未明其效不可得而明也夫火土之類雖能施感形體爲氣稟之所以然然其效之全所以然尚未能盡也凡人氣稟尤繫於父母所傳之元濕與其胎質之緣引彼占星者縱能曉其氣稟之諸所以然盡識其爲何似顧其氣稟而外所重者尚在習尚彼何從盡知乎又人之性情所向雖有可能引我趣我者然必

不能強我我若果能自主習慣於善則性情始雖凶悖終變貞良我天主教生初人時諭之曰汝之嗜慾伏在汝下汝必能主持之篤祿謀曰智者必能自主其生時所屬之星與此同義

或曰相人者因人掌紋面貌及其一身舉動皆以爲天示之表因而識其賦性良悖氣習善惡亞利亦謂凡人膚濕而柔差肥滿面白而微紅髮差軟者爲聰穎相額廣而面差垂下者爲膽氣相有如此類則星家推算所屬星辰其於人之稟性氣質亦能洞曉矣。

案有詮

卷四

十一

曰凡繇自主及偶出之效皆不關相術卽亞利所億度者亦第畧表氣稟之何似耳其餘不盡知也星士亦然。

或曰魔能前知亦豈直明未來之效及其所以然之奧也惟天主知之耳然魔因見天星暨其所施庶物之德固曉未來之事。

曰邪魔非繇天象亦非別繇他徑以能預定夫自主偶出之效也其所答問未來事時率持兩端

或撫多端慮其不中。則可掩飾已所不解。而反咎人以不能解。然亦有時終不能掩。人皆覺知。至若一事倖中。非繇天星。亦非本性之力。偶然中耳。豈足憑哉。

或曰。未來之驗。屢試乃徵。星家預言。屢有明應。則占天似亦有特傳乎。

曰。占天者。非有一定不爽之知。第賴眩昧闕漏之測。如暗中揣探。誕者萬千。中者偶一。其言而中者。或多方文飾。或偶托一故。幸得一中。以此誇豪有詮。

卷四

十二

誣世愚。自參其前知耳。

論形天生物之所以然 十支

疏經云。不認天王者。虛生耳。蓋繇第徇世物美好。而莫知本有自在之美好。是以見一物。卽戀一物。不認物物之原。如睹日月星。覺其有施下域。感而祀之。不知其所以施者。其德其用。自有萬所以然之初。所以然也。惜哉。前已論形天之所施。今釋何因而施。故釋初所以然。及次所以然之施用何如。凡人其得生也。雖繫於人。已生而其所以存所以

作用。不繫於人。蓋其生其存其作用。皆繇天主。無物不爾。證且舉三。其一。遠所以然。不可謂切。所以然。蓋惟親切施物者。謂之切。所以然。譬日能生熱於人。人積彼日所生之熱。傳生餘熱於他。他又轉傳。轉生餘熱。以及其他。則未終所生之熱。不謂日之切效也。又如我從曾祖生。我之祖。祖生父。父生我。是我爲父之切效。父爲祖之切效。祖爲曾祖之切效。而我不得爲曾祖之切效。曾祖亦非切施於我者。夫惟天主總爲萬物之切。所以然。而萬物總爲天主之切效。則天主固自能切施於萬物。故也。豈與其他遠所以然者。例論哉。

卷四

十三

其二。凡情勢相屬之作者。其下焉者之作。必繫屬於上焉者之作。而兩者並施於物。亞利曰。初作與次作者。並施其德。而初之所施。更多更切於次之所施。夫天主既爲最初作之。所以然。而萬所以然皆屬焉。令天主不施扶於萬作者。則萬作者誰有能自行其用者。

其三。夫物所須以生。視其所須以存者。其受施也。

尤大。若使次作者之效。非賴初作者之施。悉不能存。既不能存。何況能生。設初作者或不施。次作者必不得行其效矣。首章五論。皆證此義。古今聖者皆亦宗之。亞吾斯丁曰。天主陰陽所生之物。星運風生。川融山毓。草木鳥獸。種種相生相育。何者。不繇天主默佑。始得各存其用。設造物主一造輒捨。不復眷及。物之作用。有不滅息者乎。

或曰。天主既能生物。又賦之以自發其用之能。以收本能之效。則亦奚賴於初作者之培植扶矣。如

蒙有詮

卷四

十四

生日賦以生金之能。生火賦以生熱之能。於是火自生熱。日自暖地產金。天主何事親施其用乎。
○曰。天主既生此物。不得使此物之生不繫於其施生之能。既存此物。不得使此物之存不繫於其施存之能。既欲此物發用。不得使此物之發用不繫於其施用之能。何以故。凡物之生之存之用。皆切繫乎初作者。又凡物知其從何而有。則知其從何而存。知其何以得存。則知其何以作用。既皆繇天主之施。則其得存得行。孰不出於天主。若謂不

出天主。必其爲物。自具圓滿之有全備之德。然後能之。毋乃物物皆天主乎。多瑪曰。匠氏以器成藝事。不得謂器自成功。必有運用厥器者。次作者亦然。必稟受初作者之施。乃能發其功用也。

既曰初作者與次作者同施於物。請問初作次作所發作用。爲一爲二。或似火之施熱於木。天主與火同施此熱乎。則此作熱之施。共一作者也。答曰。此兩作者。純一不二。證且舉二。一曰。凡作用各從所向之界。界一。則向界之作亦一。界二。則向界之作亦二也。今火所向之界。卽其所行之效。二者惟一。則作用雖出自兩始。亦祇爲一作焉耳。二曰。匪但次作者所發之效。繫於天主。而爲天主之效。卽次作者所發之用。亦均繫天主。而切爲天主之效。則次作者之作。亦天主之所作耳。不然。何得謂爲初作者之切效耶。

或曰。設初作者首發一作。次作者嗣發一作。又初作之作培植次作之作。其施其效。則此效。仍謂初作者之效。而次作之作。仍專繫於初作者。不必

蒙有詮

卷四

十五

又謂兩者之作純一不二也。

○曰不然。設初作者與次作者各自發用以施一效。此效雖云兩屬。然而不可指其次作之作。卽爲初作之效也。緣次作之作。第受初作者之培植。不爲初作者之切效。譬有兩人於此。同洩一舟。舟行兩人均任拽力之效。然此人之作用。不可謂出彼人之作用。緣其彼此兩人。力各自用。不相爲施也。

○或曰。一純作用。不繇兩不相類之始而出。夫初作者一始也。次作者又一始也。固不相類。則其作用。不謂純一。

卷四

十七

○曰。謂一純作用。不得繇兩不相類兩不相屬之始而出。是矣。謂一純作用。不繇兩相屬之始以出。則非也。夫初作與次作。雖不相類。然却兩相屬者。兩者偕作。故兩者偕爲一始。

○或曰。一純作用。不得亦爲往作。亦爲留作。凡作內發於外者。必外有受之之界。發而不留於內。謂之往作。如教誨人。惟人之受教是已。發而仍留於內。謂之留作。如明德愛德之發。雖自內施。設我愛之於外。然而明愛木體。猶自存於已也。德發用之時。天主與我同作其施。則此作亦爲往

作。亦爲留作。蓋在天主爲往。而在我爲留也。一往一留。不無相悖。此既相悖。則天主與次作者所同之施。似不得爲同作所施者。

○曰。往者留者。歸於一作。論其在一始者。謂相悖可耳。論在二始。亦謂相悖。則不可也。蓋初作者與次作者所施於物。其作用雖一。然其作所出之始不同。始既不同。固於往留二義無礙也。

或曰。天主既偕次作者施用於物。人胡得有不善之作乎。作不善者既多。似乎天主未必施用於人也。

卷四

十七

曰。否。否。人之作不善也。有二。一爲作其性力所固有。一爲作之有意爲惡。論作所固有者。則繇天主賦之。論其有意爲惡。則繇人所自造。譬行步而跛者。步是本能。跛是體病。體無恙。行步之能亦無恙。我有跛病。以壞其步。豈可歸咎於元稟之動德乎。通前而推。足明天與日月星所施之功。皆屬天主之所親施。而形天之爲物也。不過天主甄陶下域之一大器具焉耳。

渾圓篇第五 隨論四

●天體渾圓在諸體初。天為諸體之初兼有四義一為最先造成體一為最

上體一為最貴不壞體一為圓動體厥形亦初蓋凡平形或作直線

或作圓線直線非一圓線不二一為多先渾為轉

先故平形中圓為初形

●此篇論天形之圓也曰具形之初當有初象就

平面之象而論以圓為初就萬有之形而論亦以

天為初則天形必圓矣復設二論以證圓象之為

初象其一曰凡平面之象或作直線如所成三角

象有論

卷四

十九

形四方形者或作圓線如成此圓形者夫直線之

象成於多線圓線之象成於一線則圓線為初而

貴之象矣蓋一而渾者貴於二而轉合者故

●無可增者斯之謂全直線可增圓線無增

●其二曰全而成者其貴踰於不全不成者圓線

全而成直線不全不成則圓線為諸線之初線而

推知圓象亦為諸象之初象矣所以謂圓線全直

線不全者蓋不全者能更受增全者不必更增直

線尚可加也圓線則無庸加矣故圓線為全成直

線則否

●屬厚體者渾形為初厥面惟一

●已知平面之象惟圓為初今證厚體之象理亦

然也蓋渾圓者第以一面而包全體他象不然故

論在平面既以圓象為先論在厚體亦當以渾象

為先

●在天成象皆作圓形大圓所含胡形不圓

●經最上一天之形之圓推證凡在以下諸天與

夫四行其形悉圓蓋兼統者與在其兼統之內者

象有論

卷四

十九

體既接連其象必類

●水象亦圓以包厥地氣又包水是諸上體形勢

悉然皆互接故接渾體者形胡弗渾

●又證曰水行之形必為渾圓推而四行也各重

之天也體皆相包則其象定皆渾圓不然則重重

相接其間悉容空隙處矣水形之圓證見別論

●天既周動形必渾圓如其非渾前所切所厥後

有空

●就天動之周以證天形之圓云天為周動其論

既明則天形固自渾圓不然則有虛空矣。虛空者謂無體而能容他體之處也。試作或直線或雜線之形。周而運之。則前之所切。後必爲空。空則容別體矣。然性學通論。天地之間。絕不得微有虛空。則天形之渾無疑。

天形必圓之辯 一支

古今星家與性學咸定天象爲圓。霸辣篤曰。形天能函萬有形體之物。則宜亦函萬象之象。故造物者造天。取而圓之。都畧亦曰。天象該諸象之象。

彙有詮

卷四

二十一

美之超於諸象者。是圓象也。無角而甚平。無礙而甚捷。舉證有五。其一。測列宿運行。可驗天是渾體。蓋列宿皆以南北二極爲樞。旋轉而運。其二。從日月之運而推。蓋隨處測驗。日月俱繇地平線而升。升至天中。乃復降至地平之線。從此下旋。照彼下域。與我足底反對之人。地亦圓體。各面皆有。人居隨足所履以爲。上至彼天中。復降彼處之地平線。是彼所之入地平線。卽吾所之出地平線也。其三。視列宿之距吾目。四顧皆同。天倘非圓。則各處所見列宿。必有

或遠或近之別。今各處測望列宿。無分遠近。其四星與天同屬圓形。星之爲圓。就月證之。或盈或闕。恒歸於圓。則知天象亦圓。其五。繇測天之器。如渾儀平儀之類。而推。設天象或非極圓。豈能隨處用此等器。窺測無差乎。

或曰。七政與列宿。其距地必有遠近。試觀凡星出地平時。其象則大。在天中時。其象則小。豈非近乃見大。遠乃見小乎。此爲天體不圓之證。

正曰。不然。據測量之學。天星在地平時。視其在天

彙有詮

卷四

二十一

中時。且稍爲遠。豈得謂近。蓋人之在地面也。其仰觀天頂所距辰象。中間但有二元行在一氣。一火若平面而視之。其相距間。既有氣火二行。又有地面在前之半圓。多此半圓。較爲稍遠。但因半圓甚小。人莫之覺。測量家謂地。在天中。太虛之一點焉耳。故星家咸定周天之諸分。其所距地面皆同也。今據吾人目力所及列宿之運。相距地面無弗同者。夫星之所以在地平時。覺其大於在天中時者。非此時距地之近。而中天時距地之遠也。緣此時

相距中間有濁氣映之故耳。蓋凡人目所視之界其中分稍映濁氣，即能衍其物象。今其顯見之界稍大於常，故其相距似近。今試取孟盛水，置錢水底，此錢視未入水之時，顯映必大，非錢之倏而能大也。有水以映其中分，故顯其大也。地面恒有多許土氣，人從中立之處，平望地平，中間土氣掩映，是爲濁分。隔濁視星，必顯爲大，因顯爲近耳。微但當地平之星，緣中分之映而見其大，即在天地之星，屢亦見大見小。總之天地相距中間恒有土氣

囊有詮

卷四

二十三

升焉。中分濁則星見爲大，中分清則星見爲小。秋冬見大，春夏見小。又土風地氣不同，而星所見象隨之。東風動則土氣起而見大，西風動則天氣清而見小。所見不同，然而星體無異。義詳審視法中。
或曰：視日與月，雖當天極清明，不見渾圓，第見平圓。是日月未必渾圓也。前論天與星爲同一義。星既非渾圓，則天亦非渾圓矣。即謂星象似圓，亦無確證。凡種種形，遠望皆圓，緣人目力不能遠暨，方形之隅不見其隅，謬以爲圓。試觀臺榭之方，遠

望亦圓，緣彼隅象所射漸失，本真不能入於吾目中。

或曰：人所見日與月，雖似平圓，然其本體實爲渾圓，無可疑者。另詳本論凡諸渾象之物，所以距遠而但見謂平者，緣吾目力所及，止能見其所照之一面，就此一面之內，所距明分遠近，中突必近，邊橢必遠，然而非目所辨，是以不能明見渾體，則但以爲平圓焉耳。

或曰：方形者有恒之義，圓形者不恒之義，故古人繪知識像，坐於方柱，繪世福像，立於圓體，以表

囊有詮

卷四

二十三

有知者，隨處守常，而徇世福者，圓轉而易爲物撼，物變則已，亦受變也。夫天體恒久不已，則以理論之，固宜有方象云。

或曰：以方形視他形，則方爲有恒，固也。天則常運，常運則必宜渾圓，惟靜天靜天乃各重天之最上者，永定不行，固宜其有方形也。

或曰：天雖常運，似不必定爲渾圓，設如鷄子形，貫軸其中，或直貫之，或橫貫之，是皆旋轉無礙，奚必渾。

曰天動既爲周旋之動。其情勢必歸渾圓。蓋從宗動天內各重之天。皆繇自己軸心而動。其心其動與宗動天之心之動各殊也。若謂諸天不爲渾圓如鷄子形。則其運行豈不參差拂戾。或觸而毀或混而同哉。亞物樂云。各天所著之象。必皆具有中心。四面均齊。始利周運。且諸天重重包裹。毫無空隙。今若謂非渾圓。則必運行拂戾。馴至摩盪毀缺。從前有體之所。今乃銷亡。卽今有體之所。後又銷亡。將必多有空隙之處。以是推論亞利所以證天之必渾圓也。

案有詮

卷四

二十四

論天有幾重 二支

天之重數。其說自古不同。或謂天惟一重。列宿同居於此。各恒守其相距之所。七政亦居此天。但或遠如木星土星。或近如月與金星。其動不恒。如魚之遊。或謂天有三重。星一日二月三也。二說各有所宗。然星家不以爲然。星家因測天有不同之動。遂識天有各重之數。緣夫各天各動。其故難知。故天有幾重。亦復一時難定。前古曾謂天有八重。

亦本亞利所定之義。蓋其所測不同之動有八。如七政之天。七動。列宿天。又共一動。而又誤指此一天。卽宗動天。故名八動也。原夫七政相距。或遠或近。或合或離。八動不同。其理甚明。觀日與月。其證尤切。則始以八重定之耳。迨其後。復有精窺測者。明觀第八重天之運。却顯二動。一爲列宿天之本動。一爲列宿天外一重天之動。乃定天爲九重。中古星家更細測之。覺於列宿之天。更顯不同之動。所謂進退動者。因思凡諸具形。有一形體。但能有一本動。遂定天有十重。乃以此第十重天。謂之宗動天。此第十重之本動。卽今一日一周。以成晝夜者。自東而西。帶下諸輪而動。而其第九重天之動。則又從西而東。以帶列宿以下諸天之動。列宿天者。第八重天。其動一進一退。卽前所謂進退之動也。星家與性學。皆執十重之說。然而發勿利又曰。天數恐不止七。或八。或九。或尚多。緣其距下域也。甚遠。又或大光之所掩映。雖多。而人莫覺耳。亞爾白曰。今之星家。測得天有多許之動。前人未知。則

案有詮

卷四

二十五

亦竊疑今時所測必尚未盡。既今星學性學定作十重理所當從。若謂斷無遺議亦未可必。

十重天之上尚有一天包之。天主所造具體之中。此爲特大。爲其恒靜不動。故謂靜天。爲至光明。亦謂光天。此天既不屬覺。又不屬動。非人性分學力所能測識。惟憑天主聖經與諸聖賢所釋爲證。皆謂此天既屬不動。不必爲圓。既屬恒靜。必自爲方也。

聖經曰。天國城方。蓋天主造成靜天。如京都然。雖

案有詮

卷四

二十六

六合內外。天主無所不在。然在靜天更顯崇嚴無極之美好。今諸神聖明見天主。永享真福也。凡世人之善者。身後皆升靜天。錄已善功。得福樂報。其諸天神受命居於靜天。爲厥本所。聖經稱天神爲晨星。蓋天主未親降代。以照吾下土暗域之前。獨有天神在彼讚頌天主。享受其福耳。天主既降生爲人。救世功畢。如太陽周運復昇。而吾人所得其升明光之路。從茲始闢。善人卽世。乃得其居靜天。與天神侶。亦可指靜天之聖者謂夕星也。

或疑靜天既極光明。人目奚爲不見。曰。天學名儒嘗辯其故。或謂靜天之光。乃超人見性之光。不屬目力所界。蓋凡物之界。必稱其所受之德。而後彼此相通。惟夫在靜天之聖者。其身既受真福。則其目明量始完。乃與靜天超性之光適相稱耳。或謂靜天之體。自能透光。人或能見。第天主禁其下施之光。故於向吾下域之一面。不令透達也。如疑天主奚爲自閼公施。不令發其本光。宜想此天乃屬親見天主享受真福之所。其福其光悉歸聖者之

案有詮

卷四

二十七

報世人何福。遠得目睹乎。

或問動天有施於下。靜天如何。曰。多瑪謂靜天亦必有施於下。其證有二。其一。亞利云。物所以有爲。其所能爲者而有。如日月之爲在於照臨。爲物設此照臨。故應有此日月。無爲。則虛負造物者之意矣。又帝阿尼曰。物各有三。一體。一德。一爲。夫靜天非特論其體象視諸天更高更明。卽論其體性之尊。亦大過於諸天。諸天各有德有爲。豈靜天獨無德獨無爲乎。其二。寰中庶物咸有相關之義。如一身百體皆相聯合而

成。故有形屬無形。受其所施。下焉者屬上焉者。受其所施。設謂靜天無施於下。是與六合之體漠不相關也。今九品天神。無形。且各有關於世。與寰宇有通同之分。靜天奚獨無關。無所施於下乎。

或曰。動天施下之效。固有明徵。若謂靜天亦施於下。未顯其效。曰。靜天之體。既不屬人目司。則其施也。或併不屬人之覺司。若疑效之不顯。則試觀萬國。皆有同一距極之度。而其地所產不同者。或產金。或產銀。或產珠璣琥珀諸類。出效既殊。地乃同。

案有詮

卷四

二十本

度。推尋其故。非靜天所施。奚繇焉。此施不繇庶星。不繇動天。若繇星與天者。則其地同度。其星隨天俱動。奚爲而出不同之效乎。效既不同。則是別有作者。惟靜天而已矣。

問。十有一重之天。其序何如。曰。從下而上。一太陰。二水星。三金星。四太陽。五火星。六木星。七土星。八列宿天也。九重十重之天。皆無星。謂之光天。十一重爲定吉界之永居。卽靜天也。

或曰。亞利云。爲星有運旋。見天有運旋。自列宿

天而上。既皆無星。則有何動。既已無動。則亦無天。既有此天。似乎無所爲者。今觀在地庶物。一一各有所爲。若此二重之天。獨無所爲。造物主不徒設乎。

正曰。星之動也。固繫天動之爲。然而非其爲之全也。原此各天之動。雖爲帶星而動。令其隨各所宜分施下土。顧不但星能有施。卽諸天之分。亦各自施本德。此天動之全爲者也。則天縱使無星。其行運猶有所爲矣。

案有詮

卷四

二十九

或曰。星家性家。測知第八重天。能顯三動。則不必又謂列宿天上尚有天二重也。緣此三動。固非相悖之動。設有三靈各施已力。各施已動。則謂三動。總屬一天之動。亦何不可。

正曰。設列宿天所顯三動。總在一天。特繇施力不同。則此三動。俱得爲此天之切動。爲此天本然之動也。夫本然之動。繇各本然之性。假令此三動者。既皆不拂此天本然之性。而此一天者。又能兼受三靈所施之力。容其或如彼動。或如此動。則是各

動不同。皆繫此天本性之動。而一天有三本然之動也。然據性學通論。一切具體之物。但能有一本然之動。則彼三動。必不出於一天。而列宿天上。復具二天。其理可推。

論諸天孰貴 三支

疏。既明天有幾重。及其次序。茲宜較其孰貴。然第就動天而論。非論靜天也。靜天之所之體。貴於各重之天。定論不贅。此論動天孰貴。有兩義焉。一謂諸天愈高者愈貴。二謂諸天以第四重爲最貴。前家有證。

卷四

三十

一義有五證。

一曰。凡物布置次序。最顯天主全美全知。蓋物有體斯有德。有德斯有爲。有爲斯有置所。則據各重天位置之所。足以知其所爲。絲爲足知其德。絲德足知其體。天體愈高者愈貴也。

其二。月天而下。四行本所序次。亦各定有尊卑。火貴於氣。氣貴於水。水貴於土也。卽居靜天九品之靈。其次第亦然。位彌高者體彌尊。則諸天之貴之等。據各本所。可測而知。

其三。據其所施之效而推。足明其貴之所以然。蓋七政所居愈高者。其所施效愈貴。星家謂土星施人智識。火星施人膽勇。夫智勇二者。乃處世之大用。則此二星之效。貴踰他星之效。故其體其性。與其所居之天亦然。

其四。謂列宿天貴於其內諸天。蓋黃道與庶星。咸在此天。其星既多。則其行施必廣。故下域庶物。全關繫於此天。

其五。亞利謂諸天運行。各絲其性。與其幹運之神。

家有證

卷四

三十一

神有尊卑。其秩序與所居相配。典司愈貴者。距下域諸司愈遠也。天學論天主所遣之神。其在地護守人類者。品最下。若所典職愈大。則其神愈尊。故論動天之神之貴。亦悉應其所運之天。天高一重。貴超一等。

後一義。以第四重天爲最貴。蓋以日之貴爲貴也。原夫天德之美。莫踰於光。今自諸天以暨諸星。所有之光。皆藉於日。設使日不發光。則天與星皆失其美。是知日之爲貴。不徒獨擅其貴。亦天與星所

以貴之作者。

右兩義辨其孰是。夫論七政庶星諸天。宜以日居其尊。至論諸天相視。宜以高者爲貴。按星家謂第四重天實具三輪。其中間一輪爲帶日之天。此有二義。一謂輪與日通如木版之有節然。一謂此輪與日接合如珠之嵌合於器也。繇前義則帶日之輪貴踰上下諸天。緣其體與日合則與日同類。類同則性同性同則貴同矣。繇後義則日雖貴踰庶星諸天。而其帶日之天未必並貴。緣其與日殊體。案有詮 卷四 三十二

則又當論高卑之序。以別其貴云。

或曰日之貴。既踰上輪之水火土矣。胡乃下居圓重所居之卑。不配其體之貴乎。曰。設使日居第七重天。則施下之功必減。蓋居所太遠。其光必有所隔。不得施熱於下。下域之物將苦寒冷而消滅矣。設近而在於第一重天。則又太迫下域。令庶物稿灼成燼。夫造物者之造此日也。將上下俱賴焉。故置之於第四重天。令如王者宅中而居。使無所不照臨耳。

前論所謂凡物繇體而爲而德而所者。此義尚宜有辯。若其位置之所。無妨寰宇上下之所共賴。則謂繇其有體有爲推及於所是也。如諸天四行。其爲所也。與其爲尊也。正相配也。至於日。又以兼利上下域而論。則其位置之序。宜居中央。豈必以居高爲貴哉。

所謂土星火星之效。雖土屬智。益人儲學之器具。火屬勇。助人膽力之奮張。然豈如太陽之效。更美而要其利。更公而溥乎。

案有詮

卷四

三十三

所謂列宿天貴踰各天者。儻其第四天之中一輪與日通體。則此帶日之天。誠貴踰於列宿之天。若此輪原不與日同體。則日之爲尊。雖在諸星之右。而其帶日之天。自當因其位置本所。辨厥崇卑也。所謂列宿天星多而施廣者。夫各星所施之效。率在其光。其光繇日而有。則其施亦歸日德。況日自有親施之效。較之列宿所施。尤爲神妙。所謂諸天運行各繇已性。與其幹運之神者。亞利謂天體愈高。幹運之神愈貴。其義良是。至論運行

日天之神。既已與日同體。而日之貴。又踰諸天諸星。則運日之神。當亦與之同貴。而乃居於他神之下。此則權宜之義。

論諸天同類否 四支

論諸天之質。自爲同類。無可疑者。今論諸天之模。是一類否。如含靈之人之總歸於人類也。證天模之殊者有三。其一。凡同類者。必亦同德。同情。同爲。各天不然。七政各居一天。各主一應。如月主海潮。土主施濕。火主施燥。類皆不同。其德其情既殊。可

案有詮

卷四

三十四

見其模不類。

其二。宇內之物。凡不同厥所者。卽有不同厥類之模。四行足徵。蓋土自欲下。火自欲上。氣自欲居火下水上。水自欲居土上。氣下也。夫天繇其本性。發而爲情。自欲各奠厥居。上下異所。可見各有不類之模也。

其三。亞利謂凡物欲其類之永存不絕。不得不多生諸特一者。以傳其類。諸天既非屬壞之體。是自爲類。是卽特一。自恒得存。則各重之天。似分類者。

或曰。凡純體之不同類者。其動亦不同類。今諸天之動。是爲同類。蓋皆周動。則其純體亦相類也。**正**曰。天之動。非獨據其所行之線。或圓或直。以定其類也。尤當視其動所向界爲何如者。夫諸天雖皆周動。然所向之界不同。月天之動。自向月天之所。而不向金天之所。金天之動。自向金天之所。而不向水天之所。諸天皆然。今謂上下內外不同類者。正以諸天各動所向之界不類。分上下義。是以謂其動亦不類耳。

案有詮

卷四

三十五

或曰。列宿諸星。與其所繫之天。本皆同爲爲相類者。特有透凝之分。誠如木節木版之喻。但因德各不同。所出之效亦異。顧其同者自在。豈可循是而推。以爲不同類者。

正曰。德效不同。必其出於不同之物。乃可證其不類耳。若在一物之中。各分不同者。豈可謂其物之此分彼分亦不類乎。何者。每類之中。既爲此特一者。所有之德。則亦彼特一者。所有之德。如人與人。繫同類者。以某視某。皆人類中之特一者。則此人

所有之德。所有之情。彼人亦有。理不得殊。設爲二物。此一。未有彼一。所有之德之情。此一。不得兼行。彼一所行之效。則可緣是而推。謂二者爲不類也。至論在於一物之分。自有不然。凡厥含生。一身具有不同之體。其體卽有不同之稟。因而分德分情。各行各效。如腦髓自能施冷。心血自能施熱。緣夫髓本爲冷。心本爲熱。故各不同。然實出於一身。豈可輒以異德異效。謂一人有不類之身哉。列宿天之星。亦然。雖其德之與效。多有不同。然而不爲殊。

彙有詮

卷四

三十六

物。但爲一物中之殊分。故亦未可以爲不類也。今論諸天。體殊。德殊。效殊。固可定其必爲不類。

或曰。亞利云。純體之物有四。火氣水土四純而外。又

一純體。爲第五者。卽天也。苟謂諸天必屬不類。則純體固多。奚謂僅止於五。

正曰。亞利第二云。純體爲五。未定第五者爲何類。蓋本指一純體。以包諸天全體。是謂第五純體者也。均動篇第六。隨論八

古。今我明辯。天動恒均。所謂均者。專論上重。卽宗動天

其下諸重。動固不一。

解。亞利證天動均停。無遲疾之異。第論宗動天。所以旋運而成晝夜者。其動自最上一重。以至其下各重。無不均停。七政天則不然。其動不均。有二故焉。一爲其動之非一。一爲七政嘗似留而不行。故謂爲有留之星。

古。不均之動。大凡三等。或疾於初。或疾於中。或疾於末。是不均動。其初疾者。逆性之動。其末疾者。因性之動。其中疾者。血氣之倫行。走之動。天體無初。

彙有詮

卷四

三十七

無末無中。厥動維均。緣其周動。無增損故。

時復證數端。此其一也。以爲不均之動。其動之燦。或在其初動時。或在其將止時。或在其方中時。在初者。如拋石向上。肇動最疾。力盡則墜。在末者。如石之本性就下。近地則更疾焉。在初末之中者。如行走者之動。及至中道之時。其疾甚於初末也。天動旣爲周動。無初無末無中。何緣得有不均。

古。謂動不均。其不均故。或緣施動。或緣受動。或兼二者。設施動者。力有增減。抑受動體。有時而變。二

皆失常。動斯不一。天形之運。無斯三者。是最初動。是純不雜。無四行。是無生歟。非可受變。蓋受動者。是屬有形。尚恒不變。施動無形。胡得受變。則其周動。必均不疑。

其二。動之不均。或繇施動者其德原有增減之差。或繇受動者時有能受不能受之變。或繇兼此二者。天之周動。無此三端。則其均停必矣。

上重。宗動之動。設爾不均。或見全渾。或見諸分。設謂某處為不均者。其星近距。當必變遷。乃今恒

家有詮

卷四

三十八

一。論彼全渾。動亦必均。設動有減。當繇力劣。形初即天。是純。而居本所。奚得有劣。故其為動。不得增減。

此取第三端以證天動之必均也。曰天之周動。設有不均。其故或在渾天。或惟在渾天中之某處。若二者皆否。則天動悉均矣。設若某處之動有所不均。則所睹列宿何得守其相近相距之常。今既近距有常。則是未嘗不均也。又設謂渾天之行時疾時遲。則是其動或有所損其損必因力漸劣弱。

夫物惟含生飛走之動。力有減劣。漸至不利厥動。其所繇然。緣其所稟四行有不調故。蓋四行元體。雖不落在雜糅之內。顧其配合凝成。無物不有。既已散諸有形。離其本所。即有相攻相尅。令失調和。動力之劣。職此之繇。若夫天於四行原不相涉。又不離其本所。豈有劣弱不均之動哉。

論逆性動繇外動含生者之動一支

亞利論有形之天。厥動維均。而取證於下域有形之動。故今先辯諸形之動云何。凡動有繇外逆

家有詮

卷四

三十九

其性而動者。初疾漸緩。以至於息。何以故。其例有二。一。如彈與矢。當離弦時。本藉他動。然而亦有本動。緣放彈發矢。俾彈矢破開前氣。而其前所衝動之氣。更進擁其在前之氣。勢所必然。乃其彈矢後分之氣。急欲塞其所破之路。不令有空。則此氣攢聚。復擁彈矢而行。非必全藉於人力也。試取一證。曰外動之動。起動少頃。較初必尤疾焉。此其動力之增。非關人力。乃是氣從後擁之力。設謂疾繇人力。則凡力始強後弱。受動遲疾當亦隨之。而今不

然是爲不仗人力之證也。或疑既謂彈矢之疾。繇乎後擁之氣。氣恒後擁。彈矢之行。宜恒不止。何爲力盡則墜。曰。氣擁彈矢。其初分。本繇人力。其後分。漸遠於初。則力勢以漸而損。至微而息。無足恃者。或又疑彈矢勢銳。氣分甚劣。何得謂彈矢之動。悉歸後擁之氣。曰。寰宇公性。發有本情。不使中間得有空罅。設有微空之害。則其切近諸物。自各攢聚。急令補足。此所攢聚之情。原從本性所導。欲得存其寰宇公共。圓成之性。極爲切要。是以彈矢初破。寰有詮

卷四

四十一

之氣。自繇公性所發之情。其聚擁迫。致使前往。試觀風動之氣。時能拔樹伐屋。傾臺仆塔。則此空中之氣。任其不容空隙之情。豈顧不能推擁彈矢乎。

二。謂彈矢之動。人巧注力。乃其動之作者。蓋發彈矢者。施動之時。必生猛狠情勢。此情勢注在彈矢。迫命亟行。漸久漸遠。猛狠漸消。彈矢遂止矣。或疑猛狠情勢之動。既爲作者。何爲既動少頃。較初是疾乎。據理而推。初發猛狠。其力方盛。動彌當疾。不必俟少選而加疾也。曰。作者發狠。彈矢受施。不過

得其初分。未滿其用。俄而猛狠從後推前。全偏彈矢。致令疾行。所以少頃之間。較初更疾。

右二說。各有所見。亦各有所闕。宜竝存焉。總之發彈矢者。乃其動之切作者。而其所發猛狠。乃其動者近作之具。前條所論推擁之氣。則其扶助之作

者耳。有生而動者。若何。曰。含生之動。如人馬諸類。大抵動至中道。疾於初時。後時何以故。凡走動者。各本動德。動德繇於周身之生力。生力之根。囊在心傍。

寰有詮

卷四

四十一

此根靜息未動之時。尚未傳於周身。是以起動之初。不能遽疾。及至中道。動所作熱。傳遍遍身。心之生力。於焉勃發。行乃特疾。行久力損。則後動不得不遲也。

論重物之動 二支

凡具重體者。繇其自然之動而動。其行愈遠。其動愈疾。卽簷水之滴。與石之從高隕下。有可證者。凡簷水初滴。相續無間。少選。近地之分。卽與上注之分。有間斷處。何故。其近地者。漸以疾。其上續者。

不及追也。石之隕而下也。其動之來愈以遠。其勢之壓愈以重。斯二者竝絛行愈遠。動愈疾。茲欲明其疾動之絛。誰爲作者。其說頗長。

或謂重形愈就本所。其動愈疾。爲緣中分所受承舉之氣。在高則多。故多逆在下則少。故少逆也。今石隕漸近於地。則中分爲礙之氣亦漸而減。所以其下愈疾耳。或謂非關中分之氣有所增損。第緣近地之氣。其輕舉之力漸微。蓋氣近於地。則土分或混其中。氣雜不純。升舉勢劣。石就地時。所承之

蒙有詮

卷四

四十二

氣愈雜。故所逆之勢愈薄。而其動愈疾也。此二論皆不然。若謂中分之氣以漸而薄。及謂近地之氣雜。而損不爲石阻。致其更疾乎。設有一石。其重相同。俱從高隕。但其高有不同者。其一高六丈。其一高十丈。隕至丈許。近地之處。其中分之氣厚薄相同。其清濁相雜之氣。又同。是宜隕地之勢。其疾亦同矣。然而畢竟最高之石。其疾甚於次高之石。可見與氣無關。

或謂動而下者。向其本所有相就之情。緣與本所

之情相攝相感。故其墜下之物。亦愈近愈速也。此又不然。凡物之重而下者。體有大小。來有遠近。果如所論。則大小遠近同一本所之感攝。何爲極重之動疾於次重之動。從遠而運之動。疾於從近而隕之動乎。次凡物能有施於彼物者。必其界與相近。非近其體。卽近其德。其施者之視受者。皆有作者之義。如磁石攝鐵體。不必近。能以其德攝之。則磁石之於鐵。可謂作者。若夫重物之還墜本所也。其本所第其爲者。非其作者。磁石吸鐵使動。是乃作其動者。石之就下。

蒙有詮

卷四

四十三

爲願歸其本所。故其所是。其爲者。夫施用以致物。乃作者之能。非爲者之能。則石之本所。豈能致其施於石乎。又論凡絛外情所攝。其受攝之物愈巨。則其就攝之動必愈遲。磁石吸鐵。鐵重則動遲。是其證也。至於重墜之體。自然之動。固異於是。其體愈大。其動愈疾。或謂動者離其本所。失其本情。上依氣域殊情。及其下歸本所。近就本情之純。以脫他情之異。所以動德強而且切。其就愈疾也。此說亦有疵。蓋石之上至空中。卽或感有異情。惟氣而已。氣之爲情。極

濕次熱二者皆無推擁之德不開隕石之動則其動之遲疾豈可謂繇得失之情乎。

或謂此動之疾仍在推擁之氣蓋石當隕時氣破路開近氣隨聚不令有空因而推擁其石使之速隕其石愈離起動之所其後愈增推擁之氣故愈近於地而動愈疾也此說亦不盡然蓋雖氣行自然之情不容一空旋施急塞以助其疾然而動所繇疾其切要之作者不專屬於在後之氣也何者氣因石到暫欲讓石石去氣隨旋擁石空空滿即

蒙有註

卷四

四十四

止其稍遠之氣接續而乘者力未必其勁也若使無他作者專屬之於近氣則石動之效初末一氣何爲近地而更疾乎蓋凡同德之作自行同等之效推石之氣其致動於後也無以異於其起動其初中也第爲作動之因石之受動應無遲疾是知近地而疾不專在於近氣。

正論曰凡直動者就本所時其動尤疾其故緣於施動之後其猛漸有增也蓋物隨其輕體重體其動向本所之時緣其本體所具各發猛急情勢

如射者注力於矢然第其起動之初具此情勢及至本所情勢即滅如火猛力炎上至上即力止石欲猛力墮地到地石力亦止也是謂暫時增激之輕重若其本重本輕固不論動時止時而常在不離也又直動者不拘或重或輕大抵行之愈遠則生出之狠力愈增故其勢愈迅疾如火愈久則其生熱必愈大焉此論權衡前說合亞利所定之義其言曰重體隕時體益重動益疾又曰重者行久而重增。

蒙有註

卷四

四十五

或又問輕體者其動至末苟既增疾何爲火烟初起甚疾漸高則遲曰初起之時尚有火分在焉火之本性疾欲炎上烟亦被挈而疾上也厥後火分漸遠烟亦漸遲火盡力銷烟亦歸其本體之重而降耳。

論天動維均 三 支

疏天動恒均無分遲疾亞利前已明證今爲設辯以足其義。

或曰靈者運行諸天必注力而使動所注之力亦必逐漸而減無以異於發彈矢者則欲保其運

旋不息。當必倍施其力。補所減力。未審其所補者。或暫一施。或逐時施。若暫施者。一施少間。其力旋減。天行輒遲。若逐時補。則因逐時增力。天行必疾。絳茲以推。殆恐天動不均。

擬答曰。靈者施動於天。似明體之施光於外。而又保存其光之用。夫明體發光。絳本性發。滿其分際。既發以後。光無增損。緣是明體能自保存。靈者運天。作用亦爾。不增不損。而恒自若。試如人之靈性。所發明欲二德。亦可取驗。明欲生存。皆根靈性。自

蒙有詮

卷四

四十六

無斷續。有何增損。天神之運天也。力亦如是焉耳。
正據此答義。尚缺未全。蓋絳外而動者。受所施力。不無漸減之時。譬如矢石向上之動。動力有時而減也。因知靈者所施。亦當逐時有損。但緣隨施隨補。損者常完。是以天動恒均。今謂無增無損。是指靈者分定本力而言。恒一不移。若究其實。前施方減。後施復生。謂有增減。良亦可焉。

或曰。不同之分。設令其行同時。必不能均。諸天之動。是不同分而行同時者也。蓋取其兩極相近

之分。較諸漸遠之分。其度分明有廣窄。廣窄既迥。運則同周。則其動必為不均。

正曰。論天動均否之義有二。首問天體各分所行之周。其動均否。次問天運所歷之時。其動均否。歷時之動。又析為二。一論各重各分所須徧行一周之時。如所云近於兩極之分。與其漸近赤道之分。各所徧行一周之時。為均否也。二論渾天之運。無或遲疾。恒一律否。絳首義而論。則天動不均。蓋諸天一時俱行。但其行所涉歷之分。或歷多分。或歷少分。即漸近南北極者。其周漸小。漸近赤道者。其周漸大也。絳次諸義而論。天動必均。蓋星學性學。二家辯天動之均否者。專屬次義。設使天動不均。星家何從預知。定其歲月日時。刻分將有某星交會。與夫日月之交。餒乎。

蒙有詮

卷四

四十七

或曰。天主耶穌救世受難之時。正當月望。月乃掩日。日失其光者。十有二刻。似此失常。則是渾天之動。有時不均也。

正曰。化生天地之主。乃至受難而死。開闢未有之

變天地應失其常。當此之時。大地震動。似欲出離本所。巨石自闕而裂。塚墓自開。死者復活。日慘無光。蓋天地萬物。顯證受難而死者。實爲造物之主也。本論。茲欲明辯天日無光之事。經典所載。管天之下。此時咸失其光。釋經者謂此時日歛其光。渾天一色。故協樂曰。日歛其光。若不忍見真主之懸木。併亦不容哉。真主者得享其光也。顧日非有靈能自主。欲如是也。日因性而施光。其作用出於固然。豈能自主光之隱見。第阿尼云。日所以歛光者。

案有詮

卷四

四一

天主過其施。不容其有光也。是時月在望期。却退行以掩日。此諸聖賢共紀。第阿尼所目擊者。耶穌受難之時。第阿尼在入多國之赫里阿薄城中。偕其友人亞薄樂明見月退掩日。以爲大物之奇變。紀其時日而藏之。迨耶穌升天後。聖徒寶琇周遊傳教。至亞得那城。嘗述耶穌救世之事。第阿尼質其所紀。期正相符。遂從寶琇領洗。第阿尼傳教於法蘭國以守正不屈。遇害。斷其首。身立不仆。自捧首置胸間。舉足行二千步。有此異蹟。後多瑪詳其義云。第阿尼所見日食。有四異焉。一者日食必在

晦朔之間。而此時正當其望。二者此時日月同所。日食十有二刻。復明之後。月即見於東方。仍與日相對成望。三者平時日食。初虧在西。漸食向東。此時月已過日。相離周圍之半。乃回西向。以揜日光。初虧在東。四者平時日食。初虧之分亦先復明。此時月乃從東而西。徑至日西末際。相對揜蔽。仍復還東。始虧在東。復明在西。不同常度。計里瑣又立第五論云。平時日雖全食。只一頃間。蓋月行過日一分。日即還光一分。此奇變。月掩日。凡十二刻。可

案有詮

卷四

四九

驗月至日下。止其本動。守日與偕者。凡十二刻也。又推此論者以爲。日食五方所見不同。蓋緣月小於地。光不全揜。此方食盡。他方猶見餘光。乃今大地盡黯。則其所以黯者。不但爲月所揜。亦緣日自歛光。故天下無光也。

或問是時。萬國咸覩此變否。曰。不惟此國之人。如亞國乃耶穌觀此奇變。亞細亞歐羅巴各國悉皆受難之地。得見亦不但知天學者書紀此變。即彼異教亦紀此變也。或他國有未紀者。緣此食。既在月望。星家

豈能預測。一時暄暗。謂偶雲霧氛祲。不暇筆之於書耳。繇斯而論。月望日食。乃萬古暫有之事。用以明證受歿者爲造物主降生之身也。至於天動有常。自無可疑。

論宗動天以下從東從西之運 四支

古有謂各重天。皆靜不運。惟地乃動者。此非通論。固不待辯。茲列正義兩端。一曰。諸天皆繇宗動天之動。從東而西。欲明此義。先考天軸天極。凡畫渾象者。先作直線。以徑天之中心。謂爲天軸。此軸

案有詮

卷四

五十一

兩端。謂之兩極。其在北者。曰北極。乃中國所恒見者。其在南者。曰南極。南向望之。爲厚地之所掩。是以中國不見。惟航海者。行至赤道之下。乃見南北兩極。皆在地平線上。并移漸北。則北極漸升。南極漸下。轉舟向南。則又南極漸升。北極漸下也。天軸著於二極。宗動天因之旋轉。帶動以下諸天。悉隨運旋。人目可驗。所見列宿七政。皆從東出而升。西降而沒。每日升降如之。相禪不停。今日十二時之終。卽爲次日十二時之首。以成晝夜。但宗動天行

度還初之時。諸天循其本動。各有退分。可以測驗而知。

或問九與十兩重之天。旣皆無星。則其亦受動於從東而西之動者。於何驗之。曰。繇列宿天所顯三動。可推上二重。亦隨其動而動也。夫列宿旣爲一天。因性而動。無二動理。然而顯有三動。其一。爲本天之動。乃一近一距之動。其一。爲次上一重之動。第九。卽從西而東之動。其一。爲諸天所共之動。夫本動之外。旣有二動。可見自西而東。與夫自東而

案有詮

卷四

五十一

西。應有第九第十重之天也。

其二。宗動天之下。其諸天各有本動。皆從西而東。證以人目所共睹者。非但七政諸天。近距不恒同度。卽視列宿天星。每歲亦有推移。可知自列宿以下諸天。其本動皆自西而東矣。又但就一處地平之線。測驗諸星出沒。時有不同。亦可以知列宿之天。從西而東也。

欲詳前義。當明二端。一。諸天從西而東之動。非循南北二極。非循晝夜平線。乃別有黃道之極。循黃

道規而周運者。何以證之。蓋七政周歲之間。其出沒於地平線。每日不同。或當赤道。或行南陸北陸。以漸遠漸近於赤道。可見諸天之軸之極。與宗動天之軸之極。各自不同。

二。緣受動諸天。層累承接。中間絕無一物爲間。又緣每重以上層含抱下層。而總一樞極。故上天之運。能挈下天而運。第十宗動天。帶動下之九重天。而其第九層之天。以其最遲之動。從西而東。帶動其下之八重天。第八層天。亦以其一近一距之動。帶動以下七天。故知宗動天之運。惟有一動也。而第九層天。則有二動。第八層天。則有三動。

家有詮

卷四

五十二

或曰。在下之天。不能帶動宗動之天。則宗動之天。何以能帶在下之天。若謂宗動之天。以其切於在下之天。故能施其帶力。使其順動。則在下之天。亦切宗動之天。能施帶力矣。原夫周動者之施力。上下皆順。矧按前義。諸天之動。其性情周轉無滯。則自不拘於或左或右。其力所施。亦不拘於或上或下。均之其可關挈而運也。

曰。此難可釋者二。一。在下之天。不能挈宗動之天。蓋運行下天之靈者。其力有限。不踰其界。足施於下。不能施於上。二。謂在下之天。蓋亦與有施於宗動天。緣夫宗動天。運行最疾。下天之力。追隨不及。故宗動天雖疾。而下天亦或滯之。設下天或止其動。或減其力。不與相礙。恐其疾者更疾也。

或曰。宗動天與下天之動。或等力。或不等力。若等力。則力敵相持。莫能相勝。上天何能挈動下天。若謂不等力。則健者勝。弱者從。兩者當並向於

家有詮

卷四

五十三

一界。惡自而有東西二動乎。

曰。宗動天之動最健。能挈下天之動。然亦不能盡掩下天靈者之施。故西運者自西。東運者自東也。如人施力旋磨。向右而動。磨在磨上左行。豈緣右行之磨。遂止左行之磨乎。

或曰。從東而西。視從西而東者。正相悖也。二物兩悖之動。據理不得同時而舉。諸天何以兩動並運。

曰。若兩動同軸同極。則爲相悖。固不得同時而

有。今論東西二動之運。其軸其極。竝皆不同。則其上下諸天所向所得之界。原不相悖。界既不悖。隨向所動。亦何悖之有焉。

論形天奚繇而動 五支

此辯有二。謂本天之模。卽其動之作者否。一謂天模設非其動之作者。則別有靈焉。以爲作者否也。

論天之動。不必內模爲作者。義證有二。其一。設謂天模卽其動之作者。爲切作乎。爲次作乎。夫四行

家有詮

卷四

五十四

締合之物。具形體輕重之動。皆以造其有者爲其切作者。而其形體內模。則爲其次作者。惟是含生活動之物。乃以內模爲其動之切作者。今謂天模爲其動之切作者。則天豈生活之物乎。按亞利暨諸性學所論。欲明物之有生與否。測其體內。具有動之切作者否。天非生活。前旣證明。則其體內。惡能具有動之切作。如謂天模。卽非其動之切作。亦其次作。似諸輕重之體。亦非也。蓋凡次作之動。就其所。則爲順性。悖其所。則爲逆性。如重體者。就上

逆而就下順。則動而歸就下之本所。動卽止耳。天運或東而西。或西而東。無非順其性者。故常運而不止。旣無止期。則固非關模動。故天之模。不得謂爲動之次作者。

其二。設使天模旣爲動之作者。至審判後。天行必止而靜。則其靜非自然。乃是勉然。豈不拂其模之內始乎。經云審判日後。物物之情景。視今尤美尤全。則諸天之動。今旣自然。他時曷爲乃有勉然之靜乎。

家有詮

卷四

五十五

或曰。四行各繇本模內動之作。故皆欲動。然至審判日後。必各居其本所。自然而靜矣。則夫天之動也。雖繇本模所作。而他時在其本所。豈不亦能自然而靜乎。

曰否。四行之動。各希向其本所。旣得其所。更無所希。故其居所之靜。非強靜也。凡物之受強者。有二。一繇外力所施。一繇內始之逆。四行皆居本所。無是二者。奚爲強靜乎。至論形天。不欲自置本所之外。惟欲運於本所之內。恒久不息。若指其模。請

是作其動者。則是其性不得不動。設止不行。卽拂其性也。

周動之天。繇靈者之施力。天學性學皆從是義。聖經云。運天者。踞伏其^主天座下。多瑪云。天輪繇天神運。是聖信義薄納溫云。靈者運天。其說順理。順性。亞吾斯丁云。凡下域^{月天}形體之物。受治於在上者。在上者受治於靈者。

自古性學之儒。皆繇形天之動。推知必有無形靈者。潛爲幹運。故亞利於凡周動之有序者。有恒者。

靈有論

卷四

五十六

皆能推測而知。以爲天之運旋。必有靈者爲之也。但緣未得超性之照。第憑已意。既定天輪。因定靈者之數。以證此理。曰。凡屬動之物。或繇內有作始而動。或繇外有始之者而動。天動不繇內始。前證已明。則必繇於外有作始而動也。夫在外而能作其動者。惟神而已矣。

或曰。靈者既爲作之所以然。卽謂爲天模也。何如。

曰。否。凡爲物之體模者。有二。能以其模之本

有付於其所模之物。因而置其物於某一倫。如人之靈。付之於人。以爲其人本體之有。始能置其人於人之倫也。二。謂模與受模之物。當締爲一。如人之靈與人之質合。而後成其爲人也。天靈無此二義。無前義者。天所有之有。繇已本模爲有。而就本有以居本倫。一天一質。寧容二模。一天一模。寧居二倫。無後義者。蓋物之有模。模非全物。乃其物之一分。天神爲本自在。爲渾全無關者。安得謂爲天體中之一分乎。况理學凡論質。併論其模者。在費西加。論無形之靈。超質而上者。在默達費西加。此分兩學。設謂運天之靈。卽天之模。則是有質之體與超質之靈混爲一倫。殊悖理學通論。

論靈者所繇能動形天

六支

天神運天。爲其作始。此義既明。當辯天神奚德。奚能。可令天動。繇明德乎。繇欲德乎。抑或別繇他德而動之乎。此義有二。二。謂繇明欲二德。一。謂繇他德也。

證前義者有三。一。物之賤者。頗煩德能。其貴者。惟

靈有論

卷四

五十七

歸一用試證之於人身。凡外司之德咸歸一總覺。凡內司之德咸歸一明悟也。次論人之明悟能分能解。能推乃能明其物有何性何情。天神不必分不必解不必推。用一純靈自能通明諸所以然與其所以然之效。三論人嗜欲怒欲俱賴於質。是二德也。然而總歸愛德則一德也。只一愛德之貴足統嗜怒兩者。然人滯於形軀尚有主動之德在於明欲二德之外。天神超然無假形質。性靈之貴絕與吾人不同。其動德卽與明欲二德渾合爲一。故其運動形天不必更假動德。只以明欲二德運之。

寰有詮

卷四

五十八

其二。繇物之有可推其德。天神所有是屬純神。其德亦純。亞利之論純德也有二。一明。一欲。天神既無他德。則必繇此二德運之。其三。人物公性喜於用約。乃理學通論天神但用明欲二德亦足以運天矣。蓋明德引而命之。欲德順而行之。兼此以成其功。

證後義者亦有三。一。動之爲用與欲之爲用不同。

亦如明之與欲。其用有別也。而動之異於欲。其視明之異於欲。尤有甚焉。蓋明之用欲之用。皆屬留爲而動之用。乃屬往爲者也。留爲往爲卽留作往作其解見前。夫明用欲用。其爲不同類之用。繇於不同類之德。則動用與欲用。所以更不同者。豈不繇於不同類之德乎。

次。明德欲德不得以其所發之用。變其所屬之界。蓋明物愛物。我自明愛。不能使其所明所愛者有所變於未明愛之初。主動之德不然。既施其動。必令受動之物受變而動。非復未受動前之相也。其效既殊。因可推其德能亦殊。

寰有詮

卷四

五十九

三。論天神明欲二德。其界無限。不分遠近。若論施動之德。則有不然。凡受動者。必與其施動者爲相切之界。中間不得更著一物。故知天神施動之德。與明欲二德不同。

已上兩說。其謂天神運天之德與明德欲德不同者。於理爲當。他說所據詳辨如左。

所謂在賤則多在貴歸一者。義亦未當。蓋人之明

悟愛欲原爲二德。此二德之在天神。亦不可混而爲一也。凡物之性情。各有本德相稱之界。惟能相攝屬者能一之。故賤而多者。可謂歸於貴而二者。至於施動之德。與明欲二德。不相攝屬。豈可謂天神以明德欲德兼統動德乎。如色爲目界。聲爲耳界。論各特情。自不相攝。然以總情而論。兩者屬覺。覺能兼攝聲色諸界。故耳目諸司之不一者。覺能總之。若夫明欲二德。悉不相攝。其於動德。更不攝受。豈可謂天神以明欲二德。統運天之動德也。

所謂神德有二者。亞利獨指人之神德爲二。其正義謂明悟記含。職雖不同。其德總一。加一愛欲是

案有詮

卷四

本

之謂二也。又亞利所謂神德但二者。卽謂靈德之惟二也。蓋明悟之爲靈德。不必言矣。愛欲本德。但可謂神。不可謂靈。然其主愛主怒之餐。必俟明悟導引而行。明悟所然。愛欲卽從。明悟不然。愛欲卽否。故亦稱愛欲曰靈德。是謂惟二。繇斯以論。可謂天神之靈德亦二也。如謂天神運天之德。亦繫明悟所導。故指之爲靈德乎。不知運德最近最切者。自屬欲德所命。豈必復借明悟之稱。始爲靈德也。所謂凡物性情。固喜用約。然準前論。明愛二德之

作皆屬留爲。施動之作。獨屬往爲。則知明德欲德。不得往發運天之用也。緣凡作用。不能越其德之本界故。

或曰自然之受德。與自然之作德。相因而有。故二德者。同等始稱。形天既有受動自然之德。則應有作動自然之德。始爲同等耳。靈旣屬神。不與形等。則天豈不受運於靈者乎。

曰受德作德固必相稱。但所謂相稱者。不在有形無形其類之同與否也。在於作德受德相屬之宜而已。天主施物之德。其於物之受德。類本賈絕。然自有作者受者之切義。則天神與天雖非同類。然而切稱運天之作者。

或曰天之運動。必繇本模。不然則天模一無爲之物耳。夫凡屬形之有。必具三者。曰性曰德曰爲。天模旣屬於有。安得無爲。

曰天模雖非其動之作。然不可謂其無所爲也。下域變化無一而非天模之施用。其爲何嘗間息。

案有詮

卷四

本

或曰。天主全知全能。自宰萬物。經云。天主付誰主宰六合之權乎。額勒釋之曰。天主能自造成寰宇。亦自宰制寰宇。則謂天主自運諸天。亦奚不可。正曰。宰制之道有二。一爲裁定各所當然。引而命之一爲專布於物者也。繇裁定者而言。天主自宰萬物。乃聖經之義。繇其布於物者而言。天主大率以其所生之物轉治餘物。然謂天主自所運用。亦無不可。蓋天主爲萬作之總。所以然。自借諸司作者。常施其用。則天神所任動天之職。謂即天主所

案有詮

卷四

六十一

宰之動。亦何傷乎。

或曰。必謂天神運動各天。則吾天主。豈不能運動各天者乎。

正曰。謂天主自運各天。翻爲有所不能。何以故。有二義焉。一曰。動者爲闕。爲未成全之有。詳具別論設謂天主自施運天之力。是天主之作。必原有所闕也。二曰。全而無限之能。欲行卽行。不假時分。夫天動必隨時而動。則非全能之動。故全能不在於運天也。有此二義。然更有辯焉。辯其一者。此類之動。雖

視他類之有。未免爲闕性之有。然而論其有於本類。自爲成全不闕之有。試如元質。以視他類之有。於性似有所闕。然而論其因性之本有。固自成全不闕者也。辯其二者。蓋全能之德。任其全力。固能一瞬而行。但天主所用。明欲二德。亦必因其各物之受德。斟酌施之。故凡靈者。所司各天之動。各有其界也。顧靈者。司作之界。皆屬天主總作之界。證之有二。一。總作者。所借司作者。所行諸效。總作者。自能獨行。蓋一總作者。該萬司作之德能。則天主

案有詮

卷四

六十二

本自能運諸天。二。凡能具其質。又與之以模者。必能令其模之動者。天主能具其質。且加之模。豈不能令其有動。何必諸司作者。代其施乎。惟是天主以神智宰制在下諸物。在下者。必令其轉屬於在中者。在中者。必令其轉屬於在上者。寰宇秩序。固不得不然耳。天學之儒。不徒於有形之性。明其下繇中中繇上。轉屬以受其治也。論靈明之性亦然。天主自開照於上品之靈。而後上品照中。中品照下。下品照訓世人。第阿尼爵所謂下之上。接上之

下者是也。

論諸天之運各一靈者使之七支

諸天悉繇一靈而運。所憑有二。一。人有一靈。具諸不同之德。施諸不同之用。繇生德以化食飲滋養血肉。繇覺德以行形司之用。令百體隨分發動。繇靈德推論義理。通諸學問也。天神德能既超人性。則一靈足以徧運諸天。必不滯於一動而已。且夫所謂作者。亦不同界。有僅行本類之作者。有能兼多類之作者。其能兼多類之作者。所具德能。必大過於本類之作之德能者也。今既人之靈。尚能發不一之作。如能兼覺覺之類。生覺之類。豈其天神。不能以純一之動兼運諸天之動乎。

案有論

卷四

六十四

二。靈者運動諸天。諸天或逆靈施之力。或不逆靈施之力。然謂不逆者。更爲通論。蓋天體非輕非重。何因有逆。設有所逆。則靈者。久亦疲惫。而天動亦失其常矣。既無所逆。則德施無小無大。隨力所施。動莫不從。蓋無逆之界。縱使有限之德。亦無難於致用也。

正論謂各重天。各一靈者運之。此亞利之論。可證

有二。一。每一天神之性。其貴有限。其大亦有限。則一靈之體。焉能既令宗動天。從東而西。又令月上天。從西而東乎。二。按經義云。宇內各國各城各人。天主各遣一神護守。則天之大小。其效用於上者。奚止一神。而謂各重天之動。必以一神操之乎。所謂一靈。能行不同等之用者。亦有辯。天神性貴。固邁人靈。但其於各重天也。未如靈之在人。身甚關甚。稱也。人身之有靈。在周身。亦在周身。各分模周身。亦模周身。各分。天神不然。各天如彼。其大。各有各動。天神豈能兼焉。

案有論

卷四

六十五

所謂天體不逆者。曰。凡形體之相逆。繇施力於外者。有二。一。繇其體內所含本情而逆。如火之情。勢原輕。故能施力就上。必欲施以就下之力者。斯之謂逆。二。從施動者與受動者其大小。不稱而逆。譬若有人欲運月天。月天非有輕重。雖不內逆。其奈天高且大。人力迥不相稱。斯之爲逆也。今論各重天之大小。視一靈之力。初不相稱。雖於前論逆順之

理不爲內礙。大小之量。力豈相兼。

論形天以六而合否 八支

疏六合何謂。上下前後左右六者也。天非以六而合。爲證有三。一則天形圓圓者。無始無終之象也。又天之各分。皆爲同相之分。物之各分。其同形者。如火土之類。其分也。謂同相之分。其不同形者。如人獸之體。其分也。謂不同相之分。如云六合。自屬各具始終之理。與夫不同相之分也。則天非屬左右前後上下之轉合者。二則地勢不同。日出日入亦不同。人之目僅見一方。此處爲日出。彼處或爲

寰有詮

卷四

六十六

日中。又別處或爲日落。不可定以左右之名。三則設謂天可殊而爲六。是必有直有橫。天無橫直。則亦無上無下也。
正論曰。星量性三學。皆云形天實有上下前後左右之名。然各學之義不同。司星者就赤道之度。占候星運。故以日出處爲左。以日入處爲右。量地者。依天度以測地度。則以日入處爲左。以日出處爲右。此占星量地。但論性學之論。以爲天猶人也。運居赤道線北者。天之靈。猶人之竟。天形爲猶人之身。凡具竟者之

動。自右而起。所在右邊。右則因血之熱。故天動所起之一分。稱天之右。其相對之分。是謂之左也。具覺者之動。其先動之處。是之謂前。故天從中分之。自右向左之半。謂之前分。所與相對之分。謂之後分也。又北極如人之首。謂天之上分。南極如人之足。謂天之下分。以上皆論宗動天之動。若其以下各天從西而東者。則反是而觀焉。占星量地二家所定左右。皆就人身之所向。目之所見而論。性學家所論。則兼天與運天之靈而論也。繇此而推。可

寰有詮

卷四

六十七

以明辯前論。謂天爲圓者。惟論形天之渾體耳。若其兼論運天靈者。則天有始有終。蓋就彼所喻天之形勢。亦不一相。故也。所謂地勢不同云者。惟證天之某分不可專指爲左。專指爲右。至於起動之處。不能不取左右之名。所謂設有左右。宜有直橫者。亦非矣。性學但依天運以定其爲六合云。
寰有詮卷之四

寰有詮卷之五



波爾杜曷後學 傅汎際 譯義

西湖存園寄叟 李之藻 達辭

星理篇第七 隨論六

古 茲論諸星厥性奚屬厥象奚呈厥動奚若謂性從居上域火性星當屬火蓋凡諸有厥分從全星從天分天或爲火從火未謬

解 此論在天之星其要三者一論性一論象一論動也論性則與所在之天之性相同證在古說古

寰有詮

卷五

一

六三、ハナ

者疑天爲火性故亦謂星爲火蓋凡物性其分者必稟全者之性故也謂天火性理本不然設言天果屬火則謂星之屬火亦宜爾

古 凡火與熱絳星而發蓋緣其動破虛氣故木石與鐵動久火生矧近火者火生尤易

解 或者有二凡具形者不能以其所無發而爲有虛氣上域屢見火光此火何從而來蓋緣星函火性動而生火耳亞利辯此義曰星所以發火生熱者不在星之內有特緣其動試觀木石與鐵被激

裂時皆能出火星之運也切動浮空之氣氣浮埒火又近上域火體起火不更易乎

古 氣逢矢破成熱爲火故矢行空其金或鎔彼星呈象隨天而動不自成火惟是動天其下氣分緣動斯熱

解 又釋曰喻星於矢亦有不同行空之矢緣其動而觸氣所以生熱成火若論星之於氣則不其然其故有二一則星之所居在天距氣甚遠非如矢切氣中雖星之動或能令氣成火然星之本體固

寰有詮

卷五

二

六三、ハナ

不作熱成火也一則星之爲性原不屬壞則亦不受引壞之情

古 日天一重所繫尤切有就而熱有出而熱有極而熱就者長至之後日漸就近生煖出者日之出地極者至也止也日之最高度也皆以作熱

解 或又詰云絳天與星之動氣熱成火固矣顧天星之動甚均何爲在氣之熱有增有損如夏熱劇冬熱微耶亞利解云此義切關日天蓋熱有時增減非但絳於天動亦因日行北陸則近而熱劇行

南陸則遠而熱微。又每日日出。生熱行至中天。其光射地。返照。增厚增密。則此時地上尤熱也。是知星之作熱。不但因動。亦因其光。

論光非自立之體 一支

疏曰。與星之光。卽其體模。乃窮理者幾家之論。爲證有三。一。亞吾斯丁云。光之貴過於金。夫金也者。自立之體也。體之爲貴。踰於依賴。則知光爲自立之體。不然。其貴何以喻金。二。光非依賴乃自立者。蓋統物之有。皆歸二者。若不爲依。則必爲體。謂光非有體。蓋有體。則其性有與相悖。光無悖焉。或似與暗相悖。然而暗非實有。卽非切悖。故光非何似之依賴者也。又凡何似之依賴者。作者雖逝。依賴不隨俱逝。火已滅。水猶熱。水已離。手猶冷。光則不然。去其所繇發光者。光隨滅矣。三。理學家論日。所以照鏡生火者。繇直與返兩照之相激。破其中氣。使熱成火。夫其所以相激者。繇有兩體相合致然。故

靈有詮

卷五

三

大三十。六。小十九。九。于

光屬於體模者也。又亞利稱光爲火。火乃自立之體。則光之爲體可知。

性學通義謂光非發光者之體模。惟屬依賴。舉證有六。一。凡屬於可覺者。皆不屬體。故凡目所覩。皆爲依賴而非其體也。光屬目。何以爲體。二。質之分。不得受兩體模者。性學之定論也。設謂光爲體模。則是氣行之質。乃容兩體模矣。一本模。一日光也。三。凡何似之依賴。皆函微與甚之變。如熱。始而微。漸增而甚。論體者則否。方有卽全。不容有漸增。微漸增而甚。論體者則否。方有卽全。不容有漸增。甚漸退減之變也。但論體所本有之。全不論幾許大小。光有甚有微。則其非體可知。四。光若爲體。則屬有形。凡具形者。自有本所。光乃自傳而無本所者。則非具形體之有也。五。兩具體者。不能兩相入。以並居一所。光能透入通明之體。則非有形之體可知。六。凡具體者。欲動。必以時而動。光所傳映。不必待時。一瞬而至。其所盡之界。則不涉形體。明甚。今取前所駁者正之。謂光貴於金者。亞吾斯丁謂光之美。踰金光之美耳。非較其體也。謂凡何似之

靈有詮

卷五

四

大三十。六。小十九。九。于

依賴必有相悖。此未盡然。凡物所發本有之象。或論屬覺德之形象。或論屬明德之神象。人物所見幾許大小之象。皆非有相悖之依賴者也。所謂火雖滅水猶熱者。凡兩物之相悖者。以時相感。以時相勝。故水既受熱。不得一瞬驟滅。漸減之。乃至於盡。惟光不屬有悖。則能一瞬自傳。故撤去發光之體。光亦一瞬驟滅也。又熱冷等類之相入也。受其入者。質必以時受變。故其出亦必需時。光之照物。物體不變。故不俟時而出也。謂日之照鏡生火者。稟有詮

卷五

五

三十四
小三業

夫光之所以成火。非緣直照返照之相激。令中氣受破而熱也。惟其直返二照相併於一。故生熱滋甚。至於成火。亞利謂光爲火者。按性學論光。其義有二。一。明體所發之照。一。照所繇出之明體。就此後義窮理者。分火爲三類。火具一。火燄二。火光三。亞利謂光爲火。指其實體。循後義耳。光設爲火。何爲照雪而光存不滅乎。以此知光爲依賴者。

論凡光皆爲一類 二支

疏謂日星等光爲殊類者。其證有四。一。光也者。乃

明體所施之用。明體不類。則其光亦不類。天之各重皆殊類者。則其光爲殊類可知。次殊類之效。繇殊類之作者。星光所施之效。各自不同。則其光必自分類。三。凡同類之情。自不相妨。況亦相助。如兩火不能相滅。更能增熱。今日光能掩星光。令其象不能映目成見。是日光與星光岐類也。四。下域之光。與天上真福之光不類。凡下域之明體。皆非本有之色。故享真福者。其光非必藉此增明。其色亦不藉此增美也。蓋身具四福。光明一。輕快二。無損三。不碍四。而光

稟有詮

卷五

六

六十三
小三業

明其一焉。凡人之所爲美者。一則百體之宜。一則光華之稱。闕一非美。聖者身後。衆美圓滿不闕。必兼二者。其所自有之光明。與下域之光不同。
凡因性之光。皆一類之光耳。月星雖自有光。然其光之呈現。總繇於日。今論各星本所自有之光。與其所受於日之光。爲一性乎。抑各一其類乎。如謂一性。則皆一類。屬一性者。非殊類故。如謂各星各自爲類。則論類者。當先論其能積與否。凡爲何似之依賴者。但能相積。其類必一。譬光與火。與動

各所生熱皆可相積相增。固一類之熱也。日光星
光。其相合時。既成一類之光。則其未相合已前。亦
豈殊類。繇此推之。可見以天光較下域之光。又以
下域諸光互較。皆歸一類。爲皆相合相積故也。

或問諸光既俱一類。則光也。照也。何以分焉。曰。論
其切義。凡光有初有次。在本體之光。是初光也。在
虛空之光。是次光也。又明體直射之光。謂初光。明
體傍傳之光。謂次光。照者光所射也。照復分三。直
照。一。返照。二。轉照。三。明體映發。循直線行。是謂直
照。有詮 卷五 七 六十三卷

照往遇實體。因循直線復返。是謂返照。遇形橫激。
迴映別體。是謂轉照也。名義雖異。然皆一類。

所謂天之各重皆不類者。曰。取兩作者並論。其類
雖有不同。未可指定其施用之異也。當觀其用之
相通與否。用不相通。則知作者不類。故其用亦不
類。用若相通。則作者雖不類。而其用不因此而亦
有不類也。日星之光。有相通之用。豈可謂各天不
類其光亦不類乎。

所謂繇殊類之效。云者。曰。日光施於下域。固能生

殊類之效。然論其所施之用。則非殊類。蓋日因光
生熱。又因熱生獅生蟻。獅與蟻雖不類。顧其生獅
生蟻之熱。與其生熱之光。豈可以爲不類哉。何也。
凡作者論其類之同異。不當論所施之終效。但論
所施之中效。其中效在熱與光。是其近用。本自不
殊也。

所謂同類之情不相妨者。曰。凡屬可覺之界。若其
大者既盛。則諸小者必爲所掩。勢不自暢。比如版
上有畫。日光照之。其色即隱。又如耳聽大響。不別

微音。緣夫可覺之大。滿其覺德。不令復容微界所

傳之象故耳。日所施光盛於月星之光。業已滿其

目之見德。星光微細。豈能自暢以感人目哉。人若

在深井底。雖當日中。亦見星光。蓋緣井影如夜聚

人目力。因而成其見用也。至論善人復活以後。肉
身光明。自屬超性之光。視諸因性之光。固當殊類。
今所論同類者。第指一切因性之光耳。

論星宿借光於日

三

古有二說。一云。各星所有之光。盡出於日。一云。

惟月借日爲光。若星光則皆從本體而發也。謂光出於日者。以月證之。當其晦朔之間。月盡無光。緣其鬼與日合。不受照故。及其會日以後。始受微光。漸遠於日。光乃漸顯。日月會時。日正。在上。月正。在下。則月之對地。一面不得受日之光。稍行漸遠。則日所射光。露七。日而弦。十四。出月之下。而地上之人。見月光矣。日而與日相望。其距日。日日不同。故其受照亦漸不同。顯繇日借之以光也。

又諸星愈近日。天則其光愈顯。可驗於火金二星。造物主初立七政。置日於最中之第四重。如王者大三十个

卷五

九

小四十六个

之宅中。可以分施其光。普照餘曜也。

雖然。列宿七政。各有微光。亦卽月而可知。蓋月雖從日借光。然其見食之時。亦自有鬼可見。人望失光之處。見有赤鬼。若謂月全無光。則赤者何物乎。
或曰。月之借光於日。信矣。列宿五星。則似不然。設皆借日爲光。宜有變其本象之時。蓋諸所躔之度。與太陽度。每日不同。則其受照亦當每日不同。如月象然。次既謂五星借光於日。則火木土三星亦宜各有失光之時。爲皆有時爲地所隔故也。又

金水二星。亦能掩日。蓋二星既自無光。有時行至日下。亦必掩日。或減其光。今皆不然。

正曰。火木土三星居於日天以上。與日對時。地在中間。不掩其光者。緣此各重之天距地最遠。地影最微。不能達於日天以上。既無隔礙。則諸星全受日光。其象自宜恒一不變。不與月同也。其日天以下。金水二星。光亦不變者。有三義焉。一者。其星隨日而行。恒受日照。二者。卽亦有時離日。向下域處受光。漸異。但緣所損之光甚微。人居地上。窺測未到。三者。其體透明。日光射之。上下俱徹也。此三義者。後義有疵。設果星體透光。光卽不留。何得返而成光哉。惟前一義爲允。

卷五

十

大三十个

小四十六个

金星行度。雖亦時與日合。然其體僅當日輪百分之一。水星更小於金。掩日分秒皆不能設表而測也。又金水二星。本有之光。視月光差大差明。故其行至日下對度之時。雖時掩日。不能成暗。如一透明斑點映於日中者然。

或曰。月食。見有赤鬼。知有微光。則何每月晦朔

之聞與其生明之始見象如鈎不見所未受照之鬼乎。

○曰月食所有之鬼不能見於晦朔生明之始者其鬼非無微光也緣當晝日其所未受日照之處爲日之大光所奪不得呈顯本光迨至昏夜受照者既借光於日不照者亦爲光之所掩皆不得見如近月之星有時稍暗有時盡暗皆繇月掩其光故也然月未受日照之一面屢見黃色是其本光之微影云。

案有詮

卷五

論月中黑影 四支

十一

○或疑月既借光於日則相望時月宜光明澄徹胡爲中見闇影似有不盡借之光也或又謂月中暗影之故有三。一。月體原無闇影緣人目力爲自地距月之氣所朦如直木半在水中其真形爲深厚之水所映視之如曲木然。二。月吸下域土氣以續其體如資用糧故見闇色。三。月中闇影乃地上山林之影蓋月如鏡然在地之物射像空中月體不透而返乃成闇影也。三說皆非其一如謂中分

被朦則朦氣隨時隨處變化不常自地距月中分萬有不同何爲闇影無變其二。天非生活之體設謂月爲活體資吸土氣爲糧此糧寧能騰越月天以下元火燥烈之域不銷鑠乎其三。地上有形之物隨處不同卽其射月之像亦皆不同苟如其說則其所見斑影宜隨地異乃月中闇影從古至今各處所見無異其非山林射照之像明甚。

案有詮

卷五

十二

論其正義緣月體中有透凝之不一凝分見明透分見暗蓋凝分體既堅實所受日照不能洞過浮光返射是以有光無闇透體則冲虛無礙所受來照洞出不返所以闇影斑駁也。

○或曰凡有形者之透分所受外光之照視凝分尤爲澄徹驗諸水晶及銅鐵之類有可例者然則月中斑迹非見於凝體尚似見於透體也。

○曰不然透體受照雖似易於凝體然欲返射所受之光則必屬之凝體試以天體證之夫月星麗天其外餘分孰非能透光者皆受日照皆容日光無以異於月星然皆不能返射所受之光與月星

又氣行下域之熱甚於中域之熱緣日射之光至地而返遂增近地之氣之熱又日升中天所射之熱視在地平際所射之熱其力尤大蓋日光從上而下直照乎地光合而厚則熱愈熾也可驗於取火之鏡緣其中深陷能容迎日受射其光攢聚一點故其熱漸盛而火隨發焉。

或曰設謂光能作熱宜必先有光後有熱蓋凡作者皆在效之先者也作既先效乃熱居光之後則不可謂熱爲初情矣然性學指熱冷乾濕爲變

靈有詮

卷五

十七

六三廿四

化最初之情初不屬光光豈作熱。

曰萬有形生之物雖盡絳四行而成顧四行實體不在物之體中其在者乃熱冷乾濕所性之德耳此四德者似爲萬物資始之具故謂最初之情義指有形之物絳作而後成者情莫先於四情也光既不關物之作成則不類四行更超四情之貴故不落於四情中也。

或曰光果作熱則其體愈明者作熱當必愈盛蓋絳作者包函何等可以推其效之際限何若耳。

今觀木金與月光皆最明然而他小星所作之熱乃有更大於金於木於月者循是而測光未盡合作熱之能矣。

曰體愈明作熱愈大以論作熱之德他無牽制者則然耳金木與月雖皆極明緣其兼含施冷之力以制作熱之德光乃不能直行本效又或他不同性之星相望相照相竝梗其本德之用所作之熱皆能有減。

或曰因性之受不能竝容相悖之情則因性之

靈有詮

卷五

十八

六三廿一

作亦不能竝發相悖之效作者受者其理一也夫冷之與熱性固相悖則月與星豈其既能作熱而又含施冷之力乎如謂月星自含不同之德則物之受施未有能以其體之一分兼受冷熱相悖二情者必其某分受熱某分受冷所受之處不同乃可謂之不相悖耳顧更有可辯者受有分也施則無分月星因性發用不能分已所含之德以向不同之界如日光之照物其性固然安能主令所有之光照此物不照彼物乎日既如此月星亦然總

之下層。光照大地。自日而外。莫大於月也。

論光能作熱 五支

凡屬人物覺司之界。其用莫神於光。所最貴者六端。一。宇內萬物。絳光乃見。故稱光爲天地萬物文繡之服。二。晝夜禪代。絳光廼成。人物出作入息。全賴有此。三。光乃天施最要之具。無所不徧。無所不傳。因稱惠德之像。四。光不循漸待時。一發卽傳。蓋凡需時而傳。屬於依賴者。其性有與相悖。如冷與熱。悖。冷熱不得卽施。乾與濕。悖。冷濕不得卽施。與有詮 卷五 十五

光則獨擅其能。誰與逆者。故其施用。無待於時。五。光能裨益生力。爲振生之活德。故病者。夜則加劇。曙則稍舒。冬病見春。屢或得愈。六。四情之中。熱爲最貴。萬有生命。切繫一熱。熱如此其貴也。則作其熱者可知。光乃熱之作者。欲明前義。更詳兩端。其一。光能生熱。日月可證。下域之物。盡絳日施其光。始生其暖。月至望夜。暖於他夜。此絳月光盈極。故施熱於下者大也。又水中性冷。無血羸蚌之屬。至望而肥。緣此時生暖減冷。

其受化滋養者多也。亞利云。太陽王歲。太陰王月。其施效當相類。蓋日行或近或遠。分別冬夏。而月之望而光滿。亦其夏也。朔而光晦。亦其冬也。又光乃初體最初之情。豈無因性妙用。以爲變化萬物之具。固宜其有生熱之能。

有謂光自不作熱。萬物所蘊之熱。凡雜者各具熱。冷乾濕四情。乘光而作也。此說非是。蓋日光作熱。則月與庶星之光。亦能作熱。緣本其光悉皆受之於日者故。或又謂月星固賴日光。皆可作熱。然其原所自有之

衆有詮 卷五 十六

光。豈但不能作熱。且可作冷。曰否。凡光皆同類者。同類之作。必發同類之效。月星本光。與日同類。日光既能作熱。月星豈不能作熱。顧作冷乎。

其二。凡絳對照。返照相合成光者。其所作之熱。視獨出於對照者之熱。尤有甚焉。欲明此義。當知對照之光。一遇實體。不能洞透。因而返增中分之光也。絳是而推。可證凡作者。其力愈厚。則其效亦必愈厚。直照反照。兩合而成之光。其力厚於直照之光。則所作之熱。其厚可知。

又氣行下域之熱甚於中域之熱。緣日射之光至地而返。遂增近地之氣之熱。又日升中天所射之熱。視在地平際所射之熱。其力尤大。蓋日光從上而下。直照乎地。光合而厚。則熱愈熾也。可驗於取火之鏡。緣其中深陷能容。迎日受射。其光攢聚一點。故其熱漸盛而火隨發焉。

或曰。設謂光能作熱。宜必先有光。後有熱。蓋凡作者。皆在效之先者也。作既先效。乃熱居光之後。則不可謂熱爲初情矣。然性學指熱冷乾濕爲變

靈有詮

卷五

十七

六三、廿四

化最初之情。初不屬光。光豈作熱。

曰。萬有形生之物。雖盡絳四行而成。顧四行實體。不在物之體中。其在者。乃熱冷乾濕所性之德耳。此四德者。似爲萬物資始之具。故謂最初之情。義指有形之物。絳作而後成者。情莫先於四情也。光既不關物之作。成。則不類四行。更超四情之貴。故不落於四情中也。

或曰。光果作熱。則其體愈明者。作熱當必愈盛。蓋絳作者。包函何等。可以推其效之際。限何若耳。

今觀木金與月光皆最明。然而他小星所作之熱。乃有更大於金於木於月者。循是而測。光未盡合作熱之能矣。

曰。體愈明。作熱愈大。以論作熱之德。他無牽制者。則然耳。金木與月。雖皆極明。緣其兼含施冷之力。以制作熱之德。光乃不能直行本效。又或他不同性之星。相望相照相竝。梗其本德之用。所作之熱。皆能有減。

或曰。因性之受。不能竝容相悖之情。則因性之

靈有詮

卷五

十八

六三、廿一

作。亦不能竝發相悖之效。作者受者。其理一也。夫冷之與熱。性固相悖。則月與星。豈其既能作熱而。又含施冷之力乎。如謂月星自含不同之德。則物之受施。未有能以其體之一分。兼受冷熱相悖二情者。必其某分受熱。某分受冷。所受之處不同。乃可謂之不相悖耳。顧更有可辯者。受有分也。施則無分。月星因性發用。不能分已所含之德。以向不同之界。如日光之照物。其性固然。安能主令所有之光照此物。不照彼物乎。日既如此。月星亦然。總

無異施。究當論受。若如所論。竟是一受者。能容兩相克之情。固無此理。

⑬曰。謂物於其一分。不能並受兩甚悖之情。固也。

如謂不能並受兩次悖之情。則非也。凡依賴之類。其積三等。如

熱積其不可更加。謂之甚熱。積半以上。未至於甚。謂之次熱。積半以下。至於鄰無謂之微熱。何

以故。冷熱二情。當論多寡。此微彼次。勢固兼容。兩

者並甚。則勢相抗敵。强者偏勝。而物偏受之。其弱

者自不能容也。此乃不兼受之義耳。顧其兩強不

兼之際。物所受熱受冷。又緣本性自所緣引。合則

靈有詮

卷五

十九

大ニ、小ハ、
少ニ、多ハ、

受之。不盡繫乎外施強弱之力。亦有彼甚此大。而

物偏受其次者。自爲相攝緣引。得其利順故也。

⑭或曰。光既作熱。必亦作乾。今觀月受日照。其光

滿時。豈但不致作乾。且能作人身之四液。凡侵濕

者。至月望時。多患頭痛。則光既不作乾。宜亦不能

作熱矣。

⑮曰。謂能作熱。亦能作乾者。不盡然也。如泥與蠟。

或同曝日。或同就火。受變却異。泥見日火。則堅。蠟

見日火。則鎔矣。月令人身痰液。或動而消。或動而

不消。如此之效。不專在光。大率歸在含藏之力。試

觀晦朔之間。月光甚闇。然其所感物變。殆有甚焉。

風因月生。海波之揚。晦朔尤大。其他受變於月。望

時更多。

論動能作熱 六支

⑯動有二。一謂所動。乃有形之物。去此就彼之動。

一謂化動。如先冷後熱之動也。今不論化動。特論

所動。能作熱否。謂所動作熱者。如石與鐵。猛然相

觸。每皆出火。又彈與矢。動疾則鎔。氣虛受擊。屢亦

靈有詮

卷五

二十

大ニ、小ハ、
少ニ、多ハ、

發照。冷雲追熱。屢射電光。又海水本冷。狂風激之

則暖。此皆因動生熱。有可徵者。至欲究其所以然

之故。最未易明。故窮理者。分其說爲十有二端。今

姑陳二端辯之。

其一。謂所動爲作熱之緣者。緣其動爲最初之動

故也。有謂凡每倫。必有最初者。爲其倫之所以然。

而所動乃羣動中最初之動。則作熱之用。雖屬化

動。亦歸總動之倫。而屬於所動也。此說可駁者有

二。一則執所動爲最初之動。因而作熱。未明作熱

稊有詮

卷五

二十一

李六三廿九
李小四十一

何繇。蓋凡作者不能越本分之界。而所動之界。本在置其物於其所之內耳。一則稱每倫之最初者爲本倫之所以然。夫謂最初者爲所以然。其說良是。顧所動之動。但可謂之最初。不可謂本倫之初。所以然。則不得爲化動之作所以然也。施熱施冷之用。謂之化。至論所動之在於天者。論天之全形。不得離本動。就彼故天之周。雖可謂諸化動之作者。然其爲作動。亦謂之所動。雖可謂諸化動之作者。然其爲作不在其爲所動周動。而獨在於其德。既布其德。不得不動。乃其必然之勢。如火之焚林。不近不焚。既近而焚。必然之勢。不可以其近爲施焚之作者。其二。謂兩實之體。猛相觸激。即迸裂而火出。此說蓋執雜稊之物體。內函有不等之分。幾分屬升而熱。幾分屬墜而冷。升而熱者。爲氣火分。墜而冷者。爲水土分。忽因觸激開裂。致有鬆虛。其內氣火分與水土分。兩相拆離。火迸出外。至其火之所以或大或小者。又繇觸激大小其力有不同故耳。此說似矣。顧不盡然。就其所論。將謂四行之模。實在雜稊體中。而不知雜稊體中。但有四情之德。其四行

稊有詮

卷五

二十二

李六三廿九
李小四十一

本有之實。未嘗在也。又謂必雜體而後成火。彼氣行者。豈非純體。然而遇相觸激。屢亦見有作火者焉。就此而推。有謂凡雜稊者。所含之熱。離中心之分。即必稍減者。此說亦不然也。夫惟有寬之物。其周身百體。近心之處。受熱爲多。以其心爲生熱之原故。無寬之雜物。所函不然。其熱全體無異。欲明正理。須舉三義。其一。所動之初效。尚未及於生熱。何以故。作者之初效。惟一而已。而置物於其所。即其所動之初效也。所之與熱。明爲二類。是必二效。則作熱不得爲所動之初效。其二。所動者。中分鬆虛。熱因以作。證在石與鐵也。其體本堅。一遇觸激。則兩實中分之氣。逼迫開虛。乃致引熱起火。蓋熱之緣引。在虛故也。或曰。熱爲初情。鬆虛者。不過次情耳。凡不落四皆謂。未聞初者。顧從次者而來。則熱何得繇虛而作乎。

正曰。雖謂熱從虛作。然虛之於熱。非其作者。第爲具其緣引之情者。又凡含血者之動。繇其稊有熱

性然而熱又乘動融浹周身則其熱之與動可謂互爲作者虛之作熱義畧倣此。

其三兩體相激熱火作時緣在中分之氣蓋剛體之鬆本不易致而中分之氣逼之則鬆引動熱情然後兩剛之體旋亦感受其熱可驗於矢緣夫矢行甚疾空中之氣激動生虛先作其熱俄而矢感氣中之熱熱益生焉。

或問擊石者擊其廉隅則火易出若擊漫處則否。

何也曰其故有二。一石之受擊若有專處則其中

稟有詮

卷五

二十三

大三廿四

分之氣受激亦專。二隅中之氣分最微則其逆於所擊者亦微。是以剛體觸擊輒易虛裂而火隨發。問今有二石於此其一最堅其一次堅人竝擊之則次堅者火尤易出何也曰此故亦有二焉。一緣彼最堅之體或圓或平故擊無專所而中分之氣不易得熱其次堅體或有廉隅則受擊必有專所迫開中分之氣熱乃乘之而迸。二次堅之體或舍就火之情遂因激而見火。

問火之本情既恒炎上胡爲兩實體之相激火星

迸出下墜不上曰或緣使此兩激者其勢致然如石本墜下亦或緣其外施之力逆性而上又或緣此迸出之火性不盡純未盡脫其實體之微分體勢稍重故逆性而動以就於下耳。

熱絲所動前論已明今問生熱與火其切作者何在或謂兩實者之激而生熱絲其體中各含有熱緣夫雜糅之物咸具四情其所含熱卽其發熱與火之作者此說非也人有持兩堅冰相觸而致火者矣夫冰第有冷濕二情絕非有熱則豈絲有含藏者而生乎。

稟有詮

卷五

二十四

大三廿三

或謂熱之切作者卽在兩實相激之動蓋凡儲具其質使有緣引其模之情是之謂切作者今兩實相激之動正爲儲具熱質緣引火模是乃熱與火之切作者或又以熱與火之切作者歸於形天之所施蓋凡莫測其因性之作而忽然乃有其效宜知必爲天德之所施無性之作者如無族類而生者之屬則熱與火之生似不關於下域之作矣折衷二說論熱之生前義爲當若論火所從生固宜悉歸天功。

或曰動移其所苟能生熱則居靜不動必能生冷蓋凡作者相悖其所發效必亦相悖也夫靜非惟不能生冷且或生熱則可推知移所之動亦未必能作熱矣所云靜能生熱者每見血氣之物欲存本有之熱則常靜攝不動如龜蛇沍寒內熱漸損爲能蟄伏含氣如灰者然用使熱不盡滅身命得存又人以鏡取火持愈靜定得火愈速

曰謂作悖而效亦悖者但可論於實有之作耳靜則無何有矣安得指爲實有之作者而索其相

稟有詮

卷五

二十五

三

悖之效乎謂有生命者以靜存熱其故有二一龜蛇穴處而靜則能避諸作冷之緣二動者乘生血以作熱故凡含血有生命者久動則其生血與其血中之熱必漸減損靜則固守不受他害因能自存生血之熱也或曰若然則動非惟不作熱尚可減熱曰含生之物動久不息內熱即減併周身之熱亦減也動苟有節內熱雖損猶有所補周身之熱寧有損乎至論取火之鏡愈靜持得火愈速此非以其持鏡之靜爲其作火之效也繇其持鏡定

靜則感受返照之合熱力聚厚夫是以能生火耳或曰動亦作冷何謂作熱試觀夏月搖扇動氣生凉人吸凉氣得調心熱熱水動撓還冷更疾冬月井泉初汲則暖受動則冷是皆可驗動之作冷正曰動之作冷非其本效第偶然之效耳夏月扇動生凉非關動德緣炎夏氣近人身愈增其熱扇動則此往彼來近氣退讓新氣近人熱去凉生理固爾也呼吸之理亦然

或曰苟如此論凡浴溫泉者何爲入水少選水

稟有詮

卷五

二十六

三

受人動較初入時更溫暖耶曰初入溫泉溫泉之熱甚於人身之熱顧水施熱於人身人身亦施冷於其水動則近身之水冷者忽離新就之水自必尤熱矣至論氣之於我其理不同蓋近我之氣較我身本更清涼而我身施熱於氣氣亦受而生熱動則熱者離我新氣遞來未受我熱颺然暫就固不得不凉矣

或又問今人舉口微動吹氣則凉張口呵動其氣則熱何也曰微吹而動之氣乃身外之氣也故凉

大呵而動之氣。乃身內之氣也。故熱。

所謂熱水因動還冷者。蓋水動則渙其聚體。中熱散出。而在近之涼氣乘以入焉。故返冷尤疾也。其冬月所汲之泉。初出則溫。少動還冷。亦同此義。

星運篇第八 隨論三

測天與星。所顯不一。豈其皆定。豈其互運。豈其二者或息或運。地既恒靜。謂星天定。乖目所測。謂星謂天。各有本運。星與天運遲疾。豈一。謂天止息。而星自運。即星彌高。動當彌疾。

案有詮

卷五

二十七

三三二

亞利茲論天與庶星何繇而運也。云人目所測。天與星運行不同。或天與星皆不動。而動顧在地。人居地上。第見天星之動。如舟行見岸。不覺舟移。但覺岸動乎。或天與星各繇本動以運。如水流行。水中之魚亦行。其魚與水各有一本動乎。或天靜而星運。如鳥之翔空乎。或星麗於天。隨天而運。如人之在舟中也。既而破前三說之謬。以爲其謂星與天皆不動。因地之動而見以爲動者。不知地之恒靜不動者也。後有本論辯之。其謂星與天各因本

性之動而運者。凡夫因性之動。體愈大者動愈疾。如小石大石。竝墜而下。遲疾不同。天星若各因性而動。則天體大於星體。其動宜疾於星。乃今二者之動。無分遲疾。則可知其動非有二矣。其謂天止而星運者。則星所繫之天彌高。其動當必彌疾。蓋高天歷度之廣。數倍下天。非其行之至疾。固不能同時而運也。今試問此愈高愈疾者。爲星固然之動乎。抑其偶然之動乎。謂固然者。則星動隨處皆一。設取上下諸天之星。更置其位。亦復如是。豈可

案有詮

卷五

二十八

三三二

謂星彌高者動彌疾。謂偶然者。偶則無復定度。高下進退。何從而測定焉。於理不可通矣。既知三說之非。則知後論所云星隨天動者。爲當於理也。或謂設稱星止天運。亦猶天止星運之理。蓋上下天同時而運。上天之歷度固廣。亦宜謂天彌高者動彌疾也。則謂天止星運。而其星彌高。其動彌疾。庸何傷乎。曰非也。宗動天以十二時運行一周。擊動其接近之一天。其下諸天。遞接遞帶。皆同時而行一周焉。論此諸天之動。固其因性之動。然非繇本

動爲作始。但爲在上之天挈之而動耳。設天止而星自運。其在上之星。豈能挈動在下之星乎。緣其上下各星。體不相接故。又若在上在下之星。皆各任其本動。則其運不得常均。就前固然。偶然駁之於理亦舛。况從西而東之動。各星所在之域。據目所測。又各不同乎。蓋各天皆自有一本動。而諸星附之。天與星總同一動也。

古星本不移。隨天而移。天彌高者。厥星彌疾。此義爲允。

案有詮

卷五

二十九

六、九十七業

解前設四端。已破其三者之謬。今釋星爲隨天而動。此外無他動也。蓋取第四義爲定論。又云星愈高者行愈疾。固然。然其行之疾也。非開星動。惟屬渾天之動。

古星體爲渾。渾動有二。一轉一周。若星自動。或周或轉。一義咸舛。則非自運。凡周運者。運本所內。星運繫天。匪有定居。

解欲明此論。宜知轉周二動之義。周運者。在本所之內而運。無所遷移。如水車之運。常在車內。是爲

周動也。轉運者。其動不守一所。雖此就彼。所顯之面。恒有不同。如地上園物之運。是爲轉動也。星之所繫。其域靡定。或見於東。或見於西。則非周動審矣。亦非轉動。證在後論。

謂日出沒。光體有動。因驗星動。盡皆如日。然日無動。出沒映濁。目力使然。

或謂日當出沒之時。顯見光有動搖。既自有其本動。則庶星亦然也。亞利辯曰。日之周運。朝出夕沒。其光體固似自動者。然使此動果爲日之本動。

案有詮

卷五

三十

六、九十七業

則庶星當亦如是。然而非其果有動也。緣夫日距人目。其中分有濁氣蒙之。人目不能受日真象。故覺其動搖耳。日本無動。其動隨天。推知庶星亦隨天動。

古星非轉動。厥證在月。闇影恒一。

此就月以證星明其動非旋轉之動也。蓋旋轉而運者。隨轉易面。不得恒露一處。今觀月中斑影。隨時隨處。象態皆一。則月之與星。並非旋轉之運。可知也。所謂星不自運云者。第論各星本體之動。

非論七政各輪之動。蓋渾天周動而外。七政乘其本輪。各自有一運動。

①星運之繇於天運也。又有三證。其一。設謂天不運而星自運者。其星之運。必離此以就彼。所離之處。必有一空。若謂不空。則必或移天體之他分以填實之。如此。則天體有堅有虛。屬有壞者。若謂天體原有虛運。星運其間。則此運為即天體乎。抑與下域之物同體者乎。若即天體。則天亦為有壞之體。於義已乖。若同體於下域之物。則天體乃容外。案有證

卷五

三十一

六三〇之案

其二。一體者不得作兩向相悖之動。設有二動。則其一動必繇他體之所挈者。如望撐船之人。向船尾而行。一為人走船。一為船行帶人之動也。今人明見天星從東而西。從西而東。則知星運繇天而運。

其三。列宿相近相距。其動至均。古今一定。則知星宿在天。如木節之在版。因其不動。乃以成其有常

之動也。

②或曰。鶡祿謀嘗紀繫拔翼時。古博學見北極傍

之星。離極十二度二十四分有奇。今僅離三度半。

可見北極傍之星。自有一動。與天體之動不同。

③曰。北極傍星。所以或離或就。此非其星之本動也。緣列宿天從西而東。自以黃道兩極為樞。另一

周運。故其所離赤道之極。漸覺不同耳。

④或曰。列宿之光。跳躍閃煜。如無本動。則此所見

之動。何因得有。

案有證

卷五

三十二

六三〇之案

①曰。觀諸不遊星。七政謂之遊星。列宿謂之不遊星。雖似躍動。然

實非躍非動。緣人目力罷劣之故。夫罷劣之說有

二。其一。謂緣星運最疾。故其射象至目。閃煜不定

此說非也。若躍繇運疾。則遊星運行皆疾。宜俱見

其閃煜。乃七政之光不然。則列宿光之閃煜。豈行

疾之故哉。若謂水星間見躍動。固然。然其所以躍

者。非因水星運行之疾。水星之與他星。實繫同運

並行。亦不因水星距地之遠。他星與七政其距地

更有遠者。又不因水星之光有所不同。如以光論。

則火星更明也。其所以躍動之繇。水星自有含藏本情。情之精微。非人所能盡曉。

其二謂列宿之躍動。歸在人目距星之遠。有二義焉。一謂目之見物。以其神力射至彼物。星距目遠。神力漸耗。所以不能見其真形也。一謂目之覩物。因其物射本形到目。而見列宿距地既遠。其所射象漸銷而微。逮至人目。不能章顯在天真形。人用司見之德。竭力而視。至於疲敝。似覺動搖。是乃見德眩惑。妄以常定不動之星。謂爲跳躍。譬水行者。寰有詮

卷五

三十三

陳英

本緣舟移。乃謂岸移也。已上二說二義。後說爲當。後義爲實。

或問星在地平。何以較在天中。尤覺閃煜。曰。此繇地上之氣。蓋土氣上騰。破散星體所射之象。令人不得明見其真。故愈近地處。土氣愈厚。愈覺其閃煜之劇。

或又問。日未出數刻前。何以近於地平之星。其躍動甚於他時。曰。此時土氣之騰更多而厚。緣太陽之光與熱。蒸動使然。故此時天色較夜尤暗。而日

所將出之處。比於周天他處。望之尤覺黯然。曉行之人。睹此而知天之將旦也。

不遊星。但繇天動。無自動者。七政則不然。各有本動。因有本動。故曰遊星。蓋所以謂之遊星者。非其任遊普天。漫無規序也。惟於渾天運動之外。別有本動耳。何以證之。曰。七政之距地。時高時下。各有不同。若其本天運動之外。更無他動。何以致此乎。原本天之運動。恒一不爽。設使七政。但因天動而動。則其距地遠近。亦宜恒一。今既不然。則其遠遠

寰有詮

卷五

三十四

陳英

近近。必皆各自有一本動也。然是本動。非各政本體之動。測天者。謂七政各有小輪。小輪之中心。與渾天之中心。各又不同。七政各居小輪邊際。隨輪上下。或就或離於地。

論天動有聲否 一支

論閉他臥勒。研精義理。而好音樂。聞鐵工舉錘戛擊。覺有佳韻。投其所懷。因曰。天有大動。奚獨無聲。奚不成美樂乎。夫謂天之有聲。當據何義。曰。凡在地有形諸物。視天甚小。其動視天動之疾甚遲。然

其相感而動。悉成聲響。則天之至大。動之至疾。又至相切。寧不成聲響乎。且其聲。必不乖亂。蓋天載有序。豈乏美好。則其動而成聲。必爲和平妙善之樂。

謂天動而成音樂。其說頗契人意。古先未聞超性之學者。緣此而謂人情之好音樂。誠有所自。蓋謬以人之靈性。其先未締肉軀。在天。已享天樂。故今在世聞樂。感觸心靈。如契原所享受之美樂然也。故今堊歿。用樂送之。返於原樂之域耳。此所謂靈

靈有詮

卷五

三十五

六十三

靈未合於身。先在天域。義本乖謬。今未暇辯。

或謂凡寓形物。逢大震響。必受其損。雷霆其徵也。况天動作響。豈人物所能當乎。執有響之說者。則謂天動之聲。異於下域諸物之聲。非惟無損。尚有利焉。原夫天生萬有。獨用動德。繇動作聲。必如諸和之樂。自能安存利濟於物也。

或謂設使天動有聲。宜極訇振。世人何皆未聞。曰。其響雖大。然無時間斷。世人生而習聽。遂弗覺其響耳。如入多國。居泥落河濱者。積久相安。亦不覺

其河流之聒也。次。凡可覺者。必其覺德之分量。與之相稱。不然。則司覺者不能暢其本用。所謂相稱之分者。非特見屬見司。不屬聽司。因其聽與聲稱。不與色稱故也。卽色與見相稱矣。亦須稱其主見之德力。其稱彌切。則所發之用彌全。不然。則缺。試驗人犬之鼻。犬鼻能嗅遠物。人則不能。人鼻能嗅花香。犬又不能。此其故何哉。可覺之物。與其覺德。各自有恰稱之分耳。推知天動所作之聲。所成之樂。人所以不及聞者。必於吾人主聽之德。絕不相

靈有詮

卷五

三十六

六十三

稱故也。又費瑋謂人所不聞天動之樂者。緣造物者恐人得聞天樂。必且盡遺世事。皆願辭棄人間。昇而享之也。

亞利之門。皆不以前說爲然。蓋可折者有三。其一。凡諸有形。兩動相激。若其中間無氣。必不成聲。蓋聲之作也。緣於三有體物。交相受激而成。一爲激者。二爲受激者。三爲居中之氣。闕一。不能成。各重之天。切相依附。其中無氣可容。縱使轉動受激。無繇作聲也。其二。光之與熱。乃上天生物存物極貴

之用。設令振響太甚。豈惟不能生存萬物。尚有損焉。若使天動作聲。則天之大也無涯。其聲之震也亦無涯。下域之物能當之乎。其三。如謂世人生而習聞故恒不覺者。設或有人失聰數年。忽復還聽。此時自應忽覺有響。古今既聾而復聽者不乏何為絕無一人覺聞天樂乎。可見天動本自無聲。所謂凡屬可覺。須稱能覺之德者。亦有辯焉。凡可明者。皆屬明悟。第或此人不明。他人能明。又或人皆不明。天神能明。或有天神不明。天主能明。因此窺有詮

卷五 三十七 大三廿八 小四十五

而推。則凡可覺者。皆屬覺司。固應或有此人不覺。而他人覺焉者。今論天動之聲。既屬覺司之物。乃謂人皆不覺。則是有可覺者。而人無覺德以稱之也。夫德有函而待者於彼。必有應而赴者於此。乃理學通論。豈其實有可覺之物。而人無德能以覺之乎。若謂人所不覺。禽獸或能覺之。禽獸之覺司。誠有勝於人之覺司者。利未亞有獸。名苓。齋其目。力極遠。若哇鳥有吞牛大蛇。善聽。蟠身於樹。以耳貼地。而聽。能聞數里。獸到即吞。然而既謂禽獸能聽。天動之聲。則不得謂有可覺。無能覺者矣。若謂鈞

天廣樂。獨與禽獸享之。是天乃陰厚禽獸。加於人上也。而可乎。若謂天動之聲。不類世音。故絕不屬下域之具。覺司者。則又不然。夫有形之情之勢。必屬於有形之德。形天運動之聲。正屬有形之情勢。必有稱形之德。以受之。若下域之物。無是德力。而在天之靈者。悉亦無聞。則是終為有可覺者。而無德能以覺之也。又耳目二司。其力相等。光屬目者。分有相稱。聲屬耳者。當亦有之。人目既能見天之光。耳胡獨不聞天之響。

窺有詮 卷五 三十八 大三廿九 小五十六

或又謂聖經云。天之聲音妙矣哉。誰能息之。則天動有聲無疑也。曰。聖協樂釋此義云。所謂天之聲音。非天形作聲之謂。蓋指天與日月星運行之美而言。凡人見此。悟是美妙。不得不揚聲歸頌於造物之主。是謂天之聲音也。謂誰能息之者。天與日月之運。非天神與世人所能止者。故曰誰能息之。

論七政天不均之動 二支

宗動天與所帶諸天之動。原無不均。前既辯明。惟七政天之動。有不均者。亞利論七政之動曰。七

政所居彌高者其本動彌遲何故七政彌高者彌近於宗動天受其帶力彌大也故緣宗動天之動以致遲其本動或謂不然曰凡下域具形之物愈離初不動者愈就初動者則其動愈疾萬物所以原於天萬物所以有靜者皆原於地故今七政既各宗動天爲初動者各地爲初不動者云愈高則愈離初不動而愈就初動其動必亦愈疾矣又設謂宗動天者能遲在下諸天之本動則諸天離宗動天愈遠者動宜愈疾今却不然最遠如金水二星其行之疾與日同時周運則亞利所

寰有詮

卷五

二十九

大三十卷十二

謂愈高愈遲者恐未盡是

欲釋此難宜知多瑪所謂宇內有兩性分一爲常在不滅之性一爲可滅之性形天居兩性之間有兩相通之分亦有兩相通之動其一從東而西乃成晝成夜之動爲萬物永禪不絕之所以然其二從西而東是爲萬有變化之所以然也緣宗動天切近無形不滅靈者之居故但有令物永禪不絕之初動自餘諸天漸離靈者不變之居愈就下域具形有變之物則愈關於能作萬變之次動各天之本

動故其天愈高者其動愈遲如土星所居最高則其關於次動之分最少也月則切近下域切主變化諸物故其關於次動之分獨多而其動也較之已上諸天爲更疾焉至於中間諸天其動居於遲疾之間先明此理斯可細辯前說

何謂具形之物愈離初不動者其動愈疾蓋宗動天所總諸天其居愈高者其體愈大其度愈廣迥異於以下各天乃其運行則廣大者與近小者同時而周此非高者運動至疾而何以致此乎至論

寰有詮

卷五

四十

大三十卷十三

各天本動固緣宗動天施帶之力以致分位愈近者其動愈遲亦因各動遲疾不同所關下域變化之分又有或多或少之異耳若謂愈近初動而本動愈遲愈近下域而本動愈疾者不盡然也蓋金水二星皆在日下準前而論則其行度宜疾於日矣乃今不然緣此諸天之動雖因宗動天所掣而受其遲但諸天本動固爲自然之動而又實有主其動者其爲靈者之所運也是屬有主之動者也而其動也必各稱其形天之性是屬自然之動者

也。論其動之自然者。則受遲於宗動天。論其動之有王者。則不繫於所離宗動天之遠近。其所繇特遲。特疾。有靈者。調劑其間。至於金水二星。輔日以成歲功。自應與日同行同施。此造物所以爲妙。

論各天周運常期 三

宗動天之運行也。依南北二極。從東而西。歷十有二時而一周。其下各天。固皆因此一動掣之而運。然緣各有本動。遞日退行。其爲遲疾。有不同者。第九重列宿之天。循黃道兩樞。從西而東。歷四萬

有餘

卷五

四十一

大三、卅七
小三、个半

九千年一周天。第八重之天。其本動從南而北。復北而南。謂之一近一距之動。歷七千年一周天。此下各天。則皆隨此三在上之天^八而動。而更各自有本動。土星天。歷三十年運一周。木星天。歷十二年運一周。火星天。歷二年運一周。太陽天。歷三百六十五日兩時半零四十九分爲一周。是爲一歲之周。金水二星。隨日運行。亦一歲一周。太陰天。二十七日常四時得一周。以上所論第八天以下諸天之動。但論小輪所帶之動。其七政所繫全天

之動。遲疾與第九重天無異也。

至論宗動天。一日一周之疾。須先知其廣大幾何。此天之周。以地徑求之。四萬九千七百三十四而得一周。以十二時歸之。則一時而宗動天之行。凡一萬五千一百八萬二千一百里也。

星圖篇第九

證星形圖。要義歸二。一徵厥運。一驗月形。造物元尊。賦形有定。凡非自運。原所受形。不利厥動。厥動不利。莫若圓體。星非自運。前論已明。則其屬圓

有餘

卷五

四十二

大二、六十八
小二、个半

無可疑者。又以月證。或虧或盈。時復圓形。至日蝕時。所虧亦圓。一曜既圓。諸曜匪異。
不利厥動者。此言內所自發之動。圓形悉無動具。必賴外動而動。故謂不利於動之形。莫圓形若也。

天星二解篇第十 隨論六

古難明有二。一者天動。其位其次與數弗稱。二者天星。上重甚多。下天惟一。今釋一者。凡性之用。緣靈者引以獲所向。次靈^天之意。效厥初靈^天。釋其

二者物生所繫悉歸初天施生之具宜多厥曜

●亞利設二難而爲之解其一宗動天惟一純動在其下者各漸多動則愈距初動者其動亦宜愈多如數之距一愈遠者其所積數必愈多然後各天之動與其所居之位彼此相稱也今則不然何故蓋凡性之作用雖各有定向然而欲詣所向非有靈者引之固必不能況各天定運豈其不繇靈者而能然哉天神所向在學天主之惠故其施運於天亦惟就其施利於下域者或多或寡其動耳

寰有詮

卷五

四十三

卷五

其二七政諸天既各一星第八重天星乃無數何故蓋凡下域萬有之生滅所切繫者在宗動天所以此天施生之具比他諸天不得不多也爾時亞利但知天總八重故以第八重爲宗動天若依後世天文家所定則又不同

第八天所見極微之星其徑尚大於地徑十八倍零十之一地徑大於月三十倍零三之一設將列宿諸星置於或月天或水星天則列宿既大且多豈不填滿其天而致照與日無異晝夜何以分焉

設謂移列宿於第七重之天其廣亦足以容其距地亦遠足以分光暗成晝夜也然總不如置之第七重之外即使第八天爲天主初造之天亦宜置列宿於此也或曰天主造多許之星居此最初之天其意云何曰總有二端一欲利益下域緣天施下域之具莫切於星固自宜多二欲人仰天而思就所顯見於外者如此光華推知藏韞於內神聖所享真福之處又不知當若何也

論不遊星數 一

寰有詮

卷五

四十四

卷五

●不遊星之數量非人所能定也其論有四其一今所見如一道白練其長竟天中土稱曰天河亦曰雲漢似河而實非也乃列宿之天有混成一帶小星不可數計距人目遠不覩真形故第視如練光耳其二冬夜天淨時天北之星甚繁不可指數其三亞利之說亦然曰初周即第八天所見之星其數不屬人目其四聖經形容天主無量知識莫可明言惟謂其能數普天之星悉呼其名役使之據此則星數之難量可知

星家通計渾天之星。凡一千二十有二。惟舉周運所見著有明效之星耳。其形象不顯。施效未著者。非人所目見指數也。所謂一帶小星如練者。宜知此光不但爲衆星攢聚之光。亦爲此段天體凝結。返其所受太陽之照。故成此光耳。

論星體大小二支

星家通論。凡不遊星。卽極小者。以較全地之體。其大猶多。一等星計一十有五。次等星計四十有五。三等星計二百有八。四等星計四百七十有四。五等星計二百一十有七。六等星計四十有九。又有最小十四星。其中五謂霧星。九謂暗星。

家有詮

卷五

四十五

六十九

凡測星體皆以地徑較之。不遊星。一等其徑大於全地徑一百零七倍六分徑之一。次等。大於地九十倍八之一。三等。大於地七十二倍三之一。四等。大於地五十四倍十二之十一。五等。大於地三十六倍八之一。六等。大於地一十八倍十之一。

七政 土星徑大於地徑九十一倍八分徑之一。木星。大於地九十五倍二之一。火星。大於地三分之一。太陽。大於地一百六十六倍八之三。地。大於金星七十三倍二十七之一。地大於水星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二倍。地大於月三十九倍三之一。

欲知諸天距地遠近之數。難以星量。姑就騎馬疾行爲例。占天者測有定準。設有人乘健馬。每日行三百里。從地至月天。行五年六十餘日而到。從地至水星天。須十年尚餘數日。至金星天。須二十六年。尚餘數日。至日天。須一百六十九年九十日至火星天。須一百八十四年一百五十餘日。至木星天。須一千二百九十年六十餘日。至土星天。須二千六十五年三百三十餘日。其測法另有本論。

家有詮

卷五

四十六

六十九

論性之作德何限三支

亞利論天施下域之德。僅舉何似依賴之相感。而其所感之限量。未詳厥義。茲釋物限何謂。總之有四。一謂之大。一謂之小。大小二者各分有二。一

謂之內。一謂之外。如論凡物之體。假如高大幾何。則其性得存。更大則不得存。其得存者之限。謂內大限。譬人之可存者。爲八尺。設使更大幾何。則人性不得存。是八尺乃人性得存之內大限也。又如高大幾何。則性不得存。稍歛而小。則得存。此不存之限。謂外大限。如人性不可存之大。是爲九尺。令小幾何。性乃得存。是不得存之九尺。乃人性所以存之外大限也。設其物之小幾何。則性得存。更小則不得存。其得存者之限。謂內小限。譬人性可存之小。是爲一尺。更小則不得存。是一尺爲人性得存之內小限也。設其物之小幾何。則不得存。畧展而大。則得存。其不得存之小者。爲外小限。譬人性不得存之小。爲僅半尺。稍大之。則得存。是不得存之半尺。爲人性所以存之外小限也。物性之德。各所屬限。其理皆然。

又所謂性之德。總之有二。其一。謂作者。其二。謂受作者。如火有施熱之德。是爲作者。而受其作者。又分有二。其一。謂拒。其二。非拒。拒者。如火有拒冷之

蒙有詮

卷五

四十七

大三。廿六

德。非拒者。如虛空有受光之德也。

三。凡論作德之效。或較其盛。或較其廣。或較其德之相逆。或較其物之相距。所謂效之盛者。凡性所依賴之德。與其所施之效。各以多寡積之。大約三等。一謂盛。二謂平。三謂微。譬之熱焉。積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盛。退至微而無可減。則謂之微。在盛與微之中。則謂之平也。其云效之廣者。性作者所推之效。各有限際。如火傳熱。能至某處。既至。不得更過。是其廣之限也。云相逆者。如水有逆火之德。也。云相距者。如目力得見十里。若相距過十里外。則不能見也。凡論作德之效之盛。卽論此一作者能發之效。所累多寡之限。若何。凡較其效之廣。卽論效所推行限際。若何。凡較德之相逆。卽論所勝逆已之德。所致本效之力。若何。凡較其物之相距。卽論勢所能到之地。其效若何。

四。理學通論。幾何有二。一謂無分者。二謂可分者。凡可分者之中。有無分者。以接其界。無分者。緣其不得又分。其界可以定指。因謂可定之分。可分之

蒙有詮

卷五

四十八

大三。廿六

分設欲分之。又可分之。而至於無窮。故謂不可定之分也。論無分者與可分之分。其切義本屬幾何。然幾何所賴之體。與賴幾何之諸依賴者。其論分之義皆爾。

性之作德。其效之積之廣。各屬何限。此當定兩端以明之。其一。性之作德。其效之積也。非屬小限。惟屬內大限也。此端要義。惟舉相感相變之德而言。謂非屬小限者。蓋作德所發之效。其始未嘗不鉅。而後稍微。其施愈遠。其效愈微。則論其效之積小。衆有詮

卷五

四十九

大三、四、五

非其所限者也。謂惟屬內大限者。凡性之作德。所須以施效者。有二。若內能俱備。外悉無礙。則其所施之效。必滿其能。而其繇此達彼能發之盛。當從自內所積之際限而論也。是爲屬內大限。

其二。作德之效。論其廣屬內大限。若論其小。固無可爲限者。此義惟舉現前不增不減之德而言。如論幾分之火。當其未增未減之時。所傳之效耳。所謂屬內大限者。性之作德。其能力必自有限。雖內能具備。施又無礙。然至滿其所施之力。則亦止耳。

是其廣之內大限也。所謂其小無限者。作德之施其發也。雖減尤能更減。不可爲限。何者。論賴模所依之幾何。及其模所造之動。與其受造之時。其消息之理。三者皆一而已。夫模所賴之幾何。可以減之又減。至於無窮。尚可受分。則賴幾何之模。亦可分可減。以至無窮。何小限之足論乎。

或曰。四行之向於本所也。率其動德。自施或降。或升之力勢。而其行愈遠者。其力勢必愈增。設取一塊土。從無限之高處而降。動德所施。漸增其力。

衆有詮

卷五

五十

大三、四、五

必至無窮不已。則可見性之作德所累之效。非有內大限者。

正曰。凡何似之依賴者。論其積累。皆有定限。至則必止。此論性之何似依賴者耳。如論額辣濟亞及在世時恒可。蓋何似所賴之體。其內成既屬有限。則繇內施外之效。其積漸亦必有限也。次凡長養之德。亦有一定之限。蓋凡具覓含生之物。其長太既滿其全。飲食雖豐。固不能使之更長。則性之他德。論其積累。孰非屬有內限者。又冷熱燥濕初情。

皆有定限。是性學之公義。此等依賴積而至於十分。則其盛無以復加。可見他諸依賴皆屬有定限也。今論輕重升降之勢。既為依賴之德。其積必屬內限。設有石從無限之高而降。當其始動。重力漸增。至其積甚。無復可增。則亦等此疾降之勢而已矣。安得無窮而不已乎。

或曰。設有十分之光。為生光者同類之作。因亦傳生十分之光。又此所生十分之光。復能生十分光。至於無窮不已。可見光之中分設。若無礙。則十

案有詮

卷五

五十一

六三廿七
小冊李

分。光生之效。推而廣之。不可為限也。

正曰。凡何似之依賴。乃要作者生效之器耳。如日之有熱。是依賴者以熱生火。火是要作者之效。熱是作者用以生火之器。若其所離於原作。者以漸而遠。則其所施亦必漸減而微。故同類依賴之作。可謂其生同性之效。不可謂之生同積之效也。既已漸減而微。即安得無內限乎哉。

或曰。體模欲存。其所須廣。定屬小限。更小則亡。則依模欲存。論其推廣。豈無一定至少之內限乎。正曰。體模與依模。其理不同也。凡模愈貴。則其所

須以得存者愈取其多。體模之貴過於依模。故所須以存之廣。必屬內定小限。依模則否。

論作德視所逆之限 四支

凡物各因所含本性之情。皆欲自存。設有妨害於我者。我必具有逆彼而存我之能也。今論作德所勝逆已之能。其限何屬。曰。非屬內大限。惟有外大限。何也。凡兩作德相感。則强者勝而施其用。性學論云。作用之乘勝而出也。譬熱與冷之相感焉。若熱有七分。冷惟五分。熱力以強致用。固必勝冷。然而其冷既含五分之力。亦能施用於熱。不令熱仍盡施以滅其冷也。若其冷之為逆。與熱力等。則其熱有所限制。全不能施。而必其冷之稍讓。熱乃得施。則此與熱互平之逆。豈非熱之外大限乎。若云作德之能。原有勝其所逆之分。為作德之內大限者。則又有辯。蓋作德之力。所以勝其受感者之逆。非謂加以無分。即能勝之也。必且加以可分之分。乃助其勝。緣無分之加。不足為其有無故。既必加以可分之分。設取此可分者分之為二。而以一

案有詮

卷五

五十二

六三廿七
小冊李

分加彼之逆。彼受感者之逆。較前已增。顧其作德所施本用。當必尚能勝之。緣此作德之力。視彼受感者之逆。猶有相勝之分。故則先所指以定作德所勝之逆者。因其外逆原非至逆。而非其內力有可定指之限矣。其原分之餘分。設又分之爲二。又分之以至無窮。則受感者之逆。亦必增之無窮。然而作者之力。相勝之分。亦復如是。則何處可以指作德之內大限哉。若使分之又分。以必至於無分。是卽彼此均敵之勢。屬外大限。何可謂內大限也。

懷有詮

卷五

五十三

大三、五十九

或謂亞利指論作德之限。皆屬內大限。則作德所勝之逆。亦皆屬內大限也。曰。論作德能勝之逆。其義有二。一。論物所可揣可覺之分。如謂三百斤爲人所能動之重。是三百斤乃人力之內大限也。二。論極微之分。非屬揣覺者。則三百斤之重。非人力之內大限。蓋設於三百斤外。更加可以揣覺之分。人或未必能動。若但加以不可揣覺之分。人豈有不能動者。夫其不可揣之分。既屬無窮。則豈可定以指人力之內大限乎。夫以人力舉重物。其物儻

有不可動之重。必稍減之。乃可以動。此稍減者。豈非人力之外大限也。亞利謂作德皆屬內大限者。循前義而言。余謂作德所能勝之逆。屬外大限者。循後義而言耳。

作德致其本用。施於其所能勝之逆。非有小限之可論也。蓋逆已之力愈小。則作德之施用愈易。既無所礙。何限於小乎。或曰。迅雷擊劍。劍鞘微損。劍鐵全鎔。則作德所以得施其用。似反賴於逆已之力。不然。何以不焚微逆之鞘。而盡鎔甚逆之劍乎。

懷有詮

卷五

五十四

大三、五十九

曰。雷之所遇。其物愈柔。其逆已之力愈微。則其透愈疾。而所留本施之迹。亦愈無所著也。劍體甚堅。自能留駐雷火。使得需時。致施其效。鞘既柔而速透。時無稍待。則雷火勢不及施。所以劍鎔而鞘不甚損。非緣劍逆而鞘不逆也。

或曰。至熱至冷二者相感。熱之作與冷之拒。其力均敵。蓋二者之積既均。而作與拒因各所積。其力亦均也。然而至熱終能勝其至冷之逆。以施其用。自非然者。則四行各有至情。何得互攻互勝以

成萬有之雜類乎。可見作德繇內而發。自能勝其所逆。非因外拒之限。有大外限之可論也。

正曰。至令與至熱。其積雖均。其德不均。彼此攻拒。熱固勝冷。夫熱所勝冷之德。豈非可分之分。如上所論者乎。則仍屬外限矣。初情與其德。其積非可相證。其故別詳。

駁或曰。作德所勝之逆。若無小限。則論其效之積。亦無內大限。蓋受感之物。其逆漸微。則作德所施之效。漸積而盛。夫彼微之又微者。若不可謂內小

蒙有詮

卷五

五十五 大三十五

限。則此積之又積者。亦當不屬內大限矣。前已定。謂有內大限。則作德所勝之逆。安得無內小限乎。**正**曰。此論惟證受感之德。其逆漸減。則作德之效。其積漸全。然非可證作德之效。謂有無限之積也。蓋其逆因作所攻。以至於盡。然後作者所施之效。乃積而全。其積而全者。不可謂非內大限。其減而至盡者。豈可謂有內小限乎。

論作德遠近距限 五支

疏論作德所致之效。其所距無屬小限者。何以故。

受感者愈近。則作者之施其力也愈切。緣凡作者。大抵或因其體。或因其德。以接於受感之物。而以體接者。其施尤切。故作德之施也。以小論距。無限之可論也。

欲明作德大者之限。若何。當知論距者有二義。一。譬取一里之距。不論界於此里之末。之無分者。一。取距一里。又取界末無分之分也。茲論作德。若循前義。其限屬大內限。若循後義。其限屬大外限。如有一明體在此。其所發之光。能滿一里。不得更過。

蒙有詮

卷五

五十六 大三十六

此一里者。乃發光之德之內大限也。若細論之。此一里之距。與截里之末無分之分。其光固不在於彼分。惟在彼分以內。向我明體之各分。乃皆有光。則以彼界光所不到無分之分。爲光德之外大限焉。夫其所論在內之限。所爲但以一里而論。不論截里之末分者。蓋因性而作者。苟無所礙。莫不滿其力所能發之全效。此一明體。既爲性之作者。則其所施之光。必乃滿其力量。以成全里之光。此其明體之內大限也。設又截取界末無分之分。爲其

光之內限者。試問此無分之分之光。其積可以分者乎。不可以分者乎。若謂不可分。則累而成者之積。未有不可分者。若謂可分。則其光尚減積而傳。至於無積。蓋凡漸減而自傳之依賴者。雖減而至微。猶可更減之使微。至盡而猶傳不已。故當謂截里無分之分爲明體施光之外大限也。

或曰。謂作德無小限者。又有辯焉。如視物者。或以其物近接於目。目反不見。則是作德施用之距小者。亦有定限。不容更小也。

案有詮

卷五

五十七

六三、子

正曰。目見物時。目不感物。乃物感目。其物射象及目。象與目稱。而又中分明顯。目乃得而見焉。夫論其物之施象。其物愈近。其施必當愈切。然而象所繇來。其界屬形屬麤。其象亦形亦麤。初象傳象。漸傳漸遠。其象漸細。至其恰與吾目相稱。然後目乃成見。設其物接於目。其象不能脫麤成精。目不可得而見。此其故不在物接於目。別有小限。在初象之與司見德。有所不稱焉。故也。

或曰。末分所界之距。其可分之各分。皆有可傳

之光。則此光又能自傳。以照彼界末分。蓋此末分及彼相接可分之分。所距明體。既皆屬於無分之分。即非加遠。今謂彼界無分之分。因其末光尚傳。不得謂在全里之光之內限。則此末分以內所積之光。亦能自傳。以照末分。豈可謂爲全光之內限乎。

正曰。末分之光。所內向明體處。其分非有可定之分者也。緣其皆可受分。無有窮故。至於其末無分之處。因繫可定之分。設自有光。固亦不能不傳。但

案有詮

卷五

五十八

六三、子

此末分以內之光。既非可定之分。漸傳漸減。豈復得傳其光照至末分乎。所謂無分者。體不加大。故彼界里無分之末分。亦不加遠者。良然。然惟末分以內爲受明體之照。迨至末分無分。既已越於明體之界。所以不受其照。即亦越於作者之界。安得指爲內大限乎。

論容德能受之依賴各屬何限

六支

疏元質與諸底賴之物。各所能受依模之德。義舉三者。一但論其德之性。未論作德。二以較性之作

德。三以較超性之作德。論其德之性。曰。性之受德。所受諸依賴之積皆屬大者之內限。譬此質能受幾分之熱。若其熱積而過盛。則其質必不能容。緣依賴之生與存皆繫於其受底。故依賴之視底。如模之視質也。凡所以然者之施。不能自越其性。性既有限。所施於物必亦有限。則為依賴所以然之質者。其所存受依賴之德固屬有內限者。

或曰。受依賴者。非有美之可稱者也。况屬缺陷者焉。緣其受依賴而為底。必自下而承載之。承載者。本屬賤而不全。則其依賴之積雖至無窮。豈可因而謂底者之有亦屬無限乎。

正曰。為底者。據其為承載之具。而不論其所施之用。則卑且缺矣。然既能以承載而存依賴。則所施之效。亦未可謂卑謂缺也。凡物因其所有之貴而貴者。皆屬有限。則質底之受。緣所有之依賴而貴者。定屬內限。

取受德以較性之作者而論。受德謂質底也。此所言性作者所施之效。是依其所能存依賴諸積必屬大者之內限。而小

案有詮

卷五

五十九

六十三

者無限焉。何謂屬大內限。蓋性之容德。但能受其作德所能施之效。作德之效。按上義。既屬大者之內限。則質底所受之依賴。其積亦屬內限矣。何謂其小無限。蓋作者所施之依模。雖微。又可自減而微。緣依賴之積。可以分之無窮。以至於無。則質底所能容受。其為小也。殆無限可論矣。

取受德以較超性之作者而論。其容德所受之依賴。固可積於無限。蓋其所受之依賴。雖甚積。尤能更受積也。欲明此義。宜知超性之依賴。非必藉於

案有詮

卷五

六十

六十四

因性之容德者。其類有二。其一。既云超性。則與其為底者。絕無因性之相稱。故為底者。亦無因性之容德。以受此依賴。而但有循命之容德。以受之。如人靈性。所受天主之聖寵。就各所具。皆能循造物者之命。受其所與之容德也。其二。依賴者。若不踰其因性本然之分。則為底者。能受之。若過其分。則底不能容。惟因循命之德。以受之耳。譬下域之質。其因性容德。能受或八分或九分之熱。熱過其分。此物本性。即無受此熱之容德矣。設或受之。惟是

因其循命之德而受也。論此二義。受德咸屬無限。蓋天主所生依賴其積。莫可爲限。雖甚積。尤能加積。天主寬容之德。其寬亦莫可爲限。雖甚寬。尤能加寬。則凡物循命之容德。所以受其依賴。蒙其寬大之恩者。亦非屬可限者也。如人改過修德。天主卽賦聖寵。人又加修。天主又加寵。修德不已。加寵亦不已。豈有限量勉哉勉哉。

寰有詮卷之五

寰有詮

卷之五

六十一

六十一

寰有詮卷之六

波爾杜曷後學 傅汎際 譯義

西湖存園寄叟 李之藻 達辭

(四)(元)(行)(總)(義)元行各以其有共成寰宇。皆屬有動。是爲辯寰有之本旨也。亞利旣論初純有也。天今辯次純有_行之性。若何論有二端。一指其各爲寰宇之一分。二指爲萬雜有肇成之資。茲惟依前義而分五論。一述生滅古說而辯其非。二述其性其數。三證生滅之變。四釋生滅之繇。五設輕重之論。

寰有詮

卷六

一

六十一

物生滅篇第十一

古體與動化。三咸謂性。辯茲三者。是屬性學。

解體者。天與元行。及元行雜合成形諸物也。動者。天與元行。及元行合成諸物之所動也。化者其變也。四情互攻。如冷能克熱之類。是謂化也。性者。形物之性。指其各所本有者也。推知所謂體者。切謂爲性。動也。化也。因性而在於物者也。性學者。形性之學也。性兼靈與形二者。故論性亦分二學。窮理者。宜定指其屬於何學。茲謂體謂動謂化者。是別

其所論謂屬性學者是直指其論所屬何學也。

古初一元行厥論已晰茲釋餘二。

初一元行者天也。寰宇絳五者而成。即天與四行。如萬物之維絛四行合成者然。故天也。火也。氣也。水也。土也。五者皆謂元行也。天之性。天之運。賁踰四行。故謂初元行。餘二者總指月天以下之元行。輕者二。重者二。故總謂之二。

凡論性者。宜明生滅。古謂形物。悉無生滅。而目所擊。悉幻焉者。據總理論。非緣質合。厥義良是。然

寥有詮

卷六

二

大三・廿

論總理。惟關初學。

物論分二。一繫質合。一非繫質合。繫質合者。如屬壞屬動滿所不相入。此類所論皆屬次學。即形性之學也。非繫質合者。如屬靈能推論屬真屬善。此類所論皆謂初學。即超形性之學也。亞利欲察四行之性情。首論物有生滅與否。述古者之三說。一曰。宇內諸物永在。不生不滅。凡見有生有滅。皆幻見耳。蓋見謂凡屬知識者。皆永不變。有固然之。所以然。故形性之物。皆屬知識。故以諸形物爲永。

不變者。亞利闢此說曰。論不著於質之理。古說固是。然此等之論。自屬超形性之初學也。顧其繫於質之所合者。義亦有二。偶一。固一。偶者其所以然。不能恒一。不屬真學。惟固者之所以然。有恒無異。乃屬真學內之次學耳。

或云有物各歸始造。始有厥後。或則永然。或則變易。或云凡物咸有始終。所絛之一。恒在不滅。

謂生滅之在物者。其說分三。一云物皆受造於無元最初者。已受造後。其途乃異。或永得存不滅。

寥有詮

卷六

三

大三・〇一

或有生滅之變。二曰萬物絛一而成。各生各滅。惟其一者。永不生滅。一者何也。或謂爲水。或氣。或火。前說是。後說非。

或云形體皆絛面成。感變而壞。仍歸於面。

面者。長廣相之面。說詳幾何原本。古者之第三說。謂凡具形物。皆絛面相而成。又終歸於面相而滅也。上文諸說。亞利尚別論之。末說所云。明闢如左。

謂面成體。則線即面。則點即線。乖幾何學。

●點也者無長短廣狹厚薄之可論者也。線也者有長有廣而無厚者也。體也者有長有廣有厚者也。絲是而推則知線非絲專點而成。面非絲專線而成。體非絲專面而成。是皆幾何定說。依此而論可辯面非即體。

●悖幾何者亦悖形性。悖形性者於幾何學或未盡悖。幾何超質形性依質。

●謂體絲面而成不但悖幾何之義。又悖形性學之義也。凡立論悖性學者未必悖幾何學。而悖幾

何學者必悖性學。何者幾何之論有超於形質者。

卷六

四

六三六

若形性之學則皆依質而推故也。

●繫可分者不賴無分。凡依形體其形何似。自屬可分。則豈能依無可分者。知所依體非以面成。

●此證前說之有悖於形性學也。何似者第三倫之依賴也。點無可受分。線則有長可分而無廣與厚之可分。面則有長與廣之可分而無厚之可分。體則長廣厚無不可以受分者矣。據此辯之凡屬可分之依賴者不得賴無分之底。夫何似之依賴

論其三度皆可受分。而面既不然。則是何似之依賴不專賴面。而其何似所依之體亦豈但絲面相而成者耶。

●諸分無重全亦奚重。夫點靡重。線亦如之。線既靡重。面亦如之。面既無重。體亦如之。可覺之體除元火氣餘咸有重。推知厥體不絲面成。

●又以輕重之理明之。曰全者所有。悉緣諸分。故諸分所無全者亦無。點無重也。則引點而成之線亦無重矣。線無重也。則積線而成之面亦無重矣。

何學者必悖性學。何者幾何之論有超於形質者。

卷六

五

六三六

面無重也。則積面而成之體亦無重矣。絲是而推夫線也。不但用點而接更有可分之分以成其長。夫面也。不但用線而長更有可分之分以成其廣。夫體也。不但絲面而廣更有可分之分以成其厚也。

●凡謂重者較輕而重。凡謂輕者較重而輕。謂較重者非直謂重。謂較輕者非直謂輕。譬凡大者可謂較大。然較大者非直謂大。茲謂重者既較而重。則較重者即屬可分。點則無分。知亦無重。

此證點之無重可論也。曰：凡屬重者，本屬可分。點無分也，則亦無重也。蓋凡物較大者，皆可以受分。夫直謂之重者，其較必更重，而較重者，亦必較大。則凡重者，本屬可以受分者矣。點既無分，豈可謂重也？或曰：非白者不可謂之較白，非熱者不可謂之較熱，則不輕者不可為較輕，不重者不可謂較重。凡謂較者，本函所繇相較之依模故。亞利謂較重者，非可直謂重也。似未盡然。曰：稱物者，或直稱其物，如火土謂輕，謂重是已。或比類以稱其物，如氣較火則重，較水則輕，水較氣則重，較土則輕，是已。凡直謂輕重者，比類亦可謂輕重。若比類而謂輕重者，非可直謂之輕，直謂之重也。如大者，或直稱為大，或比類而大。凡直稱為大者，亦可比類謂大。而凡比類而大者，非遂直稱謂大也。推知凡謂重者，可謂之較重，而凡較重者，不可直謂重。於理固然。或又曰：撮土之重過於大氣，幾何之重，則較大者非遂較重。曰：所謂較大則較重者，但論其重均，其幾何亦均者耳。若彼此之重與其幾何者

稟有詮

卷六

六

大三、四十七

不均，則雖較大，亦奚得較重乎？

古輕者以虛重者以凝點若輕重則以虛凝虛凝可分而點則否。

解又證點之非輕非重也。曰：輕為虛者之情，重為凝者之情。凡形各緣虛與凝以成其輕重之多少。夫虛凝之所以別在各物所含之質，其分或有多有少耳。含質既有多分少分，必屬可分。點既無分，則何輕重之可論乎？

古謂一無重加多則重。既拂於理，亦拂幾何。設四點成而可謂重，五點成者當為更重。除一留四，彼此互均，則除點重。

稟有詮

卷六

七

大三、八十七

解古者有謂一點無輕重之可論。加多點則可以成有重之大小也。亞利辯曰：設繇四點而成之大，小若干，可謂有重，則五點而成者，宜謂更重。若是則請除五點之一，其兩幾何當必均重矣。夫既以除一而均，則其所除之一點，得無尚有重之可論乎？

古謂面成體析體歸面謂線成面析面歸線謂點

成線析線歸點。庶無大小。體乃歸點。

解又取幾何之論以正其說。謂凡物滅時。必返所繇成之原始焉。今謂面成體。則體受析。必復於面。謂線成面。則面再受析。必復於線。謂點成線。則面三受析。必復於點。若是。則受析之體。豈復有體之可論哉。然幾何之通論。謂體之分也。其既分之兩分。各可受分。分分無已。而其體非不體也。又謂點也。線也。面也。隨其幾何之若干。無所不在。如其模然。夫幾何之所以成其幾何。惟其有可分之分在。家有詮 卷六 八 六三、十

性數篇第十二

古物有生滅。古義所明。欲推生滅。先究所繇。額勒猛達。故詳厥性。及爲及數。

解肇物之最初者。西文謂之額勒猛達。如識字寫字。學者初功。謂學之額勒猛達。又諸學有不待解而自明之論。如性學所指能推論者之靈。量學所指全大於分。皆謂之額勒猛達也。肇物之有其原

始。卽火氣水土。故總稱爲額勒猛達。

依前篇第三第四說。亞利姑取物有生滅。而闢其體。繇面成之謬。然物非必盡有生滅者也。故又推其所以生滅者何哉。欲知物之何性。性之何理。法莫切於知其最初所繇成。諸形物之所繇成。莫初於元行。則必先明元行。而物之生滅自明也。

古性在形體。或實或德。落諸有形。諸形所歸。

解性者元形之性也。形體者質模合成之體也。若分質與模而論之。卽不謂之元行矣。或實或德者。

家有詮

卷六

九

六三、十三

何。四行以其本有之實。留於所結之物。是謂實在其物。如以金造器。金卽其器。是金與器竝在也。若其爲物。雖繇四行而成。顧物成而四行失其本模。獨其物模在焉。以模四行之質。而兼四行之情。是謂德在其物。如合生者。飲食旣化。卽所食之原模失。而另化具魂者之模也。亞利別有生滅之論。以釋此義。故今總謂或實或德云。

古是知寰中有幾體在。謂爲元行。彼金木類。德函火土。火之與土。各一無函。

依前所解推知寰中凡有幾體可謂元行夫金木等形雜有火氣水土而成如人屍骸歸土水氣而氣又分乾分潤乾者歸火潤者歸氣也故惟火氣水土其性至純爲他體之所函而自不函他體

古謂元行一雖則惟一豈其爲德兼函他體宜論其一還安所歸

解古者有謂元行惟一而已一而函萬是以謂元行也亞利闢之曰謂萬體惟出於一因謂一之德函諸萬體此論非也凡物之生有二其一生於和

寰有詮

卷六

十

大三、十七李

合如雜者絛四行之相合其一生於還純如四行相合之雜者終竟復還元行之純體也今謂德函固當論其所歸雜者所歸還歸於純故雜者可謂函純若夫四元行之純體但能成雜非能歸雜豈可謂之函雜者

古納紗恩白其義各異依恩白義純體相合萬形絛成依納紗義以各純體爲厥元行

解此論元行之數納紗也恩白也皆古窮理有名之士所論物有之元義各不同納紗謂各物最初

不受分之諸分是其物有之元辯理者皆非此說恩白謂火土等之純有是萬體之所絛成者是爲萬物之元也

古凡各形體各一性動所動分二純一雜一雜者動雜純者動純既有純動卽有純體純動有四純體亦四是謂元行

解亞利以恩白之說爲切於理蓋所動之類有二一謂雜動一謂純動雜絛雜體純絛純體而純動又有二焉一周一直故純體一屬周動一屬直動

寰有詮

卷六

十一

大三、李

也屬周動者惟天耳屬直動者有二一絛中而上一向中而下絛中向中者復各分而爲二一至輕而在諸輕之上一次輕而在至輕之下一至重而在諸重之下一次重而在至重之上月天以下其純體但歸四者

元行生滅篇第十三

古性數已明是永存否謂永存乎乖目所見目見變代則變代者恒乎已乎恒則變時亦恒無限一變一成其受成時當亦無限變時成時皆無已時

則無限外。別有無限。其論悖理。

解 亞利前論元行性數。今辯其永存與否。而謂元行皆屬變代。非永存者。曰吾人目覩元行隨時變代。則變代者或無已乎。或有止而不變代者乎。謂變代無已者。則所繇變代之時。為永無限矣。變代之時。既無限。則其受成之時。當亦無限也。夫物不得並受壞。並受成。則變代與受成。固不同時。既不同時。又皆無限。則是無限時外。又有時在。而豈其然哉。

蒙有詮

卷六

十一

六三、十八

古 謂變代已。則其為體。或不屬分。或屬可分。而終不分。謂不屬分。則屬分體。繇無分成。前論已辯。謂屬分焉。而終不分。其說亦非。凡物變代。小者更易。可驗於火。乃知元行本有生滅。

解 若謂元行變代。固有止息之時。試問止而不變代之體。或為無分者乎。或本為可分。而但終不受分者乎。謂為無分。則是凡合雜者。繇無分者。而成首篇已辯其非。謂可分而不受分。則其論更為悖理。蓋以小體視大體。小者之變代更易。可驗於火。

火之變也有二。或繇悖情而滅。或繇無所資藉而消。此二者。小火比大火受滅更易。夫元行之大。既屬變代。則其滅而小者。豈能不變代乎。以此推知元行不論大小。皆屬有生滅者。

古 既屬生滅。生從何來。從無體乎。從有體乎。設從體生。從誰體乎。或繇雜體。或互相生。謂繇無體。則諸受造。有體無體。其受造時。必有在。所有形體在。則兩形體。奚並一所。無形體在。則生物前。寰宇容空。論拂理學。

蒙有詮

卷六

十三

六三、十八

解 已知四行皆有生滅。今又辯其從何而生。或從無體生乎。或從有體生乎。設謂從體而生。又問從誰體生乎。謂從無體生者。拂於理學通論。何以故。從無體而生者。既已生體。即不能無在所。其為所也。其前或有體在乎。或無體在乎。以為有體。則兩體並在一所。以為無體。則前所有空。不滿厥所。兩俱乖理。

古 謂繇他體。奚可謂元。則知元行互生互滅。
解 此言元行互生互滅。以終一篇大旨。或問亞利

第二篇謂元行為諸形體之所歸則元行不但彼此互生亦絳合雜者而生曰熱冷乾濕四情乃萬變化之所絳成其功總歸四行故謂元行互生互滅也

相生篇第十四

元有生滅其理若何或謂相生其體不易惟互分別苟循是論則孟出水孟亦生水

元行相生前論已明今辯相生之理何如先引古說或謂元行相生相滅不在此體之受變以成

稟有詮

卷六

十四

六十六

他體但在兩體之分異如水絳氣而生氣又絳水而生氣與水皆無受變惟此氣所含之水分出而下注此水所含之氣分出而上騰耳亞利辯曰元行相生若各不受變惟以分異而成豈可謂之化生乎化生真義在其物之實受變若水與氣但以相分者謂相生則水出於孟豈亦因其離孟而可謂之生於孟哉

古如謂氣水因分騰注是謂幾何大小無殊虛即變輕凝即變重

又辯曰若元行之分異即謂相生則此一幾何大小不增不減但有或虛或凝因而變輕變重耳如水在氣內則輕分出則重其水之幾何大小初無所變但有虛與凝之不同也然而不然試觀布帛豈其或卷或舒而輕重輒有變耶

兩體分離各所滿所比前滿者未必更廣氣絳水生滿所之界踰前所滿則知氣水實變易生

三辯曰凡相雜而復相分之兩體若實不受變則其分後所滿之所未必大踰未分以前之所滿

稟有詮

卷六

十五

者今論水所化生之氣其所滿之界廣於未分以前之所絳其體分愈細則其所滿者自愈廣也推知氣水相生之時其體實有變易

古謂實變代則其變也為在象變為在模變謂惟象者則夫元體不屬可分火土之分不為火土

元行相生本屬變易然釋其變者有兩說一謂質模皆變一謂惟變厥象亞利辯變象之非曰若元行化生之理惟在變象其本性專屬某象者則是火之分即不可謂火土之分即不可謂土也蓋

據其變象之說以爲火行屬四面三角等邊形土行屬六面四方形則其象豈得可分設或分之必不合於本象之數尚得謂火謂土乎則以變象爲化生者其說悖理

古若因水氣以函變象而謂四行類以象分則水異函將不爲水

解又證元行不因象而分其類也曰若四行但因變象謂之相生以此分類則水之分也亦不可仍謂之水何故試取在器之水爲證外器內水水隨

象有詮

卷六

十六

器貯非論水象若必據象謂水則設移置此水於他器其象既與原象不同尚可謂之水哉今受函之水雖萬變其象而未嘗不存水性則知元行不因象分惟因質模之變遞相生滅也

輕重篇第十五 隨論十四

古輕重各二直一較一。直輕直重古所未論茲兼直較。

解此論元行各以因性之動爲得其所乃分論其輕重謂有二類一直一較其極輕而無更輕者謂

之直輕其極重而無更重者謂之直重輕而更有輕焉者謂之較輕重而更有重焉者謂之較重古者之論輕重惟較輕較重云耳亞利則兼直較而辯之。

古疑寰宇無上下論因而亦疑無直輕重吾所謂上性施所始

古者有謂寰宇無上下之可論故亦疑無直輕重之可名所據者不同或疑寰宇大無限際因無上下蓋上下乃有界之稱故或疑寰宇周渾隨處

象有詮

卷六

十七

大三二葉

無異故無上下之可指也亞利釋之曰在月天以下之物皆繫天德之施遞降及下有自然之序焉究所原始則其離於地心最遠之處是謂至上今論元行之界宜以接月天處爲至上之界也上下中三者乃相因而有之稱既有上矣下與中安得獨無

古論輕重要義有二其一諸體絲面全成面多故重面少即輕則大火重宜過小火然火愈大升上愈疾又氣之多比水之少其面爲多然雖少水

重於多氣。

解古者之論輕重其義甚多。要約有二。一謂從各所繇全成之面或多或少。因分輕重。首篇已闢此說。今又爲設兩端。一曰若使有多面者則重。少面則輕。則火之巨者其面多於微火之面亦宜重於微火。然而巨火之升疾於微火。謂之更重可乎。二曰純氣之大分其面多於水之小分。然而水之小分仍重於氣之大分也。可見輕重不同全不繇於面之多少。

袁有詮

卷六

十八

大三十一葉

古其二謂重。繇體分實。若其輕者自歸分空。是義爲可。顧宜又謂實多空少。體卽爲重。空多實少。體卽爲輕。否則金巨輕於火微。

解第二說謂輕重之故在其體中所函實空之分耳。實分多則重。空分多則輕也。亞利姑取此說。謂勝前說。蓋實者有輕重之可論。非若面之無可輕重也。旋又補其說曰。夫較輕較重之理必其此體之實分多於彼體之實分。此體之空分少於彼體之空分。乃可較焉。而謂之重。若此之空分多於彼

之空分。又實分少於彼之實分。乃可較焉。而謂之輕。不然則金之大者豈因所函之空分多於微火之所函者。而謂金輕於火哉。

古若謂火輕在空多分。設有巨火。而其實分勝土微分。則豈巨火重於微土。

解亞利別證物無所空。今用他論以闢輕在空重在實之說也。曰若輕重之理惟在空實。設此有大火焉。而其實分之多勝於土微分之實。則其火之大。顧重過於其土之小乎。則小土宜升。而大火宜降乎。無是理也。

袁有詮

卷六

十九

大三十一

古性之所動與長化動理有相似。長動繇養化動繇模離動。繇所長動化動皆繇兩界所動離就其界亦二三動所向在得所希。

解亞利前闢古說。今明本義曰。凡性動總之有三。其一較其大小若干。是謂長動。如飲食滋養長大是也。其二繇依賴模。是謂化動。如冷之漸變而熱是也。其三繇所之遠近而行。是謂離動。如離此就彼之動是也。三者其理似一。蓋凡形有之體。或屬

化動如雜而不生之類。或又屬長動。如有魂者之類。或非化動。非長動。如諸天各重之動也。其離所而動者。或向上而動。或向下而動。或不上不下。周運而動。長動化動。皆繇二界之中而行。離動亦然。總之三動。皆向得其體中所宜之美好也。

古動之所向。是就其成。函物之面。物視如模。各就所肖。乃獲所宜。

解此起二義。以證凡就其所者。皆因其性之所宜而就也。一曰。函物之周面。是之謂所。故受函之物。

震有詮

卷六

二十一

六三十一

視其所。如視已模然。凡模乃其所模者之美成。則因性之所。是其物因性之美成也。二曰。就肖我者。是就吾性之美成。何也。兩物相肖。則所向者亦肖。因其性而肖。則因其情而向。因性因情之向。乃其美成之所在。則物之各就其所肖也。正其物之美成處也。氣性肖火。則本情欲升。水性肖土。則本情欲降。各得其所。是得其性之美成。

古火升土降。何以異向。究疾之痊。德屬可痊。故向於痊。不向他變。

依前所論。問火何以恒升不降。土何以恒降不升也。曰。譬如病何以痊。惟其有可痊之德。故向痊而不向於他變。火土分屬輕重。其升其降。皆繇性有此德。其理一也。

論元行為四一支

亞利據殊類之動。以證寰宇之有四行。窮理者申舉五端。一。初情惟四。冷也。熱也。乾也。濕也。則初性亦惟四。蓋情如性之傳種然。二。四初情在諸雜體中。皆如僑客。各自有本所在。三。依賴者若其體。

震有詮

卷六

二十一

六三十一

之美飾然。四情之在雜物。非其至者。如熱情或甚。則燒灼為火。而雜體銷亡。豈得為雜體之美飾乎。必須別有一體。以為甚熱之底賴。然後可以其熱為本飾也。冷與乾濕皆然。四主動之德。惟四。即至輕至重。次輕次重也。則自動之體亦四。五天周運而不息。必有體焉。以為其中心。其體常靜不運。是則地也。既有地之至重。則必有至輕者配之。又地既為甚乾。則必有甚濕者。火既為甚熱。則必有其冷者。緣相悖者。亦相因而有故。

窮理者。比擬而釋元行之爲四也。一謂人。如一小
寰宇。四液在身。如四行在大寰宇然。紅液應火。黃
液應氣。白液應水。黑液應土也。又四液相調。以成
具魂者之異稟。四行亦各配合。以成萬有之殊形。
一謂四季分應各行。火應夏。土應秋。氣應春。水應
冬。人多國古儒分別四行爲二。就各所施。一謂之
男。一謂之女。其義似中土所謂陰陽者。

下域形物所含之性。天悉該之。故篤祿謀云。七政
自含四行之德。火星該火德。土星該地德。木星該
氣德。水星該水德。或謂下域之上。切抵上域之下。
故月天應地。水星天應水。金星天應氣。太陽天應
火。而各天分主各元行之施用。

論火行切抵月天 二支

疏古謂月天以上。固有火在。然非四行之一。乃形
天性成之火。或又謂除地上人用之火。與藏在地
內之火。此外無火。所據者五。一。物之施力。莫烈於
火。能化木石金鐵。若火行居氣行之上。則氣與地
不灰燼乎。又。氣雖濕。不能制火之烈。况又兼熱足。

寰有詮

卷六

二十一

六三、廿七

以裨火之用也。亞利嘗闢天爲火性之說。取此義
云。天若絳火成性。下域諸物。豈得存。豈不滅乎。
二。氣行以上。無物可爲火資。蓋上惟天。下惟氣。天
既不壞。奚得資火之焚灼。若謂氣爲火資。何不漸
銷氣體。以至盡滅。則知氣行以上。無可爲火資者。
既無火資。則亦無火。蓋火非有所資。則無所寄。故
也。

三地之虛竅。與高山之頂。各處有火。皆安然在下。
不騰於上。况火間亦見其有降下者。今觀氣水土
三行各因本性。以居其所。卽或離所。旋循本性之
動。返而歸焉。可見氣之上。月天之下。非火本所不
然。地下與地上之火。不求返其所乎。

四窮理名儒取義亦然。繫博云。從地至天。其中惟
氣。亞利云。居在氣行上者。雖謂之火。然非實火。
五天主聖經。論化成天地萬物之功。其言不及火
行。似緣火在於地。昭合爲一。故也。則除地火以外。
更無別火。以上五論。皆爲近理。然有正論如左。
①寰宇中。實有火在其本所在。月與氣之間。乃窮

寰有詮

卷六

二十一

六三、廿七

理之通論也。云在者。一則宇內設無火行。則美飾不全。一則至冷至乾至濕。三者皆有所依。至冷依水。至乾依土。至濕依氣。熱情貴於他情。奚獨無依賴之性哉。前論證元行之爲四。可取是義。云本所者。一則具形之性。其分體之本所。卽其全體之本所。全與分理無異也。地上之火。焰則升上。則火之本所在上無疑。一則至輕者。自居次輕之上。火輕爲至。氣輕爲次。則火居氣上無疑。

或問在本所之火。與在地上之火同類否。曰。形物

衆有詮

卷六

二十四

六十三

之別。惟在其模。若其質固無不相類者。在本所之火。與在下域之火。模既相類。則上下之火不殊矣。繇此而推。炭火。焰火。所資雖不同類。火則同類。又地獄中。刑罰惡人。與邪魔之火。雖絕無光。然與世上之火。亦皆一類。蓋藉氣而爲火焰。藉木而爲火炭。其有光與無光。惟其依賴致然。不足爲殊類之證也。

所謂火居氣上。則氣與地俱滅云者。曰。火力雖烈。然形物諸德。多能制之。使不越其本所之界。形天

職分。在於保存下域之物。制其強。使不侵其弱。至於調護他諸元行。不令受火之害。則月與土星。尤屬有專職焉。又氣行甚濕。亦能制火。火與氣相感相尅。因相保存。況元火依賴之資。彌精則其德亦彌粹。試觀火焰之與紅炭。紅鐵可知也。火在本所。視氣更爲精微。其力必非甚猛。緣天之德。氣之濕。皆能壓制。故不爲害。至論天星。設使繇火成性。體既堅結。數又繁多。將毋使下域之物爲盡滅乎。所謂火無所資。則無所寄者。曰。火離本所而在下

衆有詮

卷六

二十五

六十三

域。則周圍相敵者多。若不取資補損。未免耗火。其在本所。則不然矣。蓋與之爲敵者。惟氣而已。火勢厚大。能自保存。不致全損也。其地上之火。被損既易。造物者有以存之。與人靈巧。多具生火之法。火又自能生火。而又各物相激。與夫日光。照映。皆能致火。生生不窮。

所謂火在於地。不求返其本所者。曰。火之不返本所。非其本性欲留。乃勉強使然耳。若無下域之資。留使不去。未有不返。而上升者。但其勢不得返。緣

隔氣域之冷濕。卽無資留亦難透越。至於間有降下之火率皆偶然。逆其本動之性者也。

繫博所謂從地至天。其中惟氣者。蓋云月天與地之中分。皆爲輕微之體所滿耳。緣火與氣其質之輕微有相似也。亞利所論其理亦然。蓋云能焚物者。乃火性所發之本情。焚物愈烈。火情愈顯。地火藉資既厚。焚物尤烈。比於元火更顯而可據焉。夫以下域之火視元火。猶冰之視水。冰與水其性雖一。然水不可謂冰。而惟凝凍之水乃謂之水。地火

蒙有詮

卷六

二十

六

與元火其性亦一。但論焚物之效。惟藉厚質之火不專藉於元火。所以在地之火獨爲實火。

天主聖經論化成萬物。不言化成火者。是蓋有說。聖多瑪云。天主造成天地萬物之初。竝造火氣水土四行。聖經但舉水土者。意在指人共見易明之物。以顯化成寰宇之事耳。

論四行孰貴 三支

四行各具妙用。未知孰貴。今據各所居者辯之。或謂大地之貴。踰水氣火。蓋凡因性之動。其所向

蒙有詮

卷六

二十七

者在得安於本所。夫惟安於本所。乃爲愜其本性之所向。則是凡已得者固貴於其向得者矣。夫地已得。故永定而不動。火與氣與水。向得。故長動而不寧。則夫地較三行。似尤貴焉。次依四行所施於人之用。推其孰貴。地之所施。更切更多。人生依地。賴地養之。人死。地如抱之水。時凝凍。氣時決。火時發。雷霆。各似有害於人。地恒安和。善而不怒。震動似怒。非其本情。爲有氣侵其內。動而欲出。故也。五金瑤石諸類。百穀萬木。種種皆地所施之惠。又合生者之身。於地頗似。身有肉有骨有脈。地亦具茲三者。土爲肉。石爲骨。川爲血脈。外形相似。內性亦似。他三行無似者。則知地性貴踰他三行也。或謂水行尤貴。蓋滋生五穀。皆水所惠。太陽以其熱下吸海氣。至空降而成雨。調地之乾。滋其厚載之德。大海外繞。如城池然。與敵國相隔。令我四封宴如。吾國所闕。彼國所饒。泛海而通。有無可以相補。至論民生日用。不可一日無水。無水則死。非如火之暫缺。猶可度日。况蓄火未免有費。汲水從便。

人無費焉。水中或介或鱗。惠濟尤廣。皆資人用也。或謂氣行尤惠於世。蓋含魂者之命。全繫氣在。氣若不具。則生命之熱不能接續。故醫家云。氣如人之糧也。火雖烈。非氣吹之。火亦斷滅矣。又氣甚濕。火熱濕熱兩情。乃養命之根。故謂四情極美之調。在熱濕二情之合。

或謂火行之貴。其證有二。一。依各行之情而推情出於性。如子生於父。即子可以推父也。熱情之貴。踰於他情。緣其施用尤切。故亞利云。生覺兩魂皆寢有證。二。人
因熱而行。則具甚熱之火。其性最貴矣。又就其所居論之。凡物各因貴賤以奠所居。火居他行之上。則其性亦最上。

權上諸論。孰者為貴。論其施於人用。則最要莫如氣土。若論本性之貴。則火行更踰三行。蓋論性者。先究其所主之情。火情甚熱。其所施用於物。切於他行。則火之為性獨貴耳。所謂極美之調。在於熱濕二情之合者。以論合生則然。兼較各情。則氣之為貴。未可並火。

論元行大小 四支

四行之體。其所居愈高。則其體愈大。為證有五。一。論寰宇當然之理。貴者宜大。四行之所愈高。厥性愈貴。則在上者必大於在下者。二。亞利云。各行之分。所化他行之分之比例。是即各行之全所化他行之全之比例。今土之一分。化而成水之十分。則水之大於土者十倍。而水以上之二行。依各相比之例。其體之大。俱倍勝於在下者。三水大於土。四海足證。又地內水多。井河足證。故設聚海

寢有證

卷六

二十九

河諸水。成一圓形。其太必過土圍之大。四氣大於水。字彗為證。蓋依亞利與諸窮理者之論。字彗成象。在於氣域。其所居之高。似與列宿共在一處。因而有謂字彗在天。乃天體所成者。謂氣域不踰二百六十里。余以高山驗之。山雖甚高。其距火域必遠。若非甚遠。火將灼焉。今福島之得逆利弗山。高踰二百二十四里。可見火域尚遠。而氣域必非前數可限。五火大於氣。蓋火因炎燥。能化諸物。以增壯其本體。則其大於相接之氣可知也。

究論元行。其謂居愈高則體愈大者未必盡然。今試以土較水。則土固大於水也。測海者除蘇額未亞與般多海及路洗大尼與迤西巴尼其水極深。莫測其底。其餘海洋深不過十五里耳。測量之學。地徑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九分里之二。則雖合天下諸水聚一圓形。終不及地圓之大也。或問水所見之面比地所見之面孰大。曰其說有二。一謂水面倍於地面。二謂地面水面所見正等。余謂人既經多許島。亦日遇多許新地。水與地所見之面終莫審其孰大。止據人所知見。則前說似是也。

寰有詮

卷六

三十一

論氣行循天文學。其厚二百六十餘里。蓋土氣升至最高以顯孛孛之象。孛孛所見即氣限也。若使氣域更高。則此從土上升之乾氣當必更勝而高。而孛孛所見亦當更高於今所測者。今測孛孛之所僅高二百六十餘里。則當定以此數為氣域限。或謂土升所止之處不可為氣域之限。蓋氣域之限尤高。但彼處逼近於火。其氣極熱。土升至此。即

為火化。不能呈孛孛之象也。曰其然。但孛孛所見更上之城。為其極熱極乾。雖存氣模。其情與火不異。故超越孛孛以上皆可謂火。繇此而推。氣域之厚幾何尚未可定。

元火之體從孛孛呈象之域至月天。其厚六十萬二千八百九十里也。顧論四行之體者不必以其所居之高而謂大於居下者。土行之厚過於水氣二行。

寰有詮

卷六

三十一

大九

所謂形性愈貴其體愈大者。此論不然。如凡合生之形性。其貴踰於四行。然而四行之大。豈不遠過合生者之大耶。或謂愈貴愈大之說。惟總四行諸天而言。此亦非也。蓋論寰宇當然之美。四行與天相稱之序。切要有二。一愈貴者其所愈高。二其所愈高者包含在下形體之面愈廣。此二者從地至靜天諸純體皆然。

或謂人目所見之水面不能廣於地面。則謂其所愈高所含在下之面愈廣者。殆未必然。曰論水土受造之原勢。水行全包土行。然而造物者欲令生

齒得有所居。故命水退聚成海。命土出見成地也。所謂各行之分。視所化之分云者。曰亞利惟云。設令土行全化成水。其太十倍於今之水。設令水行化而爲氣。氣行化而爲火。其例皆然。

所謂孛彗所見云者。曰人望孛彗。似以爲其居甚高。與星不異。然而當據實理。不據人目。緣目有差。理無差也。福島山頂甚高。然距土氣所呈孛彗之所。尚四十里有奇。不受火化。況火之元行。其體精微。力非猛烈乎。

案有詮

卷六

三十一

六三

論四行皆圓 五支

疏四行非屬圓形。古有此說。霸辣篤謂火行屬四面三角等邊形。氣行屬八面三角等邊形。水行屬二十面三角等邊形。土行屬六面四方形也。四行不圓。循理有證。蓋亞利因天之周運。而推定天體之必圓。則因四行本屬直動。而亦推定其形之必直。緣形與動。皆互稱故。

論地形非圓者。蓋日輪始出未盡之時。從其切於地之平面者而推。則可知地乃平面者。若地形是

圓。則日輪始見。地與相切。宜顯兩圓相切之形也。次至圓之象。隨處均平。地所見之面。不均。以水驗之。或從東而西。或從西而東。又地面多山。其高者。或至一百二百里。不均如此。形安得圓。

謂火氣二行不圓者。蓋近赤道之分。距日常近。又因天之運動。當此處爲更疾。故其化氣成火。似必多於兩極之下。則近赤道之火。分厚於兩極下之火。分。而兩極下之氣。分厚於近赤道之氣。分。火與氣。其形固不圓也。又火炎而上。向其本所。其頂漸

案有詮

卷六

三十一

六三

銳則及其已至本所。其形必銳不圓。

謂四行皆圓者。乃性學之通義。蓋寰宇之全。既圓則寰宇之要分。亦圓。次四行皆天所函。形天既圓。則其所函者。必圓。又純而一者。貴於雜而多者。圓形純而一。他形皆雜而多。蓋圓形一面。而他形或二面。三面之不同也。夫總性之理。既一。既純。則於有形最要之體。宜賦最一最純之象。

論地形之圓。舉證有四。一。東方之人。比在西方者。先見出地之星。東方之天。先見明。亦先見暗。所見

不同。繇地圓形。致天體之諸分。亦有或隱或見之不同也。地面若平。則星出東方。諸方畢見。安得有異乎。就日月蝕。其證尤明。各地方相距不同。蝕時亦各不同。二論地上南北。亦見圓形。蓋北方所見最北之星。南方不見。南方所見最南之星。北方不見。又自南向北而行者。常見北星漸升。南星漸下。自北向南而行者。亦常見南星漸升。北星漸下。豈非地形之圓使之然乎。三月蝕所見之影。既圓。則映射其影之地。亦圓。四就土性之降下。亦可取證。案有詮

卷六

三十四 六三、五十五

夫使地厚無際。天從何處成其周運。尤爲悖理。前論證地之圓。水亦可證。然更有證焉。一。水之各分所有者。全體亦有。今觀滴水之點。及在塵埃樹葉之水點。皆自團聚爲圓。注水滿卮。其中必高。卮水欲圓。則水之全形亦圓也。或疑水之全與分各。所以欲圓之故不同。全水爲寰宇之一大分。其寰宇之中心。卽此一分之心。故周邊諸分。皆向中以成大圓。若其水之一小分。因欲自存。故聚成圓。則繇一分所有者之像。推而謂其全體皆然。理未確矣。案有詮

卷六

三十五 六三、四十九

曰。雖循其向中之性。爲水所以圓之故。然水之諸分。其以圓自存之情。繇其本模而來。其分既有。其全不無也。又從遠海向岸而行者。先見高山之頂。漸見山趾。如繇水下而出者。然則海之爲圓可知。火與氣其形雖可謂圓。然不全圓。但論火行上際。形必全圓。蓋因火接月天。天形本圓故也。若其向地之面。則不全圓。如鷄卵然。緣近赤道之分。近日之熱。天動又疾。其所蒸化氣分。以成火者。比兩極之下尤多耳。氣行上接於火之際。其像亦如鷄卵。

蓋上包下與下承上兩者相接相合。然論氣所向地之面則其形必渾圓。緣與水地相接其形正圓故也。有謂火氣相接之處其形全圓者。以爲赤道之下。雖化氣而增火。然兩極餘氣之厚。旋亦補其赤道之氣之薄也。此說非也。兩極下之氣非能自動以補赤道之闕。又非別有因性之力能爲推移則孰從而補諸。

寰有詮

卷六

三十

大三、廿一

釋前駁論。古謂四行不圓者。曰。霸辣篤亦擬爲圓。然以爲異像者。第就各行之性。形容之耳。火性炎上而銳。故謂有四面三角等邊之形。氣之性情似火。皆輕且熱。故謂爲八面三角等邊之形。緣此形與四面三角形有相似者。水行動而不息。因謂爲二十面三角形。此形之面甚多。故其受動甚便。土恒靜而不動。故謂爲六面四方形。惟此形難於受動故也。

所謂形象與動互稱者。曰。以動證形。四行與天不同。欲測四行何象。不當據其向本所之動。而但當據其在本所之情。若但據動而論其動而向乎本

所雖皆直動。然其既至本所。則無此動矣。未足據以測定其象也。天之周運。非爲欲向其所。而但動於其所。其動有常。是以第據周運。可測其圓。

所謂日輪始出云者。曰。日之出也。其弧與地弧相切。然而人之目力。不得分明。何以故。人目之距日遠甚。但覺日小而地大。因覺日出之初。日所切於地分者甚微。而地之邊界。似乎其以直線切日也。如從山頂俯瞰眺地海。其平線之分。形勢雖曲。目見似平。蓋凡弧邊愈廣。則其各分之曲。愈不易見。

寰有詮

卷六

三十七

大三、廿三

所謂水或從東而西云者。曰。凡謂圓者。其義有二。一。從心而出之諸線。至周邊而皆均。無過不及。是謂全圓。二。線從心出。至於周邊。雖有參差。然其大勢皆圓。是謂差圓。謂大地爲圓。惟循差圓之義。他諸駁論。依此可明。

論四行輕重

六支

四行之體。其二輕。其二重。而又輕中別有至輕。重中別有至重。是性學之通論。今設辯以明之。

一。凡絲兩配而成者。既不含各配之純有。則亦

不襲各配之純稱。如青色絲白黑配合而成。不謂白。不謂黑也。氣不純輕。輕中有重。水不純重。重中有輕。則氣不可謂輕。水不可謂重。

二。輕則升。重則降。夫氣若在火域則降。夫水若在土域則升。是故氣行不輕。水行非重。

三。火在本域。屢有分而墜者。則火似非至輕。緣墜者必重故。或謂火之有墜。非緣本動而墜。因受天施所帶而墜。曰非也。天動至均。若火因天動而墜。則火之分墜。常無已時。所以然者。常在。則其所出。稟有詮 卷六 三十八 大正十一

之效。安得不常在乎。

四。鈆與水銀之類。視土更重。則土非至重者。

五人與獸。其屍之在水也。初則沉。數日後則浮。又如德亞國。有湖。投以重物。皆浮不沉。則其水似尤重於土矣。

正欲明正義。當知所謂至輕至重。論二。一。但安處於三元行上者。是謂至輕。但安處於三元行下者。是謂至重。二。輕而不兼有重分者。亦謂至輕。重而不兼有輕分者。亦謂至重也。今設三端以明此義。

首端循先義。惟火至輕。惟土至重。蓋論其本所。惟火在於最上。惟土在於最下也。

二端循後義。居上之二行至輕。居下之二行至重。蓋論何似之依賴。不但居於兩末際者。其動德純。卽在中二者。其動德亦純也。四行各具一純體。各因本模之便。向其本類之所。其向所之動德。無不一而純者。

三端以氣視火則重。視水則輕。以水視氣則重。視土則輕。蓋氣與水。居於末二行之中。視在其下者。稟有詮 卷六 三十九 大正十一

則謂之上。視在其上者。則謂之下。故以動德而論。水之德。輕於土。居土上故。重於氣。居氣下故也。氣之動德。理亦如斯。循是而觀。則知土水之所以謂重。氣火之所以謂輕。土所以謂重中之重。火所以謂輕中之輕者矣。

所謂凡絲兩配合而成云者。曰中二行之動德。與中色相似。蓋兩皆依賴之倫也。然中色末色。其本有之性不等。其名亦不等。中二行各就之本所。異於末二行之本所。故其動德。亦有異焉。但爲兩俱

升兩俱降。則其動德之輕重。亦可統而稱之。

所謂凡輕則升云者。曰氣之一分。從火域降向本域。依性學之實理而言。不可謂降。以其不向重體之域故。水之一分。從土域上向本域。依性學之實理而言。不可謂升。以其不向輕體之域故。緣氣之向其本域。或從月天來。或從土中來。其動德惟一。惟純。無他。依賴也。水之自土而上。亦然。

所謂緣火行之域云者。曰若或火行之分。從本域而降。其降。非緣本體。緣火自屬至輕之體。亦不緣。於天動緣。天自爲至均之動。其所以動。惟緣天所藏施。其德。其星。或有不同之情勢。則其施亦不同。是以火分降墜。亦非恒有。

所謂鉛與水銀云者。曰地面之土。非純土也。四行皆得相侵。受侵致雜。既非純土。卽非至重。設爲純土。則必重於他物。蓋凡具重體者。皆以土之重爲重故也。鉛與水銀之類。比人所履之土。雖覺更重。然較純性之土。則上必尤重矣。至論屍沉水下。遲之數日。爲水所潰。則必化而多氣。致其上浮。其有

案有詮

卷六

四十

六三、四四

重類諸物。浮水不沉者。此等之效。非關天下諸水。通有之模。乃緣此水。別具專情。有所不同故。

論四行之動何緣 七支

凡屬動者。依他物而受動。是性天兩學之通論。試觀諸動感變。或受順性之感。如水受冷。或受逆性之感。如水受熱。或受不順不逆之感。如空中受照。三者之動。皆依他物而動。夫逆性者。性內非有。作始。其爲依他可知。不順不逆者亦然。茲論其順性而動者。夫依賴之感。或緣實在。或緣德在。實在者。如熱之在火。德在者。如熱之在椒桂也。凡因實在而受感者。其爲物也。若既已愜其自然之性。卽不得自有感動。緣其各分。各得其所當然之分。如得自然。則此分彼分。其力均等。而此一分不得施於彼一分。設此一分更增而積。必就外施而增。非其本性之能增也。若或物之全分。俱未得其自然。如熱。其本性必自發動。返於自然。顧其能返之動。亦非本動。乃緣肇物者所作之動。又或此分已得自然。而彼分不然。則此自然之分。固能施動。而感

案有詮

卷六

四十一

六三、四四

彼不自然者。其因德在而受感者。夫非自感緣夫德之爲施。非以施於函此德之物。而但以其用施之於他物。故其受感之物。無不依於他物而受。驗諸滋長之動。此理甚明。一切含生。本其性用。化所食飲。其性用。與其所化之物。兩者合而生新。幾何是。諸有生。因而長大。可見施動與其受動。明爲二物。凡厥有生。所繇動而得離其所。皆是此理。一繇主動之德。一繇血脈之通。主動之德。自有本所。從彼而施動於周身。血脈之通。自其心通注周身。論此二者。動之分。與施動之分。庸得不有別乎。論輕重之動。其說有三。第一說。謂火升土降之動。繇本體而發。故謂受動於他物者。以論含生之動。與外施之動。則然。論輕重之動。則不然。證之有四。一見在之效。必須見在之作者。蓋見在之效。見受作者所施之用。而見施用者。必卽見在。夫輕重者。方動之時。其生之者。或不在。或相離。安得爲其動之作始。可見其動。自繇本模而發矣。二其重體。或繇輕體而生。如氣之化而成水。水降之動。不繇生

水之氣。三火所施熱之動。皆屬性動。若輕重之動。謂繇於化成之者。則火施熱。水歸冷之動。亦繇化成之者矣。今旣不然。可見輕重之動。亦不繇於化成。四輕重之動。不踰本模。及其本體輕重之力。則其模其輕重。足爲其動之作始。豈必追謂肇物者爲作始乎。

第二說。謂四元行之動。內無作始。但因外始所施而動。其說云。凡令屬能之有。出其能以屬其爲。是所謂施動者也。今四行各有之能。一。如重而升。上之能。是謂性能。緣重者已變其性。乃得升上。如土變成火。不礙則升。其升上之動。繇有變土爲火者而發。二。如輕而升上之能。却有所礙而不升。是謂偶能。去其礙。則仍得升。此升上之動。繇於去其礙者。如氣滿甕。或閉其口。則不得升。去閉則升。則其升上之動。屬在去其閉者。循是二者而論。凡作始。皆繇於外矣。或疑若謂四行不具內始。但繇外動。則其動。毋乃非性動乎。釋之曰。四行雖繇外施而動。然而必謂性動者。蓋其輕重體內。有動之受

始焉緣其絲外之動與其輕重之性兩相愜稱無緣更希別動故雖絲外而動亦真謂之性動與形天運動之理不異云

第三說謂輕重之動亦絲本模本輕重亦絲肇之者然其模與體之輕重但是動之次始具始而其肇生此輕重之物者乃其動之切始也證有三一含生者其美適在其性動動息則命絕若無生者則以靜居其所爲性之適是故離所則動復所則靜也何以故含生者之初生也非驟得其有生之

蒙有詮

卷六

四十四

大三

全者也因其所性之德與其德之作用而積漸發動以致於成若乃無生之物則非緣有作用之動漸次而成生而卽其本所爲其成性厥初造物元尊欲各遂其有生本分今在本所一或失其本所必動而復此復得其所之動乃緣造物特所賦畀故謂切始至其輕重之力第爲次始具始而已此一物此一分不得並施並受緣此一物之此一分不得亦屬能亦屬爲則其物苟非含兩別之分者不得亦施動亦受動也夫四行無施受互殊之

分其各分皆同一理則四行內未嘗有動之切始三拋物空中物緣拋動拋者停手受拋者之動未止也然而受拋之動不得不謂緣於拋者則四行既緣變化之者以各受其輕重之情變化者雖止雖離猶宜謂變化者之所動也絲此觀之四行所含之輕重既別有造成之者爲其動之切始則此輕重不過爲其動之次始具始矣而其輕重之情絲其體模而發可見其模亦爲動之次始

蒙有詮

卷六

四十五

大三

在之效必須見在之作者曰作者施用其理有二一親在而施如日親照火親燒是已二德在而施如木因其種子轉復相生是也論前義則其作者非見在不行論後義則其作者體雖不在德則代之其爲用終亦歸於作者故變化輕重者雖不見在或相離遠如種自傳能令輕重之情各施升降之動也

謂氣化爲水者曰氣乃水之質所以然其濕熱兩氣間雜之情亦其施作所以然之用然但其次作

者耳。若論其要作者。乃在於日。夫日之本體。雖輕無重。然其德。則總諸萬形有之情。用能變化諸萬輕重之物。

所謂火施熱與升上之動者。曰。此類諸動。雖屬性動。然謂屬造化者之施用。則非也。何也。凡物所有之情。或以存其本有而受。或以施於他物而受。存本有者。物受其有。則亦受其情。謂之遂生之情。若有所礙。情必不遂。後若無礙。其情必發。而其情所發。乃發生此物者所施之用。若其轉施於他物。

衆有詮

卷六

四十六

大正

者。既不關其自成之有。當其受有。不必兼受其情。則其情用之發。自關其物本用。而非生其物者之用也。如火在火所得存其有。是乃遂生宜有之情。使得其有之用。即爲使得其所之用。故其偶失。得之動。屬發變化其火者之用。至其施熱之用。則不緣於欲存其有。不必指生火者。謂爲施熱之作者也。水之還冷。亦然。蓋冷情乃水遂生之情故。所謂輕重者之體模爲其動之作始者。曰。其動不踰體模輕重之力。良然。然而其爲所也。乃其物之

所以自遂其生者也。是故欲得其所之動。自原肇物者之用。譬之能學能笑。皆屬人情。緣性而發。然而爲屬遂生之情。則情所發。非從人性自發。切本生此人者所傳之用也。

第二說。所謂令輕重者出其能以得其爲。是變化輕重者之用。良然。至謂令輕重者出其偶能乃去其礙。夫此去礙者。謂爲其動之偶所以然。則可謂其爲動之固所以然。則非矣。今論輕重者之動。屬何作者。惟論固然之作。豈論偶然之作乎。

衆有詮

卷六

四十七

大正

或曰。凡謂之具所以然。必受挈於切所以然。兩者並施其效。夫輕重之何似。固不得受挈於生輕重者。緣生之者。有或離。有或止。則輕重兩何似。不可謂爲動之具所以然。而生之者。豈得爲其動之切作者。其動之切作者。乃在其輕重者之模耳。
正曰。性之司所以然。其施效時。但循依賴者而施。而別無有施。如火生他火。因熱與乾。其火爲生他火之切作者。而熱與乾則爲生火之具所以然也。何以故。具所以然之義有二。一其所施者恒繫於

切作者。切作者或止。則具所以然亦止。如匠是造屋之切。所以然匠所用斧鋸。爲造屋之具。所以然匠用既止。則斧鋸無所施矣。其二。所施者不必又繫於切作者。然其德乃切作者所緣以行其性之效者。故謂爲切作者之具。如火爲生火之切。所以然火所施之乾與熱。爲具所以然。火雖滅矣。而其所以遺乾熱轉生他火。他火之切作者在彼已滅之火。而其乾其熱。則爲前火傳生後火之具。如含魂者所遺之種。代生其效。然而其效不謂之種之效。

震有詮

卷六

四十八

十三

而確謂含魂者之效也。絲是而推可見輕也重也。爲化成者之分種。所絲具此於物。俾得代施其動。故其動爲切作者之效云。

論大地分界 入支

古者分地爲三大州。曰亞細亞。曰歐邏巴。曰利未亞也。近又增之爲四。曰亞墨利加。此地甚廣。謂之新世界。一百三十四年前。遙西把尼亞之人。浮海至彼。始知有此厥後。又知墨曷曠尼加之地。墨曷曠地在於南方。故亦謂之南地。所見之色如火。

故亦謂之火地。今測量家分爲三大分。一。總亞細亞。及歐邏巴。利未亞。二。總亞默利加。諸國。三。總墨曷曠尼加之地。

古星家與測量地體者。欲分殊方氣候。環遶大地。畫爲五帶。以爲兩極之下。甚寒。人不能居。中帶之地。甚熱。亦盡無人。所以甚寒甚熱者。其說有四。一。愈遠於日者。其地愈冷。日行常在中帶。其距兩極甚遠。故兩極冷。而中帶熱。二。日之照於下土。射直則生熱也。烈射斜則生熱也微。中帶之日。其爲照也。循至直之線而降。末帶之日。其爲照也。循斜側之線而降。故末中皆不可居。三。動能生熱。動愈疾。所生之熱愈甚。中帶之天動甚疾。末帶之天動甚緩。故中帶熱甚。而末帶熱微也。四。乾根從熱。中帶甚熱。則亦甚乾。故似無濕氣。以滋生五穀。惟冷熱之中。之兩帶。其氣調和。所以人居爲盛。

震有詮

卷六

四十九

十四

一百數十年前。西國之人。浮海測地。因知中帶多國。不但不甚熱也。抑且甚和。其雨澤泉河所潤。不但生養五穀。卽果蔬亦無弗備。其民生皆甚安樂。

爲天氣調和故也。古謂天主最初所造以居初人之地。必在中帶。聖經說初人所居氣極和。土極潤。則中帶之和。不但今人涉歷。就古記亦可徵云。

中帶風土之和。其故有六。一。晝夜均平。日所射熱。比吾夏日之熱爲時頗短。故以夜涼消其晝熱。而調二。因其日照直下。多吸土氣。能成雨而調熱。三。彼地受造之初。天主卽賜調適。以便人居。四。凡山地距氣域較近。大抵作涼。谷地因日照相合。大抵作熱。中帶山多。故平地雖熱。山地則涼也。五。近海

靈有詮

卷六

五十

六三。四十七

之地。其氣更和在亞墨利加。此理尤顯。緣其地大抵傍海。或離海不遠也。六。其地多風。辰時輕風漸起。至夜半不息。以上六端。惟晝夜均平。凡在中帶皆同。其他或得一端二端。故諸國氣候有不同者。或甚冷。如迤西把尼亞人往亞墨利加所經之海。或甚熱。如磨諾謨大巴國。或甚融和。如白路國也。或問中帶各國之人。態貌性情甚異。或白。或黑。或紫。其髮。或鬚。或直。性情。或馴。或悍。其異爲何。曰。其故有二。一。國土本情。二。天星施德。蓋因天星直施

彼地。依各所遇緣引。發爲不類之效。如熱之所射。因引情之不類。使蠟鎔化。使泥堅硬也。

兩末帶亦人所可居者。篤祿謀以帝勒島。帝勒島出北極度

帶三。爲人居之內限。此外。則人不能居也。然近時知北極之下。亦有生齒。蓋造物主既備性。所以然以調中帶之熱。其調末帶之冷。亦必豫有所以然者。而人不盡測也。

論大地對足之域有生齒 九支

或謂地下對足之域。非有人者。其疑有二。一。若

靈有詮

卷六

五十

六三。四十五

對足之域有人。是爲足上首下。其人倒懸而禿。草木倒植。雨雪反注。皆理所無。二。若彼有人。則似不繇亞當而生者。緣初人在亞細亞之境。無緣通道至彼。今依聖經。人類皆繇亞當。則彼地雖或可爲人居。亦未必有人矣。三。古經豫論耶穌升天之後。十二聖徒周行傳教。以爲聲響通流全地。四海之遠。咸受訓焉。新經述古經之言曰。信。超性之信繇於聽。何有未聽。而謂響流通遠方。咸受其訓者。今史籍所載聖徒布教之地。惟在亞細亞。歐邏巴。利未亞。

之內則此外似未必有人矣。

正今過海而至彼對足之域實有人焉故可用釋前疑釋其一日大地形圖草木雨雪山海臺城皆循各所函之重下向寰宇之心故在彼人物其形勢與此無異如謂倒懸倒植則以彼視此疑義互執矣。

釋其二曰人類皆繇亞當實在亞細亞境但亞當所生之人既能流通亞細亞利未亞歐邏巴之萬國何謂不能通於亞墨利加與墨曷蠟尼加之遠

寰有詮

卷六

五十一 六三

也陸路雖艱航海有法天主既爲人而造地必命天神取此人以至彼地。

釋其三曰當聖徒在世時亞細亞利未亞歐邏巴皆被耶穌之教此三大域乃全地之貴分故雖未及通教四遠亦謂通流全地云。

論大地爲天中之一點 十支

正謂地僅一點爲非者其疑有四一大地諸方區列萬國點也者無可庸分之物也則地在天中豈可謂僅屬一點二以無可分者視可分者悉無比

例夫以地視天有比例則地在天中不可以點言

也地視天屬有比例者蓋凡以此推彼者此物若干可例彼物若干是爲兩相視之比例今取地徑若干里能盡天徑則地視天屬有比例者也三月輪視本天之大小不可謂之一點蓋月輪在天其大屬可見者而點乃無大小之可論不屬於覺之物也則以地而視月天亦不可以爲一點何者地大於月星家謂設有人在月中俯而視地所見地形之大三倍於月則地視月天所見之大必踰於月

寰有詮

卷六

五十三

六三

視本天之所見者四若使大地之視天也惟一點則總水與地其理必亦一點蓋水之積微於地其在天中不能增地之大今天文學之論但謂地視天惟一點而不謂地與水之總惟一點則其論似未詳矣。

正論地之視天也或舉實有之大而論或舉所見之大而論論實有者不可謂之一點前第一第二論已明論所見者則地視列宿天與更上之天其所見者惟點非有可覺之多許也此說乃天文諸

家所共是者爲證有三。其一。任舉地之兩域。其相距離甚遠。然以視天之大。則所距者尚不屬人之可覺。何也。兩域之人。共測天上某星。雖其距幾萬里。而所測星體之大。與其距。彼此皆一。則此兩域萬里之距。視天。非屬於可覺者。全地視天。豈不如點乎。其二。人所測望列宿。天甚微之星。其體之大。尚迥邁於水地合體之大。夫各徵星視其本天。皆如一點。則地之視其天。當更細於點耳。其三。人在地上。隨所居域。常見天體之半。故十二宮象。其六

家有證

卷六

五十四

六三、四十七

見於地平線上。其六。在地平下。隱而不見。則地之視列宿。天。大不踰點。何以故。若謂地視列宿。天。屬有大小之度。可揣識者。則在地心與地面。其視天。亦有大小。可揣而識。不得指地平之線。分全天爲兩均之半矣。如是。則設有人在地心。所見之天。必多於在地面所見之天。而驗諸視法。實皆不然。則地在天中。全不屬於可覺。所以謂之如點。

惜哉。世之光榮。悉爲一點。所盡。世之財利。悉爲一點。所蒙。而世人眼前之樂。悉爲一點之趣味也。在

一點而爲一點。啟爭。在一點而爲一點。肆志。在一點而不願超出一點之微。福此其心志識見。豈不可謂之一點乎。因比利。寰宇之中。地是微點。而吾儕依以爲光榮焉。政教之方。王侯之國。爭戰之場。皆是一點耳。雖侵與國。雖廣境土。一點之微。豈足以充靈心之欲哉。

從各重之天。視地。當分三等論之。在土木二星之天。全不覺其有地。在火星天。與日輪天。則地屬可覺矣。然而甚微難測也。惟在金木與月天。則地形

家有證

卷六

五十五

六三、十

所見。始爲人目所能辨耳。星學詳之。循上所論。疑義已明。第四端。水土合論者。尚須辯之。天文家雖專舉一地。然地或專論。或總水與地。而論其理。皆無差別。

論地心所在 十一支

欲釋此義。當別三者。一。何爲寰宇之心。二。何爲重者之心。三。何爲大者之心。均線之所繇出。其中有點。各均線之盡處。爲宗動天之周邊。其點是寰宇之心也。點在直線。而能分其全體。令作兩均重

之點。是重者之心也。點在直線而能分其全體。令作兩均大之點。是大者之心也。若一圓體之諸分。其重維均。乃重者與大者相合之心。若一圓體之諸分。其重不均。如半爲鉛半爲木者。乃重者不與大者相合之心。其大之心。在其離中偏重之分也。今釋題問。須舉三端。一端地體安在寰宇之心。證有三。一試看兩重之物。隨性垂下。其兩距之勢。非恒能平停相距而降者。其垂漸遠。必漸相近。可驗於準線之垂也。則此兩重者降而不已。設無別礙。寰有詮

卷六 五十六 大三、四、五

至於寰宇之心。必合爲一矣。就是而推。則全地周邊。各繇本性之垂。以就其心。必與寰宇之心爲一。故知全地正在寰宇之中。一若地非在寰宇之中。則日月相對之時。不成月蝕。何者。凡月之蝕。爲日與月正當黃道對處。若地不居中。則日影不能掩月。令其不受日照。雖望不蝕也。三寰宇秩序。卑者居下。土行視他三行。其性最賤。故其所亦最下。二端寰宇之心。亦地至重者之心。何者。凡至重者。因其本性之動而降。苟非有礙。則必至於最下之

處而後止。最下之處。乃寰宇之心也。則至重者之心。與寰宇之心。正相合也。夫地乃極重者。又其降下之動。非有所礙。則地心與寰宇心。寧得有異所乎。設謂兩心兩所不合於一。則誰爲阻礙使然乎。如謂水或爲礙。則或爲自然之礙乎。或非自然之礙乎。謂爲自然之礙。則水性自居地上。豈能阻地降下之動。謂非自然之礙。則不自然者不能長久。豈能恒爲地阻。不令就最下之處也。依是而推。大地之重之心。與寰宇之心。不容有兩矣。寰有詮

卷六 五十七 大三、四、五

三端。有謂地大者之心。與重者之心。不同一。所蓋重之心。與寰宇之心爲一。而大之心。與寰宇之心不一。則是重者大者之兩心。固不可謂一也。何者。地與水共一圓體。竝重同心。又與寰宇之心相聚。緣二者俱循直線竝徑而降故也。然而地在水上之一分。比其在水下之分。所距寰宇心。與地重之心更遠。是其重之心。與其大之心。不一也。又地在水下之分。比在水上之分。爲更重。緣上分恒受日照。乾且輕故。則大者之心。應就更重之分。乃得輕

重適均。以奠厥止。故其重者大者之心。不得合而爲一也。辯之曰。大者重者。與寰宇之心。皆一無異者也。欲明此理。當知地圓之義有二。一。全圓。如盂盤之珠。二。雖有高卑不同。不爲全圓。然爲其體之大。不以高卑之勢損其圓象也。循前義而論。地之大與重。其心不一。蓋從寰宇之心作線。所至地面高卑之處。或屬不均。如以谷視山。以水底視海島。所距寰宇心。不無差別。則地大與重。其心不同。循後義而論。大者重者之心。初非有異。蓋雖山谷不

寰有詮

卷六

五十八

大三四

論地高於海否 十二支

疏此論有二。謂地不高於海者。天主化成天地之初。別水於地。各自成一圓形。水循當然之序。自居地上也。其證有三。一。山下出泉。其水繇海而來。若海不高於地。則水不逆性而上乎。性之作者。不能使水逆性而動。豈其地高於海。而泉顧出於海也。

二。循本性。各居其所。是之謂序。既循當然之序。則水宜高於地也。不然則貴且輕者在下。賤且重者在上。紊其序矣。三。從海向岸。遠望其地。如在水下。迨其漸近。則偏岸高山。如繇水底漸出者然。若非海高於地。何以如此。若問海水既高於地。水又自然就下。海不瀦漫地上乎。釋此有二。一。水之本情。固欲就下。然亦因性欲圓。故就下之情。受制於欲圓之情。雖高於地。聚而不汜。如瓦留滴水。因其重。本欲流下。因其欲圓。着瓦不流。一。海之居高

寰有詮

卷六

五十九

不注。是天主之全能所命。以便含生之居。經曰。周圓置界。命使不踰。

謂海不高於地者。其證有四。一。天主依物之性。俾發其動。蓋循其性而理之。流下者。水之本動。豈可謂海高於地。因天主所命而不汜乎。二。舟行。向下則疾。向上則遲。重之就下故也。若海高於地。其勢如堆。則舟之向岸。當倍疾於離岸。雖無帆槳。不得不就。如從高放下之石。若無所礙。不得不降也。今皆不然。則海非高於地矣。三。海路從東向西者。行

十五度所見日出。比解纜之地遲四刻。若令海高於地。則過十五度者。其舟漸高。其見日當必更早。如在高山離東雖遠。見日之出。則更早也。四地與水合成一體。皆在大圓之間。蓋惟共向一心。所以其循一直線而降耳。又交食之時。所見月中地影。惟一。非有地水兩圓。既其一圓。則海非另有一圓高出地上者矣。

以上諸論皆證海之不高於地。今證地之必高於海。要端歸二。一。水之就下。爲川流因性之動。百

寰有詮

卷六

六十

川向海。則海卑於地可知。二。海中之島。乃全地之微分。其高非能踰於地面。然而凡島皆高於海。則全地之高可知。

所謂水泉不得逆性而上者。曰。凡大河之水。其強半皆發源於海。循其土脈。因外動而上。其動之作。者有二。一。地之本體乾虛。一天之施德。令地以乾虛之體吸海水而使上。令日星各因所受之德護治下域。以各行其利濟之恩。故此水之動。雖非本模所發。未必爲因性之動。然而皆循天施之利。則

亦不爲逆性之動也。

所謂不失其序云者。曰。論水與地之性。水宜全包地上。地宜受其包而在下。今似不盡居其本所。然而寰宇美序。不因而紊。何也。物之安排布置。雖於本模之情。或未相稱。但於所爲受造之物。有稱焉者。亦不失其當然之序也。天主爲人而造寰宇。欲便人居。故命水使下。命土使高。高高下下。乃得所以受造之爲。得其爲。何失其序耶。

所謂向岸而行。見地卑於海者。是目視之謬也。凡

寰有詮

卷六

六十

物色之黝者。遠望覺卑。覺深。試觀畫工。欲令物顯卑勢。則染黝色。畫洞與井。皆然。地色近黝。卽如他色之物。距遠覺黑。所以似卑於海。

所謂水情欲圓云者。亦非也。凡蓋一點之水。因其甚微。欲圓之情。能制其流下之情。海則大矣。重矣。其趨而下。乃其本模所發之情。豈受制於欲圓之情者乎。試觀瓦上點滴之水。微則聚而圓。大則渙而下。亦可驗矣。經之所謂。惟云。天主命水。水聚成海。水與地各分居於本界耳。故又云。聚海水於厥

所如於皮括

論地所以靜 十三支

論地是不動否。古說有異。惟亞利與星性兩學。皆謂地在中而不動也。地若動者。屬周動乎。屬直動乎。若謂直動。則地必向上而動。蓋動則離心。離心則升故也。地既至重。至重者本性自降。奚繇得升。設謂地之離。非繇本性之動而離。繇他施動而離。亦非也。蓋舉寰宇總性。無有能具使地離所之力者。若謂周動。亦無是義。謂南北周運乎。抑東西

寰有詮

卷六

六十二

周運乎。假從南北而運。則所見兩極距度。宜或有更。此時見北極。他時或見南極。此地先在兩極下。因而甚冷。他時又在赤道下。因而甚熱矣。若或從東從西而運。則每夜各星出入皆無定時。日月交蝕。某地某時皆不能算。緣其地域不同。日月運行距亦不同故也。今皆不然。是地不動之證。

又謂地有動者。其自然而動乎。或勉然而動乎。抑繇性外而動乎。夫地非自然而動者也。一純之體。惟屬一性之動。地之爲性。惟有降下之動。故亦非

勉然而動者也。勉然之動。不恒久故。又非性外而動者也。寰宇之內。無有某物性力能作此動者故。然地所以不動。更當究而論之。古者設有四義。一謂地在水上。水力扶地。使之不下。二地形亦廣亦平。因而浮水不墜。三厚地之下有根。其深無極。故永不沉。四地在寰中。周離天體甚均。既無向此而動。不向彼而動之故。又不能竝向彼此而動。則惟居中而靜耳。已此皆非也。辨第一說者。地至重。水次重。至重者固在次重者之下。地安得反在水上

寰有詮

卷六

六十三

乎。辨第二說者。一則地形屬圓。一則謂地廣平。既大且重。尤有不得不墜之勢。辨第三說者。一則若果地深無窮。天安得運。一則對踵之域。不可謂有無窮之根。辨第四說者。地因本性之利。向下而動。故雖在中央。而其距諸邊。甚均。不因無所可動而靜也。若論確義。惟緣地體極重。是其永靜不動之故。惟重也。故自欲安處於下。寰宇之最下者。乃在寰宇之中心。故因其本性之便。距天絕遠。夫周邊皆距天遠。則自然在中而不動矣。設地稍離於中。

卽爲逆性而升。夫重者豈可升乎。地居寰中其故如此。

論世界永存 十四支

○寰宇五大從何而有。及何性情。前論已悉。今辯世界有終窮否。此義有二。一若天主不增所施。而惟因今之施。世界可永存否。二因今所施。固可永存。然天主肯使存否。夫謂不永存者。舉證五端。一。物之始有。自無而有。故終歸於其所繇來之無。若非天主時增所施。世界奚免壞滅。二。凡含悖情者。裏有詮 卷六 六十四

皆屬壞滅。寰宇之內。萬悖之引情。皆備。則豈免於壞乎。三。人之身軀。大者漸減而小。古墓之骨。可證故生子而大。踰其父者。少矣。人性之得存也。其所須身軀幾何。大小有限。更小則不得存。則似將有時而人類失其所須以存之大也。夫萬物之爲者。旣不得存。其爲我而有之物。何以存焉。四。物之生。論其先不能無始而有。則論其後亦不能無終而有。先後之故無異也。五。用與爲相因而有。若無其爲。則安取其用。無食者則不須糧。無浮海者則

不須舟。無居者則不須室。天主造成大地。意在具人之宮室。造成寰宇。意在具人過世而爲涉天路之舟。造成物類。意在具人之日用糧。審判以後。旣已無人在世。則亦無其室。無其舟。無其糧也。

論其不壞正義。有二端焉。一。依天主今之所施。雖更無加。世界能永存也。論天體旣不屬損。亦不屬滅。論天動旣屬靈者神力。自永不息。論下域之物。皆繇質模而成。質也者。非天主以外諸力之所能滅也。蓋旣繇天主化成之用。從無物而爲有物。自裏有詮 卷六 六十五

非天主止其所繇存之之施。安得不永在乎。論其模者。凡物新模不入。則舊模不出。性作者所施變化之用。非欲滅其所受感之物也。惟欲生他新物。就此一物之損。以肇他物之生。故其物雖或全體皆壞。如雜者諸類。或某分屬壞。如四大元行。然而或類或總。其全者仍自在焉。

二端。寰宇必使永在。但今茲與將來形象不同。此端有二。皆據聖經。其一。經云。天主造成之有永存。其二。經云。吾又造新天。造新地。所謂天主造成之

有者指五大而言。所謂吾新天地者。指依賴之新。非指元體之新也。蓋審判後。真福者之身軀。光明如日。各重之天。較今更爲瑩徹。人不變滅。皆如天神。四行全存。更不遞化。天動亦止。變化皆息。五大純有。永遠如是焉。

所謂物皆歸所繇來之無者。曰物因天主止施。皆歸無有。固可謂之歸其所有之無。然而天主設欲永存其物。物固自存。不必加今所施而後存也。所謂含悖情者。雖凡雜者之類。固含悖情。屬有損壞。

寰有詮

卷六

六十六 六三九

然而宗在純有。因各相侵。亦各相補。故得永存焉。所謂人身繇大漸小者。大較固然。但亦有子踰其父者。況寰宇總性。有天主所賦存物之能力。不使人類至有不得存其性之小也。若論變化。則先之有始。後之有終。不同一義。若謂從無始來。卽有物之變化。則變化之先。必有爲變化之緣引者。既有緣引在先。又謂變化從無始而有。其義不自相悖乎。凡物遞生。有時而始。既生以後。生生無斷。此義自無害也。至謂審判日後。既無人在其爲人而造。

之寰宇。無所用之。亦非也。蓋天主所爲造寰宇者。有二。一。以具人類之所寓。二。以顯其本性之妙。審判日後。人類之善者歸天。惡者冥於地中。除此二處。餘皆不關人事。然而寰宇未嘗不存。此亦非無爲而存也。用使在天群聖目覩所造。因而推美造物者之能之智之善之全。則其俾之永存而不壞也。不亦可乎。

寰有詮卷之六 終

寰有詮

卷六

六十七

遵教規凡譯經典三次看詳方允付梓

耶穌會中同學 黎寧石

曾德昭

費樂德 共訂

值 會 陽瑪諾 閱準

皇明天啓五年立夏譯完

崇禎元年秋分刻完



寰有詮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西洋人傳汎際撰書亦成於天啟中其論皆宗天主又有圓滿純體不壞等十五篇總以闡明彼法

案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爲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其書本不足登冊府之編然如寰有詮之類明史藝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論轉慮惑誣故著於錄而闢斥之又明史載其書於道家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舉三教全排之變幻支離莫可究詰真雜學也故存其目於雜家焉

蒼崖子不分卷

〔明〕朱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蒼崖子無

卷數》提要

蒼崖子序

頃者文人質則過懦麗則傷俗間
一標世雖存巧綺終致迂向亾論
帖括豈豈救帝棄去卽所爲古文
辭稟經酌雅未能粲疋亦不過司
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之涇渭耳予

序一

自六朝散吏移守臨安出入古帝
王都會地雄師符秘之所窟宅也
惟海內奇書是問而閤人鍾子獨
挾其師朱子強年兄蒼崖子一書
見遺予得而卒業焉浮一大白圖
信乎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

衆說邪憂憂乎先秦以下之陳有
不足當我子強一快也其大氣廣
化諸篇括囊無始麾斥八極弁州
序子相云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
必古今道者要使百氏之障翳如
長江月影太華松聲蕩滌都盡三

序二

復諷詠又如食熒火芝心中七孔
俱明也質情善學鏡治諸篇又能
原本人情引伸玄奧始信前人之
啼者有笑明者有滅拙者有工前
事之位者有倒鑒者有師佳話者
多一重公案而於甘井易竭象齒

焚身吉凶悔吝之故灼灼點睛世
法禪機通身汗下孰謂子強之著
書也虞卿以窮愁自寓哉予故高
子強之文而并慮人不能達子強
之旨庶幾鍾子不愧知音乎往予
與子強季方子美年兄接軫也讀

序三

其文得味外味似子虛賦不從人
間來者意其北壇西瑤之上別有
麟篆今睹子強鴻寶益知劉知幾
兄弟蘇穎濱唱酬得力當不靳且
慕矣行見韓非孤憤秦王醉心陸
賈新語高祖左右奏稱萬歲立言

不苟契動

至尊予偕子美豈直兄事袁絲哉讀
此書者更願不作文章觀

毘陵社盟弟岳虞巒書于古

杭之雪堂



岳序四

蒼崖子序

蒼崖子者我友子強氏所著
書也子強兄弟讀書積古端
身修行內事其親外交天下
之聞人正士于子一門和敬
相足可謂順矣此豈有所爲
窮愁不得志於時者而勤勤
爲此也噫此可以知君子之
所以自處矣君子思天之生
我也將以用我則無一刻可

以逸其身與荒其心者是故
遇不遇皆有分焉循分而求
之蓋未可苟暇也子強兄弟
連不得志于公車將如世之
好諦田畝經紀家室則性不

序二

存焉抑專事藝文同諸經生
固餘及之且無庸也閉門靜
息發悟成章措辭爲典一篇
之中一字之內包舉大全不
遺小目蓋前此後此莫或與

京矣然則其于君子之道何
居夫君子遇則以行不遇則
以言以行以言皆所以有立
也有立所以有終也今之人
徂目前之便鮮終身之計是

序三

以名湮實隳不足存錄于天
下也子強所得于經史百氏
者旣浸浸矣觀天知天察地
知地其于古今治亂興亡與
人生窮通榮悴無不通微達

幽全明足智卽今取內外諸
篇一再詳繹蓋理主自然而
法嚴勸戒振振乎儒者之訓
非如諸子之立說也余食祿
其土初焉聞之曰名士之言

序四

不張有司之罪也是書也成
予爲子行之旣通問介生天
如及天如序至而俗吏荒悖
遲之又久旣蒼崖子已自登
板或曰張子輕喏或曰張子

貧俟其祿所餘未皇爾要我
兩人各有以自處不必明告
諸人也

吳下社盟弟張采受先父
題於臨川公署

序五



蒼崖子序

六經之後諸子嗣焉乃近世監
儒往往尊經而詘子夫二氏俱
以經稱而孔子孟子亦稱子安
見子之遜乎經也荀子論次大

并序一

儒而以子弓與仲弓並列子弓
即朱張也朱張行事無可考僅
一見逸民譜中仲尼論贊六賢
朱張獨缺其推尊之也至矣朱
元晦起建安之間學者尊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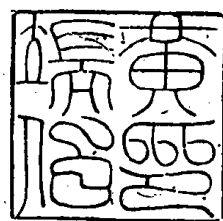
朱子然辭屈於理好奇之士或
略之豫章朱子強朱張之苗裔
也玄言卓行海內師之鍾生獲
其秘書號之曰蒼崖子余讀其
書見其人而知子強荀列之流

并序二

亞也豫章以文章道學名家者
七人元亮氏永叔氏介甫氏子
固氏魯直氏子靜氏義仍氏或
以玄言著或以窮理傳未有歸
然獨歸為子者其歸然獨稱為

子者自子強始也

西湖散吏黃端伯題



子強序

序

子強子美之為今文與其為古文
無以異也言理深究爾雅之作斐
然以出所謂君子之辭者非歟予
與受先讀之愜然而興曰微言之

子強序

絕久而當復意者其在南州乎是
以兩人偕事六七年時人之論說
畏不敢近勉與之就終非其樂獨
性耽二朱之文備諷周咏難於棄
捨夫蓋有以移之也往者介生之

選子強子美之所為今文已爛熳
於天下今受先之臨復發其所著
蒼崖子列而行遠非誠好之而然
歟且受先居官蕭約猶之在貧養
母不過胾肉一家之奉不踰大菽

張廣二

粗糲無復餘錢以給四方賓客之
費而猶循覽清文使之載版若斯
之好不可不謂之入深也或者疑
古文之作成於大年二子以英富
之日遽行其論謨顯白當世慮非

其質嗟乎抑何見之不廣也夫上
智之士自少受經命意廓落執筆
而求於古之傳人雖生斯世不欲
以一時為盡材之物而遍觀奢濶
取其至精為所寄託未嘗有無况

張廣三

之字不典之音間於其際即言止
卷握足以永矣况放而之遠非其
終竟者乎予每見大力為文不甚
自愛重文成散墜無或存者用深
悼惜而大力亦自言已不好寫錄

家無副書難其整齊之具繇此觀
之古人之制作其既成而不能錄
或錄而無其副以至於失者亦已
衆矣使當其時有同道得志之友
重其點畫及其一書之成即施之

鐫磨

鐫磨以廣其傳何至百世而後有
亡書之嘆乎然則受先之汲汲於
蒼崖之梓蓋此志也若或者之說
矜已而行忌狃故守殘而不知其
大桓譚之所以致悲於子雲也

古吳社盟弟張溥天如題



敘

夫以紙墨言者獨言而已非有應也獨言之言說尚易全乎然而勿荒之見可率諸口識不自真着紙寒矣自非天假何能載筆其在今日世積已久方類之言亦既無餘議論前盡端絕後來所以文言之士不斷于世者霞生別月花發各年俱自鮮也

章敘一

一理之說可以新故一情之論可以化裁而理可長裕資聰明以生息物處分散賴才智而彌綸子強心有妙量學處其衡二十一代之業一以全舉三才萬物之理得其類通自其韶年已擁大名方其讀古有觸見事生思以爲聰明之過跡性命之形容不欲隨謝積爲篇章而思殷氣勁與古

爭長才能圓之故物理俱美智足明之故情境相真斯則靈可生理資能產道者也若謂窮愁著書非子強今日境也才周者非八股之所可畢道多者非經義之所能容子強特用其所不盡矣彼蜃含珠尚皓月而杼采在鳥抱和入春林而流韻此其似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子強嘗以其暇

章敘二

取周秦迄今百家之言選截爲編金聲玉振爲之大成以精存古以多弘人其書遂非梓人之所能任又何獨此編也

年社弟章世純大力父題



序

子書之作自敬仲始也天將起一代之
霸學而用其偏故其言博而奧閎而精
兼總百氏而倡其先曰前此有之乎前
此者鬻子也鬻子者僞也後此者莫猶
龍氏若矣精于治身而虛于治物故一

張氏

變而刑名再變而清淨而皆卓然有效
于世此無用之含有用者也列莊關喜
其疏耳不韋盜而雜劉安襲而靡而子
學不絕如綫矣蒼崖子生千載之下起
而振其傳其書皆以偏取全以反見正
以情出理以近測遠詞寡義多渺前後

際而自成其爲蒼崖子者也眞子哉蓋
蒼崖子之言曰學不主于經世雖號高
深何裨實用行文而無濟于用雖成萬
謀祇累紙耳予誦其言覆其文經虛涉
曠而未嘗不綜義類之全條核百世而
獨裁以卓識靈心坐而言之起而可見
諸施行者此蒼崖子之所以爲有用也
蒼崖子爲誰吾友鍾陵朱子強氏也

張氏

武林社盟弟張玄天生題

小引

予兄弟既屢擯于世凡一切得喪非譽之情升沉炎涼之態置之久矣若夫草茅而談朝宁書生而語世務卽既以爲出位于分識者笑之獨此懷鉛吮槧青箱素帙之中已業可以多取而非食物

卷一

亦恣吾所取而弗忌兼得以上邇往古下垂茲來是則寒儉之儒尊于顯達之士文學之叟富于倚頓之人遠矣所恃不乞靈寵於造化不受低昂于世俗并不腐才智於胸中者惟斯耳年來山齋無事陳編舊簡差不乏觀披覽之暇輒

隨所獲部次而族列之起自丁卯迄今三年粗立條綱然嘗苦載籍無窮耳目有限尚期遍訪名山博求同志者共成之雖管窺蠡測偶有所合要未敢以自信也而予兄子強復以其餘力得酣心筌筴之表間獲古人之所以用心因剖

卷二

綜其義經以意主輔以才帥予時亦著放言數篇而不敢望其肩背也覃思既深構創遂積節繁取腋卓然一家之言帙成因命曰蒼崖子分爲內外二篇外篇專于商訂今古雜攷物類而內篇則自夫造化性命之精微陰陽律歷之廣

博間及于古今成敗人事得喪蓋畧以
 備矣茲刻蓋內篇也雖然予蓋用是滋
 懼矣昔者子雲草玄擬易同時之士唯
 爲蓋詭唯桓君山以爲必傳左太冲作
 三都賦陸士衡鄙之覆醬附皇甫士安
 之名而文蓋顯蓋著述者之難自表見
 如此然則是書之出其以爲覆詭與以
 爲必傳皆未可知也請以俟夫天下後
 世之善讀蒼崖子者而已

弟徽謹識



蒼崖子

內篇目錄

大氣篇

廣化篇

達命篇

質情篇

裁理篇

挈真篇

善學篇

蒼崖子內篇目錄

習境篇

簡制篇

鏡治篇

蒼崖子 內篇

鍾陵朱 健子強父著 西湖門人鍾 鈺箋

大氣篇

元氣既拓。乎廓厥宇。天地人物。宗族相族。浮靈者天。其象蒼冥。搏萃者地。其形塊壤。滋榮者人物。其情生息。蒼冥之象。雖一散。則有日月星辰。塊壤之形。雖一散。則有土石川嶽。生息之情。雖一散。則有飛潛動植。此三者。各分王於邪宇。而氣實幹橐之故。氣盈則陽。爲伸。爲開。氣虛則陰。爲消。爲涸。陰陽兆而變化彰。變蒼崖子

化彰而水火洩。水火洩而風雨臨。各以其類自相求。從於是風雨親乎天。水火親乎地。變化親乎人。故風雨從上而降。人遂歸乖。若於天。天不能有其功也。水火從下而獻。人遂丐少。多於地。地不能尸其任也。變化從中而蕃。人遂責巧拙於人。人不能本其事也。天乘所類。推爲寒暑。地乘所類。蒸爲燥濕。人物乘所類。衍爲男女。寒暑所伏。則春秋報其期。燥濕所芽。則丘谷効其澤。男女所構。則生死律其券。以其逆勢相隨。若相臣主。實則陰陽同家。昌裔耦赴。各自有死生。

不能相爲死生也。何則。消息相巡。闔闢相召。剝復相倚。屈伸相求。故人物之生死。近則徵於一日之夢覺。遠則徵於一生之壽夭。天地之生死。近則徵於一歲之子午。遠則徵於一會之貞元。

或曰。子之替德。天地也。果有質乎。曰。氣之消息。則輪爲數。數之所薄。則鍾爲命。命之所懸。則飄爲運。運之所旅。則耦爲遇。遇之所經。則噴爲事。事之所官。則禮爲功。數則有往來。命則有順逆。運則有通塞。遇則有險易。事則有得失。功則有禍福。往來順逆。貞乎天道。禍福

塞險易。履乎地。得失禍福。柴乎人。故命數足以窮天。運遇足以盡地。事功足以囿人。是以天雖大。不無薄蝕。暈珥之災。地雖厚。不免崩竭震泐之病。天地且不。能自全。況其能及人物乎。譬人物之於天地。猶鷄豚馬牛之於人也。馬牛於人。各寄其生。而妄媚乎人。人物於天地。兩稟其氣。而妄戴乎天。如謝人之養物。則當德地。不宜德天。究地之養人。則又當德物。不宜德地。然則可謂人受生於物乎。待資之勢。無相禍福之權。等役之儔。無相予奪之理。何者。勢有所屬。不得專

行役自爲軀不暇他使然。人物可以相利不可以相制之者惟氣。

太初始判有高卑之實無天地之名有靈蠢之質無人禽之號時有昏曉無春秋人有死生無貴賤逮聖人出設畧儀天而五行審分律步日而四時錯於是生殺相李時無信德榮枯遞兵世無壽形然則五行贅名也四時空署也一氣所索寧知賓行以爲四旺一化所敷寧期官時以爲欽發而天地人物相竊以行是故各以所藏之氣與相乘除譬之二父數子蒼崖子

通各遇同圖異畦榮落殊植大氣不兩所各稟者異也。曷不證之物生謂春夏生有之死者謂秋冬殺有之生者謂霜雪操有傲之隆者謂風日舒有當之措者謂水火炎極北有常寒者謂金水涼極南有終燠者使盡氣所照結何過拂若此哉信乎生剋榮枯本人物而著五行四時。聖人而分乃世且寄休咎於勝復。卜豐凶於啟閉是何異書符圖像而丐其禍福也夫氣則不尸支干而運化則不假曆數而齊問者曰天地人物皆儲氣生然則氣將安儲曰卽儲

於天地人物之中。今夫空房盛夏則帷壁皆潤濃熱將雨則堦礎汗流豈非空虛之所徵薄氣實居之其爲用也猶之當鑪鼓扇風從火出鎔金爲爵質在器中故物有成虧氣無聚散。

夫元化之中同類相對自成往來二類相接自生制馭此各暢其生起使於形體豈待教哉聖人強而尊之曰道因道生德因德生仁義禮智信種種同異各以所見爲勝自我觀之天地且無宿名道德何自擬象盤古開天非由理付庖犧畫卦不假師傳然則禪蒼崖子

有種之生成經天共之情緣又寧待稟道畜德而始智耶有形者自庇其形有愛者自護其愛有求者自遂其求有困者自濟其困庇形則謂禮護愛則謂仁遂求則謂智濟困則謂義公而守之則謂信合而持之則謂道德故鵲知圖居蜂知定主蛛布網以資生鴈設奴而防身辭禍者斷尾避搏者多窟他如子母之愛夫婦之好無微不載然則亦豈有聖人設施之乎信乎趨利避害而仁智生後小御強則禮義見萬物偏寄人總其靈元化之下道德無名習俗之流聖

人無功

一夫一婦久而成族。一梅一杏久而成林。循積使然。非所事設。故粒極歸稷。然無稷民何必不終播殖。至成歸禹。然無禹水何必不終疏洩。書篆歸籀。然無籀世不皆筆禿。道義歸周孔。然無周孔人不皆性塞。富迫者利興。勢極者智出。窮崖海渚人樂其生。高原乳野養給於利。豈非水土之所殺生。百族之所棄取。利害自并通塞互更。循而久之。功德成焉。制作顯焉。故利不古借業不今。留隨時無窮與日俱生。

蒼崖子

主

天不附地則氣散於大地不附天則形墜於水。言萬物之氣短陰陽之氣長也。愚人不識天以一氣長養萬物至于人受一氣而智萬物穿骨脉通關節氣之柔弱者彼胡由知之。故經復云食其氣百骸理夫食氣者多智而壽。破此形格耳。凡人憑天而生始也。仰地而食中也。食土之毛死歸厚土以報土德終也。當知蛆豆稼穡功臣者。愚情劫運所開畢竟草衣木食聖人欲為氣母梯接無際。

廣化篇

隨俗子問於玄化先生曰。蓋聞大生者乾。廣生者坤。然歷手品彙之門。總乎務會之業。得一生者隨有一制。乘一便者旋有一困。是故洪荒之世。生化者人而封豨修蛇則害之。鮮食之後。繼養者粒而榛莽狼莠則侵之。勲華升於去齒。奚窮奇與元凱接踵。放伐顯於除殘。乃桀紂與湯武代君。設罽備虎執若無生。張帷却蚤曷不鮮育。下至物類。木懷蠹茂雀奉鸛昌。齒為鼠利狸則捕之。乘為蛾精絲則戕之。鋒為螭。為犀子。

蒼崖子

主

則厭之。翻為勢威。彈則中之。由是以言良賤異趨者。福不能兩。屈伸殊域者。禍不能齊。蓋可知矣。先生莞爾而笑曰。若子真執已分以量化功者也。烏足以測玄穹之與用哉。夫造化宏渺。無所不育。嫡聖賢孽奸慝。孟人類季物族。教淳朴。驕魁杰。敬強盛。憐微小人。臧人否。物蠢物靈。自化觀之。皆其子。姓族裔也。况其視物與物相視異。物域區體。故反同見。殊化均平。故渾殊歸一。齊時而雨。釋者樂。獲者悲。等候而風。沂者順。浴者拂。蜂螫搏擊。人患物飽。網罟彈弋。勲惡人。

利象魏斧鉞小人畏君子尊探囊挾垣良民憂盜賊
富夫守偏以相矜慎豈其有通適乎本塞善慮或失
所通因逆更謀翻奪彼順然則水炭勢過均於任性
桷鑿形違均于秦材人物倫携均于快欲君子小人
道分均于酬願湯武以凶桀紂爲吉盜跖以天人命
爲壽田氏以篡齊祚爲世劉漢以返秦政爲順以人
怨跖猶桀罪湯卽齊訶田猶秦怒漢蓋所殖非一家
故害不以有忌而恡所變非一途故利不因見害而
遷物有死者生未嘗不終事有危者安未嘗不金也
蒼崖子

亂無成勢利害無宿形元凱四凶共奇乎唐虞桀紂
湯武合成其商周虎豹麟鳳並繁族彙蘭芷榛荆同
富地產蓋有得有失而事機巨有乖有順而境遇幽
有聖有莧而世變盛有可知有不可知而化功玄
夫物生於形死於形類修於族困於族非元化之無
全施勢使然也故耳目齒角之用以長得短飲食嗜
好之端卽利成害是以有生盈而貧造化乏而富有
生用全而拙造化用餘而巧
狙者芋狙遂相詐以芋型者偶象遂相易以象元化

之幻有類于此蓋故藏則屈伸詭其券端隱則利害
疑其報故一境也前棄而後得若新並業也甲傾而
乙履猶亢所以可知不可避能歷不能窮故曰餌英
雄者未來之算涕情欲者不了之局有機無機同桎
於其域

衆庶馮生其不肖也甚矣資其力者力壯則侮之稟
其智者智繁則崇之競其才伎取諸美好率因便而
求多元化有知亦自悔其作俑譬人物之於化也猶
驅之有心人物之於聖賢也猶心之有目驅非心不
蒼崖子

靈然其益也深矣心非目不慧然其賊也多矣故一
奇一偶天裂其體一方一員地剖其軀衆庶盜其肌
膚呻吟之痛顯聖賢盜其精髓制作之禍酷
豐良剝賤人爲物之天藉飽濟窮物以人爲命是則
利乎物者遂若爲物生此人適乎人者遂若爲人生
此物而實物非爲人人非爲物各營其欲餘以相賜
故此邀全於彼敗大乞苑於微枯蓋造化不能生萬
物死萬物以生之亦不能死萬物生萬物以死之故
化滋一生物胎一死物計一死化報一生所以罕專

族之利。衍他分之榮。

陰山之野多虎。居民設阱以誘之。一日而擒者二。綺里丈人聞而嘆曰。豈獨物困於人哉。人亦有困於物者矣。械器牢絳。人巧其機。藪澤荒冗。物據其藉。然則人扼物短。因得御物之方。物邀人窮。因得備人之計。是故智不獨強。愚不偏弱。互相制止。所以並育也。推是言之。萬物戴殺而生。羣居角勝而宇。譬人物不能不相戕。猶封建不能不相僭。何也。獨便不樂復有侵。予雄不願復有等。故縱橫之害。盛於七國。與周相終。

卷之九

九

始然則戕殺之慘。盈於人類。亦將與化相終始。或曰。封建者所以圖安。生息者所以繁彙。究乃以其福產。禍鳥所謂大化遷移哉。答曰。枝葉茂而欺本。子成大而憂父母。蓋篤於養者。失其威。驕於愛者。鮮其制。化之生物。見竊於物。猶母之愛子。見驕于子。子而驕父。母所以爲愛也。物而竊元化。所以爲仁也。故父母者。恩極而至於忘恩。元化者。仁極而同乎不仁。

至人之於道也。惟深其于化也。惟卽不則庸也。

安所謂化化之于道亦庸也。亦安所謂離庸而語。

卷之九

地非變化

化彼其日用具之則亦于日用害之用之。不經所以化也。若以不用爲用。則又化矣。變化亦精血所凝也。變者天則之化者。天涵之。彼其於然日淺。則于化日深。動靜之變化。性命之機關。寧有外乎。見其動者。靜府也。見其靜者。動機也。動靜皆根根本善入。和其塵者。障其光心。本善幻蒙其風者。鼓其浪。故得天者。玄氣得地者。黃章。以人者。生人之初。天假之人。偶之心。妄之六然。

達命篇

夫氣有屈伸、質有剛柔、機有通塞、材有巧拙、勢有順逆、居有離合、時有盛衰、遇有難易、質違其氣、則屈伸紛材爽其機、則通塞著、居舛其勢、則順逆彰、遇乖其時、則盛衰錯、屈伸紛、則剛柔無定、質通塞著、則巧拙無成、材順逆彰、則離合無素、居盛衰錯、則難易無常、遇然則命之所昌、在與人反、其所重在與道違、命也者、不與堯禹為緣、樂與桀跖為伍、不與曾孔為宅、習與張霍為媒、何也、元凱升朝、梯福于躬、洙泗講業、獲

蒼崖子

十一

不奮志、能使人賤、不能使賤者、不砥行、即能使人富、矣、不能貨之、脩德、能使人貴、矣、不能勉之、慎操、及其志奮義立、行砥譽崇、德穢而收操肆、而黜命、果安在哉、豈非人不聽、污隆於命、命實受益損于人、故謂跖為富、而盜跖財富、黔婁義富、矣、謂顏為夭、而顏回齡夭、周穆名夭、矣、謂尼山窮、而仲尼位賤、哀桓德賤、矣、謂鍾鼎顯、而日磬安世爵榮、董子楊雄學榮、矣、是二者原各分其貴于造物、故勢不假毗、而足量不待質、而隆何則、命與人各持其半者、也、性伸、命何必不屈、矣、

蒼崖子

十二

人之大蔽有二、奉道德者、徒知仁義忠信之可恃、不知其釀害深也、趨功名者、徒知爵祿財帛之為榮、不知其蒙禍多也、故愚氓性適、而名教多及人之亂、庶賤履安、而高門廣赤族之殃、當此之時、所恃而榮者、非猶昔哉、信乎道德者、是非之林、命數者、禍福之總、據其是不能復辭、其非賈其福、不能復辭、其禍、故道德無宗、富貴無族、踵師傳者、數傳必岐、席先榮者、再

世則傾。由此觀之。人不體道。未必皆愚。遇不邀命。未必皆困。

萬物之中。生死殊情。存亡異藉。有同質生死並者。有異類生死倚者。有一體巡爲生死者。有兩材貸爲生死者。有貴其生不貴其死者。有取其死不取其生者。有生則無益死。則隆者有棄之而生。愛適以死者。實結華刊羽。鮮毛毳。疽彈肉割珠。剖蚌殘此。同質生死並者也。蠟熟衆虧。黍膏秀腐。薰蕕不同器。羊虎不羈羣。此異類生死倚者也。鷹鳩易面。鴛鴦貿身。沙鷄懸

蒼崖子

十三

蟀一物三形。蘼莢葦蘆。同質數貌。此一體生死無窮者也。草腐螢出。血塵燐成。蛭屢寄足。鳩鵲假居。此兩材生死相給者也。蘭蕙芳珍。漸滌則棄。騏驥良產。死骨暴野。此生貴死無用者也。糟糠歎疑非足。其欲也爲刺而肥。風戾飼蛾。非寵其生也。貪絲而飽。此取其死不取其生者也。騂參于牢。肉升于俎。豹損于野。皮席於座。狡狐之腋。披乎君身。泥龜之甲。繫之太廟。此生無益死隆者也。木觚解刑。鸚鵡慧招。囚鉛石長年。英聲早拔。此棄而生。愛而死者也。夫生爲有益。今無益

何貴其生。死爲無用。今有用。何惡於死。

物之死。生人則用之。故成虧得喪。與其質反。人獨無用之者乎。用人者何造物是也。烏知造物不用人之死者存乎。今君執用人之權。則用忠臣之死。以存國。將執用人之權。則役三軍之命。以立功。社稷既寧。臣之死者。賢于生。凱捷旣酬。軍之生者。藉乎死。然則人之死。果不爲無用也。死旣不皆無用。則生亦未必言有益矣。且死兔在野。人爭搏之。以爲厨。顛木在林。人爭折之。以爲薪。羣衆圍虎。虎驚則快。舉網懸鰓。鰓

蒼崖子

十四

羅斯折。夫彼且不暇自弔其生。此已相慶其死。然則得失相貿之趣。豈有定乎。

夫美酒臨前。難解猩智。珠彈在後。無救雀貪。何哉。耽愛而忘禍也。使桀知放南巢。雖賜之肉。林不甘紂知懸太白。雖饋之鹿。臺不珍。淮陰知雲夢。則終身飯漂母。猶豐子胥。知屬錢。則窮生乞。吳市猶智。杜陵知隕。則長平卒壽。垓下早見。則咸陽炬微。董卓知燃臍于東市。何難傾郿塢之藏。季倫知族赤于孫秀。寧惜割絲珠之愛。無奈禍未至而慮塞。福有據而見災。遂使

麥秀垂歌、黍離懷淚、驪山遊平、麋鹿銅鈿會於泥沙、
上蔡之犬不足慰死、華亭之鶴無由並生、是以抱悔
事後、恒乏當境之哲、侈笑旁觀、又坐身後之譏、世且
結而成緣、人逐情以待盡、

盜禁日磔於公廷、而窮鄉暮夜、不惜嘗試、醉醒未解、
於朝哺而夕宴多珍、不吝再爵、人情玩境而偷大槩、
類此、豈盡世罔人哉、情雖可以逆觀、以其現在為怙、
勢雖等于必然、以或不然為貪、是故亡國者非無可
鑒之失、喪家者非無相虞之鄰、

蒼崖子

世緣之災為境使者淺、為情使者深、為情使者淺、為
識使者深、故病者尸卧、猶夢公夢侯、囚軀待刃、尚籌
生籌死、然則境換情留、不得罪境、情謝識駐、不得咎
情、大槩有識而有營、有營而有業、有業而有累、邪正
小大不同、其經戀一也、是以孔孟至聖、弗滿志而歿、
湯武顯業、猶貽憾以終、實而言之、孔孟窮歿、道德適
以堊孔孟、湯武憾終、功業適以殞湯武、況其容容狡
狡者乎、

天性人巧也、天命人習也、其所以觸其性命者、

皆天也、其所以復其情性者、皆智也、天根曰性、
人根曰命、得其實者、風塵憑其體者、雪擁、豈非
玉關過去、真息相尋、性命關頭、一物耳、直到此
關、方有性命所在、性豈人習者、固亦天根也、命
豈物適者、固亦地根也、周反其間者、復也、彼憑
獲者、得其清精、為天精、氣為天氣、而智亦為天
慧、焉既天之何莫非性命者、是天地之機、亦至
人之守、

蒼崖子

質情篇

夫逐利避害者。眩狗名。要實者。詭。艷是窮。非者罔。食功。枯過者殘。通恩宿怨者險。祈福禳禍者惑。由君子觀之。姦臣蠹國。國喪而存。安存設險。備敵城博而衝。愈銳易書。弊者啓吏籍之奸。壯弧矢者。假寇盜之利。故商鞅更法。自死於法。淮陰豎功。見擒於功。則利害無適也。一璞也。鄭玉周鼠。一日也。歌短。因修。故楚國雉。鳳趙高鹿馬。北山之叟。號以見愚。黃公之女。美而不字。則名實無歸也。好白者。緇黑。好青者。緇紫。嗜酸

蒼崖子

者。味酸爲甘。厭甘者。嚼甘若蠟。故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樂之論。則好惡無主也。舉燭候也。燕相國治成列義也。宋襄軀殘。黎丘之丈人。惑于似子以殺其子。楚王之珮玦。周于防缺以速其缺。故范且辭辨。無益于弓。勅虞慶折匠。無救乎屋傾。則是非無家也。蒲騷之勝。實敗莫敖。殺函之殲。霸乎秦穆。晉厲以鄢陵之捷。弑勾踐。以會稽之杙。強故寒翁不欣。戚於馬。宋人信災祥于牘。則禍福無門也。射鈎啟霸。披袂免災。穀陽飲殺其主。豎牛籠而滅宗。故季孫逐臧武仲。

愛韓獻忠趙宣以戮。則恩怨無質也。子結功在盟。齊失在逐事。楚反罪在專成。美在卹鄰。丑父易難。不免。早君魏絳。戮貴有加奉命。故功足以疑樂羊。罪足以信西巴。則功過無程也。

善猜者。來陳平之間。懷忌者。招騎劫之災。此以蓄情爲人所乘也。智伯黷求。啓肘足之殘。淮陰假王。釀雲夢之僞。此以樹勢爲人所忌也。是故無心任遇。萬變自得。執念繁化。來物多携。何則。以情相達。同乎無情。卽境相周。始可忘境。

蒼崖子

十八

設備者。祛害不知備。設面。生篤防者。褻難不知防。固而難斯起。蓋中藏盈則崩。滿嚴內利重則封。識密。夫仗劍者。不敢肉袒而假寐。囚著也。夜亡者。不敢秉炬。跡匿也。行載巨任。不離輜重。家累千金。坐不垂堂。虎有噬人之暴。故疑鼠有盜食之奸。故避然則陷阱之設。虎先敎之。重捕之慘。鼠自導之。故一備者。一疑一防者。一懼疑則見。焚懼則精。奪此辨士。縱橫押閭。所由生。兵家奇正。主客所由出。物未有以虛自著者。雖虛必飾。以實未有以短相獻。

者雖短必暴以長。執是術也。順則衛已。反即伺人。此善造詐者。往往善卜人之詐。何則。無以知人虛徵之於所實也。無以知人短券之於所長也。已之網愛城貪。莫不皆然。億人易地當爾。故兩詐相遇。必同歸於至拙。非術不工。所藏者冥破焉耳。

削木爲偶。終日鏤之。久而夢寐見祟。誦呪爲巫。終日伺之。久而厨廁皆鬼。本其相戕。由於相狎。然則陰陽之患。生於自明。萬物之變。啓於自詳。寇盜之興。誨於多防。敵國之侵。樹於多備。夫事固多有成。而敗固亦多。蓋崖子

十九

危積而傾者。故樂羊之功。不可詳。韓信之恩。不可殫。白公之富。不可祗。博陸之貴。不可任。

人皆知以備備。不知以不備備。皆知以防防。不知以不防防。項羽喑啞叱咤。千人自廢。卒其所以敗者。非無備也。始皇銷金築城。計周萬世。卒其所以滅者。非防弛也。至若羨里之獄。西伯履虎尾而終免。鴻門之會。沛公赴刀鋸而猶生。豈非雄猜防者。愈開術中之禍。示坦誠者。自享意外之報。事固得於朴守。失於故與。類如此也。故搏狐者疑也。捕鹿者羣也。刳雉者介

也。執狸者智也。人能無基禍變之梯。而示讐仇以終。則涉世庶乎免矣。

今夫同類爲恩。有相賊者。異類爲仇。有相濟者。強敵持輪直繩。斜木劍砥柔冶。鑑雪蒙灰。此濟於異類者也。色幣朱紫。音清雅鄭。珉玦形疑。魚目質似。此一類而賊者也。況夫人懷情相接。艱於專行。植形柴居。短於互易。故同裁所惡。勢疑者先。並塞所忌。貌類者酷先。王知其然。故制禮以辨爲尊。明倫由別得序。雖目巧之室。必分上下。一與之席。必有左右。下至腰膝之

二十

數。各有奇偶。豆鎗之屬。皆列陰陽。典其故。似若煩碎。無可勝循。然不知事釐其等。物耦其別。所以安已。分亦所以息人。心情欲之同。不能不節於器數之異。故相守也。且信其無疑。孰若無可疑。公其無嫌。孰若無由嫌。何則。形別則小人足以相信。跡以雖君子不能自裁。故無疑無嫌者。所以安君子。無可疑無由嫌者。所以安小人。天下君子寡而小人多。故先王匡其私。不恃其公。令其情不諱其危。

夫盜妓同貪。而人防盜寵妓者。愛忘其賊也。病饑同

傷而六謹疾慢僮者甘隱其痛也。詎媒同誑而人豈
詎德媒者利恕其詐也。故驪姬之愛篤而晉獻之難
深。范蠡之恭誠而吳國之沼速。胥童之策智而厲公
之弑迫。無極之見忠而楚平之禍慘。合而觀之。莫親
於冰炭而膠漆爲仇讐。莫愛於藥石而美醕爲惜毒。
信不誣也。故異也者。君子相成以自固。同也者。小人
相賊以自蒙。異在君子所以爲同。同在小人所以爲
異。

人倫之內。勢專則逼。情勝則忌。逼則嫌疑生。忌則利
害熾。疑生則恩携。利害熾則性塞。故人於僞任公

蒼崖子

二十一

私直割而父子之間。反隱飾不明。他人利害相周而
兄弟之交。或爭角不恕。鄉國坦游而閭族則榮辱互
軋。疏遠一視而親暱乃訾譽相益。是何故哉。皆爲情
勢所耻芥然也。是故魯元棄父。子木愛親。三良殉亂。
楚囊恭君。荀息失言。曼姑安國。魏絳順命。州犁僭刑。
閻明之屬歎。忠於豎陽之進飲。訾祐之貶過。厚於轅
咺之飯亡。鬻拳之兵劫。恭于芊尹之負納。里鳧之竊
藏。賢于子家之從奔。石腊之蒞殺。仁於莊公之封段。

晏子之別族。公於墨翟之兼愛。第五倫之明私。義於
張公叔之世忍。

因性而動。接動感寤。愛惡好憎。驚恐喜怒。悲樂
憂患。進退取與。謂之情。故皎然明者。知其情。情
意志欲取稟于道。而成形。情性同生。通玄感微。
則易。但凡情處微。強迫性情。以損其神。不能招
其感耳。福之與禍。同營異域。俱亡俱存。異情同
服。相隨出入。夫人生禍延福。奏皆有因而至。非
神明之所。如今人心意。豈復憶此。雖云欲薄情。
敬慮恐亦未能都去。知我情形。取民所安。則情
意幾於神明。

蒼崖子

二十二

裁理篇

一室之中門啓簾動一空之具上搏下應孰使之然自然而已然則傳於同氣其候捷比於同類其志聯均生成之字者固不憂其求倏而用徧也上古聖人提而柄之遂謂仁自我尸義自我決平成富教自我陳不知智與命俱情由勢及蛋歷各托其所窮然而利相足也。蘿喬各伸其所長。然而勢相庇也。山澤各擅其所有。然而產相周也。耕織各營其所事。然而餘相賜也。之數者有聖賢不爲之利。增無聖賢不爲之

蒼崖子

卷下

利減豈非氣合則盈虛自共類同則損益自通。固猶我之冥劑也。卽是以推堯舜當貶爵於勲華而孔孟宜礪譽於鄒魯矣。

涉者相濟不岐吳越勢逆也。拯者相赴不擇親疎形迫也。然豈獨涉拯爲券契哉。夫扁生者不能馳慮於生外。戴顓者無由賒望乎願表。則性命之管自物我同緣。情欲之樞固凡聖合轂矣。故小民身家之謀。帝王衍而措之爲經。爲制。匹夫口腹之欲。聖賢美而號之曰仁。曰義。後世沿歷而失其本。於是經制足以戕

身家仁義轉以錮口腹。不知周煥乎五蒸之具。藩籬乎四大之緣。則情之至私者。理處其公。愛之所獨者。分連乎共人。試於此拈取。則楊墨兩無所用。其公私禽距兩無所施。其仁暴又奚假經制。仁義嚶嚶爲戕賊。嚙矢哉。

象人不可爲靈。絕其竅也。羽士不可寄愛。塞其緣也。目耳口體各以其好見質于物。聖人因而裁之以托乎禮義道德之用。會有一絕。則愛寡而情狠。累淨而見望。雖有玄黃黼黻。彼亦安所用之。故窮生者廉

蒼崖子

卷下

無所惜。鮮賴者。刑罰不能威。然則惟其有欲。故可以惡匡之。惟其有私。故可以忌動之。理之所托。以其欲深。公之所顯。以其私結。自古聖賢道德之權。皆憑情附欲。以壽其制。御後之學道者。不思酬其功。昌其利。乃反欲搞滅開牾之以陽尊聖賢。是何異懷寶而乞人之哺也。亦負功於情欲多矣。

下民昏墊。呼天恃堯舜之憂切。四海毒痛。望霓仰湯武之情懇。素忍者人不綴休戚其身。知其無所愛也。素吝者人不貸緩急其家。知其無所與也。甯戚叩牛

疾歌感桓公急賢之懷也。馮驩彈鋏歸來動孟嘗恤窮之好也。樊噲擁盾視切項羽壯勇之槩也。故西伯瘞朽而殉民志。成湯祝網而弋携心。燕昭市骨而關賢路。勾踐式蛙而攬羣懷。皆字於其情者也。

仁如伯禹不能自裸而解人以衣。公如仲尼不能舍其季而飽他家之孟。此雖在其至私實理之公者也。雖在其至睚實情之真者也。恩遇因之等殺列矣。度數因之王輔錯矣。儀文因之繁簡懸矣。槩量其邪豈不重輕格物我哉。然別下者所以安上也。薄疏者所

蒼崖子

二十五

以隆親也。情之所敦理亦安焉。故仁生於自愛也。義起于自宜也。禮讓於自尊也。樂鼓于自暢也。

夫布大公者懷至私。酬大仁者挾至貪。何以明之。遇苦知救。由已覺痛。見求能施。由已情熱。易以避面趨吉。其不自處於悔吝可知也。詩爲導情平怨。其不自介於憂排可知也。故身履於安者。然後能援人之溺。未有已枵腹而能活人以飯者矣。竊譬聖人之道。其猶醫乎。以已之胸藏爲印。故書多驗。以口之甘苦爲哀。故劑多調。聖人之始濟世也。亦非能懸物而手控。

也。取藉於身。借量於欲。故以稼穡醫人之饑。以衣裘醫人之寒。以婚嫁醫人之鰥寡。以喪祭醫人之死。正投之所向。物得其理。無他焉。揣情而布者。其施當質。欲而謀者。其筭周。

夫王足於愛牛。道端於好合。聖賢約事於情。大率如此。豈謂其數足哉。蓋有愛者爲衆形之所易感。懷恤者則羣情之所易聯。秦皇漢武窮黷之慘。祇由於無所愛。商鞅韓非酷烈之威。念起于無所私。故才大而乏護惜之意者。不可與乘機。守貞而無等差之分者。

蒼崖子

二十六

不足以托政。

或曰。信如子議。得毋解榮夷之嘲。而長和嶠之癖乎。曰。否。是用者之愆。非情欲之罪也。有以升溺者。欲以此廢揖。則悖。有以食噎者。欲以此輟餐。則愚。爲其害少而利固多也。今倫常之戚。有一不爲情使者乎。軍國之務。有一不爲欲買者乎。獻質於君。烟瘴微遠。惟命之從者。爲邀爵也。白刃交前。嗔然鼓之。有爭死恐後者。爲貪功也。俎豆在陳。鐘鼓和之。終日拜跪。雖饑倦弗敢飲食者。爲分榮也。寒慄呼晤。衣敝青袍。至廢。

寢食不輟者爲梯名也。無論聖愚賢不肖莫不本誠爲先而禮義濟之。若乃其分之而已。愈有利物而身愈榮。則係乎願力之廣隘。措施之善否焉耳。要不可謂冥情滅欲而以利益天下者也。然則非至聖不能徇私。非大仁不能快欲。能徇其私不言公。可能快其欲不存理。可曰寧遂無無私之公。無欲之仁乎。曰釋氏老莊是已。齊物玄同。非公乎。祝髮辭家。非仁乎。然若父等於萍梗。則公而忍。身家賤於土木。則仁而刻。故外道以情欲爲累。而儒者以善用情欲爲緣。

蒼崖子

二十七

在者機不在者理。如其理不在則亦安所在。雖非竅味可道也。非所理也。理之無不理則亦維之元。精得理亦復生神理之抽無芽心之變無根。玄中規理皆成覆轍虛心之理。開理必論中玄之內玄中之外皆理也。理所以失機者非巧不及也。變之過焉故善修者不越呼吸善理者不過尺寸。

率真篇

物諒諸懷而理安夫遇。凡相信者天也。相安者公也。相止者故也。有心持境遇未必適。多情媚物失反在疎。故拂鬚之恭。適取萊公之誚。謝酒于隱。復招令孜之羞。長揖者未始削跡于帥門。不拜者未聞詬容於台府。然則開人之責。繇已多事。啓人之輕。因乎賤施。父母之愛其子也。成立不如其嬰孩。子婦之敬其親也。世家不如其微族。王謝效睦。未若萬石之隆。張霍投分。有衰剪韭之密。蓋恩誼不在所造。各有其天存。

蒼崖子

二十八

焉資隆者傳致之具多。則真掩勢崇者矜護之私繁。則性餽遇優者趨附之實廣。則志通禮綢者形跡之介嚴。則意隔是以閭里患於無文。豪貴爭於華勝。意有未足而懼人之疑。故罄折以將其缺。衷本不聯而弭人之歡。故綢密以蓋其隙。凡文貌之隆將迎之篤。皆因中有不足而生。非盛節也。夫愛真可隣於刻。覈刻覈所以爲真也。誼全可介於私別。私別所以爲全也。衷坦可臚于疎畧。疎畧所以爲坦也。志潔可遂于陵抗。陵抗所以爲潔也。何則。恃真故不難立。以示。

人懷僞則必致曲以矜物

夫擁籌奉卮豈父子之素分邑賜杖豈手足之常降服請囚豈伉儷之故拱揖納陛豈堂簾之安此可知有貳謀者則外示相一之形蓄兵心者必貌彰無備之畧故素疏忽親者離也久抗忽屈者間也宿恩增隆者孽也履夷獻美者罔也太真志存洩叛故出閭扉反玄德意欲爭衡因聞雷失箸反肘者質謹踞蹠者稱臣士藹知之故偏缺憂其裏寒子胥知之故嘗溺傷其蓄心

蒼崖子

子九

懷人者不徒怒罵也笑語之權投之非時矛戟莫慘觸和者不徒干戈也偃僂之將之罔故咎撻莫詭焉故箕子不敢明日於衆醉彌斯不敢伐樹於微知何則迎人太深人將我忌伺肯過密人將我危是以掩鼻本以致媚妬者得以爲辭獻甲本以諧權讒者反之而怨

夫人之情猶之魚與蠅焉魚逐餌者也暴餌而投則魚散蠅媚腥者也揚腥而招則蠅窺恩義之施貴於待宜亦若此矣故僂遺之厚愈迫丞義之憂鐵券之

賜適速懷光之反

守通懷者人無拂情已亦無費事長美飾者已而容人且多苛責何則事出非常則幸者忘分過來罔次則接者願賒不知非常則難再罔次則難遍而一愛一否德不補怨矣時舉時弛恩流爲嫌矣故齊威朝周不免叱嗟之恥昭公降盟終致辱國之凶交過厚者傷情禮太濃者傷守世人不知欲結一朝之娛則已文而又繡之已雕而又飾之惟恐其肝膽不昭也及其意不足以貞時精不足以檢鍊則人將

蒼崖子

子十

執券相責玉帛未已而戈矛繼焉嗚呼此豈交不容而禮不至哉蓋熱於用肝膽者必浮奢於使面目者必佻人情悼其凶終君子咎其隙始

同一境遇無心者任處皆適有心者櫻之偏窄寡情者兩際俱調情多者爾之愈苛夫豈世緣携哉經營迫則首尾深故覺其窄諧和艷則顧恤慙故覺其荒要之萬物之情徇之愈紛不徇亦息詳之愈深不詳自止故無心之失見諒寡情之簡相忘然則窄絲我營苛絲我導我苟無心何境不可處我苟寡情何人

不可親

居恒而飲人以盛饌。當者不愧。則疑無故而交。人以兼金受者。不怪。則懼。故卜式輸粟。功可爲罰。管寧揮金。矯而來疑。子貢却謝尼父。病其過美。平津布被。汲黯譏其非情。蓋恩廣其分者。難承。功浮其位者。難受。德亢其通者。難權。事詭其平者。難諒。

夫免胄恭敬。以此示禮。不如厲武焉。倒戟出井。以此明仁。不如致殺焉。岸幘見客。以此彰坦。不如設警焉。對壘飲遺。以此將信。不如加試焉。何也。仁禮信直之

蒼崖子

三十一

施有時。有地。有稱。有友。循乎人情之安。得其天理之正。故雖煩疑度不失厚也。雖任遷移不傷信也。未有暗於緩急。輕重而敬然。邀不測之貞者也。之然者。非徒失仁禮。欺孰甚焉。非徒失信直。詐孰甚焉。故君子不旌刺股之孝。而疑讓國之情。

君子裁乎倫常之天。無意於立行成名也。凡用智於不必智之地。則險任才於不必才之會。則肆施恩於不必恩之處。則賊繁禮於不必禮之事。則叛益情勝非禮所勗。眞流非貌所市。是故衷有足懷。必于削危。

而見德志無可原。吳起吮疽而致泣。

有志之士。輕受人憎。重於受人德。英雄之流。淡使人疑。謹於使人信。故迎情莫貴乎藏身。持交莫善於倚物。何以徵之。凡形跡旣植。情僞相遁。規同欲異。異形者。則以相妬。而情不兩。啓異事與同情者。則以相侔。而說不收。效異利與同害者。則以相稱。而功不錄。表異害與同利者。則以相反。而美不報。故曰。情不敵妬。說不蓋作。功不勝稱。美不保反。此自古君子或以忠信蒙謗。或以仁孝被辜。原其所招。未必盡報者之咎。

蒼崖子

三十二

欺

今自携而厚人者。動怨人之不酬。有故而利物者。恒憂志之不自。不知厚薄垂券。道不可推。施報義儀。意不可詳。夫道左繁陰。解劍而臥深谷。遂澗過則躡武。高陵喬木。期者指焉。叢薄荒社。則戒以爲隱。惟幽坦。赫夷險異故也。然則夷者可親。奚樂以險告。畏坦者可持。奚樂以幽辭。羣故鳥有利距者。無調耦。獸有銳爪者。無浹侶。燕狎於戶。而雉經於羅。鵲招乎喜。而烏厭其哀。物類少有智故。尚不能忘人之懷。況人事乎。

事誣於理。雖子父相疑。情詭於素。則僕主抗顏。何則。情載相同。依已爲質。見非於彼。此必不以爲是。樹疑於近。遠必不以爲信。故載成行者。多通主懷。真慮者。無公合。章子不欺其死。父豈其欺君。易牙不愛於其子。寧復愛主。鮑永守義於故君。有結新主之券。齊公貢諂於前。寓有收後載之機。故攘羊證父。君亦難其爲忠。賈伐烹嗣。卒亦忌其爲將。君子有惕於此。是以寧俟知己於事後。不妄隨人於當前。寧邀白於既遷。之合。不嘗身於可仇之恩。何哉。爲可久安而博達也。

蒼崖子

三

兩勢相比。則利害見。同情遞絜。而功過明。於是有以賊殺而恩之者。有以愛護而仇之者。豫讓爲智伯報仇。非襄子之賊乎。然不卽就執。反欲臣之。里克殺奚齊。卓子非惠公之德乎。然意其及已。不免戮之。何也。蓋以人仇我。我爲我。則亦仇人。因我背人。人則又背我。故桓公之信管仲也。以其厚。糾太宗之重李勣也。以其忠。密伏波介二帝之嫌。終宿意苴之謗。魏公負易主之隙。繇來培碑之猜。繇此觀之事。以有券見。信情以鄰岐多蒙。槩可知矣。

夫勢格兩全。信是者達。遇勿意矜。陷常者安。信心所是。前雖忤。久必契焉。蹈境所常。卽無功。罪不歸焉。是故季布之窘辱。怨可思。丁公之緩阨。德可罪。解揚之背約。逆可赦。丕豹之內應。順可誅。聞倫之輸鼓。功可棄。樂布之忠越。罪可旌。

君子遇不求苟合。志不求苟仲。惟其當之爲貴。非不謀夫遂利也。惡以一節之疑。而敗終身之信也。方其履夷道坦。苑枯固有分矣。然及其勢移境換。所以附身者。法簡身獨存。於是君子晏若平生。小人則情諸蒼崖子

三

逃虜勢無所復之。是以陽虎之奔。無托國。而子臧見求於宋。慶封之亡。無容旅。而陳軫必反乎楚。此爲通遂孰久遠乎。故偷得之利。倖昌之名。君子有弗貴焉。甘言諛色。廷不乏人。而寢淮南之逆者。僅汲黯分茅。錫爵報非隱功。而守白馬之盟者。徒季布。然則其不背楚者。所以不欺漢。其不阿君者。所以不辱國。伯夷全父兄之倫。故能倡君臣之義。昭伯弭兄弟之怨。故能攘國家之羞。張良重於報韓。故能帝漢。承業忠於復唐。故能伯晉。人未有內行不修。而可除其外業者。

故曰孝如伯奇、欲子之者多、忠如比干、願臣之者廣、此爲豎穆行者堅遠幟也。

天下之所可恃者理與誠而已矣。舍是二者則勢之寒燠足以易守、遇之醜榮足以羞見、資之強弱足以與應、權之輕重足以貿衷、以災附者必以涼棄、故翟公書門於宿客、以醜隆者必以榮衰、故管寧割席於故交、以強親者必以弱携、故楚懷見賣於絕齊、以重戴者必以輕叛、故靈王投車於訾梁、是以君子抗武逢迎之外、激志名利之表、故能食秋英於菊實、佩蘭

蒼崖子

三

晚於薰叢其所自立者貞也

御世者平外而險中實取而陽子函其跡匿其端、誠則疎之而毋使人圖疎、則數之而毋使人出、潛于胸中以耦衆端、所以爲藏身之固也。雖然藏舟于壑、以爲固矣、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則猶有所通焉。若藏天下于天下、乎射覆者必欲中之、惡其示人以隱也、狹詐者亦若是矣、以微巧成必以疎拙敗、故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

心勞日拙

善學篇

夫玄鑑不能寶、袞冕之影、目睛不能德、金玉之報、此知至虛者善惡皆無、至神者理欲兩滅、附物則增、附理則增、明皆失其本者也、失之本而事末、故理對欲而進、美學因情而長功。

善津者能循筏、亦能解之、善礪者能借砥、亦能拭之、善學者能窮理、亦能融之、何則、理所以治、欲不可以治、心學所以親、功不可以親、體心爲君主之官、精潔而循廉、辭受而化藏、卽耳目口鼻與之相處、猶以入

蒼崖子

三

多生、借用久致、傷况理道乎、蓋守虛之宅、無停物之方、名理之來、有相中之隱、故欲者人心之賊也、宜遠不宜近、理者人心之旅也、可一宿不可再留、夫理來如寄、我得理如借、故理客于竅、必流而成意見之私、學綴於胸、必緣而壯察辯之累。

神棲乎寂、有愛則搖、精游乎空、有倚則枉、岐路亡羊、意亂也、蕉鹿遺夢、慮榮也、晉社泣燕、識宥也、赤水喪黃帝之珠、精遁也、化遊悖穆王之神、見惘也、范氏誠商丘之水、火志有所中也、人心乘虛產象、一有所著

則百變相尋。至有送一生之才智。殉之者。戕身禍世。總繇一念之陷。而然。故曰。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治之。乃是傷之。

人身疾病之生。繇於偏不足。偏不足之害。繇於偏有餘。故藥餌之投。非能毗人。也不過均氣相治。使自得其主。臣已耳。今有人慕藥餌之慈生也。遂朝參夕苓。等於膏粱。俄而得大蠱浸滅其軀。爲是其醫弗若歟。蓋無疾而藥。禍深於病。學者亦無貪不疾之藥。則聰明得其位矣。

蒼崖子

名理之奢。取於能令才智之傑。用於能藏知取。而不知舍。則美盡者。若知用而不知藏。則利反者。害何也。功者。偶時而邵。功雖崇。有格於時才者。踐勢而雄才。雖博。或囿於勢。學者。經世而大學。雖富。見涼於時夫。時已謝。而猶怙其功。則博陸負芒于宣帝。勢已解。而猶僵其才。則袁紹狼顧於河北。世已迭。而猶徇其學。則周官見汙於新室。

功譬若水火。然當則生福。狎則生禍。才譬若劍戟。然順則斷物。倒則自傷。學譬若藥石。然用之有方。則療

疾。施之寡術。則增瘤。大藥物不可久居其所。境易則備變。戀而不捨。雖飲食有殺人之時。遂不更籌。卽舟車有薦敗之日。況於乘物爲隆。資勢而顯者。欲矜恃一家之券。豈可得乎。故功雖未集。可無功累。諸葛武侯是也。以善出知善歸也。才雖未展。可無才害。李鄴侯是也。以善困知善通也。學雖未登。可無學弊。邵堯夫是也。以善經知善權也。若夫商鞅創法。自立無地。春申怙寵。善後無門。洛陽之策。良而忤侶。齊賢之獻奇。而駭君。繇此觀之。功孰與有。無才孰與修短。學

蒼崖子

孰與闇博。玄如子雲。不過皐夔。歆荃才如柳州。不過伊傅。文伍李膺。雖亢直不免。與曹節同其觸螫。君實雖忠誠。不過與臨川遞爲冰炭。

夫分王之策。戮於鼂錯。而顯於主父。均田之典。便于蕸威。而垂于牢文。融差役之議。拂於安石。而宜于朱晦庵。除閹之權。難於訓注。而易于崔昌遐和好之盟。不啻徇于秦檜。而當仍于韓柘胃。然則天下之事。豈可謂有定局乎。隨時而遞。帝者機也。緣物而旅安者。勢也。故事以人携功。因地異。君子如欲匡益斯世。議

爲主才爲輔學爲緣役慎毋慕古人之名而削跡以
納鄭氏之履捧額以乞西里之輦則勲華奚必不再
于元豐圖書奚必不貢于神爵奈何已則舉燭而坐
古作偏是欲弛其適於黃泉矣

夫事有耦有反理有據有歸耦者見是反之而非據
者見真歸之而妄物固不可以預設變固不可以成
求匹夫匹婦飲食之際有其少多焉表葛之用有其
進退焉楹柱之間有其趨避焉推而廣之易一盈一
消書一禪一伐曆朔一寅一丑風尚一忠一文脈脈
蒼崖子

攸安固同情于匹夫匹婦者也然則循物之起復變
位自生酌時之新故往來自利故卑者以載籍爲學
高者以萬物爲師

上古聖人事由迫起故其致新功出無心故其用幻
後世不幸席古人之繼於是見狃于習聞心成乎遂
事雖有無原之智已冥泮然兄周孔而弟之矣然則
希獨造之奇果何繇乎曰時會所以爲業也身世所
以爲交也窮通順逆境同間之者異猶吉凶悔吝占
同著之者殊于是震巽歷于初上者功易坎離交焉

三五者德也馬互于九六者吉變山澤錯於老

者情携故觀時員于覓理審務捷于窮經

學能自用者智能用人者達能使人忘其用者弘能

并忘已之用者神是故禹解衣而入裸墨吹竿而造

齊步兵沉酒而折簋梁公對博而祝姦嚴幾明夷獵

校之歸乎世之學者則不然焉功必自表名必自標

礪其衷甲櫻彼柴棘天下所以英傑愈衆而亂益熾

也抑知人情苛于求詳物變隱於多恃同被盜富

貴者之受剝也重同見饒才智者之蒙信也同被盜

蒼崖子

困任意見者之累厄也奇同擠亂倚學術者之遺禍

也慘窮而藉庇者殃大失而用救者敗深是故君

子貴見大也

禮樂盛矣而施之非其所則冕黻臨戎也仁義美矣

而措之乖其方則畫餅充饑也刑法整矣而設之爽

其宜則理絲而棼也才智博矣而出之舛其向則暴

開而寢也故物無常勢因變以爲勢權無宿形隨勢

以爲形聖人無已見故動靜應其時無人見故閭闔

隱其寓無事理見故巧拙冥其會無賢聖見故屈伸

存其天

中流失水則一瓢重於千金時歎救饑則勺橡貴於和璞物固無常輕重也中途失馬則馬圉之辨賢于子貢三家市聞則里嫗之勸捷於官令勢固無恒從違也夜行者瞑目而前其手涉亂者解馬而載以舟材固無定短長也總之偶合變生適可權濟權如稱焉御乎物緩急之會已無功名

夫羽蠕之微有美于已莫不知藏有困於物莫不知防衛已之謂機劫物之謂權人人有機事事有權機

蒼崖子

而無機西伯所以不王聖而無權尼山所以不帝以宋襄之仁而殺其軀失機故也以荀息之忠而徇其義失權故也有機無機舜禹聖而巢許私有權無權伊周遠而夷齊拘

機一發而事生一軋而事死權一開而務盈一塞而務虛機雖隱所以制顯權雖動所以約靜機有及不及則乘乎時也權有用不用則附乎勢也本其一致而神時能生機機亦能生時勢能長權權亦能長勢勢長權則人道無功權長勢則天心無主時生機則

載事無首機生時則管魄無尾權無天無人機無志乘其勢則必顯其權所以塞後世不測之凶

學緣物而增志能使賢者用已不能使不肖者不用已也各以資力所乘而功罪介給于天下矣莽大夫之錄掌而折竹適來美新之訣初逐相之面垢而弗洗適成援古之癖故善取才大義而後名物善用者簡通美而黜愚狂

蒼崖子

習境篇

境緣之乘非徒着者傷神。卽絕者亦無守。何則。道大者。君物性定者。實事必絕之爲淨。則是害于存矣。君子於其所好也。於其所忌也。非難于勝而遠之也。以兩存不害爲大。以相卽不侵爲超。故靜不必不動。貴能制也。恬不必不擾。貴能御也。夫能制其動。則動亦歸靜。能御其擾。則擾亦成恬。

晉陽之壘。增以著規。鄧陵之甲。釋之告懼。然則世資不必固辭。對治之皆韋絃也。境緣不必苦厭。汰練之

蒼崖子

畢丘

皆陶洗也。人情不必過激。程反之皆箴砭也。君子不閱世資。不驗道力之至。不錯物相。無別我體之貞。故出入足以戰卜夏。初終足以與齊桓。貴賤足以易公孫。窮通足以懸季子。主易則無以竟李勣之忠。世殊則不能守趙普之信。祥符改而文正之直。剏寶曆更而晉公之功。替然則世緣寧非學問之鑑。與砥乎。故古人泣絲悲岐。良有以也。

憑識以裁境。境狎則識迷。附理以排私。私繁則理喪。故寂如子雲。不免美新之諛。忠如寇萊。亦獻天書之

祥。永叔貽濮議之譏。昌黎騰上書之陋。當其平居。自不明決而審固哉。蓋見雖辨。不能不爲身家所濡。學雖端。不能不爲利害所眩。故身家者。憂患之媒也。利害者。苟且之門也。惟見無所撓挽。則識清。念無所冰炎。則理壯。不然。枕席之間。迫之若赴。夢寐之中。休焉若驚。欲無滑撓。豈可得乎。

夫境無淨染。紛緝絲心。物無妍媸。愛憎麗已。神苟靜則軒冕不足危也。衷旣燥則瞑默不足謚也。夫隱北山者。騰龍谷之怨。斧東土者。享鳥几之安。是朝市也。

蒼崖子

畢丘

林無分囂恬矣。游呂梁者。凝志於汨沒。潛空石者。控精于壺室。是寂守動涉。無岐安搖矣。故曼倩朝亦可隱。而伯康賣藥不能逃名。劉伶醉亦可仙。而於陵絕粒不能忍咽。然則蟻慕羶。羶亦慕蟻。光逐影。影亦逐光。孰去孰來。一旣不存。兩何所有。故惟心無欣厭者。境齊志渾。榮醜者遇靜。

人不能自去沸中之火。而妄欲問方外之津。不知買山而隱。則岩棲未必有綠野之適。卜築而居。則幽憩未必咏考盤之過。塗形苦修。則撫疾正未必壺子之

達約食證性。則際饑亦未必黔婁之貞。何則。煩簡擇。則殉外之權重。倚境地。則自得之趣微。

境有欲避以爲安。則轉移生端。情有所離以爲卽。則欣厭著隙。故華陽隱居也。而山中宰相安在。洞樓之玄雲溪醉侯也。而白衣諫議安在。岩壑之僻。然則出世避物。無以益淨。則入世卽物。亦不足增垢矣。夫世非絲垢淨之端。物非巧和累之本。

騁利響而知弭轍。則善騎者永不墮矣。縱長風而知約楫。則善舟者永不溺矣。寵殊色而休叔魚之凶。則

養虛子

四十五

晉厲不盡於淫矣。舜旨藥而傲伯有之禍。則子反不鳩於飲矣。然而得意之事。貪於多取。賞心之會。悵於反顧。於是山川非有意於險阻。人自傾也。酒色不懸情于醒迷。人自曠也。嗚呼。儔能享其利而不蒙其害乎。

夫列珍盈丈。適口者不過一俎。崇第連雲。庇體者不周半室。累貫巨萬。勝荷者不餘斤。金儲籍五車。任記者不盈寸帙。繇此言之。境有來情。我有受志。艷其來。則可悅者多。稱所受則實據者寡。猶之乎冬日之簞。

夏日之裘也。淡然不兼舉而內足矣。

凡境之所以役人者。以其懸勢戀人。人之所以役于境者。以其除願自戀。甘不盡疑有餘甘。雖既苦未忘。甘想利未遍疑有旁利。雖已害不解利欣。故味以境窮而平美。以多歷而殺。是以菽藿之下多饑人。聲色之沉有醒士。樽耆之中饒貪容。淫蕩之極轉俠。槩夫何以故。味深則甘苦之成。券顯。歷境則利害之歸趨。決故屬厭而返。永無羨心。酣意而歸。不復再往。

寐者不復知家有醒。入醉者不復憶旁有饑。繇此觀之。養虛子

四十六

取已爲量而已。是故苦貪賤不深。則處富貴不覺。有味累富貴不酷。則入貧賤寂爾無聊。悠悠世路。非徒無廉潔之士也。亦未見貪奢之人。夫真能樂乎富貴。則富若陶朱白鎡。非贅俠若孟嘗食客。非費者如汾陽列侍。非侈品若謝傳携妓。非淫故曰非廉者不能貪。非貪者亦不能廉。誰謂今之士爲能貪哉。

今夫膏粱之子。草菅綺繡。而微者匹錦。不勝其珍。公卿之門。臺隸爵秩。而寒士牛職。不勝其榮。非重輕之歟。固反也。習有者簡。驟得者矜。使世貪之美。盡若蠶

家之綺綉侯門之爵秩則天下豈無清亮之樂乎
境有榮醜而世態破遇有平陂而歷練深情有欣戚
而造趣入念有卽離而甦迷提

色未親而侈貞人人伯夷財未臨而夸廉人人季札
逮交臂若蚊睫而生平遂盡喪何也遙憶與親嘗固
殊也是故坐懷女而後彰魯男之義却暮金而後褒
伯起之修令尹迹祿而後旌子文之清盜奪氣和而
後賞牛缺之守惟能以境自嘗者斯能不嘗於境矣
鄧通銅山而以餓死董卓金鎗而以路公此何異
蒼崖子

胥之富粟雖貫朽不爲已有石崇以珠玉殺身賈憲
以權勢赤族又何異貌牛之角日就長大浸磨其軀
故太上樂遇其次別遇其次不爲遇所困最下者以
遇賈禍夫至以遇賈禍則坐使朱紫珍帛穉而笑人
也然則入世貴於清累不在於絕緣妙於得趣不在
於解穢夫趣得則非特貧賤可樂雖富貴多姿累薄
則非特富貴若寄雖貧賤亦幻

真氣細縕在內是自家帶來的若溢于外便是
午睡朝昏日沉曉夢之症盡是他入境地染去

涉真境便多有試誠解其性理習忘相懷于
切有爲無復執着雖早雖苦甘心爲之好固
地勿弱于其間斯名號隆盛震動境外益騰
駕霄之才理非涉世之用榮華嗜略之心不
神真之想耳

蒼崖子

簡制篇

論者徒見胡亥性殘遂謂嗜殺之報建世相剪遂謂篡隋之殃呂嬰亂政則漢唐之制疎晉宋南遷則兩代之德薄甚且訝藩封之廣不免新莽之奸府兵之強猶招祿山之變以爲是三代而下因陋簡各懲其弊而無永圖亂固空然不知持世澤以善後則丹朱商均堯舜未瞑其目倚大道以防亂則太甲成王湯武未弭其憂且胤誅甘誓嗣子勤師于一傳祖東枝叛元宰漂血于同氣建中懲德益宜中潤牛暴滅蒼崖于

彙又幻于意表此以知事機之來愚者得半智者得半變故之臨徂者不免備者亦不免

天下之勢一激則一變生故前世之所以喪國亡宗者多起于有所匡救過爲警飾而然非坐而弊于疎也不知懲前之弊以圖後則偏有所重而見不全預後之筭以當機則戀于所愛而謀不坦夫秦公以匹夫懲封建也東漢公于閭豎懲前之重三公也宋公于夷狄懲藩鎮之驕也科目之浮懲孝廉中正之濫以爲也兩稅之橫懲印分世業之滯以漏也顯復之

蒼崖于

慘懲衙前弓手之派索也資格之滯懲保舉超次之倖曠也義勇之苛懲著籍冒名之虛耗也原其意見方新孰不謂改絃而鑑覆哉然權勢之所向而成重事會之所流而生巨百藥雜投庀瘡愈甚矣又甚且以袁紹治節甫之黨以蒙古雪女直之辱以此爲備何異于藉賦而報仇哉

天下之勢無兩利故善美之策有偏榮造化之權無獨庇故聖智之謀有末弊益歸于彼則損報于此利席于前則害衽于後天卽盛爲衰子孫烏能逃其數

踵得爲失。聖賢奚自回其方。如彼閭閻。積由於氣盈。如彼月晦。兆于光滿。則閭閻不可謂非曆也。雖然。秦不與長城之成。則雖亡不速。漢不增分王之典。則雖秦不篡。唐不壯范陽之雄。祿山無由而反。宋不貪遼金之亡。蒙古無因而并。變固召于所詳。而彼側有導于所計者。是故惟不求利者爲無害。惟不專功者爲無過。

帝王之法。至周大備。古今之制。至秦大減。兩者相仇。機實相召。蓋物極必返。備在于周。則減報于秦。其數

蒼崖子

五二

然也。究而論之。釀天下之亂者。周開萬世之利。者秦何以明其然也。人情畏詳。萬物苦備。責之過客。人將我校矣。今觀十二官之設。六典八法之麗。纖悉明備。倜然不復使天下有言外之利。後世常得如成康則已。不然。壞法亂紀。且未免自王朝始。又奚以責錯。漢分土者。或淫嬖而失初。無怪諸侯之惡去其籍也。豈非自釀其亂乎。迨至始皇之時。縱秦橫楚。陰燕陽魏。固久不覩周官之利。徒盈封建之害。於是思初惟始。取其迹而反之。郡縣其地。阡陌其野。一以人情之所

便利者爲師。而剖琢先王之藩綱。與天下更始。豈非開利之承者乎。故銷鑄之逆。非始于七首之見。實兆於縱橫之秋。焚坑之慘。非招于侯生之詆。實胎于橫議之日。未可專爲始皇罪也。且人知始皇之不容周。不知姬旦之先不容始皇也。克周之典。規利錯害。持權保尊。豈非欲千萬其世。而故貽美後代哉。存周之典。不容復有秦。然則仲秦之志。亦不容復有周。適相報也。

郡縣封建。爲後世儒者古今之案。不知其制復行于

蒼崖子

五二

漢而親高皇帝之身。反者九起。卒至七國之變。武帝降分王之恩。而禍始息。然則其不可再陳明矣。或者謂秦惟無支庶。以盤石之故。二世而亡。嗟乎。戰爭既熾。人有帝志。使始皇循之。且有朝錫茅而夕稱戈者。項羽鴻門之會。分王同謀。而彭城一返。無不背約。自帝此皆襲迹而順反。相馳若此。子房所以一箸而銷漢王之印。可通質也。夫不歸其郡縣之功。而苛責廢封建井田之罪。其何以折始皇哉。世之論者曰。始皇名教之罪人也。焚書坑儒。使後世

不獲見六經之全。續三代之武。皆其罪也。應之曰。不然。始皇孔門之功臣也。竊于刪之。無門而寄刪于焚也。苦于教之難勝。而行教于殺也。大慈也大慧也。非具高世之資。絕人之識。不能任也。當戰國之時。異端遽起家。自周孔人。一仁義。雖聖人復生。不能以一喙折衆口也。取而付之一炬。則不禁而自息矣。曰。然則曷不藏六經而乃使之同燼也。曰。矯枉者過正。櫛垢者棄髮。且魯壁有經。汲冢存書。大道托之山川。懸之人心。固非水火所能厄也。不然。以彼其智。豈不知筆

蒼崖子

五七

舌非吏索所能盡哉。絕而後思。啓焉。令人復新知六經之爲尊。往藉之不易得。而購一字者至千金。皆始皇激而重之也。曰。雖然。始皇固以是愚世而自智也。曰。吾非以始皇之意爲不然也。機則相報焉耳。曷不觀莽新宇文周之尊經乎。爵秩非周官。不爲署焉。詔令非典謨。不爲勒焉。然而僭竊暴虐。以禍天下。速其亡。是適羞先王而辱周官也。相提而究周新之罪。不浮于始皇哉。若乃自利懷私。則義農以降。與天下之利者。卽不免有疑天下之愚。備天下之便者。卽不

有防天下之意。夫苟懷其疑。則封建與郡縣同爲。利矣。苟著其防。則垂憲與焚書均爲弭害矣。先王未可獨譽。後世亦未可全非也。

凡天下時勢而已矣。運會其通。雖奸謀始利。時際其否。則成德爲殘。故太公尚賢。不知其媒。田氏篡奪之基也。周公篤親。不知其胎。季氏僭逐之隙也。彼二氏敢于惡者。豈非以齊之法必。故威行。魯之俗醉。故令輯哉。然則謂齊篡于尚賢。魯逐于篤親。可也。且始固亦非不善也。恭儉者有位之風。厚施者居上之惠。

蒼崖子

五八

積其恭。所以攬權。揚其惠。所以專國。天下之禍。又豈可謂非理道成之。而徒汚虐爲釀哉。故治不仍古。無以成理。亂不仍古。亦無以成姦。聖賢者固處功過之維者也。

周公金縢以明愛。王莽用之。要攝真之璽。伊尹放桐以導誨。司馬懿用之。稔受禪之謀。西伯列象以闡秘。楊雄用之。實鉛槧之陋。周官陳典以勸治安。石用之。文執拘之姦。就是衡之效。尤者服上刑。作俑者亦不免納矢。何也。跡有藉人思冒之美。有的人思倚之

人固不得歸其青也。故功名者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堯舜雖不揖讓自高也。湯武卽不征誅自義也。伊周不以放搆而忠。文武不因父典而聖。不幸偶見其奇。遂啓無窮之藉。然則揖讓者堯舜之衰也。征誅者湯武之慙也。故搆者伊周之罪也。彖典者文武之緒也。後世以其衰爲盛。故美也。汚以其慙爲榮。故福也。禍以其罪爲功。故忠也。賊以其緒爲正。故真也。安。

夫制隨事起。利偕時奏。事已時移。兩無通適。古今來豈獨封建哉。笞杖示罰。輕重莫準。然終不能復肉刑。蒼崖子

五十五

之條。步卒野陳。勝負非常。然終不能做車戰之利。科舉適才。僞濫相半。然終不能循辟聘之典。文書章奏。繁冗數奸。然終不能仍簡策之便。杯孟椅案。輕華近鄙。然終不能追俎豆簞席之古。果何故哉。蓋人情所安。遂爲自然。習俗所巡。浸成今古。然則利于古者不謀乎今。制于今者亦不讓乎古。各司時之便而已矣。或曰。選舉莫清于漢。兵制莫善于唐。經學莫明于宋。田賦莫晰于魏。隋有諸曰。否。特補偏塞罅耳。非至正不刊之典也。先王卽教爲舉。漢則舉而無教。故其弊。

也。僞先王卽農爲兵。唐則以兵歸農。故其弊也。散先王卽政成經宋。則經不達政。故其弊也。腐先王因田制賦。魏隋則計口受田。故其弊也。可暫行而不可久。舉曰。然則士必塾序。兵必伍兩。經必駢斗。賦必井田。乎曰。否。是數者輔治之具。而非所以爲治也。先王本立治成。故法不特創而制裕。事不曲防而害消。後世不務治而欲善其制作。無惟乎支一柱而百綆隨之。雖有美法良轍。究爲奸敗之梯。亦何足美哉。況當其時。矯孝節廉。浸生標榜。是清議弊漢也。分道制帥。勢。

蒼崖子

五十六

成尾重。是兵制禍唐也。新經字說。正道蒙錮。是經學敗宋也。析戶移鄉。虛冒難問。是田賦耗魏隋也。卽此較之。實政無補于當時。美名徒開弊于後日。可勝慨哉。

病非能殺人。也。而藥病者常殺之法。非能亂世也。而抹法者常亂之何也。病發有源。亂生自漸。治其源則上醫無里閭之名。杜其漸則至治無桔槔之功。苟爲不然。則故弊未除。新陳復啓。無論勢已遂而難移。卽一日更惡而上下之間。胥徒之所竊奉行者之所詭。

可勝詰哉。故注選虞聖也。迨兼守判知之法立而選法愈亂。戶口虞汶也。迨檢田括籍之令行而版稅愈謾。什伍虞冒也。迨點面捏臂之制興而軍伍愈濫。錢幣虞滯也。迨折色倍兩之筭增而輕重愈淆。考試虞倖也。迨三舍保互之條密而請託愈紛。然則豈法固不行而救弊之道未至哉。總之小人欲生事而無其端。常喜天下之易法。故法未能甦良善之害。先已假奸究之利。況乎法因弊生。卽弊成法。雖有補苴之名。究與盜法舞文者無以異。又烏得不長亂而益禍耶。

或問曆律之學久置弗講。夫曆定歲差。律重黃鐘。固矣。乃先正調曆數之所以難歸者。積年日法爲之也。故授時削之用晷儀而後朔合。律法之所以難變者。三分損益爲之也。故律通融之增變聲而後聲調。然至于今。舛戾時見者何哉。曰二者古以簡而明。後世以繁而改。唐虞之時。所謂曆平易作詔之節而已。故一閏餘明而七政齊。所謂律剛簡直寬之平而已。故一聲依永而神人格。逮至後世。度數愈繁而天道差。斟酌遞增而元音歇。究其盈縮朧胸之所爭。非天道

也。銅儀耳。其上下損益之所準。非樂聲也。竹管耳。執銅儀以爲天道。甚且強天以相附。從竹管以叩樂聲。甚且減聲以自明。又奚恠明堂辟雍之典降而爲美胥伶諫之伎。夫豈二者難斷哉。人自以睺之之見疑之也。曰然則理數可得聞與。曰二者無數也。約數則初終之券不諧。亦無理也。審理則今古之論多爽。夫天運無常而曆爲一定之步。則數不相參也。風氣難齊而律爲不易之管。則候不相報也。至若理則草木之開落榮實。無非曆人蟲之呼吸鳴啞。無非律。必執而求之。則周天全策之外。率四分之一。而天常有餘歲。常不足。終賓大呂之間。竊於上生而大呂之聲反清於蕤賓。雖使大撓伶倫復出。豈能強爲美哉。然則取其時若而已。固不在大餘小餘之悉歸部紀也。取其聲調而已。固不在上生下生之悉索乘除也。曰雖然。得毋贖於理數而夸詆通識乎。曰非也。請兩質之。易乎。夫乾坤之策以富期。再劫之卦以象閏。原其始不過五位相合。自生乘除。分而爲爻。合而爲卦。衍而爲策。其在易以生吉凶。大業其在曆以積章部紀。元

總一實也。故著一揲而數自全。日一積而元自會。蓋理之生而實死者也。夫易之變化妙于進退存亡。隨時消息耳。豈在此爲兩爲四。與夫三百六十萬有此千五百之數也哉。然則曆取其檢攝寒暑。維持晦朔。以若民祗天者也。豈區區口法歲實爭輕重哉。且堯時之朔元雖亂。世可會而七政弗齊。恭階日傾者。豈非筭數不足以治曆乎。若乃易始于太極。衍而爲八卦。重而爲六十四。樂始于含少。衍而爲十二律。重而爲六十。其理同也。故律之有黃鐘大呂。計二管。雖

蒼崖子

卷九

易之有乾坎艮震八卦也。十二律之有執始去咸六十變也。猶八卦之有比畜師蒙六十四象也。卦之位號因象而布。律之管調緣氣而分。學易者從陰陽之老少。初終以起乾坤。比畜則可據乾坤。比畜以測陰陽之老少。初終則不可何則。老少初終者易也。乾坤比畜者名也。名可爲易乎哉。然則器可爲樂乎哉。由是言之。曆固非數也。樂固非器也。又奚必紛紛辨積法之盈縮。爭管分之短長。而後爲搏達哉。雖盈縮僞差短長互錯。而苟協令序。成搏拊固無害其爲精曆。

與律也。後世又何疑焉。

六合之內一人獨處。其務損而不益。其事備而不作。所爲者。集所守者。約和慎而寂泊。水草爲菰。積裘褐爲盛。備無有制。令生事起。福心如規。矩志若尺。衡太虛。通洞成。而若缺。得道之士。建心于足。游志于止。一爲綱紀。道爲根幹。故能端制宇內。而威不可勝。魁忽忽。耄爲氣容。微爲事工。無制而聲隆。無奇而權重。

蒼崖子

卷十

鏡治篇

人知周亡于弱不知實以強而敗秦滅於強不知實以弱而潰唐感于藩鎮之橫不知其以藩鎮之衰而亡宋陵于兵勢之衰不知其以養兵之強而用何以明之七雄互爭未欺其本各竊威靈終于後殪斯非狂于肢體之過強乎大澤一呼咸陽道梗勢窮力屈繭發閭左斯非孤于翼衛之單弱乎至若唐自天曆貞元以往藩鎮蟠據肆爲敵國然勤于招討分北衝之重而殺神策之威不可謂非藩鎮力也迨至易

登崖子

卷一

之權歸于卒伍于是藩鎮衰而山林之匹夫橫起劉李述輩因據而收之潰激變生卒以亡唐豈非以藩鎮爲其興敗乎宋自南渡江左以來倚兵立國馴至張韓劉岳之兵動輒克捷兵不可謂弱也然浸而勢徙都闔之權重于朝廷經總之需括乎閭左于是將橫兵驕外不足雪石晉之耻內已漸成衰唐之習卒至國威運移非由戰罪蓋民困于養兵兵殉于貽賊斯豈非蒙古未能滅宋而宋以兵重自滅乎大抵亂之興未能薦敗而謀國者至竭舉世之精力以

禍亂于是禍不足而先失吾所自立之地則所備在遠賊反在近矣然且太息而痛所備之未至也亂國亡天下所以徹相尋與

自古亂天下者非盡昏君暴主也漢之元成唐之武宣宋之孝理皆卓然繼世令主稽其時且定明堂釐郊祀剪藩鎮收河朔終制齒胃倡學明經自爲太平絕軌乃善政未湮運祚斬焉論者徒咎其陵替致衰其比于秦亥隋煬則既有間矣然治殊而禍等抑獨何哉蓋國家有勢亂有制亂勢強弱而祚之存亡

登崖子

卷二

因之制辨昏明而政之臧否因之制雖亂而勢未移則雖陵夷如周相紐有數百之期勢已解而制僅存則雖整攝如秦潰叛無二世之祚况元成之時患不在禮制而在外戚武宣之際亂不在河朔而在宮禁孝理之朝急不在學術而在荆淮數君乃不博猛虎而捕狡兔不塞疽漏而治疥癬是輕重緩急之不相報力也然則漢亡于呼韓之年唐燼于大中之治宋華于理學倡明之日豈足怪哉

國有以治者其亂源人有似賢者其患稔代之

過與廷異治。行與俗異軌。任與力異勝。權與法異制。過固危矣。而寮采方克。署夸秩。則朝廷治也。儲積匱矣。而都市方標。華逞彩。則風俗盛也。職任靡矣。而論奏方甲。可乙。否則意氣強也。隄防疎矣。而呈悞方角。羸輻脫。則規格密也。夫智士難以剖類。亂之策。忠臣短於盡兩疑之形。何則。雖有伏亂影于治迹。則形疏雖有切患。狎于處安。則見迭。故拈晏者。躋近美。南詔之敗。所不欲聞也。阿意者。飾虛利。樊襄之困。所不屑意也。然則人恃其壯身。無壽理。國徃其治。祚無昌徵。

蒼崖子

卷三

夫事極弊者可反也。患悉膺者可塞也。以亂世而得明君。則亂之不可知者也。以憂形而冒治蹟。則憂之不易追者也。故太甲成王。卒為令主。而漢武宋神。傑而基亂。敝齊陋越。可成霸強。而開皇二世。富而祗禍。夫圖治而不知所以治。則治適亂之梯。用君子而不知所以用。則君子適小人之備。舉其大者言之。汴宋無日不以立法為事。而安石諸人主。更司馬諸人主。仍卒之一興一替。浸至靖康二聖已北。而黨籍猶未除。南宋無日不以復讐為事。而汪秦諸人主。和李趙

諸人主。戰卒之一盟一叛。浸至德祐樊襄已破。而請幣猶未息。嗚呼。豈謀畫疎哉。議者謂臨川愎而釀禍。然元祐司馬相矣。建中調停起矣。乃宣仁之。從激紹聖之名。而靖國所平適深。崇寧之厄。則非徒撲之。且加熾焉。逆檜奸而喪國。然隆興恢復銳矣。嘉定北伐鼓矣。乃符離之敗。徒增守弱之戒。而緣淮所拓。抵拒函首之羞。則非徒砥之。且浸橫焉。揆厥所由。蓋其君不務立國。而好圖治。其臣不務正君。而好顯學。故上托治于人。下托人于治。君子以法持身。小人以國

蒼崖子

卷四

固權。是以小人易去也。而宋之小人。則去而復蕃。弊政易裁也。而宋之弊政。則返而彌復。何也。元祐之所守舊章。紹聖之所守亦舊章。恢復之議。懲前轍和好之議。亦懲前轍。以不可留之人。持不可去之法。故汴京半與新法乘除。而臨安亦半隨和議勞逸。遂以此二者。竟三百年之筆畫。彈一代之人才。豈不痛哉。然則當何如。自慶曆以來。百廢闕弛。熙寧要不可無振剔。而南渡之後。根本未完。則暫息肩于和好。未為失策。第當時諸人。誠能一乃心力。以匡勗君德。為先。培

植國勢爲重。則爲熙寧計者。在振仁考之。蠱而不必。易祖宗之制。區區新法行可也。不行可也。爲紹興計者。在固東南之資。而不必較西北之勝。區區和好議可也。不議可也。蓋熙寧之弊。大槩失于圖強。開邊。啓異日京貫之禍。而免役。青苗。要其失。無幾。況循漸而善施之。烏知不貽後世利哉。紹興之弊。大槩失于航海。都越。喪江淮形勢之險。而納弊奉賄。要其失。無幾。況因和成而內固焉。烏知不可大後舉哉。且神宗固英明有爲之主。而高宗亦非弱闇不足輔者也。乃舍

蒼崖子

六十五

是弗圖。而舉世之議。若狂若驚。於小人無足誅矣。彼號君子者。抑不知出此何哉。或曰。子之論宋。則有然矣。然追澶淵之盟者。憤寇萊之策未抒。弔朱仙之捷者。詫武穆之功未遂。則招喪速斃。有可得而言者焉。曰。金元非能滅宋也。宋自滅耳。當良嗣送欵。偵遼通女直之師。王概輸誠。伐金會蒙古之約。是景德未抒之忿。洩于宣和矣。建炎未雪之仇。萌于開禧矣。然乃復地未幾。感國隨之何哉。蓋國之強弱。有候進退有形。渡海上之師。于澶淵之舉。

則元狩幕南之勢也。開禧之詔。于紹興之時刻。小戎同仇之義也。今乃景德建炎不當退。而退。宣和開禧不當進而進。又奚怪其強不足以威敵。弱致無以自存哉。且禍端類不自金元始也。燕郡甫割。旋納張穀之降。則復圖金也。京東甫復。遽狎趙范之謀。則復圖元也。自啓其釁。而躡授人以柄。未戰而北。豈足責乎。然則謂和好足以敗宋。非也。征伐實敗之。謂微弱受困于夷。非也。貪黷實亡之。此定論也。夷狄之禍。非內自開釁。固不能以無因入哉。

蒼崖子

六十六

夫狃近利者。略不遠。苟安者。度不宏。非目前之不足。以娛也。後世子孫。席成局而就。羸勢則開始之。罅隙恒一一相報。三代以降。唯兩漢之取天下。得于艱。瘁困頓之餘。故其爲政也。名正言順。力優恩永。雖治定功成。猶悠然足爲子孫之地。至于唐則乘隋暴而興。晉陽之甲。丐夷虜以成功。特符石之餘智也。故一代規摹。終不免南北朝之習。卽有貞觀開元之治。與元魏北蹟而已矣。宋則籍周弱而啓。陳橋之變。由卒伍以勦謀。特劉郭之刺局也。故一代規模。終不免五

代之風卽有慶曆祥符之治。與柴周等盛而已矣。然則厚其根基。遠其孽。未必不終有天下。乃一旦乘其便利。急于功名。至使其後治亂相尋。僅延祚于盜賊夷狄之衝。豈非德不足以垂遠。而然與。是則所以得者適所以失矣。由之福者。亦由之禍矣。夫天下固非徒取之之難也哉。

唐太宗規謀後世之界。可謂悉矣。然其後禁衛易爲神策。節度變爲藩鎮。終昭僖之世。環其旁無一尺戈寸仗。而子立以亡。就謂其謀智哉。雖然有自來矣。蓋

養崖子

六十七

太宗良刺史之才耳。生處統緒之中。長席富強之藉。而又所向成功。謀出志遂。故其治天下恒多富貴之態。而乏艱難之思。明于節治。闇于防亂。詳于御兵。簡于安民。巧于制夷狄。拙于靖中華。後世子孫變起而無所藉。禍發而莫可持。于是舉天下之重。悉以酬勞賈。安雖毀制。踰防有不暇恤。故藩鎮之勢成于平安。史之功也。神策之橫。釀于勦朱泚之難也。原其始。豈非太宗恃兵固國。因成其倚重哉。人謂府兵爲軍制之善。吾爲帥天下以十道。則已胎肢體之跋扈也。聚

精勇于關中。則已啓肘腋之覬覦也。藩鎮闔閭恃待勢而起耳。故有天下者。毋特假年。不之藉。則明治其要矣。

自古敗亡。孰不兆于小人。然而有失可陳。其失不足貶也。有罪可斥。其罪不足誅也。往往大奸若忠。深竊似義。非徒主貪其欺。并能誘一時之端人。正士爲之羽翼。以成其勢。大槩有十寶焉。一曰射匿。二曰廣圖。三曰借交。四曰歸誠。五曰媒望。六曰賈制。七曰抵禦。八曰侈功。九曰堅權。十曰嫁恩。射匿者。暗也。廣圖者。

養崖子

六十八

縱所欲也。借交者。養譽也。歸誠者。故示疑也。媒望者。退也。賈制者。易法守也。抵禦者。鋤前奸也。侈功者。蘊邊隙也。堅權者。塞正議也。嫁恩者。飼宮寵也。故聰明英達之主。其所樂借也。道德仁義之美。其所厚藏也。無智之奸。乘庸懦之主。其禍小有術之惡。倚英毅之君。其禍大不可不早辨也。

言行者。治身之獄也。君子立身志氣。實冥而形容。隱匿故心。默不動目。默不視耳。默不聽治。不得起亂。不得生鬼。神治陰聖人治。陽治陰者殺。

偶治陽者殺奇民所以難安去生而難治者以
其智也民智生則姦生聖智有性治之有道矣
其道則性情不則自古及今天下之化以靜勝
壯夫贈以天地賜以山川富以年穀貴以有身
動不生形而生影聲不生聲而生响故道者以
無爲治嬰兒以不知爲高安世不知危亂世不
知治至其心無所習心無所治聰明運動光輝
四海庭厨不形聲色不起不言而宇內治家獲
神明之福人有 之功

卷之三

子

蒼崖子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明朱健撰健字子強進賢人天啟辛酉舉人是書
凡十篇曰大氣曰廣化曰達命曰質情曰裁理曰
挈真曰善學曰習境曰簡制曰鏡治皆題曰內篇
前有其弟徽序云外篇專於商訂今古雜攷物類
而內篇則自天地造化性命之精微陰陽律曆之
廣博間及於古今成敗人事得喪蓋畧以備矣然
則尚有外篇也其文澠濛自恣而時時參以排偶
僅彷彿僞子華子明魯重民輯子史類語收入是
書乃稱其文沉鬱古奧絕似魏晉未免標榜之詞
矣

張子遠先生爨下語二卷

〔明〕張復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爨下語二

卷》提要

重刻子遠先生爨下語叙
咄怪哉語題爨下廼爨下人
何緣得此超勝語意其以太
虛為冶二氣為炭妙理為糜
不疾不徐為烹煉而一動一
靜為火候大道寸心詎必起
爐作空玄功用只須運水
搬柴蓋不離爨下而証入世
出世之因近而遠簡而文此
語之所為妙歟張子遠先生

蠖伏新安鴻儀當代有於陵
之潔而祛其偏有彭澤之達
而謝其放迄今披其語遙憶
其人悅、置身天外而動人
一水蒹葭之想宜黃友忠可
心醉茲集而重付之梓也嗟
嗟浮生火宅耳凡夫以六慾
自煎誰能透過獨至人從烈
燄中現清涼界故不恠饒舌
為世人喚醒而要以靈心各

具無欠無餘不過借此新知
觸彼故物則千古薪傳之秘
密端不越此脫令執語作解
不向自性叅會政如持燈覓
炊拂沙為飯轉、沉迷無有
是處縱寶茲集如仙籙梵書
恐辜却作者一片深衷仍須
喫棒也噫邯鄲枕上夢初回
爨下黃梁熟也未
天啓壬戌中秋日

題爨下語

是吾徒張子遠所爲爨下語是否不圖爲苦之至於斯嗟嗟子遠病心惡凡八載病狀凡三變無恆矣其爲書言言皆悟後語夫朝既聞卽何妨夕死乃猶未死豈子在何敢意邪吾讀之殆欲泣會余心惡病幾不減子遠無能爲子遠序第大如此其人乃能以白頭自作爨可謂奇甚乃又有程生者募刻之亦復大奇雖然子遠狼狽極矣爨則爨吾不禁吾第謂此吾道百世軀願少自愛慎毋令火燃其鬚乃可

江漢老友瞿九思書

張子遠先生爨下語卷上

里人黃士孝忠可甫校

喜今日重來願學陳公噓睡法無多時歸去懶繙

陸子者茶經

趁手可炊力可爨語首梳風買沙爲罐土爲鑪黃

梁者雪

松子供薪兩孔吹筒一對箸流郎代汲三時作粥

數莖壺

食後補衣更向裋中尋蟣蟲脾虛因病復從囊裏

爨下語

檢方書

先聖後聖一爐香孝經一卷古人今人千載夢大

業千秋

忠孝開門裏面坦夷無阻礙詩書伏案前頭遠大

有商量

全盛場中轉得回何如手段急水灘頭立得住纔

見脚跟

爐冶經書身鑄勤勞心鑄品田疇孝悌朝耕敬讓

夕耕誠

暗室裏要持心，恐我因他開怨府，得意中須謹口，怕他致我入愁門。

大藏五千四十八卷，但得一覺字，便識因緣百年，三萬六千餘場，肯作一夢，看何等自在。

莫說禮爲迂，天地範圍要用，何曾善不好？子孫賢

孝由生

大着量放過人，彼此因而恕我，莫怕欺忍住我鬼，神自不饒人。

口舌討便宜，從來何益？心腸用寬厚，到處堪容。

變語 八上

二

留福與兒孫，未必盡黃金白鐵，種心爲業產，由來

甘美宅良田

費苦心求得來，多見子孫樂處用，只恕心行得去，曾聞福慶刻中生。

讀書如暖日和風，沾着便生香生色，下筆欲超塵

拔俗看來須勤心

起草萬花深，人織文章仙織錦，遊心十洲外，飲餐

河漢食餐霞

閉戶卽深山，此語人多不用，付形歸外物，觀心客

亦難言

鳥語花香，肯向閨中偷受用，風清月白，便當忙裏，強優游。

來十分亦去十分，要識難逃數，加減退一步必進，一步自然不用我推移。

守一箇格子內，立身難言齊物，須大千世界外，着目始見超塵。

口說止心，要行借問何時是止？生苦忙死，不懶豈真無法辭忙。

變語 八上

三

身生千百載後，前共根源，心參千百載前後，同性，命。

心本虛靈，生死豈能私血肉？世元空假文章，真不朽名聲。

樂體流行者，煮水也同酌酒機，心斷絕倩風，還可留雲。

身入山林世界，心腸招不入，神從霄漢塵埃，軀壳強難從。

口與腹自商量，貧賤莫思魚肉，古與今曾檢點，死

生肯讓侯王。

一片石數株松種柳非同彭澤滿溪風幾竿竹爲
家是豈桃源

坐碧草聽黃鸝青山忌客酌流霞烹石火細雨催
詩

草榻心閒布被逢春自暖瓦盆飯飽菜根放箸猶
香

水靜雲停自在去留都是逸山高月小優游上下
總皆清

疊下語

又上

四

竹果有盟約入梅花冬喜雪詩真有債催來形管
夜生花

只說無生便覺有生入障盡空彼念方纔此念離
塵

日暖草如烘坐看梨花春富貴畫長人不卧行吟
茗椀景清幽

享山水片時閒六添五福受漁樵一日樂四等三
公

山有社溪有隣豈粥菜羹可會水同流石同逸芒

鞭竹杖何憂

不得偷閒都爲忙驅過隙必須學懶方纔趣肯分
人

若論寬舒百事無爭愚字好必求進益六經惟卦
損爻多

言語罪根芽立鵠招人來射機關禍門戶教家借
席爲銘

忍得氣喫得虧安身大寶忘得情割得愛立命真
符

疊下語

又上

五

榮與辱都只片時何不片時忍耐善與惡無非一
念好將一念隄防

非良友莫深談恐設機關算我得芳隣還定約願
將節孝風人

爲一箇勝心百善都被他消去這滿腔樂體半毫
皆自我尋來

行與止本私心前面人縱然放我是與非有公論
後來者自不饒他

數十載栽培一事不佳根便倒百千言警戒半毫

不信話徒迂

誤聽掃愁被他賺作英雄膽遂因招禍願公忙閉
是非門

欲保好聲名身後生前非一樣必求無毀謗人前
背後莫三般

浮世本空因飽暖饑寒同過日有身皆幻相後先
今昔總成塵

勉強不爲非肯強分毫還算是從容休用刻能容
夢子便爲寬

學子語 一六

忠孝兩根天地始生前便有死生一路古今查過
後難逃

只是罪人不若將心罪已無非求世何如安命求
天

有子可教田可耕遭逢盛世無夢入塵心入道想
見斯人

高接住卑到底高無不下生連着死自來生豈長
存

言不取取人益生裏面善不趨趨惡禍起前頭

洗去妬心他好由天妬不得除開妄念我生有命
妄徒勞

凡事過奇忤把中庸止步作人趨下好看前輩先
驅

君親大事苟完蚤遂閒身還渾沌夢寐中宵無愧
略容懶性學疎狂

適口肥甘放箸與齏鹽何異悅心華麗成灰與瓦
礫皆同

目見耳聞慾盡此中生出酒場色陣禍俱箇裏招
來

樹種癡山便奪月光風隔斷波掀苦海有慈航寶
筏難登

快意事休誇自古敗名因快意傷心言莫說從來
結怨爲傷心

盛美莫求全世界尚須留缺陷是非寧可欠鬼神
曾亦赦癡頑

聞人善卽同已善人亦善公說人非便覺已非人
將非已

宇宙甚寬莫怕一身容不得虛空無礙被譏衆口
屈何妨。

雅會嘉賓莫道坐閒無進益黃昏清夜自然枕上
發良知

肯謝紛華爲在清平着脚不沾擾攘因從冷澹安
身

粥飯羹湯儘口無非一飽榮枯得喪安心元是一
般

足病塊莫留治國治家要講九邪心務去爲人爲
學下語 八

已須知

四大皆空不必認真軀壳六根是賊要知伏近門
庭

海闊天空借得鳶魚觀化水流花落覺來物我忘
機。

一日當兩日之說靜坐方知無生與不生之談真
空始見。

種夢德謝浮生將辭客舍留此靈還造化好返吾
家

雌黃口要開是開怨實青白眼能閉即閉愁關

豈有損人造物由他利已從來孝子致君即是忠

臣

生也不多時七十爲稀難盡到樂還非易得半毫

有累豈能行

目閉即如生杳杳冥冥觀入化眼開翻覺死林林

總總要歸根

發出念盡良知大地同春纔是養得心無私愛太

虛共體方真

學下語 八

九

乾坤未到極處造化不回身心必入靜中端倪始

露

務名都是病根有益人覺還輕些好得無非禍本

若害物此更難言

山不語水能鳴默默終須耐久竹無香花有豔青

青敵過浮華

種竹不徒清要到雪霜中見趣愛雲非爲懶欲邀

山水內齊盟

急去光陰反把愁憂催且送難留春色願將杯酌

勸姑遲

要知生死是真緣細觀草木不信有無皆假合試

問鐘鍾

捨從苦海渡將來纔稱識大拔起愛根丟得去方

見人豪

敬天敬君敬親敬處不須揀擇學聖學仙學佛學

時切要商量

初心是後心非從是不忘責已躁詞多吉詞寡除

多亦算修身

六二

厭苦煩心簡作樂攻當急服纏絲愛種忍將刀割

莫須疑

煮粥煮羹卽無飯未嘗不飽破裘破帽但有着更

復何求

問孔方兄人議爾有夢趨熱答貧困者吾於子可

謂無緣

樹德有淵源是海由來多水耐心休躁急凡松只

爲禁寒

看得破喫得飽安心使他無欲甘些勞受些苦杜

門放我偷生

歲月到久長是與非自然畢露交遊及疎隔真與

假豈有能逃

面孔少見人到處是非自少齒牙多得利招來恩

怨還多

世本非貧爲習俗滔滔趨富歲求賤粟願流移處

處歸耕

人無奈六根何多生罪孽我嘗爲三餘惜尤愛分

陰

六二

卽天卽地卽神明守心在此任死任生任遲速聽

命隨行

兩字若樊籠客問可曾因赦減三家立門戶人都

無奈此身何

孽不作自無天將福子名不求反有人自歸公

急急挽回世俗將不容責善忙忙改過孝名必先

要尊親

自家有好莫說說一分名便減一分他人有善必

揚揚一件德亦進一件

有意去害人天地明明親看見無心中得罪鬼神

默默代消除

是有根非亦有根斷是斷非根始爛垢爲病淨亦

爲病不垢不淨病纔除

怒卽火氣卽薪火發添薪難熄爭如水讓如日水

堅遇日當融

卧白石坐煙霞在家洞府煮黃精燒楮拙住世神

仙

是一物有一根無物無根方解脫見一人有一事

謝人謝事始清閑

謝人謝事始清閑

事做不盡要知天外有天境對非真曾記夢中說

夢

附炎雖覺熱身纔去熱仍寒食蔗果然甘口乍離

甘復苦

悅耳目有真山真水愛奇反假設林塘養身心有

同德同仁立異却別開門戶

有所觸便動心聖賢未免無所爲見真體仙佛同

歸

身在世中未入山無多受用心遊域外更閉戶有

些便宜

求三百六十升米無田且用墨耕覓三百六十日

閒有口難與忙說

身事付牛衣越到貧窮易辦生涯視鷄肋反於富

貴難言

忠門孝門善門箇箇此門宜進步說得學得行得

人人三得要留心

內外一和家無不慈無不孝始終一順門都皆吉

物皆春

物皆春

說短說長寧說人長莫說短施恩施怨莫施人怨

且施恩

靜坐止念止心妙入無言觀靜勞形爲生爲世病

當到死嫌勞

耕鑿本堯民田園不是醜事衣裳皆帝力桑麻元

係天功

門無催債催租飽飯看山心入道園有嘉蔬嘉木

煮茶聽鳥地遊仙

乾坤勞世世勞人勞勞相繼草木恨霜霜恨日恨
恨何爲

老來一切宜退退始尊生病深百務還空空方知
命

閒中病中睡中賺開福地花下松下竹下偷作幽
人

花發不知春自是心中春未到飲酣翻覺苦元因
腔裏苦先生

肩頭上曾挑盡古今豈無豪傑脚跟下能踢開生
髮下語 六二

死別有英雄

留作子孫讐不若爲家門留慶栽滿繁華恨何如
爲凍餒栽春

飄風驟雨不多時閉門守守好景良辰無幾日借
酒悶悶

丟輪着與別人贏只差一算揀便宜乃自家取得
罪諸公

手拿得住風方可人前講真相身不能入火謾從
紙上說無生

人自有家畢竟還非住處生誰無夢何曾不是醒
時

我問心有多少塵埃未掃心答我無半毫私慾來
談

爲善要藏藏作陰功功始大有才莫遲遲招顯禍
禍方來

暗處欺心尚有鬼旁邊笑我明中害物豈無神背
後窺他

詞賦文章盡是心根靈發出吉凶禍福皆從人世
髮下語 六二

口招來

醫貧苦病非難急取藥方服勤儉出聲名場也易
盡焚鉛槧學癡聾

論受人恩心不敢忘略是報若蒙人謗口雖能辯
只無爭

得數尺布穿盡是君恩天賜有三時粥喫皆由歲
力神功

莫怪人欺還是自家有罪何須已辯自然鄉黨能
原

天地許我貧還稱清福鬼神妬人拙寧放奇才
心不肯私愛人善惡必然發露口何嘗實愛我假
真不肯收藏

進步來詩書歸聖教出門去得失付天公

讀書盡數千萬篇到白頭真用幾句有生或七八

十歲向黃泉始覺皆空

日和光終不無罣礙惟復命覺真有便宜

煮石道人七十二峰生齒頰竊桃居士三千年果

供盤餐

覺下語 六二

十六

有文章果何如有德無聽觀終不若無心

飲藥時問病從何起受福處知根所從來

急抽薪湯自然止沸少好色壽豈有難延

火惟用光赫赫到頭成迹熄海因能受滔滔是水

盡朝宗

一點心萬境來交奪終身事半此無相干

用幾句格言洗洗心熱即生涼涼即熱摘數莖白

鬚對對鏡年方悲老老悲年

雪中饑自貧莫怨命花下醉極樂恐生悲

解無情索釋浮生談笑由生自化閉不開門藏大
夢從容待夢歸真

有瓢笠還累人脚下蓬萊恐遠入煙霞如得伴杖
頭草木皆親

試閉目人與我皆空但回觀境與身俱妄

火燃薪是生即是死岐成路能去亦能來

得賢婦賢媳賢子孫長者乎可稱仙福自無憂無

怨無嗔恨斯人也何忝吾生

竹因清乃苦苦正節萍亦樂只泛泛無根

覺下語 六二

十七

鬼神靈不獨能爲福天地大只是不言恩

苦亦甘饑來不擇食夜繼日樂處要回頭

水一滴雖無益江河火一星能爲殃草木

魚產兒好細觀物理牛舐犢要想見親恩

鑿井耕田肯安心何嘗貧賤避名謝事幸免過便

算清閑

愛栽梅因不難結子喜種竹爲容易生孫

本無言何得有文字元無病豈必假丹方

若論強齒剛猶可也試看火灰燼庶幾哉

水底魚焉知有網罟籬下鷄但識有蓬蒿

木因材便隨人長短馬能負且受我鞭撻

敢道不思家夜夜椿萱言語夢何曾辭步月時時

棠棣鵲鴿詩

受深恩歲難忘菽粟稱至險水不是風波

天地總空花何必問生前死後古今俱過客不消

談我是人非

樹上花地上泥待爾塵中夢塚中人望他

鷄微物戊巳不啻泥人最靈庚申不知戒

臺下書 木上

送客亭此非真離別悼亡淚肯信假悲傷

人不可有愛根漸久定成滋蔓公既然有慧劍早

煩割去萌芽

污泥中吐出蓮花潔頑石內湧出醴泉清

佳句拾遺徒潦倒浣花溪上知音司馬曾寂寞臨

叩道邊

觀變化金萬變無差論榮枯木一枯便折

勢在人莫與人爭勢愚名谷且學谷爲愚

矜則驕由嚴煉未到耐與忍關受用何如

脫屣耳此至語可師猶龍乎乃至人難遇

鄉夢茶山入夜幾回東首師家漢水掩關每望西

門

爲韜光燈籠非愛燭因貴寶砂磔自蒙金

情性燥解一觴亂絲語言多默萬聲啞字

父喪母亡妻蚤死有家我固有家手痿心悸骨如

柴復命吾將復命

上風船有下風時候失意處爲得意根基

難斷慾畫癆瘵骷髏愛尊生挂道進瓢笠

臺下書 木上

牽挂業中緣終世無一百年性命修飾人間事每

日有十三箇時辰

不安坐常使對大賓戒貪杯只教看醉漢

銳如筆借鈍硯箴規潔若紙用墨緇警戒

三月菜花黃樂事遨遊金世界一鐫秋露白幽香

歌舞酒精神

爲淵深便蛟龍窟宅因谷大遂虎豹山林

巖穴既深立種桂栽蒲作課神情恐懶學鋪煙掃

石膏勞

險能安主險者有命實常秘得寶者無心
鳳與麟不常見便貴江與海只爲大能容
白水黃壺守我貧成故態青衫皂帽因人順作家
風

洗心腸不可留宿怨謹鞭策常記戒前車

夢寐武夷山九曲看流天上水衣裳貧病骨半牀
時掃竹間風

水幹衣自不難受垢燈照夜實無計逃明

死歸不見讓人多是死鄉風景好生福分明暗我

學下語 本上

手

爲因生世結交難

日三餐須一善報歲身七尺思百順酬恩

磁引針天乃生餓石珀吸芥松亦有饒脂

問雲起爾上頂誰推代石言渠無心自出

能貧富人論這夢微權只好留還造物作妻非業

恐將來狹路慎無歸怨天公

楮先生人情爾太薄湯博士世味予何清

龜勉德修到處少被人唾罵始終身教將來出依

樣兒孫

得意時心心不妄果曾妄裏皆真失意處境境都
非未必非中無是

石非堅却因頑耐久錐受折只爲銳難當

內顧牽情只爲內中有境虛舟不礙皆因虛裏無
心

願以東門娛自譬庶可尊生不然西河哭足微慎
無過戚

目爲賊只因見起貪心是君卽有聞不動

性不壞隨死死生生智常圓任來來去去

學下語 本上

主

毛錐子逞半世鋒銛松滋侯用一生點染

驟喜驟憂來急受心君定字救極難極苦處好安

茅屋乞兒天

步虛詞全是說神氣升天樂本不管凡軀

心頭火每觸便焚只有薪邊防燄起天下理凡物

皆具但從見處認原來

物多多煩惱亦多多心汲汲歲月亦汲汲

高眼觀空要平日能忘澹世快刀割愛恐歸時着

念成魔

實擊實是擊皆有聲空笑空求笑本無物

妬從女忍從刀二字分天理人欲去從土來從木

一言含死寄生歸

取苦樂驗浮生何者大患執有無按生死想見真

空

吞舟魚江河嘗不信垂天翼鷁雀謂虛言

炭無罪受兩度熬煎木何辜來自般雕刻

儒進識佛退識退退進進何爲雪無聲雨有聲有

有無無可想。

疊下語 六一

三

髮既短心自不當長樂無多憂亦須減少

水最愛山有命相爲動靜泡真類影不言點破虛

空

苦海古今流若箇操舟得返癡林生滅路斯人躡

跡將歸

雖喜花開涼已釀眼前秋到謾愁葉落暖早催天

上春來

了身易了心難願得同時解縛謹行先謹言後好

携兩字封關

明日與今日不同造物者時時可否後因與前因

迥別司生者密密推移

無是公莫將來啗我不居士只管去問他

天包羅無一毫滲漏地生育有幾箇長存

防疾病豈全在饑寒論吉凶都不離善惡

龍處海懷救旱心腸仙在山負登天脚步

晝夜分只兩輪上下日月合開萬古光明

物自然用時則矯作生不息發久有收藏

飯無香食多且成病酒狂藥飲過豈無災

疊下語 六一

三

路無餓李流亡真是太平福世界門有詩書紡織

由來安樂好家聲

有累心便舉步不得必無礙方此道能行

石生松豈未嘗借土衣浣火竟不識何絲

做方圓自有矩矩法爲忠孝但學古今人

入深山饑寒是受用出業海空假卽梯航

扇招風豈是風隨扇人戀色難信色迷人

當愛人不美亦說好當不愛雖是却還非

要節財自本身克起務寡欲將樂境先除

入山林是物皆雅趣處貧困所見盡愁因
五鼎三牲未承驪莫如菽水千秋百歲自不朽另
有根源

是非媒有無因至者煩惱債豈無自來哉
水遊魚魚不知水樂花夾竹竹常帶花香
鑷鬚嘆因怒火燒根對鏡悲悔情田種老
早擺脫擺脫入高明急銷除銷除方自在
怒外來氣本從內起毀少至譽不可多招
得物用心反爲物勞欲身閒事偏爲身累

樓下語 太上

二十四

世路四分棟正直路方行自無阨壅人心百出去
戈矛心不用定少愆尤

無間無無非有不對靜觀靜靜本動爲交
物無性類槁木死灰人有心恐伏兵暗箭
事有逸受逸反成勞藥愛生誤生翻速死
食色關是人難打破榮辱界到死始除開
真好惡多自己不知公是非有外人先見
止得念方纔靜入門里住心何曾空得我
受本難聽來休着念安也易隨寓莫畱根

馬馴良所以類君子蠅點染莫恠比譴夫
一箇心千萬古同理半毫念善惡境分途
喜生心定是榮非辱佳入夢豈盡吉無凶
封口爲關惡路莫開開善路懸心作鏡古人先照
照今人

滿不得善到不能容謙最佳福來方肯住
言過理心不放闊津事乖方人必傳道路
受貧困乃節儉工夫愛新奇卽奢華門戶
寬要用過則壞隄防忍難言少則多憂惱

樓下語 本上

二十五

草木根枯槁中易見天地命渾沌裏難尋
大園林果物物屬我真詞賦只字字還虛
龍久困始變化屈伸鳳希來乃祲祥瑞應
虎豹守山林害物元非天命魚鰕無罪過入湯却
爲身危

世有綠染深則業重心無物機藏則禍深
好鋪張還是真實少必簡默始覺語言親
心上春慎勿生荆棘法中淨何得有塵埃
退得心勸富貴放我安住命自壽考隨人

不住行萬里程途近未能樂終日酒筵悲
要服人非服心不可欲忘世先忘我纔真
虎雖貪無使見所欲鷹善養不在緊其絲
恩要忘怨尤不可記謙不少益則定然多
蛛網張空爲口腹明明害物蚊雷聚夜利口嘴處
處傷人

身閑關借問心閑否情空愛果信念空無
終天地心與理不差生聖賢道與德俱備
不必言言落第二義只觀化化妙貫三才

慶下語 本上

主六

急努力本少壯工程儘偷安是衰老地步
心有靈鬼神通晝夜天有帝主宰造乾坤
驕無他本滿中溢出狂有說多憤處生來
非用石兩王磨不光設無天萬世長如夜
不放人爲心腸窄狹必齊物始眼界高明
天地大五行託付陰陽司鼓鑄廣輪安六合照臨
日月主晨昏

有尊年是家庭祥瑞無俗慮覺身世便宜
沐身心古今言是水委骸骨草木社爲隣

饑與寒立福人張本松與栢備仙客餓糧
怨者多冀一敗爲喜爭者衆須一讓纔休
且放寬務令人得所由他疵我何必吹毛
春風暖知和氣主生秋月清見真空不染
生前名要知保死後死後毀務貴謹生前
桃李花不是秋天物泥沙蟄當作旱時霖
人自人不曾增損我物賦物何必是非他
園亭好風月是主人吟賞多草木皆詩句
酒鑪中安醅醕世界花樹下開錦繡亭臺

慶下語 本上

主三

五岳遊學日中一飯九節杖看海上三花
今世風惡進惡人滿古明鑑照傲照人驕
爭可無辯亦不必有毀既息怨亦自然消
盛美當前不但退心退耳目高明在上好煩學拙
學痴頑

水自流本無煩着力花自落亦何必勞吹
有則累累苦不如無多反勞勞極翻思少
真亦假有亦無要識到頭一着去卽來生卽死無
勞用意三思

無多時病貧休逼我有幾日風雨苦催花
河橋路途徧古今人薤露歌埋盡賢愚骨
飲食多老年脾惡泄聲色衆苦病趣難長
溪看水樂寄水遊魚坐對花詩倩花催鳥
我適趣魚鳥也忘機客不來溪山未免俗
春草芳厚處不妨卧山人醉興盡恐無詩
只有竹林林下涼颼幽不暑多聞牧唱唱中太古
調偏清

有盡樂樂境還有涯無盡空空天始無界

覺下語

六二

主人

讀書法讀口先讀心處世方處窮後處達

年老身閒必要心閒方趁老春新病發奈何草發
又愁春

人戀食滋味有何情山爲幽水竹皆成趣
爲安身螻蟻有窟穴終復命天地付遽廬
乾坤大無處不容人歲月長有身終累我
千萬鍾只足食足用六七碗亦何慮何憂
望天邊浮雲無罣礙坐松下片石也清幽
莫隔斷拄杖卽蓬萊肯逍遙几榻皆丘壑

但有閉門深常終日斷聞斷見敢言高卧穩已經

年焚筆焚書

閉目觀混沌前有物開門看大塊內皆塵
鬼哭淚曾流喪葬衣棺生定約師恩念難報歲時
魂魄死相依

名莫爭聽自無自有身可付任呼馬呼牛

毀謗是談笑喜受之唾罵非從容謝可也

情莫盡情盡友必疎量須寬量寬人起敬

月且評本不論強弱是非口能自造雌黃

覺下語

六二

无

補膳翁日只求升米飯牛客心則有千鍾

無愛根心始無住着有重處身便爲牽纏

今年春比去年似勝前夜月比昨夜偏明

買石作碑願得三題十箇字因山傍木慎無詩哭

百年心

雨雪時滿爐燒榾柮家庭樂大碗喫魚鰕

擇芳隣得勤儉便好行美事講孝悌無它

多笑我瓦盆炊爨下還不若野菜飯田間

凡利器柄不可授人是明珠光自照燭海

有恒心學問進不退非大勇望凝結難開

南北東西天下青山共此土古今人我柱頭玄鶴
總皆塵

看得輕一切自不能重空所有百憂便可全無

草木喜春光到處徧新顏色酒杯多雅會斯人獨
擁蓬蒿

三粥不曾饑辭謝隣家助米兩年稍覺懶愧蒙故

舊鐫書

心病若茲屢下如何覓語日長不耐案頭代作看

山

每日三句兩句竟月無一句何妨去年西風北風

今歲又東風如故

千人難千富貴不易欺貧易欺孤寡何難

漆書難上古文字少立言易後世簡編多

盡讓人領一味貧賤皆還世借幾派溪山

文養心又說還養氣病忘世不但只忘情

天授時命催耕促織人得穀歲秋報春祈

務輸官招邀隣與友須教子早晚讀還耕

衣懸鶉騎牛笛裡曲家徒壁聽鳥雨中詩

願病好受些餓何妨賣書回買些魚也可

半畝塘或一間茅屋百竿竹可終老平生

此清福若煮菜煮羹我匪人敢妄貪妄享

手病瘋倩人梳白髮冬向日曝背讀黃庭

已八年心病凡三變此七尺天命不多時

米還壓病還心何物屬我曉看曉夜看月此外由

他

天地和古今凡偉大塊何等鑪錘神人混生死弄

作小兒霎時變作

圭

太虛中間有物其實無物忘言裏面非真畢竟是

真

挈起崑崙山挑上肩便走抱住天心月跳下地談

空

公曉得如何來去便曉得客明言都是假真亦明

言

都完全在詞賦文章搬弄無欠缺聽昆蟲草木化

生

心要虛明洗借聖賢池內水妄難裁割斬煩渾沌
竅中刀

貧而富賤而貴死而生這是身前變化有而無得
而失來而去好觀身後循環

怨欲人死恩欲人生天地不管人恩怨神竭我亡
精竭我病鬼魔只看我精神

磨本兩傷豈有磨他已不損割惟一痛曾聞割彼
此能安

止不住妄心快遇到英雄塚上立要求些生趣好

夢下譜 木上

圭

踢開煩惱靜中居

心上有深山係無影煙霞水石夢中無苦海本不
生色相根塵

九月墓田聞說草生長一尺三江舟楫又隨雨到
過雙峰

便暫出仰瞻窩心留在杏壇日日却相憐衰病骨
風代梳雪鬢年年

剪雲剪霧補衣這還是哄人白話必除愛除嗔閉
戶此方爲出世青山

忘憂忘憂窟中人心又病我勿怒勿怒棺中我魄
正捺人

來開關去開關開此關閉亦此關來春暮去春初
去爲客來亦爲客

不講佛不談仙只欲偷閑逃入谷也穿衣也喫飯
安排聽死坐看山

無却有去却來此果由心由我熱還寒晝還夜是
爲生地生天

耳與目專管是非他惹來却壞了我屎與溺何曾
夢下譜 木上

圭

醒觀我喫處可忘了他

牆上草偏長造化憐他不爲害枝頭鳥自在忙人
對坐也忘機

山林有盟猿鶴邀來入社夢魂不病雲煙卧處同
牀

山上下山腸胃裏帶有許多丘壑水邊味水詞章
內却沾無數波濤

一尺枕間熟睡真好箇大大乾坤半庭草裡閑行
肯少讓多多水竹

說法者講空空無無上爲衆生下爲自己達觀者
視生生死死留則煩惱去則逍遙

造物未嘗慳儉以柳一株草一榻分我窳瓢如可
乞便攜杖一根笠一頂隨緣

恐無多時借月色風光過過能有幾日便飯渣米
汁嘗嘗

奉一杯古今水願先生洗去怨心誦幾句骷髏詩
望長者除開業障

最好墓中人思不知怨亦不知每嗟牀上骨痛難
禁下語 六二 三四

辭苦亦難辭

却憐歲月百年身烹燒煨煉未斷喉嚨三寸氣馳
騁奔忙

古今不少棄物認爲棄物無妨乾坤儘有痴人便
作痴人何害

燈熄歸燈自此無煩挑剔炭銷還炭從今可免熬煎

過墓發嘆聲是嘆他生前德行對棺猶怒色爲怒
他存日怨讐

蟪蛄蜉蝣及朝曾不及暮蛟龍鯢鯢能升只爲能
潛

地下死人世上生人都不免山中懶客水邊野客
好相親

鬼有魄神有靈莫道棺邊無感應天能施地能受
須知箇裡有流通

用心多處禍偏多纔不多禍便進步唾罵少時讐
亦少果若少讐自無根

無臭無聲因覆物多名便大有容有量能忘人過
禁下語 六二 三五

德偏光

憎愛場中憎若不煞還須爲人暗解輸贏局內輸
如不認無妨對客明言

新愛新歡好須濃用七分淡用三分久交久處惡
防恩易成怨是易成非

春風不長迷藤都係本家心上長業浪不喧智海
皆因自己意無喧

一言有累終身言非容易片善可招餘慶豈豈尋
常

開口便說爭多是此公不讓存心惟勿妬何曾此
理難知

傲態難堪多自誇美驕矜上生出雄心肯息定從
憂愁困苦中過來

不勞難得逸小勞還勝大勞久病識尊生大病可
爲小病

男子剛腸多半爲婦人柔了老年酒態萬千爲性
命除夢

人有善忌人惹鬼旁邊發笑命不如怨命有天上
學下語 六 一

面難迷

戴笠乘車自昔便有兩樣冬裘夏葛從來難得一
般

天地以無言爲大有言都自大生鬼神以不見爲
靈有見便與靈隔

問江江不言波濤答應敬天天易格雷雨施行
魚鳥不徒生這是天淵界限晨昏無忽略此爲生

死津梁

爲勉強求生百事都駝在身上惟始終安命百憂

方卸却心頭

豈可說無求淡飯施衣求便足還須知保命貶酒
缺色命纔安

遇人好勝慌忙從退讓裡潛藏蒙怒難當急早借
虛空中寄頓

便登到崑崙最上頭終不在天還在地任說到鬼
神極幽處定難知死不知生

飯能餐草木饑饉方可講脫離煙火死不認巖岨
棺槨終須還墮落塵埃

學下語 六 上

七

莫道深山無受用峰頭皓月石上青松也知人世
有歡娛病裏紅顏酒中白髮

齊生死一篇此是南華老仙心印斷根塵三字豈
非西來佛子關津

雲不忙山耐久中間多少閑人面沐雨髮梳風內
裏有無懶漢

只一味樹心根何曾有兩般栽種勿兩家立門戶
相傳來只一箇工夫

是事無常莫說今日卽明日此生難定要識前身

異後身

春暖木生桃李爲花風雨哭秋高金旺江湖憂水

雪霜凶

謹慎從容過失縱多也少張皇苟且事爲縱是還

非

大馬無欺有叫自然來應家庭用詐至親未免成

疎

身未行口莫說恐有難行算來多得反少還是不

多

計六二

三

一草一木但得趣可當名園一筍一杯只充腸何

須鼎食

凡事要防訓誠瓜田李下是行當慎嫌疑嫂溺叔

援

過飽過勞鑿法定然爲病不飲不食仙家所以延

年

借月賒雲竹數箇柳數株煩他作主飼魚飯鳥草

一庭水一勺代我留隣

文字魔基酒魔魔爲禍不爲福煙霞趣水竹趣趣

嫌少不嫌多

我願學痴呆漢子無疾病喫飯穿衣老難學勤苦

郎君好光陰耕田鑿井

路遠日暮馬力疲凡是行人早夢休歇年老家貧

身苦病莫爲痴漢少些思量

身未入無久視長生必壞境惟逐幻火山業海難

逃

拔得起病根待病根枯槁破從來色界使色界消

磨

變下譜木上

三

不淨觀身好箇斷慾法子剛刀割水學他處世方

兒

心若不馳閑目天空海闊身難制慾請看燭滅燈

消

人世文章天上何如星斗夢中富貴覺時可也榮

華

箇箇龍蟠必如此能變化蠅營狗苟惟乃爾使庸

常

堆石爲山地惟支離造化認吾爲我鬼噴顛倒陰

陽

碁局許多兵將人人安下殺心竹林不少兒孫各
各虛中清節

大火鑄乾坤無不改柯易葉太和薰宇宙自朕產
鳳生麟

水火爐中煮不熟虛無滋味貪淫根上生不出壽
考萌芽

筆陣英雄硯席常駢文字戰山居隱逸繡裳不換
薜蘿香

變下語 不上

四

木居士土禪師夜果聞見鐘鼓酒神仙碁老子趣
真忘得饑寒

忠孝道德禮義廉耻是撐天八根大柱慈愛溫良
謙恭敬讓直處世幾箇良方

泥中下鍵甚易不難恐防泥底有石病中飲藥雖
甘亦苦要知病後防風

幸到白頭能穿破幾緡屐儻無濁酒願勿惜百文
錢

魚生池中本不知江海大花栽屋下却空勞雨露

多

爾笑春蠶無縛抽絲自縛魚憐鳥賊藏身吐墨殺
身

一口一身費却百般計較多才多藝不曾半日清
閑

寧可入山雲裏受寒受凍極難處世門前生是生
非

目不瞽耳不聾不無聽觀命未終形未化未免牽
纏

變下語 不上

四

看春水生舊柳株株逾碧喜遠山澹新雲片片添
青

聞笛隔牆意想柯亭夜弄留雲挂竹清方月殿霓
裳

深夜讀書風雨要知神到落花得句溪山也爲春
愁

石上懸泉聽作高山流水竹間幽鳥結爲西舍東
隣

一片警心滔作茫茫怨海幾番惡念插成處處兵

山

老不知休渴鹿捨江奔日食不知足燈蛾拚死圖明

登百仞峰頭心神半出天外睡五更枕上夢魂全在人間

乾殺情田莫使根生愛草牢關口竅恐防舌作身災

拋石打虛虛不受實則承當含積噴人人被口口先醒醒

覺下語不上

聖

悲莫怨樂要知悲所從來辱本生榮我謂辱還有說

跳破虛空神仙本做不得踏翻河岳鬼神也却徒然

一口吸得海乾喉中不濕兩拳打得山碎手上無痕

孝是忠根人後識根先識孝無爲有母子生知母不知無

江上釣魚餌小龜鼈不食夢中渴睡夜長魂魄常

醒

雨點少多只有虛空數得幻花開落可煩泡影持來

老景多愁嘆火無煙煮枯骨柴門傍水臨流有感嘆浮生

假石爲灰灰生石即便死吹沙作飯飯假沙却還真

富人多病肥甘美麗暗相兵貧漢無醫淡薄貧窮先服藥

覺下語不上

聖

路遠近莫問黃泉蓋棺便到愁少多但觀白髮昨夜偏長

酒誥茶經酒當讀茶亦當讀神書惟牒惟莫談神莫輕談

讀西方書中國文章暗被他翻轉馳北人馬沙場緩急莫怕死爭先

墨硯卧文龍研墨時時煙雨玄亭飛白鳳草玄字字精靈

壁上畫山只畫山形不畫骨池中撈月不撈月魄

只撈光

寸紙盡天處甕醢雞手段九泥塞海徒山愚父施
爲

石上栽松豈有茯苓斗大盆中時莛定難生藕船
長

非斬名根不生枝便生葉必須死我方無愛亦無
嘆

來來去去太虛一任浮雲有有無無是物同歸大
化

題下語

書

土燒作磁石煨作灰都是火爲父母露結爲霜雨

凍成雪皆因水作胚胎

蠶作繭閨蠶不知自解竹破篾縛竹到底誰纏

只一爐香天下通忠孝廟無兩箇命短長中係

死生官

鷗爲能浮分得一江風浪竈因不食悟通八卦陰

陽

南海多珠火授精華還借水東方無佛木難變化

不如金

酒醉人是藥力不是米力舟渡海有人功亦有天

功

筍是籜龍者筍似聞龍語碁安車馬觀碁不見馬

嘶

玄鳥至倉庚鳴萬古授時曆大火流白露降一元

造化圖

鳴鳥喚雨不雨爲鵲呼晴江豚拜風則風因江起

浪

壘石作山有巖穴能藏虎豹硯池蓄水無濤浪也

題下語

書

養魚龍

才是天地精華分些與人不可盡用書是聖賢精

蘊留來鑄我不但博聞

自昔爲陶水火便相讐敵是誰製砲硝黃由此兵

戈

事爭勝物爭多爭得來恐人怨怒名好高行好異

好不盡試自思量

一日風雨日浪雙家餘怒當防昨日雨今日晴天

道流行難定

斬草殺木何曾造化不嗔人列鼎張筵未免盤餐
多害物

對人死口獨坐死心好死作朽株枯木久病付豎
長貧付命好付還飄瓦虛舟

黃柏可憐生苦作根株苦枝葉修篁有意發節爲
父母節兒孫

枝繁絲蘿松柏孤高易折食惟蔬菜口防甘美生
災

自死自生江湖是魚鱉地獄任來任去虛空即現
變下語 六上 四六

魄天堂

景物徧眼前聽信手拈來玩弄雪霜滿頭上好樂
心隨處優游

耕石爲田借問可生栽粟燒泥作鏡也知難照鬚
眉

果信痴迷戰水火胸中造化定知怒目真有罪過
煽波濤苦海神靈豈肯甘心

吾與我說黃泉客快快息心悲共苦言白頭翁忙
忙歇脚

早丟下恩情擔子莫上肩頭多傳些清淡方兒別
安題目

果是有魔擾得身心不定何嘗無說徒然口嘴相
爭

淚莫灑情田點點恩恩怨怨心久勞世事時時是
是非非

拄杖一溪風白首痴頑老我看雲終日坐青山骸
骨何人

月却多情茅屋下也來照照花誠可念疾病裡還
變下語 六上 四七

去香香

到處野花開穉卧林邊錦繡是田春水滿盡披隴
上桑麻

萱草種春風非爲忘憂別有意梅花開雪夜果然
得趣又聞香

枕上卧遊閨園蓬萊鋪榻上詩中弔古鴻蒙渾池
入篇中

目有神但纔瞑遠海高山都到心無着只不動震
雷怒雨何驚

非底蛙聽北海濤聲無日轍中鮒得西江水力何時

無無有有死死生生滿乾坤只一化字是是非非榮榮辱辱付古今不二空門

詩酒同盟詩債也同賁酒債憂愁共域憂人難作解愁人

朝露零星勸長者忘憂強樂電光石火卽晚年復命歸根

自火自燒不肯心頭潑水成災成病却來門外尋發下語太上

豎

千里路必有到時及到時精力都已竭百年人終有死日未死日神氣要先留

號曰幽居定是門不關人不到心不忙從容短榻詩吟野趣自然草來碧柳來綠竹來翠蕭灑長

清

甚少膏脂心上熬煎與火鬪無多精銳筆頭奔走爲名忙

病發愛根頭肯警心還省豎藥基成死局面不放

手極費機謀

暮春花落蚤春花開是一箇榮枯結局有油燈明無油燈滅惹一場煩惱歸根

定住心不使他動作他自澄清謹住口不說人短長人無恩怨

心火燒心腎水不援心自病酒人使酒茶湯能解酒知恩

語言莫多恐忌者據爲口實機謀要少有尸神默告天君

發下語太上

眼界未寬向萬仞峰頭着目靈臺不淨去五湖清處洗心

身世無多幼壯老死轉眼便到光陰有幾笑談敗譽反掌成空

孽

求不如人腳步方纔安穩必無負我身心惟有痴爭先浪裏行舟商量轉舵關勝場中走馬斟酌回

輓
董家蘆孟家竹田家紫荆家世可爲孝友譜桃花

紅菜花黃梨花白雪花神不見苦寒天

湖水無波月上天是霄漢步虛仙清景山谷起雲
雨下地助林塘瀟灑客新詩

片念守心十二時問善惡三年閉戶一千日病神
仙

到底非真一生不肯認假何曾是我百年未免還
他

草木謝春大塊年年鑄我瘡痍怨病短牀日日科
頭

覺下語

木上

手

原來有言便是落第二義必須無相方纔算大虛
空

笑無幾時未免還有一哭樂當極處從來換出多

憂

富貴儻來高達請看前輩才華借用始終留付後

人

切莫用欺德根頭防利斧惟持作孝福田內有長

春

花到盛開風雨多來傷害心專致志丘山也爲遷

移

水自居卑起浪原非水意香雖被熱通靈還弄香

功

匠不到方世間安得圓器人須處困古來多是名

公

怒氣伏寬用寬自然少怒勞心喜逸處逸慎勿忘

勞

不文至文水面輕風過去講默非默心頭雜念方

來

覺下語

木上

至

水却上天雨雪空中變化仙原住世雲雷幻裡神

通

草木知春真春不是草木丘山本壽至壽不在丘

山

罵口殺人原は無鋒利劍痴林誤我到頭無影空

花

恩怨同根恩過難辭惹怨死生共室死忙却爲催

生

快目快心但行私萬善息順時順命無所着萬緣

空

專欲勝人莫道終無勝已但知用許何如學步用痴

興平語卷上終

張子遠先生癸下語卷下

里人黃士孝忠可甫校

水采石剛石爛水不曾爛善真惡假惡消善不能消

種木因人木直原非人力征途賴馬途長方見馬

功

日困賓筵魚肉不如蔬菜老多妓妾歌歡轉慕清

閒

饑得壺漿漂母千金一飯富多暴殄王公一食萬

錢

錢

數語柱頭烏皮几讀黃髮長林谷口白茅堂築清

濁

簫和笛清要識逾橫順直水多山少信然陰陰陽

剛

不是真前面分明說假原非有後來何處尋無

覺後求真夢裏果何世界醉餘得趣杯中或有乾

坤

一忍住心百辱場中自在三緘其口羣爭裏面安

閒

懶殺病軀夜自月來風自去癖成老態地常雪掃

戶常關

順境難居流到玉人金屋貧緣易結安成木食草

衣

吐火吞針竊得乾坤幻法燒琴煮鶴傲成草木痴

風

名肯無爭隨意漁樵也樂心如有礙側身天地難

容

髮下語

下

二

江裏喚龜莫恠山中騎鶴海中有市因知火裏栽

蓮

過飽成傷反求平胃消食窮歡作病却來補腎滋

陰

築臺欲高登者越高越險操舟求速闊灘愈速愈

遲

一陰一陽畢竟誰爲父母萬生萬死豈真他是兒

孫

今早看天昨夜陰晴難定前人種福後生享用宜

知

鸚鵡能言架上何曾得睡虎狼因暴山中多或無

隣

要少貪嗔斷煩惱根處處過多飲食爲大小便忙

忙

謾說歡多不久要防悲到莫嫌味苦須臾卽有甘

來

最怕有根石大壓草不死果然有命病危不藥還

生

夢下語

下

三

猫犬有名由養中受命鼓鐘無罪自聲聞裡招

災

晝眠有夢光明不是夜天人死還家魂魄不留火

宅

白日忙人懶殺醉生夢死青山憐世開成福地洞

夫

小兒好驕都起大人姑息後生成器皆資前輩陶

鎔

耳目無言口爲他傳禍福江河有說水代地起風

波

合自離生一元皆用此數恨由妬起半毫慎勿容

心

俯仰無欺到處鬼神神鬼高低且混任嘖牛馬馬

牛

苦辯強爭贏得也輸氣力窮歡極慾損多何益精

神

戲綵堂中一菜可當五鼎承歡膝下片時不換千

金

戲下詩 六下

四

花賣春光買得滿林風雨竹肥高節瘦成萬箇琅

玕

喜有雙親白頭好學爲兒態恐難百歲綵衣常戲

與人看

人貴藏名曾見蘭生幽谷事無全美嘗聞雲掩中

秋

園林翦綵縱然有色無香麴蘖爲歡到底非狂卽

病

裸體空拳去日來時一樣虛名浮譽給人誑已一

般

爲留文字古人種下名根生出治容後世流成禍

水

不但憂繞枕邊言透骨髓要防宴會酒中話結怨

譬

賣水江湖雖是笑談有味添花錦繡要知機杼存

心

萬事蓋棺博換譬家開口笑九泉問鬼有無客舍

借人居

戲下詩 六下

五

啖柏餐松神仙不食煙火承驪養志椿萱也喜甘

鹽

河淡海鹹污受多偏有味山高月小天漸近反韜

光

基酒忘年橘裏曾開仙世界煙霞隔世壺中問有

化乾坤

凡事了心不必時時了口若言逃靜還須急急逃

名

嬌鳥嬌花容易嬌還青帝刺雲刺月終須刺與幽

人

雪有梅花詩練苦寒偏好句病無酒債山分冷淡

供閒居

鶴爲子梅爲妻林逋處士仙有桃官有粟方朔先

生

退卽藏身世上緣熟路輕車莫進懶非大病心頭

火抽薪止沸當忙

有牧豎騎牛說前面滿林風雨爲仙人跨鶴却高

山半住煙霞

夢下語

水暖風輕倚杖方知魚樂草深雨足聞歌始見牛

肥

補破遮寒輕暖不如重暖用機處世有心未若無

心

燭淚流乾哭死爲明喪我火牛戰勝成功苦肉燒

他

世事梳頭零落可憐短髮人心掃地灑除勿令生

塵

薄水上履過來方知敬畏急流中挽得住始見撐

持

道非但靜中動處何嘗不是藥莫待病後安時要

在先防

好喜我惡怒我我是一不是二來受命去復命

無故亦無新

爲性命忍片時此句是人用得惜年光無幾許此

言非子難談

衣潔不難要除塵只消十斗水心虛不易非着力

如隔萬重山

夢下語

十二萬年尋着天地根前人費力六十四卦泄盡

乾坤秘上帝先知

嘆細細板橋風從此路來從此去笑年年村店酒

爲誰人醉爲誰醒

心經二百六十八字只是語空火宅三萬六千餘

場無非說苦

病後儘多閒弄草木蟲魚過活幾餘不覺懶倩煙

雲風月關門

去還來鶴在池邊聽水行且坐鳥飛竹上窺人

易成讐弊病皆由嫌隙難解結工夫全在從容

栽楊易生却爲春風得力浮萍蚤死皆因流水無根

一粒沙一化工難與沙說一莖草一太極多或草知

紫氣華山渴睡先生何日醒白頭函谷騎牛老子有夢痴

萬樹桃花竹萬竿光景月來風到一片浮雲鶴一隻翱翔天上人間

春水又生岫是主人江是客青山不變生爲隣舍死爲家

野菜不肥肥是後天滋味至人無夢夢皆慾界精神

讓爲良藥爭場死病能醫拙果妙緣巧者苦心難說

愛慾破腎何曾略怕水枯釀甘禍脾反說不如食補

世味隨濃淡隨他來臨時檢察愁根拔嗔恨拔得

去到處寬閒

僻徑桑蔭栽成幽世界清泉笋蕨煮出野家風處世行藏防切齒禍不饒人浮雲來去學無心痴

纔屬我家常滋味多偏好淡薄處務開口常常妄費精神

少不妨馳騁時要轉頭看看墨惟自污自污則辱將捨我王非人白人白則玷

亦由他爲無嗜寡有則寡字難言因多用奢少則奢心自

息智囊有術休教括食則入囊蜜劍雖甘慎勿嘗甜

休問劍莫忽點溜妻貝錦恐怕他安機當知射影有含沙

豈謂我無過混世只須隨夢鹿不必怨焦存心慎勿察淵魚何

須問水心虛來實益滿則休談事簡省忙因閒方知味

耕耘無俗念要知亦有俗情人屠釣有機心莫道

盡無忘機者

心中榮辱心不着卽無辱無榮世外死生世肯忘
可任生任死

來亦是

福要留餘便是溪山付還風月人當貴志縱然貧
困莫賣琴書

瓦盆麥飯貧妻子家庭若肯安心布被柴門老弟
兄人間可謂至樂

變了語 六下

光陰過客草頭露請自看不是虛言生死空林夢
裏花有人云此真實錄

魚鰕歲月波千頃又何必武陵溪籬落江湖柳數
株便可爲詩酒社

鳥語花香田野福受用清溪春山夏木喜歡緣去
來綠竹

天際真人騎鶴客南海非遙隣家長者放鷹翁東
山尚在

門關竊效藏身法求寡過不但藏身天戒多言卷

舌星少雄談卽是卷舌

黃髮開談俱藥石我愧無聞玄亭洗鼎盡丹砂誰
不知寶

自在果

忍能伐禍真靈藥名安樂湯儉可成家卽妙因稱
飲食當嘗苦口味病塊難生肝腸莫種損人根禍
枝不發

世情宜百鍊事到不忙老景用三休壽延可必
溪山無事客與客分閑魚鳥不爭隣此隣堪卜

變了語 六下

閒檢忙中錯錯定不多安思病後愁愁自然少
積漸要知繩解木積羽沉舟忽微曾見蟻穿堤忽
人招怨

看來寧作不鳴鴈還命於天畢竟無爲躍冶金炫
奇非福

松栢宜霜雪何知柳絮春風林泉愛薜蘿不問桃
花流水

菜根林下味便非林下也堪嘗濁酒世中緣惟覺
世中偏有味

筆硯元無字易在畫前文章慎立言經傳聖後
百年一夜夢猶是淺言五福四時花還非確論
不俗山頭樹無世情常來水面風有意思

疊山還秀色不消負嶠方壺盆草亦春風可想芝

田蘭畹

菊花開野趣霜落偏妍羅幃製山衣雲鋪更暖

白茅堂碧水閉門卽是幽居綠雪檻黃花着墨便

成圖書

山分鳥客去來不問主人春付花神開落非關夜

覺下詩

下

主

雨

短莫妬長人各有分量禍緣見福天別有安排

雪無久白梅花詩裏凍成水草有長青修竹林邊

生上壁

物非磨削難成器要受夢虧人若矜驕易敗名禁

不得好

卷石覆車無忽細平地生災東兼礮水要防微源

頭作梗

凡美獨歸來果怒怨府開門是名能讓見公心忌

神變福

愚公借智精誠貫石可移山漁父忘機風雨開船
不怕浪

鄭圃猶傳三代夢四十載藏名漆園徒想九華仙

無百年住世

閉住喚門怨恨戈矛難入放開善路家庭瑞慶常

生

兒童春草春風着意栽培衰老秋花秋雨有心摧

折

覺下詩

下

主

語到歸根因白髮口嘴偷閑事當隨世付青山形

骸說夢

茶鐺貧歲月家能七椀非貧枕簟老光陰口會三

餐未老

曉窻分樹入松來幾根竹來幾根幽谷放雲回石

鋪一片水鋪一片

僻居無俗慮鳥是芳隣遠望有高峰雲稱逸客

古石無言趣世間三皇蒼松有韻琴風懷五柳

癡樹不根都是幻中生長愛淵自整但凡染處沉

淪

滋味厠上空勞筋上馨香恩愛藥邊不必枕邊嘆

息

半世貪嗔白髮笑人人不識一場離別黃泉催客

客難留

由來身後俱塵土此言可問荒坵何必生前論有

無若說須煩夜夢

病魔作孽是由我是由人杵臼問春果誰消果誰

受

變下詩 木下

古

唾空寓毀能如此毀謗由他割水忘情沒奈何恩

譬捨我

樂與苦對樂少苦多春爲秋忙春來秋去

病得良醫病好時命又病了貧成暴富貧脫去壽

奈貧何

口種不根冤多見將無作有舌栽無影謗終難使

短爲長

少欺侮人原是一箇宗祖至微細物並無兩箇鐘

鍾

望莫安根望不來翻轉前恩作怨譬無樹幟譬極

處結成大恨滔天

讓好與人自認醜夢也好恃強任彼此服弱夢還

強

造化壽肯賒借夢贈從來夭者幽冥生有賣買夢

活既往亡人

上藥三品從來不用多般大藏四經靜處還須一

讀

凡有生盡天地贅流人須早覺不認我卽遠廬天

變下詩 木下

五

地公亦前聞

履過薄冰有真正英雄受用踏翻苦海便尋常恩

怨消磨

見人說幾年中間死死生多少成多少敗開眼

看太虛裏面今今古古並無減並無增

榮辱問虛空上古原無此二字佛仙聞渾沌玄同

原未有三家

耕無影田住無形屋中間何等寬舒過無生樹陟

無礙山上面果然自在

絲入棘中縱是手多難解雪飄湯內任教心細難尋

雖然事事能終有能不得時候何曾件件足豈無足不到工夫

水到渠成說讀書最親切容衰病苦與對鏡不相干

老景回頭聽安排短長結局少年努力好地步富貴開場

丟開丟開客間城中米價餓了餓了誰家屋上炊煙

看果老騎驢倒字機關易曉聞寒翁失馬彼時禍福難知

秋草野花自適卜蝶爲隣曉風朝露隨緣從鳩學拙

蚯蚓無耳目手足豈是殘骸螺螄有父子君臣元非細物

存心皆善種一分吉卽拔一分凶緘口無憂省一分災反得一分福

心退潛凡是凡非他何曾說口輕薄是真是假渠不收藏

誣與禍能飛不必要羽翼古與今難識惟有烏雌雄

射人無箭殺人無刀只消一句話生我有命註我有數徒苦半生心

且謾說人先把自家說說不消談命好將天理談

心果神明感應不差毫髮口真直慙些須不肯週旋

砍不斷愛根好何根下頭着力洗不清心垢急從源上面加工

凡債有拖惟死債再拖不得是譬易報獨老譬欲報無因

竹不生塵日日風來掃去草常作榻年年春暖鋪開

貧箇莽生根是多用了懶糞病牽纏作債不會還得羞錢

鬪辯場中縮舌認作痴頑酒杯陣裡偃旗由他攻戰

財如油膩沾着便自污人色若利刀犯他不但傷手

便有好名聲果得幾多受用慎無嫌困厄自然七八亨通

盡是乾坤內物他付與我我付與他無非造化中

生有變爲無無變爲有
弄造化爲九理繞講天根月窟認形骸若寄死何

知地獄天堂
快意雄談煩惱同時下種忍心切齒怨讐共日開門

耳目在家庭聽見事必多看見事必多夢魂入山谷睡着時也安醒着時也安

卧起石邊行三島分明見海夢回峰下立九巖髣髴浮江

火城閉不能開裏面燒死魂魄禍門開不能開外頭塞滿戈矛

早未退心福也進禍也進遲了回舵風也來浪也來

凍不死雪裏梅花因不愛暖晝不出月中桂樹爲却栽無

世外地寬由得我一瓢一笠火中宅苦燒得人千死千生

夜行還不休聽城頭幾多下鼓病根早不斫致譬坑亂雜生苗

清談雅論麝蘭芬從容對客狠辯強爭烽火急行
細防兵

魚肉人人魚肉天道公平風波水水風波世情反覆

極樂場中閉目與苦人共夢無生路上灰心與死者同途

福從田作善有田種出靈根禍從口招凶爲口打開死戶

生連死死連生是造物鑪錘天則暑接寒寒接暑係陰陽消息章程

泥牛鞭打不動來問牧童石女嫁不肯行去尋媒
妁

喉中氣交與鬼伯可還許我生生身中寶付與佳
人恐怕爲他死死

天地不勝勞日夜化生與人用光陰何等速古今
忙迫果誰閒

尋着杳冥根虛空纔把捉得住通開鬼神竅陰陽
方體貼得來

却笑紅顏終日歡娛念不至黃土可憐白骨幾多
費下講 入下 子

暴露到不得青山

物物有箇時時到來絕不費力人人有箇命命載
定枉却勞心

本強能讓弱讓弱者成名羣爭獨不言不言者有
德

鐵性一味不回未免自家傷折河流千里必曲可
知根本深長

善人遇虎豹豺狼由他生死貧漢得瓊瑤金寶終
夜商量

天理路上行走遭逢俱是福星機謀場內安身撞
遇盡皆讐敵

請問公未生前誰造爾命難由我既死後誰是吾
家

貧要識不久貧試向江邊看浪暖無有只管暖盍
從雪裏觀冰

刀劍有鞘爲收斂他鋒鏖脂粉何心却粧點人顏
色

人不喜我又怒容易離心內能順外稱賢何須勸
賢下講 入下 子

孝

大眼鷄睛未免要啄一口咬一口天恩地德何曾
見說一聲講一聲

身事難得週全手與後人修補塵世極多恩怨快
尋深處潛藏

戲上場看到五更場便下樂作夢覺來昨夜夢還
愁

貧却少思量只有願一飽一暖愁偏多妄想何嘗
到一壺一丘

山無嘯聚歲無旱潦濁酒魚鰕可樂屋補藤羅籬
補桑柘短筑水竹堪遊

讀書有神下得十分工夫卽有十分感應洗心無
垢去得一分駁雜便得一分精純

兢兢業業到于今臨白頭將做成一夢汲汲皇皇
非似昔返青山又何必多談

上樹不高人跌下地不死入林未遠花流水皆
香

事多心多煩惱人不自在物少慮少釋放我得安
樂下語 下 圭

閒

開眼件件人愛只他不肯愛人閉目事事皆空卽
此可以空物

酒真人畫見純陽醉鶴舞寒處士雪看孟老跨驢
歸

茶竈繩牀石枕卧作幽人霓裳檀板金樽醉成仙
客

凡事從根本上着力到底堅牢爲人不孝友上着
心終還欠缺

穿衣喫飯四字內看莫尋常泣杖埋兒兩說中意
甚微細

一根竿一尾魚此公名便千載數箇字數莖鬚此
老詩傳百世

野水斜陽晚眺詩成當闌筆撫今思昔感懷吟到
便灰心

友不擇濫交此日漆膠他時冰炭家失和成隙外
傷手足內變心腸

土向水中淹任至堅必須融透酒當愁裡飲縱無
量也要醺醺 樂下語 下 圭

做到骨出皮穿他自放手行到水窮山盡人自回
頭

年年塞鴈來賓春到帶夢暖氣去夜夜詩人載酒
吟成付與月光回

騎石馬彎鐵弓深山射獵駕火船張紙網大海求
魚

飽也一餐餓也一餐食神昨夜說朝也一醉暮也
一醉酒夢幾時醒

上木病人不醫還勞渾沌江湖門夜不閉便託波濤

金人不衣不食問不開言紙驢不啣不鳴騎不上背

松柏寒根霜雪不曾凍死花枝色債泥沙未免還錢

石山水浸不爛石下有根火牛人戰不贏火中戴甲

美事莫常搬弄觀者厭煩得意宜早退潛妬者側目

心火不燒外人只焦枯本身毛髮盡山不壓土壁也發生脚底莓苔

葛天世遠難尋野老鷄豚茅蓋屋太古風略想見牧童牛背笛吹山

溪曲曲樹陰陰借助詩情酒況鳥嚶嚶蟲唧唧聽成雅調清商

谷口短橋柳陰小艇人行盡裡溪山路旁野草林際輕煙鳥弄化聞絃管

雲細細上山頭神仙出谷竹低低遮水面君子當門

石不語言人也說不得他輕重水因清濁人便知得他淺深

苦雨忒無情滿地落花花哭樹幽禽因有恨至今隔水水催詩

花木自家春人借作耳目近玩笙歌何處夜月添成詩酒清歡

月上樓來不見嫦娥脚步水流江去似聞河伯聲

音 纒轢不住風要緊風還須神手牛說不得話若說話再借天工

兔存三窟定知可以容身魚有一江何事不能安命

鹿居豐草長林獵者却有心來射龜自縮頭不食灼人乃用火相燒

外無外侮內無內憂自謂生逢樂世身有身災口有口過誰知脚踏愁門

子 94—278

利纔得手合將害去問心思適上身便恐怨來切齒

推人卽要人下井鬼却哀憐扶人便欲人上天神

有斟酌

水不肯認作水只說凝霜木不信燒作灰好煩問

火

有木有根用栽用培氣力無人無慾在忘在忍工

夫

凡有不可制卽以百死來爭必定不可言急用三

變下語

下

主

緘閉住

禍水滔滔滄古今多少豪傑情田漫漫種死生無

數根苗

眼中有心便有後制心先制眼古人模今人式既

學古還學今

異房異牀異被是衛生末第十程戒酒戒鬪戒貪

見攝世操持手段

謾逞妖嬌耳目心三壞爲爾莫纏妄想精神氣一

敗因他

食前方丈口何曾咀嚼得許多筋下萬錢人未免

咨嗟我暴殄

炭成灰他還有一番變化燈卽火爾不勞半夢吹

噓

花問凌霄人議爾攀緣有些草聞長命我與公遭

遇無由

鸛鵒能言是罪莫怨籠牢狐狸涉怪成妖終歸羅

網

夏秋水漲地不知是沉是浮庭院春香花不識是

變下語

下

主

醒是睡

求靜處安身心不可走向動處本無中受命生不

宜認是有中

金屋王人之語寡慾者休談酸坑火宅之言尊生

者宜識

世不放人到處牽纏罣礙心能無滓自然清淨虛

明

無言有言口齒代心作喉舌是幻非幻夢魂從智

借精神

啞子無是非說不到他口裏聾人偏快樂聽不到他耳中

煩惱多惟有寡言纔事少疾病少皆因節慾不情多

惟有石女知音自不辯真真偽偽說是空花不信公請看死死生生

只三十年紅粉馨香過此嬌娃私自哭無一百年青山阻隔嘗聞老叟對人談

公日夜望歸來白楊地下世憂愁推不去黃髮塵

中

家大事大用費豈能不大情多怨多疾病何曾不多

流螢蟋蟀不多時隨處光一光叫一叫簪簪簪衣

極小事隨緣戴一戴穿一穿

好酒招非好色致病不知好懶何如爭長反短爭

勝却輸不識爭閒是否

嬌皇五色補天定是裁雲剪霧玄晏十年一賦難

辭倒胃翻腸

寸燭未成灰豈無一寸心在片雲難作雨終有一片影存

五岳五方山是用五方天作柱九河九派水便分九派地爲經

木癭爲瓢飲食豈嫌木病火州出塞往來不見火煙

葡萄一斗換涼州張掖土人猶說駿馬千金賭美妾党家故事曾聞

暖風薰殺人值芳草如茵不雨看花走殺馬恐落

紅成陣無詩

打槳采蓮歌唱滿湖天香萬頃鳴琴紫芝曲彈清幽谷竹千竿

葉底流鶯詩客不來呼酒客水邊草幽人不

卧遊人

響恨如山如海人死便休貪淫如醉如痴公何自苦

手足一時少不得弟兄豈可成響藥石千言多更佳朋友何嘗不要

附舍要和有事自來勸解聲名貴讓逢人他肯吹噓

珠王金銀都不言人自稱寶詞賦文章元有價筆代還錢

有者驕無者妬終不柰無何死人喜生人悲總莫如生苦

每騎防蹶快行不若慢行凡鬪遭傷多勝不如少勝

履虎尾何凶轉身便爲害縮龜頭本吉因殼反招

變下語

六下

圭

災

心頭宿火事吹發即生煙舌下懸刀話挨着便會割

秋月揚輝雲何必上天生妬春花正豔雨護勞下

地相欺

線不賴針豈有彌縫事業刀非利刃定無剗割工

程

昨日營成客舍故鄉明日約歸來東園新見花開驟雨西園吹落處

年年天上葬天仙李賀傳來言語日日江邊賣江水斯人何等心腸

牆下種藤蘿養蔓多時補壁簷前蒔楊柳生枝茂處乘陰

週天三百六十五度只二十八宿零分渾沌一十有二萬年雖百千萬世可考

草木死在此生在此春反肯與他明言魂魄去不知來不知神何曾與我直說

事有可止不肯止乃魔使得人猖狂病有可醫不肯醫係鬼使得人顛倒

變下語

六下

圭

石上懸泉飛瀑布山靈定翦爲衣林間滴露綴珍珠幽客可穿爲箔

到處花都是代園林綵錦滿庭草無非替歌舞鋪

裯

世向醉中忘可信神仙有大藥安皆狂裡得好遵贊聖出迷津

送別不是送去世正是迎來笑夢何必笑生好煩哭死

水邊有草有樹有鳥清比輞川圖山中無客無酒
無魚懶作幽居賦

茅蓋屋涼瓦蓋屋熱恐因火性未除布糊窗暗紙
糊窗明繞識薄情却好

堆土爲臺地自不知壓地焚檀薰麝香曾可惜燒
香

遊魂歸魂但自知有死樂土偶木偶絕不識爲生
忙

雲煙礙足鶴恐飛不到天濤浪欺生鰕難渡得過

海

海是魚鰕天地浪是雷霆山爲草木乾坤泉爲雨

露

滄海可填但恐水無可放白石可飯只愁腸不能

容

雲雲月月細商量願得老遲夢去草草花花無計

較難留春謾步歸

滿院梨花月一輪好箇富貴景象傍水菖蒲竹萬

箇幽成雅淡村庄

牆頭一箇鳥鳴荒郊也是別墅竹下數聲犬吠城
居可作山家

網魚不若釣魚清得少更貴動鳥何如靜鳥適鳴
多不佳

林間水際尋詩小橋入句石上草邊獨坐短杖隨
人

籬落野花開好風吹香入茅屋別林新笋出隣翁
連穀贈幽人

樹密陰濃坐坐行行看看水清石白晴晴雨雨風
風

風

租稅納完無吏上門大也靜桑麻種蚤有詩分韻

鳥來廣

少飲壯神多飲昏神飲者貴斟酌少言養德多言

亂德言者要隄防

黃鸝罵蝶蝶罵蜂萬樹香都被你攪亂碧柳愛花

花愛草滿園趣好倩客留連

流水不是無情爲感落花流迢迢月色分明有意

每逢佳宴月遲遲

無園有園路入春山盡景無客有客鳥啼隔岬皆
賓

月出山頭先照幽人竹下睡花開谷口爲賡詞客
雨中詩

山居茅屋竹爲門客來雨雪籬落梅花藤挂壁詩
妬漁樵

多少名公贏局變爲輸局去來客舍前人付與後
人

細細與公談莫苦認真不甚假明明聞客說未曾
嫌少定還多

詩腸酒腸未必盡是天生出情債業債無非皆自
我招來

譽言則喜直言則嗔不曾損却說者重則怒聲輕
則怒色何須恨作聾人

前日得今日失憂喜平分今年夏去年冬炎涼一
樣

砍去心頭痴樹莫使他生根推倒門前幻山免被
他礙路

荆棘扯人衣未扯兒孫先扯我斧斤傷物性旣傷
水土又傷山

父母一言神鬼聽爲斷案經書片語聖賢鑄作箴
規

罵生成死罵肉成瘡天地不曾聽見罵驕色必淫
驕才必傲兒童也說惱他驕

受不得喜歡滿了四面流出收不住傲慢敗時到
處攻來

生子聰明先要教他韜略爲人妄誕亟須借友裁
成

鐵硯磨穿請問果用幾多墨土牛叫苦爲因難過
萬重山

凡物無躲閃處多不能容是人有困乏時全在善
處

事事物物何多感造化無私與我大小小皆備
若用使不盡還天

天道時時檢點人善則加意生世年年煩苦我巧
更勞心

人人有眼但是欺心處難可瞞他處處張弓遇着
得罪時便來射我

處世非難只要講隨寓隨緣四字尊生也易惟有
用保身保命兩端

火難燒損雲霞何曾見熱水不浸死魚驚反借爲
家

桃花不是笑春風爲笑遊人酒少蝶拍分明催妙
曲還催詞客詩忙

人作春遊詩句與花香鳥語何干興供晚眺溪山
樂下語 木下

願竹榻柴扉自愛

澗溜雜溪聲卽是山中絃管松陰鋪竹影可當野
外樓臺

要水方要水園工夫全在盆上觀人惡觀人善假
真不是口中

心君不語不言號令雷霆響應口戶有開有閉機
關星火施行

來時不是去時人只恐造化不認笑處全非哭處
口相見父母難言

薰風吹火煽洪爐鑄物一日一樣雅客平生耽筆
硯抽詩一字一心

和得家庭隣里門前纔免讐人信得宗族親朋背
後方無怨口

敬人則感拂人則怒寧學敬人殺我爲色苦我爲
貧要防殺我

心上愁根枝葉纔除魔又雨腹中燥火焚燒不住
障還風

夷葵燕麥草木田鳥獸成名虹縣雷州地理借天
樂下語 木下

文爲誌

中山造千日酒此方如何不傳爛柯看七日碁此
語定然有見

登州縣有蓬萊定是神仙作令玄岳峰名天柱便
知地軸爲隣

聞說山有五臺臺臺住佛又道海分三島島島遊
仙

得病不死神丹一粒捕魚纔問桃源有飽不餓大
藥一丸弄鶴方尋珠樹

木大數千圍隴蜀之材可信人長八九寸諍人之
說難言

魯檜鄒桐靈物乾坤有意秦松漢栢此生望見何
年

一曲清歌一束綾可曾聽見垂哭一笑傾城再傾
國恐愁還是狐妖

營膽卧薪讀書縱勤還用此法沉舟破釜下帷莫
退只要前攻

伯樂不來鹽車嘶殺千里馬楊公既遇凌雲賦上
髮下語
下
未

九重天

嬰下桐焦聲喜蔡邕一聽谷中暖至律蒙鄒衍三
吹

流水高山千載知音兩君子光風霽月斯時任道
四先生

龜不回頭幾沒毛先生大德崔非啣玉誰傳楊夫
子陰功

豐城獄下兩龍潛斗間氣紫河洛水邊一馬出圖
內書丹

松元不白誰裁密縣靈根桂本自丹仙飯瞻宮金
粟

閉門不開心身在門內心在門外論文不論理難
得文髓僅得文皮

海浪打海風吹繞識海中做山苦世緣纏世網縛
方知世上作人難

石榴滿腹珠璣自知非實螃蟹遍身介冑誰道爲
兵

山中石名鼓鼓下必是洞天窟裡溫爲泉泉內定
髮下語
下
无

作硫氣

嚴陵先生瀨尚有漢時魚石山陰道士經留得晉
世書無

黃山白岳分開天帝煉丹名練水黥江添入詞人
作詩興

聽經虎點頭誦經禪師何代分齋齋出食供齋老
衲何人

溪水無泥惟有石洗得澄清雪林看月懶吟詩冷
成自在

梅花清不語分人惟有香來竹葉澹還幽覓句忽
然客至

燕不畏人雀畏人燕爲安得身好硯不喜墨筆喜
墨硯因立得命牢

織錦任放新樣奇無過是絲是顏色敗壁不嫌茅
屋破偏宜看月看星光

除草加肥農夫惟願禾茂絨口縮舌吉人不貴言
多

哭笑悲歡彼過一日此亦過一日富貴貧賤彼是
窮下語 下 卑

一人此亦是一人

靜聽溪聲日夜冷清殺枕流人坐看雲影去來閑
懶死長眠客

竹箔珠簾只隔得外頭眼目錦衾繡褥最難爲裏
面精神

人在塵中日照隙中看繞見蘭栽閣外花開牆外
聽還香

製錦窻前最不可無花無竹草玄亭外要常來輕
雨輕煙

夜讀焚香月照窻知有鬼神來聽久坐無人花滿
地便煩星斗相親

病裡看身身盡假百念俱灰苦中聽曲曲成悲三
杯一夢

人往往離心非將親愛爲粘如何得合怨明明出
口必須寬和作解再用夢恩

磨鏡無非爲光鏡不宜怨銼鐵只求成器鐵要知
恩

言語多處處得罪急要寡言性情拘往往招非忙
變下語 下 望

須改性

善念生惡念死瑞星晝見經天吉口塞凶口張有
客戈操入室

要戒色最好色無奈色何肯認痴不是痴果然痴
好

不熱不燒窻螢或是光不是火有饑有貧困榆當
名莢莫名錢

世却捨人到底非因人捨世天能造命何曾不付
命運天

喚不醒墓中人蓋厚了黃土走不通天下路隔斷了青山

藥爐邊最好息心是物都不屬我業海內真難轉舵浮生全不由人

有一毫知覺恐非枯木朽株用半夢機謀便落鬼門死戶

許人爲善莫牢牢閉住關津放我偷生莫苦苦添他罪過

此味卽蔬凡飲食得他方爲享用此君是竹遇晨爨下語

昏有興好共優游

未築館讀書先務築心讀靜若耕華種妄何如耕

朴種痴

禁不住花風引春光出牆外招不來月竹迎秋色

入山中

桃李何嘗不言遇鶯囀蜂喧來聽蘭桂分明是客

對黃櫨茶竈偏親

慄刻得名都是不肯放手寃讐切齒看來還要饒人

草問春光冬雪如何不見爾惟熱性寒根所以難栽

東西南北鑄人性是樣子湖海江河釀水濕是方兒

金鐵不生蟲何怕他口嘴惡乾坤容大蟲越見得肚腸寬

水火本無讐只爲水容不得火死生元有約若非死如何得生

饑寒逼人飽暖卽爲債主勞苦累我安樂便是恩爨下語

門

筆底饒一饒手下饒一饒冤結可解一半口裏省

一省身上省一省債根可拔三分

橐籥只是守中越用越有囊橐無非謹出轉積轉

多

耳目口鼻手足愛人又復害人居處飲食衣裳在

世難免求世

言切莫多心不肯替口耽錯歡寧可少樂何曾爲苦分憂

百般繁華請問幾般悅人幾般悅已十分淡薄好
將五分養德五分養身

飯有胡麻神仙地食煙火江翻雪浪魚龍不怕風
波

月缺日圓陽有餘陰不足蘭香艾臭天有意物無
心

送盡古今人踏不死北邙路上草浮成日月窟浸
不損東海浪中山

要美聲名後輩終須讓前輩莫貪滋味後天元不
變下語 入下 聖

補先天

谷神不死皆因養既不養反去勞神好色傷生却
怨人休恨人急須遠色

戒色方用聾耳瞎眼死心三昧養病法只寡言少
食息怒數般

心上園無一物不有無一景不備意中樹凡好風
自至凡好月自來

菱花不厭白頭爾肯來我也肯照錦瑟偏憐紅粉
聲愛曲聽又愛彈

對人罵人是罵人不是罵我借話說話是說話不
是說人

灘水無巨魚只爲湍流勢急高山有怪物皆因穴
秘林深

箇箇要贏終有一邊輸局人人圖富豈無一處貧
家

寧受艱難莫受恩兩家都無煩惱少用聰明多用
拙此生纔覺寬舒

好進好高誰肯認卑認退尚仙尚佛公煩談幻談
變下語 入下 聖

真

唾罵客休嗔好自察是非果否語言人不信請自
觀踐履何如

種柳一株春到見心中生意留雲半榻風來添窟
裡清幽

愛鵲惡鴉吉凶因聽了鳥說淡河鹹海淺深再請
與水談

天下頭盡是煙雲高不可見地上面無非水土遠
却難週

雷是有聲電電是無聲雷同心作雨草愛出林花
花愛入林草一味嬌春

蟲多冬蟄神靈使保命潛身土遇春融草木盡改
柯易葉

驛路梅花勞苦寄南寄北山房桂樹清高爲友爲
隣

五尺牛衣寒蓋出王京兆數莖菜書讀出范蘇
州

水濁不清煩公與泥說說心迷不悟幸客與覺談
談

談

雪後梅花好月來愛傷清客水邊厚草輕風處卧
殺遊人

爲賣清高鳥向牆頭罵竹自甘冷淡蝶從雪裏親
梅

聽無聲鐘汲無聲井洗過心腸借有形月約有形
雲別安枕簟

江閒魚約客好來堤上尋尋春草發柳催詩到
水邊看看浪

前後盡神仙肯許凡夫噓睡團迴皆竹樹另生草
塌鋪毯

磬響鶴飛來八洞羣真第幾經聲魚出聽九江六
月方深

月出仙來燒有異香非借火雨昏龍過送鳴鐘鼓
不開門

幽人閒補衲塔前剪雲片隣翁樂杖藜脚底踏花
香

風掃地月關門窟中清境江對山湖隔岼竹裡閒
天

凡寫梅花雪夜客來須着月再添竹葉香風鳥過
併爲仙

八尺矮牆邊五老雙峰舊主一坏濯水上雲松露
草新隣

度橋入谷礪中迎客倩菖蒲上嶺扶雲松下託風
憇杖履

谷有幽蘭澗邊還發吉祥草園栽嘉樹籬旁新種
紫荊花

木錦支持泉洗石笋出添煙藤蕪收拾雨分蔬客
來今日

近香穠廚磁盤贖有青精飯過巢雲客嘉蔬常煮
水晶鹽

僧數卷經聽入珠林法海菴萬竿竹居隣寶樹雲
花

佳客肯來靜癖斯人莫恠懶好春早到暖風有興
願相陪

種芋種蔬兩般可備山中飯澆蘭澆桂一生常愛
慶下語 一八

雨前茶

學懶不用課程山林定約娛情幸有雲月坐卧何
妨

雲苦妬月沙苦蒙金盡是爲嫌他光彩竹不喜花
艾不喜桂無非只厭爾馨香

力舉鼎拔山若不用雌終有奇禍才超今邁古必
須守拙始保高名

凡困厄宜安元受命鬼神天地是英華要秘莫偏
誇智慧聰明

一番雨施江河湖海一番恩一年春草木昆蟲
一年命

慎勿好多焦咬後頭無味何須爭勝火防對面燒
身

心體本空空任口誘色嗅受俱容易世緣惟淡淡
便飯蔬飲水享有何難

習俗滔滔比急流相煩祇柱辯論紛紛若馳騖要
謹關防

膠真愛漆無恠他比作交情馬不配牛豈是他識
慶下語 一八

得廉耻

雨露中行臟腑也知不濕芝蘭邊睡夢魂不道曾
香

鳳凰啄是肉麒麟角是肉至德在桑鴈鶉嘴如鈎
狼虎爪如鈎存心爲殺

泉號珍珠泉是水不是寶山名日月山聞地不聞
天

西興潮湧如山果是子胥怒否南海洞常出火信
爲大士燈無

生世本勞人不勞人豈是生世死鄉休問鬼不問

鬼終到死鄉

五性五行分分火莫炎不可得一人一箇愛愛爭

講讓恐難從

勢挽不回挽不肯休挽字終成怨字說難得醒說

加過激說人定作讐人

舌劍無鋒殺物何嘗見血酒場有陣侵隣未見交

兵

來察上流去察下流數語庶幾問水推進前輩引

鑒下語

入下

五

進後輩兩端可以觀人

麥粒有拆穀粒無拆乾坤奇耦生成金火有鎔水

火無鎔造化剛柔露出

席間銘本是爲人不曾爲席壁上誠徒然警壁未

見警心

山上有泉山上也同地上海中有鳥海中亦是林

中

浸不爛沃焦山非關弱水凍不死長命草爲有溫

泉

龜壽千年卜果然無事不驗龜名百足走何嘗行

地如飛

好騁才華是心癢亦是技癢專耽麴蘖助詩魔尤

助色魔

海裏魚江裏魚到底兩般滋味雲中鶴山中鶴由

來一樣風標

水流不動山水守淵山只管守良金敵不過火金

成液火不免成灰

憂喜掩關進不來定然退步風波滿眼行不去必

健下語

入下

五

自回頭

羣居防口獨坐防心守住昔謹身訓誠樂境勿淫

憂境勿戚見生平苦學工夫

怨恨兩家兵齊發恐生不測猜疑同路客單騎寧

可前驅

幙能遮遮不住顛狂柳絮刀會割割不斷煩惱名

根

蒲柳豈是早凋不奈輕浮情性膠漆果然相契爲

生堅固心腸

不但身上衣母恩恩罔極寒不徒雪中絮父愛
受難名

種荳苗稀爲草未除根下穿渠水少係工未用源
頭

燈燭未點不光遇點則光借問光在何處文章不
作未有既作則有纔知有出無中

鐵帚借置風愛積成塵願借他吹吹掃掃金刀煩
礪石病多成塊便煩他切切磨磨

凡約誠箴銘莫把作故紙是欺凌誣謗好看作浮
雲下語

花

黃昏見字是靜天坐出虛明大暑偏涼爲性地本

無觸發

精衛填海口叮不得許多泥蚤負山聽說徒然

發一笑

井底窺天窺見光井對蛙說水中摸月摸得影水

與魚分

友不幸交疎還向疎中求密處親敢言恩少急從

少裏見多來

死後吹毛願得生前無疵人前得罪皆因醉後狂
談

爭短爭長縱得長還有短日欺貧欺弱雖不弱恐
有貧時

親友鄉隣誇嘆只在生前姓名骸骨馨香不如地
下

物物要久長不會看飄風驟雨神神祈福恐難
酬勺水莖香

孔子一箇木鐸喚醒百千萬世愚蒙神農幾箇藥
草下語

方醫活百千萬人性命

天在屋上地在屋下不消紙上尋求鬼在暗中神

在明中試向此中討論

心有神明心可欺神明不可欺夢猶渾沌夢可說

渾沌不可說

日日損身心好代身心求求益人人愁性命盍爲

性命尋尋盤

聖人天地不曾望焉狗報恩子弟兒孫好去向慈

烏問孝

身常浴身如何離離轉多心若明心到底塵埃白
少

水洗得有不能洗得虛空火燒得真不會燒得幻
妄

懸一敬字堂中眼看見心亦看見得一良朋坐上
行效法言亦效法

口中講出筆下寫出俱是精華因屎溺腹中肥得
久夢中說出醉裏發出無非真實爲思無心二
積來深

藥下語 一 下

王四

大暑受暑熱大寒受寒這是靜中變理處貪受
夢苦處富受夢福聽從教裏施行

有幸有不幸莫貪人華貴高門有然有不然且受
我菜根茅屋

草下秋蟲料較不如樹上梁間春鷓看來絕勝籠
中

既不能逃死惟只有候死本不能養生又何敢傷
生

幽居願種一盤蘭我專愛他他專愛我小達更栽

數根竹風來約月月來約風

喜談人不美事說來彼便清涼只道我不堪聞曉
得公休煩燥

既愛草中眠眠久難辭蛇咬爲貪刀上蜜貪甜未
免舌傷

蝮蛇噬手疾解腕解時豈不傷心樂府歌公無渡
河渡處空餘飲痛

填集屠門人都是要肉買駢馳驛路馬無奈爲蹄
忙

藥下語 一 下

王

大匠入山有幾箇願作不才木狂生罵坐無半詞
相及寡言人

種心得心種口得口臨報應再商量乘馬喜馬來
車喜車未到來莫計較

此明人如作清言然日不倦然至亡國而此學生何事言此語
亦終王漸減無存此其下極未聞有若錄者即此期也言出周
城然家余謂之徐紹棟詳到在五月十七日湯記小集

藥下語卷下終

爨下語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張復撰復字子遠休寧人其書黃虞稷千頃堂

書目作四卷此本止分上下二卷每條俱以偶語

聯比成文頗似格言而多雜以委巷之語前有天

啟壬戌陳繼儒序知爲繼儒一流人矣

尚綱生小語二卷

〔明〕姚張斌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綱小語

三卷》提要

自題

人各有言。口可以食。不可
以言。孔氏無言。却
無語。隨明代謂。若
無聲。或考之鳴。水無聲
或激之鳴。語何容繁。際
也。綱生乙丑後。五載深山。
三暑冷暑。靜閱世故。反證

本心。多所感發。日進友生談
學。高藝。問答酬贈。憑臆
發。極。彙成日記。太虛寥
廓。原非弟輩名鳴。語上
語下。竊比技頭。睨睨。非
敢於百姓千姓外。另樹一
宗。於四海四瀆中。私取
一句也。友人謔曰。子之各刺

洗。而有遠情。讀之全躁
人平。羶人清。夢人醒。盡
粹以傳。綱生謝曰。先醒遺言。
原非生前自家安未。乃啓
手啓之後。門人誦次耳。
先醒之所成名。能開弟
弟之統。不能自主數年
之加。人即因書知孔。而奉

孔以厚名。其能題薦名士
於吏。乞天假名士數年字。
恐人徒已知。而受知者不
及自知矣。抱網泯沒何害。

爲用著。謬承

姜燕師冲襟采菲。謂程
替忘語。時有弋獲。固亦
付梓。衆賜弁言。既陟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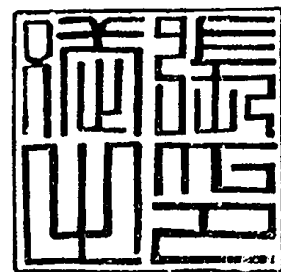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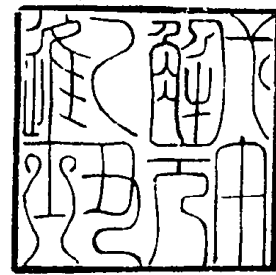
曹。姑節梓其半。仰報

師命。而題曰小語。切股振
羽。唧々幻音。不敢辱大章
題品。友人曰。衆語競大子

乃取小。豈不欲受天下破
字。網罟乃自破曰。是語也。
吾已輕就。昨席嘯柳吼中。
自剖爲蛩音矣。世間盡聲

如震。吠聲如松。總不飛到
九萬里。以微聲之載。看
觀者慈眼。徑將真身直
抵青雲。娛神釣天。廣衆俯
觀。塵界喙之爭鳴。喜如百
鳥。呢喃啁啾。不思置有無
也。校頭好者。不啼閨夢。誰
肯出門。往聽黃鸝。望青誠

小。今昂之曰鳥音。猶待公
治長來。別議矣。子更重昂
之。不遇曰。犧畔耳。安得後
有東方介葛盧來。憶網
序上
人莫破。會有錦人能破笑
時
崇禎癸酉季夏
尚綱時人姚張斌題



尚絅生小語目錄一卷

養志論

啓手足論

顏好問論

夫子好學論

子路問

當國自貳

陳蔡之厄

聖神不已

安而能慮

齊其大孝

致知格物

擇善弗措

率性修道

學鍊貧富

至誠知能

瞽瞍底豫

平地高深

湯尹一德

致中執中

保身修身

論孟狂簡

聖神盛德

志學章

中庸裁者

後生可畏

聖賢終日乾乾

今學為人

裁狂惡愿

顧視思義

修道德修愿

立本定根	人已闕通
匹夫自反	盡道大孝
聞人受誅	覺興師也
至盛合德	不二立命
孔惡愿人	熱中君民
險阻滿世	君子有惡
顏學湯武	引不發章
憾人自殺	慎獨頤母
好學就正	聖脈先清
同民自慊	極道相因
貧窮難耐	不得熱中
萬鍾宮室	能行五者
中行狂狷	推勝天地
行廢由已	補憾天地
天人一畏	家國不苟
善人不殺	君子自得

休己容賢	自嘆未見
見惡有別	仕學待時
弦歌牛刀	天人互達
入子天子	戲人如蟻
言語土木	天差天教
禮義無殺	家不強齊
齊以不齊	人心如物
蟻觀一世	塞淡有真
子自知年	老成處譽
誠偽俱徵	明禮治國
兄善不若	由喜聞過
衆悅孔惡	天地配合
野人言行	二季二人
至誠無倚	求其放心
十五志學	大明道統
層數在躬	哀哉二字

高綱生小語目錄二卷

明強贊化	邦畿民止
菽粟水火	是克入克
世名盡正	率性矯強
篤恭平世	孔顏憤怒
世有不能	大臣他扶
省身為人	寄托任仁
不怨不尤	儒禪名利
博施能濟	尊賢親賢
信斯未能	吾與點也
終身弗措	知止弗已
性根体喻	裁滄敏政
人能大官	中人上下
聖及其至	我知鮮知
富貴難行	明行各認
富貴兄弟	質諸鬼神

聖人天道	掘井鑿地
不好犯上	慈惠之使
遺古用古	城長情短
好惡未存	愠見切德
仁賢親民	中人愛介
同欲良方	及泉有為
入學天地	力終成久
目前善誘	顏足以發
仁通身世	講不先修
溫不如熱	有道用危
中才善養	大人赤子
有恒可教	威儀變色
迅烈必爽	離下現上
固執利貞	觀海惡盈
天淵統會	朝聞日新
覆載全体	士名甚貴

孔不與子	認徒不胃
手握乾坤	石不投世
性率飛躍	空世有見
耳目貫通	聖修進步
躬有其文	天人交易
顏學庶幾	聖調國是
渙民修身	人世歸天
天下至公	知能神化
離俗近道	熱中非中
五道一和	費大益合
懷挾自授	身無司官
往學來教	人物可移
澤民蔭後	利親子母
強貴善用	一生衆生
利民及親	明親合脈
自世善道	道通上下

善性繼天	項非蓋世
天教人承	動忍一生
贊化平常	推與時行
形惟肖	父母天心
乾不言利	妖祥由人
事業冒認	多識默識
純襟皆文	過知日月
顏愚足發	能改知生
天心全体	智仁山水
九經武經	恥笑斗筭
見卷忘謝	徒改不能
子夏受學	教分寬謹
年加老至	富臣食民
賢以陋全	富貴有真
分途宜慎	人為天能
告獻先王	開府交易

士品中行	人物變化
讀書要切	功浮於食
贈地師	又贈地師
谷地師	又谷
人物相食	頤行頤言
哭死而哀	幸得另會
逢旅善托	求雨得雲
門路私入	慮周萬古
天自行討	瑞人瑞物
考法自嚴	生死作喻
士非仁義	絕交非功
發身徵仁	大人不奪
舜儔後世	由求合裁
言詩屢進	聖人學天
鄒夫空叩	德業鼓物
痛絕一世	天使一本

率性生情	善引寡勝
擇執惟精	風教有自
夷尹任商	堯舜取舍
擇識知味	性情終始
餘欠自知	四科險阻
五達險阻	憤排束教
雨召款往	志學先立
色取色生	生祠上官
韓魏自視	三公不易
中庸問學	耻惡與議
知次合格	懍分彼此
明德日月	天監難逃
天養雞報	天尊現世
天任人為	天報佞佛
人能壽夭	天文未喪
德入天上	省身君子

四方合一	疑言信為
致知新來	暗地藏光
廣由問士	一念真如
地理孤行	富貴車行
鄉人充類	耳順存疑
孔愿規矩	人失天本
天人遺債	一即是多
民人受命	國有自亡
非止勿止	文武成人
憲不問憲	真行真文
仁智要辨	文武太平
健不讓天	熱場冷看
卓立無倚	由己未己
查盤官職	裁行就中
節宣位育	五行四不行
祭神如在	季孟忠孝

寔復生苗	聖忍無殺
朋友環通	有為大力
國試真強	陰抑季康
聖學御昨	聖憂迫切
知言緊切	有道是興
罪過自評	學先受痛
學善受磨	死已活人
察人為度	人自求可
學問求放	芥客遠行
性命無救	書恭疑信
劣厄為人	克心極盡
天罪難禱	天債難通
享福非造	世家捷報
致曲能誠	天主上人
人字勝物	一面往還
贈契玄上人	贈循元上人

贈樂佳上人	同此有六
克乾並大	不掩不聞
誠明終始	恒言有味
感阻異風	戲謂道人
贈書賈季宇	純樸渾成
外寧內憂	重修馬家橋題名記
知音絕世	天下歸仁
非禮四勿	政享民信
力行達道	聖望會情
學期及至	日夕自強
帝天降陟	巧力合時
聖天比隣	問察執中
名犯天妬	辨悅樂愠
造端夫婦	為仁務本
臣補君過	聖賢切慙

尚綱生小語

養志論

曾子養志。養不失其身之志也。養志者。先觀父志。在使父志在酒肉。即酒肉亦足養矣。設父志在不失身。非不失身未足養也。後世為子者。不認無酒肉之親。而并寄有酒肉之乾父。邀乾父之酒肉。以養親。父親父亦利乾父之酒肉。且以子認乾父為孝。不以子之不認親父為不孝也。曾皙嘍嘍其志。方且厭薄千乘。豈肯失身三家。曾子觀志見志。終身不作季氏。陽臣不認乾父。而認親父。不奉父以三桓之鼎鐘。而惟自奉以耘衣之酒肉。故有志之父。享之甚惟。不惟自家飲之食之。且樂與冠童共飲食其餘也。設失身而得酒肉。所得不償所失。嘍嘍之志。直吐之不咽矣。况肯與童冠共啖。而煩曾之請所與乎。說者以請所與為與僮僕。曾既有僮僕吃曾飯米。又吃曾之酒肉。何不代曾子耘衣。而勞曾。曾自耘乎。故酒肉之

餘請與之冠。即家常每飯無非風浴同春。光景此養志之最善也。分守身養志之餘。以與人而教人守身養志者。亦在其中矣。

教手足論

曾召門弟子。此易簣時語也。李簣未易。手足展轉不安。李簣已易。心安身安。手足始貼席矣。故召門弟子曰。汝啟視吾手足安否。吾平日戰兢臨履。懼失手足。於推門。今不失手足。是於李簣始免失吾身。以傷父志。

耳。一生守身。今乃結果。吾今免差。尔等承後矣。蓋守身事親。乃綱常大樞。子呼小子。大家承當。此曾之養志真死而後已也。若如說者。一生戰兢。只為護此一手。是則每日三省。何不曰。吾手傷乎。吾足傷乎。豈門人皆傷手足。曾獨不傷。乃示以己之全軀作訣。別遺囑耶。必以手足無傷為孝。則自養濟院外。皆孝子矣。如今席士百千。有幾個傷手足。但不傷便是孝行。則學校之孝子。不勝舉。而學臣之德行。不勝賞。義且

曾子師生一体。即傷風噴嗽。霜露不時。弟子必來問。安。豈有所傷手足。弟子漠然不知。乃待疾之將革。始召弟子來驗傷耶。斯不然。

顏好問論

學問統一虛心也。傳學必審問。好學必好問。凡對人無可商量者。必於學未究着力也。舜好問。即舜好學。顏有為若是。如舜好學。即如舜好問。承夫子終日之言。退而與同儕審問。明辨。當日同儕更無多能勝四

者。四惟問孔。是能問能。多問多。其有一有所問。皆是問。不能問。寡然。回問不能。而不能者。強執已能。回問寡。而寡者。謬負已多。子第危。回曰。如愚。寡不能者。反傲。回作真惡意見。互爭。談鋒激射。起而與回相犯矣。札惟事親事師。無犯事。君便有犯。無隱。君尚可犯。友何不可犯。犯正古諍友也。回方諍犯忠告。不責其善。道服犯切慤。不計其怡。正如虞廷取都不校。吁。取俞不校。嗚呼。座太和也。回心奮坐忘。有何事與友講。

口熱面而至於被犯耶。四惟下問。故來所問者之犯。若端木善辨。則四坐辟易。莫敢矢鋒相觸矣。夫惟可犯。故用來可樂。後世講學之朋。道聽塗說。此問被難。威氣相加。畏其校而諱其犯。言路遂絕。無復朋友講習之兌。而孔顏樂處莫尋矣。

夫子好學論

夫子周流四方。非隨方廣教。乃隨方請教也。上自名卿大夫。中至偉人秀士。下至童謠。孺歌。一言之善。皆奉以為師。故夫子為不學。不是夫子為不教。不如丘之好學。不是不如丘之好教。為人不知老至。不是為人不知老至也。若謂夫子學已厭。為已厭。更無可學。可為。只矢隨地教人。則無所不足。不必勉矣。學然後知有不足。豈教能知有不足也。夫子視不厭之為學。如不厭之精細。自家味之不厭。何暇持不厭之味。編走四方。廣求諸供耶。子蓋偽歷四方。尋已精細味耳。一十二國。非夫子教場。乃夫子學院也。

子路問

人一種也。人生而必死。神死而猶生。子路一問。士再問。君子士亦士。人君子亦君子。人君子也。故不更問士君子。而問成人。蓋人是人。鬼是鬼。人禽。不成人。便成禽。成鬼矣。子路不成人。子路蒙成人。然天下無不死之成人。成人即常生之鬼神。鬼神即不死之成人。有生而反不成。有死而反成。生成人。為死成。鬼神乃謂大成人。未知所以善成其生。安能事生人。未知所以善成其死。安能事死。鬼惟成人能事人。惟成人能事鬼。鬼惟知生死。故能事人。鬼人苟日。儼鬼神之鑒臨。念死期之將近。則明畏人。非幽畏鬼。貴必不敢身生。心死。做不成人。事矣。故進而問事鬼神。問死。正問到底成人也。鬼神人所幻視。死人所謗言。不怕死。故敢問死。此大雄氏所斷然了徹者。問死於死。可矣之。即問強可也。

高國自誠

乾卦四爻曰。或躍在淵。自試也。銓曹有考功司。無考德業。司功業由人試。可容點點。德業由自試。難容瞞昧。子路問強。蓋豪傑之骨力也。然必試於國。有道無道之不變。乃見真豪傑。修德與道。蓋聖賢之涵養也。然必試於國。有道之足與國無道之足容。乃見真聖賢。若望重山林。放迂當國。豪傑化為統指。聖賢化為庸碌。而處士虛報。難逃指。明試矣。故有道無道之國。乃聖賢豪傑試金之石。屋漏之自試。常嚴而明。試不至敗露矣。

陳蔡之厄

陳蔡餓子七日。子路愠。吾道之窮。直見於色。且規子之不仁。不智。不勇。子乃見四。賜嘆曰。吾道非耶。何為至此。蓋明於憂患之故。其故不在陳蔡。而在吾非。不尤人。而自尤子德。又一進矣。設子方在道。便有中大候。迎子甫下車。便送下程。湯飯。子來必不信。吾道之是。到處崇奉也。即使糧絕。五六月。尚有仇由致饑。伯

玉餓。粟子亦未必疑吾道之非。一窮無路也。餓至七日。乃有吾道非耶四字。汝學虛名。欺世也。主一餐不授。便認吾全是人。全非不徹色。發教必含。慍滿腹矣。能耐至七日。子陳蔡餓子七日。乃致子知非。則陳蔡大夫是子攻玉之砥石也。子路七日。慍見乃勸子知非。則子路之慍。是子切慍之益友也。子教子路朋友。切慍子路。便將不仁。不智。不勇。還切夫子他日轉憶曰。陳蔡之厄。立其幸乎。餓何足幸。於餓中知非。正有過必知之幸也。知非則窮餓。七日為幸。不知非則飽食終日。為大不幸。蓋之用。凶事。若天以七日之厄。益子十用之龜。而子欣。拜賜也。伯玉家常知非。子乃旁途知非。蓋不徙不改之憂。適飲。賴沛必於是。九厄皆是幸。凡損皆是益。子於易理深矣。子與伯玉。以兩個知非。共成一個相知也。

聖神不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纔說个已字。便與不已不相肖。

矣。舜一生增益不能增之無已。不到崩於蒼梧之野。舜心一日不已也。未嘗心計曰。天下後世不必如別人。但如我已矣。君子乃曰。如舜而已乎。顏荊曰。有為若是。不曰若是便已也。若降大任時之舜。仍如猷。如時之舜。畧無不能之增。益舜。對不曰如此已也。言如舜而已。不若言如舜而已。言死而已。後已。不若言死而已。故生而已者。夫子。死而已者。夫子。吾弗能已。類欲罷不能。死而已者。鬼神之為德。千古不可殄也。生而盛德為聖神。死而盛德為鬼神。凡作屬作。崇。福。祭。度。迷。婦。女。此。惡。鬼。神。邪。鬼。神。為。村。不。為。德。者。也。凡。護。國。保。民。濟。人。利。物。禦。災。捍。患。此。正。鬼。神。靈。鬼。神。為。德。不。為。村。者。也。不。為。德。之。鬼。神。但。能。令。一。方。之。惡。不。肖。被。其。煽。惑。為。德。之。鬼。神。乃。忠。孝。節。義。神。通。發。教。載。在。祀。典。方。能。使。天。下。賢。智。共。相。敬。信。即。有。子。不。所。父。使。臣。不。所。君。使。弟。不。所。兄。使。用。友。不。所。友。使。而。不。孝。弟。不。忠。信。人。新。舊。禮。制。為。鬼。神。如。鶩。則。不。但。

使賢智并使隱怪無忌憚者矣。天上之神。驕使天下之人。惕天大帝。遂朝進德。遂朝加封。德之日盛。寧有已哉。此死而已。肖天不已者也。鬼神生前之假形。骸下瘞於地。固土所可殄也。沒後之真精。誠上格於天。則土所不可殄矣。夫微之顯。靈聖不顯。中有玉顯焉。孔聖骨骸殄於孔墓。其不可殄者。未喪之文。未墜於地。於昭于天耳。故直配於穆之不已。而為天之肖子。

安而能慮

書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必先安汝自家一止。乃以契康。錫民衆止。不惟行康之事。而參識康之義。不慮何獲也。夫子十五志親民之大學。以老幼朋友為親。更以安信懷為慮。札記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九年忠慮通達。謂之大成學。至能慮方是大成。方可仕而此氏矣。醫師惟其疾之喜。故性已然。父母惟其疾之慮。於未然。赤子不知自慮。保赤子者。慮之必親生。

之子方代之慮。患若猶子。便不遠慮矣。慮小民如赤子。乃親民之至情也。使學只自定自靜自安。而於民之不定不靜不安。漠不聞慮。則一坐破蒲團。僧耳。何以明。德於天下。故學至能慮始大。天下不飢渴。而中有一飢渴者。不忍無思。天下皆被澤。而中有一不被者。不忍無思。飢渴溝中之民。朝不慮夕。而大人推心設慮。不啻慈親之慮子也。天下中有一天民。深慮而天下始得遊於何思何慮。所謂能得也。大人而亦何思何慮。則小民吉。凶誰與同患。民失其康。而汝止。亦難獨安矣。禹稷思至八年。而後中國可得而食。即得後還思日孜。得還生慮未病。慮病未傷。慮傷得無所得。止無所止。千古大學之祖。

舜其大孝

君子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舜視天下歸猶草芥。視天下棄猶敝屣。則尊富享保。特以草芥敝屣奉親耳。如何便謂之大孝。蓋舜奉底線之贅。賸化定天下因

舉化定之天下。還奉贅賸。萃萬國之懽心。以大暢贅賸之豫。則天下易棄。而化定之天下。不忍棄。天下不必歸。而化定之天下。所樂歸。草芥化為莖茅。敝屣實為珠玉矣。故曰此之謂大孝。言必如此化定。乃夫子所謂大孝。非顯尊富享保。謂大孝也。夫子贊大孝。兼勢分言也。孟子表大孝。超勢分言也。然夫子推及宜民。宜人有不化定。而能成宜乎。大孝非捐天下也。特天下之存。不足存吾存耳。有天下而不與。所謂不與存也。非無天下而不與也。

致知格物

有物必有則。此物之成格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發也。物至知。然後好惡形焉。物只一善惡。知只一好惡。心本無知。觸物起知。物有正格。有奕格。有板格。有活格。有古格。有新格。好善惡惡。良知本性。不待學問。故知正格。板格。古格者。天下不少。惟好而知惡。於好物中見醜惡。而知美於醜物。

中見好。則并知其致格活格新格。非做致知之大學。者不能明好惡之德。如此員通親好善惡之民。如此曲肖也。天下做致知之大學。有几人哉。故曰天下鮮矣。自誠意章露出好惡。每章俱有好惡。慎好惡。於獨而通於衆。則為平天下之大通。慎喜怒哀樂於獨而通於衆。則為和天下之達通。致一獨知於衆物。而物。肯其天則為可明。德於天下矣。

擇善弗措

有弗學。時語。非不為則已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若肯為而掘井不及泉。猶為自棄為之。尚不可已。况不為而可。但已乎。擇善固執。恐誤認不善為善。及擇不善而固執也。故擇其學問思辨行之不善者。而措之有弗學。問思辨行。擇其學問思辨行之不善者。行之不善者。而各有弗措也。隱怪之學。有弗學。不切不善。不之問。有弗問。無益之思。有弗思。無用之辨。破義之辨。有弗辨。怪行設行。有弗行。而所學問思辨行者。乃

終身不容措者也。上五有弗。正夫子所謂吾弗為也。下五弗措。正夫子所謂吾弗能已也。夫子方鼓衰公以百之千之。豈肯寬衰公以不一不十。而以不為則已之說。開公不為之便門耶。愚必明。柔必強。豈不明強則已也。

率性修道

古人率性謂道。今人率情謂道。古人修道謂教。今人講道謂教。惟率情而講道。是故戒慎乎其所睹。恐懼

乎其所聞。惟率性而修道。是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惟不率性。并不率情。不修道。并不講道。是故不惟不戒慎。恐懼乎其所不睹。聞。并不戒慎。恐懼乎其所不聞。而為小人之無忌憚矣。無忌憚於所睹。聞者。顯然欺世。人之小人。得罪於天下。無忌憚於所不睹。聞者。隱然自欺。天之小人。得罪於天命。

學鍊貧富

天下一富而已。子張學不于爵而于祿。子不曰學也。

爵在其中。曰：禄在其中。不曰：三年學，不至於爵。曰：不
至於教，不曰：邦有道，無道。爵曰：有道，無道，故聖賢
學問，皆不程貴賤。程貧富，貧而無諂，或只是窮，硬富
而無驕，或只是守財，不必從學問切琢來也。若貧而
無則，於不堪憂中尋樂，富而好礼，則於可傲時循
理，必從學問切琢來矣。貴賤分數，貴少賤多，賤而無
怨，易貧而無怨，則難貴。賤而近貴，而無驕，難富而無驕，則易貧。貧無怨，難。惟必從切琢故，難也。富

無驕，易。惟不必從切琢故，易也。貧不自怨，則不向富
人貢諂。今富人得施其驕，富不自驕，則降礼接貧，不
責貧貢諂。施禄及貧，不至貧含怨，并貧者之怨，隨
不驕之富俱無矣。充辭封人視富，不難讓舜以貴，故
下民不其皆四海不困窮，而肯忘其貧也。

至誠知能

乾知坤能，化育之府也。雖有乾知，必待坤能，終事雖
有至誠之前知，必有盡性之能，以自終其事。若徒知

禍福將至，而不能預消福轉禍，則人物何賴？參贊何
功？雖前知與不知同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
豈天下之理明，便能成位其中耶？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時有陽道，陽時有陰道，並行不悖。周公當未陰雨
時，知有將陰雨之道，即綢繆繡戶，不致下民悔。予治
必亂，安必危者，天道也。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者，人能
也。有道之知，因有治國家之能，則乾知坤能，得人補
憾，可參乾坤而中矣。

替曉底豫

孝子觀志見志，該父子不相面見，雖有志，何由觀且
見也？朝於王季，曰：三，每日三見也。宦家多不孝之子，
以越月經旬始一見，或竟不一見也。曉之豫机，全在
見。若不今舜見舜，雖祇載無由格心，先若矣。仁之格
父子也。虎狼不絕，曉雖不豫舜，不能不豫。有豫象
心，便可轉為豫舜心。此曉不絕之仁根，而舜所乘以
納曉之端也。今曉不豫舜，并不豫象，則仁根已斷。

雖至誠不能動矣。象母未入宮。象未出世。瞽之豫。舜自如也。原從豫底不豫。今乃從不豫底豫。先王以豫作樂。禮上帝。假土祖。舜乃以豫格生父。此舜手舞足蹈間無教之韶樂。金石不能宣。后變不及典。季札所不及聞。所謂樂之寔也。

平地高深

平可調世。不可居身。故從平地而上。直躋九仞之高。從平地而下。直瀆九仞之深也。高深可置身。不可宜世。故大學峻德。而係於平天下。非高不可攀。中庸入德。而終於天下平。非深不可測也。平而能高深。所以之天之地。高深而能平。所以之人。

湯尹一德

天上天下。總入君相心目。不能兩顧。不能兩不顧。湯顧天上之命。必不顧視天下。尹弗顧視天下。必顧天上之命。湯以天建萬邦。為朕罪。必不漏萬邦中之一夫。尹以天憾之一夫。為予辜。必合衆一夫。成萬邦。所

謂成有一德也。尹與湯一。故就不解五。湯與尹一。故聘不厭三。尹臨溝中之民。而使之上通於天。則不但與顧天之湯一德。并與陰陽下民之天一德矣。

致中執中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即天君天民所共本也。天之曆數在躬。則天命未發之中。亦在躬。喜樂以奉天命。哀怒以將天討。莫非中也。致中者。豈致之於天下。則喜怒哀樂其道。四達執中者。默執之於四海。則命討公行。不廢困窮。困窮則天命天討不通。而天下無達道矣。道達則喜怒哀樂不鬱。而四海不嘆困窮矣。不執天中。不致天中。不協天。春夏秋冬之曆數。則必永終天祿。天子能任官俸。天能減天子膳也。

保身修身

論修德凝道。歸結到以保其身。則非口講之道德。而修凝皆切休也。論存心養性。歸結到修身。以俟則非虛談之心性。而存養皆實証也。性之。聖不忘身。修

之思求身之。聖不外恒性以綏猷。世有假合之幻
身。無假成之天性。堯舜即性成身。湯武隨身見性。高
却保身修身。而高談尊德性。養天性。不惟身假。并性
亦假矣。比末世之伯學也。

論孟狂簡

狂簡之名。流俗汙世。所共非之。刺之者也。然其志寥
心口求矢。何嘗簡也。亟稱古人夢寐神往。何嘗狂
也。簡於世俗。不簡於古人。世俗不知其不簡。偏目之

曰簡。狂於流汙。不狂於高潔。流汙不知其不狂。偏指
之曰狂。世俗流汙。不能流汙。狂猶庶民胥陷溺。狂猶
獨振作。雖無孔聖猶與矣。孔故取無待而與之狂。獨
提振有待而與之庶民。如觀音普救衆生。非任兩手
兩眼。須化作千手千眼。狂者獨者。正夫子寄以與庶
民之手眼也。拔庶民出流汙之中。而入克齊之道。使
不實身於似是之惡。則庶民受孔作興如受克齊振
德矣。不世不俗。可易世俗。故易滔天之天下者。亟思

收之。

聖神威德

聖人之為德威。則沒為明神。鬼神之為德威。則默佑
聖人矣。楊墨能食人。皆化而為鬼。赤郭能食鬼。不
能沒化為人矣。道可生而不可死。可為人而不可
為神。則偏在一處。不謂之中。有時不用。不謂之庸矣。
中庸者。貫幽明死生。無非日用也。

志學章

夫子十五志學。至老好學。所謂終始與於學也。三十
而立。不為異學之隱怪所攝。四十而不惑。不為偽學
之似是所眩。學之不當順從者。立且不惑於其外。學
之當順從者。立且不惑於其中。惟天命是堅。學人之
立以行乎天。健是破學人之惑。以了乎天明。立與不
惑。不一。繫順人。從人亦不一。繫順己。從己耳。順從心。
一惟順天。從天而已。人不能違天。聖學順天。從天。并
可扶學者。以卓立。而誘學者。以不惑矣。十五志學。不

不志教。一生好學不好教。學終身弗能已。是其所好。教特一時之不得已。原非其好也。不許與學者相忘。於無言之天命。而多費順耳。提人達耳。多煩泥心。拂人虛心。豈學之本志哉。老至於憤。不碍順從。乃順從之生。机躍。勃動也。子於志學。沒身焉耳矣。

中庸裁者

人家善根。有由久造。有子自造。頑嚚之人。無善根可憑。而子崛起為聖人。此平地栽根也。其勤之父。有善根可倚。而子崛起為聖人。此因地培根也。人少之慕。是栽根之初。終身之慕。是栽根之穩。至人悅好色。富貴之甘。而和風諸報。歷試之嚴霜烈雪。條經百鍊。而此志不操。并九德成事之善根。由舜振德。此直與天爭柄者。凡材受覆之時。亦聖林受裁之會。非必天施乃必之舜受也。惟栽根故。父雖不豫。得子而底豫。惟培根故。子之無憂。得父而無憂。然鑽緒不止太王。季而必及文王。則玉顯之緒。又文所自裁。不關王季。

矣。

後生可畏

莫謂後生皆可畏。後而不生。則志昏氣惰。即牧豎且狎之矣。雖後亦何足畏。莫謂先生便不足畏。先而能生。則神玉氣銳。即鬼神且避之矣。雖先仍自可畏。先生原做後生來。後生忽做先生去。做後生能有几時。做先生至沒齒矣。先生發憤。則可鼓足發之。後生後生足發。則可助發憤之。先生然。後生發於年之春夏。尚未卜秋冬。先生發於年之秋冬。乃兼該春夏。則先生之可畏。更甚後生矣。天之未喪斯文。以先生之能不自喪也。

聖賢終日乾乾

世人求安飽。第難終日調飢。子乃難終日飽食。第難終日獨處。子乃難終日群居。蓋終日飽食。如豚犬豕。終日群居。如鹿鹿狎聚。飽食逸居。近於禽獸。聖人憂之。故兩難之也。不要其難。則庶民之去。深憂其難。

不若子之存。夫子而難作日戒。曾子三省作日。如肯飽食群居以終日。則醉夢悠。漫無一省。安有三省。夫子躬戒二難。所以學於曾子之三省。曾子躬提三省。總戰兢於夫子之二難。必日省方知其難。必知難方知猛省也。

今學為人

日光每日一洗。此本体自明。不為人皆見故也。人每早洗面。只為不洗而不可見容。并不可見家人。不得

不洗。人皆見面。故而每日一洗。人不皆見心。則心一世不用洗矣。今學為人。正如洗面見人也。聖人洗心退藏。豈為人不見。便不洗心。古學為己。正是洗心退藏也。譬如紅日。今日員体。固仍昨日員体。但今日紅東海洗過一番。則今日紅光。非仍是昨日紅光。是故吾人洗心。當如東海洗日。每日發過一蒙。不止孩提小子。讀上大人。一世只發一蒙也。新光日。觸日忘無慧目能知。新則日。發蒙即偏醒群蒙可

矣

裁狂惡愿

達者之慮。自處今人之下。狂者之志。乃游神古人之上。知下人而不知上人。則不高明之中庸。知上人而不知下人。則不中庸之高明。孔子裁狂裁其太用出世法。而抑之使下也。孔子惡愿惡其太用世法。而引之使上也。知上知下。知古知今。則中行矣。

頤視思義

人心易亂。有未見可敬。而心先亂者。有見可敬。而反亂者。見可敬而能不亂。故談之見利見得。以驗其思。不見可敬而使不亂。故空之弗頤弗視。以清其神。非道義之頤視盡絕。則是道義之頤視自精。故以弗頤弗視者。見利見得。所見無非義矣。

修道德修愿

聖學於愿。稱修於道德。亦稱修。蓋非道德。非德之惡。判於道德外者。易去。惟非道德。似德之惡。愿控

道德中者難知。故聖人憂德不修。賢人問惡之修。如琢如磨。并似道德一切修去。無伏惡矣。修道德者。扶元氣也。修惡者祛邪氣也。揚墨為害正之邪。是顯然之邪。辭鄉愿為亂正之邪。是隱然之邪。惡經正無惡。修德即修惡矣。

立本定根

葉落不上故枝。枝落不附故本。枝葉一落。便化為灰燼。若才根未朽。還能生枝葉。甚矣枝葉無情。本根有情也。天不向枝葉培植。若枝葉而培之。天不勝煩矣。至誠立本。君子定根。不從枝葉着功也。

人已閑通

人不知而不愠。以不知之尚為人也。人橫逆而必自反。以橫逆之尚為人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人而為人。所不知為人。所橫逆。則此受不知受橫逆者。果為何如人哉。夫子通斯人之徒。以為一人故。不充而充。已不以充人抱愠。而自以為入發憤也。



匹夫自反

容問主人曰。吾聞子言匹夫與匹夫。澤不與匹夫。若宰官澤不被匹夫。則宰官仍如匹夫。但被為布衣匹夫。此為錦衣匹夫耳。今人汎面主人曰。何止猶如匹夫。并不如匹夫。匹夫無澤可加。方仰人潤。何及潤人。宰官有澤可加。人咸借潤。乃不能潤人。則品又在匹夫下。今聚衆匹夫。呼前擁後。掖旁各乞宰官之澤。以澤其老小。而宰官仍老小是潤。則役使厮隸者。又一厮隸也。念及此。車中馬上。羞惡刺心矣。容悚然。

盡道大孝

勢利濃於末世。一有公卿大夫之貴。有家國之富。即不盡事親之道。而親心無不底豫矣。勢利未熾於黃虞。不待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但一盡事親之道。而親心便底豫矣。舜不懷利事親。誠為真孝。晚不為利底豫。豈是真頑。無尊養而有化定。即化定皆真無化定。而有尊養。即尊養皆假。懷利為事。即秦楚之士皆能。



之。求道事父。即聖人且憂未能也。

聞人受誅

以正郊魯國聞人而孔亟誅之。孔不誅達人而誅聞人。在邦必聞。不免為孔子所誅。乃誤為子張所賞。當而觀正法時。張何不以聞人請貸天誅也。有聞人而居之不疑。其於誅也幸而免。

覺與師世

師也者。明強之指南也。先覺。後覺。以共明而明人。

奮百世上。而與百世下。以其強而強人。覺今人有眼。與今人有骨有神。故為萬民所望。今名為達人。先生而介。焉。無所短長。則亦如擔夫之無責任者耳。古以有益於人為賢。今以無害於人為賢。世可知已。

至威合德

中庸之為德。不通於鬼神之為德。則德落於所睹所聞。不稱至德矣。鬼神之為德。不通於中庸之為德。則

德約於不睹不聞。不稱盛矣。繼志述事。而明乎。禘嘗言動。敢信而質諸尔室。屋漏。即庸德即威德。何勞宣室問鬼神。

不二主命

人情惟恐不壽。雖已壽矣。視之如天。人情極惡天。或天之便。以為促壽。是視壽不二於天。特視天不能不二於壽耳。天我也。壽亦我也。天二於壽。則秋冬二於春夏矣。何以復春。夏夜二於旦矣。何以復旦乎。天

我天也。壽我亦天也。天壽一天。又何有二。人能視天如壽。則天不能天我矣。故人命並天命而立。

孔惡愿人

卿真其人。見似人者而喜矣。似忠信。頓改為真刻薄。似忠信。頓改為真貪汙。惟現今日之真。乃覺前日之似。今一卿之人。今。改頭換面。今日非昨日。原人。今非去年。原人。今富貴時人。非貧賤時人。獨此一入徹始徹終。仍是原丰。忠信廉潔之人。似充舜不愈。

真禁紂耶。今孔當末世而見原人焉。不惟衆皆悅之。孔亦悅之矣。一鄉原人未必一國原人。天下原人惟試之國與天下而情見態露。乃知非鄉原時原來之人也。使一鄉之名不以國與天下敗則真無往不為原人。孔不惡一國稱原人。天下稱原人矣。又有一時天下皆稱原人。而久之情見態露。并一鄉莫肯稱原人者。一鄉之名還以國與天下敗。故孔第惡一時稱原人。不惡終身稱原人。

熱中君民

人第熱中於不得君。一得君而中便冷矣。若熱中於擇不被民。即被民而中猶不冷也。無病猶病。無傷如傷。豈以傷病幸免。遂無熱腸哉。患得患失。熱中得君。不足以澤民。已推已納。熱於擇民。自足致君克舜矣。

險阻滿世

乾坤險阻。則允靈處於險阻。傷者皆衽金革也。豈惟強者衽之。即弱者亦衽之。允跳躍於險阻。傷者皆

揜陷阱也。豈惟子智納之。即不予智亦納之。允既得於險阻。傷者皆微倖也。豈惟小人微之。即君子亦微之。以此思之。何在非戒慎恐懼。

君子有惡

章有指佞之屈軼。佞人不惡。則人不知章。章有觸邪之神。邪人不惡。則人不知章。章無心。故不與佞邪為党。人多有意。每與邪佞為阿。故君子有惡。不全章歎愧人也。

顏學湯武

湯反身。故不迎殺色。武反身。故不侵耳目。顏不遠涕。以修身。故非禮勿視聽。震殺色之入。不令以非禮。從耳目。則視聽外清。震耳目之入。不令以非禮。之殺色。則視聽內清。若迎是札之色。雖迎不為從。同若迎是。禮之殺。雖迎不為從。耳第恐誤認非札為是。札則一引不發章。

師為先師。學為後學。君子非驅學者向前。而已第隨
後。類之乃置學者尾後而已。直從前引之也。循之
誘。蓋自以博約引矣。既親身引路。則路之歧趨異向。
何待開口發明。而指南。矚瞻之在前矣。然矚非絕
塵而奔。還中道而立。以待從者之步趨。但無如不能
者何耳。曰中道。非一躍登天也。曰從。非不可幾又也。
曰引。非待人求可使也。曰能者。則非拙者。自家自有
學。不必君子使學。也。天默引君子。君子接引衆
人為師。引徒為相。引君引之一法。高矣美矣。

憾人自殺

天能生人。人當如何并生殺人者。是天假手殺人。可
憾也。天能殺。人者如何并殺生人者。是天枉屈生
人。可憾也。然之反覆者。天未殺彼而彼日。自殺也。
天雖好生。可奈何。修身立命者。天竟殺彼而彼求。
不自殺也。天雖好殺。奈何。君殺人。以故。又天殺人。
以陰陽。人不受陰陽所殺。雖有殺人之天。可相忘於

憾矣

慎獨頌母

人惟離母之赤子。最可戒懼。所不睹是所睹之母。所
不聞是所聞之母。未發是發之母。子自赤子至成人。
終日喜怒哀樂。寧暇回頭轉顧。所能喜怒哀樂。
樂者。沈何來哉。子雖多而母則獨。君子慎獨。則未發
之母。顧其子。發之子。頌其母。子相抱無須更
離。位育滿前。皆慈母命合矣。

好學就正

若就有道而流離。往求之。不安。有陳蔡絕糧之。不
飽。猶依。不忍去。是真就而求正矣。今掛籍師門。鑽
求師符。編走資人。是特就而求安飽耳。彼号有道者。
借道要名。借名要利。是安飽祖師。已無求安飽之道。
乃就有安飽之道者。而轉求為求飽而吐哺忘餐。
不暇飽食。為求安而車塵馬足。不暇安居。寧以不安
換安飽。可謂好安飽也已。

聖賢先清

此耳不聽惡聲而善萬物之教。故其條理可集大成之。從目不視惡色而善萬物之色。故其巧力可精百步之射。歌學孔子之聖。首清伯夷之心。非禮之視聽不清。即見孔聞孔。難學孔矣。

同民自慊

人情好利己。如好色。惡不利己。如惡臭。君子好利民。如好色。惡不利民。如惡臭。同民好惡。非但

慊民具瞻。自慊夢寐而已。

極道相固

高明中庸。擬象一團。不曰高明其至。而曰中庸其至。舉中庸當高明也。不曰中庸配天。而曰高明配天。舉高明當中庸也。極高明之中庸。故民鮮能。若迂腐之中庸。不峻極於天矣。何能之鮮。道中庸之高明。故可配天。若賢智之高明。不下濫於民矣。何天之配。

貧窮難耐

太玄者。乃作逐貧賦。不耐其貧而欲逐。便非守玄矣。課佛骨者。乃作送勞支。不堪其窮而欲送。便是脫

骨矣。不送不逐。則太玄在我玄。佛骨即我骨矣。

不得熱中

不得乎親。不可為人子。不得乎君。何處不可為人臣。常人第熱中於不得君。不熱中於不得親。夫子之中。熱於求子。求臣之未能。奔之中。獨熱於為子之未能。不熱於為臣之未得也。倍所熱奔者。大坑地獄耳。胡

不取仲尼天舜作一帖清涼散。

萬鍾宮室

人生先求飽。乃求安。既有萬鍾。乃有宮室。宮室內有妻妾。宮室外有勞乏。妻妾享我之萬鍾。安為固然。不以為得。勞乏沾我之萬鍾。驚為分外。而遂以為得也。思多成怨。即勞乏不盡得我矣。况妻妾乎。妻妾勞乏有情人也。尚有得我不得我。况宮室無情之土木也。雖傾萬鍾以美之。雖發之如妻妾周之如勞乏。而宮

室。雖然不以爲得也。一朝妻妾散而旁之離。并宮室
成草場矣。以有情而殉無情。豈非有情癡。

能行五者

恭寬信敏惠。豈能盡效。如足恭。不近禮之恭。人且恥
辱貽之矣。恭亦悔召也。無制之寬。衆且橫奔野馬矣。
寬亦衆渙也。我信其所不可信。而輕任人。則人以不
勝任爲任。而負吾信矣。信亦任仆也。輕任於一時。而
進銳之退速。敏亦未必功。急有恭之忌。無使之義。小

惠。夫偏。民弗孚也。如驕子之不可使矣。故必爲不侮
之恭。得衆之寬。人任之信。有功之敏。是使之惠。方真
能行。

中行狂狷

愚不肖之不及第。無害於人。亦無益於人。如蹄涉水
滑。雖無覆舟。而誰慨棄載。終無用也。賢智之過。不免
有害於人。終有益於人。如江淮河漢。大海間有覆溺
已來風。遲舫。竟有功也。苟不滑有利無害之中。行寧

得過人之狂狷。裁之使不爲害。而成之使爲利。則夫
子之造物宏矣。

權勝天地

南方北方。矯以不沉。不倚不夷之強。則地不能界。雖
愚維柔。勝以已百已千之果。則天不能拘。使南不可
北。不可南。愚柔必不可明強。則天地有權。而人無
用。天地生人。祇遺憾耳。

行廢由已

道之將行有命。若遵道而行。則自行也。不關命矣。道
之將廢有命。若半途而廢。則自廢也。不關命矣。自行
者。雖命廢亦行。自廢者。雖命行亦廢。是故君子處諸
已。

補憾天地

天地有憾。人還今天地無憾。天地不能使子臣弟友
之盡能。此所憾也。而言行謹。則憾補矣。天地不能
使武周之爲齊文。此所憾也。而繼述俱善。則憾補矣。

他不能使人有富貴而無貧賤。竟狄患難。此所憾也。而無入不自得。則憾補矣。天地不能使夏公之不意。索此所憾也。而公能必明必強。則憾補矣。唯為不憾。不躍。真不憾。不飛。詩人亦不憾。其飛之不下。躍之不上。而且諦察焉。故察上下。便察乎天地。

天人一畏

天下無一人不戴天命。即匹夫匹婦亦天也。天下無一言不噬天命。即怨汝詈汝亦天也。大人且畏小民。

聖人且畏庶人之言。君子畏大人。聖人之所畏。乃所以畏大人。聖人也。

家國不苟

夫子不為衛國。公子荆乃苟衛家。蓋居室雖苟。尚有苟合苟完苟美。未至飢死。人陳死人。殺死人。唯謀國一苟。則至禮樂廢而干戈起。刑罰亂而怨毒深。不止不合不完不美。而飢死陳死殺死者若丘矣。億兆生靈之命。釀社柱一念之苟。且國事可戲。人命亦可戲。

耶。一名不正。因慮及不順。不成不興不中。尋端竟緒。果為迂遠。善作家者。迂子荆之苟。不善計國者。迂夫子之不苟。周公迂其身。而有益於君。孔子迂其慮。而有益於國。與其苟也。寧迂。

善人不殺

有善人。則有善教。有善教。則陶鑄出衆善人。即戎者。以此善人殺彼不善人也。七年方可。即戎何用殺之。難也。百年方可。殺何去殺之。難也。首功相尚。可即戎。使味可去殺。承平弛備。可去殺。使未可。即戎。惟即戎於境外。以示威嚴。而去殺於境內。以昭順治。則禮樂干戈。皆善氣也。不顯以善陣善戰。雄也。

君子自得

深造自得。是反身自得。如入水得珠。入山得金。無入不自得。是隨境自得。如入沙磧之澗。粒粒皆明珠。入土石之叢。種種皆精金也。得道之深。所見無非淨土。何必室山。方有室哉。得一善而服膺。無所往而不為。

善也。

休已容賢

休已之相休其有已之心也。於已不若者固改之。於不若已者亦憐之。倘人之有技若已而人之無技不若已無人之彥聖深好之而人之不仁甚疾之。全無技人滑傷有技不仁人滑仇彥聖。是即大臣傷之仇之也。故保秦之臣有飽龍有不遺遺使不賢人皆相與容賢。斯容賢之寔也。

自嘆未見

夫子以夫大人居者而不以為求志者則隱居求志分而為二以已為行義者而不以為行道者則行義遠道分而為二非隱不能顯不能隱方二之也未見其人何止嘆世蓋自嘆耳

見惡有別

四十見惡須問見惡者何人四十不惑已不惑於善不善矣此時見惡於善者則修於無善見惡於不善

者則終無不善。見惡於善。吾恐其終見惡於不善。吾正欲其終也。

仕學待時

仕可待時。學不可待時。孔曰吾將仕。不曰吾將學。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曰仕如不及猶恐失之。仕時可再得。學時不再來。寧可終身不仕。不可一時不學也。仕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則以仕為學矣。豈吾十有五而志於仕耶。

弦歌牛刀

弦歌辟之牛刀。聞弦歌而躁心平。欲心淡。利刃不能割。而弦歌割之。則銘於牛刀矣。學道無不愛之人。學割乃有不愛之牛。不能惡人。則不能愛人。何以易使小人也。子產操刀用割。夫子以為惡人。墮都誅邪。亦不用弦歌而用牛刀。春秋刑書亦夫子解牛之刀也。莞爾之嘆。其有干羽之思耶。

天人互達

天命之性。從天開入。故由大本而達道。而位育。即
發出來。至誠盡性。化人入天。故由極倫而立本。而知
化。層層收進去。天命獨尊。故獨生兩儀。兩儀生萬象。
以達天者。四達乎天下。天命無倚。故不倚聰明。不倚
聖智。以達天下者。直達乎天。人互達。上下一貫也。

人子天子

德為聖人。為之即是者。人也。尊為天子。莫之為而為
者。天也。聖則屬人。子則屬天。能使人為天子。不能

使人為聖人。能使已為聖人。不能使已為天子。能
為人子。故能為天子。德性不尊。雖尊為天子。特一已
自尊耳。德性既尊。而又尊為天子。凡有血氣。莫不尊
矣。天尊而不親。聖尊而且親。何止作天之子。作天之
配。直駕天載而上矣。

戲人如蟻

人以精細養生。而以腐腐殘骨餌蟻。餌之甘若
泰。而以身為殉。不知其為人而唾棄也。造物以清虛

玄妙養神。而以渣滓穢穢餌人。味之。給若珍貝。而
以身為殉。不知其為造物所唾棄也。人不仁。以蟻為
戲。造物不仁。以人為戲。人皆曰。予智而納諸蟻。而
莫之知辟也。何不為之飛。莫之躍。而與蟻爭智
乎。為非驚弓而後飛。莫非驚餌而後躍。凡蟻以飛躍
為師。不然。則師點水之鯖。亦亦可。

言語土木

土木無靈。而至靈之神。每憑依土木。獨惟新木
土。則神去之矣。夫子言無有餘。行無不足。惟神理
可通神明。故為不壞之梁木。不始之淨土。宰予有言。
無行。言語可以驚人。而德行不足以格神。理銷亡。
雖刻畫其言。祇朽木也。藻飾其言。祇糞土也。故君子
耻言過行。恥躬不逮。恥其上不通神明。下并不得為
土木也。豈則陳言拾殘瀉。雕已朽之木。巧已糞之土。
以玷夫子宮牆。

天差天教

天若棄絕人。則差遣容悅之人。以驕其氣而食其志。天若教道人。則差遣橫逞之人。以忍其性而動其心。彼奉天差而我。不聽差。則我悍矣。彼代天教而我。不領教。則我愚矣。校天所差遣之橫逞。又一橫逞也。人可橫逞於我。何可橫逞於天。故處人不可不知天。

禮義無蔽

六言雖尊德性。六蔽乃不道問學。蔽止仁智信直勇剛。却不及禮義。豈禮義獨無蔽耶。礼多拘。義多畏。人鮮好禮義。故無好礼義之蔽。非礼之禮。非義之義。其蔽隱然。惟尊德性道問學之大人。霍然無蔽也。

家不強齊

凡有後處。無後非。只好治國耳。至於家。即已有仁讓不必求人仁讓。已無不仁讓。不必非人不仁讓。必求必非。責善則難。強之使齊。愈不齊矣。舜如以己之不姦。格象之姦。象愈不諧。何以系之人手。

齊以不齊

凡家之難齊者。莫如利。彼據其利多。不肯與此。此恨其利少。不肯不與彼。故相尤不相好。而不仁不讓之隙開矣。如任其自多自少。即有不齊。不見不齊。即此便是齊矣。不悟莊生齊物。兼解大學齊家篇。人心如物。

世間不惟人有心。即禽獸草木皆有。心。其人橫。則如禽獸之橫。生。是禽獸之心也。其人逞。則如草木之逞。生。是草木之心也。人所以異禽獸。莫如異草木。

亦我希橫逞之。水高平之。橫逞之人。舜平之。萬物育焉。光景居然可見矣。

蟻觀一世

吾人委形寄太虛。猶蟻也。其營室宅。猶蟻穴也。其逐衣食。猶蟻運糗糒。在腐齒殘骨。聚之穴中也。其為田宅衣食。且爭且訟。猶蟻聞而或傷或死也。太虛視人。利往利來。利生利死。猶人以膏骨餌蟻。俟予俟奪。沒予。沒奪。全蟻且散。且聚。狂奔盡氣。死而後。

人供進戲神仙。安得不食之。靜
中。不喚不餌。吸靈氣自活乎。

塞淡有真

越通境而能自塞。乃真不塞之塞。若勢無可通。則塞
乎其所得不得。非真塞也。持。消沮開藏而已。廢濃
境而能自淡。乃真不厭之淡。若過無可淡。則淡乎其
所得不得。非真淡也。持。全落無聊而已。

子自知年

人子於親年。不可不知。於己年。亦不可不知。為可畏
之年。一則以喜。為不足畏之年。一則以惧。為終身慕
父母之年。一則以喜。為天折先零不及慕父母之年。
一則以惧。孝子愛母。故惧年。至於己年為惧。而為父
母惧。愈迫切矣。

老成虛譽

諫國事。欲老成。欲學問。欲新。不欲老。欲進。不欲成。夫
子與所成名。不知老至。今潦倒折北。乃諱言朽鈍。而

而兩說之曰老成。但可謂老。不可謂成也。日新之
德。新則成。老則不成矣。

誠偽俱微

至誠無息。不誠亦無息。真人尋真。夢寐不休。妄人逐
妄。老死不悔也。至誠久則微。不誠亦久則微。真人積
真久則形著。妄人積妄久則敗露也。

明禮治國

二十四節。獨以祭掃為清明。此時不惟慈孫孝子有

怵惕心。雖不類之子。不顧父母者。亦必掛一陌。奠一
杯。隨俗作禮。豈非良心清明。不容氓臧耶。商受謂祭
無益。而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武王殺其罪曰昏棄。夫
昏棄足以亡國。則明郊社禘嘗之足以治國。無疑矣。

見善不善

宇宙只是善不善。支掌宇宙。只是自家真見善不善。
使天下共見善不善。克己復禮。東道疾邪。此求志時
之知不及如探湯也。彰善癉惡。舉直措枉。此達道時

之見善見不善也。好惡之矩。與天下共繫之。喜怒哀樂之節。與天下共中之。極達其見善見不善之誠。而己明。德於自心。因明。德於天下。此古之大學。夫子寤寐動矣。

由喜聞過

孔贊禹曰。無聞。臯贊舜曰。罔愆。孔自省曰。可無大過。故孟叙舜禹樂善。必首喜聞過之由。蓋改過者。進善一大關也。喜聞已過。必收人善以補己過。而聞善自

拜。見善自取矣。孔幸遇之必知。由喜過之見告。有由之喜。可尋舜樂矣。故首列子路。使附舜禹而尚友焉。

衆悅孔惡

周官王制。亂衆之殺一。疑衆之殺三。而悅衆無殺。故原人以悅衆。逃殺。然似是亂德。居之不疑。則亂衆疑衆。并歸悅衆者矣。疑衆僅眩衆人。悅衆并眩君子。故衆皆悅而孔獨惡。疑衆亂衆者。受周公之刑誅。悅衆者。受孔子之口誅。孔行周道。六仲周法也。

天地配合

世惟恃厚之地配天。高明之天配地。是兩好相配。人間皆好配。配好。若兩好相配。反為不祥。所生之物。無一敢與為物者配也。故其為物不貳。

野人言行

木石無言行。僅可與居。鹿豕雖有音有走。亦非人之言行。只可與遊。野人雖有言行。不皆善言善行。故不盡若江河決。設野人有惡言惡行。又不如木石鹿豕之無言行。更可相與也。野人尚可與。况朝官乎。都俞吁咈之忘机。皆居遊景色。故禹危言以無若朱傲。而舜作善言聞。危行以苗師擅班。而舜作善行見也。

二季二人

商季之齒德俱尊。有伯夷太公二老。卒不能湊成三。老。春秋之行藏盡善。有孔顏二人。卒不能湊成三人。若獨有一。則德非不孤。若更有三。則德亦不賁。是故不可無二。不滯不止於二。

至誠無倚

聖而自聖尚不足臨天下。惟至聖則是矣。誠而倚誠尚不足經綸天下。惟至誠則能矣。有三則非左倚右即右倚左有二則非此倚彼即彼倚此。至誠至聖之惟其為人不敢則獨立而為有倚矣。

求其放心

行乞有真舍生。賢者有假取義。故義路必根仁心。舍路固是放心。即不舍路未必便是求心。置身路上止是求其放身。必收心路中。方是求其放心。路外人不知有學問之事。路中人方知有學問之道。路甚大。道心則惟微也。

十五志學

夫子一生博學。乃吾十有五。不志於博學。而第志於學。蓋明親之學。於十五時認脈。而聞見之學。於十五後漸多也。故後來聞見之多。胥貫於大學之一。其三十至七十。皆志定之氣。與時偕行。志氣如神矣。

原缺

尚綱生小語二卷

明強贊化

人之存亡。不關形也。明強則存。愚柔則亡。天不能使人之不忍柔。此化育之偏也。人能使已之必明強。此化育之贊也。然能必已明強。不能必人物之無愚柔。則已之化育雖補。而人物之化育尚偏。贊化者。若已愚之柔之。不敢諉也。夫子言存。必反言亡。言果不反言不果。蓋知果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知不果之雖明必愚。雖強必柔矣。此即大振公之不果也。

邦畿民止

至善無定止。隨民情所安為止。盤庚遷都。寧舍世臣大家所歆止。而從小民所止。即君且聽民止矣。故不曰惟君所止。而曰惟民所止。民不願止。不難五遷。民苟安止。累世不一遷。邦畿止民。則為邦畿之至善。明德親民。則為明德之至善。親賢樂利。皆從邦畿中錫極矣。

菽粟水火

大耕水耨。菽粟生於水火。則水火於菽粟為恩。水清火蒸。菽粟死於水火。則水火於菽粟為仇。昏暮有與水火。而白晝無與。菽粟無與菽粟。雖與水火亦不生。活也。聖人使禹司水。益司火。稷司菽粟。水火菽粟。化仇為恩。乃富民獨聚菽粟為恩。而與無菽粟者為仇。高廩以誦高價。此飽歆死。彼飢歆死。使人酌菽粟之水。如挹天河。取菽粟之火。如探熱湯。於是富民饑之為恩者。貧民饑之如仇矣。為富不仁。安在可使富之不可使仁乎。菽粟聚五行之靈。必不甘作不仁之菽粟。富人恩菽粟。菽粟轉仇富人。可使富。不可使永富矣。菽粟無常家。此正民間生活物也。

是克入克

孟子於服克言克行克。便許是克。於居似克行似克。又不許入克。服言行。第克所出。而道心惟微。乃克所入也。辨其所入。乃覺服言行之是克者。似克非克矣。

為曹交一人決疑。姑從直說。為庶民正經辨惑。不妨勘詳。不詳。恐出似克入真樂矣。

世名盡正

舉世盡名也。莫之能正也。君。臣。則正君臣之名。父。子。則正父子之名。會計當。則正委吏之名。牛。馬。則正乘田之名。行已有恥。則正士之名。以通事君。則正大臣之名。假今天不覆。何名天地不載。何名地。即天地且正天地之名。孔克正名。非存天下空名。由此空名。不妨按實事也。人。各正其名。則天下大治。

率性矯強

性利用率。而強乃用矯。性本中和。本無爽至。將流將倚。將變。幾拂性矣。湏力矯其拂性者。而性率之學。乃真矯者。矯其不率還之率也。倘一聽其自流。自倚自變。而托之率性。反傷矣。虎臣之矯。用之為龍。聽之乾。

篤恭平世

唐虞有兩做人。朱傲象傲。有兩恭人。克允恭。舜溫恭。父子兄弟。恭傲不平。何謂天下。朱之傲。化而德讓。象之傲。化而克諧。傲者。人心最難平者也。克。齊不但恭已。且平。兩人之傲心。傲氣。而齊為恭人。則不傲者之。就平。又可知矣。象恭之共工。不容於篤恭之朝。蓋鋤不平。以就平也。禹稷平水土。克齊平人情。故曰禹稷當平世。

孔顏憤怒

孔無私憤。因為人而發憤。乃憤其人之未成。顏無私怒。因好學而發怒。乃怒其學之未進。大室中。春雷憤動。平地上。草木怒生。憤是樂而怒成好。正氣乃和氣矣。

世有不能

人世知能所不至。乃見道妙。焉能飛不能躍。莫能躍不能飛。人能行不能飛躍。聖能清不能任。能任不能。

聖能清任和不能時。能時又不能為時。至聖所能。乃天下事。及天上無教之至。則至聖窮矣。豈惟聖人不能覆不能載。他能載不能覆。天地亦相安於不能之缺陷。乃人必欲以能。冀能做爭天地所不能。其能使天下載而地上覆耶。則世間之逞能。角能當廢然返矣。

大臣他技

大臣以君之子孫黎民為身。即一个臣皆他也。自謀子孫黎民外。皆他技。周公多材多藝。豈其無技。特其技用於周家之親賢樂利。不用之魯國魯公。無他長也。唯多用他技。以巧營其不依。恐賢才進路。乃他休路。故人之有技。彥聖還之於人。我之子孫黎民還之於我。而技專屬之於他。之與人與我了不相涉。只成就他一个而已。無他技。非全無技人之有技。非有他技已無他技。而人有他技。則人已不相若。何以若已有也。大臣朴拙無技。特一个土木偶耳。土木能操。

子孫黎民耶。若他技斷之又斷。則國謀國可斷。於他心休之又休。則憂國不休。不憂他之手足髮膚。而愈受人之有技者。聖動施我之子孫黎民。此一个臣安敢以彼哉他視之也。

省身為人

曾子無身。認人是吾身。認為人謀。以省吾身。即身即人。一貫也。為人謀而不忠。尚每日一省。况為君謀而不忠。忍終身不一省。豈做官一生。不及曾子一日乎。

寄托任仁

人必力擔人寄托故。可寄托可托孤者。必仁之不忍欺孤。而以立孤為已任。可寄命者。必仁之不忍絕命。而以救命為已任。可寄托而不奪者。必仁之以孤忠殉孤。以致命續命。而至死不喪也。可寄托。是任仁之弘。不可奪。是久任之毅。尹而不以天下自任。則顛覆典刑之孤。誰托溝中夫婦之命。誰寄。而自徂桐後。歸毫前。何以周旋感誨。使不順之狎。不敢搖奪也。我以

寄托主節。則為慷慨。就寄托任仁。則為浚容。仁人君子。合為一人也。

不怨不尤

中庸不怨尤。在正己不求下。真功既深。則浮念自淨。論語不怨尤。在下學上達上。浮念既淨。則真功愈深。入道則出世。出世則入道。相根亦相成也。

儒禪名利

如來教名。亦願普聞。至聖教名。何辭洋溢。金粟長者。不得泰禪。貨殖賢者。何妨悟道。馨香聞天。乃声名之

玄生財聚矩。正貨殖之妙。真禪真儒。不絕名利。不淄名利也。第以欺世之盜為教名。斯佛之魔矣。以冤業之債為貨殖。斯儒之賊矣。

博施能濟

核施於疎此子貢着寔經濟也。施則德音明詔。恐托虛文。濟則匹夫匹婦切身被澤。堯托舜施。舜托禹施。舜禹又委九官。九官又散委州縣。所施雖博。能必代

施之人。盡如施澤之心乎。恐徒濟代施。及分施者之私。人私屬。不及衆人矣。施谷賑飢。民未必得谷。施餉勞軍。窮軍未必得餉。堯舜不能化身徧施。令人親受。能釋然而面耶。終身施恩。終身猶病也。問政直窮到不得已。問施直核到能濟。真達才也。

尊賢親賢

孔曰尊賢。則臣視君如元首。而君自視。乾龍元首矣。孟曰親賢。則臣未必視君如腹心。而君先視臣如腹

心。尊為下交。母以尊見。悌。須親之為密友。親為平交。母以親教。狎。須尊禮之為賓師。以莫不尊親之聖。而尊賢親賢。還尊聖親聖。而天下愈莫不尊親矣。

信斯未能

古今人已。共个信息耳。信已或偏。信人或誤。信古或拘。信今或拘。非人非已。非古非今。即人即已。即古即今。有一大符節。所謂信。所謂斯也。關曰不能信。而曰未能信。有憾。求能之願焉。即仕是斯。即止久速。

亦吳斯。仕中仕外。無非斯也。先資成信。開真可仕矣。吾與點也。

夫子與點。即斯人吾與。無行不與。惟我與尔之與。三子撰出富強禮樂。非現在暮春時事。可相與者。即三子各言。亦各不相與矣。點異乎三子之撰。就春景言春事。無各春也。童冠可與點。三子亦可與點。夫子何不可與點。共遊陽春。何與何不與耶。點既與人同樂。不待不與人同憂。夫子他日尚期與點同憂。今日姑

與點同樂。設三子所言正暮春時事。則富強禮樂。夫子豈不神往。亦嘆曰吾與三子矣。回問為邦。夫子與酌四代。俱非現在事。故只可空談。不可相與。惟則行則藏。虛心游世。則現在可與。三子為邦之各撰。亦如回為邦之空問。點之寫春。亦如夫子與回之隨時也。與字大有作用。寅之同。恭之協。皆與也。則何以哉。以一與字足矣。

終身弗措

不弗能已。則終身一弗措矣。豈惟弗能弗知弗得弗明。弗爲當弗措。即已能已知已得已明已爲。便肯措乎。一善渡一善方措手。便已起手。既起手。又不容措手。循環反渡。只是一個弗措耳。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未措手。已謀起手。何時可措手耶。

知止弗已

止即已也。知即能也。既知止。便知已矣。如何又弗能已。既弗能已。便弗能止矣。如何又知止。道有止地。而無已時。止無可止。則已無可已。知終身之所弗能已。真知止矣。已之弗能。則止之弗能。弗能已於知止。真弗能已矣。止者。止於。穆之不已。故有止之知。便無已之能。弗已者。弗已於身之良止。惟已之弗能。故止愈無弗知。遵源更不離之道。以爲止。而能靜能安。能慮能得。其能已乎。能已非真知止。真知止必弗能已。

性根体喻

天命謂性。則根而心則地。性未定。則仁義禮智根於天。而心根在天。性已定。則仁義禮智根於心。而天根在心。但專觀時盛。則移氣移体之子。蔡蔡痴肥之漢。可無根而色取。惟四体周旋。隨四端使令。無言之默。示捷於有言之呼應。翕中天下之靈氣。以運於身中。收四海之清機。以暢於四肢。五事之徵。通五行之氣。諸竅入妙。頑体都靈。行未大而体自大。居雖窮而喻不窮。從心之歛。舞蹈之樂。即博施於民。不過如施於四体耳。性非諄。而言。休非唯。而喻。形性渾成。一体。并無四体可析也。一个喻字。可罄寫所性之生活。始非移体之子。肥体之漢。冥然蠢動者。可無根而襲取矣。服眩之於腹心。即言不必喻。今乃不言而喻。雖王天下。不過如是。

裁德敏政

舜之大德象裁。文武之敏政象樹。德本裁。則德惟善。政而精一執中。發出府事修和。裁德開樹政之地。敏

杞手樹。則為政以德。而周官法度。具載闕雅。雖麟趾。樹政表裁。德之徵。徒政之把持。則政不載德。其樹撥矣。徒善之空具。則德不出政。其裁爵矣。裁立德。樹立政。夫焉有倚哉。

人能大官

人不以官大官。以人大。公孫丑不問。均是人也。或為大官。或為小官。而問大人小人。蓋舍官論人也。孟子言心之官。耳目之官。不曰此為大官。而曰此為大人。

蓋就本身之官。做人也。耳聰目明。目視書。心想文。疲天官以博人官。而官品日大。人品何可日小。人不以天子所予。而受天子所奪。則漸陞而為大官。人不以天所與我。而我自奪。則起陞而為大人。專做大官。此為大官而已矣。專做大人。此為大人而已矣。惟正己而物正。則大官固大人。小官亦大人。即小官可不甲矣。

中人上下

夫子下學上達。隨人皆可達上。惟上智不肯下。

愚必不肯上。凡中人皆上品也。中人雖於上達有望。必從此向上。方可語上。中人非於上達絕望。若從此降下。方不可語上。以上則不安於中。以下則并不保其中。魯是不上不下之中。可駐足耶。夫子蓋激勵中人。使中主中行。日進上達。毋盡地中止也。

聖及其至

移酷吏之劣治以劣理。尚難劣。移壘斷之盡利。盡性。尚難盡。移鄙夫之無所不至。以至命。尚難至。理無窮。性無盡。命無至也。故聖人第言劣理盡性。以逆命。不言理劣性盡命至。必理性命之為所劣。所盡。所至。雖聖人有不知能。第劣之盡之至之。則雖有不知能。尚可及其至也。能及聖人所不及。則如天階之不可及已。

我知鮮知

明行。揔道味也。明是辨味。行是咀味。行有活味。即是明。有深味。即是行。人知道不行。莫知由示明。人知

道不明。莫知由不行。人知道不行。故不明。莫知行之。亦不明。飲食莫知味。正行之不明者也。两个我知。正夫子之知味。悅我心。如悅我口。雖人莫知。不混我知。雖我獨知。不能使人無莫知。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聖人自別於莫知之人。而曰我知。將以先知覺後知也。

富貴難行

行富貴更難於行貧賤。夷狄患難。貧賤夷狄患難。第自行一身之道。主張由己。不須借助。若富貴之行。必

須分享富貴人。與獨享富貴人共行之。不能獨行矣。百執不代天子行。僚屬不代官長行。雖天子官長一腔膏澤。要雲行雨施。能令人上奉行如意乎。故聖人虛富貴。擇人恐徒得坐享富貴者。不得勦行富貴者。而我無獨力大行之也。

明行各認

人無不明路行路。第各認所明所行是路。非通路耳。惟聖人見天下之順見天下之動。若仁者智者。則見

不周天下。第各以己見謂之仁智。道不行。非人盡無行之也。智者誤行其明之所過。愚者誤行其明之所不及。各行所明之一路。而通明之路不行。知道不明。非人盡無明也。賢者爭明於道之所過。不肖者塞明於行之所不及。各明所行之一路。而通行之路不明矣。因各明反不行。因各行反不明。誰知之。惟明行一貫之夫子知之。

富貴兄弟

崇高。莫大乎富貴。夫子曰富與貴。曰富且貴。富兄弟。猶作伴也。他日不曰貴可求。只曰富可求。苟可求富。寧甘執賤之賤。是恥貧甚於恥賤。欲富甚於欲貴也。兄遠絕弟而獨自旅行於世。至孟子不曰欲富同心。而曰欲貴同心。即膏粱文繡之富。皆所不顧。則貴獨有叔弟又絕兄不與矣。然貴人無膏粱文繡。誰肯欲貴。既作貴人。何患無膏粱文繡。則欲貴者。并深欲富也。弟不敢做兄。而畢竟從兄。於是千古世法。從

歸家兄之一篇。

質諸鬼神

人彼此疑情不向。則對面質証。有疑獄不快。則赴官質成。君子務民之義。天下信之。則可徵諸共聞共見者。即可默質諸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民莫不信。鬼神亦不疑矣。天地不免有憾。鬼神不能無過。以寡過之君子。質有過之鬼神。鬼神為之快矣。三王誤為明神考之者。即質之者也。

聖人天道

仁於父子。義於君臣。禮於賓主。智於賢者。是天道之於人。必父子於仁。君臣於義。賓主於禮。賢者於智。乃是聖人於天道。聖人口天道。耳目天道。鼻天道。四肢天道。其於天道。六口鼻耳目四肢之於穀色臭味安佚而已。天豈專命堯舜為聖人耶。堯舜自性之元。堯舜不謂命也。

掘井鑿池

學欲有為。譬如掘井。治行無事。不宜如鑿地。水未出。利用掘所以濬膏澤之源。水已行。不利用鑿。所以從順流之便。以有為深造。以無事安行。則可修身持世矣。

不好犯上

序所以事親。弟所以事長。不論事而論所以事。則勿欺之犯乃事也。過校犯者而犯所難犯。固非其好。即過不校犯者而犯所易犯。亦非其好。惟真孝弟。故犯上。惟不以孝弟為名。而以孝弟為人。故不好犯上。若明孝弟之事。而不明其義。則以不犯為孝弟耳。

慈惠之使

慈惠皆主愛。何慈不以愛衆。而所以使衆。惠不以愛人。而是以使人。則徒慈惠之難使。不如好礼學道之易使也。慈惠之以好礼學道乃真慈惠。以好礼學道之慈惠。而使衆使人。乃易使。乃是使耳。

遺古用古

今人不踐古人之迹。自我作古。自家不踐自家之迹。
目。作古。善無常主。若主其一定之善。而不從不踐。
非善之明。善之至也。何以為善人。既有古之人。古之
人。便有古之我。古之我。但夫子不好我之古。而好古
之古。并好古之老彭。好古之好古者。好古
極矣。

城長情短

秦皇能築萬里城。不能使秦作萬世帝。萬世之帝。咸
資秦萬里之城。則秦城大有力矣。萬里之城。止護秦
二世之帝。不延秦三世之帝。則秦城大無情矣。

好惡永存

人物相異之幾希。即人。好惡相近之幾希也。故惡
肯酒好善言。肯開好惡之端。湯好執中。惡不中。好無
方。惡有方。文好保民。惡傷喪。好聖道。惡昧道。武好不
泄志。惡泄志。周公好兼施。惡不兼施也。庶民以作好
惡去之。三王以誠好惡存之。一好一惡。統千古皇極

矣。

愠見切體

好學不能忘怨。說學不能解愠。第說非說人。愠亦不
愠。人為己之學力。愠耳。人之愠人。但隱含於意。子路
愠夫子之不君子。乃直見於色。非切。愠。無此愠
見。非愠。故有此愠見。子路見愠於夫子。夫子竟不
見其愠。於子路。并子路之愠。心平。遂執干而舞。對弦
歌知音矣。

仁賢親民

孔言親仁。孟言親賢。聖經乃言親民。言親民。則仁賢
在其中。言親仁賢。非親民在其外。施仁養賢。皆以及
萬民也。弟子為學。泛愛衆而親仁。帝王為治。親賢而
徧愛人。弟子通於帝王。則所學不小矣。

中人憂介

必明必強。下愚還可望上。況中人以上。惟危惟微。上
智且防落下。況中人以下。中人非處可語上。要學以

上方可耳。中人非絕不可絕上。必墮落以下。方不可耳。上達下達。深中分介。故中人非苟安地。莫謂吾惟不上。而不至下。可竟作中人老也。

同歎良方

舜歎並生。益戒舜以弗歎。立達之歎。正並生之歎。非即歎也。已不欲不立達。則勿施於人。已歎立達。則博施於民。克舜猶病。故傳取譬之方。孔傳克舜經驗之方。以藥萬世之病。

及泉有為

無為者。辟汲人井。有為者。辟自掘井。一掘實泉汲也。掘泥方及泉。及泉後。久浸生泥。掘井不修井。則井泥不食。舊井無禽矣。故穿井加綯井。使常新不舊。常泉不泥。是真大有為者。達原後。還更造。及泉後。還加修。必有事焉。則湧泉洋溢矣。有為者。辟若修井。

人學天地

天地成物。亦成天地。今以不覺後覺為先覺。以不

與凡民為蒙昧。以不立達人為己立達。以不親民為明。德以不成物為自成。是以不覆物載物。而獨成天地也。故學以能學天地為大。

力終成久

聖以修條理見力。人以此久不忘。稱成能終能久。乾行之強也。人能為萬里之行。而不能為半里之跳。行可及其成功。跳必不及成功。故有力而不休。且久者跳而非行。故也。

目前善誘

聖人仰觀天文。即顏之仰。俯察地理。即顏之鑽。中觀萬物之宜。即顏之瞻。能仰鑽瞻。即目前上下前後。皆天教善誘之。默傳矣。夫子特代天地萬物指點耳。

顏足以發

孔代天發蒙。顏代孔發蘊。孔不盡發。而顏足發諸弟子。私受顏發。如面受孔發。既受顏發。因各以意轉相發。故諸子各有言。而顏獨無言。然諸子所發之言。皆

顏所發之旨也。顏真孔喉舌哉。而在乎在。回喪如子。喪有回則滿門發生。無回則獨自發憤。

仁通身世

仁者好人。仁惡人不仁。就人身寄好惡也。好已仁。惡己不仁。就已切身用好惡也。仁本生身有殺身以成仁。無以身尚仁。身本無不仁。不使不仁加身。即不使不仁加仁。故不必用力好仁。并不必用力惡不仁。第直用其力於仁。以無尚好仁。以不加惡不仁。是不及探湯之切。以好仁好人。以惡不仁惡人。則求志達道之公。能仁身。故能仁天下。仁天下要歸仁身。

講不先修

修德如修龍。必本身原無鱗角。衣袂改而有鱗角。衣方成龍身。非口頭一講。便成龍也。講即講其所修者。講前有修。先行其言。講後有徒改。行頌其言。講明時。知徒知改。講明後。頌能徒能改。顏之徒改全在講後。省私不在講堂也。修而不講。則閒居作德。不必講堂。

言德於徒改不妨。不修而不講。則閒居既無德行。講堂又無德言。於徒改愈絕望矣。不修而講。即講如不講。邀講用卜講地。訂講期。揆其閒居積時所為之德。而著其講堂片時所言之德。即終身講龍。而本身之真蝦蚶。猶未嘗一徙改也。孔時多真修。不憂修之不講。但憂不修之不講。孔後多真不修。而假講。又憂講之不講。修詞不立誠。持口業非居業也。故首揭修作講課焉。

溫不如熱

溫而理。溫故而知新。如蚕之不冷不熱。育於春溫。自然抽為條理。吐為新絲。若不能溫。則與其冷也。寧熱然猶生氣過盛。冷則生氣灰滅矣。老之將至。其景已冷。憤之方發。其腸猶熱。所以至老逾新也。敏學敏行。敏事敏求。皆以熱勝冷也。德。忽。豈曰能溫。

有適用危

凡言行之不足為法則者。危道也。禹奉南面之恭。而

戒以丹朱之傲。此不沿則例之言。豈可世為則也。哉。征苗之命。而敢叛。征苗之師。此不拘成法之行。豈可世為法也。有道之君。以法則自重。而不察以法則奇。人故有道之臣。雖以稟法則為功。而不以稍破法則為罪。言行雖危。而身名自安。君居安若危。故臣雖涉危亦安也。邦可長不危矣。

中才善養

氣含未發之中。坤展發揮之才。人稟之為性善。以善養人。即以中才養人。以中才養不中才。即以善養不善。但以教為養。則養性養氣。以不教為養。則養奸養亂。苟無克之根。德以興其善心。而優游姑息。以護其不善心。則養癰護疽之養。是慈母之驕養敗子。非賢父兄之作養肖子也。稟養不肖為肖。而父兄乃養成不肖。養之能勿教乎。

大人赤子

赤子心。方啼忽笑。方笑忽啼。正如大人之心。方可忽不

可忽不可。又忽可。赤子不知義之所在。而先天昭合。有心而無言行。大人知義之所在。而後天員應。有言行而無心。義之所在。無定在也。赤子渾之。大人喻之。有恒可教。

九巫者能禱不巫者。醫者能藥不醫者。有恒者能報不恒者。有恒之益。尤切於巫醫。衆不巫者。請禱於巫者。衆不醫者。請藥於醫者。衆不恒者。不請教於有恒者。不恒之自損。尤甚於不巫醫。不恒者。不請有恒為巫醫。不恒不自羞。有恒者。不能作不恒之巫醫。有恒還自羞也。夫子善南言。稱易占。乃代有恒求巫醫耳。

威儀變色

孔子際可公養之仕。每避色於札衷。何又變色於饌威。不知者以為一饌也。其知者以為一札也。孔不為酒困。豈為饌動。設饌威。愈衷。孔還無色舉乎。主不設饌。務生方去。倘主設威饌。務生必不去矣。孔之避色。不於衷而於威。主色未變。客色先變。雖見共而作。

孔見盛饌而作盛饌之不可久。如迅烈之不終朝。對需雲之宴如威迅烈之威。斷不為公衆際可淹也。且國運家運盛衰相乘。饌非始乎盛。衰衰盛。非終乎盛。必衰。明皇一盤實數百金。饌非不盛。及間關蜀道。日中不食。民進麥飯。皇孫輩爭手掬之。頃更而盡。故盛饌之暴殄。必干天怒。風雷之變。倚伏於几席間矣。知盛饌中之有風雷。真知味哉。

迅烈必衰

天為成王疑周公。而大雷電風以警之。成王變。而周公不必變矣。天為時君疑夫子。而迅雷烈風以警之。時君不變。而孔必變矣。風雷於晝。則周公之易不及。風雷於夜。則周公之夢不及。魯不一變。而周公道衰。周公道衰。而風雷變。而孔與俱衰。孔不能變。魯徒自衰而已矣。

離下觀上

一木之身。上枝葉。下本根。人着眼只見上一截。一家

之內。上父母。下妻子。人着眼只見下一截。離將上。眼移而看下。將看下。眼移而看上。若於慕妻子時。不忘慕父母。則於本能看下。截。身能看上。截。是徹上徹下。慧眼世間有幾。舜目重瞳。

固執利貞

夫子戒學之不固。却又疾固。毋固。人母論善念惡念。正念邪念。皆執而不變。倘擇不善而固。不貞而固。又不如不固也。易有利貞。有不利貞。有利君子貞。有不利君子貞。有貞吉。有貞凶。有小貞吉。大貞凶。有貞厲貞吝。非一槩貞吉亨也。貞亦有不利不吉時矣。况未必貞而徒株守以為固。能必其吉無不利耶。君子不惟不諒。并不執貞。故足以幹事。

觀海惡盈

天道盈而漸減。人道盈而倍增。不盈科不行。非盈便停而不行也。盈科而後進。非盈便止而不進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正以不進不止耳。盈而能悔。又何

不進不行而不可久乎。盈而不自盈。故可放。海觀海。放海觀海。侯可盈耶。尾閭之海。仍不盈也。海可觀而尾閭無可觀。學者當作如是觀。

天淵統會

為飛天。莫躍淵。皆游至聖至誠之天。淵而鼓其出。執至聖之如天如淵。至誠之其天其淵。皆收為魚之天。淵而會為入机。超凡入聖。出偽入誠。皆入德事也。的然主出。第塗耳目於天之下。淵之上。開然主入。更查

殺身於淵之下。天之上。故始於潛伏。深入九淵。終於天載。高出九天。君子平心自視。昨天非淵。一為魚耳。

朝聞日新

孔不曰夕聞朝死。曰朝聞夕死。夕則向晦。宴息。有不及聞者矣。湯不曰夜。新。而曰日。新。夜則遽然就寢。有不及新者矣。朝乳夕惕。中夜思德。則夕。聞。夜新矣。

覆載全体

覆曰博載。曰持。有上下之覆載。必有四方之博載。維持故覆載不傾。如河岳洛書。有上下之戴履。必有四方之左右肩足。故戴履成位也。格上下。光四表。居然覆載同流。非小補矣。

士名甚貴

人有恒言。不曰民士。而曰士。民則士在民上。不曰大夫士。而曰士大夫。則士在大夫上。有浞政之大夫。不可謂士。未有士而不可為大夫者。有殺無罪。取非有之大。不可謂士。未有尚志之士。不脩大人者。士惟自賤於大夫。故不堪為大夫。先王昂士於大夫之上。以明士之獨貴。則士皆大夫選矣。湯制官刑。儆咎有。信。而具訓於蒙士。蒙士先習官刑。所謂士大夫也。

孔不與子

孔不以鯉死為天喪。子而以曰死為天喪。子豈知猶子有情。於親子。沒無情耶。大道惟公。千古作述。孔可祖堯舜。四何不可父孔。不慟其子。而慟猶子。亦猶堯

舜之儔賢耳。

認徒不冒

孔聖於未及門之斯人而認為吾徒。於已及門之賢人而攻之曰非吾徒。聖學無門戶也。凡推恩斯人之徒者。乃吾徒耳。今必以入吾門者方為列坐之聖賢。一出吾門。便是不可同群之鳥獸。不但已之學問不大。而世法門戶之禁起矣。

手握乾坤

宇宙在手。天下運掌。總謂之持世。凡持杯者。必手在杯外。若將五指放在杯內。則杯不為所舉矣。凡持世者。必身在世外。若將全身混在世內。則世不為所運矣。崑崙之高。天下不得而與。蕩之之大。天下不得而名。故天下可有。天下之成功文章皆可。有也。聖人把握六合。如手持一杯。三聖授受。杯酒勸酌耳。

石不投世

涉世如涉川。硃石空抱。只可投擲水中。不利涉矣。荷

簣知硃石之不如厲揭。可利涉川。不知厲揭又不如舟楫。可利涉大川也。滔天下。固不可一簣渡。又安可荷一簣渡也。

性率飛躍

人心之陷溺。反不如物性之飛躍。凡吾獲陷阱之軀。皆不能飛躍。而墮落世網者也。魚之躍。亦若慕鱗之飛。跳而欲上焉。固知發育之萬物。皆峻極於天矣。

空世有世

巢由無天下而不與。以空為空。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即色是空。一己之色相盡空。則天下之痼癩畢現。而灵感無所不通。苦難無所不收矣。

耳目貫通

音何容觀。而有觀世音。光何容聞。而有聞光佛。音可以目觀。光可以耳聞。耳可為目。目可為耳。六根通達。

聖修進步

成龍以後。便忘却修。則為亢龍矣。成聖以後。便忘却

修則非神聖矣。故母意必固我。後必有事焉。

躬有其文

世有能作文之人。因有能描文之人。凡文一落紙上。皆可抄得。惟各躬各行。孝得孝。行弟得弟。必抄不得。因孝弟及學文。是從抄不得的。到抄得者。因猶人之文及躬行。是從抄得的。反到抄不得者。躬既行其自得。則文亦寫其自得。能文不過為文人。能行乃為君子。人猶人而不猶君子。盡龍象。非真龍身矣。

天人交易

吾人去天不啻萬里。何能操作責償一。若市易之必獲。夫子於大德受命。直斷其可必者。為萬世立定案也。及不答這問。又若付之不可必者。為萬世存疑案也。若這單問禹稷。不對舉羿皋。夫子仍以必舜者。必禹稷矣。何以不答。

顏學庶幾

顏子之學。先天之學也。善練半天。必於健脈差毫髮。

即不善也。別無擇善第知其有不善而已。孔復於天。少於復脈。遠秒忽。即非孔也。別無復孔。第勿其非孔而已。

聖調國是

與下言而侃。所以作在下之氣。使亦奮而為侃。與上言而闇。所以平在上之氣。使亦化而為闇。對下現求賜氣象。對上用閑子氣象。百僚師。朝有夫子。有餘師矣。

渙民修身

學不知渙身。則不能以明德之一身。散作親民之億萬身。而孤身無用。學不知艮身。則不能以親民之億萬身。會作知止之一身。而本身無休。渙非以身為親。艮非以身為私。合之以修身也。伊尹以知覺為明。以若已推納為親。渙一身於天下之正夫婦。而艮天下之夫婦於自身。主善為師。功於克一通。天下一知善覺善而已。

是召和。非四情之和。則五道際事。三虛懸於天下而不達矣。五者達和之具也。

費大參合

費哉。君子之道。其知至能至。足以窮聖人。大哉。聖人之道。其德至道至。又虛以待君子。不見聖人。欲見君子。則聖人高於君子。君子中庸。唯聖能之。則君子高於聖人。二者將安取衷。蓋聖人道德之至。君子知能所及。若上天無般。真之至。豈惟君子知能所不及。雖聖人之無不知。能亦所不及也。故君子之費。期至於聖人之大。期至於天。君子不為聖人所窮。聖人不為天所窮也。

懷挾自搜

晉平公見玄唐。把國君名色。放在玄唐門外。不帶挾國君入。而車以士入。故唐因延之入也。設平公胸中帶許多念頭入唐門。唐望見眉睫。應訝公曰。公何樂入。階來之衆也。玄唐門內乃有國君焉。如此哉。應不

延國君入矣。入且不可得。况可得而坐其坐。啖其蔬。食菜羹乎。公入唐門。如經生入場。不許懷挾片紙隻字。方准入也。泄柳閉門。正恐穆公帶魯君來入門耳。懷利不可事。父兄挾長貴兄弟。不可交友。孰能將一切幻相。放落在門內。提一空身出遊門外。獨往獨來。一無懷挾乎。若懷仁義。則雖懷挾可也。

身無司官

君子當身之司。有司視司聽司言司動者。豈曰無司。但天官之司。非人官之司也。官有司。遵司豆。無司君子之容貌顏色詞氣者。則有司治之道。則君子自主之也。君子威儀抑。肅然如籩豆之有饒。豈司官代操。

往學來教

札開來學。不禁往學。苟其往學千里重趺可也。札不聞往教。不拒來教。苟其來教順風請益可也。轍環列國。往學非往教也。周自遠來。教非來學也。

人物可移

人性固善。物性尤善。人習於不善。或化而為不善。物種樸於異種。不化而為異種。移於接木。彼木之氣。可通此木之氣。智愚不移。彼人之心。或不可通此人之心。莊生曰。惟蜚能蜚。惟蜚能天。則知人不盡能人。故人不盡能天也。聖人則能人能天矣。

澤民陰後

大臣陰子孫者。必皆澤黎民者也。能保黎民。子孫未必無利。大臣陰子孫者。不皆澤黎民者也。徒保子孫。黎民未必有利。不有黎民。則不能有其子孫。甚哉。民之親親也。徒見子孫。恐不見黎民。甚哉。德之當明也。

利親子母

世俗於金銀。皆呼之曰子。貴之也。親之也。於銅鉛鐵錫。則不子矣。銅鉛鐵錫。不以為子。故銅鉛鐵錫。無母。金銀既嬖以為子。故有金母銀母。世間有不顧母之子。無不從母之金子銀子。有不知子惡之母。無不知

子之金母銀母。人之子母。皆有情。故有時而蔽金銀之子母。皆無心。故無時不明也。

強貴善用

恂。便。夫子用強之善也。子路問強。夫子不欲雄於鄉。而第壯於有道無道之國。若居鄉恂。宜用南方之強。而反用北方之強。當國便。宜用北方之強。而反用南方之強。有不當強而強。固有當強而不強。雖強不明矣。

一生衆生

滿世住育。由滿腔戒。俱造福唐虞天下。堯舜一警字生之。春秋戰國天下。孔孟兩俱字生之。使堯舜視洪水。是天下之洪水。而不以為予警。孔孟視亂賊食。人。是天下之亂賊食人。而不以為予俱。是有死天下之心也。天下皆死。聖賢何以獨生。聖賢良心。一息不肯死。則天下性命。萬古以常生。

利民及親

泰誓保子孫及黎民。不知利黎民乃保子孫。使為聚財之子孫。則黎民散矣。民不利。而子孫何利。使為散財之子孫。則黎民聚矣。民利。而子孫何不利。有枝維持子孫。考聖感悟子孫。能使子孫不聚財而散財。不散民而聚民。故民利。而子孫無害。正以黎民保子孫也。若聚黎民之貨財。以貽子孫。是以貨財殺子孫。取周公一个臣。能帥三百六十个臣。以利億兆个民。故子孫賴之。

明親合朕

明德如日月當空。親民如日月下濟。察一為明。則太察無徒。民反以明不親矣。親愛而辟。則好不如惡。德反以親不明矣。明不遺親。不掩明則獨善兼善。合而止至善。

身世善道

吾道世道一善耳。信道之善而篤。學道之善而好。守道之善而至死不變。則信非謬。學非曲。守非株。合之

以善道也。既善吾道。乃善世道。以處有道天下。而道善見。以處無道天下。而道善隱。以處有道無道之邦。而道善富貴貧賤。吾身有道非無道。則任世有道無道。無往非善矣。恥者恥其道之未善也。

道通上下

天在上。不陵下。地在下。不援上。天居上。不驕下。地為下。不倍上。陵援驕倍。則天道不下行。地道不上行。而天地否。君子素天地位而行。則陵援絕。凝天地道而行。則驕倍消。而地天泰矣。首自天命而達乎天下。何陵何驕。終自入德而至乎天載。何援何倍。提一中庸在天地中。而上下同流矣。

善性健天

天下有惡人而無惡天。不可惡名也。苟言人性惡。不敢言天性惡。天下有善人而無善天。不可善名也。孟言人性善。更不必言天性善。健之者善。天其善之母。而善其健之子也。

項非蓋世

友稱項王氣蓋世。荅曰。夫蓋世者。必東西南北無所不蓋。項王火秦宮室。見咸陽殘破。心思東歸。是咸陽以西。氣弗蓋也。江東雖小。亦足以王。捲土重來。未可知也。不勝其憤。自捐寶軀。是大江以東。氣弗蓋也。區區坐擁一彭城。而彭城不足自蓋矣。烏在其為蓋世哉。故卒為睢水柴陽百戰不屈者。所蓋。

天教人忍

所以動心天也。動其心而心即存。所以事天。所以忍性。天也。忍其性而性即存。所以事天。不昧於天。所以動忍。則知天精。不忽於天。所以動忍。則事天格。

動忍一生

天動忍人。在降任前。人自動忍。在降任後。舜既為天子矣。平成四海。而干羽有苗。將自帝。自王。意氣收。入無殺無臭。依然如無歸之旁人。其身雖發。而心往寂然未發。心無時不動。性無時不忍。至於蒼梧之

野。而動忍方起。担矣。不亦大而遠乎。

贊化平常

贊化有是奇絕事。却尋常事。今滿目達官貴人。俗所熱奔。編戶劣民。俗所冷看。冷者熱之。熱者冷之。即此是贊化育矣。

權與時行

權如四時之行。立如四時之立。後之生。張敬藏。隨時通遷。則天地之微權也。天道立於陰陽。而一陰一

陽之互根。則權矣。地道立於剛柔。而一剛一柔之相

濟。則權矣。人道立於仁義。而仁義之並行不悖。則權

矣。從心竟不踰矩之先立也。地步三十先立定矣。

踐形惟肖

人子不期肖父。期肖天地。若父肖天地。而子不肖父。

是不肖父之所肖。不世濟其美。其不肖真不肖也。若

父不肖天地。而子不肖父。是不肖父之所肖。不世濟

其惡。其不肖乃正肖也。所不肖者父。所肖者天地也。

犁牛之子山川不食。犁牛以為不肖。山川以為肖也。朱與堯其明相肖。特明之殷與欽不肖耳。為父者。今人以肖己為不肖。則父為何如人哉。厲人夜半照子。惟恐其似已也。此一念能還自照矣。

父母天心

人家有肖子。大父母愛而委任之。有敗子。大父母寬而涵育之。可以回頭望之。有愚子。大父母憐而衣食之。曲庇之。今上不能為肖子。受父母委任。下不敢為

敗子。煩父母憂勞。庶幾自托於愚子。望父母一憐念而已。人皆曰智誰甘作愚子乎。

乾不言利

心曰本心。性曰本性。分曰本分。原不計利息也。賣菜傭持本換利。我東菜。我文錢。左手文。右斤。不與也。故談及報應。夫子不答。蓋不教舉世作賣菜傭也。世擬一雙空手。要為僥倖去拿錢。曾傭不若。

妖祥由人

科名將發。則無情之物。或兆為災草。科名既發。則有情之人。反自化為腐草。為災草。一則以喜。為腐草。一則以恨。靈化為腐。則謂靈為妖也。亦宜。

事業冒認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寃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寃業。天殛之。

多識默識

眼見外照。識見內照。見一事。識一事。見一人。識一人。見賢便識思齊。見不賢便識內省。見而不識。與替同矣。多見而識。就行生處。識天知之次也。夫子不讓。默而識之。就無言處。識天知之上也。夫子不居。

純樸皆文

易相樸曰文。詩純德曰文。如金純質。雖鍊之又鍊。而精粹之性不已。如鐵純鋼。雖磨之又磨。而堅韌之性

不已。樂之純如非純是一音。俗六律八音諸奏而始終條理和肱不斷。聖之純粹非純是一德。倫清任和諸妙。歷志學浚心諸境。而事有終始。聖肱未斷也。所謂純正於不純處見妙。所謂不已正於惡可已見神。於世上可以已者已之。於吾性命萬不可已者自然不已也。所謂純。於其不可已者耳。

過如日月

君子過不文。日月亦不文。君子過不貳。日月亦不二。

君子有且過而過。即過益見君子。日月有宜食不食。即食無傷日月。食有常數。星家能測。過無常數。即操心危而慮患深。不及測也。受過之心未白。則鬱氣上薄三光。日為晝晦。月為夜暝。君子之過直足感日月之食。不惟如之矣。日月食浚內侵。君子食浚外累。本不相如。特其影似而已。大學明德求為不食之日月耳。

顏愚足發

君子引而不發。須學者自發。孔言外餘味。顏開宮內密藏。非孔有不足。待回足之。乃孔可已足。而回更亦足也。助我者對面發之一發便盡。非助我者退後發之生發無盡也。聞其一而足以十。助固足發。非助亦足發。既無足發。獨自發憤而已。

能改知生

人情經一過。更發一生机。過常憚改。過至於恒。雖先憚改。後能改矣。生常日用不知。及死中得生。雖先知。後自知矣。不知過之當改。必不能改。則能改由知改。不能從憂慮得生。鳥知所自生。則知生又由能生。雖無先天之知能。而有後天之知能。故可代天任事矣。

天心全休

禹稷伊周。一天全体也。有一漏者非盡漏。有一飢者非盡飢。有一匹不被澤者。非盡不被澤。有不合者。非盡不合。行有不得。非盡不得也。聖賢以一有為有者。

未全。而不以萬有一不有者。少自起。天大有。不少。滲一不有。也是與大造同心。

智仁山水

覆之金。固之玉。其為利實。則舉世共爭。山之光。水之景。其為神虛。則舉世共棄。知者仁者。取世所棄。而舍世所爭。惟並貨殖之子。登山涉水。可無墳山水利訟矣。

九經武經

或問戎為大事。何九經獨無兵法。曰。親賢謀主。大匠元帥。群臣裨將。庶民子弟兵。有工機軍器。遠人諸侯。來助陣。治法藏軍法。是動九天藏九地之武經矣。

恥笑斗筭

人受胎食血。受生食乳。以就口食。穀。畢世只是口之於味。目視耳聽鼻嗅肢運。能供此一口。費口不更愛休。頤口不暇頤心。貧賤以糊口。富貴以充口。八口百口。聚而食此一口。三口成一品。做到一品。何止供

三口。有道無道之穀。皆口也。認口業作事業。則跂行喙息之開口。亦可作事業矣。

見花忘謝

清明節候。滿山薪木。競吐紅苞。兒童艷心奪目。手之盈把。捧之盈頭。以為極富貴也。不久春謝為薪。樵人斧之。壯人燎之。天枝沃葉化為灰燼矣。兒童奇葩玩之者。樵人壯人灰燼委之造物。故以轉盼灰燼之物。娛笑一時。兒童也。夫天下之走艷者。皆童現也。誰能入蒼叢而不採乎。

徒改不能

問徒義改過。何以不能。答曰。渠非自知徒改也。對義人聞義。對善人見不善。容而非主也。容去主又昏矣。若主忠信。以徒義。何徒不能。主忠信。以勿憚改。何改不能。聖憂徒改不能。正憂其無主耳。

子夏憂學

子夏直以事君事親。必謂之學。子貢乃顧息其學。以

事親事君。則是事親事君。乃學息有處。非學着有處也。親遊聖門。且分仕學為二矣。况沿至後學。能不於衙門外另立講院乎。

教分寬謹

唐虞敷教在寬。後來庠序用謹。唐虞九德咸事。爾時士子自嚴自謹。故朝廷以寬敷之。三代後。民有故弊。邪侈。士有放心橫議。爾時士子寬而無制。故朝廷頒謹束之。守先王。開先聖。朝不知謹庠序。而庠序學者自如嚴謹已耳。所謂無待而興也。

年加老至

加年而不學易。雖加至百年。徒添罪過矣。不知老至而不為人。及知老至。乃為非人矣。學易不厭為人。不厭夫子係易以為人。沒身焉耳矣。

畜臣食民

馬乘曰畜牛羊曰畜。聚飲臣曰畜。是以聚飲臣作馬。牛羊而聚畜之也。代君聚財。則為龍麟鳳。代君聚財。

則為馬牛羊。臣有耆角伸蹄。作人馬牛羊。又安能受人牛羊。而為求牧與芻乎。平天下。教子其民。不忍馬牛羊其民也。此馬牛羊之臣當就烹。

賢以陋全

回能自樂。以其處世所不爭也。飲食有訟。誰爭。簞瓢屋宇有訟。誰爭。陋巷。雖垂涎安飽者。斷不就。簞瓢人索食。過陋巷人謀居也。回始有以自樂矣。鼓鐘鳴暴食。甲第連雲。鬼神陰妬之。貪夫明覲之。雖欲自樂。胡得也。

富貴有真

富不足以富人。富而人懷其仁。不忍妄意窺其藏。是真富也。貴不足以貴人。貴而人服其德。莫不相與恭。其知是真貴也。

分途宜慎

人生分途以後。各有弗為。各有弗已。隱怪之事。吾弗為之。中庸之事。彼亦弗為之矣。遵道而行。吾弗能已。

時道而行彼亦弗能已矣。舜跖各有弗為。各有弗已。擇善固執。擇不善固執。是故憂悔吝者存乎介。

人為天能

皇極之人有能有為。聖賢之有所為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也。雖竭蹶不能。不肯束手莫為。拂而弥慤。亂而弥堅。若自謂不能。而安坐不為。天無所施其拂亂。其何所睹其增益乎。困心衡慮。增益其所不能作。微色發聲。增益其所不能。喻恒過浚改。增益其所不能。既增益之發生。正得於拂亂之憂患。自增自益。為之而已矣。大任未降尚為之。乃大任已降而弗為。皇極誰扶也。

告猷先王

三仁請猷先王。時王雖猷。惟先王可猷。則三仁旁矣。周公告我先王。時王雖猷。惟先王可猷。則周公旁矣。風雷感動。周之時王竟可猷。去奴剖心。商之時王竟不可猷。豈周先王比商先王較靈耶。抑商時王比周

時王較暴也。天何風雷做周。不風雷做商。今付有懷心耶。使三仁先見周家之有風雷。則三仁必憾天矣。

開府交易

禹稷不營家產。其門庭今落。宛如陋巷。故過而不入。設有宮室之美。未必直過不入矣。顏子天下歸仁。即陋巷無人。默藏禹稷。故不改其樂。設徒僞妻妾之奉。未必樂不改矣。不思天下之假禹稷。則過門必入。惟過陋巷。始不肯入耳。不歸天下之假顏子。陋巷必不

樂。惟禹稷時過陋巷。斯即自樂耳。禹稷斷不易為顏子。顏子斯不能易禹稷。同室有禹稷。則戶外屢盈。方整冠肅容之不暇。何待開而纓冠。鄰有禹稷。則隣照有光。方出門求借之不暇。何肯入而閉戶。同室無禹稷。則同室視如鄉隣。鄉隣有禹稷。則鄉鄰視如同室。禹稷顏子。世間開府也。旁顏子。不開頭禹稷。相開而交相易。非浩氣孟子。誰敢做此交易中人。

士品中行

有恥不辱之士。正出世經世真中行也。唯狂者不取
斗筭。進取信果。又進取孝弟。又進取有恥不辱。不惟
取似中行。更進而取真中行。可謂真狂士矣。唯獨者
斗筭不為。不信果不為。不孝弟不為。不遠恥辱不為。
不但中行不為。并似中行不為也。可謂真獨士矣。
倘混身於若進若退。若取若舍。若為若不為。以托之
中行。非惟微之道心。能執厥中者矣。夫子不願時也。
行已有恥。不中行也。君命不辱。惟中行故不辱也。
不得有恥不辱之中行。必也孝弟信果之狂獨乎。

人物變化

人必變化已氣質。斯能變化人氣質。若自家不變化。
則何所操以變化人矣。人必有不變化之性根。斯有
能變化之妙用。若自家先變化。則人誰受我變化矣。
致曲之愚柔。能變化為明強。致曲之明強。不復變化
為愚柔。故可成變化而贊化育。

讀書要切

友問讀書何却最切。荅曰。凡書不論部之大小。各有
一片真切心腸。書無不切。但讀者心有切不切耳。以
切心讀之。無書不切。以泛漫不切心讀之。無書是切。

功浮於食

君子居國。必能使君安富尊榮。方不素餐。則使倖於
不亡者。猶之素矣。必能使子弟孝弟忠信。方不素餐。
則僅免於刑僇者。猶之素矣。士之報孔。必重於孔。君
子醉食。必浮於食。不僅功食相稱也。儒行篇不以小

言受大祿

贈地師

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而地之可憾。尤甚於天。雖清
夜猶引入良心上天堂。不論人之貧賤。而氣無不升
也。地雖旦晝。徑擠入地獄。不論人之富貴。而
形無不埋也。天之烈風雷雨。人猶有屋可避。地則則賢
愚一丘。壽夭同盡。人更無計能逃也。則地尤憾府哉。
地有佳城秀穴。被地師毒眼道破。而地遂不淨。秘其

樂則入憾地。上還憾地師矣。於是主人憾地師曰。仁義孔智根於心。猶金木水火根於土也。安得更有。一好穴堪托此根乎。地師拊心自憾曰。尋穴至此。吾術窮矣。

又贈地師

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久據之。不及我矣。若富貴非一家私物。則後富貴人雖欲堅固之。旋且及彼矣。未富貴家。原流已富貴家分過矣。已富貴家。仍聽未富貴家分將去。如一天和風。井雨。偏地揮洒。有何揀擇。今地師視主人曰。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夫富貴止有此數。若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必萬代貧賤矣。天行彼家有何冤仇。而今之萬代貧賤哉。地師即有此理。天未必有此心。未審注福祿星君。肯為地師改簿否。問之天師。天師不應。還問地師。

答地師

地師言謀地之利。若持左券。主人應曰。使謀地得利。

如賈人操本求利。隨水隨得。親自討得一場快樂。則誠奇矣。今地之獲利。常在數十年後。而謀地者之骨且朽矣。此愛地利者之幸。耳。謀地者。安得漫開既瞑之目。展顏一笑乎。

又答

地師言地有催官。則科第主欽。主人曰。吾子孫目不瞎。耳不聾。心不死。猛力攻苦。自應擢取科第。如何心地不靠。反靠頑地。活人肝胆不靠。乃靠死人骨血。活人要靠死人骨血。則活人反不如死人。便非佳子孫矣。雖科第何足榮。

人物相食

在上為鳥鵲食。在下為螻蟻食。生也人食多少。物死而物食一个人。天道好還。物理亦好還。夫何足怪。

頌行頌言

言之頌。天也。人不能言。天默寂之。言人不能行。天若導之行。一行不謬。若儼天監。一言不慎。若惧天。

聽所以顧天也。天開人顧天。而人不轉顧。天乃轉而
他顧。與言行之顧。父母也。子未能言。父母教之。書
子未能行。父母扶之行。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
不敢忘父母。所以顧父母也。父母顧我。而我不顧
顧父母。父母即無他顧。有一朝不及顧矣。思及於天
將他顧。父母將不及顧。仁人孝子。時曰。顧瞻瞻也。
哭死而哀。

喜怒哀樂性也。何充舜性之。不稱喜怒哀樂而獨稱哀。

蓋生役妄情。死還天性。充舜生前不性。衆人死時方
復性。一生不性。不且死而死。生可喜樂。死固可哀。一
生賦性。不知死而死。生雖可怒。死亦可哀。充舜好生
故哀死。歎人並生。故哀人獨死。衆人身死之時。正聖
人性生之會。哭盡性者而哀。非為其生之盡性。死有
餘憾也。哭賦性者而哀。非為其生之賦性。死有餘辜
也。百姓如喪考妣。哀死充舜。正為念生充舜耳。若遇
桀紂。便欲與偕亡。雖死不哭。與聖性好生。豈為其生

之桀紂。便不注數行下耶。哭則不歌。雖哭桀紂而不
歌也。此聖性也。

幸得另會

陳蔡危矣。曰丘其幸乎。人知過矣。曰丘也幸。聖所謂
幸。乃世人所謂大不幸也。畏途也。時正當桑落。曰賜
爾庸知吾不遇之桑落之下。聖所謂得。乃世人所謂
大無得也。世法世解。斷無出世之樂。

逢旅善托

富貴逢旅也。舉世互托焉。今一入旅舍。便寫封條。照
業旅舍主人。必群起而問。曰奈何以汝一客。而欲逐
我衆客也。小則聞。大則訟。故認旅太真。必起爭訟。若
認逢旅太假。又多苟且。惟岳武穆托宿逢旅。侵晨而
起。為主人洒掃滌具。不辭主人而行。不認太真。而欲
徑據之不認太假。而苟且處之。斯旅舍中一嘉客矣。
旅之時義大矣哉。

求雨得雲

求雨踰月。止求得雨之雲。行而雨不施。何以致天下平也。望雲嘆曰。天且多浮雲。何怪人不父子操戈。以爭浮雲也。天真作尊矣。人世多浮雲。何怪天不震怒。而化為浮雲也。人真作尊矣。豈天作人尊。人尚可遠。人作天尊。天反不能遠耶。雷為公。電為母。風為伯。雨為師。皆有職名。雲獨無職名而為浮。雲不雨。并兩師之職。因雲曠矣。古聖皇以雲師紀官。若以浮雲紀官。是教百官師浮雲也。嗟。天道至教。乃以雲教浮耶。

門路私人

右師何往。非右師。反齊滕之路。胸中扶个右師去。並直擲之路傍。故不與之言。而路乃義路矣。入公行之門。胸中扶个右師來。並直倚之門外。故不與之言。而門乃孔門矣。晉之見惡。人以辟咎也。聊以辟咎。豈托門路以晉身。

虞周萬古

生。謂易。萬古遠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萬古憂也。文慮生。則美里近憂。不足憂矣。且慮生。則東土僻位之近憂。不足憂矣。孔慮生。則東南南北旅。之近憂。不足憂矣。慮遠者。唯憂道。之絕。慮近者。止憂目前之風波。有近憂者。必其無遠慮耳。大學。慮以千古聞知見知之學。厥為慮。故遠也。

天自行討

每見巨奸劇盜。漏於有司之網。而伏於上帝之誅。夫

天討既托人行。知乃煩天一。自討之。為之帝者。不亦勞乎。噫。人不贊化育。化育不待不贊人矣。

瑞入瑞物

龍虎榜中人。何不令人攀之。如龍。乃畏之。如虎。鳳凰臺上客。何不作雄鳴之鳳。乃作雌伏之鳳。虎於鄉而風於國。二者不可得兼也。

考法自獻

視履考祥。中以自考。所以考其善不善。如周孔考工

記日月省試。斗筭經量。此皆天君對考。不開學院。衡也。考其善則為考試之考。其不善則為拷問之考。

生死作喻

作喻人之生機也。此心不作不喻。即憂患為死地。此心常作常喻。即安樂為生機。聖賢為世擔憂與民同患。雖處安樂。常如憂患。故已受其憂患而世悉受其安樂矣。裁一生而對衆生。所謂大生廣生也。若止營七尺之生。則一担夫能矣。擔夫有何大任哉。大生廣生。雖聖人亦有不能。故須增益其不能也。

士非仁義

寒士受人惡報。竟不敢反。有誰無罪肯受士殺。寒士取本分財。尚少甘心直與。有何非有肯任士取。誰殺先生。愚人。家子弟。以不通為大通。并愚子弟之父兄。以不肖為克肖。將父兄子弟良心。一刀砍殺。更無轉手。子弟何罪。父兄何罪。而先生端坐拱手殺之。也。雖

謀殺故殺有別。然殺人以學術。當與殺人以錢刃者同科。不止庸醫誤殺。尚可原情也。雖不嗜殺之人。收且受殺於率獸食人之元生。先生乃先殺也。所殺何嘗一人乎。盜賊殺人。猶弱則逃。強則聞。不井以錐奉也。先生殺人。不以為仇。反以為恩。而醉之以祀。是以禮買殺也。殺人取人。還是應有殺人取人。便非其有。即彼謹具而我領誦。而充類至義之盡。當與樂貨殺人者同科。上取乎下。尚必有制。乃布衣而徒手攫物乎。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則無罪之子弟不殺。而傳食之。非有不取矣。乃真尚志。

絕交非玩

友對主言。閉門絕交。主人曰。易言出門交有功。不言閉門坐有功。出門交賢。有恩。齊功。交不賢。有內省功。交善有擇從功。交不善有知改功。若節卦之不出戶庭。尚僅可无咎。不出門庭則凶矣。坤之有功。以簡而易從也。杜門不出。則簡而難從矣。好出門者。只求有

獲不求有功。利交非直交也。利豈功哉。

發身微仁

人情愛黎民。不若愛子孫。愛子孫。又不若愛身。若曰。仁利黎民。苟可利身。不顧黎民害也。若曰。仁。備子孫。苟可保身。不顧子孫殃也。惟究及發身。則我有黎民害。而身獨利。子孫殃。而身獨保者。雖不顧黎民。子孫不得。不顧身矣。好之惡之。切身之痛也。身不治。癩不能漸發。

大人不奪

天子有與奪。天有與無奪。奉天誥命。天子予之。天子旋追奪之。人得罪於天子。故天子奪之也。皇天降命。天回與之。人自以小者奪之。人即得罪於天。不忍奪之也。天子能奪人所受於己之誥命。不能奪人所受於天之降命。大人時。復命。雖做人官。寔做天官矣。

舜傳後世

君子憂終身。終即已。庶民憂身後。即身終不已。一息尚存。猶顧子念孫。恐不如舜之子孫保也。生者莫為死者發哀。死者反為生者洒淚。君子憂當身之橫逆。其憂有終。庶民憂子孫之有橫逆。其憂無終。舜可傳於後世。遠計可傳孫子也。若憂孫子。則不傳賢矣。

由求合裁

由求仕季。惟藏父與君不從耳。其餘唯命是聽。無不聞斯行之者。夫子退由曰。如何聞斯行之。使由善聽。不敢聞季。即行矣。進求曰。聞斯行之。使求不善聽。則將聞季。愈行矣。有父兄在從季。不如從父兄。况有君在從君。敢不如從季乎。夫子蓋隱裁由求。使酌而行之也。

言詩屢進

能學詩。則可以言。徒誦詩。則不能專對。誦讀而學際也。學則心之所覺。可傳。雖雅頌。為則身之所造。頌始基。二南。學虛悟而為實事也。夫子知己。雅言。與心雅。

誦。故趙庭一過。不問誦詩。而問學詩。及矣。退學。又畧朝廷郊廟之不切為者。而詔以身家之切為。是亦為政。與亦可為。不待過庭。而特呼教之也。使呼小子。在過庭前。聞誠無異。若在過庭後。豈非有異。况獨呼小子以學。獨呼與以為。愈不能無異矣。傳疑于戴。安得起聖人於九原而問之。

聖人學天

天無非教人。無非學。十五志學。天命也。三十而立。

乃振人之不立。而學天命之健。四十不惑。乃破人之惑。而學天命之明。到五十學易。則與天命相知。而順天命。從天命。不學而能矣。

卻夫空叩

問我之卻夫。其心空。故可求師。患失之卻夫。其心塞。故不可與事君。使卻夫不懷知。不知之兩端。而來止。懷得失兩端。而來離。夫子莫施叩。獨與知不知兩端。天理中微幾也。得與失兩端。入教中糾纏也。此兩端。

彼。終是兩端。彼兩端竟歸患失之一端。夫子叩此不。

德業鼓物

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故為盛德大業。聖人代天鼓萬物。而不敢與天同其無憂。故為進德修業。盛大。天道也。進修。人道也。聖德修而天德盛。聖業修而天業大。聖人雖盛大。不忘進修。故為純乾。

痛絕一世

嬰兒落地。未啼先哭。豈非大造苦我以生。終一出世。便入哭境乎。嗣後笑事少。哭事多。哭時少。哭時多。到鐘鳴漏盡。畢竟大哭一場而散。非我哭人。即人哭我。往來。交相哭也。始於哭。終於哭。是故現世。大發慈悲。以哭眾生。

天使一本

父母愛子。非求其報。出自本心。子愛父母。或微孝之。虛名。而觀父母之實利。種。多枝葉想矣。孩提知家。

是傾本之始。終身求慕。是立本之終。子本心。如親木心。乃真使之一根。

率性生情

敬最無情。不聽便銷。色最無情。不看便滅。我一離他。他便離我。所不睹最有情。萬形俱滅。不睹自歸。所不聞最有情。萬聲俱寂。不聞自滅。我且盡離他。到半夜。依然不忍離我。彼不忍須臾離我。而我須臾離彼。非情矣。惟率性君子常生情。

善引齊滕

孟為仁義者。姑與齊王言仁義。言仁義。將引之為仁義也。孟為堯舜者。姑與滕文言堯舜。言堯舜。將引之為堯舜也。故翼之左右。不若引之指南。欲君當道。先自當道。故引可為相。欲人遵道而行。先自中道而左。故引為可師。

擇執惟精

固執。須擇善。擇不善而固執。文不如不固之為可從。

義也。奉。弗失。須得一善。得一不善而奉。弗失。不如易失之為可補過也。

風教有自

文王為當世親父。故風并及女。夷惠為百世遙開。故風止及頑嚚鄙薄之男。匹夫亦含聖脈。匹婦亦秉文心。文王被為國風。夷惠流為世風。然文風不足。嚚紂夷風不能。嚚武惠風不足。動魯君。則風能順行天下。不能逆行天上矣。夫夷自有風。乃待文風作。而後與焉。則國風者。世風之自也。豪傑豈不待文興哉。

夷尹任商

有夏塗炭。世維任矣。尹獨以去。已任。故為聖之任。會朝清明。世轉清矣。夷獨取其清。故為聖之清。尹澤湯民。夷澤湯之遺民。尹任商功業。而為商創始。夷任商節義。而為商保終。總以商家一代為已任也。故大任之不勤心。取衷於夷尹。

堯舜取舍

天下雖重。不重於己。克齊不離。舍己何難。舍天下。天下雖大。不於善克齊。只樂取善。不樂取天下。能舍天下。獨不能舍善。雖取天下。竟不取已。故已相破而善性圓。

擇識知味

愚不肖人。如餒敗色惡臭惡之皆食。雖人所唾棄。亦歛為至味。如智人。如沽酒市脯之不食。非出自家珍。覺齋然無味。惟夫子於沽市不食。與賢智同其精細。於饑餒時不食。不與愚不肖同其濫穢。精細不厭。淡亦不厭也。多聞多見。不猶取諸沽市乎。一經擇識。則沽市化為精細。而不委諸餒敗矣。知之次也。知味最深者也。

性情終始

嬰兒看光是睹之始。昏瞶是睹之終。驚雷是聞之始。重聽是聞之終。啼哭是喜。怒哀樂。初發之始。奄然長夜是發之終。聰明必至。聾聵。昏聩不復。明天以發。

哉。聞之竟以未發收之。終身皆發。一旦還未發。所同無頃。更不發。無頃更不回。願未發。君子所獨。

餘欠自知

子臣弟友。是人倫是大經。四个所求。是察。是經。倫。便覺有所有餘。不特不敢不勉。不敢盡。非夫子不能就其有不足有。餘非夫子不知也。

四科陰阻

乾坤德行。經以易簡。知陰阻。陰阻不經。則德行不鍊。顏冉閔淹行。皆閔陰阻成也。言之用危。有時用巽。則言語中陰阻矣。不冒大難。不成大功。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則政事。中陰阻矣。文名犯衆忌。偽學觸世禁。則文學。中陰阻矣。聖門四科。不足糊口。於陳蔡。天象。賢於陰阻之場。俾知反身省過。焉又得一進。哉矣。故魯論以為厄孔子以為壽。

五達陰阻

達道之賢。多經險阻。古來無不險阻之聖賢。舜遇頑
嚚之親。傲狠之象。則父子兄弟險阻矣。文王遇商之
之國。崇侯之譖。則君臣用友險阻矣。周公蒙流言之
疑。散三監之黨。則兄弟險阻矣。聖人皆勉強而行。故
化險阻為安利。而其道漸達。至夫婦居室。旌席戈矛。
其險阻尤為不測。故聖人閑以有別。訓以覲刑。不令
煽慶頤城。馴致險阻也。達道造端。尤不敢不勉焉。

憤排求教

求則得之。敏以求之。無不來自至者。求教得教。如求
雨得雨。不勝忻幸。求財得財。不勝憂惜矣。不求教得
教。如不求雨得雨。不惟不喜。且厭若之。不求財得財。
不惟不愛。且泥沙之矣。故易待壺蒙求我。札不聞往
教。而啟發叩端。必有問也。彼不求醫。而我強進藥。誰
肯咽之。

而召欲往

涖泗寂寥無人相問。忽有弗擾佛胎之召。如迦虛無

人之境。見似人者喜矣。安得不勃。歌往乎。季氏猶
氏井也。弗擾佛胎。井中人也。召即欲往。乃君子之可
逝。歌往卒不往。是君子之不可陷。

志學先生

天有四時之行。必有四孟之主。世無不立而能行之
人。亦無未立而遽行之天。四孟既立。而四季之氣。惟
天所行矣。三十既立。而四十五十六十七之學。惟
孔所行矣。立與不惑。不易而不易。五十學易以復。隨
順隨。隨易而不易。三十則立。不易方至七十則方而
無方矣。巽以行。故。仍是履以立。札。主者時中之始條
理也。

色取色生

桃自紅。李自白。此天工本色。白取之粉。紅取之朱。此
人巧作色。莊色厲。就色着功。故色字在莊。莊之上。
不暇問根矣。根心生色。就根着功。故生字在色。字之
上。不覺現色矣。

生祠之官

生祠也者。惟生則祠。不論其官之陞不陞。來之再不也。今其人宛然生也。不陞不再。則豈碑斷為惜石。臺廡墟為馬廐。召伯尚無恙。而甘棠紛剪伐矣。南國之人。豈慮召伯之再來。而故裁勿剪之棠作逢迎耶。

韓魏自視

能敵然自視於韓魏者。未必能敵然自視於天下。能

章芥救屢視天下者。愈不難章芥救屢視韓魏。天下歸非自歸。天下棄非自棄也。能回光自視。則能雄視天下。而視歸如棄。視棄如歸矣。

三公不易

天子一位。公一位。天子臣三公。能不以三公易介。未必不以天子易介。故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乃不以天子易介矣。

中庸問學

問學曰。道中庸亦曰道學。即學中庸。問即問中庸。中庸之問學。非隱怪之問學。道中庸。所以道問學也。中即約問學於中庸。即率問學於庸。故問學之中庸。非迂腐之中庸。道問學。所以道中庸也。修道之教。人做中庸之學問。而廣大高明精微新故厚孔。統諸此矣。

恥惡與議

凡假名議道者。對不議道之趙孟。則恥衣食之惡。對志道之君子。則恥衣食之不惡。以假惡衣食者。登壇議道。而吾以不惡之衣食。侍側听議。不見與也。暫且惡其衣食。以附於有道一時之與。而恥心固在也。一出議道之門。膏梁文繡如故矣。雖外溢其惡。實內恥其惡。真志道者。洞見其肺肝矣。孔與入道。道豈專與人議道耶。故士對有道而始恥不惡衣食者。亦未足與議也。

知次合格

多聞多見。所以脩氣物。聞而擇。見而識。所以格萬物。擇則聞之疑者。闕矣。識則見之殆者。闕矣。闕其物之。不合格者。而物。合格矣。聖人以聞見之。擇識為知。之。次世乃不經擇識之。聞見。便是知之上。則知格一。變矣。

慊分彼此

人無不求自慊。須問所自慊。謂何耳。小人為不善。無所不至。以自欺為自慊。彼之謂自慊。君子為善。無不至。以毋自欺為自慊。此之謂自慊。以彼自慊。見此自慊。不覺厭然消沮矣。以此自慊。對彼自慊。自覺泰然。廓然矣。出此入彼。可不慎哉。辨自慊於彼此。所謂致知也。

明德日月

日月能照天下者。以無食之者也。設有食之。則對面不見。泰華矣。日月偶食。必伐鼓用幣。以救之。乃方寸日月時。晦食。則群居飽食。坐視莫救也。日月暈。

於外。其賊在內。故致知於心意。以除內賊。繫矩於天。下。以掃外孽。而時。訟過。以當伐鼓用牲。則日月之食。故而有目皆仰矣。穿窬焚劫之賊。何傷日月。即今此輩。盡悍明威。何裨明德也。必也使無賊乎。

天監難逃

天人一體。天之氣候。無散無臭。人尚得推筮而驗之。况人之行事。有為有迹。天豈不監察而知之。謂蒼玄之神明。曾不如一星官曆師耶。

天眷難報

世間只有天眷。為民萬物。無一民一物能奉天。只有父母。以恩勤奉子。無子能奉父母。即有以父母所生之力。所分之產。還事父母。未費子貲。贈也。亦何益哉。父母。即有以天所產之醴香。所殖之黍稷。還奉上天。未費人貲。贈也。亦何益哉。於上天。施不望報。所以為天為父母。施不知報。不可為人。為子投匭報。聖人。世皆然。何視天反不平。人若耶。特不能為報耳。

天尊觀世

泥天眼佛眼道眼仙眼俯看塵界。皆眾生所謂以隸相尊也。或為門外人奴隸。或為門內人奴隸。既為眼前人奴隸。又為身後人奴隸。如何有尊爵不居耳。做奴隸也。此必有奴癖矣。

天任人為

大任之降為國為天下。如為山為井。劈空大有為也。心志是所為之神。筋骨身體。是所為之具。故苦之勞之。餓之空乏之。堅其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也。為既拂亂。則欲為不能矣。人患不為。豈患不能故。行一所有之拂亂。即得一所不能之增益也。

天報佞佛

梁武捨筌蓋如來。便得為帝。善報。及為天子。捨身同泰寺。及得餓死惡報。豈望重身輕耶。捨筌無望報心。便是真佛。故佛報以善。捨身時有求報心。便是佞佛。故佛報以惡。天堂餓鬼。判於心之有無。作聖作狂。判

於念之罔克也。佛一舍王位。便終身如來。梁武暫尔捨身。隨聽群臣贖轉。則帝王之相不能空也。徒欺佛作兒子戲耳。罪莫大於欺。故佛誅其心。今人餓鬼道。君子毋自欺。恐先聖誅心也。

人能爵天

善人乘天爵祿而為善。天下遂歸德於天。惡人乘天爵祿而為惡。天下遂歸怨於天。凡襲天棄天之事。無爵祿人不敢為者。有爵祿人公為之。天何橫加惡人以爵祿。今重負惡名。天似不愛人矣。天何枉厚惡人以爵祿。今滅絕天理。天似不自愛矣。爵祿榮人身。而反殺人心。人心不受天所殺。而天不以爵人祿人者。受殺人之名。則人能爵祿天矣。豈獨天能爵祿人。

天文未喪

文不在茲乎。此喚醒弟子語也。文曰茲曰斯。隨茲隨斯。無不在也。在茲者即未喪斯者也。文必在香壇洙泗。將不在佳園乎。文必在時習之可悅。用未之可樂。

將不在迷之可畏乎。倘文必在杏壇洙泗。不在迷國。則文王之文。必在光四方顯西土。不在姜里。文不在姜里。何演易乃在姜里也。文不在迷國。何夫子曰吾得之桑落之下也。人文有時或衰。天文終古不衰。故夫子性道之文章。不曰彼文曰斯文。不曰在彼曰在此也。

德入天上

從來天下紛爭。只爭天以下。莫爭天以上。七國所爭者。七分天下也。三國所爭者。三分天下也。楚漢南北朝所爭者。兩分天下也。在天以下。故天下可得而爭。若上天之載。在天以上。更無可分可爭。語大天下莫載。語及天載之天。并能載天下矣。語小天下莫礪。語及天下之小。并能破天下矣。故君子入德。直入於天下所不爭。

省身君子

曾曰省身。真君子人也。為入謀而必忠。豈為君謀而

不忠。與用友交而信。豈與僚友交而不信。師所傳而必習。豈先君所托而敢忘。故無不忠不信不習者。即有可托可寄可不奪者。能省其身。則守身以事親致身以事君。吾道一以貫之矣。

四方合一

南方北方之強。合之為君子之強。則強不夷矣。東夷西夷之人。合之為聖人之人。則夷風變矣。於不強處。矯以成強。故為君子於不合處。揆以至合。故為聖人。東西南北之誠服而作之師。思服而作之君。則方之南北。地之東西。不能圍也。

疑言信為

世子疑言。疑言。疑言也。道性善。道以言耳。稱堯舜。稱以言耳。可與有言。未必可與有為。若世子非大有心人。則隨言隨信。不能疑矣。及孟決以有為若是可為善國。則是可為強為善而已矣。不特人皆可言堯舜。并皆可為堯舜。始渙然信孟之非空言矣。

致知新來

所謂致知。日知其所未知之謂致也。師知新。學知也。皆日知其所未也。有知新之師。而無知來之學。則知新之德誰發。有知來之學。而無知新之師。則知來之慧不開。前燈後燈。不可相無也。

暗地藏光

目受光於明。心受光於暗。受明光者。易為氣檢。受暗光者。不為氣檢。晝日紛驚。目光明而心光反暗。夜氣澄清。目光晦而心光反明。若當晝晝時。而目光與心光俱不晦。則知通夜晝。若琉璃之光。表裏洞徹矣。

廣由問士

士儻有行。何子路問士。夫子只要善處兄弟友。豈夫子四道未能。子路只用友兄弟未能。豈用友兄弟。為路所不足。而君臣父子夫婦。為路所有餘乎。必不然也。夫子若曰。吾所謂切。德。怡。如者。必如用友之切。而後可謂士之切。德。必如兄弟之怡。而後

可謂士之怡。倘切德怡。之誤解。將如六言之誤。認何如斯可謂士。但如用友兄弟。則可以斯人之終為朋友。以四海為兄弟矣。蓋廣之也。

一念真如

人心只一真如。所不為如其不為。所不欲如其不欲。旦氣如其夜氣。晝氣如其旦氣。常見如其乍見。萬端如其簞豆。大人如其孩提。一了百了。更有何事。故曰如此而已矣。如此則直截痛快。身家事省。世事亦省。不如此而求如彼。不勝如。望前不見。躍如。碩後只覺。如矣。豈能直見如來。

地理孤行

天地理入理。常是是而立。天與地相通。人與地相。若食地理絕天理。則地無偶。若爭地理昧人理。則地無依。有離天理人理。而地理能孤行哉。其使貪謀富貴之人。敢欺天訟人者。地理誤之也。故天理清。人理通達。惟地顯以其形。藏發納汙。而陰以其理。欺愚

長惡。致天理理交趾。而地理獨伸。是驕其昂足而偏其
一足矣。地亦不近理矣。

富貴卑行

凡富貴人當行者。只是濟人貧賤。故人患難。這人中
華札義。使不為夷狄也。貧賤夷難之不能行者。只為
富貴累心也。使貧賤不降心富貴。則劣餓可耳。而貧
賤可行矣。使患難不動心富貴。則差里可演易。而患
難可行矣。使夷狄不易心富貴。則寧作蘇武洪皓。不
作謝律李陵。而夷狄可行矣。能行富貴者。必能行貧
賤。夷難不能行。貧賤夷難者。必不能行富貴。喪世落
富貴之網。此網一奉打破。世界無不可入矣。若天下
國家不保。求為匹夫不得。則富貴有貧賤。天如其盈
民怨其驕。則富貴有患難。五胡論沒社狩腥羶。則富
貴有夷狄。至貧賤夷難之不堪。始嘆泰不如不富貴
也。無入不自失矣。惟以富貴為不濡熱之水。火則絕
然而行是處坦途矣。

鄉人充類

君子恥為鄉人者。以充鄉人之類。鄉人充類。不
也。曠安宅。未免為無歸之窮人。舍正路。未免為失路
之望。人乞昏夜。未免為齊人。登盤斷。未免為市人。工
媚世。未免為閹人。巧順從。未免為婦人。結反覆。未免
為刑人。棄倫常。未免為夷人。懷禽獸之心。未免為非
人。一為鄉人。必至為無四端之非人。而後已。故君子
憂其非人。

耳順存疑

耳目之官。不容偏廢。思聰思明。多聞多見。勿視勿听。
聞知見知。聞善言見善行。達聰明目。作謀作指。采聞
不睹。耳與目從不相離。順則俱順。違則俱違。始何夫
子不言目順。只言耳順。豈六十前目已久。順只耳未
順耶。豈六十後。只耳已順。而目遂終身未順耶。豈六
十時。教入心通色入心不通耶。子貢不分可得見不
可得見。只分可得聞不可得聞。夫子只言朝聞道不

言朝見道。是用一官廢一官也。目還可任其不順。此處吾斯之未能信。存此疑案。以俟解人。

孔愿規矩

孔子惟知天命。故一生皆用矩。可。涎心之所款。卿愿惟知人情。故一生皆用規。第涎衆之所悅。涎矩者。涎天命也。人自不能遠天。涎規者。涎人情也。天且隱去之矣。愿於人而不愿於天。亦惡之。

人失天命

父付子本錢。子蕩敗其本。父必謂之不肖子。天付人本心。人喪失其本。天必謂之不肖人。父但以傾本錢為不肖。不以失本心為不肖。是本錢重而本心輕。一家之小本重。而天下之大本輕也。軌始不言所利。遂不向人索本。天之通債。不勝討矣。

天人遺債

凡通債者。債主即不言。而通者對之無色。自覺愧作。君子奉天本性還天。不通天債。對天何愧。操人本性。

還人。不通人債。對人何愧。通債而知愧作。天人且寬諒也。通債而不愧作。天人且交誅之人。不能取債。而焚券告天。督其通。何地能逃哉。天少人債。天好還人。少天債。天亦好人還湯。武反之。顏子復之。無不還之債。

一即是多

一撮土。一卷石。一勾。即一便是多。故多學一貫。即多便是。一。非多非一。即多即一。悟者得也。

民人受命

舜之祿位名壽。民人所大奉也。以天子之孝。達諸侯大夫士之孝。則為宜人。以天子之孝。達庶人之孝。則為宜民。其德則民人受之。而天因受之。舜與而天受也。其命則天與之。而民人交與之。天與而舜受也。受之堯而旋與之禹。舜視天命若寄矣。舜何嘗受命哉。

國有自亡

無敵國外患。固恒亡矣。設敵滿舟中。患伏蕭牆。更有

敵患。蓋速其亡耳。惟法家拂士。隱然虎豹在山。即有敵患。而予有禦侮。即無敵患。而傲戒無虞。誰能亡之。動心忍性之朝。西夷來王。有何敵國。頑苗來格。有何外患。而虞氏不至於亡者。以其罔失法度。有法家在。獨處獨真。有拂士在。故樹國無數。而銷患未萌也。惟法拂必不可無。若敵患不聞存亡也。

非止勿止

大學知止。其兩也。如止於忿憤。恐懼。好樂。憂患之所。則心不正。如止於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之所。則身不修。故先知所不當止。而後知所止。惟顏明於不善。而後能明善也。

文武成人

文臣見利能思義。定不愛錢。武臣見危能授命。定不惜死。文武之臣。命義不忘。定至死不變。故可成文成武。而為完人矣。禮樂之雍容。即偽士猶可假托。若義之俠烈。非壯夫莫能堅持。平生比。此。樂。一當利害。

其態畢露矣。有今之成人。方成其禮樂。而不但以其著也。

憲不問廉

名人與之粟九百。尚介然辭之。後人與之粟萬鍾。便慨然受之矣。名人受九百。尚以與鄰里卿黨。後人受萬鍾。益取諸鄰里卿黨矣。食祿於公。而渙利於私。是借公廩為盜糧也。稱廉未足淡之。稱恥或足愧之。故憲不問廉而問恥。

真行真文

世謂文人無行。無行非真文也。文莫文於日月星辰。使無行而可以為人文。則日月星辰無梯度。必令錯行逆行。亦可以為天文矣。無行之文。即文人能猶有行之文。非躬行君子莫能猶也。躬行之文。始為過人之文。躬行之未得。以其不能過人而僅猶人。故未得耳。

仁智要辨

學不厭智也。頃問所不厭者何學。若隱怪之學而亦不厭焉。則學不足擇善而反擇不善。即不厭正不智矣。教不倦仁也。頃問所不依者何教。若賊道賊德之教而亦不倦焉。則教不足淑人遠足以殺人。即不依正不仁矣。必知言而學之。立言教之傳言。皆為所知。必養氣而智之。靈氣仁之元氣。皆為所養矣。

文武太平

錢癖入世膏肓。文臣十九愛錢。尤愛武臣之錢。故情帥不滯。不愛錢。以市愛錢之文臣。而士遂垂首喪氣。折北不振。彼於阿堵中物。尚不能割。况能摧鋒陷陣。裹屍馬華哉。文臣坐受武臣錢。又不洵稱死武臣。要代文臣致死。又要奉文臣錢。則武臣說氣。不折於夷狄。而先折於文臣矣。文武之臣。并歸於愛錢之一路。而獨無人敢出死力者。是以錢賣國也。秦用黃金三十萬買六國。買國可耳。賣國謂何。

健不讓天

人怕人健。天不怕人健。以天之行健。尤健於人也。人怕天健。君子不怕天健。以君子自強。爭健於天也。

熱場冷看

今有市良田。營美宅。聚諸玩好。而轉賣於不知何人。猶盛飾姬侍。厚其資裝。而轉嫁於不知何人。也。姬侍連人。不念故夫。田宅玩好。適人。不念故主。我生之目。土木不感我恩。我死之日。土木視我如仇。亦大無情哉。是故達人。不豐殖。不粧飾。以相忘於無情。然彼之無情。必待我身既盡。我之無情。乃及彼矣。尚存。則我之醒覺。更蚤彼一着矣。

卓立無倚

學能自立。不全倚教者。誠之者之學問。思辨行。尚倚誠者。到誠者。則無倚矣。十五志學。尚倚所從學者。到三十而立。則無倚矣。立德立功立言。憑空卓立。更倚誰耶。未敢先憤。無倚於敢。未敢先排。無倚於怒。未敢善誘。而仰之鑽之瞻之。無倚於誘也。夫子所語。

何止一回。獨如有所去。回倚夫子去。夫子又倚誰去。豈有人循。誘夫子耶。豪傑無文王猶興。有回之仰鑽瞻忽。自可特地開宗。雖無孔子猶立矣。

由己未由

教可循。學不可悠。回於無何鑽瞻處。獨自仰之。鑽之瞻之。此由己之為。而由夫子之教。故夫子以文。孔公共誘人。而回以仰鑽瞻承之。自覺其為博我約。我既認為我。我既禮因認博之約之。才為吾才。我也吾也。正所由之己也。認己逼真。故如有所去。克己既竭。乃若無所從。非從夫子。從己也。夫子從心所欲。回乃致有所從。至所由之己。窮於末由而仰之鑽之瞻之者。庶乎屢空矣。

查盤官職

凡官皆有署印。惟身上五官。一官只司一職。署不得印。凡官皆有陞轉。惟身上五官。一世只做一職。永不轉官。共一体。不相查盤。亦無倉庫可查盤也。天官

形矣。巡方銓部不及考。況可專委查盤官。有符。可換一時。先聖後聖有符。即可換百世。此印塵封。莫懸肘後。莫委代查也。或雖在湖自誠也。中以自考也。可自查自盤耳。

裁行就中

中行者。中發於行者也。中未發於行。則主天下之本。而聖脈不絕。中已發於行。則達天下之道。而聖統大興。狂狷率其天性。雖未協於中。而常敏於行。不掩之行。綿綿之行。尚可裁而就中。也似蕪索之行。則行若無行。雖孔不能施其裁矣。是故不容入我室。

卽宣位育

物育於地。而受卽於天。咸恒萃三卦。並見天地萬物之情。至大壯一卦。則正大之情。不見萬物。而單見天地。蓋萬物之情。多不正大。故喜怒哀樂常不中節。而大相戕害。天地之情。無不正大。故喜怒哀樂無不中節。而物咸恒萃於二十四節。咸皆並育。天地合卽。則

四時行。有物生。聖人中節。則以天地之正大為情。而萬物之有情無情。皆發育矣。

五行四不行

克伐怨欲四者。是不仁之累。故不行。可以為維。恭寬信敏惠五者。是通仁之脈。故能行。可以為四。四不行而五亦不行。則有維無獲矣。五能行而四自能不行。則有獲無維矣。先經四維。而後收五獲。可謂仁矣。

祭神如在

神之格思。何時不在。聖人心齋。何時非祭。必祭始如在。則不祭時。遂不在乎。敬神者。即不祭常如在也。不敬神者。即祭如不在也。吾雖與祭。如不祭矣。大祭如承澤。如在。則丘禱久矣。此祭義也。

季孟忠孝

三家不識忠孝字。唯孟在不改父臣父政。則不畜聚歛。臣不行聚歛政。是以忠為孝。若懿子武伯。則不問忠。止問孝。至季康。則全不問孝。并不問已忠。止問使

民忠。故夫子規以孝慈使忠。若曰。子弟如孟莊。繼志之孝。行不畜聚歛之意。則以孝慈下。即以孝慈忠上。子忠上。而民忠子矣。定公不能使季忠。季安能使民忠。不孝之惡。尚難使忠。况不孝垂不慈。是使民不忠耳。

稷復生苗

苗有不秀。有不實。亦有不苗實之生苗。乃貞之起元。終則有始。造物生之。之交也。實不種地。則不生苗。故仁義禮智之實。至樂之實。而生為可。已非實不能生苗。非生何貴於稷也。莫謂結果。沒了無餘事。民間之苗種何為。

聖思無赦

人心不思固蔽。即憊。尔思亦赦。思同何明。思耳何聰。思固有何以非。外隸思良貴。何以有於已。思身何以知。所以養。則無內蔽。思飢渴何以楮。思不被澤。何以救。則無外蔽。思三王四事何以合。則無吾今蔽。能

思之。故又能去思之。故則齊之作聖矣。學問思辨。有合為誠之者。並獨約誠於思。民上。思上。獲思親。悅思友。信思之一字。孟子一生得力處也。

用友環通

子臣弟友為道。君親賢友為學。君臣父子國人為止。老少用友為志。忠信傳習為省。切偲怡。為士。隨舉五倫。皆不能無用友。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皆交若用友。何道不達。聖人與野人。大君與小民。天與地。天

有為大力

人有不為。或勢不得為。或力不能為。或時不及為。或迫於公議而不敢為。故不為必根不忍。不忍為乃是良心。不為必根不欲。不欲為乃是真心。無忍所不忍。無欲所不欲。則雖得為能為及為敢為而斷不為。

此懷詘龍仲。洗心退藏。夫有主張人也。即未嘗為。可以有為矣。

國誠真強

南方是國之南。北方是國之北。故合諸國而通。協中和。南非北方。有北道。北非南方。有南道。故合諸有道。無道而求貞不變。和於國。故不流。中於國。故不倚。塞於國。死於國。故不變。無頃更忘國。無頃更不戒。俱斯龍德之自強不息也。

陰抑季康

主政難。必有能為方可。從政易。即唯。諾。亦可。季康雖親從政。恐由求賜未必可。夫子易親魯之從政。如季康之不果達。藝亦可矣。况果達藝之由求賜。何有於從哉。蓋昂三子以抑三家也。

聖望迫切

人心不死。好德訟過。豈終絕望。蓋老之將至。甚矣吾衰。恐不及延天假之年。以庶見好德訟過之人。維康

中常見。勸人不復見。況意中想見者。可頓見乎。吾徒尚以見。吾終未見矣。而乙矣乎。正聖恩之不吝已。

聖憂迫切

禽獸逼人。則無衣無食。并無居。雖愚民咸知自愛。至有居有食有衣。而無道。則人近禽。雖智民。釋然忘憂矣。賢君第憂民之真禽獸。聖人乃憂民之近禽獸。蓋聖人精惟微之通心。辨人物於幾希之介。恐庶民之去。不異庶物。不忍禽獸其民。使不得為人。而吾獨自為人。也。滿腹飽煖。逸居。聖人皆禽獸憂之。比憂休身猶病矣。惟聖固念作狂。聖人慮一民固念。即聖亦無以別於禽獸也。兢兢業業。豈特事幾哉。人物之幾。一日二目。關心如此。

知言緊切

設言止壞文。休不害政事。則言尚可。不急知。惟是造故詞者。乃自謂指掌太平。可實施諸政事。非詢事考言之聖。便謂其言可底行。可底績。而望政事委矣。不

知一偏之故詞。見一方而蔽三方。三方環攻一方。一方安得不通。詞尚不能不通。況政事能必不害。雖伯王御相。不免以政事殺人。聖人復起。非僅廢正文。休乃主張政事。故靜言則行。巧言則畏。無稽之言。則勿听。操三重而考文。安定詞以安民。恐其以生心之言。流殺人之村也。孟懸知言以俟之。

有道足興

有道之國。君相賀太平。百職娛詩酒。恐飲食燕樂。沉醉醉夢。元首為之不起。百工其誰率作。君子昌言危言。主治安之朝。談危亂之傲。克天殛日。風動雨施。獨破以震雷之大。毅令衆寐俱醒。相與提德性之尊。起高明之極。躋典札之崇。遊天休之峻。而勃然咸有起色。國可長有通矣。唐虞於朝。興事於民。振德有兢業。無怠荒。即廣歛颺言。皆興象也。木鐸於無道。第及無待之豪傑。敷言於有道。乃徧及有待之庶民。故興為至是也。

罪過自評

對客言。開辟徑年。無一匹夫被澤。非功名路。真罪過府也。客曰。平反非澤乎。答曰。此為澤幾何。多少乎。人中得一罪人。多少罪人中。得一無罪人。即間有平反。第寬恩有罪人。非加恩無罪人。而施有教。不勝所漏。無算文。雖不以罪波。竟不以罪開罪。夫罪人非得罪文王。乃得罪於仕農商旅。鰥寡孤獨者也。文王代若等問罪。若鰥寡罪人。則仕農商旅。鰥寡孤獨。有何罪。為枯骨必埋。安知枯骨生前非罪人乎。但生前不并罪。死後不并罪。骨矣。成湯六事責已。不及恤刑。豈解網之世。無濫加之刑。非有寬獄于天和。與否則為方有罪。在朕躬。何獨無恤刑一事也。周宣呼天曰。何辜今之人。言今人何辜。皆已辜也。得志澤加於民。不僅加於罪人。若僅被獄中有罪之幾人。不被清中無罪之衆民。此罪過真莫贖矣。雖有平反。勿喜。客聞。勿喜仁言。皆拍叫大喜。

學先受痛

受痛言者。必能忍痛。又能忘痛。為匠石之運斤。割鼻難。為郢人之以鼻受斤。尤難。夫斤加於鼻。而主不失容。鼻神全。如為華陀之刮骨。難。為關公之伸臂。受刮尤難。夫刀加於臂。而飲爽自若。臂神全也。受忠告之痛。即不善道。視猶善道。受切偈之痛。即不怡。視猶怡。逢耳犯顏。痛於刀斧。逢而喜受。毅勇也。犯而不校。況勇也。

學若受磨

世界皆學若磨石也。世間好人。不磨人。惡人乃磨人。好兒不磨人。惡兒乃磨人。磨人者。磨之使做好人。也。夫子以擇不善之改。見不賢之省。隱。自磨。即公山佛胎。皆不磷之磨。衛武賓進抑戒。以箴儆之。國人為磨。屋漏不悅。以屋漏之鑒。格為磨。即屋漏中有魔鬼。尤磨石之絕倫也。故神光映發。祿有變焉。

死已活人

尹文子叔術子并衣粮於思華子。而二子凍死。雖手
其為思華子。死二子而生一子。何以生為。左伯虎并
衣粮於羊角哀。雖手其為羊角哀。死一子而生一子。
何以生為。思華子。羊角哀。其死而後生。而必不
可死者歟。三子第并衣粮。以活而已。活已不
猶念於無益之死乎。思華羊角哀。其死而後生。而必不
子死而徒殉其身。可以無死而死。其死也。遠彰
華哀貪生之名耳。

察人馬度

問察：為明孔孟不貴。何必要不令入度。答曰：若假
人得度。舉世無一慧眼識破。則人胥從事於假。而人
無真品。學無真修。治無真效。而誠者之天道。誠之者
之人道。盡被假人竊取去矣。故孔孟直揭家業。使鬼
無藏身之窟。而狡兔化為真龍。是於世界外另開天
眼。破一人而可醒一世也。能醒之人。非徒混世之
人。孔孟不設法。上遇之也。

自求可

皆可為堯舜。不必皆能為堯舜。學第求為可知。不
必求人能知。君子善為可從。不必子孫能繼。堯舜自
為可傳。不必後世能傳。是故可不可罷之。已不自怨
也。不能俟之人。不自主也。

學問求放

無學問人。寒胸儉腹。索然無味。心無可放。真學問人。
閑然退藏。無聲無臭。心無不放。惟假學問人。空蓋世
之虛名。忘不狎侮之滋味。三戒不持。三畏不守。自持
學問。包天心。扭氣。威居之不疑。悍然縱橫六合。小放
為雞犬。大放為牛羊。又極放為虎豹。如此學問。又不
如無學問者。有所忌憚。不至得罪天命也。凡民僻邪
侈之放。尚望學問人收之。乃學問人且自放。誰收民
放也。故學問之道。須操危微小心。賢者勿喪。惟勿放
故勿喪也。人失本心。惟放本心。故失本心也。

答客遠行

客言地方科第盛則財帛氣答曰地方加一科第又添一財主財不聚於商賈而聚於科第之家特換却主子耳何謂財氣即有科第盛而財帛衰者必科第中肯自衰者也肯自衰者凡人裁上天下地盡讓人做財帛世界科第費多少辛勤幾微得財主貴人化作富人又何怪不科第者走千山萬水而求財也財無定主豈專認一人作主顧耶財能驅人走千山萬水則財為主而求財者為客矣今日去作財客他日歸作財主莫讓科第獨做主顧也

性命無救

若世上科第能為父母延幾年歲月之命則科第委眾有用若世人多男能為父母請幾年九月之命則多男委眾有用若世儒虛名能為自身加几年九月之命則虛名委眾有用今北斗星君地府冥君不怕高科重名多男子乃今有勢無勢有名無名有子無子皆歸無用識破此關則天下莫能破天上人看破

矣

書參疑信

孔時多闕文其書真古故孔以其傳信而為信之孟時多傳會而假古書故孟以其傳疑而不信信之孔惟信古則不敢信已孟惟信有諸已則不盡信書矣已無可信而專憑古書為信則所考不謬而侯不惑者操何物作符節哉考以考已所信侯以侯已所信為信好學信已而後學古也

窮厄為人

根其絕矣曰吾道非耶正於此時發憤也惟發憤則雖絕食可忘食矣厄其甚矣曰丘其幸乎正於此中尋樂也惟自樂則雖有憂可忘憂矣夫不知窮饑憂愁之已至况知老之將至耶如此為人真為之不厭矣

克心極盡

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未必克有欲利人之心克欲

利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末心充為聖賢之心。充為聖賢之心。而義不可勝用。

天罪難禱

士大夫行存天理事。則解罪於已。即清夜可焚香告天。士大夫行賊天理事。則開罪於天。即白晝有人焚香拜天。一人告天。不勝衆人拜天。有衆人白晝焚香。即一人清夜叩頭焚香。奚所禱也。

天債難逋

天心見於濩。故天道出好還。天以人債。天不肯負人。畢竟還人。少天債。天亦不肯為人所負。畢竟索人還也。春之頃。人窮天見。氣盡理明。一生失其本心。將死反其本心。天即不計債利。必要償債本。天債將死必討。不待問子孫計也。天道之好還。甚於人間之債主。

享福非造

客羨少年豪強。真是大福。主曰。福不以獨享為大。以

共享為大。豪強者。驟受不若之耳。只安心享福。晚暮者。倍覺甘前之苦。方勞心造福。有享無造。一人福萬人災矣。滿屋遮蓋。福乃禍胎。夫何足羨。

世家捷報

客問世家何以易發。主曰。寒士無福可享。須倍極苦心。天方鑒之。世家有福可享。而不享。但循習常課。天便鑒之。故世家之循常。可並寒士之苦心。均獲天報。

致曲能誠

言以曲而中。物以曲而利。萬物以曲而成。萬理以曲而盡。曲而有直體。若徑行直遂。無餘味矣。中道淡察。中孔周旋。大道委蛇。皆於曲折見妙。入德之途。千岐萬轍。豈一時頓通天徹地耶。致妄之曲。則人巧之枉曲。能有妄。致誠之曲。則天然之委曲。能有誠也。臣有卷遇。子有幾諫。友有善適。雖履以和行。必終於與以行。至誠變化。斷非一曲可通。致知致道。致中和致廣大。而致之妙。始盡。故致曲而誠至。致知而知

至。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求誠可俟命乎。

天主主人

西士言天主為理。結成象。人當崇奉。主人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思知天主。不可不知人主。今有人焉。在家願家主。在國願國主。天主豈以不顧。札焚香。遂降之地獄乎。有在家昧家主。在國昧國主。天主豈以頂札焚香。遂升之天堂乎。痺頤家主。故號注。天主至誠感神。文王願國主。故小心事。殷昭事上帝。維人生無天主。與今登堂瞻天。知出門不見天主。是天主時來時去。特為客不為主矣。吾欲隨時隨處。儼若虛空中。具現天主。天主始為主。不為客矣。西士語塞。

人牢勝物

友買用物。必求精工堅牢。達士浚容微言。曰。若物比我更堅牢。則物見我壞。若我比物不堅牢。則我見物壞。與其物見我壞。不若我見物壞。我不能必我之堅牢。能必物之堅牢乎。友大悟。

聖學御畔

軍散畔。帥恃衆也。學散畔。宗負恃也。恃御則名無成。恃反約則畔不作。畔不作。何借畔以要名。上無成。何爭名以造畔。有一貫無支離。若約四夷以朝札。約三軍以軍札。咸受御控制。莫標射。閑弓九流百家。收之皆功臣。非畔臣也。亂德賊德。畔首也。故首惡也。

一面性還

友言長安交際。客見主向。則主必還見客。而客面不己。旁矣。若矣。是否應還。而解曰。末世用交。儼備昧心。不還乃區。一面必還乎。不還其大而還其細。所不還足怨。所還不足為德矣。面似可不必還。然末世神交。心交。了不可復得。只留得一個面交。弄面又不交。則不成交。通矣。子能超今面友。徑尋尚友乎。恐面交既虛。神交愈幻矣。宜乎馬首之紛相接也。面似不可不還。友乃自解曰。人有見面之情。與其還債也。寧還面。議遂定。

贈契玄上人

奉世盡色相也。紅紫碧綠諸色入眼。則忻然投契。盡色入眼。則漠然弗契。也。楊子作太玄。不免逐貧。無紅紫碧綠。止孤存一玄色。既逐貧。則不契玄矣。就玄見玄。未極玄也。入紅紫碧綠之叢。而衆見爲紅紫碧綠。我玄見玄。非玄而玄。則玄之又玄。爲天地根。爲衆妙門。契之至也。子契子玄。余尚余網。易玄契網。可易網。尚玄可。網玄一色。斯忝同之契也。已有契玄。有契契玄。誰司左契。請質西方聖人。

贈循元上人

世間人所循。自案元秋元春元。至狀元極矣。世外人所循。乾元坤元也。世人視案元。如乾元坤元。大至人視乾元坤元。不啻案元小。多少春秋之元。被坤元埋盡。欲循一級。自通於乾元。無由也。上人循天界之元。以視坤元。撮土也。以視人間種。相賀之諸元。飛塵也。循至無循。今人即天界。離天界。無往不現。循元活

身也。循誘人。誘人超升天界也。天不能累。是名天師。

贈無住上人

行住坐卧皆禪也。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如何不見無行。無坐無卧。只見無住也。閉關六年。非真頑住也。當其住。藏無住之用。開關經年。非住無住也。當其無住。活住之神。吾聖學有所以動心。言無住也。有不動心。言住也。動而不動。故住而無住。時悟無住。凌還無住。無住之住。即高座。豈真住場也。上人偶住高座。高座便堪住。特上人耶。行無行。坐無坐。卧無卧。住無住。應作如是現。非於無住中。得住法。則奔走風塵。終身無住者。皆可共上人升高座矣。

同比有真

真比真同。并非小人能也。比人則有不周耳。使比如水地之比。何有不周。同人則有不和耳。使同如天火之同。何有不和。水比地而火同天。水火既濟。而地天

交泰。正調變乾坤手也。吾惟恐其不比不同。笑南北司之如水火。以其比人不比地。何人不同天耳。

先乾益大

使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能不言所利。是有成功有文章而并有名也。乾不大矣。使乾始不言所利而不係以美利。天下是無名而并無成功無文章也。乾不大矣。利而不利。不利而利。惟天大有而能無無而能有。惟先大。

不掩不聞

人。不見而不戒慎。尚不失為人也。人所見而不戒慎。并不得為人矣。古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所不見乎。今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所見乎。聞然以謂人所先。何如聞然以省人所不見。聞然而浩氣不揚。雖聞然也。聞然而衆流得悅正的然也。聞聞世而世還。獨聞卷伯滿世矣。狂之不掩。能不聞也。

誠明終始

誠者物之終始。大明終始。雖不明不誠。未嘗無始。非至誠大明。不能有終。必慕父母則有始。終身慕則終矣。十五志學則有始。不知老至則終矣。高宗曰。學非盤而厥終罔顯。故覲復王曰。終始典於學。致終其始之所學也。乾始坤終。聖學條理。始知終之乃誠之至明之大也。至誠則終明矣。大明則終誠矣。非聖力何以克終。

恒言有味

人恒言天下國家。聖人雅言均平齊治。夫言均平齊治。未必能均平齊治也。況止言天下國家耶。思其本則齊治均平在言表矣。

感阻異風

連日異風。沉舟拔木。騎人發屋。當此之時。頑夫不暇。思廉懦夫不暇。思主鄙夫不暇。思寬薄夫不暇。思敦設夷惠親身當此。亦不能奮興矣。只見上水遇上風。畏風大而不取上。不見下水遇下風。畏風大而不取。

下。達易而上達維。天其以風教耳。

戲謂道人

吾兄出家。天所不能及也。道人笑曰。云何曰。天終日。夜抱着地。人無終日夜抱着妻。人有終身離家。而徧遊四方。天無頃更離地。而懸冥寥。則出家之人。天亦讓他一着矣。道人歎竟其肯默而問諸天。

贈書賈秀宇

世間讀書人。反做不讀書事。不讀書人。反做讀書事。假讀書。不知真敗書也。假讀書者。寔其一家真敗書者。秀於四字。秀而不寔者有矣。夫寔而不秀者有矣。夫君秀字。而又寔家。是世俗所謂書田也。彼書田。何得傲此書肆。秀才與秀字。未知其孰賢。

化樵潭成

詩稱文德之純。易物相禱曰。文惟德之純。故不惡物之禱。相禱之物。乃德之散。而為文也。雖物之禱。不亦間其德之純。至純之德。乃禱物之聚。而為文。所以文

也。純乾純坤。而玄黃禱焉。現天文地文。可知人文矣。

外寧內憂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恐來王沒。怠忽生矣。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恐咸賓沒。慎德怠懈矣。宜申曰。四夷來王。無怠無荒。四夷咸賓。明王慎德。則王求無不賓。賓求無不賓矣。

重修馬家橋題名記

馬家橋。古官路也。天啓壬戌夏。洪水泛漲。橋圯。諸人誓遠發願重修。持尚綱生題疏。請命邑主。露蒙曾侯侯忻然給篆。有助工資。於是眾善信聞義響應。越明年錢穀。彙舉大工。誓遠既乃心力。兩閱月工竣。越明年癸亥。誓遠將勒善信於碑。屬尚綱生記之。尚綱生曰。遠習聞大士捨身。且捨矣。財於何有。財已捨矣。必於何有。捨財不捨名。似猶捨之未捨也。吾欲衆生。一捨盡捨。無相無名。今有人將恒河沙界。竭地鋪銀。又有人遇疾苦。願連揮金活命。其福勝彼。其德勝彼。吾

猶以為名福非福名德非德。今大士具千手千眼而不自名大士千手救大士之動而不自名千眼普大士之照而不自名眼設手眼各自指第曰我為手我為眼衆生且錯愕驚頷曰此不祥之乎眼也動名之後不可以已乎誓遠作禮曰是則然矣大士捨身而衆生競名大士即大士是名矣今割大士之一手一眼而不得大士然而大士現身於前者合其千手千眼而號之大士也今曾侯首義則大士之金容也衆善衆信則大士之手眼也。大士捨身千手千眼無非其身曾侯渙身衆善衆信莫非其身然則一手中之一指一節一眼中之一眼一瞳皆大士全身也一善一信之未名是即一手一眼之未具是不可以無紀且夫捨財并捨名是捨之捨也陽不捨其名目而陰捨其名心是不捨之捨也吾欲衆生知相之非相捨之非捨名之非名姓雖登於勳名想不啻於心猶手之非手眼之非眼可名之大士非真大士也是

名之勳其渡人也更深於橋尚綱生謝曰今而後知誓遠之見果遠也昔聞遠公說法今見誓遠談名如是如是遂聽誓遠次第名之

知齊絕世

有琴師徒手抱琴索人知音。一人借桌又泥一人借椅久之借桌者厭聽也取桌去琴師嘆曰此不知音久之借椅者厭聽也取椅去琴師又嘆曰此亦不知音又有一人主側不去琴師指曰子真知音主者謝曰我亦不知音但我側中索斷待子弦斷作我索耳琴師乃推琴早嘆且笑曰知音難乃至此乎夫主而待系弦者猶重絙巾者也若不以絛弦為索而以稻草為索則草不勝用而琴師之側塵無矣夫世之不以稻草為索者少矣宜琴師之絕弦不鼓也

天下歸仁

中心安仁天下一人克己為仁則通天下為一人能通天下為一人者豈有兩人只一人而已元德統天

天下不在天外。天不在天心外。任歸楊歸墨歸潔。無不歸於仁之安宅。見天下自不見一己。借天下可克已矣。已未克。天下藏已。既克。即已藏天下。天下無日不歸仁。但已有日不復禮。已即不復。天下原不失歸。已先天下歸。天下自與已同復。禹稷以天下既溺為同室。夫子以天下老少用文為吾徒。借吾徒還同室。天下非已行路。乃已歸路也。顏非歸孔。顏之不遠。與孔之救沒同歸於仁耳。

非禮四勿

人不能視聽言動。則天形痿痺而不仁。人不能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天心私累而不仁。復禮為仁。非禮即為不仁。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非禮之不仁。加乎視聽言動之身。勿之者。即不使者也。顏殆庶幾。則知孔之幾。自絕孔中之非幾。若待見非禮而後勿。是見克伐怨欲而後不行。可以為難。不可以為仁矣。雷天大壯。君子以非礼弗履。非克己之大壯。不能勿也。

不戰而自克者也。

政事民信

政自上理下。不曰食足兵足。而曰食足兵。政還使下忠上。不曰信民。而曰民信。是則不僅不去。則不僅不足矣。是兵不妨去。兵。不別問治兵之政。而民丁皆兵也。是食不妨去。食。不別問儲食之政。而民間皆食也。雖通達之才。而從不得已時之政。亦必去兵去食矣。聖賢綢繆未雨。逆慮其不得已。而蚤為之計。得已。若待不得已而問政。無為貴聖賢矣。人無道。雖飽煖逸居。亦近禽獸。民無信。雖兵食具足。亦若死人。無信之生。猶禽獸之生。為政而忍禽獸其民哉。政舉先人存。人所以存民也。

力行達道

通行則如砥。如矢。舉足如途。如舟。何又須勉強力行哉。歟。而有從中橫之。我欲順行。而有從前逆之。則達得行阻。雖健足半途廢矣。聞不行而使行。以

不達而使達。非勉強用力。必難及其成功。孔雖力快門閤。到達道方無可用。聖辟則力也。不但達天下。并達天上矣。

聖望含情

聖人屬望學人。皆不忍言不字。止言未字。道不曰不能。而曰未能。躬行不曰不污。而曰未污。好學不曰不聞。而曰未聞。好仁惡不仁。剛者不曰不見。而曰未見。天不變心不滅。只有未然。豈有不然。即兩嘆已矣乎。竟不曰已矣。不見也。不則人心滅。滅時已昏黑矣。安望光明到今。倘開曰吾斯之不能信。孔必大不愧矣。

學期及至

學自何款至不可知。不可知則神矣。自斯二者之知。至難而之不知。不知則天矣。善對不善。至善則無不善。大對不大。剛對不剛。至大至剛。則無不大。不剛道對不道。德對不德。至道至德。則無不道。不德誠對不誠。

誠。聖對不聖。至誠至聖。則無不誠不聖。既知其然。宜及其至。其初天命達而至下。其終天德達而至身。自知天知人。至不知不可知。所謂知至之也。一部中庸。非教人只作中人也。引中人上至天命耳。

日夕自強

日乾夕惕。尤重夕惕。周天度數。日夜通行。雖身亦行人。雖日用力行。一到日夕。便住坐卧而不行。何能與天同健。日間昏倦。猶有嚴師畏友。提撕鼓舞。足助我強。及則師友不親。獨自住臥。乃能健。日待旦。中夜以與。全在自強矣。人能贊天行化。天不能贊人行。健君子乾之又乾。雖嚮晦入息。猶惕勵不息。於滅息時。滋生息焉。斯不讓乾獨健矣。

帝天降陟

上帝降衷下民。生初受降。即官皆民也。惟天陰陟下。民生後受陟。官始與下民別矣。官豈受君陟。宜日路其升。升聞於天。不陰待天陟矣。待天陰陟。惟下民耳。

天憫下民迷津苦海。降天無路。代天降民者人無心。天只待自家接引。暗降夜氣旦氣。引下民。我希夷氣。直達於上帝。一降一陟。天心真好生也。有天民先覺。輔相於陟降之交。則精神陟降。在帝左右矣。

聖天比隣

莫我知也。夫天下莫知德其孤矣。知我其天乎。天上。有知德。有天隣。為人世之隣。在家左右。呼之立應。夫子之隣。在身邊上。拔之不及。孔之隣。父指孔為東家。

丘。則同朝之臣隣。異國之四隣。又可知已。孔德天生。孔學天知。孤於人而不孤於天。雖無人隣而有天隣。至聖配天。至誠達天。孔卜天隣。固已小魯小天下矣。

巧力合時

可以速。可以久。可以處。可以仕。四个可字。巧足以現。時而速。而久而處。而仕。四个而字。力足以浚。時見我。巧也。作不後。終日則力矣。見明日之宜行。巧也。遂行。則力矣。明健合。而天時行。智聖合。而孔與四時俱行。

有願必有力。佛可作。有巧必有力。聖可成。

問察執中

舜傳執中。即戒無稽之勿聽。弗詢之勿庸。故舜用執中。必先詢謀。而好問。稽言而好察。便言。亂政。巧言。亂德。何從稽考。適言切時務。當人情。可稽考矣。若其無稽。且塞耳不聽。又何端察。稽於衆。舍己從人。惟有稽。故從也。四聰雖達。不達一無稽。詢宜今。稽論古。於不執之內。允執一中。為大學首。稽古人所必先。而明德。稽文湯光。親民。稽湯武文。二典首。稱稽古。誠不以無稽之言。亂執中之聽也。尹柏陽執中。今匹夫匹婦。咸獲自盡。師無常。而主善。無常而克一。則湯舜提推一矣。

名犯天妨

造物忌名。甚於忌利。濁物也。一喻其量。便受天損。况名清物也。苟過其情。豈不犯天忌。天不言。所利尤不言。所名。天何言哉。天又何名哉。天無名。而人有名。

利無相妨矣。又不徐俟其有名。而要名爭名。甚之。以
盜名。則愈重妨矣。惟大哉之無名。可配大哉之無言。
名自大德以下。皆屬不可必。天不與人爭耳食。即傾
人耳。瞻人口。而非策名於天錄。必有鬼神敗之。乃虛
名欺世。悍然不顧。有慧眼看破。而俯視區中。特未仰
面看青天耳。

辨悅樂愠

學其不學而能者。習其不習而無不利者。則天趣自
得。破足悅心。若學之好異。習之相遠。徒費苦心。雖時
習不足悅矣。惟學習之用。自遠來。則切德麗降。其聚
可樂。若不學習之人。自遠來。則名相殪。利相賣。愛相
傾。不免凶終而隙末離遠。來不樂矣。惟不學習人不
知。則適不相謀。聞道大嘆。可不合愠。若學習之用不
知。則吾穀不足應。吾氣不足求。與交不信。故不信乎。
用之政當還自愠矣。悅學習非悅紛華。是為君子。儼
樂可共為君子。不愠則獨為君子。須先辨所習何學。

所來何用。所不知何入。說固為已。樂不愠非為人。然
後君子。

造端夫婦

天與地合為造化。夫與婦合為造端。父子兄弟乃本
家。男人日逐相與。惟夫婦則迎一外家。從不相識之
女人。來與本家男人合為一家。此天地初合肇端也。
男女之為夫婦。自天地造。夫婦之為夫。婦。自君
子造。睽卦二女同居。其志不睦。行家人卦一女一男
同居。其志豈無異行。家曰利。女貞。女非自貞。從男之
正位貞也。坤初戒堅冰。姤初防柔牽。家人初便謹蒙。
閑於合之端。示別之道。百姓日用不知。只知苟合。君
子知風之自特。謹教端。言有物而行有恒。使婦雖賢
智。不敢狎夫為惡。不肖而行婦之順德。以宜夫之室。
家。君子之夫。刑于君子之婦。一家造化。由君子開地。
開天。舜文得志行中國。其端自二女之試。淑女之述。
造也。君子胡不慥。子臣弟友。孰不由夫婦大造。

為仁務本

仁根身為非空口講。仁者。遊門外不切體之動物。貼湊一體為仁者。認門內一體關切之人。先不割為二休。仁一體之父母。斯乾坤為父母。仁一體之兄弟。斯四海為兄弟。萬物是一體。體是萬體。本根。曾子門內。父志子養。母嗔子。身者。不折作二。身乃日省忠謀之人。與交之友。心之師。凡不切吾身。皆認作吾一身。曾之任仁。舉本該末也。為人。慈。則仁名未立。仁道未講。輔仁之交未交。而萬物一體之仁。蚤浚。孩提立本。故不曰親。是仁之大。而直曰親。仁也。仁不出門外。取直入門內。生矣。

臣補君過

為臣不易。非分榮不易。分過不易耳。君叔不極。此魯哀之不能也。夫子直反已事君之未能。君道不修。此衛灵之不能也。伯玉直愧已寡過之未能。周宣雲漢憂天。鴻鴈定民。而未決不渡。問夜。哀職有闕。仲山甫

引為已闕。而風夜匪解。以補之。一人風夜自解。而一個匪解。尚未必足補一人。群臣風夜自解。而獨一人匪解。愈不足補群臣矣。扶持陳力。不敢語人曰我不能。第歎力未能耳。不能敢就列乎。

聖賢切德

夫子有心哉。非有人心。有道心也。不修不講。不能徒改。此海內有心人共憂也。修之講之。徙之改之。此海內有心人共為也。夫子不以燕居之申。天。寬吾所憂。故問人他邦。出其所憂。代友忠告。伯玉不以晝夜之昭。冥。間其所為。故使人孔子。出其所為。就子切磋。夫子與玉同為玉。亦與子分憂。可與共學。故可與共問也。若徒寒暄之叙。往復之通。則市交有事。非素交有心矣。魯衛無政。因為兄弟。魯衛有心。兩為朋友。雖有朋友。無益兄弟。夫子雲三造衛。豈不知衛灵之無道。不足與富教哉。或者有心莫達。即命焉耳。



尚綱小語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姚張斌撰張斌號尚綱亦號綱生金谿人天啟

乙丑進士是編皆其雜著筆記多論人情世事所
見頗粗而自序乃上援孔子亦云妄矣

垂訓樸語一卷

〔明〕陳其德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垂訓樸語

一卷》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雜家類存目

垂訓樸語一卷 浙江巡撫

明陳其德撰其德字太華桐鄉人據卷中災荒紀事稱生於萬曆初年而作記于崇禎十四十五年則明末之人自序稱首領多年則嘗為明末之官也是書皆勸善格言附以遺詩十首卷首題同里後學編校而錄其未喻何故

內校此為嘉慶間石印本編校之名則未刻去而遺傳但於目下註明嗣世不知十首是否仍作勸戒語即災荒兩紀皆生於辛酉圍城中而歷尤慘於是克復才周歲星而奢侈爭競之風似也于叔子後、孫深虎尾春冰之懼養中加墨者即世極貧也
光緒丙子二月申

松濤先生垂訓機語目錄

自敘一首

讀書一十三則

人品三十則

養心一十八則

保家五要

老年三寶

兒童三寶

訓後語

垂訓機語目錄

畜僕說

惜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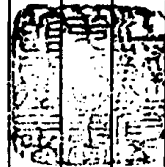
趁蚤歌五首

本來十樂

睡引

災荒記事二篇

詩十章 嗣出



垂訓機語序

人之情不厭於山而厭於垤故聖人演易必致戒於方盛之時後生少年生長承平目不見凶荒兵甲倏然自肆將視羅綺如菅蒯鄙稼穡爲儉父事其不爲處堂燕雀者幾希噫此亦賢父兄之憂也昔阿衡述三風姬且陳無逸唐張蘊吉上大寶箴宋李文靖爲相日奏四方水旱盜賊純臣事君尙然況士庶之飭子弟乎幽湖前輩陳廣文著機語數十則語語切實可傳余尤愛其載明季凶荒事讀之凜凜若行獨梁若涉春冰不寒而慄使人錄一通置之家塾庶幾觸目警心安不忘危枯中散所謂爲稼於渴世一溉之

益固不可誣也沈氏山臞適謀餞棗以惠鄉閭因喜而爲之序麟山陳梓題

松濤先生自敘

余自三十以前。蚩蚩莽莽。未知作何生涯。成何品格。幾與草木同腐。至三十始食餽。鬻。舌耕是給。束縛於生徒者二十餘年。雖寒。雖如冰。然於清風明月之下。雞鳴昧爽之時。每有所得。隨筆書之。亦幾成帙。迨昔蒼冬。更往來吳越。縱囊無長物。而領略於青峯。碧澗間者。味復不淺。於是檢點老生常談。分列品則。題曰垂訓。樸語。祇以傳我後人。使賢愚可以並識。高下可以通行。稍有知覺者。亦必不作無賴子。至於超羣軼衆之資。則經史如日月。墳典如山。河往聖前賢。宏詞奧義。博覽遐搜。自足擴聞見而益神智。又何藉此諄諄訓語爲哉。凡觀是書者。當諒我一片苦衷。採其意。勿泥其言。會其心。勿循其迹。則余有厚望耳。如曰布之鄉邑。傳之奕。曠。非不佞初心。予亦何敢逃罪焉。

原缺第三葉

垂訓樸語

明桐鄉陳其德太華甫著

同里後學沈堯谷編校

讀書十三則

學者要肯讀書。又要會讀書。會則一字一句無不消歸肺腑。不會雖口不絕吟。無益也。觀聖賢曰。悅心曰自得。可悟矣。吾人不讀書。則心多。縱。縱。則生。昏。倦。血。氣。外。浮。神。內。滯。百病由此生矣。故却病惟在真讀書。勿以攝生。事爲兩也。吾人十分讀書。只完善得一身。令人未曾讀。幾分書。便覺意氣揚揚。可鄙可笑。

四

學貴精不貴博。精則左右有觸處即得。若博而不精。譬如牙行百貨俱積。終非已有耳。

學者往往說某時可讀書。某地可讀書。此總是一團浮氣。不肯讀書之故。又有一等。所誦習者。隨人好尚。所評論者。拾人牙慧。此總是口耳之學。不會讀書之故。惟是切切實實。純純常常。在在會心。語語參証。方是肯讀書。方是會讀書。

二十四庫所載。無非古人之嘉言懿行。讀書將藉之以範我身心。取若名色讀書。而不身體力行。則雖讀破萬卷。與無一字同。學者當以憂勤惕厲爲精神。以流水行雲爲意趣。如此則豁然日

進而勝然無不自得矣

吾人不能自必達之命當為必傳之知不能為授世之技當為世之具

省陽言語以補誦後則拙者敏省聞心思以繹義理則愚者通

學者隨處當按定精神從容漸進以此為學則有得以此作事則有功

吾人有大不幸者三一則不聞自己過失一則不見古人全書一

則居惡薄之俗不得與仁人君子並處惟杜門讀書三者庶乎有濟

五

讀書人未仕當為名教攸歸之人既仕當為君民倚賴之人致仕當為鄉國樞重之人方不愧讀書二字之意若以為梯榮媒利之資非其旨矣

凡操筆作書最忌有苟且完事之念整而不板滯放而有紀律輕重頓挫疎密圓融使骨肉停勻筋脈堅好便是當家悟此道者井可言矣

人品三十則

念念做好人然後知自家不是處實實用苦功然後知學力不進處

一念自恕便是退轉地位一事讓人便是下流景況

增一分明敏不若減一分世情加一重振作不若去一重昏惰蓋驚世情則品俗任昏惰則品下

趨勢慕利之念中於隱微則蒞蘆中便無豪傑驕侈怠教之氣設於身體則華屋下便乏修持

婦語貪賤輕視富貴總是驕誦極極

今人處貧賤患難恨不得一日脫離所以着多苦楚費盡心機果能如魚之於水日習相忘更不知水之外尚有何境便可順逆一致便是素位而行

六

今人孰不知省儉然但知慳一文吝一物至於多言數寢妄行取困反不自惜不知心乃自家珍寶言與行正珍寶出世一省則寡尤寡悔不愧不怍出凡入聖盡繫於此奈何齷齪而奢此也

忿言浮言戲言巧言俚言躁言傷心之言執拘之言有微長而忻忻欲露之言有意在此而故假彼之言有一於是便為人品之累便見學問不得力

貴人有待知人直是無待善行有涯善心直是無涯人每於此處錯過

世言天道好還富貴不宜發盡曾有念念積善代代積善亦為取

善之盈而爲天之忌乎。又少年早發。每以爲不幸。曾有從少積善而爲不幸者乎。況求富貴十難一。遂而求善得善。去從當自定矣。夫人在高天厚地之中。偶處一焉。同氣者有幾何人。往來相識者有幾何人。而乃同室戈矛。朋儕敵國。吾知此輩胸中陰險極矣。大凡怨尤之念。皆從見人有不是處生來。見人有一分不是。便見自家有一分是。卽此自是一念。深爲天道所忌。亦是自盡地。宜尼無妄譽。虞舜隱惡。孟子曰。後患可見。聞人過失。卽歷歷可指。亦當含蓄。況言出風影。事關閭閻。忻忻樂道。以博一時之快。喪德損福多矣。哀哉。

吾人居心常以好事望人。常以好意度人。縱使百受人欺。不失爲忠厚君子。

凡庸下之資。積習已深。思欲爲善。全無着手。惟默念曰。由是悞處。使愧汗四集。翻然勃然。正是善機發動處。便由此極力引去。人非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仍是好人。故以過告我者。愛我之甚也。以過責我。則我之師矣。若以過容我。諒我。則彼爲君子。而我不得成爲小人乎。

吾人有大愧怍者三。一則不克自立。依人以施面目。一則學業人。常常只如此。一則令人有可侮可慢之端。及切齒之事。

凡人除却一切苟且因循之念。則事事有商量。故佛曰。人當盡一印事。做一件事。盡一小心。

人非不能爲聖賢。第患不能爲常人。蓋吾人日用倫常間。自有許多平常。常道盡。道理惟此處一忽略。所以再無着力處。

獨立於萬物之上。乃爲有志。能屈於萬人之下。乃爲有養。

讀新書而忘舊書。讀舊書而忘新書。交富貴而落落。落若交貧賤而諄諄。服綺羅珍羞。而有意於時勢。若太羹粗布。易足而無厭也。

凡遇夫不平之氣。不堪之事。愈當虛和婉轉。徐觀緩言。管行險道。

而不按轡徐行。必立敗矣。

遇人當處難之中。稍出一言寬解。真如以水濟火。若揚其波。鼓其焰。彼之爲禍。不益烈乎。

與富貴人交。宜遠不宜絕。宜敬不宜褻。與貧賤人交。宜久不宜濫。宜真不宜偽。

學人既屬孤寒。凡富貴當避之。入非禮法正軌。出於萬不獲已者。切勿直趨。見稍一不愜。我彼高視。不教而誨。疎離如提於市。若既會接同。施惠不宜把孤寒相。露此些微。不惟徒啓其慢侮。且將顧左談右。假彼拒此。矣。故對此種人。最宜說幾句冠冕話耳。

善人積德正如積財然則人人知積念念思積至於德則不然不省其心盡我甚至刻薄一分快活一分雖貽禍如此心窮如乞丐矣

凡人有心愈惡機生於肺脆縱外貌循循殊非好人彼蓋勢不便權未宜譬猶飢虎在窠一旦出窠則向之搖尾乞憐者益肆其搏噬之毒矣

古人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何以曰陰正於人所不見處深自著而不惟不計利并不計名倘被大難謂令大感德於正於此者雖以爲言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此言殊可深味

人不可有富貴之念更不可有富貴之態科名雖不可必得倘得來亦是常事何必矜持使胸中油却不去較寒暑時時換一季氣緊此皆由學問不深力量不濟如此品格洗不能幹大事業亦不能有大受用

佛家云欲陷世界焉得事事圓通吾人當不堪之處正宜處之定慮以素位行之此便是大自在法門不可生一煩惱相

養心十八則

學者無事養之全於有事時之心操之全於無心察之吾則生於平時靈於食衣而望氣飽而神神見工夫未竟學問方淺

夫天理常存於寂靜故天之所福而常聚於安是以澤和遲讓而天之所以福我而巧捷神馳乃天之所以福我也通乎巧拙之說者而吉凶在手矣

利欲二字如彌天網貪求一途如鐵門關在網中能輕身躍出在關中能劈頭打開非有真精神大力量者不能也宜以此自奮吾人凡著已處常念其失毋矜其得凡著人處常念其得毋幸其失則不欲勿施漸臻上達矣

人之一心神可檢點一身身以外多朋施一分身以內便疎漏一毫故修己以敬其微上徹下語

學者未遇時當養我浩然之氣不可瑣屑微細以傷大受既遇時當達我不忍之心不可眷戀家室以負真情心知天地鬼神不離左右自然常存敬畏心念祖孫父子相關一體自然能愛身名

人能養心定氣淡欲安神不論讀書時不讀書時時時定有長進當順境則以節操爲坊表當逆境則以廉隅爲砥礪方不爲境轉而能轉境

凡遇不平難處之事只有一着便覺天寬地闊當愆愆之時是想生和字便覺和氣如神

時時在心性上斟酌則學業人品俱有把握若在世事上周旋則異乎此矣

身垢易洗心垢難除日新又新永欽厥止千古真傳置其在茲操舍存亡執玉是持

一時得意便似身如天一時失意便似身如淵甚見其中無特操也

養心之法不必過為有心不必過為無心惟追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使無事不可入吾身內無處不可超然事外則靜固靜動亦靜矣

士

學者惟是放心難收然收放心不貴熟聰墮體惟念念在天上發軔事事從性體內擴充自然游思妄想不得關其慮矣

吾人手中空乏曰手窮目不接詩書曰眼窮心好刻薄險仄曰心窮手窮者可委之命眼窮心窮皆將誰歸

嘗見庭草青青元霜適集私揣惟烈日或可起之不數日而破曉者先枯居陰者自若也因指謂同事者曰今之貧兒驟富正猶濃

和烈日之喻

大凡攝生之術第一戒色慾第二除煩惱第三節飲食第四慎寒暑第五均勞逸能此五者何必勤引導問吐納餌芝服水而後延

年却病訣

保家五要

保家之要有五曰擇交擇隣擇親擇師擇地凡此都關繫我身心能慎而擇之將見家風孝友人品秀異集福迎禧自然永壽今觀世上朝榮暮落乍隆乍蹙豈必天道使然抑亦於此未必究心故靈承無術耳欲保世繼序者請從此料理

朋友五倫之一係吾身不淺善人宜交老成人宜交有學有道之士宜交至標賭荒淫及衙門訟師并不孝不友之徒總不宜一見即機械變詐世之所謂能人正吾身之蠱賊也故要擇交

十二

諺云隣舍好輔家寶可見隣之關係不淺蓋隣與我朝夕相親薰陶漸染不在朋友下居仁里之中孝友嫺賤即我之師居惡薄之俗身多邪行口無善言即我之賊也故要擇隣

世俗聯姻不論家風不論人物惟論貧富竟不知家風好兒女自然有家教則男有令望女有佳配矣何必慕其富厚勢利哉故要擇親

擇師教子孫非惟子孫福澤所資抑亦祖宗根基所賴最宜擇品行端方者一舉一動從幼即有矩矱培得元氣好足為善人君子若是福澤至於蜚黃騰達貴貴可期分內事亦倘求事耳故要擇

師

凡人家陽宅日夕出入其中必要門路合式不犯卦位生剋而無冲壓等弊至於陰宅祖宗父母骸骨藏於中則此地氣又與我祖宗父母相接矣必得善地營葬理氣合納納清人子之心始安若藉此以博富貴着意貪求而忍於暴露則又不可故擇地居五

老年三寶

第一要教訓兒孫第二要勸人爲善第三要隨分知足

兒童三寶

第一不可縱口腹第二不可任氣性第三不可弄乖巧

訓後語

凡教子孫須令以忠信爲本無論天資好教俱要讀到十七八歲時使之通義理知廉恥其聰秀者令習舉子業如不能者有力則務農有智巧則爲工爲商各有所事切不可任其袖手遊食渴無一業後來貽誤家風玷辱宗祖皆此輩也爲人祖父者知之

畜僕說

吾人既列衣冠僕從雖不可缺然貴得力不須煩冗以食指太多亦是虛耗一路況此輩學好者甚少小則竊主之物大則損主之德至於後僕尤爲所忌

惜陰說

凡人縱以百年爲期十歲以前尙屬童蒙五十以後又屬衰耄此有四十年可用精力者而夜復當其半歲時伏臘冠婚喪祭公務大略又費十年以此思之真所謂一刻千金

趁蚤歌五首

讀書須趁蚤讀書不趁蚤後來徒悔懊精力本易衰光陰如電掃見人享榮華自己惟嗟老

孝順須趁蚤孝順不趁蚤高堂容易老甘旨盡吾歡菽水承顏好一旦恨終天珍羞難虛渺

積善須趁蚤積善不趁蚤趨向已差了念念貴操持時時宜探討方便在寸心陰德只嫌少

作家須趁蚤作家不趁蚤終身怎能了俯仰俱吾事衣食原非小平生無料理求大常恨少

教子須趁蚤教子不趁蚤大來多顛倒紙牘真可憐佑啟非草草蒙養是聖功琢磨全在小

本來十樂

吾人幸生爲萬物之靈不墮異趣此本來第一樂幸生於耕讀之家覺人世寬展無礙此本來第二樂幸五官無盡疾身體毫無虧

損此本來第三樂幸產於中華勝地得山水之勝此本來第四樂
幸佩服先聖遺言爲四民首此本來第五樂幸時際昇平無亂離
之苦此本來第六樂幸得耆耆老耆頤知清況此本來第七樂幸
祖先不造陰陽事覺善身根基獨厚此本來第八樂幸門戶寥寂
早晚免驚虞之患此本來第九樂幸心地要作好人不敢作無賴
事此本來第十樂

睡引

初睡足日間應酬風過竹再睡足午夜元神暫寧更睡足平旦
幾希早已醒此時栩栩與天遊殊覺清虛滿懷腹可憐愚蠢昏濁

主

徒睡倒不知南與北可憐妄想紛紜子終宵勞攘神先枯我有睡
訣報君知側眠曲膝心先臥君不見希夷先生只愛眠何須此外
覓仙錄

災荒記事

予生也晚不及見洪永開闢之盛并不及見成宏熙皞之時猶記
萬歷初年予始成童在在豐亨人民殷阜斗米不過三四分欲以
粟易物便酸鼻棄去豆麥輒委以飼牛豕而魚鮮肉之類比戶
具足人以爲長享如是耳豈知人心成縱天道盈一轉眼而歲
在戊子淫雨淋漓遠近一壑越已丑赤地千里河中無勺水物爲
茂草者兩月當是時積米一擔博價一兩有六然米價騰貴僅以
月計便覺野無青草樹無完膚而流離載道橫尸過路矣過此而
至天啟初年雖屢貴屢賤猶未至荒苦之甚也奈自魏黨播虐流
毒縉紳將海內忠肝義膽之豪盡化爲朽楊肺石之鬼於是天怒
於上民怨於下卽新主英明果斷截厥巨魁但一時元氣未能挽
回下多草竊內憂外患約有二十餘載至崇正十三年大雨積雨
彌月較之萬歷戊子水更深二尺許四望遍成巨浸舟楫艤於牀
榻魚蝦躍於井甕有樓者以樓爲安樂窩無樓者或昇於屋或登
於臺惟慮朝之不及夕也米價初自一兩餘漸至二兩餘至水退
而吳興之農父重賁苗於嘉禾一時爭爲奇貨卽七月終卽猶然
舟接尾而去也越明年爲崇正十四年旱魃爲災河流盡涸米價
自二兩驟至三兩鄉人竟斗米四錢矣雖麥秀倍於他年終不足

以餬口。或謂糠粃。或謂麥。甚或以野草樹膚作骨。而糟糠佐之。卽煮封之家。咸以楚就粥。二餐者便稱果腹。而一餐者居多。夫棄其妻。父棄其子。各以逃生爲計。耳。若動用什物。山積於市。得用者半估。攜之而去。至美好玩美之器。莫有過而問者。嗚呼。民窮極矣。不惟解貸之門絕。卽典質之物亦竭。呼天而天不應。叫閭而閭無。故朝而宛轉。呼號。暮而膝行。匍匐。一有傾跌。便如在怒海中。不能復生。或餘糧尙存。而已僵仆矣。仁人君子。有不見之而泣數行下乎。其有幸存殘喘。勉完家事。而又飛蝗蔽野。害及苗禾。旣而溪流復涸。不惟桔槔無力。卽有力者。其能挽天河之水。以潤枯莖哉。

一七

且疫痢交作。十室而五。其間就木者。或有之。而無不可就者。不遇以青蠅爲市。容以蒿蒲爲窠。舉而棄之。長流者。不知幾何矣。彼如日用之物。無不數倍於昔。卽雞之抱子。鴨之生雛。亦四五倍之。以至豆之作腐。非數十餘錢。則八口之家。不能沾唇。又自猪料一貴。中人之家。不能養一豕。所謂二母饒者。早已付之鼎俎。前此或白鏹一兩。可得湯猪一口。今則一猪首。亦索價八九錢。故昔之雞犬相聞者。今卽開市之中。傾耳聽之。早上得一雞聲。便如華亭鶴唳。向來之荒。不遇以府計。或以省計。此一番不惟我浙。近而南都。遠而齊魯。而浴下楚中。至京師爲甚。大約非死於兵。則死於荒。

不死於荒。則死於疫。生民幾何其堪。此種種也。豈造物生息太繁。播此一番虐。亦民生暴殄已甚。故帝心厭棄至此耶。但人心苦則善心生。一飽煖便生縱恣。縱恣則惡心生。倘能長存米珠薪桂之思。則人人可與誼道。豈待可以謀生也哉。予恐後之君子。不能長自警省。故一黠婆心。托筆相告。勿視爲老生腐談。幸甚幸甚。崇正十四年中元日松壽居士識。

災荒又記

予於十四年秋。曾記災荒。不意其甚。荒猶未爲極也。至十四年冬。租無粒吐。糧則全罄。戶人口。極其慘。卽煮封之家。上則

大

迫於官糧。下則困於家食。縱有產。無可傳。數十畝之家。往往逃亡。卽百畝千畝之子。一時窘於官。亦有棄之如脫屣者。是時市上無米可買。卽有米亦過而不問。富者僅覓粟。貧者或覓糟糠。或覓腐渣。貸得糠皮數斗。便喜動顏色。至十五年春。青草初生。遍野俱掬草之人。前此猶擇草而食。至此則無草不食矣。鄉人成担担來。須臾罄盡。卽驚其果。未有若此之速售也。故男婦行乞。往往接踵。卽故家兒女。亦不遑自惜。且所得豆麥。僅以粒計。自朝至暮。遍乞不盈一掬。故不數日。此輩盡入餓鬼道。又別換一班行乞者矣。至小而三四歲五六歲者。往往棄之於市。東街四五一羣。西街又

垂訓僕語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其德撰其德字太華桐鄉人據卷中災荒紀
事稱生於萬厯初年而作記於崇禎十四十五兩
年則明末之人自序稱苜蓿多年則嘗爲學官也
是書皆勸善格言附以遺詩十首卷首題同里後
學編校而刪去其名未喻何故

狂夫之言三卷續二卷

〔明〕陳繼儒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狂夫之言

三卷續狂夫之言二卷》提要

狂夫言題辭

常人之言軌於盡異人之言不盡於軌異人不盡異人者輪轉轂旋縱橫曲折推而勘之必盡於軌今夫離婁明察秋毫之末奇矣然世固有見幽隱者照八區者觀天地之外者語

狂夫之言敘

常人以離婁爲狂不知曼倩春皇宛渠又離婁之狂而更狂者陳眉公氏讀天下書擅天下譽著作最多別其帙曰狂夫之言夫眉公書固以長者推之今命曰狂醉耶醒耶合而美抑離而美耶雖然吾以眉公索眉公則

長者不狂若以眉公自印惟狂然後
見長者何則從古聖神豪傑三教九
流迨夫域內域外卓詭閃爍之觀心
所欲言口所不敢言千古欲言一時
不可言索尾則藏首捉睛則逃珠疊
如山沸如海此亦天下之至變也而

狂未之言敘

二

吾獨以片語單詞發其要眇中其膏
肅破大疑宅大快造車合轍遵轍合
軌心爽而涎欲流稱曰功臣忠臣斯
不亦長者之明效乎眉公與余僅一
見目之課以文字拙嬾不能應姑爲
題此以實其狂如此抑眉公學道人

也其教以捧持戒律爲主而斯編又
似乎浮杯曳履鳴杖踢觔掌頰罵祖
之義噫戲異哉異哉若人之狂也

西吳友弟朱國禎題



狂未之言敘

三

狂夫之言目錄

黃石公龐德公老子之徒

始皇有收放

天下三事沒處法

立命之易

顏子有以身諷孔子之意

顏子餘氣所生

東坡云

狂夫之言目錄

謀臣如訟師

管仲知鮑叔尤深

管仲能不失國柄

公子糾非君

獨樂樂戲下註脚

齊服楚之巧

伍子胥申包胥心事光明

神仙讀書

曹操如獅子

折節李左車從跨下得力來

韓信打開漢王出路

一軍皆驚

孔子不夢周公非衰

解孔明亦有失

董賈長文章作俑

陳平不斬樊噲

狂夫之言目錄

項羽如乾之四爻

陳仲微二語

漢王未嘗顛倒豪傑

于忠肅與漢高同

好事不如無

大帳薄

英雄倉卒自達

佛書補秦灰

武則天刊定偽經目錄

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父母養子真養志

祿養

唐肅宗靈武非篡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許由讓天下非難

智愚相去

莊子之言

左傳史記杜詩

留中者內批之漸

舜有爲故無爲

修辭立其誠

墓銘求增益

睽卦

渙卦

麥舟非范文正父子所難

孝經春秋甚靈

高帝光武文章

高皇帝勝漢高

劉璋父子原是漢室罪人

惡乎成名

亢卦有兩聖人

事君事親不同

我朝勝前代十事

莊子之言

古禮不可行

刻畫古人

微細流注

聞性不動

瞿谷來巢

史記漢書之別

白樂天善處元裴之間

井田兵法之祖

顯者隱者

客

賈生不知易理

微子

周公善風水

四先生贊

大養濟院

真四皓

狂夫之言目錄

錢塘潮

五

五帝祀

秦火後遺書

客星非子陵

重陽縹緲樓

天書倣遼俗

郭象註莊子

清獄

韓世忠岳飛得先手

李鄴侯保韓滉

左氏春秋

童貫書畫

唐公主家法

唐制科八十餘目

詩經諸疑

于忠肅會讀書

狂夫之言目錄

六

狂夫之言一卷

華亭陳繼儒著 武塘沈豫昌校

黃石公龐德公老子之徒也子房人傑也黃石公以進履折之曰孺子可教孔明臥龍也每見龐德公拜于牀下初不令止仲尼聖人也老子曰子去子之驕氣與子淫態黃石公降一子房而隱穀城龐德公降一孔明而隱鹿門老子降一仲尼而隱流沙蓋名遂則身退矣是射馬禽王之法也故曰二公者老子之徒也

博浪一槌張子房不必論卽始皇大索十日卽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日捕賊終始不出則秦天子與縣伯州尉何異豈足稱聖人之威哉茅山婁道人云盧仝茶歌飲到七椀自然當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龐悍人却得此意故其威不襲

唐元徵狀元云今天下有三事沒處法燕都中

士大夫得病無良醫秦晉人種田無時雨三吳縉紳子弟讀書無家教一味但靠天耳余因思無醫則保養無雨則穿渠無家教則慎擇交游此便是沒處法中處法也

易之諸爻安排一定而不可易非易也數也觀其占之吉凶而以時消息焉此真易也其理則在我者也故善易者求易之理于我而不求易于數理變而數亦與之俱變矣此以義立命而以人勝天之說也

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孔子賢之非賢其安貧樂道也安貧樂道獨行苦節之士皆能之何足以難顏子顏子王佐才也簞瓢陋巷中却深藏一箇王佐當是時不特仲由子貢諸儕輩拉他不去卽其師孔子棲棲皇皇何等急于救世而顏子只是端居不動而且有以身諷孔子之意其後孔子倦于轍環亦覺得陋巷的無此

勞攘厄于絕糧亦覺得簞瓢的無此困頓又其
後居夷浮海畢竟無聊原歸宿到蔬水曲肱地
位而後知顏子之早年道眼清徹耳所以有感
而三歎其賢也古人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
過于師乃堪傳授其顏氏之謂耶故終日不違
不見他如愚惟于簞瓢陋巷時味之絕不露王
佐伎倆亦絕不露三十歲少年圭角至此方見
得顏子如愚氣象

往來之言卷一

三

或曰仁者壽而顏子夭何與余答曰顏子太老
成當三十之年正當發散而件件務在收斂春
行冬令所以早凋又問曰以顏子之賢進無功
業退無著述何與余曰張儀有云蘇君之時儀
何敢言况孔子在乎雖然春秋有孔子是天地
無限靈秀之氣生他出來山東一隅地有幾許
大却又出一顏子此應是餘氣所生也餘氣豈
能做得功業文章總能做得亦不過剩水殘山

而已故有堯舜之父而遂有不肖之丹朱商均
有孔子之父而遂有先卒之伯魚大要坐在氣
薄耳惟文王父子最爲濟美然管蔡之流言武
王之太伯周公之東征皆無復淳氣之守蓋大
道既生文王則餘子亦不免駁雜矣况其他哉
大塊之上必無嘉苗松柏之下必無茂艸顏孔
同時幸亦在此不幸亦在此

往來之言卷一

四

東坡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
乞兒自以爲至矣然尚不如至人之入鳥不亂
行入獸不亂羣者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此
亦自以爲至矣然又不如菩薩向異類中行化
度設法者故雞羣之鶴豈同大海之鵬大海之
鵬豈望九霄之鳳

狡兔先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自古鮮有脫此
局者蓋亦有故大抵謀臣中王佐最少雜伯者
最多陽施陰翕之謀躡足附耳之態一時雖若

効忠其君未有不貌屈而心醜之者豈惟醜之抑且懼之矣富室之構訟也惟恐訟師之不力也及其勝也惟恐訟師之不去也重耳反國子犯曰臣負羈洩從君巡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范蠡之辭勾踐也亦曰主辱臣死請從會稽之誅二公之決于一去者非獨爲其君之慘刻亦覺平日有自納敗闕處也武侯處先後主鄴侯處肅代每事正而

征夫之言

五

不譎固由其天資粹美心事純白然早已算到此矣故善謀國者寧使人以正見憚無使人以譎見猜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利自多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

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爲無恥知我不著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于管仲不惟知之又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己孰有過于仲者及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是兩人者真相知也曹參徵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推賢惟參

參聞之亦告人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
參去屬其後相悉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此二人
事雖與管仲相反而其相知實相類

張江陵以猛爲政其後繼之者剽猛而爲寬數
年以來相權旁落凡不復振鮑叔一齊大夫識
見却甚高其薦管仲也曰臣之所不如夷吾者
治國不失其柄只此一句便得相天下的肯綮
門生問余曰如何能不失國柄余曰劉先王托
孤孔明曰若其不才君自取之此言極可爲猜
險之本孫盛云賴諸葛威畧足以檢衛異端故
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此不失國柄之一事
也他可類見

荆石王公云往過松江見陸平翁偶談及春秋
因問春秋道名分而孔子不斥管仲卽論語亦
然此是何意平翁云節義特學問中一件事故
孔門不甚及之此語尚未了然余曰管仲之于

子糾不當以君臣名分律之子糾小白皆齊襄
之公子耳若以公子糾爲君則當時置周襄王
于何地故管仲既歸小白之後劈頭主意便欲
尊周室要見周天子尚在則公子糾不得爲君
公子糾不得爲君則管仲亦不得爲忘君而事
仇也其尊周之意想如此若挾天子以令諸侯
猶是管仲第二念

如何是獨樂樂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如
何是與人樂樂曰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如
何是與衆樂樂曰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
數百人

巧矣哉管仲之服楚也曰召康公命我先君太
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
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蓋昭王之事

大大則難當苞茅之事小小則易受所以楚子遂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給蓋不知不覺賺入管仲術中管仲但須得此一句便裝成服楚極大題目楚服而諸侯響應矣俗儒遂以舉爲尊周攘夷仲而有靈寧不失笑

伍子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亦不復阻遏他任他自覆去申包胥曰我必復楚伍子胥亦不復隄防他任他自復去大丈夫心事光明磊落無

狂夫之言

卷一

九

不可以對人言者此二公是也余讀史至此真如食哀家梨爽口之甚然爲子胥難爲包胥易子胥鞭平王之尸辱楚王之宮志行仇雪其漫天塞地之氣至此一滴無餘矣此不必包胥借兵人人可以破吳包胥特乘其強弩之末以張振蒙之勢耳包胥之奇奇在秦庭痛哭又奇在復楚逃賞如子胥報仇之後但欠一死若卽時自刎以從父兄于地下則古今尚有哀而憐之

者雖然子胥恩仇分明人也既借吳以報楚獨不留一死以報吳哉

管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宋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黃山谷嘗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

狂夫之言

卷一

十

是一箇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耳

曹公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嘗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鞞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每與談論戲弄言詞盡無所隱及懽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汗巾幘吾鄉何玄朗嘗與趙大周閒論偶及之大周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日擺擲無一刻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與之相

以消耗其氣遂終日美毬忘其跳擲曹公之舉動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其亦可謂善論古人者矣

問安成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成擒乎抑信別有處也予曰不然左車設策而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此便是大滲漏處則信破之必矣韓信折節李左車却是從跨下得力來

管問小兒輩韓信如何是人傑曰看他登壇數

狂夫之言

卷一

十一

語又問如何是登壇妙處不能答夫沛公之爲漢王也項羽以巴蜀道險秦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以示不負三分關中之約其實封閉他在一處使章邯以四十萬兵扎住漢口不容漢王有出頭地當時蕭何無策曰屈一人之下者伸于萬人之上但能勸漢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張子房亦無策惟燒絕棧道而已但能防項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韓信走來却自

不同曰項王詐坑秦降卒四十餘萬唯邯欣翳獨免秦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夫信料漢中可出乃在章邯輩看來料章邯輩可破乃在三人獨免秦父兄怨入骨髓處看來自是漢王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稅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王遂至咸陽此一條出路却是韓信走來打開的蕭何子房皆思量不到安得不並稱三傑至于囊沙背水木罌渡軍之類特是兵法中巧事還是眼力識見不可及信之亡也蕭何之追也或兩人商量合做的漢王嫖罵呼大將如小兒信不逃何不追不能激得他築壇此理似亦有之然韓信蕭何與語便大奇之則蕭何鼻孔繩索已在韓信手中信走不怕蕭何不追他何必美此詭譎以丞相而追韓信築壇所拜非信而誰一軍皆驚畢竟是太史公裝點形容之語也但不知蕭何與語大奇

狂夫之言

卷一

十一

者是何等說話決不就是登壇數語惜太史公失載可恨

孔子夢周公尚是耳中鳴磬眼中金屑也直到不夢見周公便是一齊放下所謂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耳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而終吾朝吳與弼亦云夢見孔子議者謂其墮落魔境乃知孔子云吾衰非是真衰正到大休歇處矣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以愚人而造至人甚難以至人而還造愚人亦甚不易也

或問于余曰孔明亦有失處東結孫吳西攻曹操此定局也雲長守荊州時權遣使爲子求婚雲長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遂有白衣擗槽之禍孔明此處少調停此一失也治蜀時不置史官文獻闕略此二失也嘗薦姜維于蔣琬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又曰伯約甚敏于

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無人教軍事嘗遣詣宮觀見主上後姜維以此自恃每欲與舉大事卒至漢亡此三失也後主愛宦人黃皓皓使嬖慧佞孔明不能屏之使去此四失也余應曰此係君讀史不熟耳雲長在荊州時孔明方鎮守成都相去幾千里孫權倉卒求婚孔明豈能照點得及孔明嘗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共造蜀科當必念及史官一事況平日所至營壘井竈園圃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如此鎖碎尚且周到史官安得獨闕想蜀亡之後收圖籍者無人遂至廢失據孔明文集有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今一字不見則蜀史可知矣姜維之才自琬偉之後實鮮其比維本羈旅托國每見黃皓恣擅啓後主殺之後主曰皓奔走小臣耳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于失言遜詞而出而皓亦欲廢維維

以此亦危懼累年出征不復還成都一以保討賊之義一以避黃皓之讒孔明六出祁山亦是此意然而不復剪去黃皓者又有妙處蓋孔明當先主托孤時其不才自取之語孔明已負不安若黃皓一宦官耳却又與之惱噪必除之而後已後主不懼則疑故出師之後但以駕馭事付之董允允常數責于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然後主尚不能忘于允

狂夫之言卷一

五

曰嘗見董允切齒黃皓我嘗恨之則其情事可知矣孔明所以放他一路不惟得相臣大體卽吳魏之反間黃皓之傾危不得而入也看來孔明何嘗有失君請熟讀史自見耳

文章自三代而後秦漢最稱簡古惟治安策天人策靈纍凡數百萬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作俑始漢武帝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但曰爲治不在多言

願方行何如耳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辭且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康王命畢公曰辭尚體要上之諭俗且然而况人臣之章奏乎章奏至數百萬言卽儒生讀之口燥舌沸而不能止天子一日萬幾其難又可知矣武宗時韓公文欲攻劉瑾而屬李夢陽具奏艸曰母文文寬弗省也母多多覽弗竟也此言

狂夫之言卷一

未

極得告君之體故觀申公老人一言覺董賈文章尚有少年氣習

燕人有惡樊噲黨于呂氏曰宮車晏駕將盡滅趙王如意之屬漢高大怒詔平勃斬樊噲平勃計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有親且貴今以忿怒欲斬之恐後悔令因而致上乃召噲接載檻車傳詣長安平之不斬樊噲非爲漢高實怕呂氏大事記曰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漢高

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洩盧綰之反也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其命雖出于高帝實以呂后椒房之戚也噲以呂氏女弟呂類爲婦生于伉比諸將尤最親噲既黨汙呂氏若噲歿呂后能忘報于平乎平嘗對高帝云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帝用樊噲却犯陳平此語平以是不敢斬噲然項王用諸項亦是六國風氣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之無忌皆公族也項王沿習此風故悉用諸項孰料項伯之有外心乎諸項中唯項伯最著而餘皆不載姓名史但云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以國姓而已漢王族甚微僅一受羹侯兄而不用用樊噲未幾又欲斬之得無有感于陳平所謂項王任愛妻昆弟之一言乎故以斬噲示公不然何不命他

人而獨命平也此平之所以愈不斬也余嘗看項羽規模格局也不是端冕凝旒南而的人又不是垂紳正笏北面的人所謂一將有餘而萬乘不足其亦易之軋封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乎究竟只好成一霸王耳杜子美依劍南嚴武嚴武辟爲叅謀杜子美有遣悶詩呈武云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桓公謂孟嘉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若杜子美與孟嘉是皆有所不得已也余獨不然最喜誦南宋陳仲微二語祿餌可以釣天下之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陸沉天下之英豪

狂夫之言卷二

華亭陳繼儒著 構李王體元校

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
蘇老泉謂漢王能顛倒豪傑劉元城云碁中有一事昔有低碁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封之其後景凡有所需輒痛剝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後着爲先着也又有高碁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

狂夫之言卷二

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二公立論甚妙而實不然昔隨何說布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枉方急責英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于是殺使者因起兵攻楚楚使酈且擊破布軍布欲引兵

走漢恐楚王殺之遂間行與何俱歸漢大既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間道來歸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帝踞洗時遂以踞洗見布布雖大怒怕他走到那裏去非漢王故意傲布實算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足爲顛倒豪傑况踞洗亦是漢高謾罵故態亦是豁達大度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着來

狂夫之言卷二

項羽欲烹漢太公漢高帝曰我公叔卽若翁若欲烹而翁願分我一杯羹太公以此歸漢吾朝正統土木之變英宗陷虜虜人挾之以邀我如徽欽故事于忠肅曰社稷爲重君爲輕失一君復立一君矣英宗以此歸國今人旣知忌于忠肅之功則不得極口抵漢高之忍余讀書構李南湖園中每飯必施鳥食而童子遂于施食處張羅樹間以待之余笑謂門生云

燧人氏教民火食而秦始皇遂以之烹儒焚書
閻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于寺壁之上蓋
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倣其刑具以恣羅織鍛鍊
之助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壞卽鳥食一件所
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矣善乎古人之言曰
好事不如無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
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

狂夫之言

不卷二

三

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
所以往往有攢眉鬚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
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
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
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
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
自然穩實曉暢大局回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
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廢閣其有

質者反教之讀子書佛書卽粗粗問他作子書
佛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况能得子佛
之精髓乎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卽
一部通鑑乃是萬卷書之開津若未曾過得此
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
之而不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者皆坐史不
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
而文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勅令修撰
編修檢討番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據事
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于紙尾書某官某人記
之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
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鹵莽是于修職之
中寓養才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煩以語
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擲于交際詩酒之
間卽有意講求故典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
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務及至團局修史亦

狂夫之言

不卷二

四

不過撥拾完書無暇聚頭磕膝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爲玩物喪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前輩何嘗不留心史

往來書卷

五

學今史官不編史子弟不讀史新帳簿舊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歎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事際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婁敬之才不如三傑當三傑戰勝攻取之時藏匿一處不敢與之並爭功名即使與之並爭功名婁敬亦無下手地直待誅秦滅項事事結局

冷眼觀着只有建都一事未定從容談笑便以都關中說高帝蓋高帝昔年見咸陽宮室嘆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天下已定帝之意無日不在關中敬窺見高帝此意故一說而入即日西行拜敬郎中號奉春君夫三傑取功名于干戈擾攘之中也只封得一箇侯婁敬取功名于干戈平定之時片語立談也封一箇侯若敬者不傷氣不煩手其亦得審局之巧者與至于謁見漢

往來書卷

六

高一節亦是使人不得不應之者初敬脫輓轡衣毛裘見齊人虞將軍願見上言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聽易衣于是虞將軍八言上上召見賜對大抵倉卒不能自達是用世人一大病敬欲自達于倉卒之頃故衣褐方表突兀不如是虞將軍亦不言帝亦不復召矣三國時彭策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策非故人又適有賓

客兼徑上統床臥謂統曰頃客罷當與卿善談
統客既罷往就兼坐兼又先責統食然後并語
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遂致之先主兼
之登床即散之衣褐也兼之因龐統而見先主
即敬之因虞將軍而見漢高也後李元忠飲酒
割炙從車上彈琵琶以見齊神武亦用此法大
抵皆自英雄倉卒自達處所謂使人不得不應
之者也

非徒然也
余于丁酉築臺小崑山之陰是歲山寺俄有二
祥稿木蒸蒸挿竹布葉縹緲見聞嘆未曾有無
何董玄宰氏和合北藏至山則瑞芝靈竹之垂
報于斯焉余自是入草堂童子不復負携故笈
每當清晨良夜老雨苦風拂函展籤作而歎曰
西方之書其容已乎宗教易之髓也譯受書之
法也偈讚詩之叶也戒律禮之術也果報春秋
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輔經而行也其輔經

者以輔世也西方之書其容已乎然則佛藏之
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嘻祖龍生文字燼古今之
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竺乾之傳遂出今
其多至六千餘卷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比之
儒林之經史子集殆將倍蓰過之何言之昌也
天其或者以此補秦劫之遺灰與乃命繕寫經
目以示子孫剪俗儒之故聞裁神聖之種智倘
有毀大乘訾正法者姑語之曰一切諸佛其若

往來之書天卷三

八

古先輩視也一切諸經其若古異書視也則亦
庶乎可以存而論論而議矣

余于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
已于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
隋衆經目錄六卷又得武周則天氏刊定衆經
目錄十卷而偽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
相同心印印經經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偽
滅蘭草混于束薪鳳鳥雜于鳴鳩是非頗謬一

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嬰佛氏之所訶也哉
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
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勝紀
犯佛之殺戒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窺竊
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鶉鵲
聚塵穢德章露北門出入非止白馬寺主蓮花
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
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勅爲金輪皇帝
在夫之言卷二
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僞不必非經也大抵武
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
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
以振世之威乃獨委心帖膝于黃面老子是豈
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興由佛法好食麻菹
前身是從道人中來由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
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
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人等世者也隋智周等

賞梵經自西域還勅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
爲撰序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
置于金琉璃瓶侍者三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
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
大衆共以幢蓋臺輦種種音樂供養圍遶而唐
裝法師抵蜀賓天林以至麴閣國與胡商八十
人渡狻伽河至中天竺窮探大乘以象馬馳還
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勅入弘福寺譯經經成賜
在夫之言卷二
九道總管又賜剗刀百金磨衲亦自撰聖教序
以張之蓋二帝之弘護佛乘如此無他則憊孽
多而懼禍之念深耳隋唐之有天下也一則欺
孤兒奪寡婦而得之一則劫父射兄而得之捫
心顧影方有餘慙而况命將出師混一區宇誅
剪傷殪不啻顛山而血海者夜氣所息寧不凄
然試讀開皇八月之制貞觀三年癸丑之詔其
隱情亦不復覆露矣故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

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
銅檀像六千餘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
千宮內造刺繡織成像及畫像五彩珠幡以億
計崇緝寺宇五十餘所番譯道僧二十四人所
書經論垂五百卷而唐初四方壁壘之秋戰聲
鼎沸精藍森列破薛舉立昭仁寺于幽州破王
世充立昭覺寺于潞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于
汾州破宋金剛立慈雲寺于晉州破霍老生立
普濟寺于呂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于鄭州破
劉黑闥立昭福寺于洛州並給度牒勅虞世南
李伯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
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人天龍象聯
瓢接錫于法宮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可四祖
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奘尤爲崑特宗
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噫盛矣哉隋唐之交經
最顯海成最太平而幽三變幻之迹亦時時足

以撼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
三十六莖道遜之軀五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
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
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
多放光明卽唐文皇行方等悔法見光明中有
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旦國中
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官監必尚能言
之而武氏攝于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
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爲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
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
日途暮遠計無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
有甚于二帝者此紛紜經像之所由造與乃知
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
緇出而與之遘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昵香火
情則野姑村媼膜拜禳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
僧而大德比芻其肯擁連花座而翻貝葉之文

乎哉吾故疑曰周武刊定之諸經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即使果僞猶不失東西晉及六朝人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無以見其短長邢子才云校書思訛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余所以猶致惜于周武刊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

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蓋先生即諸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汗以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苦心也善乎莊生曰以不才終其天年

往顧涇陽涇凡兩兄弟與余同舟至橋李因論事親若曾子可也何義余曰此句真精神在大學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上又問曰此又是何義

余曰大約父母之于子亦子無有一件不養志的人子報父母却只養口體此心何安即如曾子之養曾曾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十分中尚不及一所以僅稱得箇可字今人不必遠法曾參但去取法三家村老嫗養兒自然事父母不敢枉口體上塞責矣

嗟乎古人事親惟恐不成聖賢今人事親惟恐不成科第是可謂養志乎曰父以此教之子以此成之如何不是養志但既得科第之後親老不能隨子十年五年常不相見即錦衣歸省內有妻孥外有賓客出入匆匆其捧觴上壽開口而笑者又能有幾日甚則新莊故宅父子各居雖供養不缺而飲食寒溫滋味鹹酸之類誰復為之點檢此無論養志亦何曾叫得養口體市井負販父兄子弟團團一處其養養無日不相共其痛癢無刻不相關即口體之養未全而養

志却無愧者且寸薪粒米皆從剝心瀝血中來
如此養父母味雖苦而情則甘富貴家名曰祿
養而未能必躬必親如此養父母味雖甘而情
則苦嗚呼爲人子者不惟不能養志抑且不能
養口體非其忍心如是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
耳雖然亦却科第二字累他一半蓋父母教之
而父母還以自累也所以古來聖賢自曾子養
志後獨推尹和靖母子爲不可及

唐玄宗奔蜀太子卽位靈武其始爲馬嵬驛父
老所留其旣爲建寧王倓所勸又其後爲杜鴻
漸魏少游崔漪盧薛季涵五上箋所迫而太子
實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時君父播遷宮人亂出
乘輿至金城驛中無燈貴賤枕藉而寢賊入長
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剝心以祭安慶宗搜捕
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留長安
者誅及嬰兒太子夜馳三百里至平涼雖正位

號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太子何艷于此而攘之
于艸萊荆棘之日耶其後顏真卿區處河北軍
事以蠟書達表于靈武遂以真卿爲工部尚書
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
人頒于河南江淮由于諸道始知上卽位于靈
武徇國之心益堅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
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車至矣則
皆走市里爲空賊望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
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
制乃知靈武此舉真可收屬人心非乘危而利
天下也其後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太
子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
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堅不許真于別殿朝夕
事之如定省之禮其情亦可憐矣而范祖禹乃
以爲叛君背父寃矣哉所可恨者其罪全在楊
國忠耳或曰馬嵬之變國忠已斬而于靈武何

與余曰唐玄宗議親征時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命俱在且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于上事遂寢若使國忠從叟一言便無靈武之事竟以怙寵懼禍之故至使他日父不得正其終子不得正其始既亂人家國又亂人綱常若國忠馬嵬歿晚矣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余觀曲禮有云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本耳想主司偶忘之而東坡又不敢輒拈出處以

對故漫應如此不惟待前輩之道宜然亦可省露才揚已之一病也

堯禪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余獨以爲不難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陸乘車泥乘甚苦換鮮食艱食粒食三番境界略有生理蓋洪荒天地只好儘力生出幾箇聖人不及鋪張

裝點粗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用處茅茨不剪櫟角不斲素題不斲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太羹不和鉶簋之食聊以充虛鹿裘之衣聊以禦寒不唯無享天下之樂而且有叢天下之憂堯鰲舜黑固其宜耳許由亦何所艷羨而受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濃濃則誨盜古之天下淡淡則拱手以與人而人不納老氏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許由之謂也按傳堯佐帝

肇始受封于陶又二載改國于唐乃號陶唐氏
又三載而受禪又曰帝肇立九載政既微弱而
堯德日盛諸侯歸之帝服其義率羣臣以致禪
堯乃卽位都于平陽之安邑由此觀之禪天下
亦非堯始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粘
牝見物同而用之異余嘗謂子弟云李廣之射
石虎智者驚喜是石而愚者悵悵非虎然則智

狂夫之言

卷二

左

愚相去豈特三十里是亦柳下盜跖之飴也

左丘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凡子產管仲及諸
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卷篇
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既爲春秋內傳又分
纂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
悼公作國語爲春秋外傳合爲二十一篇大約
如夏馭春秋晉春秋紀晏子呂不韋虞卿陸賈
之春秋而已非有意于發明孔子也說者謂其

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辦理錯經以
合義則在却左傳也漢武時置太史公掌天下
計書以司馬談爲之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
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
本戰國策摭楚漢列事上自黃帝下迄麟趾作
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
三十篇都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
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然亦自宮刑之

狂夫之言

卷二

手

後抑鬱無聊不得已而托之著書于刺客游
俠貨殖三致意焉藏副名山自成一家言蓋司
馬之私史非漢之國史也班固乃強而入之正
史之中詆其疎略又詆其是非頗謬于聖人則
在却史記也杜甫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祿
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二川肅宗立自鄜州羸
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
謁拜右拾遺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川流落劍

南結廬成都西依嚴武武卒甫往來梓夔間大
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沂沅湘以登衡山其詩無
所不有而未嘗專指某詩爲某事某句爲某人
若如此則一部杜少陵如學究訓話相似則枉
却杜詩也

江夫之言之二終

狂夫之言二卷

華亭陳繼儒著 李構王體元校

國家之患莫大于內批二字無論他朝卽如韓
侂冑日夜謀去趙汝愚問計劉攽攽曰惟有用
臺諫耳侂冑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是也
侂冑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
又內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爲御史由是劉
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排斥正士閏月內
批罷朱熹矣十二月又內批罷彭龜年矣一日

狂夫之言不卷三

史彌遠入對請誅侂冑皇后楊氏素惡侂冑因
史彌遠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冑久握國柄輕
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
事遂殛殺于玉津園王柙以韓侂冑與蘇師旦
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
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
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夫侂冑以內批斥逐

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大道好還豈不奇哉吾
朝凡官府大小之事發閣臣票擬呈內批發部
院叅覆然後奉旨行此 祖宗立法之最妙者
雖然却憂一事留中者內批之漸也姑記于此
以告之憂國者

自古帝王多矣夫子獨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
歟然則舜果一無所爲者乎曰非也舜之工夫
全在未受堯禪時父頑母嚚却要任父母上做
工夫

莊子之言

卷三

工夫象傲却要任兄弟上做工夫家人睽起于
婦人却要任二女上做工夫以至耕稼陶漁迅
雷風雨無非是做工夫處做得如此有爲法才
好到無爲而治的境界詩不云乎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之一字正列子御風之
御着不得一毫人力此極可狀無爲之旨也不
然藉口無爲深居高拱如秦二世以天下托之
趙高李斯唐玄宗以天下托之楊國忠李林甫

治乎亂乎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余曰人有有爲也而後可以無爲

今人作銘狀表傳皆是花臉文字戲子上場凡
花臉淨丑說話多是虛而不實今銘狀表傳得
無類此耶吾人通于鬼神之間者但有言行兩
端若信筆胡亂道去如何服得鬼神易曰修詞
立其誠此語甚有味

韓柳作志傳皆不輕與人卽歐陽永叔撰尹師
韓志

莊子之言

卷三

魯墓志銘及叙辨所以作墓志之意其書載集
中鑿二不少假借蓋皆有古人之風至于今以
多爲貴甚則文字短簡子孫有祈請增益者尤
爲可笑漢司徒霸遣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嚴子
陵子陵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以牀牘杖與
子道削書之子陵曰喻數語乎子道曰書何太
少可更足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
易之睽卦曰睽小事吉夫既睽矣何吉之有蓋

別嫌明微皆主于微者從小事始也故吉
卦上巽下坎曰渙坎險也六三渙其躬無悔象
曰渙其躬志在外也所謂外其身而身存也二
氏之放身失命儒者之見危授命易之所謂渙
其躬乎

范文正父子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
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
慕古人奇節以文采氣誼豪一世所交如歐文
狂天之言入卷三

忠公張文節公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
人故常爲大理丞而貧不能葬母文正父子見
之自然領舟相助此何足以爲范公重如曼卿
之貧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
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盡數與之况范公
父子耶况曼卿又爲公東吳故舊耶歐陽爲文
正作墓志銘爲石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
事蓋公之盛德不專在此正如雲長公秉燭達

旦未嘗見正史即使有之乃舉爲一生大節此
非知雲長者

孝經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爲二
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爲國家諱始黜之
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王
荆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官使先聖筆削之
書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
有夷狄吐轅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仇之
狂夫之言入卷三

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
去禍及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
之言

帝王做事如書生習舉業先要做得出爲主漢
高帝爲義帝發喪袒髮而哭者三日時勢該哭
便做出許多哭的模樣此高帝文章也光武之
兄演爲更始所殺恐其見疑飲食言笑無異平
時時勢該不哭便做出許多不哭的模樣此光

武文章也今人喜怒哀樂不特不中節且皆草草放過去成得恁的英雄

漢高不殺秦子嬰史稱其寬仁大度然畢竟有敗露處項氏已沒項伯以下賜姓劉又令諸故項藉臣名藉鄭君嘗爲項藉將屬漢不奉詔詔盡拜名藉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却是露出本色也我太祖方元主殂問至群臣皆賀謂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

狂夫之言卷三

六

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太祖常躬祭歷代帝王廟至漢高像前曰我與公皆以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漢子命再加一爵議者謂漢高與太祖畧相類余請無論他事卽以前二事竝觀之漢高豈能及得我太祖來

孔明取劉璋子瞻非之不知璋之父蓋漢賊也璋父爲劉焉劉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

未卽行董扶私謂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劉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黃巾殺縣竹令徙治縣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毋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劉焉家故劉焉遣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劉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托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及天下諸侯共誅董卓保州自守略不出兵劉焉意漸盛

狂夫之言卷三

七

造作乘輿車具千乘荆州牧劉表表上劉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劉焉劉璋以車獻帝爲奉車都尉在京師劉焉託疾召劉璋劉璋自表省劉焉焉遂留璋不還未幾劉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則天之厭劉焉久矣劉焉歿劉璋立收三輔流人數萬家爲東州兵聞曹操征荆州已定漢中遣陰溥致敬於曹操操加劉璋振威將軍又遣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及雜御

物于曹操其父子未嘗有一毫乃心于漢室也宗室之中自懷異圖先主欲伸大義于天下舍劉焉父子將誰往哉况先主不取則益州必爲曹操所得曹得之必不能如先主盡歸其財物于劉璋也孔明在草廬時看得劉焉原是漢室罪人而劉璋方歸誠于操如虎加翼剪除劉璋亦是斷曹操狡兔一窟若使關中與巴蜀相連老瞞驍雄如何可制

狂夫之言

卷三

八

富貴不處貧賤不去此是君子路上人然只恐胸中着一好名之心如許由陳仲子相似許由洗耳巢父引牛去之仲子咽李孟氏以剗譏之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拙去名根則富貴貧賤境界上方才得力成名則去仁矣是君子之所惡也夫

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其惟聖人乎此不見一法之聖人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識法者懼之聖人也前聖人是李廣飲羽石虎之箭也後聖人是養由基百步穿楊之箭也其實有兩箇聖人也

夜間與客飲茶客問曰事君事親同乎余曰不同陸績懷橘奉母便謂之孝子丁晉公獻大龍團茶蔡君謨獻小龍團茶歐陽公驚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錢惟演獻洛下牡丹東坡詩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推此則

狂夫之言

卷三

九

事君事親必有分矣客曰此論殆爲近來獻納與鑛稅發也余不答

謝鐸云我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有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又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其大者數事如前公主寡再爲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於朝臣

竝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權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

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八也京師有熱審省直有減刑非大古典不輕赦九也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姪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蔭子入監執紼子弟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鼎上歷尚可量古禮有不可行者如父母歿登屋極挑鼠穴而求其人此後世所謂招魂也哀痛倉卒何暇升屋而號又如三日殮六月腐尸何忍坐視又如不祔葬爲不忍先歿者之復見也夫婦同穴子孫昭穆地氣若吉何得更求別壤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橙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墳無貴賤皆松栢矣何能獨栽楊柳又如婦三月而後廟見先儒云未三月尙在可出之條則三月後雖有大過不可出乎又如婦未廟見而歿則以

妾禮葬之夫生爲婦必爲妾禮乎又如年一巡狩後宮六軍扈蹕而從供應騷然狡逆竊發卽以舜之德不能返蒼梧之駕秦之威不能還沙丘之尸則後世又可知也又如夏月不暴布恐暑氣入布人吸其氣以致疾然今民間多有暴布者何嘗中暑又如周禮季春之月會男女奔者不禁是教民淫也冬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無禁是教民盜也又如寡婦不夜哭哀至在夫之言六卷三

五

則哭何晝夜之有大抵古禮有難行者皆此類變而通之則在有識之儒而已

唐文皇以蘭亭賜歐虞褚薛摹之四公無一筆似蘭亭者而結法自合蓋縱肖亦是右軍以後第二人耳李于鱗摹古樂府至更其句法以爲不被古人所困然讀其易水垓下二歌其果與荆卿項王情境合否余嘗謂刻畫古人是後生第一病武陵桃花惟許漁郎問津一次再跡之

便成村巷矣禪家公案亦然不獨詩文也

古之得道者火焚其軀目睛牙齒熾然不壞煙氣所肅都成舍利余今蛀齒蒜髮衰相已現張天覺云皆于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顧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東坡云無罪而得謗未老而先病此之謂也言念及此不覺涕汗俱下

凡聲何以近則聞遠則不聞乎蓋聲塵遠近于

狂夫之言六卷三

五

聞性中間性無遠近也譬之像影遠近于鏡光中鏡光無遠近也吾身聚散于吾性中吾性無聚散也此之謂定非求定也本不動故

魯昭二十五年甲申夏有瞿谷來巢注謂此鳥穴居以來巢爲異而此鳥本不穴居也瞿谷卽今牛豕鵲以夏月孕子奪其鵲巢乃群小凌高大此季孫不臣昭公去國之兆故自夏月書來卽于當年九月書公遜于齊明年公居于鄆又

明年公至自齊復歸于鄆又明年公次于乾侯自是不歸逾三十有二年竟歿其地此爲昭公之埤明矣魯地舊無此鳥故以來巢爲異非謂其去穴也列子云瞿谷不逾濟祇逾汶則歿地氣然也如洛陽本無杜鵑宋時始至河水本無黿石勒時始有佛圖澄以爲桓溫入河之埤卽此類也余聞之于蜀僧湛然云

詩文只要單刀直入最忌緣密周綴密則神氣

狎夫之言卷三

四

拘迫疎則天真爛熳史記之佳處在疎漢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元畫疎宋畫密氣韻生歿皆判于此

唐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奏亂河朔加裴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楨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裴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裴度上書暴元楨過惡以爲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患小禁闡患大臣自兵興

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本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裴度大臣不得已罷魏弘簡元楨近職俄擢元楨與裴度俱宰相爾時白樂天交元裴間相與倡和詩皆載集中若使過高之論樂天宜親晉公而疎微之然樂天與微之

狎夫之言卷三

五

始終無間言生則觴咏不絕歿則爲微之作墓志贊嘆不絕略不露與晉公交惡之狀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道固爾也若在今日不以爲趨炎附熱于生前則以爲匿瑕含垢于歿後將樂天猜作何等入矣古今人不相及如此夫春日讀元白長慶二集因感而記之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

傳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從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鼎鼎鼎鼎垂東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黜夫富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疎闊而實精嚴其事出乎

狂夫之言

卷三

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一時之耳目卽後之老子周官者日以井田爲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卽儒者猥云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故聞而暢公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奸詭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氣好勝之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于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爲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

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于不窮所謂合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營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校閱有時其春秋夏冬畫戰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于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于周官田獵之制方

狂夫之言

卷三

夫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宓義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

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
日引月長于爭鬪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
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于是因祭以用
獸因獸以代敵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
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
止于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
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于富且強者甚巧而
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
狂夫之言卷五 大

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
以示師克而和也酌醴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
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于不測如此當
是時車輿行三司馬缺而不補雖蠻夷猾夏盜
賊奸詭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
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第
相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
之血搏獸之革以饗我甚則感嘆而歌咏之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私其縱獻豸于公
至于公田則思君獻豸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爲
公歟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及唇于室而不吝不
披髮于鬪隣或構仇于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
匐于拯水火之際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今一
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歿不出于其鄉歲時則相
藉子孫則更抱人諸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
爰告以此思戰戰寧有不勝者乎况溝洫川

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
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奸僞民二十而受田
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覈軍籍田中有
廬疆場有官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
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輓萬
鍾之粟以給廩餼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
趨于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
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

狂夫之言六卷三

年

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
技良無營堡斥埃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
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壹規疆理爲營陣揭鋤
挺爲干戈轉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爲斃敵之法
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狼戾不肖之心而
國家坐享夫數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
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天下至險于至順嗚呼公
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譬之井田奕局也田

獵之闔閭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迄于不可勝記
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爲勢也後世若柳宗元
之封建林勲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者也狩于
郎兵于崇丘講武於平衆觀陣兵于驪山之下
其田獵純用勢者也時異世殊必舉三代之法
以困人主是又執成勢而覆故局者也改阡陌
恣游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
諸帝長楊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非勢其

狂夫之言六卷三

三

不知奕局也嗚呼寧獨漢唐以後諸君子哉予
輿氏之論井田辨矣公猶得以農事之說籠而
掩之况其下者乎微獨子輿氏即當時但稱師
尙父爲善將而不稱姬公爲善兵嗚呼聖人之
深于藏法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
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田者
古今兵法之祖也

馮瀛王詩云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邵康節

訓子則云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
量雖善亦不當爲也馮言是顯者事邵言是隱
者事

庾開府詩云對君俗人眼真興理當無呂文靖
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窓向水開不用
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八來予山巾閉門時
嘗以庾之詩謝客客來時嘗以呂之詩自慰

狂夫之言卷三終

狂夫之言卷三

五

續狂夫之言四卷

華亭陳繼儒著 樵李屠中孚校

賈誼負王佐之才而漢文不用論者惜之但賈
生不知易耳當漢文帝時黎民新出湯火只宜
一味清淨清淨惟老成人知之少年不悅也易
革卦後受之以鼎鼎卦後受之以震震動也物
不可以終動故震卦後又受之以艮漢秦之交
革故鼎新而入下大震矣文帝要休息艮卦也
續狂夫之言四卷

賈生要制作震卦也曹參師事蓋公但云治道
貴清淨而民自定參守之治齊齊治代蕭何入
相治漢漢治卽景武時竇太后一婦人耳喜老
子言不悅儒術病免申公又怒轅固使之入圈
擊豕彼其君臣母子之間灼見天下已定儒者
之多事不如黃老之清淨賈生少年上書如建
明堂如改服色如削諸侯如伐匈奴等類却當
艮止之時而欲紛紛爲鼎新震動之舉此豈文

帝所樂聞者文帝憐其才名但更端與之談說鬼神以書生畜誼而已其後嚴安徐樂主父偃皆祖其餘說以取富貴此又良卦之後而遇漸卦蓋至此方漸漸可行矣然武帝行之漢之元氣幾耗大半況賈生時哉賈生之言非不切中國事但下手太早神仙家寧重火候早則過嫩爲文遲則過老爲武文武得宜乃鼎鉉調元手也賈生雖俊傑而實不識時務謂之大秀才則

續狂天之言四卷

二

可謂之王佐才則未也朱晦翁云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都一齊說了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若一齊拆下雜然並修豈有此理看他會做事底人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先有一定規模漸漸做將去皆卓然有成賈誼曾次終是鬧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趨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

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此極中賈誼之病余笑口如賈生者非特勸人拆屋且又勸人拆了新屋另行改造一番王人如何聽他文帝之不用賈生正與蕭何用曹參相反賈生治安策正與文帝答尉陀書相反

武王遷頑民于洛邑封箕子于朝鮮朝鮮遼海外徼去關洛東西數千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

續狂天之言四卷

三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獨箕子却忍置之海外其隄防疑慮可知也武王虛已問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紂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作洪範夫君父之頭懸之太白箕子又爲宗室懿親問則泣謝而已洪範之陳是亦不可以已乎或曰夫子稱殷有三仁何也余曰箕子既已

徉狂受辱則洪範豈徉狂之人所能撰乎蓋此仁字非朱紫陽至誠惻怛之辭論語如此仁字凡三見并有仁焉又觀過斯知仁矣又其爲仁之本歟仁當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仁蓋言殷有三人如此其是是非非具眼者自能辨之嗟乎余于此蓋有三恨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此一恨也武王既殺紂何不立微子以存商此二恨也微子不可則武庚未聞失德

續程夫子之言四卷

四

也不立武庚而自爲之三恨也微子武庚且然其肯封箕子于中國以爲頑民倡耶先輩云洪範疑從河洛翻弄出來卽五行五事之類啓後世上筮支離穿鑿之門戶且洪範與丹書並稱今箕子洪範獨著而太公之丹書不列于尚書是皆可疑也宋陸務觀云傳子駿爲學者言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皆古所傳三十二字外吾不知其他矣此言大駭人適

與門人講三仁章姑志于此又思奴者臣僕之謂也箕子忘商而臣周夫子蓋不滿焉朝鮮之封武周思患甚遠本朝洪武五年安置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亦是此意理陳友諒之子昇明玉珍之子也初二侯賜第都下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鼓惑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囊隙無自生矣於是徙之高麗

續程夫子之言四卷

五

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高麗者卽箕子所封朝鮮也

風水聖人所不論要之伯禽封魯周公畢竟有意思在唐一行云天下盡于南北兩戒北戒負終南地絡之陰爲黃河之源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負終南地絡之陽爲長江之源所以限蠻夷也北有黃河南有長江夾出中間大地是曰中條中條之西爲豐鎬卽古雍州也其地山川最

險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既先占第一形勢以爲根本由豐鎬至洛邑中天下而立風雨時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于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爲天下之至險洛邑上應紫微垣爲天下之至中姬氏父兄皆據而有之其中條黃河長江夾至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插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

續往來之言四卷

六

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塞齊魯原在黃河長江夾流中算做中條盡處周公之子伯禽却又分封于此看來天下大勢惟有南戒北戒惟有黃河長江黃河長江惟夾得中條中條以豐鎬爲首洛邑爲腹齊爲尾而周公曉暢天下地脉一時收拾將來其後七百餘年東魯地脉不衰又生出大聖人如孔子者以發明文武周

公之道千萬世而下至今隱隱躍躍如在目前周公可謂不死矣齊與魯並封齊先滅魯後亡固見地脉悠遠然既生孔子又生顏曾諸人一片王侯大地變作賢聖道場非果是中條盡龍何以有此漢書云闕里當奎分又占東壁奎與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哉乃知周公相地眼光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攪做一團分枝地脉如解牛破竹相以喜真至人也故曰周公之

續往來之言四卷

七

才之美或曰太王之遷岐也詩云周原膺膺董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又云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太王相地如此武王之都鎬也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相地又如此周公風水自是家傳言及不覺噴飯一笑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遁世之藩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戶既爲男子忍與艸木俱灰露盡

英雄廼以神仙退步我思古人得四先生焉各
系以贊越大夫范少伯蠡贊云勁吳死殘越生
裝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爲上卿賈于陶散千金
出見奇徙成名鴟夷子何童心周處士魯仲連
贊云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掉富貴若
雲烟鴻冥冥何慕焉我執鞭魯仲連韓義士張
子房良贊云秦之鹿椎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
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

續征夫之言四卷

八

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唐鄴侯李長源泌
贊云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
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
長源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
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
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墨守也馬鈞陽欲駢之以
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

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
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
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
縣不過一二百疲癯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
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
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忍于離父母
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
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

續征夫之言四卷

九

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
淨之人人授廩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
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
以淡泊之人人誦誦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誦
經說法以曉暢之人人果糧以游能乎賴彼教
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羣處易鬻則清
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
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髡髮刈鬚以

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得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闢他不去即自古帝王亦剷除此教不得往往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怪爲捨無非續狂夫之言四卷

善巧方便主于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水食老死于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于僧魚相忘于水藏僧于僧乃所爲藏天下于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即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藉于佛法三代以後井田樹畜

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間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主路而其徒遂至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祿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續狂夫之言四卷

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渙小羣而爲大羣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

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音聲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和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轂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攝西方以呪誓爲刑東方以笞殺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

續狂夫之言四卷

七

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而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于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俗道求活于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戲噓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劫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真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嘗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隼鸞鷹豺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宋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于深山

續狂夫之言四卷

七

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卽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讐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梟魄掉舌人沛卒爲帝師四皓胷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鐵子鏃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汜上

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真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不爲異況四皓采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齷齪仰視四皓以爲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卽龍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鷹兔獨難狎一類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

續在宋之言四卷

七

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盖良之報譬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于一旦志行讐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韓讐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

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人浣紗女子泣魯舟沉賴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燭婁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讐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讐在君讐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圉公爲秦博士避

續在宋之言四卷

七

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圉公爲司徒宋時商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圉公月里先生姓字圉公者盖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僞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祖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房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眞四皓也

余嘗同一名衲雪公同登杭州六和塔觀錢塘

潮雪公云文章之氣得如此潮足矣余曰文章固貴養氣然須有首尾而氣不聚乃是全文卽如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潮水晝夜衝激因命强弩數百以射潮頭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成隄岸秦始皇氣壓一世鞭石流血由雲夢九疑浮江過丹陽至錢塘錢塘水波惡不敢渡乃轉西北二十里從峽中上會稽後竟崩于沙丘同一錢塘也錢武肅以偏霸之主射潮潮退秦續在夫之言四卷始王以併吞六國之威蹶躄四顧而不敢渡者何也盖錢武肅初霸一日與一日生氣也秦始皇王垂崩一日衰一日死氣也文章有首無尾者皆此類卽以此看人貴賤壽夭恐亦不錯魏鶴山云自五帝之說興而上帝之尊稱不明妄人小子輒撰名號以襲天自秦創西時有白帝之說浸淫爲四而漢高又增黑帝爲五帝文帝武帝又有新垣平之五帝又有謬忌之五帝

又公玉帶汶上明堂之五帝此五帝之所出起也大約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昊天上帝而外復有五帝豈有此理詩書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出于劉歆鄭康成之附會陳祥道又從而强爲之說魏鶴山之見良是余則謂上帝者天也郊之所祭也五帝者五行也時之所祭也天無言而以五行爲用如春爲青帝夏爲赤帝秋爲白帝冬爲黑帝中央爲黃帝是也漢言續在天之言四卷時而不言郊則五帝何曾與昊天上帝並哉或云五帝卽不得與上帝並金木水火土此代天爲政者也何得以帝尊之余曰莊子不云乎是時爲帝者也易不云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震兌坎離而以帝字冠之則五行未嘗非帝也以五行爲五帝而以天爲上帝此或出于周禮之義而惜乎鶴山未之見也

萬曆甲午司農郎葉公春及疏云孔子刪書斷
自唐虞訖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火
後行于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年遣
徐福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多載珍
寶圖史至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今倭其
種也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詔故司馬光
溫公倭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
尚存乞乘小西飛封款之便及纂修正史之時
續往末之言四卷

太

檄至彼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葉公此疏實非
迂闊丹鉛總錄雙槐歲抄亦嘗言及之矣春日
課兒山房偶談前事戲題一絕示之花滿春山
酒滿觚一編長對老潛夫兒曹莫恨咸陽火焚
後殘書讀事並無

客星者一日周伯一日老子一日王蓬絮一日
國皇一日溫星凡五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
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

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
天下饑饉庶流亡去其鄉老子明大色白淳淳
然所出之國為燕為凶為善為惡為喜為怒出
見則兵火起人主有憂上蓬絮狀如粉絮拂拂
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德白衣之會其邦饑亡
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
起國多變若有水災之王惡之燕庶多疾溫星
色白而大狀如溫星出四隅出東南天下
狂失之言四卷

太

有兵將軍出于西其色黃有千里暴兵出西
北亦如之出西南其色黃有千里暴兵出西
客星見其分野自止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
大星小事小光武時大星客星犯帝坐蓋不
祥之言也光武解縣縣令以子陵同臥當之
其巧如此而讀史者遂以子陵上千象緯其亦
未考天官書耳然光武下賢一節儘可反咎為
祥雖指客星為德星可也

王元美先生以重陽母忌不登高往乙酉閏九月招余飲弇園縹緲樓酒間座客有以東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嘗叙東坡外紀謂公之文雖不能爲我式而時爲我用意嘗不肯下之余時微醉矣笑曰先生有不及東坡者一事先先生曰何事余曰東坡生平不喜作墓誌銘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較似輸老蘇一着先生大笑已而偶論及光武高帝先生云還是高帝濶

鉅宋之言四卷

生

大余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後枕宦者臥光武得天下後却與故人子陵嚴先生同臥較似輸光武一着公更大笑進三四觥扶掖下樓憶此時光景頗覺清狂如此前輩了不可得

宋澶淵旣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復惟求宋史之微意宋自太祖幽州

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鴈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伺之志與然不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其後徽宗嘗諷道籙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爲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憫中華被

鉅宋之言四卷

生

金狄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於是群臣與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未幾女真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爲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爲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爲廣此黃巢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昏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蓋徽宗之崇尚道教得之真宗也

真宗之崇尚天書得之契丹也故曰知風之自可懼哉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于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毗于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鈞龜不食墨懸解幽微何常之與有

莊子之言四卷

莊

而况莊子哉莊子注舊有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近世老莊翼最稱駢辨而吾友鄒孟陽則謂餘註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庾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稽叔夜云此書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爲解則妙解存乎其中善教兵者殺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法外妙得莊解也莊生之學後世排斥太過如徐藻妻與妹書且以浮華

目之而道家者流更推而附之上真之籍是皆可笑陶都水言周師長桑公子隱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冲舉補太極韋編郎唐玄宗遂號爲南華真人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生徒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而莊子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後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真君儼若帝聘而相莊者夫莊生

莊子之言四卷

莊

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後乃受宋唐封號甘爲老氏素臣乎顧莊生非仙而文則仙也惜解者非郭子玄輩耳子玄爲東海王越太傳主簿當權薰灼素論去之子玄烏能爲莊子解特以此註竊自向子期郭不足傳而向故不足傳歟先是註莊子者罕究統旨子期隱解于舊註外振起奇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李子玄自註二篇餘皆點定文句冒爲已作久之郭莫能掩也然而不名向註者何也郭象盜之向秀向秀盜

之莊生莊生盜之老聃老聃盜之易易盜之天地陰符經云天地人之盜而又何責于子玄今之仍名郭註者以此

狂夫之言四卷

至夫之言四卷

三

續狂夫之言五卷

華亭陳繼儒著 構李項利侯校

余二十年前閭蓬頭愛余謂可學道令讀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輒能坐臥赤日中年來懶習此法頗以炎蒸爲苦即敞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映翳然往往移榻卷簾遷徙不常如絕無養者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老病呻吟衣食奔走其匍匐昏仆狀殆不
續狂夫之言五卷
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疫癘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輦轂之下每年奉旨熟審其餘兩直十三省未有請而行之者若得仁人君子上疏奏請定爲永例或不然輔臣與廷尉司寇議之部寺牒撫按撫按牒郡縣擇其未減之罪清理一番其重囚在繫者務還的當幕官嚴督獄卒洒掃罔同洗滌枷杻以廣

聖天子好生之仁暑月中聽民務農無得溫受
狀詞無得輕率羈候不時吊取監簿查考囚數
多寡以爲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
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
霎時耳若輔臣不可必廷尉司寇得爲之廷尉
司寇不可必撫按得爲之撫按不可必郡縣得
爲之但早一日則一日之甘露也行一方則一
方之甘露也推而至于兩直各省在在皆然則
在在之甘露也至于十月刑決以後一陽初生
陰氣尚肅饑寒交割尤爲可憐更得仁人君子
憐而并請之或當路者先期牒下如熟審之例
則一冬一夏兩沾 聖恩功德何可量哉余嘗
嘆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死于刑死于
兵死于歲曾與包羽明集古來爲吏不酷者數
卷爲將不殘者數卷救荒不倦者數卷總題之
門植德錄以藏于家

吾友盛伯璽問余曰國朝成平添增一二萬兵
兵戶二部皆有難色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
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窘里巷蕭條史傳嘗言
某將兵幾十萬某處兵又幾十萬不知何從得
許多兵兵既多又不知何從得許多餉此皆不
可曉余曰凡下寨只要先手韓岳諸公之先手
在收復諸盜賊耳南渡之後紀綱既弛巨寇
起呼集惡少以爲兵剽奪城邑以爲餉其中實
有草澤英雄在焉若得籠而用之盜之兵卽我
兵也盜之餉卽我餉也故虜狙可使馴虎象可
使戰烏菟野葛可使起沉疴而代良藥况凡有
血氣者乎吾常查宗澤傳宗澤平湖東賊王善
得衆七十萬車萬乘平沒角牛賊楊進得兵三
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萬而
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共筭宗公得
賊兵一百三萬查韓世忠傳世忠平緇青李復

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八萬平白
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閩廣河南之
賊侵掠息矣共莽韓公得兵十萬查岳飛傳岳
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
筠州賊馬進得兵八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
萬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十萬餘
而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共莽岳公得兵
二十萬其他如二張劉琦等皆類是不暇悉數
征未北首五卷

大約乘輿播遷京都不守詔天下小則團練大
則勤王團練勤王之名既起則奸雄借名生奸
而盜賊縱橫矣此輩善招諭之則爲我用不善
招諭之則爲敵用又有不在我不在敵中立觀
望者往往鈔劫付墟梗絕道路故宗韓岳諸公
未及與金人挑戰先收山砦江海間盜賊盜賊
既服則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矣然後
鼓動其豪傑之壯心撥轉其忠義之正氣摧鋒

陷陣所向無前此韓岳諸公苦心之極也漢董
卓黃巾之變二袁孫曹皆以勤王起兵唐黃巢
之變朱李皆以勤王起兵宋南渡之後廣之東
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無不勤王而
賊之借名者亦不少非韓岳諸公招諭誅討安
知無溫操復生其間今人但知韓岳諸公之善
戰而不知其得百戰百勝之根本則以先手平
服諸盜故也是故無大寇不可輕許團練無大
征未北首五卷

危不可輕詔勤王團練聚而難散勤王來而難
去邪正之間問不容髮古人草廬中正着眼觀
察此輩耳

唐人中余極愛鄭侯李泌每讀泌傳其子繁以
冤死爲之痛恨李繁爲隋州亳州刺史州劇賊
爲患繁有機畧捕殺之舒元興與繁素隙反坐
以濫殺不辜詔賜死繁下獄恐先人功業泯滅
從吏求廢紙握筆者家傳十篇嗟乎痛哉泌之

勲勞載在史書不具論論其不甚著者如力保韓滉一事關係中興事業甚大當朱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德宗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爲之尋求不獲意閤然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于城外採蕪菁根而進之當時只有糧餉極難極苦韓滉嘗從間道轉渭又獻縑十萬疋請以鎮兵二萬討賊李希烈

韓滉之言五卷

六

陷汴州韓滉又遣將發勁卒萬人破走寧陵賊漕路賴以無梗李晟屯河北韓滉又運米餽之船置千弩以相警賊不得剽後以修繕石頭城德宗疑其異志李泌力辦之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十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蕩謂陛下將爲永嘉之行爲迎扈之脩耳此乃人臣忠薦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德宗云外議洵

洵章奏如麻卿勿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阜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德宗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德宗曰朕方欲用卿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耳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德宗謂泌曰卿上章已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

韓滉之言五卷

七

臣之上章爲朝廷非爲身也今天下旱蝗關中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阜歸覲以解其自疑之心使滉速運糧儲以救朝廷德宗云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阜謁告歸覲而賜排衣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糞米百萬斛聽阜留五日即還朝阜別其母啼聲聞于外滉怒召

出棹之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游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游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游諸道將爭入貢矣此是乙丑閏月事也其後二年春正月關中倉廩竭禁軍脫巾呼道德宗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遂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于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軍六軍軍士皆呼萬歲即此時德宗若無韓滉便無江東糧餉無糧餉便無關陝不惟安頌六軍且又保全德宗父子泌之功無以加矣無論李泌如韓臯歸省韓滉五日遣還母子啼別破浪渡江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糧船臨江韓滉顧謂衆曰天子蒙塵臣下之耻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泌百口保滉反覆千言不疑不懼此一段光

景真使人可悲可涕李繁獄中作家傳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嗟乎泌歷事三朝再造唐室骨肉未寒一子賜死命下之日無一老臣宿將門生故吏爲鄴侯請留其血胤者此皆余所不解比時周曾一部將耳以死李希烈之難詔雖三世有罪當降一等曾無後以五十戶封其兄之子以五十封其女憲宗時季錡反伏誅又欲誅其兄弟廷議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詔許之以鄴侯之勛勞又在李國貞曾之上雖其子大無道尚當十世宥之况捕劇盜而罪以濫殺賜死乎上不得比周曾下不得比李錡反賊繁之死也吾不恨舒元輿恨曩時鄴侯故人安在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實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于是春秋成授左丘明

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于子夏有公穀
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掎摯迄無定論伐左
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病其言
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仿周
官調人諧讐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
傳分彙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
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
而非丘明而左氏几詘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

經宋之言五卷

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詘雖然夫左氏
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訂其
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釋公穀之有文者附
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
縱橫家書摠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
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
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強附之于經未必有意
于創史而後人強附之于史不知左氏特以文

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而攻者
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
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
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
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
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
書據義者三十一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
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殺繼悉委

經宋之言五卷

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
非特劉歆楊雄不能識卽公穀能辨之乎非晚
也夫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
史例較合况文章典艷又有特出于秦漢諸儒
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蠶之卜筮董直之斷獄平
子洛下之星歷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
俳諷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
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既以

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宣和畫譜中載童貫善畫其畧云貫父湜雅好藏畫一時名手如易元吉郭熙崔白崔慤輩往往資給于家貫侍父獨得其妙處或見筆墨在傍則弄翰遊戲瀟灑自然若宿習而非求合也自古之用兵者如諸葛孔明亦能畫故八陣圖

在失之言五卷

之形勢見于分布粲然可觀如馬援聚米爲山川亦有畫意豈非方寸明于規畫不期乎能耶貫于此亦然貫策功湟鄯西鄯間拔城馘醜不見運動之迹而能寬惠慈厚人率歸心號爲著脚赦書蓋言其所至推恕有恩厚以及物也今貫歷官任太傅山南東道節度使領樞密院事陝西河東等路宣撫使封涇國公御府所藏畫凡四據畫譜所載如此度爾時貫未伏誅也其

後靖康戊寅金人叛盟都城洶洶日中有赤氣隨日出梟童貫首于都市然則武侯伏波安在哉書畫一小事握筆者如此形容諛諛則宋之文章士習可知矣是日既誅童貫卽賜尹焞爲和靖處士尤可謂不急之務宋之亡不亦宜乎○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岐陽公主豈非一枝獨秀者乎昔高祖有十九女太宗二十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肅宗七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女憲宗十九女穆宗八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宣宗皆七女懿宗一女其間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宜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裴異與信公主降裴垙後降裴穎三降楊敷寧國公主降鄭異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可笑一也杜荷誅城陽公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色

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晷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太宗從其言確後日死於房州與公主雙柩齊引而還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以爲禮其可笑二也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真宮如方士熏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粉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笑三也安樂公主嘗自作詔箱其前請帝署可又請爲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並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勅封授官其可笑四也公主入道者

如華陽如尋陽如平思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真如壽春如萬安皆出爲女道士其可笑五也公主和蕃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司印一面賜之又徵御仗之半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謁士女傾城觀焉是當時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地爲鳳臺鄉悵別里情意悽惋狂夫之言五卷道路飲泣天子何樂而公卿賦詩以寵其行其可笑六也大長公主自蕃京以迴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於光順門內脫去簪珥變服請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詫爲盛事忤賀踴躍宣付史館其可笑七也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荅縣主婿出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永和以後奉爲常例其可笑八也公主薨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笑九也公主上表稱

妾李其可笑十也嗚呼唐之亡也晚矣哉武墨猖狂蓋公主家風釀成之耳余故書之岐陽志後使讀者一併按焉

考唐制舉科載正史者元八十有餘世以唐爲詞賦取士可笑也有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詞殫文律科岳牧舉詞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

聖人之言五卷

宋

科龔黃科才膺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能科茂才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經邦國科藻思清華科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道侔伊呂科手筆俊拔起越輩流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倫屠鈞科良材異等科文史兼優科文儒異第科博學通議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邊科舉澤自舉科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博學宏詞科

多才科王霸科知謀將帥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樂道安貧科諷諫主文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文詞清麗科經學優深科高蹈丘園科軍謀越衆科博通文典達于教心科諳洞韜畧堪任將帥科清廉守節正直可稱堪任縣令科孝悌力田聞于鄉閭科博通墳典達于禮教科詳明正術可以理人科才識廉茂明于體用科達于吏理可以從政科軍謀

聖人之言五卷

宋

宏遠材任將相科博通文典達于教化科詳明吏禮達于教化科軍謀宏達材任邊將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楊升庵云胡子厚與深論詩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

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
題詩也升庵之言其亦未考乎唐之科額乎葉
石林云五代梁唐晉漢四世人才無一可道者
蓋唐之進士不過明經進士兩漢士也石林亦
如此論皆未考之故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
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
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
狂來之言五卷

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
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
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
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
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
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士泚
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
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

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酢
之間鄭伯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
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事
子柳不賦摯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
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
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鄭皆在焉
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幽詩也今以爲
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
狂來之言五卷

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頌其說
蓋祖於周禮之幽雅幽頌而設也一幽詩如此
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
子夏范蔚宗指爲衛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
小序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
也又一疑也序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
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指繫小序不遺力又一
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五必歸之

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
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漢
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
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
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
其齟口者有師僧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
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
况陰陽禮樂草木魚虫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
莊宋之言五卷

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
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
友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
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盎池沼大之江
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
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
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
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歟汰繁冗而裒出之

小群渙大群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
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
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願而已
是爲序

英宗土木之變于忠肅公曰吾國失一君復立
一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仗兵車執宋公以伐
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
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
莊宋之言五卷

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
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
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
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什宋公宋公
什執走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
不入然後逆襄公歸又再見藺相如廉頗傳傳
云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
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

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理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又再見王且傳又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帝命且馳還權留守事且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且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這三事于忠肅從此變化出來宋時徽狂夫之言五卷

欽之禍一味報仇而虜亦得挾二帝以爲重增金割地稱姪稱臣而究竟無補于亡只是不曾讀得此書耳且英宗南還使邸王能如目夷公子之遜國便成一篇好文字而士大夫無有一言及此者惜哉

狂夫之言三卷續狂夫之言二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陳繼儒撰繼儒有邵康節外紀已著錄此書曰狂夫之言者用漢鼂錯傳語也書中雜論古今得失才辨亦頗縱橫而見地多失之偏矯如謂佛家能養鰥寡孤獨殊不免故爲異論至於指顏子端居不動爲以身諷孔子左邱明春秋內傳非有意於發明孔子則尤爲臆見矣

安得長者言一卷

〔明〕陳繼儒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眉公十種藏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安得長者言一卷》提要

安得長者言目次

吾本薄福人	聞人善則疑之
靜坐	偶與諸友登塔絕頂
男子有德	士君子盡心
吳芾云	名利壞人
宦情太濃	賢人君子
清苦是佳事	一念之善
黃帝云	士大夫
屬官論劾上司	責備賢者
做秀才	廣志遠願
大約評論	治國家
天以兵權	看中人
火麗于木	甌甌子
朝廷以科舉	奢者
鯢鵬六月息	人有嘿坐獨宿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	初夏五陽用事
醫書云	士大夫氣易動
任事者	乘舟而遇逆風

用兵者	出一个喪元氣
救荒不患	凡議論要透
吾不知所謂善	講道學者
天理	青天白日
願卦慎言語	吳俗
富貴功名	天下容有
人有好爲清態	人定勝天
偶譚司馬溫公	捏造歌謠
人之嗜名節	有穿麻服
田鼠化爲鴛	好譚閨門
有濟世才者	不盡人之情
俗語近于市	人之交友
天下惟五倫	羅仲素云
小人專望人恩	好義者
水到渠成	醫以生人
人之高堂華服	神人之言微
欲見古人氣象	汎交則多費
徐主事	河洛卦範

留七分正經	晦翁云
夫衣食之源	士君子不能陶鎔人
人心大同處	孔子曰
沓假山	後輩輕薄前輩
有一言	人生一日
王少河云	靜坐以觀
入鳥不亂行	得意而喜
世亂時	凡奴僕
富貴家	天下唯聖賢
醉人膽大	曾見賢人君子而歸
出言須思省	只說自家是
一人向隅	士大夫不貪官
未用兵時	孔子畏大人
少年時	薄福者
進善言	人不易知
能受善言	掃殺機
金帛多	喜時之言
以舉世皆可信	漢人取吏

古人重俠腸

清福上帝所吝

人不可自恕

文中子曰

用人宜多

不可無道心

心逐物曰迷

以太虛爲體

人心貪

目次

卷之四

安得長壽章

四

安得長者言

余少從四方名賢游。有聞輒掌錄之。已復死心茅茨之下。霜降水落時。弋一二言。拈題紙屏上。語不敢文。庶使異日子孫。躬耕之暇。若粗識數行字者。讀之了也。如云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則吾豈敢。華亭陳繼儒識。

吾本薄福人。宜得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

眉公秘笈真本

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閑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偶與諸友登塔絕頂。謂云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又須賴諸君慫恿。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提撕。警惺。跬步少差。易至傾跌。只此便是做向上一等人榜樣也。

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卽此便是立命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南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使人不復顧君父世有妨親命以潔身訕朝廷以賣直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人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

爾公秘笈真本

卷一

味於淡也

賢人君子專要扶公論正易之所謂扶陽也

清苦是佳事雖然天下豈有薄於自待而能厚於待人者乎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黃帝云行及乘馬不用迴顧則神去今人迴顧功名富貴而去其神者豈少哉

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

屬官論劾上司時論以爲快但此端一開其始則以廉論貪其究必以貪論貪矣又其究必以貪論廉矣使主上得以賤視大臣而憲長與郡縣和同爲政可畏也

責備賢者畢竟非長者言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廣志遠願規造巧異積傷至盡盡則早亡豈惟刀錢田宅若乃組織文字以冀不朽至於鏤肺鐫肝其爲廣

爾公秘笈真本

卷一

三

遠巧異心滋甚禍滋速

大約評論古今人物不可便輕責人以死

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閒做閒時忙做變氣質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天以兵權授英雄使之撥亂反治救困扶危匪予之以逞血氣立功名之具也故古之帝王其大要有六一

曰不嗜殺人二曰不掠子女玉帛三曰不燒毀廬舍四曰不發掘墳墓五曰不埋沒賢才六曰不早建王

號反此者匪逆則賊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火麗于木麗于石者也方其藏於木石之時取木石而
投之水水不能克火也一附於物即童子得而撲滅
之矣故君子貴翕聚而不貴發散
甌甌子每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
吾之師也

朝廷以科舉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爲小人也若以德
行取士使小人不得已而爲君子也
奢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凡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

庸公秘笈真本

卷一 安得靈寶

四

暴殄天物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不仕則
蹶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人有嘿坐獨宿悠悠忽忽者非出世人則有心用世人
也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
初夏五陽用事于乾爲飛龍草木至此已爲長旺然旺
則必極至極而始收斂則已晚矣故康節云牡丹含
蕊爲盛爛熳爲衰蓋月盈日午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醫書云居母腹中母有所驚則生子長大時發顛癇今
人出官涉世往往作風狂態者畢竟平日帶胎疾耳
秀才正是母胎時也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牆全體面六字斷送
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腹心而言體面皆
是向外事也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
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乎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于我何
庸公秘笈真本

卷一 安得靈寶

五

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
下事大率類此

用兵者仁義可以王治國可以霸紀律可以戰智謀則
勝負共之恃勇則亡

出一箇喪元氣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德平民
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凡議論要透皆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知所謂惡但
使人恨者即惡也

講道學者得其土其真可以治天下但不可專立道學門戶使人望而畏焉嚴君平買卜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弟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今之士大夫恐不可不味此意也

天理凡人之所生機械凡人之所熟彼以熟而我以生便是立乎不測也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卽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閉戶垂戾之感至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

庸金秘笈真本

卷一

論其言

六

顧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之所入者其禍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游閒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媾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必無放肆之君子

人有好爲清態而反濁者有好爲富態而反貧者有好

爲文態而反俗者有好爲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爲淡態而反濃者有好爲古態而反今者有好爲奇態而反平者吾以爲不如混沌爲佳

人定勝天志一動氣則命與數爲無權

偶譚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人品政事只此閒工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故老而不爲疲也亦只爲精神不在嗜好上分去耳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庸金秘笈真本

卷十

論其言

七

人之嗜名節嗜文章嗜游俠如嗜酒然易動客氣當以德性消之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田鼠化爲鴛雀入大海化爲蛤虫魚且有變化而人至老不變何哉故善用功者月異而歲不同時異而日不同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有濟世才者。自宜韜斂。若聲名一出。不幸而爲亂臣賊子所劫。或不幸而爲權奸佞倖所推。既損名譽。復掣事幾。所以易之。無咎。無譽。莊生之才。與不才。真明哲之三窟也。

不盡人之情。豈特平居時卽患難時。人求救援。亦當常味此言。

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媚。諛語近于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迂福。

人之交友。不出趣味兩字。有以趣勝者。有以味勝者。有

庸俗秘笈真本

卷一 論學

九

趣味俱乏者。有趣味俱全者。然寧饒于味。而無寧饒于趣。

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加。吾以順受。有此病。自有此藥。不必校量。

羅仲素云。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

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于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嘆火坑塹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忘。

好義者。往往曰義憤。曰義激。曰義烈。曰義俠。得中則爲正氣。太過則爲客氣。正氣則事成。客氣則事敗。故曰大直若曲。又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

醫以生人而庸工以之殺人。兵以殺人而聖賢以之生人。

人之高堂華服。自以爲有益于我。然堂愈高。則去頭愈遠。服愈華。則去身愈外。然則爲人乎。爲己乎。

神人之言微。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小

庸俗秘笈真本

卷一 論學

九

人之言妄。

欲見古人氣象。須于自己胸中。潔淨時觀之。故云見黃

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語

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復斯言。

徐主事好衣白布袍。曰。不惟儉朴。且久服無點污。亦可占養。

河洛卦範皆圖也。書則自可鑽研。圖則必由討論。古人

左圖右書此也。今有書而廢圖，故有學而無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惟圖乎。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蹉過耳。

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遙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

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

肩公秘笈真本

十

人心大同處，莫生異。同大同處，卽是公論。公論處，卽是天理。天理處，卽是元氣。若于此處犯手者，老氏所謂勇于敢則殺也。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說士大夫獨拈民之一字，却有味。

沓假山無巧法，只是得其性之重也。故久而不傾。觀此則嚴重者可以自立。

後輩輕薄前輩者，往往促算何者？彼既賤老，天豈以賤者贈之。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簡點。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王少河云：好色好鬪，好得禽獸，別無所長，只長此三件，所以君子戒之。

靜坐以觀念頭起處，如主人坐堂中，看有甚人來自，然酬答不差。

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和之至也。人乃同類，而多乖。

肩公秘笈真本

十

睽何與故？朱子云：執拘乖戾者，薄命之人也。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馬牛爲人穿著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爲馬牛者，幾何哀哉。

世亂時，忠臣義士尚思做過好人，幸逢太平，復爾溫飽，不思做君子，更何爲也。

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天下唯聖賢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士
醉人膽大與酒融浹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浹浩然之氣
自然充塞何懼之有

曾見賢人君子而歸乃猶然故吾者其識趨可知矣
只說自家是者其心粗而氣浮也

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人疾言遽色怒氣嗔人人寧有
怡者乎

士大夫不貪官不受錢却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
生聖賢之意蓋潔已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也有德

而無功可乎

未用兵時全要虚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實心活人

孔子畏大人孟子藐大人畏則不驕藐則不諂中道也
少年時每思成仙作佛看來只是識見嫩耳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
則福益厚矣

進善言受善言如兩來船則相接耳

人不易知然爲人而使人易知者非至人亦非真豪傑
也黃河之脉伏地中者萬三千里而莫窺其際器局

卷一

十二

短淺爲世所窺丈夫方自愧不暇而暇求人知乎

能受善言如市人求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

掃殺機以迎生氣修庸德以來異人

金帛多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少不知其他知有

爭而已金帛少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多亦不

知其他知有親而已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以舉世皆可信者終君子也以舉世皆可疑者終小人

也

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平則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後世

不熟經術之論也

古人重俠腸傲骨曰腸與骨非霍霍歎弄口舌聳作意

氣而已郭解陳遵議論長依名節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忙可以銷福清名上帝所忌而得

謗可以銷名

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使人恕我

文中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嗚呼今之奏疏

亦然

用人宜多擇友宜少

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

心逐物曰迷法從心曰悟

以太虛爲體以利濟爲用斯人也其天乎

人心貪故窮氣結而爲荒劫人心嗔故戾氣擊而爲兵

劫人心癡故濁氣覆而爲疫劫紫陽先生云我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我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信

非虛語也

出言須思省則思爲主而言爲客自然言少

安得長者言一卷一

十

安得長者言卷一終

安得長者言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陳繼儒撰安得長者之言句本漢書龔遂傳語

繼儒取以名其書自序云少從四方名賢遊有聞

輒錄使異日子孫躬耕之暇粗識數行字者讀之

了了蓋亦語錄之類然聖賢以言立訓本出自然

有意雕鐫便非心得張昞跋謂其於熱鬧中下一

冷語冷淡中下一熱語宗尚如此宜其於布帛菽

粟之旨去之益遠也

尋樂編不分卷

〔明〕毛元淳撰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尋樂編》
卷《提要》

尋樂編序

無錫市圖書館藏

印

圖

聖賢之學心性之學也。心性之傳，昉於
執中，嗣後一脈相續。昔人謂之火傳，蓋
薪有盡而火無盡也。至周程夫子繼斯
傳於不墜，延及紫陽奮起，而羽翼之逮
我

朝會稽陽明先生始揭良知宗旨，盡掃
支離之見，闡明心性根宗。夫上下數千

百年間，同此心，同此性，則亦同此樂也。
此樂尋之，衮衣玉食而在；卽尋之，芥
土階而樂未嘗不在也。尋之得時利見
而在，卽尋之疏水簞瓢而樂未嘗不在
也。漢晉以來，老之清淨，佛之苦空，世儒
之訓詁，辭章權謀功利語，以心性之樂
如瞽者之喻日，俛俛乎莫得其解。夫道
不遠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心性

盡之矣樂亦盡之矣書稱惇睦詩詠友
生總之不遠於人倫耳孔之在中顏之
不改皆是物也不學不慮其樂也融融
今率性居士永鉢文成明心知性爰振
其切于彝倫日用者彙成一編以此爲
學亦以此爲教命曰尋樂大都皆舍筏
忘筌直契不遠之旨而於瑛提少長之
知實有合也啓憤發悱如綫之緒亦賴

序

二

以永傳矣嘉惠後學豈淺鮮哉余家從
先大父來世締金蘭交誼是以敬序而
并志之

錢塘翁鴻業題於

養字山房

自叙

粵稽陽明先生倡良知之說海內聞風興起雲集
響應維時豫章魏公師說者負笈從遊論辨考證
相視莫逆嗣後登科第今松川朝夕揭良知訓多
士大都闡發陽明微旨家大祖躬聆其說凡理學
諸書種種具備余垂髫時偶讀傳習錄晚年定論
恍然悟曰習舉業者將科第已乎卽有志聖賢之
學因思人生涉世處則孔孟出則伊周功名富貴
在人難必道德性命在我可求於是心學舉業歸
自叙
并一路竊嚮慕周茂叔尋孔顏樂處當年風月無
邊庭艸交翠此中意味無窮每日間靜坐返照以
聖賢爲師法以風月爲友侶遇會心處輒便記錄
蓋彷彿薛文清公家法悉從體驗不敢剽襲優游
涵泳幾三十年於茲矣夫會心處正尋樂處止可
自知不容告人要不過率其性而已孟子云大人
不失赤子之心赤子最屬混沌不識不知何慮何
營此真率性也此真極樂也世有欲尋樂處者請
自率已之性欲率已性者當還問赤子之心夫赤

子之心卽良知之說也至易至簡而天下之理統
是矣此真學聖賢之要訣也余七戰敗北僅獲賓
興益信在人者未必倖得在我者反求卽是耶精
此作生身一欄柄耳高明勿哂幸甚

崇禎癸酉孟秋日率性居士毛元淳書於紫薇堂



引言

夫人根器美者不學仙則學佛識趣鄙者不求富
則求貴學仙須九轉還丹學佛須九年面壁抑何
難也故學之而成者百無一焉求富者結柳送鬼
驅而復來求貴者書十上貂敝金盡卒不得因鬼
見帝又何難也故世多富貴之家皆其命所應享
求之而得者亦百無一焉夫學之不成求之不得
一生煩惱不能破除又何苦也天下事難則苦易
則樂大抵然也今有一事於此學則成求則得易
莫易於此樂莫樂於此舉世懵懵而弗醒吾友率
性居士以尋樂編和盤托出喚醒世人其功不亦
偉與居士不學仙佛而學聖賢不求富貴而求性
命夫學仙佛求富貴者之難而苦予言其畧矣而
學聖賢求性命之易而樂得無說乎竊謂學聖賢
者不必攻仙佛存之可也求性命者不必逃富貴
順之可也如今士人出而應試入而治生皆分內
事但只隨流平進而不苟求總無傷於性命不悖
於聖賢一有富緣剋剝之事則傷且悖所不免矣

尋樂編

明浙松川毛元淳還樸父著

真能事
樂者

孔子疏食飲水曲肱而枕樂亦在其中顏子簞食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可見安貧樂道真正聖賢心事士生今世倘能輕富貴而重道德有素位自得之趣者是亦孔顏之徒也

先儒云心要在腔子裏此語最妙非獨外物不可

妄想即馳騫文藝欲速躁急亦屬放心須從容

涵泳養得主人翁時常在家便是絕好工夫

求心正
是養心
實功

尋樂編

士子視讀書作文為科第事則得失關心苦而易

厭今將讀書為尋樂作文為自得借聖賢言語

適自己性情愈習愈有味直接孔孟嫡派雖唐

虞三代相傳之道統不外是矣此心學舉業兩

得之真訣也

人知會心之法便無虛日或觸事內會或觸物內

會或因人內會或因言內會或因詩書載籍凡

耳目所到處無不內會則人情世變磨鍊甚熟

聰明睿智參悟極透真有日異而月不同者矣

此借境
鍊心法

心學外
原無禁
禁

有志聖賢者切宜畱心一日不容間斷可也
會心工夫正是尋樂處

以人倫
觀人善
不夫一

觀善人無他法但看其父慈子孝夫妻和兄弟友則為善人可知矣觀惡人無他法但看其父不慈子不孝夫妻不和兄弟不友則為惡人可知矣

人皆可為堯舜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知孝

弟二字真生人大根本自古聖賢未有不從此

用力者

益暢前
肯

尋樂編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可

見家庭中夫婦和兄弟和真人生之大幸也

人不讀小學則視聽言動都無檢束舍天理而溺

人欲多矣試細心潛玩寧無愧怍乎乃知小學

真寡過之書不可頃刻離者也

吾人創得幾句嘉言幹得幾件善行方不虛生人

世不然優遊歲月同草木朽腐沒世且無稱何

論千載哉

仲尼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此真愛子也予亦曰人

是真孝
孝

小學正
大學要
緊工夫

真是快
心

可醒骨
肉從骨

亦有自
身果報
不關祖
父者

究竟何
嘗不報

明德只
是私智

果到福

子惟其疾之憂此真愛親也倘以愛子之心愛親便是大孝聖賢事業舍此無托根矣

凡人恩不可忘親戚之恩尤不可忘至於兄弟姊妹總屬一體不藏怒不宿怨其恩更不可忘

凡家之興當善先知之凡家之廢當不善先知之

間或有為善而家寢衰者非天不福德乃祖父

之餘孽也或有為不善而家日盛者非天不禍

淫乃祖父之餘蔭也世人慎無執目前之成局

誤却修行一路可也

事樂編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天道至公絲毫不錯即使無

報此亦適然之數真正聖賢道理善決不可不

為惡決不可為又何必論報哉

人生只為一昏字墜落坑阱中若肯細心思量真

是不容瞞昧真是不容寬假乃知省察功夫天

地間極好大寶鑑無形可捉舉念即是不可須

史離者也

朱晦菴云溪源定自閒中得妙用原從樂處生只

此二語一生受用不盡惟實用力者知之

樂意無窮
窮而自適

須從善
客得來

富子便
何所止

爾之後
聖世

聖人勿
錯用功

從四勿
工夫來

望塵

古來聖賢未有不從樂中得力者仲尼疏水曲肱

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狂點暮春

循童冠浴沂風雩咏歸後儒若周濂溪程明道

邵康節朱晦菴其樂趣無邊不可勝述迨今薛

胡陳王莫不各有生意吾儕有志聖賢者當邀

流而窮源可也

默字意味深長受用不盡可以養心可以修身可

以齊家可以涉世

山水之樂到後愈覺有味可以陶情聲色之樂到

事樂編

後殊覺無味適以害性

讀書不可不認真涉世不可太認真

用力學聖賢者心逸而日休用力學才技者心勞

而日拙

水惟定能照物心惟定能照理養定是真妙藥蓋

本體自如素位而行無入不得光景非矜持寂

滅之謂也

本體當如定水天趣當如活水定中能活活中能

定原無偏枯之理是謂動靜合一之學

遊歷妙

主靜原

修一切

善法正

合如是

須先省

是躬行

是法平

等無實

無虛

真境現

此是真

不識不知心事勿忘勿助工夫。然前倚衡光景。海

闊天高胸次。能盡四者。則心學舉業兼得之矣。

焉飛魚躍。見真靜合眼。閉耳終恐妄動。

朱晦菴云。學者當常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

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

三復讀之。真是有味。

天理路上。一念不可疎。要如故人一般。人欲路上。

一念不可親。要如仇人一般。

予觀薛文清公讀書錄。功夫何等細密。不尚言說。

止用力行。真是無須史離道者也。

吾輩學聖賢。須從薛文清公始。只是功夫切實。可

循彼涉玄虛者。恐難憑據耳。

樂趣不從外得。直是心底發上。來不覺神怡意適。

手舞足蹈。渾然天理之流行。誠有不可對人言

者矣。

嗜欲之可樂。不如讀書之真樂。功名之可貴。不如

道德之真貴。

獨坐之趣。會見天地初心。獨宿之妙。恍遊羲皇世。

界有清福者。當自得之。

雪岩和尚。每日問主人翁。惺惺不又自答曰。惺惺

此真密于檢點者也。學者須如此着實力行。始

得。

凡知恩守義者。便是君子。凡忘恩負義者。便是小

人。

凡隱惡揚善者。定是君子。凡揚惡隱善者。定是小

人。

凡事只無愧于心。便自光明正大。浩然之氣。塞乎

天地之間。彼閑居為不善。見君子厭然。試從良

心返照。寧不汗顏哉。故慎獨二字。真常服妙藥。

凡人小見識不可有。大見識不可無。然有小見識

者。必不能為大見識。有大見識者。必不屑為小

見識。此君子小人所由分也。

凡令人感德者。定是君子。其後子孫寢昌。凡令人

抱怨者。定是小人。其後子孫寢衰。

心口相符。言行相顧。方是真君子。

改過便是真君子。文過便是真小人。

此語自

欲淡則理明亦惟理明愈欲淡此真可實驗者

曾子云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讀書者當作是

觀心學舉業決無中畫之理有志者當自竟成

耳

舉業須有心得方是聖賢工夫

妬心不可有壯志不可無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

以天下為己任後來成就得許大事業彼隱居

不求志安望行義達道哉

人生有子為不成立德立功立言為不成立有子在

事樂編

天吾安敢必立德立功立言在人奈何不自盡

乎

司馬溫公云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

可對人言者耳因思凡不可對人言者皆不可

為者也只心安處便是理順處

離境不染猶屬空談涉境無累方見實功非有涵

養之士孰能此乎

忘私聖人也制私賢人也做得賢人事則希聖希

天庶幾可漸造矣

此上達

此心自

此心處

存存

心性之

士先定

此語自

才子不做富翁不驕方是君子路上人

樂天安命最好但尊尊為善求在我足矣何用憂

哉

除煩惱斷妄想真是快活無憂散此藥須要時服

可也

信是可

盛衰相倚否泰相仍處泰盛之時惟倍加修德乃

為長久計耳

凡輕浮之人切不可與談密事藉口招尤悔無及

矣

事樂編

陳眉公云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此真聖賢格言

今世士子出入公門青衣屈膝恬不知恥是市

中妓女也自安貧樂道者觀之祇博一咲耳

澹臺滅明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入室此等人品

正大光明真有不屑不潔之操視奔逐迎相

去遠矣學者時存景仰可也

予讀章楓山先生集想見其人操履端方言論篤

實輕富貴而重性命毅然以道學為擔當絕無

務外好名之念真伊洛濂閩之流派也吾儕有

此語自

志聖賢者當以是為師法

凡讀先輩書詞章華藻者無甚可取惟談及身心性命者愈玩愈有味耳

復有

雨後初晴聞黃鸝一聲萬境俱空宛然如故友相

訪不可不為用情習舉業者當時會此中妙趣

凡令人可喜者定是坦易君子凡令人可懼者定

是奸險小人然又有奸險而假為坦易者此小

人之尤者也

我利之

仲尼云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彼剋剋小民算及錫

樂編

鉢病在不思議試一返照寧獨無良心乎

滿損謙

凡少年謙虛遜順便是絕好氣質他日學問事業

益天道

決有成就處彼驕傲乖戾者視此遠矣

行亦從

道學之士非獨德行純粹亦須涵養精微兩者不

可缺一

順事無

讀書最怕喜事極妙厭事大凡喜事者便是無忌

憚之小人厭事者便是中庸之君子

予讀韓文公集嫌其欲仕太急及觀闢邪衛正議

論甚嚴真一代之豪傑孔孟之功臣也

正須慎

一念不善鬼神鑒之便是禍根不必有其事也真

正聖賢功夫須從慎獨做起

遠致幽

斜陽映翠近山鳴蟬靜聽其聲秩秩然合禮雍雍

應氣

然合樂真天地間清籟山林中妙絕一部鼓吹

也

春間鶯轉秋來蟬噪真可稱二清友陶我性情多

矣

一息不

山居獨坐最妙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以聖賢

生焉

為師法以風月為友侶直尋生身性命源頭自

事樂編

然起念作事都有欄柄

人有用情厚而力不足者當原其心可也若力可

為而不用情此真薄行之人也

每日早起靜坐受天地清氣靈竅自開若暑天早

起清氣透入肺腑在山館中其清更不容言惟

有自得之趣者知之

早晨勿多言耗損元氣日間亦當時存如是想

人能念慮間光明正大無事不合天理非獨仰不

愧俯不作即對鬼神且無疑况妖怪乎故慎獨

二字最是緊要工夫

語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士君子須安自重。慎勿輕口。惡聲至。必反之。辱莫甚矣。

孟子云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有橫途。正當自反。借爲磨礪身心之資。方是真正聖賢度量。

凡人有不善處。止可理論。不可勢壓。非獨學問中。當如此修省。亦明哲保身之道也。

事樂編

身入兒童關草社心如太古結繩時二語最妙

陶隱居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予山居面

對松屏時奏清韻細心靜聽恍疑是羲皇上人

熱鬧煩囂總屬惡魔惟山居獨坐理會性情聽鳥

吟觀魚躍此中意味無窮

士人涉世。有意悅人。便是鄉愿。惟求無愧吾心而

已。

視爲物欲之牖。最易放心。此項工夫。須要時存省

克。夫子教顏子四勿。乃首及此。良有以哉。

要在始

少年勵行易。晚年守節難。須要定見定力。勿令幾微。走作。若勵行于前。變節于後。是昔爲貞女。而今爲妓婦也。對人慚色。自反愧心。寧不深可痛哉。

言多則心亂。言放則心馳。故出言須思省。令口心合一始得。

非禮勿言。卽是禮亦不必多言。故默之一字。真求放心要訣。

讀羅近溪明道錄識仁篇深信人皆可爲堯舜其

事樂編

根本只在孝父母和妻子友兄弟極卑邇極高

遠極平易極精微非洞徹陽明良知宗旨孰解

其妙乎

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詩云。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故君子貴知幾。若驅納呂獲陷阱。而莫之

知避。知安在哉。

邵康節云。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正

惟其知幾耳。

吾人性情。須要不剛不柔。養得中和。方是盛德君

可動座
銘

昔人云
開口開

戶看花
看書正
與相合

時言便
是時中
非真獨
君子不
能

說得是

子。若剛過取禍。柔過取辱。總之認理不明。極養功疎耳。

凡涵養到者。自無妄言妄動。若意氣用事。終有差錯處。

福善禍淫。天道不爽。未有毀謗行誼。而不受災殃者。即無速報。亦天意姑畱。積惡未滿耳。

語云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可見安貧二字。最難非真得孔顏樂趣者。未易語此。

秋來石榴紅。滿枝靜坐閒觀。殊覺有欣欣生意。令

華樂編

十三

人心花忽開。康節云。但看花開謝。不言人是非。

真安樂法也。

仲尼云。仁者靜。仁者壽。此真相訣也。凡人精神收

斂含蓄者。定是長年。其人聰明發洩者。定是早

夭。此歷來不爽者。

凡對人言。而人不聽。畢竟是多言。令人厭。即此便

自輕。何如養嘿不言。守口便是守心。此亦戒慎

恐懼之學。

凡老成人。不宜說少年話。無論招人侮慢。即此便

還須各
平分

發明行
不慊心

顏伊同
道處

是不敬處。天理漏洩多矣。

凡戲謔語。最宜禁戒。一則招尤。一則起侮。一則口實。真有志聖賢者。須亟省克之。

吾人應世。須渾厚七分。精明三分。方是盛德君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全由集義中來。凡事于

理不順。則心不安。心不安。則氣不克矣。有聖賢之志者。當如是乎。

人須存平等心。切戒妬忌心。施之常人。且不可。況至親骨肉乎。祇自損德耳。

華樂編

十四

心有外慕。無論非聖賢之道。即舉業決無精妙處。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心學舉業之要訣也。

世人只為貪利二字。費盡精神。誰知貧富有命。得

失無常。貨殖之賜。去屢空遠矣。

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

二語最妙。仲尼云。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正是這

等人

偶聽鳥雀噪。嗶。哀鳴乞憐。甚可痛傷。既而轉思之。

目前光景常富面錯

花種第

只為多口耳。摩堯堅所云口為禍門。非此之謂乎。人可猛然省矣。

袁石浦云。幽溪鹿過苔還靜。溪樹雲來鳥不知。是不遷不貳之旨。此語有味。

初冬之夜。獨坐書齋。飲白醪。數盃。讀淵明詩數首。殊覺氣味相投。忽舉頭見瓶中黃菊一枝。宛然如對淵明先生。正堪歡酌。談心千載之上。可為知己。此真目前樂事也。人患不素位而行耳。何入不自得哉。

近世好學者。難少年好學者。更難。倘能到館脚輕歸家。脚重便是有志讀書者矣。

樂編

十五

司馬溫公云。自不妄語。始予力行之。真覺甚難。故必不為酒困。德將無醉。慎毋忽為小節可也。

周子云。無欲則靜。此語最妙。予謂去人欲。即所以存天理。其要只在慎獨。

薔薇一枝黃香一炷。新茶一甌。嘿坐靜思。覺色香味俱清絕。可人亦閒中一樂也。

花可愛矣。不如花之蕊。竹可愛矣。不如竹之筍。何

其變弗測其芽

者謂其極蓄深也。若發洩太盡。則元氣耗散。索然無味矣。

曲盡情態適合人心

奸人作事。虛詐百出。刁詭萬狀。口是心非。陽施陰設。此真禽獸之行也。老天真知。寧免降殃乎。

詩云菜根有味

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言非獨養家。真足養德。自古聖賢。未有不從淡中得力者。

休嫌淡菜根無味

青可借觀

和氣致祥。家庭中須是含忍為妙。若計較迫切。使人無所容。非惟貽損厚德。抑且禍患不測。悔無及矣。慎之。

樂編

十六

仲尼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士子進取不利。真可愧心。但讀陳白沙先生云。透得名利關。纔是小歇脚。視今世鑽刺干託。博瞬息之榮。貪婪較量。邀錙銖之惠。其人品渺乎小矣。安足語聖賢之道哉。

慧眼人原不入

有心養靜。却是稿着意。尋動反成躁。不如率性更無病。天機到處樂陶陶。

今世人不患不放膽。患不小心。願涇陽先生最喜

隨處體
識或走
切實功
夫

學為君
于便道
善提更
無兩截
取細錄
用泥沙
是通病

快然

父子兄
弟自為
師友最
妙

小心二字真世人對病妙藥也

時藝精工士人羔雉自是求志工夫若體認天理

磨鍊性情開發聖賢真古今不朽事業更當精

神百倍方不虛此生耳

學聖賢者斷無學仙佛之理但借彼清淨無為之

趣養我虛靈不昧之真到處自有益耳

予觀世人用財太濫取財太刻因思云省一分處

須要省一分寬一分處還當寬一分

夏月荷花揀案前瓶中因思周茂叔愛荷當年風

華樂編

十七

月無邊庭草交翠宛然孔顏之樂予見荷花如

見茂叔欲學茂叔便當尋茂叔之樂

語云不用閉門杜俗客愛閑那有幾人來予頗類

此常言任從聲高處絕無呼我名總固不曾閑

事耳

案前栽石菖蒲取其有溪山窮香光景閒中靜觀

令人超然塵世外此亦物之最清者

兄友弟恭一團和氣真世間樂事若同時讀書肄

業切磋商論暇時酌酒談文或嘯傲山水宛如

此亦是
歌

書曰五
言以孝

真是可
人

朋儕此中樂趣更妙不容言彼有兄弟不和為

路人為仇敵真人生大不幸也

兄弟同氣也舜有象惠有跖皆有魁聖在賢愚相

去甚遠從來舊矣造化之不齊一至于此

真西山曰惟孝者必友不友於兄弟則戚其親之

心非孝矣友之關于孝如此

早晨睡起見瓶中荷蕊開花喜不勝言恍然如接

茂叔先生且一陣清香透入肺腑便是精神流

通處

華樂編

十八

德性用事者便是真君子智術用事者便是真小

人

凡人有好為爭訟及好為教唆者都是戾氣所鍾

非惟損壞心術抑且斲喪元氣真天地之罪人

國家之蠹賊也

張洞初云胸中無一事眼前多好人隨境隨緣安

閑快活此小安樂法也讀其言真有素位自得

之趣

陶靖節邵康節性喜飲酒非如俗情沉湎蓋借酒

少
飲為佳

尋樂銷融習心直作天地一混沌人耳

孟子云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此正今世對症之藥

夫自治不服奚暇治人光陰虛度人已兩妨悔之晚矣

閱耕最是樂事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

想當日胸襟正是如此惟會心者知之

與其厚享而驟節何如惜福以養庶益求人未必

如願節已自有受用儉之一字真居身之妙訣也

孝樂編

十九

雅俗
有不

予觀世人錦衣美食窮奢極欲意氣揚揚甚自得也至詢其素行則貪汙卑賤敗名喪檢無所不為彼淡泊自守者縱惡衣糲食心身安閒夢寐清美此中樂趣無邊超出世情遠矣

陳眉公先生隱居自樂著書立言真天地間不朽

事業正聖賢路上人豈徒風流放曠無關世教

者哉視今博一科第之榮了無行誼可稱相去

霄壤矣

朝廷以科舉取士使君子不得已為小人以德行

取士使小人不得已為君子此旨言也然亦惟真德行人方能取真德行不則反為奔競小人開一捷徑

以虛詐
對虛詐
亦自心
惡此何
以故

見誠實樂易人便覺心喜見虛詐奸險人便覺心惡正以性情有合不合耳

司馬溫公家訓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

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

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此真格言也雖

然積德要矣積書猶可也若積金則斷乎有不

孝樂編

二十

可矣

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不必沉溺聲色貨利乃為放

心凡心所着意處即是放也須令養得常安閒

自得方是求放心之法

求放心亦非桎梏其心之謂此心最虛最靈惟常

惺惺法是已

氣一則動志亦非養心之法

人心險于山川惡人心事其險更不可言須當以

禮遇之故孔子待陽貨真君子處亦人之法

世間善人有種惡人亦有種

善惡

善而子惡或

有父惡而子善此亦氣數之適然非可以常理論也

凡著述從見聞竊襲來者便是偽君子從身心體

驗來者便是真聖賢

每日水澆石菖蒲時加滋潤令生意不稿學問之

道正當如此須要時時提醒使心靈常活乃真

工夫耳

浮游之人只可面交不可心交故今世無知己不

事樂編

二十一

如尚友千古其精神默契自是樂意相關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事勿與語薛文清公體其

言吏卒不嚴而慄余思待童僕家中公事外亦

慎勿語否則肆無忌憚矣故莊以蒞之慈以畜

之此真待小人之法也

祖父克勤克儉創守家業者子孫之大幸也祖父

不勤不儉廢蕩家業者子孫之不幸也

凡事無所利而為之者便是真君子有所利而為

之者便是真小人

為子孫
亦要
自立

人生世上一言褒人榮於華袞一言貶人嚴於斧

鉞惟心公理明者乃能之若隨俗俯仰與世浮沉安足語丈夫哉

邵康節云不作風波于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試

味其言真有素位自得之趣吾人日間無事靜

坐讀書何等快活彼奔奔勢利中徒勞苦一生

耳

道德之交心口相符始終如一予甚喜之勢利之

交酒食之交外合中離始密終疎予甚惡之正

事樂編

二十二

以生平素志在此不在彼耳

凡交接多者其人定有逢世之意便是人欲路上

人凡交接少者其人定有超世之見便是天理

路上人

天下真君子渾融無圭角真小人亦渾融無圭角

惟真君子能識真小人只在誠偽之辨耳

人心即是天理天理即在人心兩者原自合一凡

事只當人心便是天理路上人

輿論原有公道舉世謂其忠厚者定是真君子舉

現前具

性分勢
分國有
形別

一時亦
難識

實證方知此味

世謂其澆薄者。定是真小人。

讀書須心定。心閒。心細。則自己精神與聖賢精神兩相流通。自有鳶飛魚躍之趣。若躁擾急迫。精神隔絕。如飲食而不知味。竟何益哉。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見農夫治田自春徂冬。無一時之暇。吾儕讀書自晝至夜。亦當無一息之暇。否則幾何不素餐哉。

果有明驗

凡家業從耕讀辛苦創成者。其子孫多能守之。從

萃樂編

子十

智術誘騙驟致者。其子孫多不能守之。

語云。管不了家庭事務。且寬心丟在一傍。學不到孔聖門牆。須着力趨行幾步。此言最妙。因思稼圃小事。當學陶淵明適情寄趣於此。真得隱家清味。若利心炎熱。較量錙銖。則襟懷鄙俗。去聖賢遠矣。

地怡色
樂者之

冬月母疾侍奉不寐。既而漸愈。稍覺喜慶。觀瓶中梅花盛開。殊有樂意。效萊子班衣孝念。故為嬰兒狀。手執一瓶。手執一燈。奉侍母前。以解愁懷。

人生真妙
閒真妙

但覺吾母笑顏。予亦解頤。筭來總謝一枝梅花耳。此惟孝念者知之。

讀書真樂事。臘月曝背觀心。靜對聖賢。人忙我閒。更有獨得之趣。

人生何處無佳境。青山綠水長松新竹。野草閒花都足助我逸興。發我性靈。在人自靜會之耳。村落中塵囂不到。尋常茶飯外。惟靜坐讀書。倦或假臥散步。時見荷鋤帶鋤。復與咲談農事。真是羲皇世界。

萃樂編

子十四

卷到筆

日間功夫全要無妄言。無妄動。方與聖賢精神洽。決信心吐出。宛然聖賢當日語氣。若言動非禮。則精神不貫。終是義襲。而取文安能工乎。

吾輩只讀書作文。心無妄思。便是清福。無邊便是孝。不忘親便是真正聖賢。

朱晦菴云。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生平。此語可為三省。

敬字不可一息間斷。纔放肆。則心體便昏。此真可親驗者。

靜中工夫。有鑽幽入微。雋永深長之妙。但念頭常
要惺惺。豎起精神。莫令昏沉。纔有益耳。程子云。
靜中須有物始得。此言言也。

安時要思。危樂時要思。苦則心始不放。
胸中無物累。殊覺耳目手足。種種靈爽。超然塵垢
之外。人亦何苦自生妄念哉。

曾子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數語讀之。真
是無微不彰。令人惕然驚懼。

言咲寡則莊重。言咲多則輕洩。人之敬慢。我實自
招之。
尋樂編 二十五

勿忘勿助四字。心學舉業兩得之要訣也。

暮春芳辰。天清雲淨。日暖風和。率童子散步近山。

向長松下。默坐片時。見野雉驚飛。樵人度橋。山

色水光。四望曠然。更讀陳眉公岩栖幽事數行。

覺清味徐來。此身如超塵寰。外興盡歸。旋焚香。

一炷。敬錄其情景。以寄一樂云。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只此數語。朗誦幾遍。冷然

噓我以清風。不知樂從何處來。此真神交老友
也。

聖賢事業。科第功夫。兩者定是相關。未有身心受
病。而能工于文藝者。

凡自己在局中。須是設身在局外。冷眼一看。方能
曉得自己是非。此亦省察良法也。

盧品森云。細行不修。非美玉。良心一壞。卽殘棋。人
若一念道理。便是天地罪人。何必有大過乎。

吾人不必別求福。但要保養元氣。百體常康。清淨
齋中。焚一炷香。讀數行書。以聖賢爲師。以魚鳥
爲友。便是人世上活神仙。此惟自得之趣者知
之。

尋樂編 二十六

凡人氣象。不可太嚴厲。令人難親。亦不可太寬和。
令人易慢。此日間可驗者。

案前瓶中山蘭一樹。有意嗅之不聞。其香無意之
間。冷然香風一陣。乃知大道原現前。無心自會。

尋求反失矣。

清明佳節。新茗萌芽。採而烹之。色香味俱清絕。可

人連飲數甌覺心神澄徹向來多少宿垢頃刻頓消山居之妙此其一耳

孟氏云夜氣清明予謂秋日晴霽碧天空濶殊覺清氣透入骨髓若秋夜之清更妙不容言矣

孔子空空顏子屢空惟其一物不置乃能無入不自得孔之在中顏之不改正緣能空耳若稍著障礙方且不勝撓擾妄生煩惱何樂之有

齋前小砌予竊取義皇上人意種菊數株既而開一花生意滿目讀倦對玩不厭兩情默默相關自

事樂編

二十七

謂喜得一良友此中悠然真趣不覺時為萌動乃知觀物內會則觸處皆益矣

艸木無情我以有情愛之真覺彼亦有情于我况于人乎

燈夜觀花顏色異常明皇惑於海棠之貴妃尤物

移人一至于此高明者慎之

酒可以陶情而不可使蕩情可以養生而不可使傷生康節云性喜飲酒飲喜微醺此極得酒趣者也

元物
為禍
酒中
無

長子且
氣操之
力

求自信不求人信求天知不求人知此數語極妙暮秋睡覺向日默坐適野叟採菊歸來取數朵烹而飲之殊覺清味徐來會得此中趣勝讀數行書矣

夜間寢而不寐思得浩然之氣凡擔當道統負荷斯世為天地仁人為父母孝子罔非是物此項工夫須要着實體認着實涵養正予對症之藥也

習舉業者須遵楊龜山讀書法以心體之以身驗

事樂編

二十八

之從容默會于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意言象數之表便是聖賢當日面談一般纔覺親

切纔覺明透愈讀愈有味若苦定作舉業者妄自涉獵躁急則目交而心不洽終成阻隔終成

昏迷究竟濟得何事乎

人生處世稍涉苟取便是貪情太濃此極俗極醜

一落陷阱中終身為卑品矣故有聖賢之志者須透是關始

身譬是魚理譬是水真覺自身浸在理中如魚浸

惟思
自不
欺

在水一般自然觸目皆真一種天機妙不容言矣

外地潔則內地亦潔外塵去則內塵亦去故掃地亦清心一助

仰觀蒼天清徹澄湛杳無點雲想聖賢心體人欲淨盡渾然天理當是如此境界

養德養身養學當無日不檢點卽此便是大孝

早晨焚香一炷清煙飄翻頓令塵心散去靈心薰開書齋中不可無此意味

學樂編

三十九

胸中靈機不開看來只緣樂趣間斷纔一樂後便如空中樓閣入窓玲瓏可見尋樂二字真去病良方予所素信其妙者也

日間在人情事變視聽言動上做些功夫愈見真實親切若頑空偏僻其不流于枯槁者幾希

虛虛二字真是畫出心體然惟虛則靈纔有障礙卽昏迷矣

孟冬之月霜露微降木葉忽變偕童子登山曠覽見滿目青紅碧綠無限光景此真天然畫圖中

因思吾人要在尋樂耳胸中倘得意趣何時非暮春也

儉字原是美德非獨爲己儉亦當爲人儉乃見廓然大公萬物一體氣象

人心有放而不收者有似收而實放者惟勿忘勿助物求順應乃是養心妙訣

程子云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邵子云心貴能收又貴能放如是方有主人翁方得大欄柄

學樂編

三十九

仲尼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予亦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雖然立與不惑可能也知命耳順不踰矩不易能也但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耳身修而後家齊須從正心誠意做工夫無妄言無妄動則模範嚴肅孰敢不忌憚乎仲尼云臨之以莊則敬此真家訓也

吾人只養得靈機常活活潑潑地便是真正學問若枉費精神墜落故紙則本來靈機反被封閉矣

自家言動稍不敬。則人侮慢之。益信敬之一字。非獨學問中得力。亦涉世爾。所不可須臾離者也。

凡人易喜易怒者。其識量淺狹可知矣。

大丈夫言貌氣象。須當高朗軒豁。如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方是孟子之巖巖。正從浩然處得來。

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此語有味。可為得趣者道。

幸樂編

三十一

日近西山窓禽報晚。隔鄰唱粥不已。覺物情亦自有脉脉相關處。要不過自率其性而已。

靜觀雲飛閒中一樂。條有條無。干轉萬變。此中儘可參會造化之妙。

天下事有當認真做者。有不當認真做者。須要員融變化始得。

方蛟峰云。富莫富于蓄道德。貴莫貴于為聖賢。貧莫貧于未聞道。賤莫賤于不知恥。仕龍行道日達。貧不安分日窮。流芳百世日壽。得志一時日

會心處
正不在

此真格言。

梅花看到會心處。便覺眼前生意滿。乃知詩家惜字句。為品題總浮情耳。何如觸目內觀者之得趣真也。

吾人一日十二時中。常要照管自己本來真體。慎勿將情放逸。因人害己。此與萬物一體之旨。原不相悖。

春日睡覺深院幽閒。寂無人聲。焚香一炷。飲茶一甌。默坐靜思。天地間止是道德性命一路。以聖

幸樂編

三十一

人為師。以賢人為友。省察克治。優游涵泳。須要做到成家處。方是真正豪傑。若竊其名而遺其實。勤于始而怠于終。試令清夜自反。寧不報然愧心乎。

纔入理境。便覺精明。纔入欲境。便覺昏惑。故欲中之欲。須要猛力痛割。理中之欲。絕其根芽可也。

自古聖賢未有不從無欲始者。程子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此語可謂精微之極。愚者當局則迷。智者見幾而作。留侯請節勘破此

關遂爲一世之豪傑

吾人用情當以義斷之。若過於愛過於忍。總非廓然太公之道。

有定見者貴有定守。如無定守。還是無定見耳。故大學開口便說知止。煞甚緊要。

每事自反。便是克己真工夫。只說自家是。所以終日糊塗。浪過一生耳。

詩云。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我以厚施而人不以厚報。豈其命乖耶。抑已終未盡耶。君子

尋樂編

惟有自反而已。

評品人物。指摘人過。不獨招尤貽禍。抑且壞心術。傷陰陽。自己受害多矣。

邵康節云。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學者須有此等意。趣觸境內。會乃爲有益。不然虛負芳晨耳。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吾輩居家時。父兄伯叔之前。決不宜以賢智先人。毋論觸犯

忌諱。其傷謙德多矣。

得罪於他人。猶可贖也。得罪于父兄伯叔。不可道

也。見過內自訟。方是良心不昧處。

人能遇事檢點。常恐違背天理。犯人清議。招人尤怨。此便是絕好念頭。便是真正聖賢路上人。視彼無忌憚者。相去遠矣。

孔子惡鄉愿。正爲闇然媚世。有意悅人。與色取仁

行違。居之不疑。彷彿相似。若痛自省克。與世無競。此正和而不流。羣而不黨。與察言觀色。慮以

下人。一般心事工夫。吾輩切莫錯認。要在誠偽二字。當早辨耳。

事樂編

孔子嘗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此與鄉愿同流合污之行。相去天壤

幸勿妄爲歸罪。沮抑善路可也。

詩云。得意濃時休進步。須防世事多反覆。天地間盛衰循環。理有固然。惟有常德者。乃有常福耳。

吾人決不可有愁念。決不可有悲容。卽處貧賤困苦。甚不得已。亦當大開襟懷。超然世味外。乃是

真正豪傑。故養喜神一節工夫。極緊要得力。周

茂叔先生。每令尋孔顏樂處。想亦有見于此。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數語可

謂知尋樂之妙非見道後焉能臻此

凡非禮之言切不可聽。纔知其事便覺胸中下一

不淨種子。寧不污此心體乎。慎聽一節。極是養

非禮勿
聽的是
仁體

心要務。

初夏煙雨朦朧窓前芭蕉增綠新竹加翠盆魚跳
躍喜不自勝默坐書齋焚香讀書此外毫無妄
想便是真正聖賢功夫

泊沒利
欲便入

蘓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要出一好議論若飽

事樂編

三十五

禽門是
眼前驗
也

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于禽獸此真日

新之旨吾儕每日發得一段意見方不愧此三

食耳

周子云無欲則靜人能一切放下毫無牽係毫無

障礙自是見大心泰有超然自得之妙

須從心
理會

呂樂公嘗言後生初學當先理會氣象因思吾人

氣象決不可狹隘偏淺須是廣大寬平令人不

可窺測乃是真正豪傑

知人則
智

邵堯夫云見善人未嘗急趨見不善人未嘗急避

交後事

吾儕處朋友不可無故而疎不可無故而密只
作一混沌人最妙

御家良
法

凡用情不可偏意厚薄只順理平施便是廓然太
公待奴婢須莊嚴為最妙即有慈愛切不可壞
亂體統故慮終便當謹始

借鑑于
人倍覺
切實

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因悟日間工夫只要省察
克治保全無虧絲毫不容寬恕纔有攻人之念
便是自己工夫滲漏反增其惡故橫逆之來置
之不校倘見人非惟藉為磨鍊愈加檢點乃是

事樂編

三十六

只恐不
受戒

真正修行耳

自己無欲人傍現多欲人如置身霄漢之上下視

沉溺亦可憫矣當急啟之方是成人之美不成

人之惡

處世最是難事其人果真君子表裏合一實意相

與可也不然論篤是與切恐他心未必似我心

反將以言餽我以意伺我轉面而短我矣世路

險巇知心胡越可慨哉

脚根不斷終成滋蔓欲根不斷終成昏迷

求我求
外自是
然

原不分
為兩

知止後
定

是恨心
生色意

功名富貴。要他不得。道德性命。反求即是。想來只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便為極切工夫。

余家僕懶種蔬菜。理當朴責。忽動念曰。克己之口

腹。殘人之肌膚。吾不忍為也。但訓戒之。令其欣

然用力可耳。

看書作體認身心性情。便自廣大寬平。淵然有味

若作舉業看。則意思淺薄。境界窄狹。索然無味

矣。

欲養浩然之氣。畢竟從無欲始。

三十七

一日三起伏。那得靜定。時笑來無別病。只是未知

止。

去俗事易。去俗念難。蓋俗即是欲也。

學者只可存涵養性情胸襟。不可存粧點文章胸

襟。蓋性情中自有真文章。非偏枯之理也。

有馳躁即有寂滅。無馳躁即無寂滅。故學者但當

存行素之心。養自得之趣。

能盡物之性。不獨鹿豕可遊。即禽魚亦有妙理可

觀自得之趣。

學問真
是妙藥

五臟不調和。亦是學問虧欠處。

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此語宜熟玩

舉世謂其愚拙者。便是天理路上人。舉世謂其智

巧者。必非天理路上人。

孟子云。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語直截簡易。最妙

夫赤子之心。不過率性而已。

率性二字。意味深長。終身受用不盡。

忘已逐物。貪外虛內。此學者受病處。

凡處朋友。不宜爭論可否。執拘自是。有乖戾之意。

三十八

須當和顏悅色。委曲相待。即彼有不是。勿形口

吻。蓋談人之短。則知心者亦自疑矣。

學者言貌氣象。要與天地一般。高明廣大。渾厚深

沉。纔是真正豪傑。

凡朋友未相信者。不宜任自己忠直。竭力盡言。

不惟不聽受。且非笑之矣。

凡兒童少時。須是蒙養有方。衣冠整齊。言動端莊。

識得廉恥二字。則自然有光明正大氣象。

凡為父者。須當從容誨諭。如何是高明路上。如何

是卑暗路上。朝夕提撕。令他曉然知向往。則將來自是成器之子矣。

○先輩云。人是天地精氣所結。只要存得心好。則天地自然默佑。雖有疾病。安能爲害乎。旨哉此言。

凡好談人短處。及加入臭名。此等心術險毒。不惟事業無成。抑且禍患隨之矣。

凡對人言。須要謹慎。對惡人言。尤當謹慎。蓋彼或賈禍于我。有不可自白矣。

人若不能自立。則凡事到面前。不知理上權衡。只

尋樂編

糊亂做將去。真是虛過一生耳。

讀書譬如治田。治田者必須去艸。然後真種發生。

讀書者必須去欲。然後真機萌動。

讀書譬如築牆。須要築定牆脚。堅牢然後方可築。

土若牆脚不堅。牢縱築得土成。終是崩壞。循序

漸進。下學上達。此不易之理也。

凡好伐艸木。傷鳥獸。害虫蟻者。皆一種殺機。不仁

之甚者也。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寧忍爲此乎。

盧品森云。雨前補屋。休云早。病後求醫。却是遲。養

德養身。兼該之矣。

弘毅二字。一生受用不盡。

責人之心重。則責己之心輕。此節最宜省克。語云

每事自反。一帖清涼散。真可味也。

欽之一字。堯舜常言之真。萬世心學淵源。程子主

敬。蓋本於此。

君臣克艱。交相勸勉。虞廷氣象。恍然在目。學者觀

此。則自己身心。亦當有克艱處。

居易俟命。此功夫。真是難到。非見大心。泰者不能

尋樂編

鐘鼓之聲。因叩而鳴。不叩而鳴。必駭衆聽。此言深

可釋也。

大凡托名脫洒者。多是粗心浮氣。不如專一靜默。

者。自有細密真實處也。況未必無脫洒之妙乎。

作文看書。接人處事。只率性二字。便自有無限妙

處。

士人炫耀聲名者。必非享福之器。蓋天道惡盈。故

也。

爲人全在一點心。激發起來。便自不安于卑下。

若無恥心。則終身無上達之基矣。

論語曰知命。中庸曰居易俟命。孟子曰行法俟命。

可見讀書君子。務要識破命字。則富貴貧賤。都

不妄生意見。而心廣體胖。無入不自得矣。

人養得箇胸襟。活潑潑地。則俗事相侵。如浮雲過

太虛。毫無留滯。君子坦蕩蕩泰而不驕。蓋此之

謂也。

時值寒冬。吾心之春常在。靜聽山禽一鳴。而花柳

次第開矣。

學樂編

心本弘大。稍有執着。則狹小甚矣。

予觀世人。少年時。說見利思義。中年家事累身。便

自利。令智昏。迨至晚年。貪心益熾。知有利而不

知有義。何前後相悖之甚乎。蓋由其識不破。故

守不定也。

凡人處世。不可無故厚一人。厚者未必果可厚。不

可無故薄一人。薄者未必果可薄。惟權之以理。

酌之以情。則無不當矣。

人若有一毫私意。便覺畏。餒不前。真是天理路上

則浩然之氣莫可禦矣。

處朋友。須要謙讓一步。知巧相角。非惟漏洩精神。

抑且陰害不測。蓋人心險于山川。理宜預防也。

心平氣定。不獨於書有真得。而持已處人。應事接

物。頭頭是道矣。

去昏沉之病。鼓飛躍之趣。此讀書真訣也。

舉業文章。當讓唐荆川先生為第一。看他集中真

是聖賢體段。由道德為言語。所以溫雅純粹。讀

之。令人心氣和平。予所願學者也。

學樂編

致中和。正是率性妙處。識得中和二字。一生受用

不盡。

夢寐之不正。存養之功疎也。須着實用。力始得

只從身心性情上。體帖出來。便是第一種文章。彼

掇字摘句。與捕風捉影者。視此相去遠矣。

讀書須是一塵不染。令心地上。潔淨清閑。方有悟

入處。稍有雜念。則精神洩漏多矣。安望其實得

乎。

學者日用工夫。若不向裏面體會。一番真是鶻突

底人終身無進步處

羅豫章教李延平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一氣象此與周茂叔尋孔顏樂處原不相妨正以相成耳

偶見簷前螢光蠅蛛困縛亟為解去送至樹葉上此心方安蓋竊取渡蟻之意非故為是微福也真見一物失所便是自己精神血脉不快暢處鷄雛失母哀鳴不已蓋亦真性所露為人子不念父母劬勞者何反鷄雛不若乎

孝思所觸

凡欲責成兄弟當用真言動之庶幾不傷和氣若過於嚴厲一或不遵則賤惡之甚非所以待兄弟之道也

夫矣

人須要培養浩然之氣若因陋窮而喪氣非大丈夫矣

蟬微物耳尚能脫去軀殼況人為萬物最靈可不思變其舊習乎

游藝功夫學者不可缺活動天機全在於此

人於言動有失者只是平日省克功夫疎耳

得罪於他人猶可挽也得罪於父母則終天之恨矣思至于此能不悽然涕下乎

人子事父母只把沒後光景思之則生前一罵一打皆是不常得之事苟可體親心者雖甚不得已亦當曲從況本分之事乎

天堂地獄只是心造

靜坐讀書清福無量身遭法網虧體辱親不可勝言故愚竊謂明倫堂便是天堂黑牢獄即是地獄慎之慎之

悔過一念正是作聖根基若只自是者終難入德矣

孝樂編

甲十四

樹上鶯啼盆中魚躍總是一種天機向此中體會則樂可知矣

高歌古詩最能開豁心胸發動天機學者不可錯認習靜徒兀坐終日也

試觀蠅蛛無處不布網則世途之網良多矣人心機械其蠅蛛乎

無心不礙花

紫薇花開吾心中亦有紫薇花開纔見得天機發動處倘只作眼前看於自家心體有何相關

習舉業者每日間須要體會心學功夫此中儘有益於舉業也

言寡則心自靜不得已有言亦須要和緩簡當若馳躁煩數皆非養心之道也

凡出言不可太認真人之非議從此起矣

聽前鋤菊身雖勞而心則逸蓋為得菊之趣耳

予家居有人哀告為商遇盜心甚憐之剪銀傷指

出血此亦適然之數豈作善者反不祥乎此志

終不容懈也

事樂編

聖王

學者胸中常令廣大寬平方有入處若躁擾局促

則無心得矣

學琴是養心第一妙事要在得琴中趣耳

欲速最害事只循序漸進便是蓋樂趣全在從容

自在中也

凡處朋友務要忘其不好處常念其好處此忠厚

一之道也

凡自己妻子雖無貌無才亦須厚待蓋前生夙緣

行誼攸關若令有怨恨處試清夜自反果心安

謂其妻
妻原不
謂其子
然亦宜

慎擇于

否乎

先儒云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加我以順受有此病自有此藥不必較量讀之令人心平氣和渙然水釋矣

心同太
虛何等
空微

人心至虛學者須要擺脫清淨不着欲障不着理障則此心常如太虛一般內外動靜自無不如意矣

意矣

躁心最不可有

直道至不可行處真可慨夫

事樂編

聖王

申申天天此等氣象真是泰然自得吾輩學此自無拘滯之病而接人亦覺和易可親矣

心空則心清若胸中有物便覺昏雜于理不相入

矣

可者與
之是今
日定交

朋友具五倫中是天地間樂事百物且有同羣為人而孤立無與真所謂乖戾不和薄命之人也人為不善只因欺人不知詎意無微不彰有洞見

其肺肝者乎

凡朋友面前不可私論兄弟過失處良心自反當

有不安者矣。况兄弟知之。其謂我何。

爲人只宜率性。誠實樂易。若假模樣。立崖岸。則人厭惡之。毀謗所由來矣。

蘓子云。物必先腐也。而後虫入之。則知人之譏笑我者。由已先示之隙耳。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此言真良藥也。

說盡於
涼世態

炎涼之人。自己不知。有識者觀之。不覺可羞矣。

大凡機心用事者。多不能獲厚福。

清光何
處無明

中秋之夜。家居默坐。理會性情胸中。自有明月。今

華樂編

四十七

眼人自
會

人舉酒賞翫。高歌低唱。未知其領明月之趣否。

還空平
等觀

兄弟之情。宜過于妻子。若薄于兄弟。而厚于妻子。

則用情失則矣。

浮游終
不濟事

凡人有一分澆氣。則作事必無實心。有一分游氣。

則讀書必不苦心。

凡處困而易憂者。必處亨而易喜。此處須當涵養。

得定。正學問大關頭處。

○凡應試作文。須要忘得失心。大開情思。覺得眼前。

有一種生機流動之趣。則信筆直寫。自是神三。

洒然鳶飛魚躍之妙矣。此真切實可驗者。

凡處世只宜作一箇混沌人。最妙不可有詐心。不可有傲氣。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凡得一步。便當退一步。一有驕心。毋論人情妬忌。毀謗叢生。天道惡盈。且鮮克有終矣。

作聖希
於原不
是傲物
輕世

傲字人情最易犯。有傲于可見者。有傲于不可見者。但當放開胸襟。覺得聖賢學術。帝王事功。皆自己分內。則傲之一字。潛消而默化矣。

華樂編

四十八

積雨之後。紅日一出。万物欣然。吾肺腑中亦若有

受其照耀者。而逸興飄然欲飛矣。

讀書從靜中涵養。天機此真正脉路。彼意氣用事

者。雖是敏捷。終屬浮躁。安有心得之妙乎。

橫渠之學。強探力索之功。多明道之學。從容涵泳

之味。洽于惟學明道之學耳。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此

一等氣象。最妙須着實涵養始得。

凡到懈怠時。便要尋聖賢樂處。融會赤子之心。庶

幾胸中自無障礙矣

遇高賢名士須當謙虛求教則隨處皆得益矣

學者最要理會氣象心廣體胖四字此朝夕當佩服者也

人有能識獨坐之趣者可與談心性之學矣

中庸曰齋明盛服非禮勿動所以脩身也可見此

段功夫最是切實處欲學聖賢者當從此始

學者只要涵養性情有海濶天高之胸襟自有鳶

飛魚躍之意趣若窄狹卑淺則世情俗慮牢不

可解而天機遂障矣

陶淵明以酒賞菊予以飲茶對菊要在各自得其

趣耳

靜聽山澗流泉時作輕聲時作重聲蓋自有天然

節奏之妙真足洗人狂馳心也

看尚書者便須體會當日君臣民情儼然如親聆

一般方覺意味無窮

凡輕薄小人只當以禮待之雖不施款曲之情可也

看到無
聲處山
流泉不
尚書中
多妙理
六經最
為第一

到此境
界方知
此意趣

世間第一美事。做成箇忠厚人。世間第一惡事。做

成箇輕薄人。忠厚者迓福。輕薄者召禍。天道報

應。絲毫不爽者也。

凡小利所在。切不可染着。人心不平。我得其尺。且

以為尋。而謗論紛然。則所失大節多矣。

蘇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得七十年

便是百四十。此語真可味也。

城市見雪。覺少意味。惟山間得雪。則光景愈清。默

坐書齋。自有冷然之趣。

親九族
第一義

族人雖有親疎。自祖宗視之。總屬一體。為賢子孫

者。但當欽承祖宗之意。以一體待族人可也。冠

婚喪祭。即貧賤者亦當往來。安可重富貴而輕

貧賤乎。

凡人來借物。須當酌情與之。蓋物無定主。情不可

却。任意執吝。怨恨從此生矣。

凡人借與已物。不可不分明。凡已借與人物。不可

大分明。蓋精明渾厚。各得其當。此居家之道也。

人有好興。作好變更者。此是天性不肯向閑。抑且

無見小
利

靜坐則
年亦永

親九族
第一義

五十一

為謗毀之招矣

人苟能因言感悟。不特與言勸諭。即微言譏諷。亦可悔過知止。乃知自得師者。隨人皆有益也。

凡事合乎一人而可通于千萬人者為之可也。合乎一人而不可通于千萬人者不為之可也。

獨往山館寂無人聲止。有一陣梅花香耳。向此中

崇會自然意味深長

袁了凡云。調和氣息。收斂元神。只令心定。心閒。心

細耳。此數語最宜玩味

尋樂編

五十一

春遊郊野。誦晦菴讀書樂一段。真覺淵然有味。非

細心理會性情者。未足語此

助長最害事。只是優游涵泳。順天機之自然。則心

學畢業兩不相妨。慎勿以文章小技而自放其

良心也

時遇陽春。盆魚亦覺精神舒暢。自得自適。蓋直率

天機有無窮之樂趣。善會心者當自悟之

學者看得身體為重。真是掀揭天地。效法聖賢。全

在此一段精神。則自然珍愛如寶。安忍汨溺于

情欲乎。

身體不健者。縱不能極力讀書。亦須養得心地寧靜。常要有一段清明境界。方是真正功夫。

功名拂意之際。最難安排。若不從性命中尋箇樂趣。則將喪心病狂矣。

自古豪傑。多有從困而亨者。只是反己自修。便為

第一策耳。

功名妄也。性命真也。因妄汨真。非聖賢之道也。

心正則筆正。筆正則字正。可見寫字在正。亦正心

尋樂編

五十二

之道也

讀書安命四字。真秀才要訣

蝴蝶飛舞一塵不染。有飄然自得之妙。莊周之夢

真可謂逸典矣

人逢得意處。要收斂謙虛。方能杜人毀謗。況自盡分內事。于人何與。一或有矜喜之心。則終身成

就可知矣

士子真要做科第事業。宜早養聖賢道德

仲尼曰三十而立。余細思之。始信立之甚難也。非

此謂誠則明矣

識見精明操守堅定鮮不陷入欲障中矣

見過內自訟此是絕妙消息求復于無過易矣

千萬人中惟知有已此敬之極也最宜玩味

無欲則靜靜則生明有欲則擾擾則成昏故君子不可不慎獨也

○人溺于物欲由于自放其心自放其心由于不能

主敬蓋不敬譬如主人不在家竊盜所自來矣

人止一心未有念何天理而人欲不退聽者未有

念何人欲而天理不汨沒者可畏哉

吾生欲為天地間第一等人便須痛割嗜欲葆養

元神令清夜自照真有不慊不作之胸襟則心

廣體胖無往非自得之趣矣

省察克治二件工夫一日稍或間斷則物欲乘隙

而入有不自覺者矣

予素性讀陳眉公書則躍然喜讀李卓吾書則嘖

然不悅非有意愛憎蓋氣味自同異耳

眼前佳境莫昏忘過去全在一點靈機透悟默自

得之耳

惟聖知聖惟賢知賢原不可強當問諸君何謂不得則明滅

學

學者知尋樂趣則塵俗之念自遠而聰明之數自

開矣

心平氣和此四字最妙讀書作文處已接人無往

不安

仰觀青天一塵不染吾人胸中若有一毫邪念則

愧此青天多矣

吾所以有過者只由當下優柔未能斬釘截鐵

耳有丈夫之志者可如此乎

自恕之念最害事若見得必不自安則可無過矣

予觀新竹放稍有日日新之意正可為吾生機之

助真所謂良友也

士人患不方正不患不員通仲尼曰不踰矩正為

今世下一金針究竟平天下只此潔矩耳

凡借人書文止可抄錄慎勿竊取一念欺心得罪

聖賢多矣又何貴誦讀乎

道理原在眼前文章原在心上

樂不着境任他東去西來樂不着事任他橫衝直

撞對卷不可不實釋卷不可不虛

樂意相聞原無住著

最忌動海一念

竹生易長惟心空耳

晏子
為端倪

邵康節終日不作皺眉事可謂真能尋孔顏之樂者矣

妙不容言

養心即是養身養身即是養心內外相資之道也言語莊重此是自家收拾放心不為尊已卑人有意立言即是障得不過自說心體耳

身體不健畢竟不會調養學問不長畢竟不會讀書二者俱屬不孝

李樂編

五十五

余嘗云
閻偏公
塵空服
界醫將
穀種實
心田

眼前自有好田地世上豈無平路岐兩語即率性之謂道

中間些子好光景那得功夫着語言兩語即然而識之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着一求靜之念即此是動安得有靜程子曰善學者却于已發之際觀之可

為醒心一助

從活中求不從死中求從易處入不從難處入神不守舍則俗氣流行

沉潛剛克此語最可味

夢寐可以卜學此語極妙

求自慊此心耳

眼前事物要鼓舞得動融貫得就方見活底意思陸象山謂人情事變上做工夫此語最妙試就日用間體會每樣有一段意味

好人

李樂編

五十六

讀書原以養心非以勞心也若至於勞心不如不讀矣

因循二字斷送一生

今人只可與居不可與語古人不得與居尚可與語

○凡為人使忠直者不敢盡言則其人可知矣

流水常在日鶯聲常在耳此靜中天趣也

○見孤幼則思愛護之見貧窮則思周恤之此善念也擴克得去便是聖賢體段

任情蕩性則心放矣。攝情歸性則心存矣。

凡親戚故舊。當記他好處。不可記他不好處。所謂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也。

屋角蟠蛛張網。思得蚊蠅也。白頭雀竊而食之。既

易。日。又復如是。世人貪利如鶩者。詎知害隨其

後哉。可惕然省矣。

語云。有好兒孫不用置。無好兒孫不用置。此至言

也。為祖父者。但當積陰德。畱方寸地足矣。若以

子孫之慮。而傷兄弟之和。寧不失輕重哉。

孝業編

五十七

積德之家。子孫不好的變得好。積惡之家。子孫好

的變得不好。

蠶性最巧。食人之食。終人之事。人之不如蠶者。舉

世亦多矣。

發言貴雍容。不可迫切。非但觸人之怒。且失厚重

之體。此節最宜深省。

先輩云。養氣方能作文。知言方能看文。此正心學

舉業合一之道也。

孟子云。其為氣也。至大至剛。直養無害。則塞乎天。

地之間。三四讀之。殊覺心廣體胖之妙。

婦人不讀詩書。且耳不聞嘉言。目不見善行。多是

狹窄小器。不識倫常大義。書曰。牝雞司晨。惟家

之索。此言深可繹也。

人能重義輕財。推已度人。則兄弟自無爭矣。

言動莊嚴。是第一養心妙訣。

為子姪者。遇父叔不和。但當勸諫其父。向叔前謝

罪。此天理中至情也。若不能勸諫。又為輔導之

尚得為人乎。

孝業編

五十八

家庭不和。只是為利見得義重。則利自輕矣。

聰明煩惱多。愚魯是非少。世人都錯過。此理原易

曉。人生世上。年十五時。情慾關也。年二十五時。

財利關也。解破此二關。則聖功過半矣。

凡人往來交際。最宜檢點。寧過于厚。毋過于薄。此

處世之道也。

家之不齊。由聽婢僕之言。國之不治。由聽閹宦之

言。甚哉。小人不可不嚴其防也。

骨閉最易放心。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亦非用情之

王書
見

婦見
眉男子
不若市
婦人
又當別
篇

隨時知
戒為妙

自是金
美

當也

看書從自家身心性情上理會十分親切十分透徹十分滋味

勿虛度
光陰

人生處順境少處逆境多清閑無事最不可常得故有先見之明者當早蓄之

渾忘正赤子之心人能渾忘則舊習去而新意來矣此光景最好

只在心中悟何用紙上看

何等快
心

獨坐微笑憂悶解對景長吟意味深

尋樂編

五九

人只無心最好當下便是着意即非

盧品森云改過雖勤亦自欺可謂發前聖所未發

一定之後百慮不起殊覺廣大寬平

喧處尋寂濃處尋淡最是涵養本原功夫

先儒云天地人物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

此語最妙

御外
學

程子云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

于此真目前可驗者

士子朔望拜聖大禮也但官師在上朋儕在旁萬

千古
安

一言笑不慎大則惹禍小則招尤追悔何及不如無事靜坐讀書晤對聖賢真以心拜可耳

人生如寄隨地可居政不必求便安皆起于執着之見耳

與其為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數尺有源之井

水生意不窮此語可喻養心

趙清獻公凡晝之所為夜必告天不敢告者不敢

為也此真可謂仰不愧天非從慎獨得力安能

到此學者當以是為法

尋樂編

木一

有容德乃大犯而不校只未見得人不是耳惟心

體渾忘者能之

仲尼云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中庸曰素富貴貧

賤夷狄患難行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君子無

入而不自得焉人生處煩惱事須要除煩惱心

安閑順適但求無愧屋漏任憑造化主宰此真

聖賢工夫也非實能素位而行者寧堪此乎

孟子云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

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能。吾人遇拂意事。正當借鏡磨鍊。靜心涵養。豎起精神。放開襟懷。乃是大豪傑。若平日空談聖賢。些小橫逆。便覺精神頹靡。襟懷鬱塞。此卑瑣小丈夫耳。異日何足當大任哉。

處貧有數等。貧而無諂。貧而無怨。貧而不恥。最上其貧而樂乎。會得此箇中趣。真覺千駟萬鍾。反增腥穢。疏水簞瓢。倍加清幽。身外浮物。與性體有何相關。要在素位自得而已。非數十年涵養。超世俗之見者。未足語此。

學樂編

六十一

每誦居易俟命四字如服一帖清涼散。

性體原中和率性而出。便自足位天地育萬物有無限受用處。其功夫全在慎獨操常惺惺法。彼無忌憚小人視此天淵矣。

慎獨尋樂原非兩念。慎獨便是小心法。尋樂便是脫洒法。總來共一源頭耳。

語云真正英雄從戰兢惕勵中來。此正戒慎恐懼之學。

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此真慎獨工夫。若節節

于昭昭。墮行于冥冥。便是自欺小人。不是誠意君子。

檢點二字。止可用處已。不可用律人。仲尼云。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然則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不其叢怨乎。

仲尼開口說悅說樂。說不愠。可見胸中須要靈機活潑。鳶飛魚躍萬物一體富貴浮雲真有洒然自得之妙。彼執滯障碍者去聖賢遠矣。

陳白沙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

學樂編

六十二

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而驟語曾點意趣。一似說夢。益信集義有事。學者最是喫緊。

自得不須言有命。太虛元只是無心。二語透徹直截。令人玩味不盡。

友人問孔顏樂處。羅近溪先生曰。聖賢之道原只尋常。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快活而已。豈快活之外復有所謂樂哉。活之爲言。生也。快之爲言。速也。活而加快。生意活潑了。無滯碍。卽是聖賢所

謂樂却卽是聖賢所謂仁此箇仁字其本原根
抵於天地之大德其脉絡分布於品彙之心元
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之
則歡愛無盡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人
之爲生自有天然之樂趣故曰仁者人也乃知
善尋樂者不在就孔顏處尋當就自心中尋可
也

葉雪菴先生傳

無錫圖
書錄

葉公諱希賢字用忠別號雪菴洪武間舉賢良任
南昌別駕繼授監察御史改翰林學士建文中嘗
劾耿李二大將失律當斬以徇不報壬午之變與
編脩程濟從建文君出亡變姓名削髮爲僧走蜀
隣水縣之善慶里有松栢灘左右山峯拱挹二水
會流於澄潭其旁蘿篁森蔚公愛其奇勝盤桓不
忍舍去問佃徒知爲隱士杜景賢榮也踵其門丐
一廬以掛錫杜初不與通公題絕句於圖見志杜
異之次日造請款語移時遂燭其地構寺以居公
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晨夕誦有聲或諦聽之則易
乾卦也杜止之曰釋名而儒誦可乎遂專誦觀音
經因以觀音名寺公好觀楚辭時放舟灘中朗誦
一篇輒投於水而哭哭已又誦終卷乃已每日注
酒一壺俟客雖樵牧豎亦拉與共飲飲半酣輒歌
歌竟卽寐自號雪菴和尚深居簡出獨與一補鍋
人還往云當時同出亡者成化初公始物故蓋年
逾百云死之日其徒問何許人但曰松陽問姓名

不答。啓其遺簡。有易本義一帖。百將傳一部。馮子
曰。余嘗見婁江王先生。謂建文君實自焚於火。世
所傳髡緇爲僧者謬。然歸自田州。葬于西山者。又
何人耶。由二百年後。臆決前事。亦難矣。余以癸未
遊黔西永洪菴。其菴在萬山溪處。僧徒皆謂建文
君曾駐此三十年。尚有墨迹。其後自滇而粵。不知
所往。又云主初來時。兩比丘與俱。未幾卽去。所謂
兩比丘者。抑葉與程耶。初相從。卒相散者。豈當時
物色之急。不能終捍牧圉耶。投驥而哭。志可知矣。

李樂編

本五

嗟夫。君臣之誼。譬之父子。厥考質首之誓。厥子即
面而改竊。此真禽鹿視肉。寧有人理。故當死則死
之。不當死則逃之。要以成其仁而已。公之削髮狗
主。徜徉松栢難。以老其西山採薇之節哉。
贊曰。神鰲失足。亢龍無首。天地變易。巨軀何有。回
面事仇。亦孔之醜。噫。歟。先生遭世陽九。周粟何甘。
秦庭難悉。遊方之外。緇流爲友。雙淚點驂。深心寄
酒。善慶里傍。灘高崖陡。慘淡雲寒。喧豗雷吼。孤憤
猶然。寧隨骨朽。彼人奴哉。甘心廣柳。

華亭馮時可撰

贊曰。壬午之載。

帝蹶於藩。神龍潛菴。戰血在原。先死則方。秉誼何
敦。後生者君。藏哲何淵。猗歟二臣。各徇所安。不見
比干。爲奴則難。

太倉王世貞撰

矗矗龍門山。高埒首陽址。冷冷松栢灘。清若汨羅
水。中有迷禪僧。不爲鴻毛死。當其起松陽。賢良對
天子。白簡凌秋霜。名高柱下史。乾坤忽長夜。神龍

李樂編

本六

掉泥滓。慘淡蒼梧雲。周粟良足恥。埋名隱緇流。懷
溪跡逾秘。樵牧混鋪糟。補鍋對含涕。憤裂三閭篇。
哭鼓中川柁。捐軀匪獨難。忍訴誠不易。巴水日東
流。此恨何時已。代往事空陳。名雷照天地。

廣南曾仕鑑撰

飛錫掛龍門。蕭然古逸民。深心頻貫酒。痛哭咏招
魂。國繫山河舊。神同日月新。千年冠劍在。遺恨欲
沾巾。

吳興費兆元撰

祝髮從君敢愛身。流離方外作縑民。介推嚙肉原
圖晉。魯仲亡家已避秦。日落中原親舍遠。雲飛北
海羽書頻。汨羅江上扁舟恨。讀罷離騷淚滿巾。

松川徐夢易撰

靖難師臨凡。中丞伏節時。一心甘自晦。萬里獨能
隨。君在臣何死。家亡身入緇。孤忠誰解得。只有老
天知。

葉應榮

從君易服苦飄零。結屋龍門古樹青。泣向灘頭哀

孝樂編

本七

屈子愁隨山寺誦。儒經百年富貴成塵夢。一點忠
貞貫日星。入蜀初心憐不遂。至今留恨在蒼冥。

毛復

離家殉國義雍容。蜀道何辭險更重。心似片雲凝
不散。孤飛萬里爲從龍。

毛汝科

孤竹當年本殉商。先生蒙難亦從王。只今松栢難
頭月。添得清輝照首陽。

毛元淳

靖難稱華陰。幽光仰遺烈。回面被恩華。抗忠遭遺
絕。苟非秉至性。疇能自剖別。相傳柏臺老。乃有松
陽葉。甘從故主奔。誓殉孤臣節。志扶天柱摧。重組
地維裂。捲跡烏府霜。潛形蜀菴雪。囊携百將傳。身
寄高僧列。削髮爲綱常。沉機托淨業。諷易當梵音。
讀騷揮汨血。楚辭賡怨債。川酒澆愁結。雄圖雖不
成。大義良已竭。生惟山鬼吊。死共相鬼切。遺祠歲
月新。特祀春秋索。金石有銷沉。精靈無泯滅。誦公
勾踐篇。嘆慕何時歇。

孝樂編

本八

淳安汪濬

盧品森先生傳

盧公諱璣字舜用別號品森取劉文安公呆齊之義年二十餘治儒業家貧力學才識豪邁議論風生頃刻立就數千言居恒崇尚氣節耿介剛方不肯與時俯仰天順壬午以春秋舉亞魁甲申登進士廷試策近萬言切中時弊將擢爲第一中引王振曹吉祥事痛斥閹宦羣侍聞之縮頸吐舌執政復忌之抑爲二甲五名觀兵部政慷慨敢言上疏請正宮闈名分及閣豎引浮圖煽惑事甚爲剴切

事業編

本九

疏入不報衆危焉萬文康彭文惠以書止之西涯公又力爲言先生遂謁告歸內翰黃孔昭贈曰君當勉之必爲吾浙生色矣時直聲震於朝野居蟄窮書院日與中山毛子談聖賢之學間訪邑中利病凡吏卒豪猾蠹民者移書當道去之常曰幸叨賜第非建言何以報國於是進貧民表成化己丑上疏褒封孔子加謚顏曾思孟考覈官吏禁華僧道降旨嘉納其言行於天下中外肅然望治辛卯福建監臨洪公遵例聘典文衡先生辭不赴郭公

堅起之未撤棘爲仇家所構逮繫於理法司蔡麟等卒白其事權倖素欲中先生矯詔謫戍威遠益勵志讀書專事著述無間寒暑疾病十三年北虜犯邊先生念正統北狩之恥上疏請舉春秋之法以復讐忠憤激烈視澹菴未易軒輊也鉅璫汪直以倖臣臨邊勢焰炙人諷使見之許復其職先生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玷名青史仕將何爲士論壯之雅與提學沈鍾厚勸援大學士陳循例以述作進呈先生用其言表上貞字補遺於朝科道官

事業編

本十

疏稱學識材器堪爲大用不當以微罪棄詔黨寢其奏竟卒於戍時年五十有三天下聞而惜之戊申敬皇帝嗣位詔起廢屈素重先生名行將拔用之而已不可復作矣生平忠孝大節嘗以學不及古人爲憂澤不被當世爲恥操存省察功無少輟大書戒勉二字扁於窓又銘曰人欲秋毫天理午日自古聖賢皆錄此出精研道學闢除異端時稱我朝韓愈爲詩文鑒鑒有補名教不作時俗語所著

有貞字補遺十卷。辨明古今未發之義。二教平心論一卷。拔本塞源。可與佛骨表並稱。要皆羽翼聖賢。有功吾道者也。稽乎未及梓行於世。人恐湮沒。故特表章之。敢以告同志者。

邑後學毛元淳撰

正學歌

正學堂堂儒者路。關闕濂洛通洙泗。分明不用指南車。古聖前賢行有素。仲尼安行無適莫。顏氏庶幾能立卓。子思孟子皆利行。曾子勉行功愈確。覺人鬼凡聖間。此是登途三箇關。若能勇力加鞭進。修齊治平俱不難。一從許吳歇脚後。至今落落人稀處。徑蹊茅塞日漸生。碌碌利名空白首。天生英俊欲何爲。天理民彝付托之。繼往開來文不墜。方是成功塞責時。休怪宋朝行學禁。只要自強毋自竊。義理無窮事業多。貞字草廬難獨任。五經要旨未盡明。四書註疏還欠精。七方十劑俱未訂。同胞命脉誠可矜。邪說橫流淫祀熾。虛耗民財無節制。這般切病尚未醫。做甚文章談甚理。洞觀世責多未全。王道遲迴伯術專。文宣未褒武城缺。福極五行鎮倒顛。鉛刀利兮莫錮鈍。桃李芳兮松栢困。恩讐未明鬼神冤。忠孝未伸臣子恨。昔年感此曾熱中。義書達上飛龍宮。不想卞和徒獻璞。蒙

恩賜袂來雲中。斯文有靈心不死。困勉工夫尤刺
苦。畫糊口今夜燃燈。遺者拾今缺者補。飄零孤立
無贊襄。蔡呂張朱各一方。乏書參考常闕筆。志願
多違徒頡頏。吁嗟窮達時雖異。累世公心當不貳。
進則行道濟當時。退則道期明後世。不信但看古
聖賢。此例昭昭垂簡編。只管素餐空度日。俯仰安
能無厚顏。豈不見周公夔夔在周室。著作經綸功
秩秩。禮樂興於宅相時。卦爻繫向居東日。又不見
孔子皇皇環轍行。永鐸洋洋思太平。用之三月魯

孝樂編

大治。不用便來修六經。周孔卷舒甚明白。顏魯思
孟皆端的。漢廷僅一董仲舒。識道大原灾異惑。李
唐屹立韓退之。原道深排佛老非。上畏下憫語最
切。惜乎說性猶支離。五星聚奎昌宋運。周程張邵
文不振。考亭朱子集大成。羽翼諸儒均可信。閩元
猶幸接儒流。許吳諸公相繼修。豪傑豈待文王起。
况有前人開路頭。

聖朝興學百餘載。培養作成恩已大。賢才濟濟克
廟廊。致君澤民咸足賴。正學一途猶蕩然。有志明

時當向前。休管傍人笑迂濶。萬世蒼生壽脉由此
延。萬世天理民彝由此傳。

贈太原張太守歌

茫茫海宇間。一日生萬人。窮通命不齊。利鈍分亨屯。中有浩然客。畏老不畏貧。或發長年歌。願逢堯舜君。或作周公夢。坐待東方晨。或運齊前甕。旦暮勞其筋。或舞鷄鳴劍。獨知消息忻。或泣髀肉長。歲月傷因循。或欲焚西岳。早期康濟勲。似此關心者。相知惟鬼神。太原張郡侯。早晏瓊林醇。有學兼有才。文質良彬彬。刑曹曾弼教。欽恤存至仁。能殺叔敖蛇。能放蔡襄鵠。及來乘五馬。惠政尤加殷。清廉

事樂編

七十五

字律已。公道心臨民。龔黃爲舊友。錢李爲同寅。催科政非拙。撫字心殊勤。德感兒童謠。願侯登要津。我因遊晉陽。相見如故人。青眼相看好。赤心相待真。問我囊中琴。七絃新不新。問我匣中劍。七星勻不勻。問我春秋筆。如何明五倫。問我安攘策。如何緩四邦。問我中興和。何時贊玄勲。問我忠與孝。何日答君親。我聆張侯語。慷慨添精神。大笑視六合。長思慨八垠。平生每嘆無知己。今日堪將心事陳。當年鮑叔知管仲。不較黃金分不均。徐庶殷勤舉

事樂編

七十六

孔明草廬三駕安辭頻。天祥一見江萬里。世道之責囑其身。桓溫不識王景畧。徒勞兩眼空三秦。鑄劍男兒非鐵匠。造琴夫子豈斲輪。聖賢美玉不輕銜。英雄須待知己伸。豈不見太公曾釣渭。投竿起作文武賓。又不見伊尹曾耕莘。幡然任爲堯舜臣。丈夫出處爲生民。喜怒豈由兒女因。乾坤定不虛造意。待時待價施經綸。賢哉張侯聽我語。收拾此歌藏笥中。珍重他年重會日。花前酌酒歌陽春。可敬蘭相如。公心爲道忘私嗔。尤敬張子房。精忠爲

今龍起雲

自謹

人生全節要矜持。改過雖勤亦自欺。細行不修非美玉。良心一壞卽殘棋。雨前補屋休云早。病後求醫却是遲。四十九年非盡覺。爭如無覺許多非。

自戒

乾坤生物心爲根。切莫乖方別認門。錯用聰明皆拙智。僞行禮義總虛文。思前恐懼羞宗祖。慮後隄防累子孫。若要得全無悔吝。始終牢把此心存。

自規

事業編

七十七

功名富貴總由他。惟有桑榆屬自家。忠孝本爲心上事。文章都是眼前花。因時進退從來好。與世浮沉到老差。萬物竊通皆有命。切休枉已作生涯。

自勉

上天付托意非輕。珍重光陰保此生。一日無功慚食粟。三更無契卽燃燈。初心不失方爲壽。正理能通始是明。道止強求還屬利。一毫遺缺未歸貞。

自責

誠能動物語非迂。盡得忠心効有餘。愛物未親仁

尚寡禮人不答敬。還虛四求言行遵尼父。三省工夫習子與。更憶孟軻三自反。便逢橫逆也無虞。

自期

賢人希聖士希賢。進學階梯步步前。禮習三千期後聖。年逢五十要知天。仁如堯舜心方足。學到周孔責始全。王道途中無實跡。文章事業總虛傳。

自奮

俯仰乾坤感慨多。壯心不忍自蹉跎。齋前運甓思經略。塞外班師恨講和。天未欲成須勉進。時難再

事業編

七十八

得莫閑過楚。香鑪就龍泉。劍誓與人聞。斬睡魔。

自囑

英雄自古不虛生。上帝叮嚀有至情。喜怒哀樂同兒女。態行藏須合聖賢經。肩擔宇宙綱常重。腳踏風雲富貴輕。着緊向前休退後。蒼生洗眼望休禪。

自任

任重功勞果屬誰。西銘文字是吾題。禹思溺者由身溺。稷念饑民自我饑。寒暑未調須變理。邦家不競要撐持。壯哉伊尹真男子。堯舜君民志不違。

自樂

明時深喜不虛逢。自慶酬生略有功。一管毛錘開
補缺。兩提神劒待除兇。鳳鳴可作周官瑞。麟獲何
妨孔氏竊。此道一從天定奪。從容隨地咏春風。

琴山橫翠

古琴久已絕。化作三百尺。金徽列翠岑。玉軫堆玄
石。蛇腹兩苔青。鳳池春草碧。光潔無塵埃。風雨時
拂拭。

鏡水遠藍

江娥鍊秋水。鑄出寒潭鏡。風颭藍一堆。波澄翠千
頃。潏潏凝不流。菱花碎無影。雖不染春衣。自足明
天性。

削壁篆文

千尋石壁上。神篆題蝌蚪。縱橫雲氣流。屈曲龍蛇
走。文法驚李斯。筆刀吞史籀。江南山水靈。地結文
章秀。

危樓勝槩

地勢欲平處。崇樓插天出。畫棟樓白雲。珠簾捲紅

日。脚底江流虛。眼頭星斗實。壯觀無限情。直與岳
陽匹。

龜壇牧笛

怪石名龜壇。牧子聚橫笛。宮商信口吹。節奏隨腔
易。斷續野風清。悲懷山日夕。歸來長夜昏。放歌懷
寧戚。

牛渚漁燈

羣炎撲不滅。漁燈長夜燦。金蓮間水鄉。珠斗下霄
漢。光射蘆花淵。影搖楊柳岸。江樓夜眺時。照入詩
人眼。

下渡浮梁

八十

括王知爲政。浮梁建溪澗。巨鯨連百艘。長虹接邊
岸。駟馬通相如。乘輿還子產。南來北渡人。無復病
涉嘆。

長衢駐馬

長衢十里春。遊人倚驂騶。躊躇去步遲。眷戀風光
好。按轡歌落花。畱鞭聽啼鳥。方來楊柳陰。猶勒回
頭笑。

修司馬溫公我箴

誠實則人自信我 癸易則人自親我
虛已聽人之教我 恭已卻人之慢我
自檢杜人之議我 自反息人之罪我
容忍恕人之侮我 勤儉補人之侵我
警悟脫人之陷我 奮發破人之量我
遜言免人之訾我 危行銷人之鄙我
靜定處人之擾我 從容待人之迫我
游藝備人之用我 勵操去人之汚我
直道任人之屈我 洞徹從人之疑我
推其有餘濟人之求我 盡其所能報人之任我
樊端勿始於我 凡事勿私於我
聖賢每存心於無我 天下之事當盡其在我

題詞

讀萬卷之士。放開眼孔。今古難以欺瞞。離五欲之
夫。硬着脊梁。陰陽不能陶鑄。長松友人毛嬰中。竹
雪漱腸。松風入齒。謂識書不察本性。名曰肉厨。學
道不辦誠心。號爲紙筏。於時彙見聞之妙緒。洩理
教之微詮。一念而鶴颺青霄。片辭而蘭噓紫阪。癸
酉冬孟。應督學先生歲選還。手持生平來齋居所
撰記示余。余雖勤修行果。已喚畸人。然亦喜種善
因。如逢故客。披覽至再。真覺學問功名。原非兩截。

雜詞

禪乘儒術。豈有歧塗。借舌籟爲醒世之音。譬純灰
醞酒。濯去俗膜。淬筆鋒成振衣之領。猶峭石冷雲。
點開慧眼。傳綜瀨漫。中凜神奇。錯落繽紛。究歸恬
寂。璀璨映釵頭之玉。翩翹露衣裏之珠。舉世嬰兒。
眸盞供渠拈弄。登壇老宿。棒喝任我施行。空山雷
藥曰。鷄犬砥而入雲。織室動機絲。鸞鳳翔而附漢。
自有語言文字。距今未有冲夷玄渺若斯者也。且
以尋樂名編。竊嘗讀父書而恍然於堯舜舜業。禹
祗湯新。文緝熙。武敬勝。周公無逸。仲尼憂而孟子

樂是編也。倘亦無入不得中。饒有日乾夕惕之遺意與。不寧惟是。濂洛諸儒一綫之系已也。余門下士季延王生有云。鰲柱蝸維。龍呈義畫。龜定禹疇。大闢兩儀經緯。麟遊闕里。牛跡函關。象乘印度。宏開三教宗傳。堪以是爲嬰中讚。

秀水吳胤昌撰

尋樂編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毛元淳撰。元淳字還樸。一字嬰中。松陽人。崇禎癸酉歲貢生。是編乃其所撰語錄序稱。慕周茂叔。尋孔顏樂處。遇會心輒便記錄。故以尋樂名。編然意旨頗爲淺近。自稱素性讀陳眉公書。則躍然喜。讀李卓吾書。則喟然不悅。非有意愛憎。乃氣味自有同異。蓋所見與繼儒相近。故著作亦復似之云。

計然子一卷

〔明〕董漢策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陸信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補計然子

一卷》提要

計然子序



天地蕩蕩無極若將閉塞晝
不見日夜不見月河漢如繩
望之屈曲樂飛鳥之翱翔賀
草木之不靈憂愁之來如脊

序一

朋黨至若飄風疾雨驅不可
去奠若五嶽嗚呼以愁苦爲
邦國以涕泣爲膏粱以啼號
爲琴瑟以嘯蹙爲文章古人
曰憂能傷人恐不永年似如

余者雖有不死之藥豈欣慕
哉天高蒼蒼萬古不語衣裳
冠佩其志如鬼天不足與怨
人不足與尤俛首獨坐心如
波濤乃自爲約曰董生不盡

序二

補天下之亡書憂不得死不
盡見天下之奇士憂不得死
不盡讀天下之奇文憂不得
死壬午閏月哉生魄我家帷
孺刻其所作計然子余讀而

序之是一奇文矣請俟其繼

叔說若雨氏題



序三

引例

辛巳之夏，余寓言於計然，大越之復伯也。起衰激息，夜以繼日，引弱越，控強吳，事在人心耳。或曰：子何大於越？謂自越以下，無復伯者乎？余曰：某越人也，紀越事，古也。聞之古者，志不越境。余惡偽書之日出也，作計然子，董子爾，伸私說。自謂成一家，余不敢竊古人之名，快中人之志。蔽愚人之心，余亦不敢。

例一

舊本計然，托名於少伯，誤也。按吳越春秋，志計然，謂為范蠡師，則知非蠡明矣。余作計然子，亦聊以訂訛。

余成書於壬午之冬，錄及裨史，贊以正傳，蓋以釋憤也。昔人曰：憤怨之言多失體，願以政之大方。

崇禎壬午閏月一日，菰城董漢策識



計然子目

初筮第一

入越第二

得佐第三

初諫第四

存威第五

定謀第六

返國第七

復位第八

恤異第九

大計第十

善禱第十一

啓奢第十二

選材第十三

工謀第十四

目一

嫁禍第十五

貳忠第十六

助強第十七

移兵第十八

語微第十九

子貢第二十

釋志第二十一

訓貳第二十二

王孫第二十三

經內第二十四

備兵第二十五

教藝第二十六

服勇第二十七

法訓第二十八

臯如第二十九

遏刑第三十

未夜第三十一	初伐第三十二
遠交第三十三	入吳第三十四
知微第三十五	訓道第三十六
宰嚭第三十七	德隱第三十八
諸臣第三十九	歷紀第四十
敘略第四十一	

目上

計然子

天○道○未○見○人○物○浩○浩○千○里○萬○星○不○同○日○月○
 賢○者○上○察○象○緯○下○察○墳○輿○故○發○憤○著○書○中○
 言○近○身○之○事○外○語○不○誑○內○語○不○惑○計○子○曰○
 窮○伯○斂○王○余○於○是○乎○無○漏○

初筮

計○子○謀○仕○筮○之○遇○震○之○乾○繇○曰○物○之○初○木○條○條○
 而○革○雷○震○震○而○裂○長○男○會○同○是○為○君○計○子○曰○天○

牛集

初筮

一

命○我○哉○木○東○位○也○雷○木○威○也○長○男○從○雷○為○震○震○
 主○器○彼○丈○夫○子○在○東○國○哉○筮○名○繇○曰○匠○氏○植○斧○
 小○兒○嬰○嬰○功○在○西○北○計○子○曰○天○命○我○哉○匠○氏○構○堂○
 厦○握○輪○執○柯○循○智○是○斷○小○兒○幼○兒○也○西○北○為○乾○
 天○後○生○石○兒○附○石○其○硯○乎○年○幼○成○功○厥○名○曰○硯○
 天○其○謂○余○俄○而○喟○然○歎○曰○高○山○崔○嵬○石○覆○不○開○
 孟○夏○溶○溶○火○德○自○熾○玉○石○腹○潤○火○然○何○害○乃○字○
 曰○然○硯○也○在○然○何○為○哉○計○子○讀○易○繇○知○東○國○將○

伯○歷○江○涉○淮○至○於○吳○望○吳○國○氣○銳○上○黑○若○青○
計○子○曰○驅○之○驅○之○伯○在○鄰○矣○遂○入○越○計○子○蓋○楚○
人○也○

子集

初筮

二

入越

計○子○入○越○仕○爲○監○門○悵○不○得○志○抱○柱○而○泣○甚○哀○
上○大○夫○蠡○聞○之○曰○賢○人○之○聲○也○曷○能○其○泣○也○聽○
之○則○若○出○於○門○問○之○則○監○門○也○哀○曰○蘭○嗟○芷○嗟○
石○坎○陷○嗟○匪○命○之○尤○哀○爾○薰○且○去○嗟○蠡○曰○洵○賢○
者○矣○乃○至○于○斯○隨○而○哭○之○曰○蘭○嗟○芷○嗟○匪○命○之○
尤○山○其○未○之○知○嗟○計○子○聞○之○掩○涕○曰○是○賢○人○之○
聲○也○趨○而○出○上○大○夫○蠡○手○轡○升○朝○含○淚○載○笑○謂○

子集

入越

三

王○曰○賀○王○賀○王○之○監○門○賢○者○也○王○曰○何○如○曰○
臣○聞○心○詔○聲○聲○召○樂○樂○變○則○哀○哀○而○不○反○則○心○
而○通○監○門○者○靜○惠○以○明○智○者○也○故○哀○中○徵○而○
聲○導○宮○王○用○之○則○伯○棄○之○則○凶○越○王○推○案○曰○大○
夫○趣○召○之○召○之○來○則○卷○然○而○髡○也○王○曰○監○門○賢○
者○寡○人○監○門○子○甚○罪○子○仕○監○門○甚○潔○泣○於○門○甚○
厚○子○幸○辱○寡○人○寡○人○授○子○下○大○夫○監○門○者○曰○監○
門○臣○職○也○爲○大○夫○泣○豈○臣○之○心○哉○臣○乃○楚○人○所○

計。硯。者。也。大。夫。蠡。趨。下。階。告。之。曰。子。莫。謂。越。無。人。余。廼。所。謂。范。蠡。者。也。竝。揖。越。王。三。辭。而。退。

子集

四

得佐

上大夫范蠡，生於宛橐，居楚爲范伯，自結僮，以至方冠被髮，垢歌嘗泣笑於市，市人皆賤之。楚人文種足跡於宛橐，遇之於三戶之墟，結盟而去。翌日，蠡爲人假衣蓋，莫與者，蠡乃入溪水沐浴，登山綴葉以爲衣裳，遜遯至文種之室，謂文種曰：「蠡竊視渾同之儀，清濁分途，出於三江，貫輸牛斗。」伯王在於吳越，願與子干之道遇逢同。

子集

得佐

五

因載與俱，文種甚悅於逢同。蠡私謂種曰：「逢同爲人，習於惠辨而不忠直，慎勿與謀。」於是給逢同留事吳，而種蠡入越，謁於越王。王與計事，盡日。大夫石買進曰：「街女不貞，街士不信，今王之國有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者，願王察之。」王曰：「大夫意左矣。孤聞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汙衆庶之議。昔者傅說土築，伊尹任烹，有殷之業，載於二子。大夫母

以私忌小忠敗我真士石買慚而退種蠡知王
信之乃盡忠以強越越卒以伯二子之力也逢
同貳於種蠡留事吳王與太宰嚭相善

子集

得佐

六

初諫

仕越爲監門者計子也泣而爲下大夫者亦計
子也計子尚未信於王乃進書以窺王其略曰
臣聞天道三十而興三十而敗故周易至否泰
陰三十陽三十興敗齊至商易至剝復陽三十陰
三十陽三十先敗後興夏易至剝復陽三十陰
三十先興既敗吳周裔也敗於檣李今退修政
自壽夢至今凡六十年一敗一興捷若發機越
用夏正其性先勝後敗自允嘗至今三十餘年
易數旣盈臣爲君危君與吳國同經其緯上連
牛女君不修德天其獨福君當是時越與吳戰
殺吳王父吳王藏父甲吮血夜啼越王登臺高
會凡忘國政計子進諫越王不聽後三年吳伐
越越敗至於會稽越王望見計硯掩面流涕曰
今日之敗匪吳功實越過吾用計子曷爲是蹕
蹕者哉計硯聞之益反而走也

子集

初諫

七

存越

吳伐越。將戰。吳陣於湖東。越陣於湖西。吳國之士。水者挾橋持篙。衣白如雪。交戟爲屋。持箭爲羽。疏行於前。越人執斧劍。瞪視側聽。相倚以待。吳國之士。陸者袒楊攘臂。追風大呼。越人重甲而依林。計硯從王曰。殆哉。王曰。何也。計硯曰。夫兵託於氣。水者性動。人欲閑地者。土靜。人欲武。吳疏行者。便襲擊也。交戟持箭者。自固也。

子集

存越

八

袒而呼者。志不在內也。今越國之士。隨波沈沈而下。據地戚戚而伏矣。王非收中行之軍。臣見王之孑行於山也。越王造然變色曰。若是甚乎。文種執戈垂橐。揖於王前曰。急言。無倫。願王聽之。旣戰。越大敗。王收甲士五千而止。遂屯於會稽。越不甚亡。計硯之力也。

定謀

越王棲會稽。越敗旣止。吳圍未解。王乃與大夫蠡謀。欲入臣於吳。計未定。五月。召諸大夫而問焉。越王曰。孤承前王得仍守國。尚賴大夫之謀。完丘墓。吳人狼心。追窮不止。孤將有覲焉。志不恤屈虜。上全宗廟。尤恐就俘。無益於國。徒終身爲臣僕。僂笑也。大夫智明。存亡與有責。幸惠德音。以決趨就。大夫苦成曰。天有運曆。人有秘

子集

定謀

九

謀。湯囚夏臺。文拘羗里。卒就興王。然非賂美人。獻玄狐。湯文幾不脫虎口。君子上合星命。下備利道。方入敵國。惟王慎之。大夫諸稽郢曰。臣聞大志匹夫。不入偃屋。負勇窮人。不樂就奴。下賤且然。何況君王。君王誠發明詔。鼓甲士。臣願冒壘石。飛矢。揚塵。決戰。而前。必能爲君王斬夫差頭。臣碎首。何所辭。願王無聽細人之言。召宗廟之屏。計硯仰天大笑曰。郢乎。何愚夫。智者便於

時勢便生慧。慧生巧。巧發力。徒力是恃。謂之至愚。今吳方盛。厥怒更熾。郢欲趨就死乎。奈何。速其怒。雖然。郢不可廢也。王得成備其智。得郢其勇。以是東向號於吳曰。越仍上喪天威。趨負糞除。望吳是錄。雖然。吳不聽。越率死士觸戰。流血滂滂。勝敗未屬。卽殞歿。亦唯命。若是者。吳必疑。雖然。吳之貳臣。不可慢也。伯嚭曳心。挾詐見利。領首餽之。寵美以決其貳。王乎何憂。雖然。王

子集

定謀

十

出矣。國誰主治。願王聽羣臣。毋哀憐王。乃倏然若失。俛而言曰。然哉。雖然。我將往矣。於是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載寶以通伯氏。吳王許成。越王將行。召諸大夫。問以計。范蠡曰。輔危主。存危國。不惜流離。從君式微。臣任之。文種曰。內修封疆之備。握戰守之要。安坐懷志。百姓莫不附。臣之責也。曳庸曰。順於吐詞。惠鄰唯言。危國無內難。臣之事也。苦成曰。守之以德。懸之以法。百姓知

分無犯上。臣之職也。皓進曰。直諫諸司。無臆親。無顧家。諸司之賢實。唯德臣不賢實。唯怨臣。臣勿辭。諸稽郢曰。臣有怒心。抑未得發。待罪司馬。士卒未壯。誅臣弓矢未修。誅臣陷胸穴。領士有退志。誅臣任其職。三誅不怨。臯如曰。修德行惠。蓄陳儲新。安富民。爲君養器。計硯曰。臣候天經。慧入於國。故敗。今慧移指吳。夜起高望。北斗燦燦。牛女無辨。吳其將亡。臣福見知吉。妖

子集

定謀

十一

見知凶。以修臣忠。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諸大夫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將別大夫。祝於屏外。夫人泣於屏內。羣臣莫不哀王。乃面內而言曰。孤之不德。上慚帝妻。面外而言曰。皇皇昊天。何至此極。且勞羣臣。遂同夫人。至江上。夫人據船。顧見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今鳥鳶。凌玄虛。今號翩翩。集洲渚。今優恣。啄蝦蟇。翮今雲間。任厥

口○今○往○還○妾○無○罪○今○負○地○有○何○辜○今○譴○天○驅○驅
獨○今○西○往○孰○知○返○今○何○年○心○悵○悵○今○若○割○淚○泣
泣○今○雙○懸○王○與○夫○人○又○哀○吟○日○彼○飛○鳥○今○鳶○鳥
已○迴○翔○今○翕○蘇○心○在○專○今○素○蝦○何○居○食○今○江○湖
徊○復○翔○今○游○颺○去○復○返○今○於○乎○始○事○君○今○去○家
終○我○命○今○君○都○終○來○遇○今○何○幸○離○我○國○今○去○吳
妻○衣○褐○今○爲○婢○夫○去○冕○今○爲○奴○歲○遙○遙○今○難○極
冤○悲○痛○今○心○惻○腸○千○結○今○服○膺○於○乎○哀○今○忘○食

子集

定謀

主

願○我○身○今○如○鳥○身○翔○翔○今○矯○翼○去○我○國○今○心○搖
情○憤○惋○今○誰○識○羣○臣○臨○江○攬○涕○若○失○父○母○哭○不
知○所○語○越○王○乃○中○心○慟○絕○作○而○忼○慨○乘○風○愷○悌

返國

范蠡從王拘於吳伯嚭之政專越王順於伯嚭
越王之寵固伯嚭爲言於吳王夫越勾踐亦人
主嘗南面於越撞鐘朝會纓綬紛旒樂與王等
今爲王臣職任灑掃比於孤僮惟王實威神畜
使南面之王者雖然臣聞之下人者祥辱君者
殃辱勾踐已甚臣恐上天堂堂覆王以殃矣王
以越爲心請釋勾踐處之會稽令勾踐寄生於

子集

返國

主

藩籬之下天下聞之誦王之仁強思王之謀良
解王之天殃何不利必繫而戮之王之子孫垂
古南面乎吳王曰諾明日吳王置酒文臺之上
子胥執政太宰嚭儼越王侍坐范蠡從王曰寡
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
太宰嚭爲寡人有功孤將爵之上賞越君慈仁
忠信以孝寡人吾將使還其國於衆大夫謂何
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虚心養士羣臣並進

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伯功王事咸被羣臣於是子胥據地流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然之朝立聞然之國讒夫在側以曲爲直王釋勾踐臣恐宗廟傾危宮殿荆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爲吳妖孽范蠡呼曰勾踐拜王王以至仁啓誘賤臣覆蔭越國使得嘗存納忠於吳勾踐敢不拜王之寵賜勾踐拜吳王揖曰越君爾其往矣自爾曾玄及爾老

子集

返國

古

毋毋忘今日文臺之上子胥謂范子曰蠡來子莫嗔我吳老夫也在吳城蕩蕩未可入也蠡曰王與相國假於寡君二三陪臣若菽草木惡敢忘德子胥退去王命太宰嚭辭越王吳王蓄怒徹宴越王遂得返國

復位

越王七年自吳復國吳劃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西止宗周南造於山北薄於海越王召諸大夫而問曰孤屈辱連年棄袞冕而衣犢鼻著樵頭與夫人執帚舂鞭索坐馬袞之旁不敢愠怒勢足以死得大夫之謀脫其穢服復垂旒於茲土策馬飛輿來止三津望見大越山河清泰天地歡喜不知涕泣之闕干也今者慙慙祛淫方

子集

復位

古

謀更始欲定國立城而人民不足功不可興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邠邑威折千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強敵收鄰國乎王曰寡人計未定欲立城郭願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員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周城而闕西北示服事

吳也。不敢壅塞以取吳。而吳不知也。城既成而怪山飛來。范蠡以爲昆侖之山是也。司馬計硯進說於王曰。王今復國。維斗倚極。怪山自出。臣聞天地之意。不可不卒。請爲王建臺其上。吳國之雲物氛祲。青黑黃白。可得而知也。王曰。臺榭迄成。毋移孤以侈乎。計硯曰。淺哉王也。吳之君臣。未嘗一日不望王侈也。王築臺鑿池。以形之空臺。而勿游也。吳王玩王而喜。王廣樂。王侈愛。

子集

復位

六

王之弇然大。以從吳王好也。必加封於王。是王制尺土而增封百里也。王曰。善。計硯乃起游臺於怪山之上。東南爲司馬之門。立層婁。冠其山巔。以爲靈臺。起離宮于淮陽。引會稽之澗。以爲靈池。中宿臺在於高平。駕臺在於成丘。立苑于樂野。燕臺在於石室。齋臺在於襟山。王之出入也。休息食室於冰廚。吳王聞之。謂勾踐窘極而好游。是命短矣。不若恣于地。以治令名。乃以書

達于越王。增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檣李。南至於姑蔑。北至於武原。縱橫八百餘里。越王大說。文種進曰。王之仇吳。非單曙也。今增封益國。可以有爲。願王苦心勞思。夜以接日。日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嘗抱冰。夏嘗握火。懸膽臥內。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王從之。故王之復伯。非幾也。定謀於范蠡。開境於計然。傷心於文種也。

子集

復位

七

恤異

越王既返國，不忘會稽，欲以爲都，朝於故宮。王南望見景光焉，狀若赤雞棲於山隅十步而沒。王曰：「嘻！是何妖也？」諸大夫相顧而問。王曰：「我見云云。」計覲進曰：「臣敢賀王以王初返國，天地燕喜，示王禎祥，不十年越將伯而吳亡臣焉。」敢不賀。王曰：「天意云何？」計覲對曰：「今日之夕，時加辛酉，臨于昴火，燭于西方，光耀瀼瀼，夫酉爲雞，與

子集

恤異

大

昴同德，輔之以火，則其色赤。今吳爲東國而西兆之，山隅者會稽山隅也，十步者十年也。王著長喙，飲喙會稽十年一鳴，發若流星，不伯何待？王曰：「計于欺余子善辨，飾說以愚寡人，是有已驗乎？」對曰：「硯無欺在史書有之。昔帝黃帝游于獐澤，仰見雲氣變爲熊首，張目開口，三叱黃帝。風后同祗大喜，相告明日戰蚩尤，斬其首實相類。是爲土德之祥，有帝蒼桀見十翼鳥，燦然文

章飛鳴玉案，乃作文書有帝虞帝，方征三苗，未

服見九足鳩人立帝前以戈擊之不勝。顧謂夏祖以千翼之，因命舞千三苗來降。夏祖治水至於洞庭，神祇悉覲，約頻于日午。晡時未至，帝檄羣侯東方侯朱速期實阻道路，帝怒摯縛朱侯，面如猿猴，三口六耳，電視雷吼，沈之九河。帝以祖夏今王所見實效于前，王臣賀不虛。王疑可破，范蠡進曰：「計覲言然。」臣聞秦繆夢寶夫人立

子集

恤異

尤

雄雞祠，遂伯西戎，所謂夫人乃石雞耳。主公方重陰謀存疑不懼，以讖協國，豈唯得伯？王曰：「二子詔余，敢不唯言是信。雖然，余歷年滋久，禎祥妖青唯德作依，孤與羣臣修德以俟，幸如秦伯孤實願焉。」明日王乃與諸大夫益修國政。

大計

越王勾踐之八年、越王深思伐吳之計、三月不得絕女勿御、而有憂色、五月朝朔、越王遠望而太息、計硯進曰、臣察王之色、憂者憂與王默然不應、計硯舉手曰、臣弔王、王曰、嘻、子亦何弔也、計硯曰、臣弔王之、臣憂而自病也、夫聖人將動必慎、左右者人君之所以盛衰、故湯有尹摯、武有太公、則解憂於美臺、怡心於甲子、悅民

子集

大計

子

子

於南巢、平國於太白、今事未來、終日勞勞、外無分臣、事既至、皇顧錯視、事去猶然、卒無益、曷卽百心謀之、快哉何憂、王曰、子誠是哉、吾向慮子少未請子、辱子教寡人、寡人盡其愚、計硯曰、臣與范蠡文種謀、蠡曰、有三至種曰、有九術、臣意二子必能助王滅吳、願王問之、王乃趨下、堦辭揖於種、蠡種蠡頓首曰、炎炎愚忠、絕失智謀、未足謁王、故不敢請、王曰、孤昔受德音、自免窮厄、

子集

大計

子

子

今欲奉不羈之計、求雪宿恥、幸示至術、范蠡進曰、敵讓我有發、有閉、有權、發者天地初萌、與之追長、衡量癸甲、日月莫追、雲龍蕭條、招搖倚平、放乎太虛、故夏熱炎炎、冬必豐廩、春雨沍沍、必霰霰、間倪至秋、不趾恃盛、凌暴候天氣含愠、必禍厥國、久久伏匿、聲政並見、甲兵大櫓、扶胥刀劍、不覲於春風、罟羅、穽机、不進於夏郊、聖人慎所發、進與天謀、必退與地閉、閉者柔也、柔言配天地之霽、柔容配天地之霽、柔心見天地之仁、藏首覆目、敵不及制、故聖人寄閉發以立權、鴻鴈入冬而厲疾、蛟螭聞雷而奮迅、江流入隘而奔越、秋虫闢難之微也、隔室決距、飄暴大怒而勝、權者禁人人不知、乃閉之無形、發之無聲、是謂三至、王曰、善、請師、子之道、文種進曰、九術者、一曰尊天事神、二曰重財幣以貳國君、且貳其臣、三曰貴糴橐粟以虛其國、四曰貢色、五曰遺

之巧匠以盡其材。六曰分其精兵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分襲乘虛以破其國。願王熟慮心爲耳。目。吳不難滅。王曰善。請行。子之謀。于是越王與諸大夫考鐘伐鼓。宴于王宮。二子能謀計。硯謁主王。以二子爲相。舉計硯爲上大夫。羣臣懽欣。勇決信成。吳人日蹙。

子集

大前

三

五十二

善禱

越制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禹墓於會稽。祀水澤於江洲。立神巫之官。神巫無杜言於王曰。臣聞民神不可淆也。神處幽而視明。民居明而瞰幽。譬如秉火故神見。民不見。神相見則瀆。今王之國。巫客處市。非敬也。久且民見神矣。王乃徙諸巫爲一里。去縣二十五里。立之羣社。稷無杜死。越王於中

子集

善禱

垂

江而葬之。欲使覆禍吳人。國中信之。

啓者

越王謀弱吳計子曰弱之以宮室王曰何謂計子曰賂之哉獻其夏器寶玉舛輓齊簷琉璃露積吳豈忍之王曰信乎計子曰信王曰吳地卑下無良材子以此信吳哉計子曰是惡乎信吳艱得材唯王啗之遣能臣入豫章百園之幹累然至矣求良工雕龍鳳之文光如夜明吳王之心脫然來矣其臣伍胥必諫王必未聽君更搆

子集

啓者

書

一六

亞木繪畫山水魚虫獻太宰爲亞宮太宰進說斧斤如鱗而起矣王曰善誰爲寡人使豫章者計子曰臣弗辭願王封之萬金是以賈吳也

選材

計子入豫章得赤鱗之松偃谷之桐楠泗流之柏徙之者牛百頭日行十里計子曰憊哉楚去越五百里越去吳五百里千里百十日矣匠人雕繪相織如髮倍百十日矣其憊哉乃登玉華之山望東海之波浮浮沈沈趨入於江其潦抵越若存若滅數點海筏倏忽千里不勞終日計子曰然也愚汝何不登山覽海若是蹶蹶者爲

子集

選材

章

乃召役夫驅牛近海編竹爲約束賈牛得貨千金買篠幹箇簾株稍數萬枝乘上流執篙運風仰日俯水三晝夜入於越王聞之急召計子爲賀王曰以此弱吳何如計子曰臣啓道路一觀於楚楚疾吳甚再觀於木大者千尋小者百尺木疾吳甚三觀於水得風復熾以欲伯越越伯矣然而吳亡矣臣自海上得細木數萬冠之以刃皆咸利兵夫利口間之利兵穴之吳能久哉存

工謀

越既得豫章之木，乃命大夫曳庸獻于吳國，更求良工。賈季以奉之，吳王悅。賈季陳繪于王曰：「大王之國，臨湖蔽海，帶山經澤，曲折所至，自然成文。臣爲王建宮室，望若蜃樓，卽若天宇。臣請奏其略。」臣願爲王建慶平之殿，以瑤華爲蔽，弗赤玉爲懷，桶之飾，階下可豎五丈之旗，垂明珠之簾，再重大臣莫敢窺王。今旣太平，不樂何待？」

子集

工謀

美

无

臣願爲王累姑蘇之臺，南望荆楚，化心江浦，北望幽并，怡情燕女，西望嶠函，東眺泰山，成盟齊晉，收御穆陵。王闢雞走狗于臺下，蹋鞠歌呼以娛之。臣又爲王安椒華之房，椒華者以塗壁，雜以珍珠，光有渥澤，鏤沈香爲櫺，貫金縷爲帳，乃選美麗當軒並坐，鼓瑟凝雲，無疆壽豈王獨樂此。臣奉越臣勾踐之命來事大王，願王試之。吳王甚樂忘食，相國子胥強諫，心是其言而弗能。

用也。命賈季運工如所陳焉。

子集

工謀

无

嫁禍

越王得美女西施遣上大夫蠡獻之吳王載以黃金七香車承露荈雉翟珊瑚碧油軾覆以錦繡綴以明珠侍以姣奴二八德嫗二偶計子變姓名乘小車戴楚冠隨行百里西子牽荈憑軾側注步搖迎風長望歌曰春風淫淫在山之隈行役既邁來止于吳烏鳶負雲長飛不歸歌畢左倚姣奴立望不舍計子聞之謂范子曰婦不

子集

嫁禍

天

无

知謀請琴喻之乃抱琴注軾睨視正撫歌曰有鳥有鳥集于南國少年智羅將翔津北偃焦止溺北國滅沒炎及妃后鳥獨詡詡還見少年既嗟復悅西子聞之斂眉約髮握帶欲立迴望後車塵飛輪逸不見越國乃作歌曰少年命鳥鳥謝少年鳥生東海所專見海卷石在山云斯爰止海水泛江不可反而秋涸江絕鳥不涉食南鳴戾天孤還獨息計子聞之曰智婦哉北入吳

吳王忘身作翠音之宮品洛之殿金縷帳以奉之吳王嗜飴西子含哺越君嘗膽羣臣進奉不十年吳國亡計子爲司馬冠冑披纓執戟載笑來入於宮行且歌曰水不入海將棲山何鳥飛不歸日西泯何獨息獨息欲泣欲歌西子聞之曰越人吳耶越人命我我吳匹也不欲如吳國士抱劔入敵遂不勝哀絕食不御計子曰信勇女也

子集

嫁禍

无

貳忠

上大夫范蠡得美女西施、欲獻於吳、來辭於王、王曰、子其慎之、吳臣伍子胥忠而能謀、吳若受女則越福、辭女則越禍、子命隨之、將若何、蠡曰、王無憂、臣得二女、一獻閭君、一曳佞臣、佞臣專、閭君移故、美婦奸人更相進也、計然曰、是則然矣、吳相國智深、未知其若何也、臣願變姓名、客見相國以窺其心、乃更名爲言、無知從大夫蠡

事集

貳忠

幸

初游於吳、蠡見吳王曰、越王勾踐、痛有遺女、麗如明珠、不敢自寶、謹使臣蠡獻之、大王願王納之、王未應、相國子胥諫曰、甚矣越險人也、是將亂王以五色弊王以五聲、王必勿受、臣聞好色者、中人之情、今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聚敢死之士、却妖冶之御、非中人也、是人不死、吳必危、危而縱之以成其險、是王不智也、受之必蒙其殃、王曰、若是甚哉、太宰嚭進曰、相國所言正

也、然臣聞之、美言悅耳、美女見道、遠色閉欲、中人則然、聖主則否、大王仁且智、越設其誠、受亦無害、相國見及中人、未聞聖術也、唯王裁之、王曰、越王忠我、陳忠者不祥、太宰言是、乃受越女、子胥瞋目直視、聲叱太宰、憤見於面、絕纓索冠而出、道遇陋士、弊衣履屨、當路而立、子胥熟視御机、束驂忽忽、若失、陋士呼曰、子非伍相國乎、臣視相國、肝鬱胆憤、願有所說、唯相國平氣以

事集

貳忠

幸

聽之、相國應曰、諾、客進至相國前、說相國曰、臣乃楚人、言無知也、不遠千里、見公、聞公得罪於王、王將族公、公不狎王、乃以驟諫、公族矣、子胥曰、客豈知我者哉、某自楚來、吳子故人也、某舍無道之楚、入無道之吳、囂囂盡忠、尚未有底、今王困於伯嚭、昏於勾踐、不數年將擒戮矣、我既耄、無能爲王自主之、吉凶在天、雖然、老夫豈肯以室家負吳先王也、客曰、公耄矣、子少王族、公

得無傷心少子哉子胥俛首不答良久仰天歎曰子何爲哉從我黃泉往見父兄當時破楚入郢鞭荆王尸何爲者乃策馬駕車舍客而去計子從范大夫歸謂越王曰吳相國子胥死矣美女必能生還見王也

集

貳忠

季

助強

衛子貢自吳來入於越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敝邑隸在蠻夷側注汚下大夫索然來遊敬拜大夫之辱敢啓軾事子貢曰來弔君王慄然避席曰孤以天之降衷脫虎口唯禍是懼大夫以弔詔孤孤福矣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吳王曰吾嘗與越戰棲於會稽之上入臣于吳吾悔于此時不卽誅縱

季集

助強

季

使歸今越君臣苦心勞力以求報前恥子待我伐越而後聽子是其心與越也越王踧踖頓首曰然則奈何子貢曰君王無報人之心而使入踧踖於君王則事危而計疎幾乎難矣今有吳伐齊之隙請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出銳士從吳王以窺變于中原吳不勝則越之福也吳勝必驕將加兵于晉吳之騎士練師兵甲羽毛盡于齊晉而王乘其敝是主怨

者中原而成功者五湖也吳王鼓腹高歌而刀
刺於背矣王迺再拜謝曰昔者吳王殘我疆土
剖我吏士蹂我宗廟焚毀我廬舍顧視我臣妾
而畜使於孤國爲丘墟身爲魚鱉孤之痛心底
著於中幸大夫明教寡人敢不共命越王辭退
館子貢於祈宮遂命大夫諸稽郢率甲士三千
人奉玉獻夏珪文繡以獻於吳如子貢之計

子集

助強

言

移兵

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爲亂憚鮑晏之族故徙其
兵而伐魯魯使子貢說吳會魯以伐齊吳王許
之將出師越王率衆以朝於吳命大夫郢備兵
以臨齊王及列士皆有餽賂吳人皆喜子胥諫
曰是豢吳也吳之與越錯壤同吟非吳有越則
越有吳今其柔服求濟欲也而王聽之吳將沼
矣勿從子貢進說於吳王受越軍而遣越王五

子集

移兵

言

月大夫郢從吳師至羸吳以胥門巢上將軍王
子姑曹將下軍王將中軍王孫駱爲右逢同御
王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
公孫夏爲司馬閭丘明御宗子公孫揮御高子
桑掩胥御國子東郭書爲右羣帥屬於死吳王
命展如將別軍東齊師戰於艾陵齊師大敗獲
七大夫初交綏大夫郢遇齊鮑牧擊之以戈牧
呼曰子將以勇聞於吳乎吳殺子矣郢寤而退

吳王登輓車以望二師見之顧謂太宰詔曰孤無憂越矣遇而不獲非勇也王孫駱聞之退告人曰越將勇而退以愚君王越師必入吳矣蓋會於黃池而七遽傳也

子集

務兵

子

語微

越王返國有衛子貢來游越國館於祈宮計然微服往見子貢方食計然無介僕而揖之子貢答拜計然曰鴻棲于磐不覓魚蝦子貢曰賜不敏亦好爲仁計然曰寧勞請夫子坐子貢曰賜從吳來欲安越國計然曰騶來騶來騶不來中道稅駕子貢曰諾願畢志於吳計然趨而出子貢目送之曰賢者也范蠡入子貢曰賜見一客髮初入冠簪長額廣仁智渥若教賜以三微言不離道之所納聞大邑有計硯者非其人乎蠡曰然是卽初入國抱柱而泣者也子貢曰嚳越其伯乎賢者逢時

子集

語微

子

子貢

子貢既教越王以微言，王餽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計然送之郊。子貢曰：計子，子年少居越國，母無恙乎？計然曰：硯也。幸母生三十有六閏，垂眉高步。子貢曰：賜聞賢人之母，女德靈異。今子母可得見乎？計然曰：硯接訓以入越，母居故丘，雖懷音書，十年不覲。子貢曰：計子，子異乎？夫子夫子誠弟子，門人辭歸養者三十

子集

子貢

美

人子爲亞卿，欲歸故丘，歸故丘，誰難之？計然曰：硯聞事親者志養，事親者色養，事親者食養。三事志爲上，色次之，食又次之。今硯母老矣，望硯忠事君，不幸越有難，君辱后恥，硯尚羊而歸，母得毋責硯貳乎？硯不敏，執持干戈，擁戴社稷，母居濮丘，音言爲飴，亦猶行母之志也。夫子貢歎曰：賢哉計子，善事母志，弗忝所生。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釋志

昔者伍子胥難於楚，貫弓挾矢以遊於吳。吳王闔廬甚勇，子胥命子胥孫武伯州犁之子，師帥師伐楚，楚潰，王奔於隨。子胥遂入郢，發荆王墓，鞭之三百，因以報仇。師還，子胥成功而不居，夫差嗣位，以先王之舊臣，尊子胥爲相，伯嚭爲太宰。伯嚭者，貌忠而志詐，辨聞博喻，善用耳目，好以心諛。吳王甚愛之，會稽之役，越求成，吳王猶

子集

釋志

美

豫伯嚭贊王計成，子胥強諫不聽。越王入吳，大夫范蠡爲衛倖，微窺吳國君臣之間，夫差勝越，頓從淫侈，架山覆湖，高高下下，以爲姑蘇之臺。子胥諫曰：昔者楚靈王不君，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敝楚國，以間陳蔡，其民不克饑勞，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王縊而埋於申亥氏。君王忘之於耳乎？願不恤百姓而謀宮室，不憂越國

而刺吳地不謀忠良而信工師王其楚靈王之續矣吳王佛然不說子胥退而喟然坐泣於室范蠡聞之曰子胥者至直不同未曉天命今難至不去可謂智歟子胥聞之歎曰吾背楚荆拔弓以走吾方吹簫吳王信我即我前立功後被戮豈我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且夫太古以來未有人君虧恩爲臣報仇者先王莽然振旅我奉三戰之威沛然而入郢臣獲大譽功名

子集

貳忠

聖

顯著我知分數必不可去少伯愛我教我難鳴呼已居人國人殺我父遷逃三江不能安身復欲他奔嗚呼將何之計子曰忠哉子胥報父以生事君以死范子智士子胥忠臣後之百僚其從子胥游者

訓貳

曰忠佞並立堅樹邦國兩躬不厄多間則入昔者子胥與太宰伯嚭相惡也嚭不克殺子胥子胥之友曰被離伯嚭之友曰逢同兩人又相惡也子胥與嚭爭伐齊於王前王不悅於子胥子胥遂遷之舍伯嚭進曰如國貌親而實疎然適言類忠王雖欲伐齊疑當從相國之言臣甘伏斧鉞以逢相國之怒吳王默然不應伯嚭三頓

子集

訓貳

聖

首涕泣之舍逢同謂嚭曰子惡子胥未得間吾請往卜焉逢同造於子胥見被離與子胥坐逢同却出子胥奮起追謂逢同汝黨伯嚭欲滅吳國天道恢恢以忠信爲城郭誅鋤百惡逢同將戮不得暇我往哉逢同趨而出目視茫茫周章道旁俄頃吳王之獵車至逢同見王潸然流涕吳王曰子何患乎逢同未應三問逢同曰臣懼言出而死繼也王曰言之則賞默之則戮逢同

曰臣適造於子胥方與彼離語燥然有凶色將不利於王夫子胥忍心於荆主假手軍吏戮及荆王之骸體擅辱荆王之妃妾內疏而外剛何有於王王曰然則何辭以誅之逢同曰使之齊以觀其情王曰善子胥至齊托子於鮑牧吳王聞之大怒曰是老夫外吳而親齊逢同曰盍賜之劍王曰賜之劍鏤之劍子胥伏劍仰天而呼曰天乎越不亡吳吳亡吳國讒夫孔張喪汝棟

平集

訓讀

聖

樑吾死掛目西門觀越兵之來邦覽越陣之堂堂遂觸劍而死吳王并殺被離故伯嚭無遶同不能面駕殺於吳王小人者黨惡似忠與險作兇雖蹈其心而衝其喉若決迷目之塵塵豈所悔哉

王孫

昔者伯嚭逢同之一言出俄爾子胥死矣吳王盛子胥之尸以鴟夷之器投之江中甚惡之也是子胥依潮來往崩湃沸越憂岸摧山隱隱隆隆音兆嘗在吳人或見子胥素車白馬把劍倏忽蓋怒未已也吳臣王孫駱屏朝而不出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執高以誅下臣命何異

平集

王孫

聖

於子胥安敢不恐王曰非聽伯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仁君必畜直臣良士必交果友子胥者先王之倚士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先王臣矣王乃中心悵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再殺駱天下且以王一朝而戮二信臣也遂不果殺計子聞之曰智哉駱乎人君手殺不可滑也一言而殺胥矣一言而殺駱矣駱曰俄而而且殺駱矣是

將從遊於江上者也

子集

王

器

經內

王問戰於計硯計硯對曰王之國水國也東海
輸沫化爲三江波濤分流沈而復起非樓船不
能載兵甲水至險也飛鳥下瞰而驚疑虎豹臨
淵震動恐懼內失執者涕泣以望潮汐足撼而
不可止嗚呼危哉王欲伐吳飽享戰士則聰明
而康強鼓舟往來或水或塘唯王之旗之所麾
故教戰先貴粟王曰貴粟奈何曰謹歲王曰謹

子集

經內

聖

歲奈何曰以太陰自子至午爲陽自午至亥爲
陰太陰居陰金毀木康火青水良土平居陽土
旱金良木湧水康火毀以三歲爲嘗謹視月朔
賊風克干筋骨爲野景風和党禾長五尺以上
傷風竊支棺長三尺以上明風輔主壽考充巷
微風落日馬牛臥道旁善視太陰謹持星精千
里內外貨準可平王曰今世珠玉盛行人言握
夜明者長生粟党不勝將奈何曰人主所求其

價百倍。請別貨爲五品。粟稻曰上品。黍稷曰中品。魚鹽曰下品。金銀曰散品。珠璣曰僞品。五品既定。國之僞品出而上品入。王乃待之以盈散。之以名母。使商賈行。王人之權。王乃招徠勸客。配以繭女。閉田盡。悲草去。天上足趾。徧畝以牛。接困王。乃詔之以價。九虧農。則減量十一。損末則大量。要質而退。齊楚悉至。王乃命市官平訟。於市。不率王。乃書赦。不率王。乃鞭朴。不率王。乃

子集

經內

果

新真價。民惜價過惜身也。不待痛而服矣。王大說行之。國中家無張壯之子。朝無空恭之士。飽而後戰。計然之教也。

備兵

范子與計子遊。至於碭山。侵暮。仰視浮雲。倏忽若電。范子曰。異哉。計子曰。嘻。劔俠也。硯聞碭山之異人矣。把劔敵萬人以上。劔器方舒。翔風佐之。能變雲物。嘻。異矣。計子與范子從中途若觀風雨。少會如覩皎日。見之。則女奴也。二子啓女奴之術。女奴再拜曰。鄙人隱居山中。唯恐不深。今遇二子。誼不避。敢肅起居。計子對曰。越王新

子集

備兵

果

敗羣臣錄賢。昏夜羅探。以至於茲。幸觀吾子。敢諱姓氏。指范子是爲上大夫。范蠡者。僕不敏。計姓硯名。待罪下大夫。女奴按劔曰。嘻。我不能隱矣。聞之先師。劔器神靈。雷公抱橐。白帝育威。風師耀旗。太乙呬書。發跡歐冶。著於碭山。今遇二大夫。昭昭在山之隈。得玉門之第二。金匱之第一。支來輔干。騎乘寅虎。木將鉞土。水若瀉河。劔不可隱。敢受戎旅。爲越滅吳。范子曰。嘻。子姑從

我遊矣。王方臥薪，違經者不祥，終隱者不忠。子其圖之。計子爲之，捧劍而歸，之明日交賛於王。

子集

備兵

哭

教苑

越人習劍於長高之阪。王造越女而問劍焉。越女曰：劍以無法勝，以有法敗。臣生長於無人之野，少不勤紡績而善舞竹末，策尾躍高，忽晤劍道。王曰：其道如何？越女曰：道無可名，藏於太陽，出入如丸，見虎不懼，見婦不悅，積年月以成工。臣願悉心於諸士，王請觀其効。范蠡又得善射者陳音，王問以射，音對曰：臣聞射始於黃帝，橫弓着臂，弓燥矢分，所射無脫。弩始於楚琴氏，琴氏以弓矢不足，威天下，乃爲之設机施紐，周以城郭，號爲耕戈，傳於養叔，養叔傳於臣祖。至臣凡三世，願王試之。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音對曰：郭爲方城，守臣子也。教爲人君，命所起也。牙爲執法，守吏卒也。牛爲中將，主內裏也。關爲守禦，簡去止也。錡爲侍從，聽人主也。臂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師，禦戰士也。

子集

教苑

哭

衛爲副使。正道里也。矢爲飛客。主教使也。金爲實原。空不止也。又爲受教。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右左也。敵爲百死不得駭也。故角以張之。木以衡之。削以除之。檐以平之。沙以割之。筋以激之。故弩者怒氣也。怒盈則溢。怒虧則折。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聞古之聖人。持器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舉矢望敵。翕心咽雲。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一身異教。況於雄雌。故人亡我。

子集

教義

幸

存矢去法。在此正射之道也。王曰。善。請子悉以教國人。王用越女陳音。凡三月得劒士三千。射士二千。命計然。教之用戈。一月得戟士千人。王以爲親軍。呼爲君子。

服勇

有楚力士應磐。游行於越。越人就觀。廢市。大夫種往視之。身長九尺。聲若雷霆。目若燦火。手搏巫山之石。千鈞高擲。雲中大夫種心。駭來謂計子。子生也。智。盡圖之。毋令廢市。計子諾。微服單。拾曳青綺之裙。玄羅之帶。白雪之衣。頭戴接離。側注稠衆。磐方挾石。身騰木末。計子曰。勇哉。磐曰。子國人悉如嬰兒。見吾老父。奉首而泣。指謂

子集

服勇

幸

計子此似勇。不畏老父。敢與老父言。計子曰。吾聞德盛者。壯不敵少。少不敵稚。子勇無德。何敢自稱老父爲磐。乃直視計子。胃氣懨懨。意思索莫。還復自奮。鋌走隘險。欲來相搏。計子曰。吾聞君子不隘。關惡其不仁。襲人於險。磐出於谷。袒楊而立。計子曰。吾聞君子不裸。博更惡無禮。磐襲其裘。據地大呼。林木俱震。計子微笑。勇。孕仁。義眉睫如故。三博應磐。失其裳。伏拜地下。首入。

泥、塩、願、隨、爲、奴、計、子、受、之、越、市、笑、若、風、發、各、歸、
其、家、大、夫、種、將、笑、蘊、喜、來、謂、計、子、計、子、向、知、子、
智、今、知、子、勇、且、得、爪、牙、爲、君、部、曲、蓋、仁、者、也、

集

服勇

重

法訓

越王棲會稽、舉勇爵、得力士、雲姑浮、諸稽郢、季
龍封、季夏從、惟里單生、陳音、應磐、九人焉、夏從
善、超乘、越風、封季三、自到而目、不瞬、單生能負
航、使樂人數部、舞舟中、終大夏之奏、應磐之聲
震林木、會稽之敗、姑浮洞胷、郢穴項、戰不息、陳
音之弓、百鈞、季龍逆江、百步、夏六月、王享之於
冰、厨主以上太末、蘇姑浮、郢爲之班、季龍始前
執、姑浮懼失、爵郢、攝袖以博、龍、龍、郢、顛、焉、大
夫、蘇執劍叱、龍曰、退、龍謂勇乎、昔、橋李之戰、姑
浮射吳王中肩、王奔會稽、郢身翼王、項血猶在、
龍未有功、欲上二子、奸也、越司馬斬之、計硯爲
司馬、以戈擊龍、標首而去、之衆皆懼、故終越王
之世、勇不心兢、功不力爵、無方行於司敗者、

臯如

臯如問於計然曰、荒歲乏食、南畝不粒、君子上合天下任地、中急人道、於何居、計然曰、備荒邊蚤積貯、失利臨荒不備、與物同弊、夫荒者、干支相賊、狼星入國、丈人一星、無色杵、曰青敗、明歲太飢、故將乏食、家儲白金、節力薄奉、男女並農、而飲候外國封地、商運無算、道路費十二斗、量費十一、餘七十三、惠民以賣、爲恩十四、貯爲來

子集

臯如

講

年之食、小乏食、發十四之積、稱貸無算、歲在金計、粟不計、直歲木、計直不計、粟歲火、水土計、直半粟、牛大乏食、民積荳、拒如珠、玉麥秋繼、茹粟直太減、此時之子、識母貨、顧主是爲大穰、子欲靖國、其糴匡哉、臯如曰善

遇刑

苦成問於計然曰、以僕不敏、王命修刑、敢問若何而治、計然曰、子欲從刑乎、從治乎、治之於刑、一生一死、君子之民、避治自修身、無慘毒之冤、小人之民、戚然屬然、避刑不暇、故上不曠法、下無懼情、唯其道矣、苦成曰、然哉、敢問古之用刑、若何爲勝、計然曰、唯舜爲勝、臯陶爲下、夫刑之爲道、下於有威、勝於無怒、舜歌薰風、商聲變而

子集

遇刑

臺

殺四兇、舜方尚食、罄折不敢飲、色汜若、臯陶進五刑、天下戰慄、羣臣恐懼、百世之後、卒失其王、奈何身爲政尸、徒使人瘠、豚哉、子其上師虞舜、苦成曰、謹受教、苦成乃釋越囚、訓之詞、苦成退而省過、囚皆戴械而歡悅、苦成上錄於王、不殺一人、三年越治

求夜

皓進問計子。子嘗言知天。今天去地不知幾萬里。下燭生光。景在其外。日月為主。子能知日月。則天若在眉睫之下。計子曰。天道廣覆如車之有蓋。日月作輪。鳥行龍游。以輪刺地。以日月刺天。割然成徑。日月當天。徑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二百四十二分之一。一日為火。月為水。火外光而水含影。故月光瑩瑩然出於日之所照。日留

子集

求夜

義

不昭。則旁生魄。衆星附月。因水轉光。星隕為石。出於地類。近陰。故見火則滅。喪日之陽。日月有時。而食二子同行。月喪晝。故墨凡日食。或覆之。形若杯。是月形有食之者。月食影蔽於地。明不上見。半魄自暗。無賊之者。故月食以影。日食以形。形影不乖。明及幽末也。皓進曰。今夫衆星或附日見。或附月見。勢無齊明。為義何居。計子曰。攝提熒惑填星。候晨見。攝提者日母。熒惑者日

子集

求夜

義

弟填星。虹虹日。嬰子附日。太白辰星。與月相得。附月候昏見。太白辰星一夜追月。郵之東都鳴呼。其友攝提。隨出填星。既見。則衆星嘿嘿。謂土蔽之。皓進曰。燦燦良宵。亦有朋徒哉。計子曰。有五帝五星。合於七極。三公三孤。兩兩相當。車騎羽林。烟落隊聚。上將大將。負甲執金。勢為宦奄。妃女同房。魚鱉鳧梁。合情均羣。故吳越之國。水族湯流。浩浩衍衍。沈浮無數。則分埜牛女。觀天河也。周幽王元年。土入女垣。褒姒龍祭。橫流中庭。妖禍之興。依類而召之。向慧指吳。吳乃伐越。倒可持乎。吳王荐心疾首。上報父義。繄以奪天。是以能勝。今木入牛垣。留舍三日。吳國應占急。誅大臣子胥。身化泓江。死於魚口。吳必亡天。其星詔越哉。皓進喟然歎興。語及夜半。皓進披褐負被。重寫登臺。觀望計子言益信。

初伐

越王勾踐十五年、謀伐吳、從范蠡文種之謀、大錫惠於國人、以少壯之夫婦爲藩輔、當春婚嫁、王勞之、壺酒與貲脯、及嬰兒、僮子之戲者、莫不飽也、垂髮屏笄之女、莫不會笑也、王坐而徧之、無求於國中、於是父兄俱勤於伐吳、王召諸大夫而問之、曰、今吳人弄兵於齊、我欲乘其怠、父兄請戰、欲悅而許之、何如、范蠡曰、未可也、吳之

子集

初伐

堯

士帶水犀之甲者十三萬人、組甲雕戈者不下五萬、彼去國未遠、聞兵而還、銳不可嬰也、請於明年之春、量已而後戰、王乃止、十六年夏六月、丙子、王命大夫蠡種郢、曳庸司馬計硯、下大夫嚳無餘、謳陽發習流二千、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屯於郊、王問兵於羣臣、諸稽郢曰、吳將太子友、王子彌庸、壽於姚、袴統之餘、易進而輕敗、臣願衝擊而殺之、則吳宮墟矣、計硯曰、不

可、太子友、賢者也、臣聞其諫王伐齊、以北宮之

烏雀、非勇力所勝、請以我軍之下帥、嘗庸與姚誘陷於南方、太子求救、乃可得志、王曰、善、命嚳無餘、謳陽卒進、泓江、張以姑蔑之旗、姑蔑之旗者、越獲彌庸之父之旗也、彌庸望之而怒、請戰於太子、不許、彌庸遽呼而出戰於泓、越人曳旗而偽遁、彌庸追之、太子曰、失一彌庸、不復命矣、麾姚而佐之、越奔太子、率軍而從之、獲無餘二

子集

初伐

堯

乎、獲陽兵踰江、然而越王鼓甲起矣、大夫郢挾姚而縛庸、周呼於師、曰、吳太子刺矣、計硯逢太子、以戈斷其綬、乘太子之胸而獲之、遂入吳、告及於黃池、吳人已盟於晉、使王子地來請成、范蠡謂王曰、吳人狼顏而歸、如狂獸然、搏之則勝、曷遲而俟、倦臥矣、王善之、乃許、吳平

遠交

王平於吳歸訓師於諸兒。王曰：孤懷昔怨，險庸忍心，欲滅吳國，力能破之，不克居也。願與諸大夫謀，所以寢處吳者，大夫曳庸曰：王欲滅吳，必接鄰國。楚則吳之仇也，與之同謀，有吳而還之，侵地楚必喜，可以間吳矣。臯如曰：楚不如齊，夫齊與魯故，屈辱於吳，新怨未舒，血氣交作，艾陵之中，鬼來爭地。王如聘之，令淪盟以戰，吳可以

王集

遠交

卒

集事。苦成曰：齊不如晉，齊方新敗，未易戰也。吳人勝齊，必加兵於晉，晉主中原，必作盟會。王聘之以遲盟，以拘吳兵，以疑吳心。吳久在外，且生變。王乎何慮不成？王問於計硯曰：三子之謀，多少與幾？計硯曰：請王盡行之。遠盟於三國，銳圖於五湖，鄰為客，已修思而定，傾良謀也。王曰：盡行何如？計硯曰：以楚為主，齊方有強臣，疲師以成內難，意不在吳。雖夕勝，吳朝不圖也。雖然，王

王集

遠交

卒

聘齊。異日得吳，無齊寇矣。晉之羣臣求加於吳，吳未肯降心，聘以遲盟，是晉心也。然而吳怒以兵，晉必不久，故曰：莫若楚。楚臣申包胥尚在也。王急聘之，楚必快然，謂吳亡矣。包胥來聘，吳知楚越一則惻惻於楚寇，吳王雖歸，敢履越地乎？王曰：我將誰使？計硯曰：豈不能使而言者，卽使之。王曰：善。於是命苦成使晉，臯如使齊，曳庸使楚。同日發，臯如至齊，陳成子辭之以新敗，見客而許以報越。苦成至晉，晉人遲於盟。吳王張陣以臨晉，藩晉帥懼，命童褐請事。吳王之陣五色，越日而盟。曳庸至楚，楚子見客有加禮。三子復命，楚使申包胥至，王問以戰。包胥曰：吳之於艾陵，筌筌相望，父子胥怨。王興師以臨之，敝邑日夜催笑，繼以太息。慮君王入吳國而犯吳歸怒也。士顧其家居者，襲王之背，王不復矣。今大國明於計數，脫濕而返，復辱惠於寡君。二三臣

工。惟。吳。是。憂。焉。敢。不。從。君。王。之。志。因。西。望。曰。叱。
嗟。吳。王。死。矣。越。王。大。說。十。九。年。遂。起。師。以。伐。吳。

子集

遠交

奎

入吳

嗟。乎。欲。伯。哉。采。衆。贊。哉。執。斗。運。士。哉。敦。秩。允。信。
哉。父。子。勸。哉。忠。哉。任。哉。越。王。定。志。滅。吳。問。戰。大。
夫。扶。同。曰。審。疑。曳。庸。曰。審。賞。苦。成。曰。審。罰。文。種。
曰。審。物。范。蠡。曰。審。備。臯。如。曰。審。聲。計。硯。曰。審。天。
皓。進。曰。審。地。諸。稽。郢。曰。審。患。王。皆。用。之。命。司。馬。
計。硯。誓。於。軍。曰。同。蕩。仇。恥。毋。有。貳。也。有。金。有。鼓。
耳。目。丁。寧。進。有。賞。退。有。罰。唯。信。師。次。於。郊。王。命。
子集 入吳 奎

家。無。兼。行。訣。夫。人。於。簷。下。訣。國。人。於。城。外。國。人。
送。其。子。弟。慷。慨。作。歌。曰。蹀。蹀。摧。長。惡。今。擢。戟。御。
受。所。離。不。降。今。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今。
所。向。皆。殂。一。士。判。死。今。而。當。百。夫。道。祐。有。德。今。
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今。威。振。八。都。軍。伍。難。更。
今。勢。如。貔。驅。行。行。各。努。力。今。於。乎。於。乎。諸。軍。遂。
行。至。於。北。江。吳。王。悉。兵。來。拒。越。王。分。兵。爲。二。師。
范。蠡。將。右。文。種。將。左。溯。江。而。上。又。令。計。硯。將。廣。

安之人實維君子六千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
弩以爲中陣黃昏隨斗樞而進吳人亦中分其
軍禦越二師越將鳴鼓江中水沸舟湧吳人恐
懼爲之望戰越中軍漁舟漁服以濟師出吳軍
之背吳人大驚射矢錯亂還相自殺越二師圍
之吳人敗於笠澤越人奮呼追及於郟敗之殺
王子地吳奔越追至津又敗之殺胥門巢逢同
遂圍吳城未至胥門望見伍子胥之頭巨若車

子集

人吳

奎

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恐懼留
兵假道會大風疾雷飛石飄瓦雨注如射越軍
大潰種蠡乃稽首肉袒願舒神威變怪乃止黎
明如故越軍留圍之三年吳師屢屈乃棲吳王
於姑胥之山王使王孫駱求成於越越王欲許
之范蠡不可駱呼曰子范子忍心者不祥越遂
忘吳錫乎蠡曰王孫子越不忘吳錫能保異日
吳不忘越錫乎駱去吳王使太宰嚭囚服請成

文種望見宰嚭呼蠡曰范子師受命於王矣請
鼓之范蠡授枹鼓之師譟而進嚭懼奉王奔於
陽山吳人公孫聖者智士也曾說夢於吳王吳
王擗殺之投於陽山吳王至陽山畏見於公孫
聖命宰嚭呼之三呼而三應蓋山鳴也吳王驚
失展於陂池越軍及之越王欲封以甬東百家
吳王抱劍太息曰夫差老矣覩焉爲人臣僕不
如死既而悲曰吾畏見伍子胥與公孫聖尤不

子集

人吳

奎

忍西子也越王仗劍叱之吳王自殺宰嚭降於
越越王慈其恩載以歸計硯謂范蠡曰佞人來
矣出走也當是之時越王渡江涉淮與齊晉楚
盟告成於周反列國侵地越兵橫行王西向而
伯故曰智決一附十勇奮一當百逆慮難惑不
擇千萬王句踐任賢之効也

知微

越滅吳。軍行殺王孫駱。載太宰嚭以歸。羣臣強諫。欲殺宰嚭。王念石室之恩。命隸官於越。藉王欲立尊號。范蠡諫而止。居吳城。置酒文臺。羣臣咸樂。乃命作伐吳之曲。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

子集

知微

案

無言。大夫種再進辭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仇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吝。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王面無喜色。逡巡宴罷。范蠡知王愛惜國土。欲從吳遁去。計然見范蠡曰。大夫文會必殺矣。范蠡曰。何也。計然曰。文會進辭言君不忘臣者。干恩也。賞無吝者。獵賞也。羣邪塞者。謂伯語也。文子動以言。口舌爭權。余視王之色。心膽

維張。血氣動矣。何為不殺也。范蠡慥然曰。計子

神哉。王授余以色。而余不知也。我欲從吳逃去。何如。計然曰。未可也。王初定國。無少怨於羣臣。子為相。不辭而流於江湖。奸王之官。傷子之德。行者蒙毀。王脫然大怒。居者盡戮矣。范蠡曰。然哉。我欲隨王入越。又恐王頓伐我也。計然曰。范子入越而默以聽王。以子為質。無見迹跡。子頓辭王。王奮而鳥雀舉也。將謂子與王之先後孰

子集

知微

案

勝。范蠡而後喜也。提計子坐而拜之。曰。計子五年。范少伯至今。不如計文子也。遂以計然為師。隨王入越。治城廬。若久居者。一年遽辭於王。留中子之無材。而汎於五湖。越王外不能怒。內不及悔。封中子於苦竹城。塑金蠡而世祀之。

訓道

范蠡問道於計然曰。吾聞道者。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可得聞乎。計然曰。天至危而道扶之。地至下而道匡之。身在天地之中。風雨蕩我情。寒霜堅我心。草木散我形容。貌之所至者。以道蓋覆也。安在不可聞道。今夫日影不爭於騏驥。雷霆不爭於枹鼓。山岳河海之大也。不爭於昭流與野馬。執小忘大者。若瞑而遊。今夫形接於形。忽

子集

訓道

矣

然不知其相親也。柔者輔。剛者主。滑然不知其誰主誰輔也。曠曠然趨走而樂焉。倏乎不知所底也。有聲以呼之。有面以示之。有名以命之。有器以實之。有意以次之。孰非已之登造者。已衆而甚孤。欲舍道則猶之步獨梁而蹈虛者也。今夫鐘磬之音。清妙淪遠。金者金應。石者石應。器著發去音在空中。是謂善離。然而天地寂寞。山河寧一。中夜無風。林樹不驚。鳥獸絕鳴。置鐘磬

於空堂。其鏘然者。則怪也。是鐘磬豈無沈宮廢羽之音哉。物無所感之也。故有感則分。無感則合。當其合也。不知形之附神之附形也。欲爲之虛不能虛矣。若其空而不積。鏡炬在胸。投礫也。焚林也。鑽鋸也。甲鉞也。美麗也。甘噉也。如烟而起。豈有動乎。故僕靜則養而至。守一則忍而割。審固則時而發。其發也。喜怒正而水火齊。啼笑安而禮樂開。意指先而敵鄰服。四肢適而華嶽

子集

訓道

矣

冥心神強而斗極平。異乎目迷而步獨梁者也。故曰。靜羣動之化者。高覽乎雲物之上。細察於黃壤之下。幾乎以道爲非道矣。

宰嚭

越太子適郢，見宰嚭而悅之。庶子彫餘弗善也，計然甚憂於宰嚭，乃夜見文會曰：「子將何禮於嚭？」會曰：「我王信亡國之臣，疎忠良，遠謀士，種病不朝矣。」計然曰：「子朝亦死，不朝亦死，不如去之。」文會不答。計然趨而出，嚭讚文種於王曰：「種去相位而不朝，出怨言，播怒色，王之朝無種敵也。」願王圖之。明日王召種種，涕泣不止，其妻曰：「君

宰嚭

宰嚭

宰

賤國相而嚭以惡草，何忽忽也！曰：「悲哉！子不知也。」我行九術，王畏我也。吾今見王，犯王門之第八，亂醜在辰，君賊其良，當之矣。與妻訣而見王。王曰：「子有陰謀，傾國用三已，破強吳，請子以其餘滅吳。」先君於地下，遂賜之劍。文種執劍仰天大笑曰：「大德不報，大功不賞，人君定國用賢，宜如是哉。」遂伏劍而死。王葬之以鼎足之羨，當是時，魯哀公方困於三桓，聞越初伯來奔於越，太

子適郢，見哀公而相樂也。欲以女妻公，且出軍定魯，使宰嚭奏之。王從之。問將於朝，計然曳庸扶同苦成皆避位。王難之，憂於色。三桓復以寶玉賂於宰嚭，嚭將更辭於王。計然見王子彫餘曰：「夫宰嚭天下之佞人也，不卽誅後，且破越國。」今王欲伐魯，主嚭謀，乃貪魯強臣之賄，將奏罷堂堂越邦，容一讒夫王之父子貳矣。王子何不先隱於王，勸王殺之，則福越矣。」彫餘曰：「我心也。」

宰嚭

宰嚭

宰

見於王，明日宰嚭更辭於王曰：「臣聞千里出軍，將能者勝。今王之朝無堪軍旅者，伐魯之役唯王圖之。」越王未應。嚭復奏曰：「伐魯未必勝也。涉數千里，甚勞。王將何如？」王乃大怒曰：「伯嚭汝勾寡人以興戎於魯，率朝士欲往征東國，今適貪強臣之貨，妖言無根，閉我謀臣，汝縱以孤爲夫差孤，則使爾面見子胥，文種受彼飄風疾雷之威，怒朝臣見王憤於嚭，羣相助王詬詈諸稽

郢○曰○。詔○者○罪○通○於○天○。蠱○惑○吳○王○。譖○殺○子○胥○。陰○毒○
文○種○。我○將○掘○汝○軀○。快○汝○目○。投○之○碭○山○之○陰○。豺○狼○
食○汝○心○。汝○復○將○辨○說○哉○。於○是○王○命○力○士○單○生○。應○
磐○夏○從○封○季○提○之○市○。南○呼○於○衆○。曰○。人○臣○有○不○忠○
於○君○者○。有○如○詔○拉○而○殺○之○。百○姓○歡○樂○。焚○爲○飛○灰○。
嗟○乎○人○之○無○良○。至○此○極○哉○。

千集

辛詔

主

德隱

越王勾踐二十五年。計硯爲相。輔王入葵丘。血
盟於諸侯。秦公不若越王之命。王乃選吳越將
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
咎。硯勸王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
河梁。今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
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才濟。秦師降。諸侯
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伯穆桓。齊楚

千集

德隱

主

難。天下安寧。壽考長。越王歸兮。何無樂。趙旄師
於葵丘。計硯告王曰。臣乃葵丘之鄙人也。附君
王之末光。乘時竭忠。幸得立吳。仗矛披甲。怒氣
紛紛。來入河梁。大國震懼。口血啣牲。會於三澤。
拜夜明之宮。張彤弓之弦。君王威靈。下及羣臣。
本非鄙夫之所敢望。今請於王。願假臣以餘生。
徜徉故鄉。開戶深恩。整百不齊。會爲宴言。上追
於務光。諱由沐浴澗泉。行游高山之巔。王涕泣

曰。勾踐聞於事。冥於計。先生棄楚。惠教於孤。脫孤於臣妾。舉孤於糞壤。富國亡吳。踰江涉淮。邀周天子之冠冕。解紛息爭。大銘小箴。告滄海之神。泰山之靈。先生之功。上刻青天。先生棄孤而樂故鄉。孤請從游於葵丘。計硯再拜稽首曰。臣嘗卜之曆年。福祿無疆。君王德協官商。如雲門天池之翺翔。青天之下。四海湯湯。君王樂之。臣請休老而棲遲。越王留計硯不可止。乃攬袂沾

子集

德隱

畫

越之於軍門。計硯三辭而去。越王望望若失。乃作歌曰。龍之來兮。自漢陽。繞我三匝。伏我旁。羣臣上壽。懼未央。拂龍髯兮。鱗牙張。日月四時明。光長。龍飛倏忽游上方。延頸送兮。心徜徉。龍去去兮。猶可降。君臣離兮。誠難當。遂斂軍而歸。越王自是無西征也。

諸臣

傳曰。殿堂雖高。必藉棟梁。種生雖博。必別聖狂。越王身拘石室。接死背鄉。非謀臣之忠。則命殞吳邦。主擇臣與乎。臣戴主俱重於春秋。上大夫范蠡。楚之三戶人也。遊於越。王善其說。驟厠之上位。當吳之伐。越范蠡諫不聽。敗於會稽。王遂信用蠡。蠡為人博智忠敏。乘天時而趨地利。善富國。越用以伯。滅吳汎舟於五湖。至於

子集

諸臣

畫

陶以爲陶者。居天下之中。可以轉十一之利。遂與其子勤耕力作。躬親泥塗。數年家鉅萬計。子乘肥駕車往來。齊楚妻妾曳錦繡。羅穀飄若神。仙性又好施。屢散千金。嘗與妻子勞動苦。喟然歎曰。我少壯時。佐越闢地二千餘里。今桑田千頃。伯國之餘耳。遂舍之而去。或稱之曰陶朱公。後人以陶朱公爲仙人云。文種者。亦楚人。字會。佐越滅吳。爲越相。范蠡居

陶遺書於種曰老子云功成身退天之道今吾子困心於越逆天道矣且夫越王之爲人長頸鳥喙梟視狼步困則乞人樂則飛食人肉願子肥遯息居深味幽玄之道文種不聽明年越王誅文種種臨刑歎曰吾悔不從范子之謀也西施者越若耶溪之女子也范蠡求美女得西施越王欲獻之吳自謂僻陋乃去縣五里臨於大道築壇利丘土城以習教西施三年奉於

子集

諸臣

孝

吳王吳王大悅日歡於西施越遂破吳施歸越念吳王之厚已也不食而死越王葬之苧羅山云

扶同者越人也越王謀伐吳同曰必交楚厚齊和晉王從之吳以亡官至中大夫壽殂於越良庸者越之賈人越王舉爲士李刑中民悅文種謀請糴於吳庸贊之明年庸謀以蒸粟償吳吳種絕大饑屢從王敗吳軍功多種死遂復行

賈於周不知所終

臯如者越之語兒人也性寬大長者嘗與羣臣宴膳夫進鴈羹汚袖臯如撫其手裹之以帨後與吳戰幾獲於胥門樂適膳夫從王擊斗以殺巢吳遂大敗爵至中大夫

苦成者吳之三里人也成父戮於吳王成奔越盡心撫士出家資以佐王士有重袴身無繻柳滅吳還頒賞成不受曰臣欲急見臣父也辭王

子集

諸臣

孝

遜去

諸稽郢喜力戰會稽之敗郢欲戰而死從吳王艾陵敗齊師急引兵還擊吳吳王尚在黃池之上郢拘吳姚彌庸克笠澤斬王子地軍功最多殂於越計子曰師武臣力往必勝敵郢之謂乎靈姑浮者嘗與吳闔廬戰射傷闔廬刺其左趾吳人繇是仇越會稽之敗姑浮洞胷衛王而免於難也

皓進善推算。嘗與計然中夜說雲物星精之事。

王命爲靈臺史令。

陳音者。楚之射士。王習兵於射陂。音爲之師。音死。葬陂西。王念音不置。因名其冢曰陳音山。越有女奴。生於南林。善劍術。與猿公並舞劍。猿公不勝。躡竹末。遯於石壁。王謀破吳。嘗令女奴教戰於長高之坂。後不知所之。

計子曰。余少生於葵丘。先世乃晉之亡公子也。

子集

諸臣

楚

姓辛氏。後居濮上。爲計氏。來游於越。善於種蠶。爲下大夫。從王滅吳。種死。蠶去。王以硯爲相。夫子胥文種之賢。素蛟龍把山川。一旦譏與。葬於江海。硯也。循智隨俗。從鴟夷子皮出沒齊楚。思味道。宗無爲而遊八荒。羽葆靈旗。招搖于霄。嘗當生門。潤澤酒漿。紫衣羅裳。龍鈴火鈴。下笑人生。猶是諸臣之容身者乎。

歷紀

帝禹。夏后氏。姁姓。名禹。父伯鯀。毀水績。過於羽淵。禹世父官。悼前人之非度。志勤天下。纓長風。沐甚雨。攝從三子。定高山大川。準地之勢。疏道。河海。至於會稽。發石簣。得金簡玉字。太霄琅書。四極明科。號爲五符。得玉圭。光如日月。禹以自炤。洞達幽明。檄召萬神。上會稽。行封爵。教民爲鳥田。封子無巡於餘皇。是爲大越。越自夫鐸以

子集

歷紀

楚

土室。無餘久遠。世不可絕也。夫鐸子允嘗允嘗。子勾踐。大伯稱王。遂爲君長。或曰。會稽有越祖。夏帝祠。世絕。失祀。有一人徒跣而呼曰。燕。燕。燕。喋。喋。乎。啞。啞。血。濡。食。我。夏。之。子。孫。宜。繼。禹。迹。山。中。人。樂。而。封。之。一。年。至。於。千。家。遂。成。越。國。或。曰。禹。爲。紫。庭。真。人。呼。此。人。以。興。夏。云。

敘略

昔者禹定九州、堯都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荊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吳、越、古揚州地、昭昭小哉、當周之末世、大吳小越相兼并、而楚有白公之難、齊有田常之變、晉權束於六卿、魯困於三桓、周將為秦、鳴呼、舉一吳越、天下等爾、故紀越事、作計然子

子集

敘略

全

賢者遭季世、四海之內、七十二主、不卜詭正、入其朝、則足探荆棘而不可拔也、作初筮第一、龍蛇在淵、則樂在山、則悲、與其高飛而失地、不如掩耳俟時、計硯以聲感、范蠡以心聽、幸而脫於汙泥、作入越第二、越非種蠡、則不越矣、作得佐第三、計然非越王安、知越王之卽計然也、方其敗吳、於請李、吳王使人呼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

父乎、然而越王勾踐殺人之父、而如忘焉者、計然微諫、玩王而不達、作初諫第四、

會稽之戰、越王用石買為將、諸父兄壯長諫曰、石買貪利而專威、不可為大師、王不聽、買至軍、專殺無罪、軍吏譴諱、吳將伍子胥知之、多火鼓以驚越人、越軍自奔、王殺石買而不能止也、種蠡奉王奔於會稽、經曰、善敗者不亂、作存威第五、

子集

敘略

全

傳曰、狐狸將搏、卑身附耳、越敗於會稽、吳為餓虎、越為魚肉、勢非入臣、不能存越、越王渡江、四服不如烏鵲飛鳴、沙渚種蠡贊成之者、狐狸之謀也、作定謀第六、

越王困心於石室、吳王登高山而望之、望見越王與夫人坐、范蠡侍立、鬚眉有恭敬之色、心傷之、與宰嚭顧盼、言釋還之事、嚭贊王遂得歸、作返國第七、

越王返國謂大夫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益越封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布十萬甘蜜九寃文筍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庾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狃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吳忘之効也夫越本與國千

敘略

全

重吾雖封之未盡其國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凡杖諸侯之服越國大說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曰葛不連蔓茶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歎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桐楸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

其政還復伯業作復位第八

周文王之興以鳴鸞武王之王以白魚秦穆公之伯以雄寶越王句踐以赤雞豈所云聽於神者乎秦穆公恤晉飢作汎舟之役越王卜吳以羅吳景於穆公與之粟吳王夢梧桐滿宮牆吳以亡故知治國在謀不貴師古作恤異第九越非吳敵小計則敗大計則勝積勞苦思功成於忍計硯年少踰階陳辭蠶善閉發種九其謀

敘略

全

龍虎在口兵車入吳作大計第十句踐神於愚民呼山曰怪山臺曰靈臺里曰巫里事神一年而疾病不作作善禱第十一吳王造姑蘇之臺越亦築臺以遙助之越王寢苦臥薪吳王日夜高臺之上實計然之本謀作啓奢第十二山高而不疏則松柏長矣越入豫章而得神木固不可問諸會稽之部婁作選材第十三

晉卻子舉於農夫。鄭弦高實周之商賈。能存鄭。農商能謀。而何疑於工作工謀第十四。吳王喜越女西施。而亡吳。豈西施之罪哉。天下美人多矣。吳王稱伯於江淮之間。購之千金。則左擁趙姬。而右抱齊女矣。況其愛之所升。雖中人之容。而九天無足存其高。豈必西施哉。詩曰。豈其娶妻。必宋之女。言易與也。雖然。西施至吳。而子胥死矣。作嫁禍第十五。

子集

敘略

金

昔者商用伊摯。以覘夏。五往還而翦夏國。聖王且然。况伯主乎。作貳忠第十六。吳之強。半於江南。以越之積謀。猶俟齊以成功。吳王伐齊。殺高國。盛其頭以錦囊。加以玄纁。以歸齊。書之以丹曰。天若不疾不乘。則何以使下國勝。蓋驕之也。遂與諸侯見於黃池。然而吳王之色墨。兵移於齊。卒蹈太子烏鵲螳郎之說矣。作助強第十七。

夫雕戈玉鉞。不能殺敵。藏首閉目。不能折几。越遣諸稽郢。將銳士三千。從吳伐齊。見兵於中原。越伯矣。作移兵第十八。

孔子恤魯難。子貢辭而出一出而破齊。存魯。伯越亡吳。開游士之風。為聖人之所驚。計子感之以微言。子貢曰。君子也。作語微第十九。

堯舜之賢。亦生於父母。故問膳視寢。文王之孝也。八百會盟。武王之孝也。合禘東征。周公之孝也。子集

敘略

金

也。葬於防。東西南北。孔子之孝也。不甘大杖。墜光斗紐。著為孝經。曾子之孝也。敗絮蔽身。不怨閔子騫之孝也。扶越踣吳。計然之孝也。子貢知之。作子貢第二十。子胥之勢。異於范蠡。蠡忠著於越王之臥薪。去則去耳。子胥倒行於楚。坐入吳邦之亡而去之。則不忠。故終於死。或曰。子胥之死。宰嚭也。子胥殺宰嚭。則無以死。子胥曰。宰嚭不可殺也。語諧

子胥而殺之。則子胥刺客也。而又不如專諸。故
宰嚭生矣。子胥死矣。作釋志第二十一。
物先腐而後虫生之。主先疑而後奸間之。作訓
貳第二十二。
吳相伍子胥死。吳之良王孫駱一人而已。孤而
自危。申志於黃池之陣。作王孫第二十三。
食不飽。膳不決。肝不張。則前伏後仰。與人同戰。
而獨受天之殃。計然獻策而越國熾富。作經內

子集

敘略

全

第二十四

越王有寶劍五。召劍客薛燭而相之。王使取毫
曹。薛燭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毫
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
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平而不離。今臣闕已離
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
臺之上。官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
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

絕鐵鏹。胥中決。如案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
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末
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粹如芙蓉。始出觀其
鈇。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澮。
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渙渙如冰。釋此所
謂純鈞者。耶。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
二不可直也。雖然。劍非其人。則不傳。越得女奴。
無慚於純鈞。作備兵第二十五。

子集

敘略

全

越謀伐吳。大夫文種曰。堅甲利兵。以乘其敵。乃
聚軍吏而為之。維甲敦兵於丘城。積舟師於橫
浦。越士俱怒。率以伐吳。遂滅吳。作敘藝第二十
六。
楚國之士。剽輕而善報讎。公子巫臣入吳。楚疲
於奔命矣。越大夫皆楚客也。心戰於吳。吳無當
之者。故吳王之末年。楚人競來入越。作服勇第
二十七。

勇士失職則雜行其怒虐於有德蕩於小怨越臣范蠡嘗言曰無曠其衆以為亂穉御勇之道也作法訓第二十八

周官救荒曰安富此非俗吏之所曉夫俗吏以富為強欲勑而平之勢非俱貧不止大國空然俱貧民非福也況乎推埋作姦而誅者非富人也臯如謀畜計子糴匡作臯如第二十九亂國繁然羣民受刑於敵日求其過加以刀鋸

子集

敘略

允

刑召凶荒民為牛羊安得不亡作過刑第三十昔者越王謂范蠡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稔孰民乃繁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內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嘗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

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之不如蠡也越王曰諾故知賢者必知天作未夜第三十一

吳之為越越之為吳間不容髮故吳虛國以伐齊越之大時也從時者如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故急伐吳破吳而弗敢有者畏思歸之士與欲出之子井也而吳已驚矣作初

子集

敘略

允

伐第三十二

吳伐齊長晉而歸楚張兵於淮上吳擊越則楚乘之擊楚則越乘之遂束兵而高臥越人一旦至於郊吳之于戈亂而不能戰也作遠交第三十三

聞之先人陰禍必報大功必久故吉凶無橫施此可以說吳事吳王闔廬興兵為子胥報仇三戰入郢據荆王之宮命羣帥分令尹司馬之室

尋之已甚于天怒而主人勇一傳初伯吳已越矣天若曰爾宣欲於楚國我將夷爾子孫作入吳第三十四

越臣最良於范蠡而計然為之師大計然也計然臨難不忌富國而不見利觀火於吳越功成長歌而去范蠡師之夫計然年少官卑蠡空國相而算計然非大計然莫大乎范蠡也作知微第三十五

子集

敘略

卒

霄。宙。悶。悶。草。木。飛。走。天。化。為。水。山。上。為。星。人。鳥。獸。散。微。言。長。存。作。訓。道。第三十六
孔子與子貢坐子貢曰宰詬死孔子曰詬不死也天生宰詬欲亡吳國吳不亡詬不死也故聖人無妄言詬至越失貨三桓卒殞其身善於子鄢子鄢亦死。廡餘為王語曰物各有所歸。同生並滅。信哉。作宰詬第三十七
越王句踐二十五年魯國儒者孔子奉先王之

雅琴來奏於越王越王陣死士伍伯人於關下帶水犀之甲把步光之劍郊迎孔子孔子言三代仁義之道越王曰敝邑水居而多行武勇勝者王不欲聞濡遲之仁義孔子迺去計然歸隱作德隱第三十八

傳曰謀人國者有男戎亦有女戎越謀代吳猶蠡主外西子主內庸同鄢成扶定伯業作諸第三十九

子集

敘略

卒

古稱至德必百世祀故懸旂紆族假制明神搜民望以都國邑如大越本南蠻之鄉夫鐸因世陵山托跡會稽以鳥田為盛衰至於嘗與吳爭強禹之功德藏於越國墳墓神靈亦永厥世垂於子孫積祀不忘作歷紀第四十
計然本濮上人實楚之東邑客游於越至於國相隱而不著德久彌章君平覽其發而著之簡篇分流樹義匯諸春秋作敘略第四十一

補計然子一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明董漢策撰漢策字帷儒烏程人是書成於崇禎
壬午雜取左國吳越春秋諸書爲之凡四十篇又
敘畧一篇大旨以句踐之復伯起衰激怠事在人
自爲之蓋借以爲晏安之戒自云是書爲寓言又
云釋憤之作是也考文獻通考載范子計然十五
卷今其書不傳故漢策補之然不僞託於古書賢
於姚士粦於陵子王逢年天祿閣外史以贗售欺
者多矣

激書二卷附校勘記一卷

〔清〕賀貽孫撰 〔民國〕胡思敬校勘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民國南昌豫章叢書

編刻局刻豫章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激書無卷

數》提要

激書序

豫章叢書

吾邑禾川之水奇於諸邑白安城烏兜消清泉流出
善西里合眾流而始盛又從西順流台南里諸水繞
城而東紆折二百餘里爲澗爲澗爲澗大小四十有
奇皆以石橫江水從石隙怒凌而出若從天墜下至
廣陵始得安瀾而休焉其石之狀如虎蹲如獅踞如
相枕相藉相搏其波之狀如驚跳如鴻起如馬奔如
相逐相蹴相踏其水石衝擊之聲如雷轟如山摧如
百萬軍中鼓角喧而炮響震也然試離水而觀其石
皆峭厲廉悍無所可用當其在水則盤雨迴風變態
莫測乃知禾川之水所以稱奇者此峭厲廉悍無用
之石激而成之也惟人亦然使皆履常席厚樂平壤
而踐天衢安能發奮而有出人之志哉必歷盡風波
震盪然後奇人與奇文見焉姑取吾邑往昔臨流而
歎之有其人道德而文經緯者此禾川之飛瀑落天
濺沫入地灌萬畝而沃三時者也有其人剛毅而文
豪邁者此禾川之玉柱倒撐銀河捲浪斷虹霓而起
霹靂者也有其人節烈而文悲憤者此禾川之豐隆
叱馭阿香迴車怒湧夷而泣湘娥者也有其人猗潔
而文芳冽者此禾川之蟾蜍濯魄赤烏飲泉攀芙蓉
而泛芰荷者也是豈禾川英靈萃於往昔哉但往昔

能不負英靈從風波震盪中激之而成耳激之而其
才始老激之而其知始沉激之而其學問思辨始資
深而逢源激之爲用能使人暢者鬱亦能使鬱者反
暢能使人恬者怨亦能使怨者反恬其鬱且怨者生
人之大情而其暢且恬者知不可奈何之天而安之
若故臨不可奈何之變而守之不移此非往哲之有
道者不能也予生長禾川龍灘之間習於水石之險
久而忘焉自壯至老遭逢亂離出死入生習於人事
之險如沒人操舟無時不在風波震盪之中久而又
忘焉當其忘也鬱者皆吾暢怨者皆吾恬風波震盪

激書序

二

皆吾平壤天衢吾豈有二視哉近著一書其志近恬
其氣近暢其文辭近忠厚而惻怛初未嘗有鬱怨之
意然以余自揆之非備嘗鬱且怨之曲折必不能蓄
此恬暢之志氣非熟經風波震盪之變態必不能爲
此忠厚惻怛之文辭猶之泛舟禾川非身從水石相
激而出不知漸與龍灘所怒凌者卽此安瀾之水也
激之爲用豈漫然而已哉書篇類繁爲兵火燬其大
半僅存四十一篇名曰激書蓋深感夫激我成我者
之德故記而述之使後之見吾書者由吾激之一言
推而廣之則雖滔天橫流皆可作安瀾觀也禾川賀

貽孫子翼父書於水田居

激書序

三

激書目錄

卷一

貴因

藏用

預知

戒智

圖大

用人

得機

定志

激書目錄

馴文

敵貪

卷二

寶寄

割愛

息謗

暇珠

撤蔽

尊氣

濂習

習巧

慢藏

造物

全勇

麟才

備患

疑陽

汰甚

豫章叢書

酌取

規猛

去恃

挫名

友句

原病

山子

止辯

傳人

仁禮

生聚

慎辭

求亡

失我

心性

空明

激書目錄

激書目錄終

激書卷一

貴因

永新賀貽孫子

爲天下者取天下相因之機而握之自我斯天下無難爲之事矣何也天下之兵勝與敗相因也天下之勢強與弱相因也天下之物貴與賤相因也昔者越王句踐用范蠡以治兵用文種以治國用計然以理財三人既用而天下之機握之自句踐矣蠡知夫兵無常勝也勝極而驕驕極必敗故能因敗以取勝種知夫國無常強也強極而盈盈極而弱故能因弱以

激書卷一

豫章叢書

爲強計然知夫物無常貴也貴極而墜墜極而賤故能因賤以致貴蠡種之事人皆得而言之獨計然之書不傳於世姑就其治粟一端以揣摩之而知其理財之道與蠡之治兵種之治國無以異也計然治粟以爲儉歲之粟等於珠玉勿與爭也及夫歲之既稔粒米狼戾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挾稔之後其勢必至斗米千錢而野有餓殍此賤之所以爲貴因也知其相因之故變而通之則貴賤之機有不握之自我哉蓋愚者觀物觀其已然智者觀物觀其未然愚者用物用其所見智者用物用其所變出粟而推之而

激書卷一

二

知夫奇貨踴貴必急舍之度其必將復賤也及其既賤乘便而蓄度其必將復貴也計然七策句踐但用其五越以大富遂窮強吳而霸天下夫豈有他謬巧不過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以此兩言握天下貴賤之機於我而已矣嗟夫貴出如珠玉賤取如糞土因其貴而貴之因其賤而賤之以順爲因者眾人之所同也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因其貴而賤之因其賤而貴之以逆爲因者計然之所獨也彼非逆也其所謂逆者物理之所必反人情之所必遷天道之所必復愚者視以爲逆卽智者所視以爲順順逆常變之間自非計然安能倒用其機而使天下之財輪轉載運於越國也哉漢之任氏其術亦若是矣當秦亡之初眾人爭取珠玉任氏獨窖倉粟既而楚漢相距於滎陽民不得耕積珠玉者困餓無所得粟盡以所積歸之任氏蓋他人惟知貴出如珠玉而任氏能知賤取如珠玉貴出賤取事雖各變機實相因此皆古今之通義而非計然所創爲特計然觀變最先決機最迅如矢石之發發則必至如鷲鳥之擊擊則必獲如猛獸之搏搏則必捷此其所以與范蠡文種滅吳而霸越也哉白圭之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

與夫亦猶是因也所謂因者因地而變因時而變三者而已不知機不可與言變不知變不可與言因故其言曰智不足以權變仁不足以取予勇不足以決斷強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吾不以告之矣噫嘻因之爲道神禹所以治水也仁智強勇孔顏所以爲聖賢也而任氏白圭之流以之治生范蠡以之治兵文種以之治國計然以之理財由此觀之理財非賤丈夫事也

習巧

天下之事巧與習自相資也習者有時而成巧巧者

激書卷一

三

無時而廢習是以習者用生習而成巧者則生即其熟熟由神御而不以力參入手皆熟而人不見其熟則生與熟兩忘而俱化矣吾嘗求此於天下而不得其人也猶憶昔者從先君子宦於浙衢見舞伎二人而有得於此道也伎用六刀刀長一尺其光如水一人蹲坐於堂下六刀迭飛如翔如翔一人挺立堂上舉手隨接飛還堂下急投急應緩投緩應盤旋錯落俯仰頡頏甚開適也俄焉堂上之人六刀亂飛手不暇接或以口銜或以肩捍或以趾趨或穿跨下或出脇間或繞屋梁六鉞交讓或戰天門六鐔共鬪顛倒

變幻不知端倪忽然欲收六刀鏗然同聲墮地卓立地上從地躍起飛入坐者之手六柄齊執不失分寸觀者口喁目眩怖爲鬼神歎相欣賞而不能言先君子呼而問曰汝得之師乎抑自得也對曰小人則有師矣雖然此非師之所能至也蓋嘗爲之四十年矣其始習也試以枯枝屏慮絕營一而無雜其氣自守其神自閒其息自定其體自舒不喘不泚中節而已既而操刀寢食起居皆與刀會恣身所觸恣手所及恣目所見恣耳所聞無非是事當此之時干將莫邪猶枯枝也及其久也高下疾徐低徊屈曲蹲伏跳躡

激書卷一

四

錫羅盤桓橫斜倒豎激昂頓挫不思而中不言而喻風翻雨驟雷轟電掣濤傾峽倒龍戰波立虎鬬山搖車奔馬馳鷹擊兔走天機所鼓自然冥契小人於此旣忘吾技亦忘吾身又安知心之異於目目之異於手手之異於刀六刀之異於一刀兩人之異於一人也哉小人操是技以遊於世頭且白矣回視始習之時身非加健臂非加柔手足非加捷也沿門奏技自吳楚齊晉燕秦閩粵歷九州而不倦焉自寒至暑歷四時而無疲焉自辰至酉歷八九場而未厭焉如人飲食嗜而愈甘如人瘡痍久而愈足豈有他哉不過

習而熟焉熟而橫焉縱焉合焉離焉出焉沒焉偏反
險側變怪百端而條理錯綜不紊不亂不自知其所
以然而忘焉而化焉斯已矣先君子呼予小子而命
之曰汝其識之其習可及其忘與化不可及也

藏用

聖人之用與藏非凡俗可測也孔子生於春秋人見
其有時用行而不知聖人無藏非行雖舍亦用也譬
如舍車從徒而用賁在趾也人見其有時舍藏而不
知聖人無行非藏雖用亦藏也譬如用光在庭而藏
燈在幙也夫惟聖人善用其藏自非聖人則莫若善

激書卷一

五

藏其用而已吾友黃子蒼舒輕用其才不能藏也遭
忌被陷瀕死者數矣大難既脫杜門讀書以爲人盡
憤憤莫可與言乃與婦人窮經論史陳說百家婦人
不知拍膝而笑黃子出謂賀子曰吾昔嘗與士大夫
言矣彼之不知猶婦人也賀子曰子之用才侈矣雖
然能用以夸士大夫而不能用以傲婦人黃子曰何
謂也賀子曰子不知乎智與智敵則智者愚愚與智
恬則愚者智以愚用智則愚益愚以誠守智則智益
智今以王積薪之弈與其偶方罫用算其偶其敵也
及遇不爲弈者而積薪之弈始窮彼算有勝敗而不

爲弈者本自無勝安見其敗我不見敗則固積薪之
所不能勝矣以郭舍人之投壺與其曹貫耳用驍其
曹莫敵也及遇不用驍者而舍人之驍始窮彼驍有
得失而不用驍者本自無得安見其失我不見失則
固舍人之所不能得矣使人皆知以不敗爲勝以不
失爲得以不用之用爲大用之用有何愚拙不與智
巧比方齊量也哉是以螭蟬不用口而能鳴其所用
者內也君子亦不用辨而能以不辨止天下之言則
不辨之言過於鄒衍也象罔不用目而能見其所用
者天也君子亦不用察而以不察息天下之明則不

激書卷一

六

察之明過於離朱也此好不用戈矛而能戰其所用
者誠也君子亦不用圖而以不圖服天下之猛則不
圖之力過於慶忌也何也彼辨者察者圖者以屢用
故窮而不辨不察不圖以不用故不窮也屢用而窮
窮則絀用絀用而用愚拙笑焉不用而不窮不窮則
足用足用而不用智勇藏焉藏非用也然天地間公
私之用莫非山林川澤之藏則藏固便於天下之爲
用者也蓋嘗見製璫璫之重器者欲求爲可用先求
爲可藏鑄湛盧之利劍者不得已而後用未及用而
先藏璫璫屢用而不藏則寶光易銷湛盧屢用而不

藏則威神不守是故君子善吾藏乃所以善吾用也
藏之爲用黯而常耀歟而彌光而炫之而夸之則必
至於藏與用兩失而後已焉可不謹哉昔者西域高
坐道人至晉不學華言晉之名流皆服其理勝而南
唐徐鉉負其才辨脩貢於宋宋太祖知之自擇不識
字者一人爲之館伴晨夕相隨鉉與高談授古證今
徐及國事此人不知唯唯而已鉉不能測再三強聒
全無應酬鉉遂氣沮而默及見太祖亦不敢伸辨佗
僚而歸矣嗟乎高坐道人能藏辨於默而鉉不能用
默爲辨鉉出江南雲興瓶瀉富於縹緲之萬牒鉉入

激書卷一

七

大宋舌散辱焦反窮於不識字之一人豈非用有窮
而藏無窮也哉今也子以所知者告人而世人不知
則子之所知者已窮而世人所不知者無窮彼以其
無窮者窮子之所已窮吾懼婦人之笑未易休也黃
子瞿然思惕然戒曰吾今知所以藏矣子益我矣子
生我矣余曰可矣雖然猶二之也若夫古之至人藏
身於天下則雖干將莫邪莫之傷也藏天下於身則
雖弄泥操弄莫能奪也彼且以道藏智以智藏身以
冲虛無爲之身藏天下藏不在內用不在外其藏無
迹其用無方斯藏用一機身與天下一體之大道也

慢藏

福之來也安之而已不安而憂擾而求多是無福也
禍之來也安之而已不安而擾擾而生變是益禍也
昔齊人與魏人戰斬魏上將及王愛子魏以壁馬求
歸其尸齊人欲以尸易魏兩名邑魏不與齊人怒將
殘魏尸而再攻魏東郭生往說齊曰大王安之魏人
更無地買尸矣魏人聞齊之再攻也大恐東郭生復
往說魏曰大王安之齊人更無地買尸矣請王益以
壁馬果得尸而歸東郭生一言爲二國全尸廢甲者
安之道也今又見此道於陳聲之事矣廬陵吏陳

激書卷一

本

聲以文無害有寵於郡太守太守飾三千金裝使入
東粵路權貴壯士數人挾弓矢以衛聲曰不可聲之
兄警今春赴燕謁選健僕帶劍從之至吳城而死於
盜慢藏故也夫東粵盜藪也金珠寶玩侈觀已甚又
益以壯士焉戎服登程羣飲聚譁是吳城之禍再見
也聲頗謝道壯士衣綻衣攜兩書篋僞爲蒙師家有
健僕與同負篋可無患矣守大喜如言戒行至韶陽
附客船有僧同舟瘠長而黑譏論風生聲異之與盟
極飲將抵五羊僧辭去沽酒共飲率聲至僻徑問曰
爾廬陵人抑知爾鄉有陳聲死於吳城乎聲愀然曰

吾兄也僧拔刀叱曰我盜魁也爾兄慢藏爲我所知今爾謹藏又爲我知謹而過焉我因其謹而意之爾所謂謹我所謂慢也揣爾金不過三千凡爾所驚疑畏忌珍惜防維於我前者皆慢藏也我在舟數視爾麗爾亦視爾麗爾每登岸命僕守麗周視而去及返舟又視焉是爾目常在麗也我常戲蹴爾麗爾怒變色舟漏僕不卽徙麗爾怒又變色是爾色常在麗也爾旣以目與色告我矣又何藏焉爾不開乎被褐懷玉者必其無意於玉者也賈賈若虛者必其無意於虛者也彼非無意也彼能安之若無意也安之道

激書卷一

九

視有若無視多若寡視已藏若未藏人與物兩忘然後遠遊江湖而不驚衽席戈矛而無害今爾怔怔焉營營焉厚爲慮而多爲防是何異潛身而秉燭隱影而揚聲患剝啄者之相捕而閉戶捏鼻以對曰無人也爾之不安甚矣爾且不能自安矧能安我耶爾且不能安我而忘我矧能使我安爾而忘爾耶爾惟不安甚於爾兄故其慢藏甚焉櫻禍又將甚焉姑以同舟之歡賞爾死且以儆爾也遂指刀脊股斑可見者示聲曰殺爾兄者此刀也血痕猶在爾識之乎叱令速走吾將赴吾友家酣飲推聲仆地聲據地仰視僧

已逝矣滅矣失矣急起望之不可見不可追矣

預知

人之所以樂生者以其不知死期也而其所以恬福者以其不知禍至也社稷之臣而欲預知其成敗則忠義之氣不鼓封疆之臣而欲預知其存亡則盡瘁之力不全其與人居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吾渾而一之推吾誠而莫之問斯可矣必欲預知其孰憎我孰忌我就陰攜於我則精防深於內而仇怨阻於外出入進退之間渙然其不相決也甚矣古之君子進而奮庸則自盡其才分之所可爲而不計其時命之

激書卷一

十

所不可爲退而閒居則自求其在己者之所可知而不計在人在天者之所不可知夫是以隨時任運安行而無礙彼以術數小道夸我以預知者皆引我以入於畏途而弄君子之所樂聞也昔年余在新建陳士業館遇蜀人章生能布算知前定大數言子家事皆奇中且曰今日朱宗侯招君飲酒子與士業與焉使者持束將至矣旣而果然遂皆往爵三進坐客十餘人爭就章生問休咎生鼓掌而談厥皆驚服如神徐以微詞中諸人隱僻又皆悚魄有避去者席罷章生指子行笈曰君無長物僅一玉卮昨日賣文所得

者開筴相授卽當以吾術告君也予大笑曰所貴適志者以其不知也使悉得而知之是爾資愁以相饋而我以玉卮賈無窮之憂也遂辭之他年與梅子入山因語及之梅子曰子言誠是矣雖然子何異於章生耶子今能黜聰廢明而甘無聞於天下歟抑將以所著經世之書傳於天下後世也子欲以書傳於天下後世舉凡古今之是非治亂之倚伏賢奸淑慝之區別遐邇大小之情僞人方以不知適志者子乃自謂我能知之而我能言之則是子之饋愁於人終無已人之賈憂於子亦無已也且子之著書其謀疎矣

激書卷一

十一

設有人焉葵百和之香以悅子而自掩其鼻吹九靈之簫以樂子而自塞其耳羅八珍之味以饗子而自禁其喉子必怒而弗受今子摭世聖賢文武之道以利斯世而身類冥鴻跡同野鶴冷汰於物而槁落其情是將以人之學分道而並馳出處之業兼修而互用也吾懼天下不樂讀子之書甚於子之不樂聞術數之語而紛紛焉發皇其英華以招忌而召怨子笑章生不知章生將捧腹以笑子也余曰是吾咎也於是焚書廢學混其身於樵牧者二十年機穽在目若爲弗見也者而避之惡言在耳若爲弗聞也者而

違之我所可知者我自冥於可知天與人所不可知者我與天人相冥於不知不知貪生此刑辟所不得而死也不知貪福此陰陽所不得而禍也

造物

天下之治亂人事之平險爲之也人事之平險人心之明昧爲之也方其治也人樂其生樂生極則嗜欲多嗜欲多則爭競起爭競起則人事險人事險則殺機發而治者反亂及其亂也人憂其生憂生極則思慮苦思慮苦則敦厚作敦厚作則人事平人事平則殺機息而亂者反治治象在樂而樂生於憂亂象在

激書卷一

十二

憂而憂生於樂憂樂平險相爲循環而治亂生殺之機隨而應之矣邇者南北兵爭山賊大起荒陬老幼橫被屠戮積骨成丘流血沸野彼方之人撫膺長號謂夫造物不仁至是極也有負薪老父從而解之曰此生民自取之災人心自蘊之禍而殺機往復必然之理也造物曾何咎焉彼方人曰若是則造物於生死爲無權乎老父曰彼非無權乃無心也請試言之大凡自小視大者易夸故以人視天地常見其盈自大視小者易忽故以天地視人常見其虧今以蚍蜉蚊蚋仰而視人則人其最大者矣然人之視蚍蜉蚊

豈也能物物而體恤之乎能物物而噢咻之乎並生相殘同類相滅能物物而調燮之乎吾手之所觸吾足之所躅吾口之所嚙能物物而矜全之乎雖大聖人我知其有所不能也造物之視人亦猶聖人之視物而已矣是故極人之眾極名都大邑生齒之數至於千萬而止嘗試登九層之臺升百尺之杆俯視城郭人民蠢蠢然猶蚍蜉也及其躋華嵩登泰岱翔翔大白祝融之巔低徊裴眉熊耳之上其視神州赤縣生齒熙攘之盛惟有黑壤一色青烟數縷而已蓋踞地愈高則視大如小置身愈曠則視有若無然則物

激書卷一

十三

生之得喪時事之升沈英雄豪傑之成敗自達人視之不過蠢蠢者自亂自擾自平自傾於青烟黑壤之內而於己之性分無與也又況乎憑虛御極逍遙無爲於冥漠之表如造物者豈其廉纖細瑣施愛憎恩怨喜怒偏黨於黑壤青烟之內哉蔽山之牛鬪於平林兩敗俱殪七日盡腐萬蟲蟻蟻穴於膚間衍然飽油然適也俄而狐狸拽之烏焉攫之牛蟲兩者併吞於其胃胫化爲糞穢矣方牛之死不知其生而爲蟲也方蟲之生不知其死而爲狐狸烏焉之糞穢也生機之來造物所不能自己發憤之反造物所不能自

禁其爲牛爲蟲爲生爲死自以血肉相賊爲報爲復於理數之常而豈造物者作意驅之以爲虐哉豈惟牛蟲彼夫大樹之蠹與薪俱焚敗墮之蚋與蠅俱滿造物不能使蠹不傷樹而蚋不貪醴則亦不能使樹不焚蠹不滴而蠅蚋不死也然則今日之人心溺於樂也深矣今日之人事習於險也甚矣因樂成險因險釀亂因亂召殺人自召之人自受之造物既不能使人不習險不溺樂又安能使天下保治而不亂長生而不殺也哉彼非不能彼蓋以不能者爲至能也其不能者無心之所以成化而其至能者陰陽所以

激書卷一

十四

不測而元會所以不已也造物不暴其至能者以尸天地之德而但示其不能者以任眾人之咎其咎愈眾其德愈神此造物所以愈大而眾人所以愈小也

戒智

世之所謂智人皆愚人也以其知謀人而不知自謀知勝人而不知自勝也知謀人而不知自謀是目之不見睫也知勝人而不知自勝是斧之不自克也夫惟不知自謀於是謀人而反爲人所勝爲人所謀而我不自知卽以我之所以謀人者反而謀我而我終不自知也爲人所勝而我不知卽以我之所以勝

人者反而勝我而我終不自知也吾故曰用智者皆愚也蓋嘗讀春秋戰國之書諸凡謀人勝人之術不可勝紀約畧言之大端有四一曰攻瑕一曰恣敵一曰嘗敵一曰堅忍當時君臣皆用此四者屢轉循環相謀相勝而皆不自知請得舉而言之昔者鄆人與隨絞州夢四國伐楚闕廉曰鄆人軍其郊必不戒且恃四國之至也必無鬪志吾以銳師犯鄆鄆必敗鄆敗四國離矣此所謂攻瑕之智也楚人既已試之鄆而勝矣其後城濮之戰晉胥臣以虎皮蒙馬先犯陳蔡陳蔡亂而楚之右師潰州來之戰吳公子光以銳

激書卷一

十五

卒先犯胡沈與陳胡沈與陳奔而楚之全軍皆覆晉人與吳人之所以攻楚者卽楚人之所以攻鄆也晉人與吳人皆用楚人謀鄆之智以勝楚晉吳既勝楚而楚人不自知也昔者越王知吳王之有侈心也乃賂太宰嚭使之伐齊吳悅其言而伐齊既已勝齊盟晉而驕矣因而滅吳此所謂恣敵之智也越人既已試之於吳而勝矣其後越王無疆欲伐齊而有侈心齊人陰令辯士說無疆曰大王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無疆亦悅於其言也舉兵伐楚齊乃入越齊湣王滅宋覆燕燕王畏而尊之啟其侈心湣王悅於燕之

尊已也遂欲窺周室而朝諸侯燕人乃使樂毅約諸侯之兵伐齊齊幾以亡燕人之所以恣齊者卽齊人之所以恣越齊人之所以恣越者卽越人之所以恣吳燕人用齊人謀越之智以勝齊燕既勝齊而齊人不自知齊人用越人謀吳之智以勝越齊既勝越而越人不自知也昔者智伯欲伐夙繇陽與之親而遣之以大鐘因而滅夙繇此所謂嘗敵之智也智伯既已試於夙繇而勝矣其後韓欲與趙魏共分智伯之地乃與智伯以萬家之縣一魏欲與韓趙共分智伯之地乃亦與智伯以萬家之縣一韓魏之所以嘗智

激書卷一

十六

伯者卽智伯之所以嘗夙繇也韓魏用智伯謀夙繇之智以勝智伯韓魏既勝智伯而智伯不自知也昔者夫差因姑蘇之敗泣血自誓每出人輒使人呼曰而忘勾踐之殺而父乎則謹對曰不敢焦勞勤勵謀之三年然後報越此所謂堅忍之智也夫差既已試之勾踐而勝矣其後夫椒之敗勾踐卧薪嘗胆弔死問哀十餘年然後報吳勾踐之所以忍夫差者卽夫差之所以忍勾踐也勾踐用夫差謀越之智以勝夫差勾踐既勝夫差而夫差不自知也當其謀人而勝人也若或牖之及其人以我之謀人者謀我我之勝

人者勝我也若或蔽之此非智於前而愚於後也又非前之智至後而有時而格也又非後之用智者其時與地便於前日也貪能令人昏躁能令人昏計慮深於憂患而神志耗於安樂夫是以用智而反愚也今夫明鏡所以常照者以有時匣而藏之也使終日用其明而不止塵垢或蒙之矣莫邪所以常銛者以有時鞘而收之也使終日用其銛而不止缺折或隨之矣是以謀人者不用其謀而用人之所不能謀勝人者不恃其勝而恃人之所不能勝斯可謂善用其智者也

激書卷一

十七

全勇

蓋聞全於慈者不必博愛也全其慈之性而已性全則愛不期博而自博矣全於勇者非必服猛也全其勇之天而已天全則猛不期服而自服矣性天之間慈勇之大原也東門吉生豫章之勇士也崇禎壬午與僧遊秋山之麓忽林薄間有物從吉生背躍出搏其肩顧視之虎也以手捍之虎稍却熟視吉生舍之攫僧噉食立盡吉生徐行而歸過于言其狀且曰虎擇人而食固如是乎余曰虎非擇人乃避人也凡人之所以能勝物者勝之以氣而已氣強則猛獸避焉

激書卷一

十八

氣弱則蟻蛭制焉古之養氣者卑萬乘藐大人凌霄漢而薄日月何況於虎哉吾聞虎之食人必乘其懼是以老子曰猛獸不據赤子老子非謂猛獸愛赤子而不據也以赤子無知而不懼故不據也而子瞻亦曰猛獸不攫醉人必坐而待其醒然後攫而食之子瞻非謂虎待醉人醒而食之謂待醉人懼而食之也彼赤子與醉人豈有力足以制虎哉不懼則天全天全則氣定氣定則莫邪無所施其威而爪牙無所肆其毒養氣者如赤子焉物莫能傷之矣如醉人焉物莫能傷之矣何者恬於所傷故莫能傷恬於所懼故莫能懼也子其勉乎哉吉生曰如子所云則古之卜莊子桓石虔其制虎也亦可謂能養氣者乎余曰是勇也是養氣者之所出而非氣也夫人氣勝足以鼓勇而好勇亦足以傷氣鼓而勿傷是在養之而已古之人固有養其勇於進前亦有養其勇於退後者矣其勇於進前惟不懼也譬如神龍之不匹鷲鷹之不雙狡狴之不羣彼惟養其專氣而能以進為取以前為功夫是以進前而不懼也其勇於退後亦惟不懼也譬如神龍將飛而潛身試躍鷲鷹將擊而卑躬散翼狡狴將攫而蹲身踞伏彼惟養其全氣而能以退

爲進以後爲先夫是以退後而不懼也不懼者人其所以不懼者天也天人所合智謀出焉進退前後鬼神且莫能測其端而況於人與物乎嗟乎天下多事其搏肩而傷子者豈獨虎哉吾有以進子矣子而勇冠百夫吾將進子以養勇矣子而氣豪一世吾將進子以養氣矣非舍氣而更求所以養勇也但能養氣而養勇之道固已兼之而無遺矣何則養勇而養其勇之所自出斯天全而勇亦全也

圖大

狃小而拘於墟此不善爲小者也善爲小者不爲小

激書卷一

十九

也圖大而失其居此不善爲大者也善爲大者不爲大也不爲大故知大之無餘於小不爲小故知小之非不足於大觀之大也其勢在水其用在化挾三里之水而不能化水失其勢魚蝦且得以其小者傲之矣化而爲鳥鯢之善爲大也鯢惟不自有其大是以化也鵬之大也其勢在風其用在息搏九萬之風而不能息風失其勢鷗雀且得以其小者傲之矣息以六月鵬之善爲大也鵬惟不自有其大是以息也故知鯢之能化鵬之能息者斯可與爲大爲小可與語大語小可與語無大無小矣而吾有怪於李禿翁

之語大也禿翁好大者也其言曰余家泉海海魚入港潮退而不能去也集數百人持斧斤升梯登魚背斫割連數百石魚故無害須臾潮至翻身搖尾悠然而逝以爲魚之大者莫過此矣則又有大焉者一魚出海初視之如雲如霧俄焉霧散雲開見海中有魚如大行王屋虧蔽天日白晝晦冥綿亘蜿蜒莫窮其際從東徙西至莽月乃已則是魚也奚啻三千里之鯢而已哉豪傑之士亦若是魚而已矣嗟乎禿翁則誠豪傑也然徒知豪傑之能爲大而不知聖賢之能不爲大也不觀之龍乎當其鼓浪升天排山倒海霖

激書卷一

二十

雨萬里而非其德洪水九年而非其怨此可謂大矣及其化也時爲人焉時爲蟲焉時飄爲葉焉時擲爲梭焉時絡爲絃焉時藏於指爪時潛於肩臂焉方其爲人爲蟲也與其爲龍無以別也方其爲葉爲梭爲絃也與其爲飛爲躍爲騰爲無以別也方其在指在肩在臂也與其其在天在淵在渚無以別也彼自有所以爲大爲小爲卷爲舒者而人乃以區區小大之形瑣瑣卷舒之狀求之是豈知龍之爲龍哉故夫龍之爲龍不可見也惟不可見故曰神龍龍而神焉斯固董父所不得而綦劉累所不得而畜朱泚漫所不得而

居夏后氏所不得而醢張茂先所不得而食者矣彼且噓吸陰陽上下星辰卑崑崙薄蓬萊而猶昭昭皇皇爲人所見焉猶需飲食求嗜欲而爲人所參焉焉則必至於櫻患被害而爲人所屠且醢而食之然後已故夫屠醢之禍始於豢畜而豢畜之辱始於可見由此觀之凡龍之可見而可豢可畜可醢可屠而可食者皆憑其大者以傷其性而賊其真名雖爲龍而未離乎魚鱸之類者也豈惟龍哉惟鳳與鵬亦不可見也凡鳥之大而可見者玄鶴乎黃鵠乎皆未離乎鷄雀之類者也豈惟鳳與鵬哉惟麒麟與騶虞亦爲麒麟爲騶虞世人安得而禍之也哉

憐才

天與我以才而人襲之人之罪也天與我以才而我自襲之我之罪也棄才之罪豈獨人哉卽馬亦有然者矣往者吾邑城北劉翁有馬生駒昂首而長嘶多驚而蹄齧翁甚惡之里中相馬者皆莫識也有大腹賈見之三顧而不忍去躍門償其價三百金翁喜過

望與券既成徐而問曰客之急市吾馬何爲也曰良馬也可行千里可教之戰且獻之內廐也曰長嘶何也曰不能通其志也曰啼齧何也曰不能盡其才也曰其長何也曰馬八尺爲龍其長猶未艾也翁唯唯已而告之曰吾南方之養馬也稍長則積其首雕其蹄今悉如法可易制矣客輟然變色頓足失聲曰已矣無所用矣是黑龍之精也其性剛烈不制於人制之則不能千里矣索還其金大息而去翁始悔恨試以凡馬馭之猶日行三四百里他馬不能及也及崇禎癸未余里周生有白馬朱鬣日食稻一石雖百夫

莫能制也周生曰是無用而多費吾稻幸於湖南五達之衢市焉會逆賊張獻忠猝至掠生與馬而去賊將有善相馬者見而驚曰此千里馬也眼有紫鹽口有紅光其齒鋸如虎其首擎如鷹教之戰天下莫能敵也教成以獻其僞主被以錦韉薛以文茵饑食人膏渴飲人血馬乃奮躍長鳴自以爲良遇也破長衝入吉袁衝突馳擊所向披靡歸而論功賜號白兔食三品料遇周生於塗嗟然如弗見也取芻案以飼則蹴而覆之若飲膏梁而弗屑也若挾賊寵以相驕也若怨懷疇昔之不見知也居無何官兵恢湖南賊將

走渡洞庭舟破馬與賊同溺死焉賀子曰是皆馬之不幸也向使二馬生於盛隆遭逢知己騰驤風雲馳驟日月豈不爲當世所用後世所稱哉是故駕駟車而鳴和鸞則黃帝之翠黃馬之飛兔腰裏而穆王之白縹山子也服戎輅而飾繁纓則魏武之絕影影唐太宗之拳毛白蹄也若夫空谷白駒野廐黃駒猶得以優游閒曠之身與深山之鹿秋後之兔同其高逸惟不幸而無知者遂爲人所棄使牧豎備奴操羈繼而鞭箠之又不幸而所知非其人失身自棄遂甘爲賊用而不恥且舉故主秦養之恩而仇之嗚呼可傷

激書卷一

二十三

也已雖然求良馬者必在冀北大江以西非其產也乃百年之內彈丸禾川龍種再出焉然則天下未嘗無千里馬其混迹槽枥爲人所棄而因以自棄漏於余見聞之外蓋不可悉數而況於人乎吾是以於二馬而興憐才之歎也

用人

新安余生過子稱其舅氏程翁富可敵國程翁爲人日吃身短目不識權衡朝夕魚蔬小市爲人所欺而所積金珠殆以室量及問其富術則曰翁無他長惟能知人能用人而已邈迤而得一人審其可用也羅

而致之不必其親暱也不必其里閭也進而周恤之又進而寵任之或怒者或黜者或廉者或貪者或明敏者或微密者或慇懃而馴者或貧而無賴者各因其質或付質庫或任鹽鹵或梓柏杉枏或漆或髹或綾絹或錦錫或珠玉各隨其能或客荆揚或入幽冀或青兗徐豫或滇南巴蜀各從其宜或于數百金或千金或專或兼或正或副各稱其量與不過分用不遠器舍短取長審幾量力其有不勝任者朝進而暮出弗敢慰也他日有議於翁者曰某任質庫於東而隱其息別營質庫於西矣某司貿易於南而隱其息別

激書卷一

二十四

尋貿易於北矣翁聞而喜則又有議者曰某爲鹽鹵而遣人私貿綾絹某貿綾絹而遣人私貨珠玉矣翁聞又喜則更有議者曰某以翁貴轉輸四方其息倍從新安之人奔走其門市良田美宅於鄰邑而擅一方膏腴之壤矣翁聞則益喜或問其故翁曰所貴乎良商者貴其因時而善變也彼守吾貴而不變微貴而不微賤能取而不能舍知得而不知喪是天下之賤商也吾貴有常而息無常吾息有常而取息之道無常物無常賤也以貴易賤賤必復貴時無常繼也持贏守絀絀將復贏善變者以無常爲有常未旺而

趨未衰而徙已得利則速去之殊轉盤旋而無所滯
吾既溢富則彼亦自饒彼能自饒即吾饒也世未有
盛無完主而可爲人任埏埴累列破釜而可爲人司
冶鑄身患嗜嗜效逆之不治而可爲人調寒熱和腑
臟稱良醫則未有才不能具溫飽智不能周妻子而
能爲人持籌握算操奇贏權子母者也吾第以其能
勝任爲愉快而已他何咎焉賀子聞而歎曰大哉是
言卽爲天下之道亦不越是矣爲天下者貴在用人
用人之本在於知人知而用之母拘文毋偏聽毋求
備毋搖其肘毋奪其私天下之才有不樂輸其誠而

激書卷一

三五

備患

患事者必患於無事之先迨事至而後患焉患亦爲
事矣備患者必備於無患之先迨患至而後備焉備
亦爲患矣故君子不以事擾心不以心擾事不與禍
鬪力不與災生資不與時爭利不加事於事之外不
造事於事之中抱一守貞而無與競故能履虎尾而
不噬歷羊腸而不顛也古人有言曰魚不見水而不

激書卷一

三十六

溺水龍不見石而下觸石夫其不溺水也以其不見
水也非不見水也以水爲命安於所溺故不溺安於
所見故不見也夫其不觸石也以其不見石也非不
見石也以石爲性忘於所觸故不觸忘於所見故不
見也然則身在事患者亦若魚龍之在水石而已矣
且夫人皆知備之爲備而不知不備之爲備也備之
爲備防於有形不備之爲備止於無形惟君子能備
無形之患故有形者莫能患焉與遂撤屬邑之兵而
渤海之盜立解散兵乃所以備也使必增營壘選卒
徒以爲備乎盜斯伐之矣郭子儀解帳下之甲而魚
朝恩之燭立消解甲乃所以備也使必盛騎從擁牙
兵以爲備乎虜斯乘之矣此豈非不備之備密於備
之爲備也哉吾乃知凡備人者畏人者也備於人者
畏於人者也不備人而自備者自畏而人畏之者也
其在大有之乾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君子以孚誠服
天下無盟誓而人信無鈇鉞而人畏夫是以不交而
交如也不威而威如也交如者交之所不能及威如
者威之所不能及也而象傳亦曰威如之吉易而無
備謂夫城府險深挾詐設備者威不足而畏人曹操
司馬懿之流是也樂易近人推誠無備者威有餘而

見畏於人漢高光武之類是也樂易無備而人以爲
交焉以爲成焉其爲備也顧不大哉昔者石先生乘
駿馬如飛心怖欲墜老僕進曰主勿怯怯則墜矣主
但意在馬先惟恐霜蹄之不疾焉則馳驅如意矣從
之良然乃知向之教以攀鬣蹴鏡者皆庸人增我怖
者也他日登華山上千尺幢道險而恐蹶老僕又進
曰主勿怯怯則蹶矣主但縱心信步曠然如履平地
焉則幾及矣從之良然乃知向之教以抬級勿視下
者皆庸人致我蹶者也由是終身乘駿馬若藉雲霧
而追奔電也三登泰岱若攜杖履而上邱阜也最後

激書卷一

三七

遭罹大變備嘗百艱先生歎曰老僕曠昔曾以乘駿
馬登山二事進我於大道矣由是談笑安閒寂若無
事因而出險乃知向之教以舞智用譎者皆庸人拘
我繫我而幽囚我者也石先生此言是亦不備人而
自備不畏人而自畏不備於有形而備於無形之說
也

得機

大凡君子與小人所以得君者莫不各乘其機而用
之將爲批卻導窳乎機也將爲弄丸解圓乎機也將
爲轉輪旋轂乎亦機也機者治亂之關而撥亂爲治

之會也是機也君子乘之以匡救其君而有餘小人
乘之以蠱蔽其君而非不足操其所勝而奪其所私
是在君子因時制宜而已昔者孔子相魯季桓子弗
許也齊人歸女樂桓子受之與魯君往觀三日不聽
政使魯君自或孔子自行無返聖人之名而有乘聖
人之實此桓子阻孔子之機正人君子所切齒而扼
腕者也而番吾君能因桓子之機而倒用之就其蠱
蔽之術以爲匡救斯又奇矣趙烈侯賜歌者拾石二
人田萬畝相國公仲連欲諫不可辭疾弗朝番吾君
亦知諫之不可也乃勸連薦賢連從之卽薦牛畜荀

激書卷一

三六

欣徐越三人畜侍以仁義欣侍以舉賢任能越侍以
節財儉用烈侯悅此三人之言也乃謂連曰歌者之
田且止止夫人臣事君未有能與君爭勝者也爭之而
勝則名不可居爭之而不勝則事不可復藉令仲連
與烈侯爭此區區萬畝之田所持者小所傷者大烈
侯將誰與成？強之業哉今也臣無苦口之勞君無
逆耳之怒機發於伏而勢轉於環乃知番吾君沮歌
者拾石之機與桓子沮聖人之機邪正雖殊設施則
一也雖然應機之方又在相時而變矣機有時當用
操者或失之縱則沮苟進一賢而與不賢人參之去

一不善而與不善人參之此如刳脉而與覲謀薦羔而與羊謀必沮之勢也所以先機密運宜用操也機有時當用縱者或失之操則窒苟與一利而急爭之以樹非常之名去一害而固執之以速脫距之效此如琴瑟之膠柱而不可鼓關鍵之堅固而不可開必窒之勢也所以圓機妙轉宜用縱也然則番吾君之用機又不如徐無鬼之易易也徐無鬼說魏武侯曰臣善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中之質其日若視日上之質若忘其一臣相狗不及臣相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邱若失若喪其匹無鬼蓋借相狗馬爲隱語

激書卷一

三十九

以喻用人知人之道也不言何以用人何以知人但言相狗相馬而武侯固已深喻其旨暢然大悅矣蓋烈侯所好者聲音番吾君以薦賢易其聲音之好其機用操操則其情移其志變武侯所好者狗馬徐無鬼卽以狗馬易其狗馬之好其機用縱縱則其情舒其志豁操者以反爲事而縱者以因爲功反之事猶有待而因之功并無迹吾故曰徐無鬼易易也且非獨無鬼一人也止沉湎者必反之而用監史亦或因沉湎以解沉湎止惑溺者必反之而用規正亦或因惑溺以破惑溺齊威王沉湎於長夜羣臣諫之弗止

也淳于髡因而進男女雜坐一石亦醉之言微辭而止之楚莊王惑溺於愛馬欲葬以大夫之禮舉朝爭之弗止也僚孟因而進美玉爲棺祭大宰而享萬鍾之言談笑而止之皆曰也機也皆徐無鬼狗馬之誠所觸類而變通之者也不乘人主之機以撥治亂於瞬息乃悍然與人主激脂而不已此比干所以剖心而子胥所以有鴟夷之賜也悲夫

疑陽

蓋聞陽之爲道未有不尊於陰也陽用其強尊而易屈陰用其弱屈以致尊各相用則交相敵矣當其未

激書卷一

三十

敵弱常避強弱之避強將以用其弱也用弱既熟陽失其尊始則相釋以成其驕繼則相狎以成其玩終則相假以成其亂使得蓄積弱陰以敵強陽於是鬼侮人女制男臣僭君小人冒君子至於小人冒君子而陰陽之變始不忍言矣姑以人鬼言之青州有少年浮海遇風飄至鬼國少年進而揖之而鬼不見與之語亦弗聞也遂升王殿王方視朝逼而侵之王蹙而僵羣鬼負王入宮召巫視焉巫言無傷也陽地陽人偶來爲崇強陽性暴不耐久居遣之易也乃具酒食縛草爲人馬形焚之巫歌舞詛咒少年據案醉飽

俄有僕夫牽馬而至少年乘醉跨馬至岸得所乘故舟揚帆疾去巫與羣鬼鼓吹拜送終不見也若是乎人憎鬼鬼亦憎人乎人詛鬼鬼亦詛人乎人以不見鬼故鬼爲人祟鬼亦以不見人故人爲鬼祟乎雖然人崇鬼憎陽失其尊矣人受鬼詛陽失其尊矣人爲鬼崇陽失其尊矣若夫君子失其尊而君子與小人有不互相崇互相憎互相詛者乎蕭望之同堪諸君子卽石顯弘恭所憎所詛之小人也竇武陳蕃諸君子卽曹節王甫所憎所詛之小人也元祐司馬光諸君子卽章惇蔡京所憎所詛之小人也近世楊廷郁

激書卷一

三十二

元標諸君子卽崔魏虎彪諸所憎所詛之小人也憎詛和蒙囂取不已貝璞之音愈辨愈訛鹿馬之形屢分屢混嗚呼噫嘻有由然矣凡爲小人者未有不巧避小人之名者也避小人之名而無以容之則其怨必大洩於君子媒孽君子之短長而以小人之名反被君子矣且凡爲小人者未有敢徑行小人之事者也行小人之事而有以激之則其毒必盡發於君子矯誣君子之陰私而以小人之事反誣君子矣被之以名誣之以事羅織獄與朋黨禍延君子之羣盡空而小人始儼然冒爲君子逐臭附羶之倫亦翕然

共尊小人爲君子君子小人是非玄黃相機相爭遂與國運相爲終始天下事尙忍言哉且夫陰陽互易從古至今未有已也唐武后被衮冕臨朝稱周天子於是昌宗易之遂爲周室妃嬪矣昌宗易之非妃嬪也然身沐周天子房帷之寵雖欲辭妃嬪之名不可得也契丹陳州女子號白頭鴉者能主兵事封爲懷化將軍有侍夫百人此百人者遂爲將軍側室矣百人非側室也然身受侍夫之號雖欲辭側室之名不可得也又其甚者曹氏漢之內寇也而詆諸葛之出師爲寇矣祿山唐之反將也而指顏常山之舉義爲

激書卷一

三十三

反矣李自成張獻忠大逆不道之劇賊也而傳宣僞檄乃敢斥朝官爲賊臣矣天人神鬼以顛倒幻化爲不測陰陽內外以錯綜變置爲無窮彼爲君子小人者默相推遷於其間而各不自知斯又不得以用強失尊責難於君子也悲夫

定志

古今所以保治弭亂者有道焉有術焉何謂道聖人治民不能盡人而治之也惟治民之志與氣而已民氣欲其常通而民志欲其常塞氣通而後上下之交合志塞而後上下之辨明上下交合則虞詐消上下

辨明則覲覲絕但使天下虞詐消而覲覲絕則可端拱而治故曰治民者治其志與氣而已此其道存易之泰與履矣地上天下爲泰傳曰泰者通也上下交而其氣通也上下澤爲履傳曰履者禮也辨上下以定民志也嗟乎上下辨於朝廷何以民志遂定於天下乎聖人於此識其微矣聖人謂夫生民之亂生民之志爲之也彼民見夫養尊處優者猶夫人也則以爲此皆有志者所可爲云耳此後世所以有僭竊叛逆之事也雖然民志無窮而民分有辨吾欲從其無窮者塞之必先取其有辨者定之是故自天子以

激書卷一

三十三

至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庶下及輿臺皂隸牧圉皆有等威以相及也爲之明其度數詳其經制多其節目使委曲而繁重焉而民之有志富貴不能枯槁山澤者則又爲之論秀而書升焉自里選而鄉舉皆由大樂正漸次以達於大司徒然後升於天子論定而後官位定而後祿焉使民曉然知夫至富至貴者之不可幾而一命再命之榮亦從其勤苦艱難而僅得之非可力攫而智獲也夫然後志塞而禮行禮行而氣通氣通交合君民一體朝野輯和憂樂相關兵刑不用故曰上下交而氣通也蓋明其辨乃所以合其

交而塞其志卽所以通其氣嗚呼三代隆盛所由久安長治者其道在此易傳所謂履而泰然後安也迨至後世師書升之制相沿而爲科舉沿科舉之制遞降而成舉業矣雖然舉業者亦帝王保治弭亂之術也何謂衡舉業之學能使民樂爲我愚能使民樂爲我賤能使民甘爲我屈且辱何以明其然也圖史典籍此聰明才知所自出也後世帝王非不欲盡羅聰明才智而用之而無如學者之趨平而就易也不得已因其平易而聚功名富貴於一路程之以訓誥束之以八股繩之以有司之尺度使中才以下皆得勉

激書卷一

三十四

強學問觀光上國而聰明智之士亦盡棄所學降心歛氣耗精神棄歲月以爲揣摩功令所懸風氣隨之衣冠之倫悉走平易馴而易制庸而易防縱鮮經緯匡濟之弘猷亦無簞逆叛亂之巨猾上下輯柔以成治理故曰能使民樂爲我愚也資興盛典惟重進士紫微青瑣皆出藍袍天祿石渠盡懸帖括雖學如董楊才如晁賈博綜如班馬廢置黜落沒齒無怨消磨英雄而泯其迹顛倒豪傑而忘其故故曰能使民安爲我賤也朝廷三年一大比所得進士不過三百餘人此三百餘人不比人人盡賢也釋褐未幾登台

省諸鄉貳而人不以爲躋榮者則以爲舉業進士學孔孟之學者也以應仕與學孔孟之學者譬如閨閣之女不問妍媸但非男子皆可結褵也其舉業拔成而厄於三百進士之數者則等而殺之有乙科焉有明經焉固已疎薄矣微不得與進士齒矣若其降而下之則有國學焉有儒士焉有三考焉此三途者不必盡不肖也然其祿愈薄其秩愈微相與仰鼻息奉願指供奔走於進士之前恬爲固然其間或有遭時結主奮身顯庸者然如海國貢珍必責疵類自非夜光莫能賄投矣自此而外縱有聶政荆軻郭解豪悍

激書卷一

三五

不羈之徒莫不奴隸而鞭笞之捧盤區執麈蓋受徭役而不敢後故曰能使民甘爲我國且辱也民樂爲我愚而後我得獨有其智民安爲我賤而後我得獨享其貴民甘爲我屈且辱而後我得獨居其尊且榮明知舉天下於空疎無用文質無所底緩急無所持而保治弭亂之功卒不可廢蓋術也而寓於道塞志也而寓於通氣矣噫後世以此坊民民稍有犯上而作亂者盍亦反而求之道德齊禮云耳

汰甚

善治天下者無取乎有快心之事也快心之事生而

傷心之事起矣吾有所快於此必有所不快於彼有人焉以此爲甚快必更有人焉以此爲甚不快使天下各營其所甚快各避其所甚不快此豈朝廷之利哉古之聖人用人而非其愉棄人而非其拂生人而非其德殺人而非其威凡所以用之棄之生之殺之皆其人之所自取而聖人無與焉故天下受聖人無心之治而聖人亦享天下無事之福後世不然愛一人則加膝以爲快惡一人則脫距以爲快生一人則响嚮噢咻之爲快殺一人則芟伐蘊崇之爲快於是德怨分而是非競意見殊而朋黨熾快心而言出而

激書卷一

三六

必反出反不休所傷之毒騰爲謗誣快心而行往而必復往復不已所傷之毒變爲慘驚吾所快心者一人人所快心者又一人彼此互快其一人而互傷已遍於眾人前人所快心者一事後人所快心者又一事前後迭快其一事而迭傷已及於眾事矣則是快心者殺機之所由伏而害氣之所由蘊也可不慎哉且夫快心之事相激相成終無已也不甚焉則不快不大甚焉則不大快不自爲甚則不獨快不眾爲甚則不眾快聖人知夫大快之後必至大傷而眾快之後必至眾傷也是以敬焉止焉蕩焉平焉我不爲所

甚剛故亦不爲所甚柔我不爲所甚喜故亦不爲所甚怒我不爲所甚思故亦不爲所甚怨而後知甚剛甚喜甚思者凡人之私而非聖人之公凡人之妄而非聖人之誠也從其公且誠者以觀聖人雖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而不謂甚也彼其所與者非快其心以溢于舜禹之分也雖一朝赫然誅四凶而不謂甚也彼其所誅者非快其心以溢於四凶之分也苟快其心而溢其分則雖小賁小封小誅小僇而人皆以爲甚焉然則天下之治亂在快心者之甚與不甚而已今夫快於食者必傷其食傷食之甚其視

激書卷一

三七

浩然滔母猩唇駝峰皆莫快於色者必傷於色傷色之甚其視南威西施粉紅黛翠皆蛇虺矣又况快心傷心之後寧能復觀快心之事也哉快心既甚必有憤懣之氣隨之傷心既甚必有陰陽之患中之是以聖人重惡夫快心之事也非惡夫快心之事乃惡夫傷心之事也昔者孔子未嘗得天下而治之也然吾謂善治天下者莫若孔子何也孔子以無毀譽之心治天下之是非則賢否定以無適莫之心治天下之同異則偏黨化以不欲勿施之心治天下之好惡則情僞消孔子之所以爲此者不過欲天下無傷

心之事云爾使天下無傷心之事則柏皇栗陸伏羲神農之化也孔子惟欲天下無傷心之事故不欲天下有快心之事而天下快心之事實從好盡與太甚兩念而生孔子曰有餘不敢盡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蓋爲快心者示儆也

馴文

邑西劉生好學士也嘗從余問爲文余患其才敏而氣決也示之以馴謹比及三歲年益茂而志益銳下筆于言立就余患其率易而坦直也乃教之以巧以變以奇以放生類蹙而對曰弟子學爲馴謹之文有

激書卷一

三八

日矣今又命之分趨而旁岐焉懼其失故步而顛蹶也敢求所安余笑曰子以爲馴謹而外別有所爲巧變奇放哉吾患子爲馴謹未至耳子爲馴謹而至焉巧變奇放不待更端而自至矣不聞古聖人之教人射乎射義之言曰射之爲道內志欲正外體欲直持弓操矢欲其審罔正已後發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周禮之教射一曰和容一曰興舞此其諄諄於馴謹之道可謂至矣於是得有得於馴謹之至而爲巧者焉去柳葉百步之外而射百發百中皆穿柳葉而葉不落矢不墜者養由基是也有得於馴謹之至而

爲變者焉兩雄交射於中衢矢鋒交觸至地而塵不揚其一矢竭拾取棘端抵刺矢鏃不差毫芒者飛衛之與紀昌是也有得於馴謹之至而爲奇者焉措杯水於肘上鏑矢已沓方矢復寓而杯水不搖矢鋒不躍者列禦寇是也有得於馴謹之至而爲放者焉登華峰臨百仞之淵而蹈危石背遠巡足三寸垂在外矢無虛發者伯昏無人也是此四人者豈能越於聖教範圍之外哉其爲養由基者卽聖教所謂志正體直者習慣成熟而已藉使內外不一體志相違支左屈右張皇失措烏能爲巧其爲飛衛者卽聖教所謂

激書卷一

三九

和容與舞者官止神行而已藉使容悴不和與沮不舞生死衝決兩敗並傷烏能爲變其爲列禦寇者卽聖教所謂持弓矢審固者純氣自守而已藉使弓矢不固心手不忘兩箭追風毫髮千里烏能爲奇其爲伯昏無人者卽聖教之容體比禮節次比樂以壹其志以恬其氣聖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已藉使體搖志亂節愆氣浮臨深阻高峻戰膽落烏能爲放由是觀之天下事未有不能爲馴謹而能巧能變能奇能放者也苟其能馴能謹而不能爲巧爲變爲奇爲放必其端已守殘學一先生之言而未造其至也今吾子

之所爲馴謹果能至耶否耶如其至焉則愈巧愈熟愈變愈常愈奇愈正愈放愈收皆平日妙心所發皇而臨文天機所躍露也然則吾所謂巧變奇放不過學問馴謹所至之境所驗之候豈作而致哉自然而然卽爲文者不自知也子試屏緣息慮以學爲文曲者中鈞直者中繩圓者爲珪方者爲璧錯綜開闔有倫有度馴謹如是是亦可矣及其積厚資深左右逢源從心所欲隨手所之鑿鑿叢出鳥道授蛟龍搏虎豹倒滄溟盪山島海印發光燄樓市幻列缺霹靂丘壑崩摧洞天石扇旬然中開其爲巧爲變爲奇爲放

激書卷一

四十

千態萬狀出沒毫端而於曲直方圓之體絲毫不亂文至於此雖欲於尺幅之內別其孰爲巧變孰爲奇放可復得哉故曰醇也而後肆焉操也而後縱焉寧止純一也而後猖狂恣睢焉皆從其至者言之也吾子勉之欲爲馴謹第造其至者而已矣馴謹不至而欲巧變奇放之至不可得矣昔者齊梁人惟不知馴謹之至是以取青妃白欲巧而不能巧也初唐人惟不知馴謹之至是以厭故競新欲變而不能變也揚子雲惟不知馴謹之至是以立文黯黯欲奇而不能奇也樊紹述惟不知馴謹之至是以魁紀荒誕欲放

而不能放也

酌取

富貴之本於天者無常而本於身者有常知天之無常而酌取之則取而無禁知身之有常而酌用之則用而不窮矣譬如蛛蟻吐絲成網而蛛蟻得網以取食桃蟲蝨麻成襪而桃蟲得襪以爲室二物取身之自有者爲其自資而不侈用其有故能常有其資也神龍嘘氣成雲而龍得雲以致雨猛虎嘯野成風而虎得風以振威二物取其身之自生者爲所自藉而不珍用其生故能常有其藉也富貴者亦人所自有

激書卷一

四十一

之而自生之者也自有而不能爲資自生而不能爲藉而更侈之而復殄之倏得而生倏失而死亡而肥飢死而槁落如木之有蠹果之有蟲蠶蠶之有蟻蟻焉適足以賊物而自傷也矣嘗聞江南富兒侈居華屋惡見炊煙驟嘗寢宅僦寓小樓隣人燒煤煙氣觸喉委頓而寢宋祖既滅李煜得其寵姬夜見油燭閉目嚙嚼謂有煙氣易以純蠟復閉目云煙氣愈甚宋祖詰曰汝在江南無燭乎對曰妾在江南房帷巷幕皆懸大珠其光如晝不識燭也宋祖怒其汰此出發練教坊飲恨而死近世維揚有巨賈結歡貴人乃爲

精饌邀其二子皆驕倨不至主人躬請再四夜分乃

臨美人捧爵執匱絲竹鼓發水陸雜進公子相視而笑莫肯下箸主人拜祈乃舉熊蹯一鶩入口卽唾相視復笑曰煙氣殊苦升車遽去主人慙謝失飴私謂其從者曰竊聞公子食必以炭今吾身執爨妻執俎未敢用薪而言煙氣敢問何也從者曰公子煉炭有方礬炭和藥九煉乃成未煉之炭與煉不及九皆公子所謂煙氣不可食也及維揚兵亂二公子狼狽竄匿深谷絕糧五日全家饑甚見巨賈同僭備匍匐乞其餘飯賈辭曰尙未煉炭二公子媿憤遂餓而死由

激書卷一

四十二

是觀之富貴之事其傷於煙氣者多矣富貴之人其爲類於煙氣所傷者又多矣甚矣富貴之難居也非居富貴之難取之過其節用之溢其分浸淫富貴之場而不自知其難是以難也惟君子知其難是以富貴必求爲可受世多黎藿則膏粱重有至重者國祿爲輕得其至重以居膏粱則雖國祿亦無輕焉世多短褐則絳冕榮有至榮者國爵爲辱得其至榮以居絳冕則雖國爵亦無辱焉夫然後可受也富貴必求爲可守後之亡者今之存也善爲富者慎保厥存不貪多存以厚其亡亡者不厚則存者永存焉後之退

者今之進也善爲貴者每難其進不務加進以益其退退不益退則進者常進焉夫然後可守也富貴必求爲可復失富之後難以處貧富不改貧富雖已失而貧如故吾還吾故則失無所失焉尊貴之後難以處賤貴不改賤貴雖已奪而賤如初吾返吾初則奪無所奪焉夫然後可復也凡此三者皆酌取而酌用之道也苟失其道酒肉燻其鼻口嗜欲竭其心志上之無可受之量次之無可守之力下之無可復之路舉其平日所僥倖而獲與夫先世所勤勞而營者皆以奉己而夸世焉其視物也亦猶煙氣之類而已

激書卷一

四十三

傲食

吾今而知貪者之得不如廉者之得也貪者以得利爲寶廉者以得名爲寶既而名之所集利亦歸焉名之所去利亦亡焉於是貪者不崇朝而喪二寶廉者不崇朝而得二寶矣語貪者得寶於廉者之前廉者病之及語貪者喪寶於貪者之前貪者亦必病之病之而不能已於貪者非其氣質然也物有所蔽而智有所昏也蓋當微其得失於治賈者矣古之善治賈者莫如司馬子長子長曰廉賈歸富而貪賈貧又曰貪者三之廉者五之何貪廉相去之遠哉彼見夫

貪賈之所逐者厭射之利而不知眾之所射久而成望也所慕者騰貴之貨而不知貴之所騰久而反賤也且夫顧戀則不能爭時纖悉則不能得人狙常不變機變矣於物先壟斷不止算反遺於目睫凡此貪賈之所以失即廉賈之所以得而貪者不知也即有知之者教之以陶白之道以棄爲取以散爲聚以仁義爲奇贏以好行其德爲居積之術而貪者愈不知也及至智盡能索愈貪愈賁歸而與廉賈較其盈縮而後悔其不能廉也已豈獨治賈哉推之治郡亦若是矣合浦太守貪而海珠盡徙及孟嘗爲守而珠始

激書卷一

四十四

還零陵太守貪而銀乳盡枯及崔君爲守而乳始復非必珠果徙而乳果枯也探珠之民苦於貪珠不得已而以徙告探乳之民苦於貪乳不得已而以枯告及得廉守而民始得獻其珠貢其乳則謂珠以廉還乳以廉復可也由爲郡而推之爲國亦若是矣楚相子文衣不重帛食不重肉非廉於衣帛食肉也其意在以節愛爲富庶使其君長爲伯主其身長爲賢令尹其族若敖氏長爲楚執珪其廉於衣帛食肉者乃所以長有其衣帛食肉也魯相公儀休嗜魚而不受饋魚非廉於受魚也其意恐以受魚說法獲罪免相

亡祿朝夕不得食魚但使饋不受法不軌相不免祿
不亡則魯國東海之魚鼎烹而喪膳之終身食而不
隨其廉於受魚者乃所以長得嗜魚也由爲國而推
之爲天子治天下亦若是矣漢武帝行算車算船告
緡之法以羅天下之財民財已竭而國用愈絀稟無
赤米野多暴客者以貪致貧也漢文躬行節儉薄賦
省征每歲減民田租之半民財既裕而國用愈饒大
府赤仄貫朽黃金充溢大倉之粟蠹爛而陳陳相因
者以廉致富也由治天下而推之取天下亦若是矣
項羽惜爵祿愛疆土有功者無尺寸之士卒喪西楚

激書卷一

四十五

者惟貪天下乃所以失天下也高祖入秦封咸陽府
庫而不私寶玉無所取婦女無所愛所下郡縣卽以
封功臣且捐關以東棄之以與韓彭黥布三人使各
自爲戰卒成帝業者惟無貪於天下乃所以得天下
也若夫猥薄微賤之事貪廉之效更可徵也奕者以
爭小而遺大矣博者以金注而成昏矣教射者以多
獲受筮楚造舟者以多欲失鴻寶矣以至飯牛者爵
祿不入於心而牛肥削鎌者慶賞不干其懷而鎌就
凡若此類更僕難數而乃愈知貪者之得不如廉者
之得也廉者常明貪者常暗廉者常見有餘貪者常

見不足廉者之得在不患得貪者之失在於患失不
患得者以不患而得得之亦無患患失者彌患而彌
失亦彌失而彌患者獨慨夫後之求富貴者皆買也
皆貪也皆患得而不得患失而彌失終身與患相尋
而不已也

規猛

窮奇見忠直則齧之見奸佞則匿之解廌見奸佞則
齧之見忠直則匿之此其氣質然也然天下之忠直
者動與禍俱而奸佞者動與福會則解廌之所匿者
寡而窮奇之所齧者多矣酋耳以虎爲食而猛虎非

激書卷一

四十六

人不飽此又其氣質然也然深山大谷不見酋耳而
閭井里巷無非猛虎則虎之食於酋耳者寡而人之
食於猛虎者多矣若是乎禽獸逼人而人莫敢誰何
也然則格虎之人固有功而無罪歟曰否攘臂執械
者俟隸而殺皮食肉者官長資賤勢懸則功罪皆倒
置矣然則暴民之虎固有怨而無德歟曰否率虎食
人者每代虎而樹怨恣人相食者復毆民以德虎利
害情迥則德怨皆逆施矣姑舉近事以明吾言秋山
者虎之都會也山有獵者王肥善射虎號稱虎創乙
酉之秋賀子進亂其家猝見虎論之射辭焉趣之又

辭焉已而泣曰肥以射虎擢禍至死者數矣自肥學
獵強弩毒矢與虎銜命倖而多獲不敢剝也必獻之
官既獻則按故事受扑忌傷尊也既朴則按皮論賞
傷多毛損則薄其資毛毯希革則細其勞從吏議也
卽不獻官而縉紳豪右爭皮與脛皆洩忿於獵人乞
貨行賂頓首求釋當此時也殺虎之禍慘於殺牛軍
興以來郡縣幕府悉索虎皮以充交際月賣數虎爲
程不中程者徇以軍法有告民剝虎藏皮者縛至徇
以軍法終歲射虎曾不敢啖虎一櫛而刀鋸桁楊必
數及焉當此時也殺虎之禍烈於殺人且虎之爲德

激書卷一

四七

於秋山也大矣往者鑿山跨嶽負險而居者三百餘
家狂獍踰阡人虎相習各自保避不相殺害黑菁碧
洞皆成虎穴虎帥其族焦然山麓貪虐之吏髮足弗
前使斯民巖耕溪飲煖衣飽食而無患者皆虎德也
自肥射虎斬林掃洞蕩爲坦衢往來行旅無復虎患
於是營將之剔括者歲至焉巡尉之拊克者月至焉
暴胥挾官勢爲奸利悍卒怙兵威爲箝網者日至焉
山家所有雞豚布粟杉枅竹柏茗菌麻葛不奪不廢
榜掠饑寒之民抽其筋而煎其膏如之何而死者不
枕籍逃者不趾接也今之二三遺民乃道殣之孤孽

耳夫虎者秋山之防而窮民之衛也肥也撤防去衛
自禍其家以及比隣至此極也肥負虎德咎莫大焉
方且焚弓折箭悲悔之恐後忍復射哉賀子聞而歎
曰虎惡獸也而當時之虎反因司牧以爲德於民則
夫窮奇矯枉其驅之爲德者尙未有量也

激書卷一

四八

激書卷一

激書卷二

寶齋

永新賀貽孫子

貪生者不可與養生養生必屏慮屏慮斯性存性存斯不毀人能存性以不毀斯一息也而元會矣貪財者不可與治生治生必寶寶寶斯勤業勤業斯無求人能勤業以無求斯擔石也而鐘鼎矣吾是以知治生之道與養生之道一也西鄙有饒生者家道既溫將求益也聞萬傳二氏有富術齋宿踵門而求之萬氏萬氏見而謂之曰子非吾徒也子有二耗弗去

激書卷二

豫章寶齋

寧望富乎曰何謂二耗曰仁義是也仁者不殘義者不賊仁義合者不恤施與夫財所以不脛而來吾室者殘與賊有以取之也不殘不賊無得有喪耗孰甚焉子爲仁義非吾徒也復齋宿而求諸傳氏傳氏曰子能爲竊乎饒生惘然失對傳氏曰吾所謂竊者良竊也子豈能之乎曰何謂良竊傳氏曰良竊者不竊人之財而竊造化自然之財是以仰竊天產所出俯竊地力所宜陸竊山藪所藏澤竊江海所蓄加之以射重泄輕壅斷轉輸以竊四方人情欣厭俗尚貴賤之柄囊括金粟而非胙饑採取秘儲而無怨耦此附

激書卷二

三

倚之術智計之事也子庸才也豈能之乎饒生曰吾姑試爲之齋產千金躬自販賣東走吳南走粵北走燕齊盡廢其貴喪志失魄鬱伊成疾醫莫能治乃謁冲虛先生而問養生焉先生曰噫子且休矣子不見夫江叟之溺喪乎以其注而泄也厝之江心隨泄隨注自喜爲完養矣秋高水縮懼其少而益以泣也有達者教之曰子生於江而長於江以江爲不竭之寶盡子之生汲而不窮盡中之水莫非江水何私於盡而益以泣其所益者幾何也今子食粟衣帛莫非天地之藏子以天地爲不竭之府計子所需飽煖而外皆爲餘物何私於家而求益不止此何異江叟之私寶而益以泣也哉且吾聞之養生之道齋以致壽治生之道齋以事天是以役生太重則死氣至趨利太急則害氣來皆以其悖道而違齋也齋之爲用其理在道德五千之文而其精在陰符黃庭之秘蓋生機所自胎而變化所由成其於數米鹽菜蠅營蟻飽之說名相近而實相遠者也子向者違時而壅斷壅斷不遂則陰陽患而病作違時而轉輸轉輸不成則物產耗而財匱此皆崇齋之貌而失齋之本夫是以欲齋而反費也吾所齋者齋其神與氣而已是二者子

身之寶也不知惜此而好以點詐雄武爭勝剛捷以
撓神而傷氣損元命喪財源而不自覺是自殄厥寶
也子身有寶子自珍之而奔走以取四方之寶是猶
驪龍不自護其頰而攫魴鯉之目爲夜光豈不謬哉
子不如惜寶而歸安靜以俟時審時而觀變物將自
復天且來助病可去而富可復矣饒生聞言汗浹四
體不覺沉疴之脫也歸治其家男耕女織倉廩豐而
桑麻茂屬有天眷五稔之間復其千金持盈知止施
及三族行年九十色若孺子考其所行不越仁義乃
知萬氏之言爲誨已傅氏之言爲夸已也

激書卷二

三

去恃

人知强大者之可恃也而不知微弱之可恃微弱豈
有可恃哉而恃夫强大者之失其恃强大者恃而玩
而微弱者謹强大者恃而疎而微弱者密玩與疎併
而謹密者起而乘之則强大之有恃者失而微弱之
無恃者得矣彼固以無恃爲其恃者也壬午春某陵
雲陽山有水牛與白額虎鬪牛將敗旁有一牛突至
從虎腹間橫衝觸虎壁傷脰鄉人望見因共斃虎
是秋山中耕夫數十人見虎共持鋤鏝逐之家犬隨
焉虎哮吼躍起丈餘將攫耕夫眾皆辟易散走犬從

後醫虎勢斷之虎負痛而踣眾復集斂鏝並下虎遂
立斃至十有一月大雪三日有虎餓出啣雞鷄吞之
雄雞怒飛啄虎目虎爲瞋眦驚躍墜所踣大石崩
陷墜虎折腰而斃山中人喜來告曰若是乎虎之弊
也昔者虎食人今吾有牛與犬雞三物者至微弱也
而一歲之中三制虎焉吾雲陽人無復虎患矣余謂
之曰不然虎之於物乘其怯與闇而動者也物無大
小其相制也必以氣人無強弱其制物也必以機彼
怯者與氣而闇者失機夫是以人而見制於虎卽以
三物觀之牛衛燕犬援主雞惜偶其必程力以鬪虎

激書卷二

四

者氣也牛伺閒而觸腹犬因便而齧勢難藉雪而啄
目其出不意以斃虎者機也彼惟其微且弱故能厚
集其氣以徐察其機也豈獨虎哉厖猯猯如飛鼠
之斷猿也村犬之噬羶也與夫野狸之登車而齧獅
卿姐之吸氣而殺蟒也是皆善用微弱以圖强大而
爲强大者猶恣睢橫暴跳梁狂噬忽然怒凌迷不自
知以陷於死也惟人亦然服猛以誠而不夸以形立
威以信而不怒以爭省括以決其機集義以生其氣
以是處微弱與强大安往而不宜哉苟失其道氣矜
之隆敗於多欲幾先之譏昧於貪權遂有侯王而死

於匹夫崇高而困於草醜者矣又有甚者以智伯之
樂驚而陶趙也則有韓魏爲觸腹之牛以項籍之悍
驚而敵漢也則有齊梁爲齧勢之犬以孫策之雄并
江東而無敵也則有許貴奴客爲啄目之雞是皆雲
陽之虎之類也君子於此可以鑒矣強而護前威每
絀於所忽大而豐蔀禍或生於不見氣衰於拔角扛
鼎之餘則雖孟賁烏獲有時受困於孺子機敗於賁
札穿楊之末則雖飛衛蓬蒙有時見欺於狸鼯此以
有恃而傷彼以無恃而全夫以無恃爲其恃者固有
恃者之所不能敵也

游擊卷二

五

割愛

古之經營天下者以不貪爲得故其得也固以無害
爲利故其利也長蓋事有所偏則愛有所蔽惟權其
少禍以割其所愛經其多禍以全其所甚愛止貪割
愛則甚愛者全而智慮出矣世傳蝮蛇齧人即死被
齧者傷左指則斬左指傷右指則斬右指彼非不愛
指以所愛有甚於指也毒箭中臂傷骨壯士伸臂割
肉刮骨去毒顏色不變彼非不愛臂以所愛有甚於
臂也彼貪與愛之殺身寧止蝮蛇之傷指毒箭之傷
臂哉斬而割之勿再計矣姑以身家事言之當天啟

朝魏閣用事擅權閣黨煽禍陝右李生學富才高久
困場屋乃以千金託閣黨以求鄉薦關節既定會主
司先賞李生文拔置高科榜出李生曰是吾文自售
也遂負千金約不償閣黨怒摘其策語爲訕謗下獄
拷死同時閣黨有以賤值強市徐生千金之裘者生
不平奮臂相爭閣黨怒拔刀叱曰殺爾誰能取值遂
刺殺之而奪其裘及閣黨伏誅人皆快其死於貪而
悲二生知愛千金與裘而不知愛其所甚愛也昔者
范蠡居陶爲朱公其中男遊楚殺人論死朱公使其
少子往楚長男慙其不使己也欲自殺公不得已遣

游擊卷二

六

之爲書併千金與其故人莊生且戒之曰聽莊生所
爲慎勿問也及至莊生家生曰趨歸勿留遂入見王
言星變當赦而長男陰留楚私齎金事中貴人貴人
告以王且赦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而盧乘千金
乃再見莊生莊生曰若尙留耶卽令取千金去莊生
乃告王先殺朱公中男而後赦及長男以弟尸歸朱
公迎笑曰吾固知其必殺弟也後之論者皆言莊生
不甘受欺於朱公長男而不知朱公莊生兩人其割
所愛以全所甚愛之智一也朱公非謂少男能愛兄
也謂其不愛千金乃所以愛其兄也非謂長男不愛

其弟也謂其重愛千金不知所以愛其弟也莊生非
不愛故人之中男又非不甘受欺於長男也但以朱
公富聞天下而長男齎金留中貴人家一旦謀泄楚
王必怒吾藉星變爲奸利則身與朱公之二子同誅
欲愛其身不能復貪千金欲全朱公之長男不能兼
全朱公之中男也吾乃知愛者事之賊而其所甚愛
者之仇也崇仇養賊莊生朱公皆所不爲故曰兩人
之用智一也朱公用計然廉賈之術於越不愛千金
以賂宰嚭不愛越之珠玉玩好以輸吳宮朱公非不
愛寶也蓋將以全其所甚愛也厥後取吳之國并舉

激書卷二

七

吳國數十世之府庫悉取以歸越所甚愛者既全而
所愛者亦全矣既以此賈吳又以此賈陶其在陶也
三致千金而三散焉人但稱其能散而不知其以散
爲聚皆廉賈之智也不愛焉乃愛不貪焉乃貪也彼
長男愛其千金以殺弟宰嚭愛越之千金以亡吳貪
賈之儔也今之李徐二生則又朱公長男之儔也嗚
呼天下大事其壞於貪且愛者寧獨一端而已也

姓名

蟻之抱丸而弗釋者以穢爲芳也貪夫之取利類然
也蜂之戀花而弗舍者以苦爲甘也志士之取名類

然也人之惜利也重於名天之惜名也重於利天人
所惜勿受其概利滿而驕則人概之名滿而怠則天
概之雖二概同患而天之所概爲患滋烈若欲挫名
而避患則吾聞其說於湖南之衡雨翁矣翁善醫而
晦其姓名以其爲湖南人故呼湖南翁崇禎癸未予
避亂沙陂值婦久病醫莫能治或言前村有無名醫
爲人廉潔製方皆效試延之至貌癡怪如獼猴短褐
破巾偃背縮項衝雨而來家人笑之又呼衡雨翁旣
而診脈曰太君無病飲吾藥三日起矣婦曰吾病三
年費百金遍試名醫而病加劇今言無病者妄也翁

激書卷二

八

笑曰此醫誤爾勿咎病也服吾藥三日愈願得綿衣
禦寒而已遂製方服之三日病良已子驚服如神爲
之延譽翁名鵲起車馬繡帛填壅邸舍翁慨然弗悅
也過予辭曰噫嘻危哉此名奚自而至吾哉昔吾兄
賣藥華慶名炫粵東值總制王公夫人坐草吾兄以
名被召問曰夫人弄璋乎弄瓦乎吾兄能讀扁鵲書
而不解毛詩漫持兩端應曰俱弄也言未畢簾內報
曰夫人學生一男一女矣總制喜立賜百金吾兄仰
而受俯而慙歸途遇盜盡剽其金傷刃殊死乃信名
之爲患烈也吾命薄於兄得綿衣禦寒焉於吾侈矣

而又因以爲名則受子綿衣其患與受百金等如子
所謂名醫患之固也以商賈之心剽岐黃之術一試
偶效而名赫然起再試不效猶扶名以邀利醫而謝
去則曰是病有祟非藥可效也或曰服吾藥將效病
者弗謹敗吾成也或又曰吾藥已效病者不專服吾
方雜用他醫害之也彼以是三者誑子子震其名而
弗察是以子之婦病三年而加劇也吾尤罕醫寧忍
效焉且其患不獨在醫吾自祖父及吾兄弟以醫術
往來名人之門者三世矣見夫名浮而實違之必喪
其身名成而物毀之并喪其名名之來也濫則其謗

滋書卷二

九

也多名之興也暴則其敗也速名人之門名且爲患
矧求名於其門者耶吾用是惕焉儆焉爲無名之醫
竭吾誠殫吾慮施功厚而責儉薄但求不愧吾心以
告無罪於夫斯已矣今也不幸而遇子子既自以其
名患其身矣又以名相醫患其婦今日分其患以與
吾吾懼天功不容屢食人望難與再恆鬼神將瞰吾
虛而僞倡且伎吾盈是吾以綿衣易無窮之罰也吾
往矣子自成子之名自搜名之患屢患屢深而不知
返焉吾行矣不願復見子矣項項而去遂歸湖南子
乃茫然失蹙然無以自容也於是謝遣人事逃入深

谷以終其身他日以其言述於人皆曰衡雨翁隱者
也子曰否翁用世人也竭誠忠也博愛仁也約取義
也辭功讓也挫名智也夫使謀國者能不以名徇人
不以名自徇國家之患尙且有瘳而況爲學者乎

息謗

夢與人諍者奮髀張頤各許其私既寤而後知所許
之人非他人卽吾魄也醉與妻諍者瞋目切齒歷詛
其子既醒而後知所詛之子非他人卽吾子也君子
視天下猶身則其視天下之人猶吾體魄視天下猶
家則其視天下之人猶吾家人父子矣而夢者與醉

滋書卷二

十

者惛惛嗷嗷諍於其中聞人有善則搖手相疑聞人
有惡則傾耳相信稱人之長則鄭重若訥暴人之短
則吐詞如注崇獎大賢則含毫不下文致小過則潑
墨立成醜亡不寤家喪不醒嗚呼愚矣君子知其所
以然是以躬厚而薄責直已而恕人不以人之生平
快其怨隙不以人之生平恣其嫉忌不以人之生平
肆其嘲謔諍於何有哉蓋君子不樂人爲小人猶之
小人不樂人爲君子也君子樂人以君子相譽猶之
小人樂人以小人相謗也樂人以君子相譽欲以分
其譽也稱人之長愈以益己之長矣揚人之功愈以

彰己之功矣。樂人以小人相誘，欲以分其誘也。攻人之長，則人莫能昭己之短矣。掩人之功，則人莫能明己之過矣。由此觀之，世有君子，則君子眾；世有小人，則小人眾。以眾分譽，愈分而愈合；以眾分誘，愈分而愈離。譽由眾合，君子之道愈長；誘以眾離，小人之道愈消。則是誇者苦而譽者甘，小人愚而君子智也。蓋營遠舍郊畿，而近徵於閭巷矣。閭左有焦公子者，好以談諧中人陰事使人受之，弗堪辨之而惡縮不能置辭也。自以爲善誘矣，癸未流賊劫之入楚中，壘折足爲賊所東。官司誤以爲逸賊，縛而梟之，至死不能

激書卷二

十一

辨其非賊也。而楚南耿翁少時娶婦，盜夜穿穴竊其奩，翁覺而擒之，則故人之子也。予以金而逸之，及翁年九十將死，婦曰：「君平日於我無隱，獨不言竊奩之盜。」今日言之何傷？翁曰：「吾許其不言已七十年矣。」遂默而瞑。既歿，有白頭老人鄉之祭酒也，哭之甚哀。聚族而告曰：「我故竊奩者也，翁逸我而餽我金，教我去盜爲商，獲息千百，使我爲善於鄉人之德，我皆翁之賜。而翁不言厚之至也，我不自言人誰知者？出百金爲贖，自求工文者誌翁墓，直書其事以勸天下當時聞者，皆曰：「耿翁君子也能匿其美以匿人之惡也。」因

而天下歸其慈祥，是美自匿而譽自隆也。譽非能自隆，以匿人之惡故隆也。盜亦君子也能著其惡以著人之美也。因而與人誦其補過，是惡自著而誘自息也。誘非能自息，以著人之美故息也。卒之翁之後裔賢且昌，盜之後裔亦賢且昌。華胄膏粱門第並推修睦，講信世爲婚姻，乃知芳不孤樹，吉以朋來。有餘善以相與者，卽有餘福以相貺。小人反是，吾是以謂小人愚而君子智也。

友丐

北山友人謂賀子曰：「吾造事而窮，費怨聚，惡天下至

激書卷二

十二

廣會無際地，可置吾身。吾子將如我何？賀子曰：「子來吾能爲子置身。子惟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則可置身於榮辱之中；子惟與天下相忘於有事，則可置身於利害之外。吾嘗聞此言於劉公之友丐矣。北山曰：「其旨謂何？」賀子曰：「居吾語子。昔者文水劉公與客遊於瀧江，遭羣丐於路，麾之弗去。客怒叱之，劉公曰：「子何叱焉？子不見夫飾竿腹，媚權豪者，猶夫丐也。客曰：「若公所言充類至義之盡也，必充類至義之盡乎天下之不爲丐者，幾人哉？」劉公曰：「不然。子求天下之僅爲丐者，又幾人哉？」子試更端而推焉，取非其有猶盜也。」

禮亂常猶禽也盜與禽且半天下而獨叱丐何也且夫丐亦有道爲丐而盡其道則聖賢之徒也吾且進而與之友子何叱焉語方畢一丐偃背聳肩舉杖持瓢跛而前曰若予者可與爲友乎劉公大笑曰爾將何以友吾丐曰吾有道吾有道屬賢而止吾廉也和柔弗競吾禮也察辭觀色吾智也分遺傍偶吾仁且讓也歸獻吾親而饒吾兒吾孝與慈也吾嘗行此七者潛而安焉久而忘焉吾忘吾道而任吾天恬吾性而俟吾命無慮無營以畢世焉方且逍遙乎都市之上方且偃息乎富貴之門彼達旦弗寐而吾胸胸

激書卷二

十三

然彼有肝弗食而吾衍衍然彼且仇取而恆生佞與而怨起而吾但稱惻然南面曝日醫風搔背徐起而尋吾杖與瓢無失也則迢然攜以出暗出兩止辰出百止餓出飽止出無違行止無疚心出無慙於天日止無作於夢魂吾視殘炙齊於珍饈視懸鵲齊於文錦視人呵斥齊於鳴噪視所歷五十七年齊於瞬息視填溝壑而飼鷹狸齊於雉蜃化而龍蛇蛇也吾所友者如是焉耳矣劉公欣然揖丐而進執爵而酌再拜呼老友而與盟焉顧謂客曰子毋羞友丐也吾友天下士多矣未有賢於此丐也子知之乎丐有道也

維盜與禽亦各有其道焉麥鐵杖盜而忠也秦吉了禽而義也吾盡吾道盜與禽何不可友者不然吾懼爲盜與禽所羞友也北山聞言遽然醒嘆然喜曰吾知所以罷吾身矣吾聞友丐之言而能一貴賤等人物齊是非矣彼丐之賢非劉公不能友也吾則事之云耳敢曰友之云乎哉

假珠

士生斯世而能辭難辭之富貴斯可處貧賤而不受能安難安之貧賤斯可蒙患難而不懼矣吾所安者安吾故也貧賤吾之故也吾得吾故則安譬如得水

激書卷二

十四

之魚縱令汎蛟門而游溟渤益重其安也吾所辭者辭其非故也富貴非吾故也吾失吾故而得其非故則傷譬如失林之鳥縱令畜金籠而飽玉粒益重其傷也但使我與天下相安而不相傷雖芒刺也而皆化爲衽席矣癸未之秋張賊破湖南燒李尙書宅李公子竄匿吾里東源庄褐衣舊食人無知者偶暇故衣見珠襦焉聲聞稍彰是歲十月賊蹂永新奸民引賊劫公子貲鉅萬釵銀細珥遺落榛莽者拾之不盡有織屨人徐佃者於路隅獲徑寸明珠二顆是夜茅舍燭焉如晝光徹隣隔佃者告其母曰兒獲李公子

夜光珠價逾千金兒將棄織屨買田宅矣母大怒持杖撻之曰汝織屨也而不安貧賤哉汝嘗餒吾爲汝碾蒜及苦佐汝織夜輒輒達旦屨成持以易杭則鉅艾未施而汝果然已飽汝力作而疲吾率汝婦佐汝織懸屨於門遇重繭者取錢易屨沽濁膠勢汝則麤糲未造而汝陶然已醉汝醉汝飽皆於屨焉是給屨何負汝而欲棄之且汝家業屨五世而隸卒不入汝門者利寡而欲博夫是以久安而無傷今也不幸千金之珠真耀耳目朝聞之尉胥彼冠而狠者內熱焉夕聞之幕府彼弁而射者內熱焉倏忽而徧聞之朱

激書卷二

十五

門華屋彼蜂蟻而簪紱卿蛆而膏粱者內熱焉瞋目搥腕皆屬二珠一卒入山縛汝爲盜汝將娶三木受五毒身迴圓扉而魂驚刀鋸欲望織屨時一醉一飽可復得哉嗚呼傷矣夫家不素具而忽有者妖也物不習見而自至者孽也福生於無端者大禍之所隨喜出於不意者大憂之所併也汝抱妖懷孽販禍門憂死卽至矣死之可悲將誰受福急索二珠曰禍本安在吾當滅之悉召四隣取大石對眾碎二珠爲沙礫煨以猛火且煨且晉曰咄咄李公子使汝如此寧至誨賊破家誤吾愚兒哉旣而官兵恢永新李公子

訟於轅門捕治引賊奸民及拾賊遺賫者皆指爲賊悉論死惟徐佃以煨珠倖全賀子曰哲哉嬭也能煨珠以救死於亂世也使此嬭爲當時之士大夫乎是必能守故者也能辭富貴者也能安貧賤者也能蒙患難而不懼者也能使天下安之而無傷者也

原病

今天下之人皆病也其原在慾多而識寡各相迷瞢夫是以皆病也識寡則神濁神濁者狙所同而怪所獨如海外病狂之國以不狂之人爲病尙療宜淫之俗以不淫之女爲病習以眾移則病亦與習俱移也

激書卷二

十六

欲多則智昏昏者溺於私而蔽於公如齊侯之悅藥癭忘瘰之爲病而怪無癭者之全脰楚生之嬖晉嬖忘晉之爲病而憎不嬖者之兩目愛以情遷則病亦隨情而遷也眾移情遷世無完人吾故曰皆病也且夫人知聾瞶者之病豈知聰明者之爲病知蠢簡蠅墨愚蒙不學者之病豈知有吐鳳驚鸞文采風流之爲病哉昔者殷晉陵病時聞床下蟻聲如牛鳴則是他人之病在聾而晉陵之病在聰也聰非病也聰違其性卽病也粵西有士人病痞三年忽兩目瑩然如鏡能於暗夜別權衡穿五色線鑲蠅頭鳥跡細篆

則是他人之病在曠而粵人之病在明也明非病也明失其本卽病也少時親見廬陵友人趙吧叔工舉業而不嫻詩歌能楷書而不嫻草隸與丹青遺重病醫謝不治忽起自稱清虛子呼紙筆作草書寫山水花鳥精妙絕倫頃刻成詩歌二篇今其詩則予忘之矣記其歌曰春風拂春思別春山翠如翹春花紅似滴千年猿鶴散空碧惟見天半寫春濤奔鯨走蛟捲魚鱗何人垂釣島中央靜鎮五百龍王宅吁嗟今夕是何夕萬里海門一線隔天涯是處有白雲方寸如梭南北擲安得搗藥壽二人寒心肅氣對明月書畢

激書卷三

十七

就枕熟寐既寤而病霍然已其父兄詰其詩歌之旨茫如隔世不復省識則是他人之病在愚蒙不學而吧叔之病在文采風流也文采風流非病也文采風流傷其天卽病也由是觀之世俗之病何常之有哉安知偃仰床幃之爲身病而奔走朝市之非心病耶安知師曠雖朱以聰明鑿混沌耳目之竅者人之聰明非天之聲曠安知王楊盧駱以文采掩太虛自然之光者俗之文采非道之愚蒙耶彼皆病也而必走秦楚以治癰疥忌賁眩而養癰疽豈非神亂而智昏之甚者哉請以子証之子少時羸弱多病醫者皆以

爲弗壽及赴大小計皆扶病而入率意爲文瑱白而已而主司掣節稱賞詫爲奇絕偶逢無病入場盡力爲文淋漓滿志主司或平常視之安知子病時之文果工而無病之文果拙又安知子病時之非卽無病而無病時之非卽病耶欲求其理皆不可知惟有自病自原而自咎而已何謂自病自原而自咎曰原吾所聞必以返所自聞者爲聰而聞人之聞者非吾聰也原吾所見必以收視自見者爲明而見人之見者非吾明也原吾所爲詩文以篤摯痛快自言其中之誠然者爲真詩文而吾人之言者非吾詩文也彼不自聞而以爲聰不自見而以爲明則聰明之失原甚於聲曠不自言其誠然而吾人之言以爲詩文則文采風流之失原甚於愚蒙不學聰明文采之病此天下賢者之公病也子知其病之原不早從盧醫判腸剖胃以自渝濯而區區於字句脈絡間問症而審候焉是亦奔走秦楚以治癰疥却賁眩以養癰疽之類也

激書卷二

十八

徹蔽

甚矣人之好自蔽也不蔽於所不知不見而蔽於所習知習見也卽如泰山人所共尊也習於山者忘焉

而假山攀石以爲寶滄海人所共宗也習於海者厭
鵝而杯湖勺水以爲珍鄧林之材人所共羨也習於
林者狎焉而坑藤嬰樹以爲瑞尤可笑者明知憐才
非好色也而好色者習而蔽焉遂以好色之心憐才
見色之所在以爲才之所在親形管而疎副墨癡索
錦囊之奇篇而魂銷花間之豔句也明知好名非射
利也而射利者習而蔽焉遂以射利之心射名見利
之所歸以爲名之所歸競刀錐以市鴻駿蟬蠶天祿
之圖書而蠅附金谷之聲譽也明知謀道非謀食也
而謀食者習而蔽焉遂以謀食之心謀道以食之所

激書卷二

十九

重卽道之所重舍靈龜而觀朶頤單瓢斷青雲之夢
想而鐘鼎生朱紱之龍光也又況明知夫我也自
我以外肩摩而踵接者皆人也與人日相習於前
共凌共奪共仇共怨弗顧也及見圖畫之肖人者喜
焉木石之象人者拜焉翔燕之被人衣者圍場以觀
焉鸚鵡之學人言者雕籠以畜焉習於易而蔽於難
習於常而蔽於變莫非習也莫非蔽也猶憶昔年在
螺江見幻術人能於袖中設饌袖不盈尺而槃匱迭
出甘脆香潔異於族庖已而惠泉顧清隨呼而出清
芬之味金莖玉液無以逾也袖內女郎無形有聲微

謔冷笑解頤助歡徐歌崑調宛轉嘹唳繞梁遏雲四
座盡傾解囊厚酬之座上李翁笑曰此烏足爲術乎
吾有小術不費諸公錢而聲色般饌稍殊凡俗明日
幸相過也及至則烹芥設醞燔羊切鱠有二美人執
檀板而唱李公乃指而問曰諸公以此視袖中妖嬈
孰常孰變以予視幻術人孰易孰難貴彼賤此者何
也由翁言推之而知聰明之蔽甚於弊瞶何也聾瞶
爲人所蔽而聰明則自蔽也惟其自蔽是以搜枯爲
葉會不如綠樹春濃也剪錦堆花會不如紅林曉放
也畫龍致霧會不如水中之龍靈變不測也太焉能

激書卷二

二十

飛會不如林中之鷲翱翔自然也凡此聰明有待見
長其習焉而蔽宜也然亦有聰明無待而君子以爲
蔽者矣聽聲而知驪黃之色無待而聽已極矣聽極
而無益於事理會不如問牧圉之聾者悉數以對尤
無待也食肉而辨雞豚黑白之處無待而明已至矣
明至而無裨於世用會不如問爨婢之愚者隨口而
答尤無待也夫以古人之聰明駭世俗而伴鬼神而
不能與牧圉爨婢爭見聞於先後則彼區區者奚爲
哉結習成妄結妄成蔽莫非習也莫非蔽也所以達
人著誠去妄如日中天羣障悉滅是卽撒蔽之方也

山子

吾身之與天地萬物皆有通而無隔也人各以情識相封而後通者隔矣譬如大虛蕩然忽立垣牆斯觀面而秦楚矣雖然吾所謂通者非大虛也吾性自通雖垣牆皆大虛也吾所謂隔者非垣牆也吾誠自隔雖大虛皆垣牆也又況乎天地之大萬物之眾有不自我通之自我窒之也哉抑嘗聞山子之事乎兩粵之界有地名山子者爲方五十里崇禎以前未有見也變革之時南昌石將軍統兵屯肇慶兵敗城亡走匿萬山散步荒野不覺身入其地山子父老相與憐

激書卷二

三十二

而衣食之自言先世金陵人宋元之間避亂至此其俗洎靡無官有長無征歛賦稅無囚獄爭訟種多雜糧無酒無鹽無歷日以草木紀歲時無醫亦無病癘桑三登地之所產木綿苧草布帛皆染絳色無儒而不知禮義無釋老經籍而兼愛忘我中國之爲釋老者莫及焉石將軍居歲餘忽思富貴辭去出降授官都閫帥數騎實金帛馳謝山子迷失故道但見磊石叢棘鳥獸鳴號惘然而返問之比隣皆不知也嗚呼山子不與粵人通者四百年矣偶然而見非有以通之也忽然而隱非有以隔之也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即

激書卷二

三十三

如晉有桃源明有山子皆羣聚族居在境壤之內尙不能見又況能見其小者如鳥衣之君檀蘿之長觸蠻二國雄於蝸角螻蟻聚族集於蚊睫者乎近而小者且不能見又況能見其遠而大者如鄒衍所稱九州之外有大九州釋氏所稱四大州外有百億須彌百億日月百億天下者乎嗟乎至人之視物也無大無小而我必從而大之焉小之焉夸以爲有蔑以爲無驚以爲怪詆以爲迂比量之外復比量焉我則資矣此所以不見桃源山子也或曰漁父之遇桃源也得其天矣歸而逕跡不知所終風斯逸焉若石將軍者俗人也山子不幸而遇俗人而桃源以漁父而隆山子以將軍而污矣嗟乎至人之視物也無隆無污而我必從而隆之焉污之焉信其已然疑其將然積爲方外圖爲方內區別之中更區別焉我則愈替矣此所以終不得見桃源山子也

專氣

剛柔迭用此孔聖與老子所由變剛柔合一此孔聖與老子所由化也後世孔老玄黃之爭起於老子尙柔絀剛異於易旨而專氣致柔之說以爲異於孟子至大至剛直養無害之旨而不知老子所謂專氣致

柔者欲人靜專其氣以推致其柔則所推致之柔卽至柔也蓋嘗讀易而知柔之易廢與剛之易折者皆非其至也至柔則不可以柔相矣不能廢也至剛則不可以剛相矣不能折也言其至柔之象則牝馬之行地無疆近之矣故曰坤至柔而動也剛養氣者養其至柔而得其動剛使人不得以柔相之此非專氣者不能猶之養其至剛如乾之羣龍無首使人不得以剛相之非直養者不能也直非專也然未有不專而能直者譬諸草木其拳曲者生氣散其勁直者生氣專其維柔者生氣曲其專一者生氣直專氣之與

激書卷二

二十三

直養寧有二哉古之善言養氣者莫如蒙莊蒙莊老氏之徒也蓋嘗以養剛雖者明養氣之旨矣其言曰紀消子養剛雖問難可闢乎曰未也猶虛憊而恃氣又十日問之曰未可也猶疾視而盛氣又十日問之曰可矣其德全矣望之似木雞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而孟子自明其養氣之方亦惟是無暴其氣勿正勿忘勿助長而已由木雞之言通之既得專氣又得直養焉由無暴之言通之既得直養又得專氣焉則是專氣致柔亦以致剛也則是直養以無害其剛亦無害其柔也則是剛柔合一以體天地之撰以通

神明之德而老易莊孟有不殊途同歸者乎且夫人習聞柔危剛勝之說而不知專氣所致之柔至柔也至柔無危夫豈勝與不勝所可言哉不觀之風與水乎風之爲物柔矣指風則勝風蹈風又勝風矣非風不勝指與蹈也以指與蹈爲不足勝故養其勝於無勝也及其怒號颶忽天下莫能勝風此則柔至而風之氣專矣水之爲物也柔矣投磔於水水不勝投磔於水水又不勝矣非水不勝磔與鍼也以磔與鍼非其所宜勝故養其大勝於小不勝也及其震蕩衝擊天下莫能勝水此則柔至而水之氣專矣然則風氣

激書卷二

二十四

之專不專於拔屋折木走石捲瀾之時方其噓氣已直養於天籟之初而無害水氣之專不專於傾湫倒峽懷山滔天之時方爲原泉已直養於溟泮之始而無害藉令風水之養不直則風水之氣不專而風水之柔不至柔不至則其在水也爲婦人之仁剛不至則其在水也爲匹夫之勇欲冀其不折不扣不廢也不可得矣吾乃知聖人之學剛柔動直專靜一而已矣觀於孔子之言乾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則是至剛如乾亦與坤同其靜專矣言坤之六二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則是至柔如坤亦與乾同其動直矣孔子未

嘗岐乾坤之動靜專直以立言而後人乃欲岐老易爲二岐老子之專氣與孟子之直養爲二是豈知乾坤變化之道與陰陽不測之神哉

止辯

學者好辯喜爭有舉二氏而訾之亦有舉而夸之者矣兩辯交誦未知孰勝旁有長者起而止之曰子姑無辯子惟言子所知與所由者而已何謂言其所知吾與同父之人譽他人之父不如譽吾父也吾有父吾與同父之人知他人有父非吾與同父之人所知也以不知之語與不知之人譽雖工彼不受也何

激書卷二

三

謂言其所由京師四達之衢吾由焉天下之人亦由焉卽由而未至而所習聞於已至者宮殿之巍峩人物之繁麗山川之繡錯足未舉而口先及莫能誑也若夫海外之國舟車人力之所未通而漫指張騫之遺跡鄭和之故武以詫之曰海外之視中國猶彈丸也其誰信哉今夫孔氏之書幼而學焉人所知也壯而行焉人所由也雖知有淺深由有遠近然既業在其中矣至於五千之文三乘十二分之書涉獵及之而已遽欲舉而加諸幼學壯行之上是何異蜀人誇杭人以西湖杭人誇蜀人以三峽齊人誇楚人以雲

激書卷二

三

夢楚人誇齊人以狙狝也哉雖然他人之父猶吾父也譽人父者以吾父推而通之可也海外之國猶吾國也言海外者以吾國推而通之可也二氏聖人之教猶吾孔聖之教也談二氏者以孔聖推而通之可也卽如易有太極極者中也書曰皇建其有極言建中也子思所言未發之中卽此太極也聖人以天命之初情念未發強名之曰中形上之道陰陽未肇強名之曰太極吾第反而求之未發未肇者默而識焉得意而忘言焉然後推而通於二氏當有不符而自合者矣夫太極豈有極哉以其費而隱圖而妙無相可見無圖可立無可擬似故曰強名然則無相無圖者真太極也而太極之圖黑白已具陰陽已昭非太極也知太極之爲強名又知無相無圖者之爲太極則太極明而無極之旨亦明矣周子恐人執有爲極不得已別無極於太極蓋權教也不知周子之教爲權而以周子之圖爲實按圖以求太極而太極隱太極既隱而訾者夸者分圖角論爭辯互起而後無極又隱其嘗之者疑無極同於逃空而夸之者則謂無極形上而太極形下也彼見太極之圖黑白具而陰陽昭遂以爲形下此則泥太極之圖而不明無極之

旨也泥太極之圖則太極非兩儀也明無極之旨則太極非無極而卽無極也明乎太極之卽無極於是學問之道不引自伸不觸自長百尺竿杪不移步而進步千里岸上不離岸而超岸猶之中庸始言未發之中終言無聲無臭但明此中於天命之初則此中非無聲無臭而卽無聲無臭也因是推而通之則吾儒非二氏而卽二氏矣而夸與訾又何有焉

滌習

凡人有結習在其胸臆者其爲學必不至而其爲道必不親蓋先入之說爲主於內其後雖有微言妙道

激書卷二

三七

拒而弗受則師友之力至此而窮有善教者出焉欲有以救之其道不用益而用損不用予而用奪不用守而用攻損必損其所蘊奪必奪其所愛攻必攻其所堅所蘊既損則積聚消所愛既奪則情見絕所堅既攻則執癖化三事既得而後可以語學問矣嘗聞康崑崙之學琵琶也遍歷羣師自以爲無偶矣及見段師始窺其本蘊而聲邪也請爲弟子段師不許令其不近琵琶十年忘其本領然後教之崑崙從其言遂以琵琶獨擅絕技倉公之學醫也始師公孫光自以爲至矣及見陽慶斥之曰非是也命先燒其故方

盡棄其學然後教以定死生決嫌疑之術學至三年而倉公之醫遂通神明近世黃君輔之學舉子業也揣摩十年自謂守溪昆湖之復見矣乃遊湯養仍先生之門先生方爲牡丹填詞與君輔言卽鄙之每進所業輒擲之地曰汝不足教也汝筆無鋒刃墨無烟雲硯無波濤紙無香澤四友不羣雖勤無益也君輔涕泣求教益虔先生乃曰汝能焚所爲文澄懷澹胸看吾填詞乎君輔唯唯乃授以牡丹記君輔閉戶展玩久之見其藻思綺合麗情葩發卽啼卽笑卽幻卽眞忽悟曰先生教我文章變化在於是矣若聞苑瓊

激書卷二

三六

花若天孫霧縠目睫空豔不知何生若桂月光浮梅雪暗動鼻端妙香不知何自若雲中綵綺天半紫簫耳根幽鎖不知何來先生填詞之奇如此也其舉業亦如此矣由是文思泉湧揮毫數紙以呈先生先生喜曰汝文成矣鋒刃具矣烟雲生矣波濤動矣香澤渥矣嗚呼臭惡化芳鮮矣趣歸就試遂捷秋場稱吉州名士嗟乎此三人者其遇奇矣向使崑崙不遇段師一賤工耳卽遇矣而不盡忘本領雖授以樞天別調彼其雅俗相雜猶賤工也倉公不遇陽慶一庸醫耳卽遇矣而不燒故方不棄舊學雖授以黃帝扁鵲

之書彼其成見未破猶庸醫也君輔不過湯先生一學究耳卽遇矣而不遭挫折不經涕泣不以牡丹詞解其酸腐雖示以古今大家之範圍彼其中懷未舒天機未盡猶學究也絕之乃所以生之毀之乃所以全之退之乃所以進之卽區區樂醫舉業小技尙且有然何況爲學之大者哉吾是以知學者之難而教者之不易也學者莫難於知本教者莫難於辨異辨子之相似惟慈母能辨之穀種之相似惟老農能辨之學問之相似惟有識者能辨之辨似以全真濫習以全道結習與道似是而非也昔唐有李赤者妄擬

激書卷二

三十九

大白自稱謫仙而不知其爲廁鬼所惑也魯人有得中山糟液者漬以白水自以爲酒中山人嘗而吐之曰噫此吾之糟液也奚其酒彼結習之爲害寧止廁鬼之惑人糟液之害酒哉有法於此驅其廁鬼而謫仙之面目已見去其糟液而中山之椒雨已出然則教人者但除其結習而聖賢之神情已彰此學術也亦教術也

傳人

自古治天下之法未有久而無弊者也久而無弊在後人有以救之斟酌時宜補綻缺壞此治人所以急

於治法也自古教天下之法未有守而不變者也守而不變在學者有以通之引伸觸類知化窮神此傳人所以急於傳法也不得治人不可與言治法不得傳人不可與言傳法治人傳人之難自古歎之矣蓋聞華陀之治病也針藥所不能及則以酒服麻沸散至醉乃爲剗其腹背剗剔其積聚其毒入腸胃者則斷截以湔洗之旋爲縫合傳以神膏嗚呼奇矣使以此法公之天下無復天札疵癘之患矣無何陀死之後天下皆莫能傳卽陀所愛弟子如吳普樊阿者所醫皆隨手效壽命皆百有餘歲然普但準陀治療其

激書卷二

三十九

傳於陀不過五禽導引之法而阿之所傳不過針背視他醫深入二寸巨闕胸藏深入三寸其所服食不過漆葉青黏散一方而已至於剗腹滿腸則普阿二人皆不得聞求之亦不告也豈陀有隱於弟子哉陀蓋謂夫教者機權有奇有正而學者才分有天有人剗腹滿腸者陀術之奇而咬咀針灸乃其正也陀第舉其正者示人俾從陀說而變通焉斯可已矣若其奇者乃由天分傳非其倫殺人必多陀所能傳者人所不能傳者天也豈獨陀之立教然哉凡爲師者類如陀矣工倕魯般與人規矩不與人巧非不欲與人

也以爲天下之巧在吾規矩天下之變亦在吾規矩
當其與人規矩時固已與人巧矣其所不能則非與
者之咎也且倕既與人規矩矣及其自爲則巧以指
旋指與物化不以心稽而其所旋蓋於規矩般既與
人規矩矣及其自爲則木爲自飛摩天盡日木人自
舞蹠地廻風此皆規矩所不能施者而倕與般能之
觀其鑲空斲形盤龍攫虎之奇其視陀之列腹滿腸
何以異哉然而倕之規矩傳而其所爲指旋者不傳
般之規矩傳而其木爲木人不傳惟不傳指旋故能
使學倕者自出已靈於規矩之中則指旋之巧以不

激書卷二

三十一

傳而傳惟不傳木爲木人故能使學般者自得其意
於規矩之內則木爲木人之巧以不傳而傳矣藉令
舍其規矩而取所爲指旋木爲木人者執其徒而強
詁之其勢必至於偁方圓棄規矩背繩墨天下未受
倕般之利而先受倕般之害必然之理也且夫倕般
之欲得類己者而傳之無異於陀之欲得類陀者而
傳之也陀不能使弟子而爲陀倕般不能使弟子而
爲倕爲般此陀與倕般所莫能如何者也因其人酌
其宜權其變則存其教術而已矣昔者公孫光欲求
扁鵲之道於公乘陽慶陽慶不許曰吾求可傳之人

而傳之久矣汝非其人也及見光之弟子倉公則令
焚棄光所授方而盡以其道授之且戒之曰汝慎勿
令吾子孫知汝得吾道也嗟夫陽慶豈不愛其子孫
哉自知子孫無可傳之人輕傳妄試訛謬相因流禍
滋遠彼惟深愛其子孫故不欲傳其子孫耳漢黃門
郎陳偉之妻方氏得修煉之道偉欲傳之悅之萬方
弗告乃鞭撻之方氏遂裸走徃狂尸解仙去故其言
曰傳道在於得人苟得其人雖路途遐邇猶將授之
如非其人卽寸斬而鸞割之終不可傳非不欲傳恐
傳之乃以害之也噫卽區區方技而授受之難如此

激書卷二

三十二

仁禮

吾乃信傳人之急於傳法猶夫治人之急於治法也
粵南炎方時當酷烈雖解衣濯泉猶恐煩熱之未滌
也見貂冠而狐裘者必輟然笑之迨暑退寒來隨計
吏而北轅焉朔風裂膚河冰踴趾然後信貂狐之爲
適也古聖人道德仁禮之教亦存乎時而已矣黃帝
以前崇道德而尙清淨堯禹以後重仁禮而敦愛敬
迨至周孔而仁禮始大昭於天下仁禮者聖人之所
以內治身心而外治民物者也其言仁爲人心言禮
反自生者內治也其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外治

也周孔以其內治身心者舉而措之天下合內外之道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仁禮既明而道德之教益著矣而後世之言黃老道德者不然以爲仁禮者黃帝所不道而老子所詆爲僞者也嗟夫老子特傷夫以貌飾仁者不本於人心以文襲禮者不反所自生故爲此矯枉之辭使之苦誠而去僞云爾若夫周孔之仁禮則奚僞而奚詆哉且老子固嘗以慈爲寶而謂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此卽老子愛人之仁也孔子嘗見老子而問禮老子又嘗教以去驕心與傲志此卽老子敬人之禮也然則清

激書卷二

三十三

淨者愛敬之體愛敬者清淨之用從古聖人未有存體而蔑用者也使可存體而蔑用則是堯禹以來所以治天下者不在仁禮果堯禹治天下不在仁禮則桀紂所以亂天下亦不在桀仁滅禮果治天下不在仁禮亂天下不在桀仁滅禮則將易愛爲忍而愛人非仁毀敬爲肆而敬人非禮果愛人非仁敬人非禮則將不恥不仁而殺人不得言忍不羞無禮而犯上亡等不得言肆果殺人不忍犯上亡等不言肆則將謂猛鷙殘賊丞報聚虐之事皆不足以累道德而妨清淨此其流禍後世不至於洶洶大亂人相食而

弑父與君不止聖人知之是以因體以設用因人心之不忍而教以愛人以弭後世人相食之亂因人心之不敢而教以敬人以弭後世弑父與君之亂蓋聖人所以弭亂者卽其所以致治所以救禍者卽其所以養福所以因人心者卽其所以革民俗所以躋當世於昇平者卽其所以拯後世於顛瀾也而今之語清淨者顧相率而禍仁禮是不獨周孔之梟獍抑亦黃老之蠹賊矣昔者黃帝端拱以致上理而漢文法黃老以成大平曹參師蓋公以隆相業夫豈漠然置天下於身心之外而後稱清淨哉但存乎時而已矣

激書卷二

三十四

黃帝時當鴻熙無俟董戒而仁禮行焉漢初以暴秦殘黎文帝曹參一旦興以清淨之福不啻施溫煦於霜雪之後也迨於近代民俗漓矣飽煖逸居近於禽獸此時不以父子兄弟相親相愛之仁尊卑上下相臨相使之禮昭昭焉懸鵠以示揭揭焉若建鼓而求亡子也欲以救禍弭亂畫策而民不犯是何異幽地苦寒時當燔發而無衣無褐不取狐貉爲公子裘欲免於雪虐風饑也得乎哉所以道德必資仁禮猶夏衫絺綌而理趨趨也已成於鳥獸希革之先也仁禮必本道德猶冬擁毳帳而鑿氷納凌卽爲執熱滌暑

之用也由是觀之析因夷曠可隨時而措黃老周孔
可同朝而治也

生聚

天崇之間國用大絀有爲司農持籌者指畫詳密出
以示余余謂之曰此皆搜剔四方之財以歸天子可
言聚財不可言生財也夫財可生而不可聚也天子
欲聚民財必用心計小術之臣爲腹心而心計小術
之臣必用貪酷之吏爲手足用貪吏以聚民財猶蜻
蜓之食尾也蜻蜓自甘其尾饑則食之尾之甘液聚
而歸腹腹既飽飫而蜻蜓之生已絕矣用酷吏以聚

激書卷二

三五

民財猶西域人之饌羊也西域人有肥羊將爲饌繫
獅以怖之羊得怖而保身之浮腫聚而銷歸於肉肉
既美腴而羊之生已絕矣用心計小術之臣以聚民
財猶河東公子之爲園也園有名花而好飼蜂以釀
蜜園有嘉果而好任狙猿以代攀摘園有池沼可以
游泳魴鯉而多畜鸛鶴鴛鴦爲諸禽以代網罟花
英聚於蜂而花悴葉實聚於猿狙而葉盡魴鯉聚於
諸禽而池沼竭於是金谷錦叢遂爲棘場廢苑矣彼
蜻蜓之所以生者尾羊之所以生者腴花果之所以
生者英與實而池沼之所以有生者魚也從而聚之

且絕其生況可聚民財以絕民生也哉傳曰財聚則
民散又曰生財有大道此以言財之可生而不可聚
也聚則財壅生則財通通則財盈壅則財匱先王知
財之必不可壅且匱也以爲天下之財自足以周天
下之用於是定以九賦制以九式無曠土無游民無
產爵無冗費仁以予之義以取之禮以經之以三十
年之通制國用使天下之財與天下相灌輸焉而生
意綿綿用之不竭此其故非心計小術貪酷之徒所
能知也心計小術貪酷之徒治其流而不濬其源窮
其末而不固其本知富國之爲生而不知富民之爲

激書卷二

三十六

生也知加賦之爲生而不知減賦之爲生也知持籌
責券之爲生而不知經制畫一量入爲出之爲生也
何也彼其所爲生者非生也聚也聚之不可爲生猶
壅之不可爲通匱之不可爲盈也審矣古今生財之
說其繁然其大端不過有三上者以不聚爲生其次
以生爲聚最下者以聚爲生以不聚爲生者湯之不
殖貨財武之大資四海是也以生爲聚者恭儉樽節
休養百姓使民有餘費國有餘費如漢文宋仁是已
苟如是也雖不言財而天下之財皆其財不言聚而
天下之聚皆其聚譬之神龍壺氣生水而不聚水故

百川之水皆其水大鵬鼓翅生風而不聚風故九萬里之風皆其風藉令龍與鵬舍其所以生者而孜孜焉聚水於蹄泮聚風於蘋末則皆蜉蝣鵲之不足安能盪海若而徙南溟也哉然則帝王之財亦惟是生之而已財生於上則不待下聚而生氣自溢於下財生於下則不待上聚而生氣自蒸於上上下交生則國計民用不言富而自富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若夫以聚爲生則後世心計小術與貪酷之吏是已心計小術貪酷之吏進而軍國之用始煩朝廷之用始多黔黎之命始促國不可以爲國已然則生

激書卷二

三十七

與聚之關於人主非細故也政之治亂將于是觀民之利病將於是驗國之存亡將於是徵奈何不審於治生之道而自多其傷生之事也哉今夫人之所以生者血與氣也血與氣周流通流決於榮衛然後形神賴以不死若使其榮衛槁焉悴焉而聚其血氣於心肺之間痞塞脹悶爲患滋深此扁鵲所以投砭而歎也財者亦國家之血與氣也奈何知聚於上而不知生於下遂使民命盡而不憂國事壞而不悟至於大勢既去而拮克攘奪猶不自已是非徒耗其血與氣也又將割肉以適口燔炙其皮面肢體以自實其腸

胃也其爲傷生之道寧忍言哉

懷辭

嗟乎世俗所以待子弟者何薄也教之美服御修容正媚應對雍容出入望若神仙自以爲佳子弟矣及與之揚北經史蒙然如瞽然後悔其不與文辭相習也則又教之以剪花綴字鋪錦成篇取甲第於蠹簡博恩光於螢燈將以夸世而耀俗是又豈所以望於輕俊之子弟乎昔者萬歷之季有進士以制藝擅名者天下傳誦其文獨吾鄉鄒南皋先生見之曰是女也體輕而辭俊非端人也及入朝班果以賦敗人皆

激書卷二

三十八

張先生知言先生曰此非吾之言也程明道嘗言子弟之輕俊者慎勿教作文辭矣予初聞程鄒兩先生之言以爲迂濶及久歷時變乃知其爲世俗慮者何深且遠也今夫世俗所謂文辭者亦旣以採鴻寶領玉液釣玄機要以從事藝苑使父兄之教端而子弟之率謹亦復何憾而非所論於輕俊之子弟則何也所貴於文辭者貴其厚也貴其雅也凡人之性重則必厚輕則必薄雅則近渾俊則近佻輕薄之文易就而渾厚之辭難工俊佻之句易賞而渾雅之氣難尋天文所以貌薄道也而以易就之危言徇易賞之拙

目用輕薄之體質成俊俏之習俗其流之弊將何所
底於是而有夸而流於誕治而流於妖詭而流於怪幽
而流於隱者矣此第輕俊之中於文者夫人而知之
亦夫人而憂之而兩先生之憂不止此也兩先生所
憂者技成矣譽起矣而或遠不獨矜齊竿濫好東閣
西園莫非荒宴博望金谷祇藉聲援齒牙相假方誓
金蘭壇坫相爭遽逞矛戟賦非凌雲先擬竊卓玄始
草創即學美新楊柳月殘以纖敗俗玉樹花翻以豔
傾國凡若此者以養才則疎以建德則悖以獨處則
乖以入羣則亂此又輕俊之中於文因而敗名辱身

激書卷二

三九

以及天下者非夫人之所能知非夫人之所能憂者
矣嗟乎文辭之累遂至於此而豈文辭之爲累哉世
之不可一日無文辭猶天之不能無日星雲霞地之
不能無山嶽川瀆也而在雅重之子弟爲之則才彰
而文明在輕佻之子弟爲之則才蘊而文匿才者子
弟所得於天之分不可強也子弟而才焉進之以道
不期重而日趨於重不期厚而日趨於厚矣子弟而
後焉恣之以非道不期輕而日陷於輕不期佻而日
陷於佻矣故夫俊者才之似而實非才亦猶文者道
之貌而實非道也自古真有道之人其爲文也發於

天機放乎自然如春水赴壑衝擊激盪縱橫紆折皆
迫於鳥可已之勢而水無心焉斯則文之善者矣有
得於天機自然之妙者雖書畫小技皆足以近道苟
違其理則雖終身雕蟲篆刻但爲道之神勢而已非
文辭之學不如書畫小技也植之虧其本培之無其
其實隕華落不能自固焉爾譬之龍興致雲鵬起乘
風吾不以龍鵬不託於風雲之勢也雲盛而鵬不能
飛風高而鵬不能舉則鵬鵠之質輕而材薄也文辭
者亦子弟之風雲也奈何教子弟者不爲龍鵬而爲
鵠鵠汎風雲之勢而銷天日之光是可惜也

激書卷二

四十

求己

爲學者如山陰主雪湖之畫梅焉斯可矣雪湖畫梅
閉門端坐內求諸己久之能出梅之神情丰韻於五
指間曾畫一株在倪中丞廳壁期年之後墨氣尙浮
游蜂飛蝶往來採食華蕊皆盡若是其神也吾友龍
仲房聞雪湖有梅譜游湖涉越而求之至則雪湖死
已久矣詢於吳人曰雪湖畫梅有譜在乎吳人誤聽
以爲畫眉也對曰然有之西湖李四娘畫眉標新出
異爲譜十種三吳所共賞也仲房大喜即往西湖訪
訪李四娘沿門遍叩三日不見忽見湖上竹門自啟

有姬出迎曰妾在是矣及入問之笑曰妾乃官婢李娘有求媒者卽與話媒不知梅也仲房喪志歸家歲云暮矣悶坐中庭值庭梅初放雪月交映梅影在地幽特切嚼清古簡傲橫斜倒側之態宛然如畫坐卧其下忽躍起大呼伸紙振筆一揮數幅曰得之矣於是仲房之梅遂冠江右嘗謂予曰吾學畫梅二十年矣向者貿貿焉遠而求之雪湖因梅而失之眉因眉而失之媒愈遠愈失不知雪湖之梅譜近在庭樹間也予乃歎曰豈惟畫梅哉爲學亦如是矣本易也而求諸難本近也而求諸遠不知道不離人如水不離

激書卷二

四十一

地誠反而求之尋常日用之閒庭除几席之內隨耳之所聞目之所視手足之所持行參於前而倚於衡瞻在前而忽在後中邊互見左右逢原雖與孔顏覲面一堂不越於此矣舍是而他求焉是猶學雪湖之梅者不察其神韻之所在而徒冀蜂蝶之來食駭世驚眾以爲神也豈可得哉嗟夫學者之惑也厭其近且習者欣其遠且疎者而不知忽於近者愈近而愈遠玩於習者日習而日疎也惟行之而始至卽之而始親耳目近於眉而不能見眉指近於腕而不能握腕烏習於空而不能喻於空魚習於水而不能喻於

水又何怪百姓之日用而不知者哉日用不知非果不知也特遺己以逐物不卽物以明己故不知也設令一旦翻然內求諸己未有不憬然惺然覺如獲梅譜於庭樹間也

失我

嘗聞聖人無我又云萬物皆備於我以無我之我而備萬物則盈天地間無非我也世人封於有我之私於是自失其我而執非我者爲我矣雖然既謂盈天地間皆我又安見非我者之非我哉猶見獻賊掠禾陽時禾陽之張翁假僧衲笠與之同匿須臾賊至踉

激書卷二

四十二

踉相失疾呼僧不應翁哭以爲僧遇賊死矣忽自視其衲笠皆僧物也復大哭曰僧則在是矣我安在哉楚湘有豎善睡其母命之登棚守瓜盜夜盡竊其瓜豎睡正酣盜戲爲豎剃髮昇入僧寺凌晨母見瓜豎皆失踪跡至寺豎尙酣呼如雷母怒痛撻之至醒忽自尋其首無髮訴曰失瓜者乃寺內沙彌非我也嗚呼世之所別以爲我者必翁也必豎也而所自別以爲非我者必僧也必沙彌也失翁而得僧失豎而得沙彌以非我爲我者是惑也不知我之爲我也大矣我得其我則我備萬物而我與非我者皆我也我失

其我則我之形骸僅爲萬物之一物而我與非我者皆非我也得翁而失僧得豎而失沙彌猶之以非我者爲我也得失也豈哉也雖然本無別也本無失也本無惑也昔者莊周嘗夢爲蝴蝶矣當其夢也栩栩然自以爲蝴蝶也及其覺也遽然周也不自知周之夢爲蝴蝶抑蝴蝶之夢爲周也信如斯言則是莊子已先翁與豎而失我矣莊子得其天眞而失其形骸莊子之失我莊子之逍遙遊也莊子逍遙與物俱化方其化也竟我且不可得又安能別我於蝴蝶耶彼且不能自別矣吾又安能於千百世之後別莊子之

激書卷二

四三

我非蝴蝶之我別莊子之逍遙非蝴蝶之逍遙別莊子之覺非仰蝴蝶之夢別莊子覺時所著之逍遙齊物秋水諸篇非蝴蝶夢中宜此紙督爲經之義耶其能別者形骸之我而其不能別者天眞之我也天眞圓明彼此無間無我也無非我也無一物也備萬物也周也蝴蝶也翁也僧也豎也沙彌也一也本無別也本無失也本無惑也

心性

近世之言心性者多方矣或曰心爲性情之主心主獨尊性情斯屬者或曰性肇於天命之始性在胸前

心在性後者或以心與性智殊分或以心在性情中間者此皆離心性而二之未嘗合心性而一之也蓋嘗自童叟時側聞先君之教依考亭註云性者心之生理也人之初生有是本心卽有是本性體用同本故曰生理既爲生理豈有主客尊卑二塗前後中間三際可以方所位置也哉厥後聞寒山子吾心如秋月之偈而益囑然於先君子之旨矣以爲心如秋月則性如秋月之光也心本湛寂性亦湛寂猶之月本湛寂光亦湛寂也性滿大虛心亦滿大虛猶之光滿大虛月亦滿大虛也若夫燭理之明而爲智猶月光

激書卷二

四四

燭空之明而成照而其緣物所感而爲情猶月光隨物所映而成影情有喜怒哀樂不達一性猶影有山川動植不達一光也情且不能達性而謂性能離心乎故知性爲心光光爲月性離光非月離性非心心性本同渾淪無間語大非外語小非內收之一掬而彌綸六合測之無朕而包羅萬有此其故蓋有不可思議者矣譬如月夜玩月江浦一舟順流鼓棹左旋水月江光與舟俱左一舟逆流張帆右轉水月江光與舟俱右人但見月光在天隨舟左右圓通環應而不知所以左右者以其本然者無左右也又如月夜

待月泉邊一人鑒泉取水下注空中月光與鑒俱下
一人汲泉取水上升空中月光與汲俱上人但見月
光在天圓通環應隨空上下而不知所以上下者以
其本然者無上下也又如月夜宴坐高秋一坐月室
開窗放月月光出窗不見其減一坐暗室閉窗納月
月光入簷不見其增人但見月光在天圓通環應出
入簷窗而不知所以出入者以其本然者無出入也
從其本然者觀之寂而無爲收天下山河林木江泉
簷窗百千萬億月光攝於一月之光常在也而無在
也自其環應者觀之渾而無迹由一月光布爲天下

激書卷二

四十五

山河林木江泉簷窗百千萬億之月光無所不在也
而皆無所在也古之聖人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
患淵穆無朕而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圓通環應亦猶
是也而人乃於此妄分前後謬列次第是何異鑒空
爲月粉飾太虛以爲光也哉心性之學聖人每微言
之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黃帝堯
舜以前皆相傳以心而不言性非不言也蓋見夫心
性無二言心而性在言性而心在猶之月光無二指
月而光在指光而月在也西方之教諄諄言心而兼
言性者非兼言也蓋恐人不識心而以肉團意識有

生有滅者爲心故表無相之妙性以示原明之真心
猶言月者恐人不識月而以七寶合成有修有壞者
爲月故指空洞之妙光以標常淨之真月也孟子言
存心養性心存則性養猶月圓則光滿未可於圓月
之前更求滿光也禪門明心見性性見則心明猶光
見則月明未可於見光之後別求明月也則何也以
其本然者無先後無同異無得失無是非也故雖老
稚變遷而本然之真心妙性卽變遷而普現胎魄代
謝而本然之真月妙光卽代謝而全彰矣蓋至寂照
兩忘境智雙泯則并考亭所謂生理皆爲嚼語又况

激書卷二

四十六

能強爲區別方所也哉吾故曰常在也而無在也無
所不在也而皆無所在也

空明

思之所以不能及遠者有心者促之使近也知之所
以不能及大者有心者隘之使小也思與知所以遠
且大者以其心之空明無弗屆也不空不明勞心忡
忡而促之而隘之則非思與知之累其心有心者自
累其心耳東陵之徒日夜思爲利而不及善西山之
徒日夜思爲善而不及兼善心有所偏則思有所廢
也易牙能竭其知以別淄澆以之辨色則疎於離朱

非子能竭其知以畜驥駒以之參龍則絀於劉累心有所眈則知有所亡也是以凡人有心聖人無心惟有心故執而不變惟無心故虛而能通執而不變故其思有方而其知有域虛而能通故其思無方而其知無域其思有方故有所思即有所不及思其知有域故有所知即有所不及知其思無方故無所思而無所不及思其知無域故無所知即無所不及知從古聖凡之分在有心無心辨之而已是以無心者常明譬如葵花無目而能視日爲向背彼其視不以目也即此推之一鏡空懸百像悉現百鏡並懸一像百

激書卷二

四七

現亦惟無心於現故其見不可勝用也無心者常聰譬如芭蕉無耳而能聽雷以生長彼其聽不以耳也即此推之警教號呼眾谷皆應操琴動操眾山俱響亦惟無心於聽故其聽不可勝用也無心者常辨譬如龜蔡無言而能告人以吉凶彼其辨不以言也即此推之圖書貝葉默識心通汲塚秦灰文匿道存亦惟無心於言故其辨不可勝用也然則聖人不出戶而見天下聖人亦無心於見也使有心焉庭除衽席之間其掩吾明也多矣不下堂而聽萬里聖人亦無心於聽也使有心焉屬垣同室之間其蔽吾聰也取

矣聖人之言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聖人亦無心於言也使有心焉唯阿之相去無幾而指馬之相消已多矣孔子曰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又曰天下何思何慮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之言非二道也以爲耳目口體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是以不聰不明而不忠心之官則思然使有心而不能無心則心役於思思役於視聽與言而心官始勞心官勞則心口耳目僅成四物思言視聽但成四惑以物交物以惑引惑欲求免於不聰不明不忠猶辟寒以冰而被重裘以避暄也安能

激書卷二

四八

感通天下之故哉今試有人珎珎筵側見治容焉心注於治容目亦注於治容縱實從如雲簪被滿堂然心目所注惟有治容自治容而外不復見有餘人况可親於無形見所不見耶又試有人桃花扇後聞嬌歌焉心遂於嬌歌耳亦遂於嬌歌縱鐘鼓在宮琴瑟在御然心耳所逐惟有嬌歌自嬌歌而外不復聞有餘聲况可聽於無聲聞所不聞耶或又有人於稷下遊談之間言堅白與異同焉心闕於堅白異同口與舌亦角於堅白異同雖終日雕龍談天炙轂相遇然心與口舌所闕所角惟有堅白異同自堅白異同而

外不復舉要該凡具眾理而應萬事況能淵默雷聲
行無言之教示不言之化耶惟思亦然思繫於機弄
則智慧不開所以李林甫每陷一人必熟思於假月
之堂而不能思祿山之速反秦檜每與一獄必熟思
於格天之閭而不能思兀朮之敗盟惟知亦然知牽
於小數則神明不正所以智伯能察左右之竊瓜而
不能知三國之合謀以圖己桑田巫能知晉君之不
食新而不能知己身之先見殺者何也以其所思所
知者皆妄心之所結而其所爲心者皆妄識之所生
是以君子貴復其本心本心既復則無心之旨得而

激書卷二

四九

空明見矣

激書卷二

激書校勘記

卷一 三葉首行因時而變下脫因人而變四字

三十七葉十三行傷心上疑有脫文

卷二 三十八葉末行夫文所以貌薄道也貌疑當

作載以聲相近而謁薄字或涉上下文而衍

戊午十二月胡思敬校

激書校勘記

原章叢書

子翼以諸生果辭微辟亦明季遺老之一四庫
總目收其詩觸四卷水田居集五卷一題爲明
人一題爲國朝人前後自相抵牾何其疎也
此書成於晚年蓋在身經國變以後讀其貴因
藏智定志傳人諸篇誠非鏘萬默齋諸人所及
書目答問以專氣止辯時及老莊遂疑由儒入
道歸之雜家實則名法縱橫無所不有不僅兼
道家言也唯文體爲排偶所累不克變東京而
近先秦是其一病舊刻每篇各有評論自序外
又有釋智弘葉肇書廖志灝鄒萬選四序今俱

激書跋

陳卓叢書

不取內不足而藉外言以增重世俗往往有之
非可施之豪傑有志之士也戊午八月新昌胡
思敬跋

激書

無卷數 江西
巡撫採進本

明賀貽孫撰貽孫有詩觸已著錄是書凡三十三
篇以激書名者自云深感夫激我者成我之德故
記而述之所述皆憤世嫉俗之談多證以近事或
舉古事易其姓名借以立議若太平廣記貴公子
鍊炭之類或因古語而推闡之如蘇軾書孟德事
之類其文稱心而談有縱橫曼衍之意而句或傷
於冗贅字或傷於纖麗蓋學莊子而不成者其大
旨則黃老家言也

眞如子醒言九卷

〔明〕王化隆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眞如子醒

言九卷》提要

眞如子醒言序

車逢之際明也挾請中以振天

藻巍迤

金閣按富石渠有名家而程朱何圖

失夫一等事至或末遑差池輻

光歛翼多抱獲故紐者派衍

一歌足以善以通以一說足以闡世道

後世愛且傳焉美庸以明晦限人哉

王子養素江濱有日矣駭年奮

志激昂擅華初娉漢工後曰王

生、續爾屢科愷學竟以貢送

屬知造事蓋候聖也壬辰春方承

天眷蔭以成均王子挾楊桂二社侶鼓
篋而進名咲然又有一日雅且異
榆景可收胡又恍々是念年來甘
意林壑峰幘相年製荷慕靈
脩之軌陟瞻敞曠此老家具天
而樂終日娛譚者蓋求年之眷也

回想沈酣金馬初夢夢細觀
遂戲局森乎大覺矣幸遇至子
自茲醒也未得生歸俄以讀裡
心一日進我曰卿有欲味夢者
今醒而後知夢也予咲曰奚惟爾
我至此夢而醒者也且云自諸

矣懷此一懷夙共友人譚道之言
細諦之果淑身心妙竅大可解
于王化時自言曾遂題之曰醒
傳之同志王子驥盛回世未有察
臣言步設為我則跋為驚傳
夫賈經厚色也余曰盡傷乎自

古失明虧負國恩則生乃為此法
皆不得志者所為豈言遇
當今夢龍在御人文弼庶方廣家
每有省憐才意倘可立可用維紳
官不說易幾便謗亦洛採之說子
後明修齊治平之理之云大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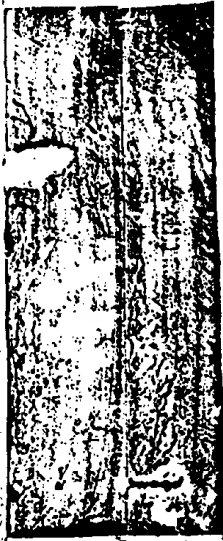
無可賞也與哉子無遇而未遇
也周叙之首

時

皇明萬曆辛丑歲暮春之吉

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蕭

良有拜手書



題王真如醒言

余觀世之作者往々招高而呼
順勿問其言何如黃金贅而白
璧酬矣士困躋當時迺欲以一
家言自見難哉余蓋於真如王
君重咨嗟焉王君自其為諸生
時才名著漢上矣所結撰甚富
獨出醒言一帙眎余意王君
才士雕龍繡虎自其長技磨以
論述宜不能越詞人順頰經生
門戶者及取其彙目閱之則自
三才以至治平何鑒々也王君

屢應有司舉竟不免筭瑟之悲
余又意其怵悵侘傺跌宕不羈
之懷率往束筆端而王君所爲
文則又博大闡瑋翩然治世之
文此又何也則君之養可知已
王君薦明經就銓而得簿所謂

本

予不負丞、負予里中人誰不
爲王君扼擘雖然簿豈能終負
君哉以經濟之學寄髥鬚之職
伏覽蜚聲於鸞鳳少連移文於
孽虎此王君事也世儻有皮相
王君其人者乎第取醒言觀之

計不終物而憐才之感勅者

奚藉余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編修長石曾可前書



真如子醒言下

真如子醒言上

真如子醒言目錄

天道篇七章

無極 元運 二至 兩極 烏兔 次舍

五行

地道篇七章

本厚 體良 寬勝 窮源 論以 樂終

親方

人道篇七章

肖形 分體 理脉 觀心 鍊性 養氣

立命

慈修篇九章

五常 格致 立誠 主敬 行恕 全愛

完節 謹言 敦行

訂學篇七章

通學 道源 見本 返照 悟真 達宗

講學

鈞玄篇十五章

用大 滅慾 葆虛 止靜 畏神 去殺

固窮 定分 先忍 戒侈 知足 除矜

忘憂 處學 理謗

彙典篇八章

君道上 君道下 臣道上 臣道下 子道

夫道 弟道 友道

齊治篇六章

克家 儀範 和同 敬天 法祖 治體

均平篇八章

繫矩 用人 理財 刑賞 賦役 風俗

禮意 樂意

目錄

真如子醒言卷之一

廣漢真如子王化隆撰

蕭丁泰吉甫父撰

劉邦靖孟安父校

周世匡翼之父閱

男王化隆可父梓

天道篇 七章

無極

懷璧子問真如子曰。無極太極之理。選世未有聞說者。自漁溪氏始發之。奚據以證真如子曰。正漁溪

氏妙悟之真。歎人返之孟根也。夫雕鵲鑄鑄。莫本若

矣。胡不榛初於盤盤。黼黻童蔚。莫經若矣。胡不完先

於皜皜。慙習耕點慧。莫才若矣。胡不還純於真樸。道

貴求食於母。豈然哉。先天未露一畫。道洵玄。無中生

有。道洵妙。有中復返於無。又至玄至妙真諦也。奚以

明之。鴻濛竅未有開。龍漢劫未有開。時蓋寥廓無光

爾已。溟滓未漏爾已。無天無地。未始之始也。顯浩吃

氣湊默。已。混氣活寐。醞靈湛若微茫。閤道靈。若惚

恍。沌沌平象環極之內旋。象一物之混成。象黃鍾之

黍稷。渾圖焉莫破。囊括焉莫全。以玄藏之化苞。靈

覺之元坯。而虛無自然之妙橐也。亡量神慧境界。種

種包羅於空黎。奚容函所關其際。印不得其名。借圖

無極。假名曰道。及九千億萬之梵炁。開赤書煥燄之

真文。虛無者洩。變化者出。黑白交凝。有無相射。寔謂

道生一。寔有始之始也。肇有後局。胚剖孕。清而裹。懷

高。濁而裹厚。兩儀繇判。乃一生二也。陰陽已列。渾燉

氏始出。三才乃定。聿謂二生三也。衆生見麗乎五行。

則太易生水矣。太初生火矣。太始生木矣。太素生金

矣。太極生土矣。五行賴土以立。而男女化育於其中。

八卦攸列。然後光三顯兩。颺震震。震高流下。種種

升歟。皇頡頏。群僊焉。是三生萬物乎。一三五七

九。道之分而有數。水火木金土。道之變而有象。東西

南北中。道之列而有位。青黃赤白黑。道之散而有質。

數歸於無數。不分則無數矣。象反於無象。不變則無

象矣。位至於無位。不列則無位矣。質還於無質。不散

則無質矣。無數則道之源也。無象則道之本也。無位

則道之真也。無質則道之妙也。此所謂無極焉者。凡

夫順五行以生。良知日化。執有著我。不能還無。以致

巧飾華趨。日斷而覽已。睨人體太元之虛。泝空明之

光。達造設之微。知生我者。適殺我。賈榮者。適枯元。渾

乎抱其一而弗毀。澹乎棲其神而弗馳。汶乎殺其慾而弗王。確乎舍其英而弗華。蕩乎弘其試而弗谷。返妄懷之真甫。援象歸於空游。一段真造化。調御靈籙中。始挺光岳曰完人。

元運

了然子見世有短人。尺二盈。且歲跌折。問真如子氣數之說。真如子曰。冥事都若蓋。寧廓閑眇。量者以尺序運若環。塵濩游歸。候者以管。得理於數。造化推在指端間。休該丈卓應而五。而不探本根。識宗祖。與弗窮者等。奚其入。氣數所說。乃元運之會也。萌者神

龍負圖於孟河。彩鳳鳴書於轅丘。天露十千。由甲迄癸。動以上應。地歲十二支。由子迄亥。靜以下凝。故天地終始。統於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百年。曰一元。分為十二宮。有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每宮有一萬八百年。曰一會。一會有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一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當虛無胚輝運中。悶悶焉一氣盤估也。迨天緣子開地。緣丑關。入緣寅生。猶歲之騰蟄時。以至物閉於戌。猶歲之立冬時。元運至戌而亥。則周十二會。為一大數。而天地復濕矣。奚以明其然也。渾熒氏判三才首君。

空滄砲裏之上。墮凝裏之下。屹儀相成。化而為人。堯人皇氏。攝提連通。循蜚因提紀。正寅卯辰之三會。咭咭吁吁。鳥獸同途。殺牟未殖。人形之長過丈旬。壽筭之永踰千歲。元氣結固之人也。無善善。無惡惡。奚聖奚凡。名所聖人以慧日。製利破鴻濛。智慧而去。始分上下尊卑。通兵革貨利。庖羲軒轅時。尚有結繩之政。無為之化。渾渾渾渾。猶未漓。已會也。堯舜運際中天。以及三代。正午會之期。文明大闢。至道浸昌。為之仁義禮智。以立極。權衡符璽。以相信。黼冕旌軌。以飾華。情實開而奸宄叢。踴躍好而弊孽興。其形丈以內。其歲百以外。稽之堯在位九十年。後歷代以及周穆王。在位尚幾百年。較於上古雖弗足。然民未聞有夭札之患。是猶未大漓也。何奈春秋戰國迄于今。人之械詐益宏。頡滑堅訥。益益茂。五常緒操。百巧彙集。上靡物弗悅。罔能賞其款。下靡竊竊。罔能售其奸。故形不滿七尺。而以耄耄稱稀壽焉。元氣消退。拜幾盡。午未未劫之會已。逾茲後至申運。文章愈飾。雕巧愈繁。智術愈廣。而脉澆愈訐。上古燼末之無餘。形益短。壽益促。酉會而往。一二載之蜉蝣也。子謂今世間有孺人。且或倭者。幾先發矣。介成會。不復有人。而亥會。則濕合。

如初。理之前定者也。若有至人。逆羲和之轡於方中。潛使東注之瀾於蒙止。完純養粹。超於數而象先。觀於天而極定。躋於垺長而助勿。操於行而藻完。溫於華而非關。森於喪而為得。將入無窮之門。以遊空劫之外。先天地生不為老。長於上古不為壽。寔久視之道也。語云。克舜至今其心在。非心在也。心心者固在也。

二至

啓陽子難真如子曰。子窮天道。奚為冬至。奚為夏至。曰。玄遠之妙。猶張弓然。歲則外弛而體復。張則內向而用周。天地間固非氣。天地間氣而宰之。固非道。道者何。中和是也。陰數癸中。陰陽偏勝。時辟告舛。當生妖癘之患。陰數和。序候差池。泰成且成。當有屯駢之陷。固一消一息。乾坤通復之蘊。猶弓調伽耶。緣太極判於兩儀。沉潛解處際中。而聖演者。闔之陰陽二氣。舉品生彙鞠。毛虫煥蛸。悉本坯冶。戢韜之者。毫或外以氣運。其軸轉而載隨。杞移而楞順。蓄極則發。施屆則還也。計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陰陽之氣。升降流轉。化者常不窮。夫十月純陰閉塞。坤卦也。假或陰極。寡用陽濟。萬物死於淫寒。爾後七類矣。故冬至曰

復卦。地中一陽上升。每計一日。升四百六十六里。餘二百四十步。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已升七千里。三氣為一節。升二萬一千里。其卦屬泰。立春之日也。至九十日。陽氣上升四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是為春分。而曰大壯。此時陰中陽半。其氣鬱塞為溫。萬物生著。自此以後。陽氣愈升。九十日。以八萬四千里。而到天。通共一百八十日。為首夏焉。夫四月純陽發。蓋名為乾卦。時也。無陰以濟陽之亢。耗於蒸煇者。無幾。則焦土稿物矣。故夏至日。天中一陰下降。謂之曰姤。亦如前至四十五日。降二萬一千里。其卦屬否。而三秋又至九十日。共前四萬二千里。正到天之中。是為秋分。而曰大觀。此時陽中陰半。其氣變熱為涼。萬物於焉結實。過後又降九十日。以八萬四千里。而到地。為孟冬之候。還復卦矣。地以陽升。天以陰降。故何也。天外陽而內陰。故陰下凝。地外陰而內陽。故陽上布。即冬至刻。以葭灰候地之氣。可驗已。不醲醢。更不弘該。不流行。更不歸結。以冬夏二至天地之中。和也。非太極宰綴之。安必出入循環。周愆期哉。吾心之中和。又何如。性弗使乎屋局。情弗宣於斷兆。養清廊清。晚吾真之謬律。鑒高拓厚。茲太字之初靈。靈

宕蕩軼。塞紛紜之情實。應泛施平。錄彼我之報葛。夜
氣一清。淵蟻龍潛。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得矣。豈
畫所為。玉色金精。洒洒落落。如光風霽月得矣。厨子
曰。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樞陰機陽之
妙。斯在我歟。

而極

啓陽子曰。南北兩極云何。曰。汗血龍媒。追風逐電。濟
渭之良也。馬至衡未具。且奔突而無所。雖造父奚範
焉。金徽玉軫之美。輕擺謾撚。間關幽咽。此亦天下之
至調也。六律弗諧。伯牙難以施手。天下物。若闌而樞
若棹而繩。若檻而機。若水而尺。若爐而鉗。若轆而杵。
不能脫主以運匪他。標的的堅。胡施巨頑。弘把持定。
胡運巨廣也。物凡類以。知天道乎哉。天道清虛一氣。
若張蓋然。四邊垂下。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天當有
餘。動盪摩施。包羅於地。地當不足。積凝質厚。用承乎
天。其南北兩極者。天地之樞軸也。天地舍是。則四維
不分。方隅莫定。胡以生生化化。見不測。猶馬衡乎焉。
六律乎音也。坎為水。屬陰中陽。位北方之子位。子者
水也。介虛危二宿中。原北極乎。而七曜同宮。雖為
火。屬陽中陰。位南方之午位。午者火也。介星張二宿

中。原南極乎。而六曜同宮。乾坤上下。人生群品。皆
不離乎水火二物。其全係稟之天。古人以衡管窺天。
衆星無不轉旋。但有一星。轉之實密。循環不出於管
中。名曰紐星。天道如磨旋。則磨磨為天之不動處。此
天之不動。即紐星旋轉之所。是謂北極。北極在地平
之上。南極在地平之下。北極夜間常見。南極夜間常
隱者。天在北常低。故北極縣於天近。易見也。天在南
常高。故南極伏於地遠。難見也。草木子曰。北極瓜之
蒂也。南極瓜之攢花處也。豈然哉。天有南北二極。懸
乎地。然後五行效其能。六合分其化。九州八紘定其
所。然後赤道以立。東西列面之不為黃道。以開日月
往來之各序也。盤之定針不亂。通二極之氣也。車之
指南不道。錯順二極之曜也。寔極也。庖羲撫世。先舜
執中。夏商懋昭。周錫民極。易得二五。春秋得權衡。書
得皇極。詩得帝則。禮得中正。同此物也。孔之一貫。蓋
之守約。濂之太極。明道之卷密。橫渠之五紀。南軒之
定體。紫陽之虛靈。皆得此極也。吾之心極。奚以定之。
慈廖遠常燭。飛埒常消。毀方而練。業訢。非可以作向。
契契而室迴。非可以廣運。越核而剔根。非可以高量。
敬簾而歟。允。非可以迪祥。極定而天心我順矣。

烏兔

離垢夫曰。子知烏兔之玄精不。曰知。奚說之。曰。舉斷
繫採石之譚。而渾淪也者。俾以鑿。聰蟾蜍玉府之說。
而虛湜也者。俾以涸。蓋恍摩而億。乃為管明。駕空而
言。斯曰縛影。祇一蒂之僻。非全牛之神遇也。邇義
和占日。常儀古月。史佚保章之著。覆矩銅象之推。未
不云。舞武間。或隱巧於術。立秘法於表。將奚闡揭
之。俾中天之照。炯炯弗爽乎。按天形。南高而北下。若
蓋覆然。四維垂地。日月旁繞。而代明。月出自湯谷。次
于蒙。圮曆紀云。天道左旋。日月右轉。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以詳於運。次非以本與探矣。者。日
何。陽精也。體乾象而位離宮。乃屬火。火本中虛。故外
焰而內晦。乃為陽中陰。號之為鳥。鳥者飛鳴於晝。陽物
也。陽燧噴紅。時或有仰日者。目燭若刺。更驗已者。月
何。陰精也。體坤象而位坎宮。乃屬水。水本中滿。故外
暗而內明。乃為陰中陽。號之為兔。兔者隱行於夜。陰物
也。水輪皜湯。時或有觀月者。光朗若聚。更驗已。日行
於天。近則光易見。而為晝。月行於天。遠則光隱淡。而
為夜。冬間陰凝氣肅。日遠而行於地中深。故晝短。而
夜長。夏初陽光氣盛。日近而行於地中淺。故晝長。而

夜短也。又月有朔望者何也。月原陰魄。藉日以為光
者也。當晦時。象坤卦。朔則交合乎日。同出沒焉。三日
感陽光而有孕。三日現蛾眉於庚方。法象乎震。初八
日二陽已生。象於兌。以時陰陽各半。其平如繩。昉曰
上弦。斥十五日。三陽俱備。與日相對而圓。復乃謂之
望。即乾卦矣。過十六日。一陰始生。法象乎巽。漸至二
十三日。以二陰而象艮。亦猶乎前。而曰下弦也。斥三
十日。純陰而晦。日月又合璧矣。以盈虛消息之妙。會
十二月為一載也。人之身也亦若。以心性為日。而名
離宮。以命蒂為月。而名坎宮。心果陳腐無物。湛空無
味。其性鏡自現。而氣覺課料之初界。洞然屬燦。若乎
內煥。自爾神光下燭。精華上滌。地而靈源以衰。則始
然固結於黃庭。天根盡升於月窟。法乾坤之自然通
索。鑰之消息。運水火之抽益。搏烏兔之交。戀我與天
地。共終始哉。吁。靡開士阿誰能盡。

次舍

離垢夫曰。天有次舍。子聞其詳歟。曰。天運華蓋諸道
也。道未備。則運僭。運僭則施遭。而乾坤爽。可絲缺哉。
光岳開卷。品姓森穠。誰外仰冒三光中。天地恩同
日月。恩睎。恩星辰。猶恩柎。柎。系森羅萬象。下應乎分

野故萌終之相代。信逆之相尋。子殺之相困。成訖之相符。乘除之相應。非三光斡旋而宰執。自有譴鬼區。曼倩之學。祇視為迂詭。冥猶調陽春於寒襲。又陳玄黃於矇侶。奚人也。按周天中外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二百五十。乾樞之化。萬古晶壽而係者。日月火水木金土。此七曜之大。管於北極三台之內。帝王女后之受享。卿輔祿秩之級崇。皆紫微垣內。有列曜以司其照。故太陰太陽。其水火也。水火二宿。維謝於日月。名曰坎離。位乎南北。厥木為歲星。屬東方生氣。應祥潤物。有博化之功。火為熒惑星。屬南方炎氣。通明景煥。有燥濕之權。太白為金星。在西方。剛斷肅殺。主戈刃之事。伺晨為水星。在北方。澍澤潤稿。主流施之妙。中土為鎮星。性本厚重。長養平曩。衆。寧謐家國之安。北斗同宮七曜。宰殺機。南斗同宮六曜。主生機。東斗五星主箕。西斗四星紀名。中斗三星鎮據。皆分布五行之定位。凡五嶽八極四維。所握以運也。餘氣所變。又有逆次妖舍者。何木本東方作仁愛。其氣之餘。變天乙紫炁之星。乃禎瑞之象。若星朗際。則泰階立奏。時靡物豐。火以炎燥之餘氣。變為羅宿。土以重濁之餘氣。變為計

宿。水以汙漂之餘氣。變為孛宿。又為慧星。計三者。性當慘惡。其用凶威。俚一或犯。家國叢故。人世崇災。至於金有形無氣。故不變也。二十八宿。按四域各屬分野。應下土三十六禽。亦有吞啗強弱之不同。生剋制伏之各異。皆不離日月火水木金土焉。角亢氐星應於韓。房心應於宋。尾箕應於燕。斗牛應於吳。女虛危宿應於齊。室壁應於衛。奎婁應於魯。胃昂畢宿應於趙。觜參應於魏。井鬼應於秦。柳星張宿應於周。翼轸應於楚。封疆各異。上界之照臨。係焉。言乎其經。則二十八宿。分羅四方。而奠其位。言乎其緯。則金木水火土之各曜。周天以稽其行。經則隨天。緯則順度。當乎冬夏二至。其白虎蒼龍。見於初生者。匪可得而變也。當乎春秋二分。其大梁大火。見於五位者。匪可得而易也。以天道之常。自然之數也。若夫或隱或顯。或字於四方。或見於當年。或隕而如雨。或化而為石。或其長竟天。其光如畫。又天道之變。忽然之數也。夫天清虛寥眇。本然太空無着。凡此曜度。豈實有物以係之。真乃一氣運旋。執人心。即星也。軋首坤腹。而惺惺者。空羅中。絲念臧起。景星弘開。絲念盡起。妖異橫列。又奚以回斗柄。正天心。而俾之常亮。不竅鑿弄佻。不

斯非多駢不浚生銜焚寧臺母寧為人之察
察寧要更仙母寧為人之綴綴寧欲飲母寧為人之
諱諱輝運光鎗素若曜之隱沒廖照黃輝若度之臨
見君子上律天時道如斯矣

五行

心知子問曰五行之定數何如真如子曰匪數而理
巨顯匪理而數巨寄迨而合而庸推也玄黃之造設
物祇不過一生一剋生以妙其始剋以通其變非理
數所前實哉合四維內胎若字若嚆若咬若越若翔
若泳若翹若氣變若形肖若胡其夥而皆不棄五行
化化也率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數也
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之者觀理
也又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五行所由具矣黃帝鬼直史曰在天為風在地為
木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天為
燥在地為金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天為氣地為形形
氣相感而萬物生五行所由運矣當天開于子萬物
從微至著自坎宮而起天為奇地為耦每相成而為
用故天一生水地成六而居北地二生火天成七而
居南天三生木地成八而居東地四生金天成九而

居西天五生土地成十而居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歲皇之變化五行之祖也假世之蕃用裨殖之變寡
通胡能效用於不窮風后配以九章禹則演其疇焉
蓋水木土三者皆天一三天五之所生舉成數也
無變也故天一在正北合洛書之坎一天三居正東
合洛書之震三天五居中黃合洛書之中五居於地
二之火地四之金乃陰物也陰者女入之象不能自
立從夫而立倣以地二必耦天一而成三火之為質
其氣虛須待加補三三而得九數處於南方合洛書
之離九也地四必耦天三而成七金之為質其本厚
不必加補即七數按西方而合洛書兌七之數為五
行各居五方乃定位也夫天道左旋四維之隅相去
寥隔假無以補其空則氣不貫而用豈周故河圖在
南方為天七之成數補東南隅之空加七七四十九
數以除五九四十五止用四數合洛書之巽四居東
南也以河圖在北方為地六之成數補西北隅之空
加六六三十六數以除三十止用六數合洛書之乾
六居西北也以河圖在東方為地八之成數補東北
隅之空加八八六十四數除六十止用四數再加一
倍得八數合洛書之艮八居東北也以河圖在西方

為天九之成數。補西南隅之空。加九九八十一數。除八十。止用一數。再加一倍得二數。合洛書之坤二。居西南也。是東西之各加一倍。而南北不加者。以南北之有極。此洛書所以通其變。而與河圖相為經緯表裏焉。然河圖之五位相得者。何也。木在東三數。木能生火。為二數。乃合為五也。水在北一數。金能生水。為四數。乃合為五也。土居中。又五也。洛書則縱橫一十五者。又何也。北坎之一數。對南離之九數。合中宮之五數。而成為十五。東震之三數。對西兌之七數。合中宮之五數。而成為十五。東南巽之四數。對西北乾之六數。合中宮之五數。而成為十五也。其所行皆不離此五。故曰五行。若相生無以相尅。又肆其性以戕物。故水伏火。而止酷烈之災。火煉金。而全剛利之用。金攻木。而備物曲之宜。木蘇土。而成稼穡之美。土填水。而免汎濫之虞。制伏其太過。相尅者。乃以相成也。唯聖人妙詠頌。褒隆。通極穆。俯仰洞其究。振然活闊其從。體五運。新順次。而權會以迪時。本五常。所真倪。而邀謀以完機。盡五倫。所得容。遲。而敦叙以如矩。善五官。所司用。而叶。墟以導中。仍五事。所行成。而諱。衷以數則。人充而天。泰。通合也。

醒言天道篇音釋

無極章內

閑音閑 覺音覺 默音默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寤音寤

元運章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二至章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兩極章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鳥兔章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次舍章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五行章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寤音寤 寐音寐 淫音淫 寧音寧

墟音墟 墟音墟 墟音墟 墟音墟 墟音墟 墟音墟 墟音墟 墟音墟 墟音墟 墟音墟

真如子醒言卷之二

廣漢真如子王化隆撰

蕭丁泰吉甫父選

劉邦靖益安父校

周世匡翼之父閱

弟王化遠齊可父梓

地道篇七章

本厚

宏博子築室掘地。泉滲滲出。問真如子曰。地下何以皆水歟。真如子曰。地意大塊而之乎。一。神化溢矣。參

大造而之乎。一。萬物著矣。立大體而之乎。一。死生齊矣。成大務而之乎。一。變化同矣。儋一之說也。攸以窮九閼於始末。指六合於掌端。豈扣盆相疑見哉。夫天地初未之闢。渾沌乎一點靈液。胚于厥中。斡未朕兆。斡未萌際也。迄天開子竅。坎中一陽真玄。發洩為水。御即潑。御活。上下倂振。時未有地。寔水啓先天一數。莊子攸謂溟滓者耶。運所丑會。水中滓重。凝結於氣。時久積而成土。地由是為闢。水土震蕩。漸加盤固。天。然高水蒸就。而地蒸起。峰嶸元突者。遂結為山。故巒峰疊嶂。起伏曲繞。有防波浪之形。從後人生於寅。則

早厚睡以弘載。而熬極立。魁局翕以該生。而幅員倬矣。土氣之堅。割成石。而石中之鑛。則金生。土氣之陳。爽生木。而木中之醱。則火生。緣是萬有不齊之物。生生化化於無窮。印故曰。起於坎水之一也。中庸論振河海而不洩。言地以承水也。絃以水承地者何。彼言地之功用。此言地之本原也。噤諾不見河洛乎。河圖之初畫。天一生水。地二方生火。洛書始言坎一。繼言坤二。緣寔知水在地先為一也。緣寔知土真中數。今維之高。水旋四。悽悽流之下也。以故地圓天中。方而靜。色而黃。形而磅礴。其厚七萬三千一百里。東西相度。二億二萬三千五百里。餘七十一步。南北相洎。計二億三千五百里。餘七十五步。天玄之始。眇凝聚于中。飄若浮舟。廣若傳局。陽氣包旋於外。無窮焉。晉天文志云。天地者。乘元氣載水而行。楚辭八柱何當之。說河圖言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足見已。水能承土。則土得潤不之燥。物得生不之稿。今觀高山宜無水。而源泉每發於此。此見水承土也。然水流物。而反承土。則水又胡焉承之。蓋水至柔。亦至剛。有風輪以轉運於不窮。則水不洩。而土常隆。但山岬中有氣。發震號憾怒。名曰風洞。乃風能盤旋。

其水。即風豈真天降哉。坎中之一氣。相呼吸也。會禹
戌亥。風烈宇傾。土崩木壞。火滅金沉。又混合為一水
矣。印又曰。終於坎水之一也。人之一身。性命之蒂。屬
坎宮。乃真陽一竅。故唾也。涕也。精也。津也。血也。液也。
皆水也。惟中焦之土屬之。空膜滿協。鴻臚翕凝。玄廊
清浩。黃庭謂結。心則真源靈洞。主張乎四大。息度。噫
咽之氣。則風也。鼓動周流。而脉衛方以朝元。形骸賴
之澤潤。無水則稿矣。蓋一之說也。一生二。二生三。
生萬物。得一而萬事畢。

體艮

桂子伎。王。王子。躡大別。轡而盤據。問山之起伏。萬狀
相於何脉。王子曰。繪蛇而增足。臆誕也。膠習而奪常。
學固也。非達微之品也。方廣家。涉獵往作。綜躡維
倂。以發揚天倪。而庸昭來識。可誕而固哉。昔禹遊龍
門。八神探玉簡以授之。長尺二寸。取其度量。天地。既
尋河洛。見神鳥進退飛步。竟效回跡。躡為九宮八卦。
爾後疏鑿。若有神驅。寔靡人力。難可與膠。常迂。隔者
道也。地之有山。猶人之有骨。天下豈有肉不附骨矣。
易見言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孔子繫曰。終萬物始
萬物者。莫盛乎艮。當其水波浩蕩。震撞衝激。設無山

以塞口。而扼其勢。將山崩而地焉毀矣。以繁草木育
禽獸。而興寶藏乎。說矣。地肉也。山骨也。骨之髓液。殖
金殖玉。而其舛脉。數暢於土。殖寒殖步。殖卉殖雜。皇
陳錫區宇者。無窮焉。混合初判。有山名曰妙高。挺出
千界。周濶無量。住四海之外。一大海中。下狹上寬。中
有三級。端直不屈。五色鬱勃。七寶合成。玉樹琳瑯。玄
館妙閣。瓊樓瑤苑。金碧輝煌。有種種殊妙香。豈非可
名狀。名曰上界。浮黎空清。碧落洞煥。不照而光。不離
而明者。即天也。三光繫於妙高之半。如腰帶磨盤。頂
即旋轉。雨雪風雷。自地而上。因時變化。以成世界。其
山之面南。曰濶浮界。青瑤瑤色。則為青天。山之北。曰
鬱單界。乃金色。其天黃山。之東。為弗婆界。乃銀色。其
天白。山之西。為瞿陀界。乃頗黎色。其天紅。四方各是
一天。各面皆有四海也。妙高山。一夫流于閻浮之西
北。曰乾門。乃我中國外夷。所共之天。有山名崑崙。其
嵩高五萬里。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山有三角。正東
名崑崙宮。有積瑤之房。實為清虛之府。北名閼風之
顛。西名玄圃之臺。閼風苑有城三千里。玉樓十二座。
帶瑤池。右環翠水。為王母之居。崑崙一脉。流於渤海。
南作蓬萊。方丈瀛洲。三山宛轉盤輦。有道士子者。巫

正陰精氣核積而流布。至於中國。脈絡充周。先結五嶽。疊伏萬狀。遂結海內之群山。砥柱分流於各方。斷矣復連。合矣又分。所以奇形怪狀。不可縷計焉。寔皆祖嶽裔者也。吾儕遊女媧之故鍊。仿大禹之先登。廣覽豁眸。俯臨紆襟。收大塊之玄圖。歸之靈樞間。其前得良止理。以懋身修者何。在除風疾而寧宇泰。不甞礪而貢高。以崇養也。不鑿糟而豁墩。以同人也。不蕘阨而失顛。以體正也。不險僻而峴嗟。以獲通也。雲衣可振。榮華可披。虬龍可登。虎豹可踞。太人玄搜勝廣之妙。小宇宙而開方矣。

覽勝

桂子問海內之山。色目胡出。王子曰。臥懸方倬者。蒙依茲之風抱。遐陬遠繫者。達人之大觀。所以梗槩倬之屹。趨情檢方之磊落。藻麗蕨之瓊瑰。奚容一日巖山趣也。仰觀觀西北所隅。高阜而土實。以故山希濶。其他夷平。東南所隅。卑濕而土虛。以故山連絡。其地險阻。奚以說之。凡中國之群巒。挺立大荒。高列洪隆者。雖無幾。惟五嶽其樞幹焉。東嶽屬木。鎮於充休。歲之。名曰岱宗。王者受命告成。以東方為萬物交代之歲。宗者長也。言為群嶽之長。由屈而上。凡五十餘

盤神霄兩峰。嶻嶭特起。又有三峰曰泰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河。馮虛四顧。茫然無極。為古封禪之處。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刻石紀績。言天以高為尊。故增泰山之高。以示報天。地以厚為德。故禪梁甫之趾。以示報地也。南嶽屬火。鎮於荆。神農履之。列七十二峰。惟天柱石。原紫蓋。蒼容揭在雲表。上登日臺。觀日出如火輪。湧起水底。遲回槎曳。漸上高漢。祝融去地二萬丈。昔人謂不登祝融。不足以知其高。不至方廣。不足以知其遠也。中嵩屬土。鎮於洛。軒轅廬之東。謂太室。西謂少室。三十六峰。綺錯繡錯。蜿蜒磅礴。屹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若星拱也。西華屬金。鎮於礪。少昊麗之。與首陽本同一山。巨靈擘開。以通河流。外羅諸山。為蓮瓣中三峰。特出如蓮心。其下為雲臺。自遠視之。宛然青色蓮花。開于雲臺之上。片石壁立如削。最奇勝也。北恒屬水。為并鎮顯頊。嚴之在曲陽之西北。名摠玄之天。乾門神軸。其勢馮馮溫溫。恣昇于天。縱盤于地。巔經赤日。冒盪高雲也。東嶽居東首。以受生氣。造化人生。南嶽主星辰之分野。而蕪水族。中嶽主世間之地澤。而總林木。西嶽主五金之豐耗。而治羽毛。北嶽主河海之高

深而統走獸五嶽各司其化以握乾坤萬有之造者
自是又有茅山在句容形如句字初名句曲上有三
茅峰與蜀岷峨相首尾蔣山實其脉之盡處天台在
剡應台星即有石橋天堂碧林之仙具廬山皆岷流
而面彭蠡東南香爐峰西南石門山崇巖九疊登峰
萬仞太和山巖均州為真武玄宮高盤峭壁十峰昂
聳金殿工巧字觀魏閣太行西自潞源南北接河內
綿亘數千里燕臺西山乃太行之首阜奇擁翠雲從
星拱于皇都之右武夷在閩三十六峰九曲桃源映
帶左右其太玉玉女峰幔亭缺障尤為峻絕宋李綱
所謂猿鳥夜呼千嶂月松篁閉鎖一溪雲者也臺山
在雲臺有五峰高出雲表奇木異禽泉甘石秀頂皆
積土故謂之臺羅浮北望增城南望東莞頂曰飛雲
峰曰聚霞夜半見日故其中巖曰朱明洞丹鳳碧鶴
麒麟神物嚴於其間仙府也終南在關中西起隴鳳
東踰商洛靈芝早藕瑞產紛紜四皓之所隱焉西峨
在嘉定西山相對如蛾眉周迴千里重巖複澗莫測
遠近之數者周旋富內盤根千萬里氣脉相為流貫
而輔弼五嶽者也外至王雞白雉牛頭熊耳羊腸鳥
翻猿門鳳塞天井地乳負嶠方壺不知其幾千萬非

秩朝嶽表而衛峙一方哉學者觀山何如關心之榛
蕪而址定大心之取舍而量充遊心之崇荒而行直
實宣尼小天下子與氏之巖巖矣

窮源

義川子俯江流挈尼父川上之嘆卧其源真如子
曰天下未有無本能致遠者肆夫翠虬絳螭之將升
也必聳九淵而後滄蒸從起靈深懸一息萬里稱
神物焉問其所先則潛伏盤蓄於遠微之穴者厚也
況水乃純陰之精為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千派
萬支或伏地而行或湧谷而出變化無端固可絕測
儻未敦之化者不停蓄遠遠豈所謂資深哉蓋探其
本矣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蹇之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夫夫藉泉石以
洗昏蒙資漣漪以漱道真君一旦少機也春秋元
命云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焉乃繹本源哉妙
高山之南屯鶴虛浮作天上萃朗澈未之氣下盤想
蒙防之精迴折繞曲其次結為崑崙山之三層號
曰天柱實為河源之靈府由星宿海與天河通昭回
雲漢間焉攸茲兩派一出葱嶺一出關東流注於鹽
澤潛行地中斥積石為中國之河是天下大水界也

雪山與崑崙相紫結。頂有阿耨池。東作恒伽河。出東口。流之東海。南作辛頭河。出牛口。流之南海。西作博叉河。出馬口。流之西海。北作斯陀河。出獅子口。流之北海。各派皆五百河。浩沔支。與河亦阿耨池所支流。以故千年一清。千里一曲。泓頤波瀟漫。長瀉靡峻。故之海也。海者。天池也。又引晦也。獨其水黑而晦。蓋天地如幕。四維皆海水相通。地凝聚於中。竅四海之外。又有渤澥漲海。青海翁海之別。浮天泛日。萬川皆歸之尾間焉。弱水在夫餘北。不勝毛羽。非御風翔雲者。不能濟。抱之一氣使然矣。石出謂之澹。積蓄謂之池。貫穿謂之川。廣浸謂之湖。通瀉謂之泉。靜深謂之澤。鍾聚謂之澤。川注謂之溪。通谷謂之壑。淺急謂之澌。平際謂之汀。風歛謂之波。洶沸謂之濤。皆水也。水固日夜歸海矣。而海不見其溢者何。海與天通。水又轉而之天。為雨露霜霧。上下遭風輪然。一氣九流。見工造之妙矣。其所謂潮者。又云。何蓋天河從北極分兩條。一經南斗所過。一經東斗所過。下溢并海水合。共盪摩而成潮。晷消息之故也。本也。知道者。窮尼父水哉之嘆。紬孟氏盈科之論。嗜茂叔之溪流。緝寒效伊洛之海闊淵深。傲康節之汪洋浩大。飲仲晦

之源頭活水。念解廂以納汗而吸泥。念庸以風波而潰圯。則真源在靈臺一勺中。停停洞洞。將平太鯨之泝。揚活日之波。銀漢金瀑。鴻施博暨於無涯。寔積厚而行溘長耶。

論派

火衡子。門中國四瀆之眾派。何以真如子曰。未登龍門。奚探淵泓。於伯子。未栗星槎。奚訪牛渚。於君平。水生於天一之初。爰上善而美。至柔而剛。芳潔而利。穿金石。以靜侔乎聖人。以動樂于智若。鼓養不厚。欲其持滿。流既溢。寔先與伯子爭解。與君平問路矣。誰能則其涯哉。綠疏鑿畫以道順。河洛觀以功思。泉計談水者曰。中域之群池。沱。椒。畫。灝。盡在東之四瀆。又盡在東。懷之四海者。奚以言。蓋西北水。會大河入之海。東南水。會大江入之海。者。尾閭固總振之壑。而俞估之囊也。朋為天宇之誇。萬漆。千支之宗訖。莫太於四瀆。江。發於岷山。三目九派。震澤底定。謂之東瀆。在益州。故號廣潤。淮。出於桐栢。周達泗沂。環抱揚州。謂之南瀆。在唐州。故號長源。河。出於崑崙。三門九折。湟。萬奔。謂之西瀆。在同州。故號靈源。濟。出于河。洲。彼湛湛。川風。瀾。瀾。謂之北瀆。在洛州。故號清源。漢出

嶠嶠其名有四曰漾曰沔曰漢曰滄浪自大別山入之江是五派者雖各源支分而浩渺澎湃長范直瀉回合乎潮頭溪七放之海也汝水出天息山逕蔡顓州入淮渭水自桓州東過槐里與涇水合漵浦出浮石嶺汝水出城南陂與漳水之在長廬者各地而支分潭池在平舒澠水在青州與洛水之在成臯者沿流而異澤磻溪清冷神異由北流而注之渭灞水金石皆過惟楓葉盛之則不漏成都府錦江之號房陵有粉索之名已江水折三回如巴字盛沸洞達排山泛石瞿塘遠會三峽為一門重巖疊障隱天蔽日飛水原出鳳州會合江漢楊子江在六合入江在馬山雖流地中或伏或濯皆各通四瀆而入巨壑焉昔蘇子瞻有三江味別之說以鹹苦不同并澁殊等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於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上黨常陽者沮漳合流也潁上者章貢合流也鄣郡者西江合流也毫漳者漳潁合流也雲夢者漳鄣合流也至於新豐時平而清臨淄世亂而竭玄洲之密飲晉安之醴泉武都之泥紫延安之脂煙又地脉各見其象矣君子怡情陶性之維何識任文之獨見彷彿銳之步推美陳宣之納諫

漢王商之止訛范雲飲修仁而不怠吳隱酌石門而不貪若是者習坎停蓄援炎心靜也眾貴活貴澁援心樂也飛瀑懸瀉援心浩也汪濊潤泓援心澤也洞迫酌挹注援心豐也水之真機無處不在心源所裁輿絡鍾碧子善談地脉之環結王居之嚴奠野樵子問王子曰地脉貴順乎王子曰非也大凡籌務者誰弗先順我鴻毛遇風仰類於快倒流從上挽艦暴群呼謂順之者貴也地理不爾小逆氣爰小聚大逆氣爰大聚天道左旋日月右轉易曰天與水違行此逆之說也古帝王分野聿闡玉轅載之盈箭澤封岱落金湯奠之倬安九服九州之制章章所明獨龍脉奚以攷之緣天文起于東南之角宿旋西北上為天門而名閭闔寔崑崙嶺源西北之軋維繞繞結局於方隅而至東南抵乎大海而迎而西未順故其氣始紆迴凝固分為支脉而羅海內其育援我姓土物敷儲靈秀者且無涯際焉詳論寓內之合概其輿方表濶圖版星陳食所旁流而構密者何崑崙之脉發為南北二絡北絡行之北陸正面乃為中國國中結之冀都左結者燕京南絡逶迤而南行遂造長安中造洛陽太

峨山為之祖。東出五嶺。由蜀盡於建康。外長江入海。蓋其通勢也。冀都以恒山為祖龍。大河繞於三面。地平陽而南向。上應微垣。下懸星房。帝王之上游焉。堯舜攸以興。而垂拱者以此。秦轉輸且難。難行方苦之。一支結為幽燕。東有潞河之饒。西有香山之阜。南有柳林之區。北有居庸之口。遠則易水潭沱帶其前。龍門孤嶺屏其後。當時鴨綠浮其左。五臺恒山阻其右。抱神州之勝。山水一大交會。六藝肇基於盤石矣。南絡祖岷山。由蜀入隴。結為初龍。長安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於中龍。為各陽。風雨會交。陰陽會。庫。其稱天地中矣。南絡由大江。族之海。北絡由大河。放之海。自禹鑿龍門。水始安常。都會方善。桑田所變。碣石久淪海中。而中國水口固固。不驗世道一降。哉。吳寧維是地重。未如人重也。兵深壘固。強敵若隱者誰。吳漢胡壯。其突據八達。長城儼造者。又誰。李勣胡險。其峻巖絕。故樵者腰斧而入。馬中有虎。豹則懼而弗採。深淵巨澤。釣者鼓枻而嘻焉。至潛蛟龍則畏且弗漁。伊胡為云。勢重則覲者。枕塊也。故曰。以人重也。人身中之脉絡。榮衛銅關。玉瑩如城。修斗維繫而聽制於心。王則心王。若又人所重也。

觀方

遼北習心子。遊湖南。雅豁雍如。或異其狀。問王子。王子曰。風氣所異。方域限之異者。不異之。寔不受變。於風氣也。天為人宰。人為天心。地為人履。人為地靈。化國之日。歟。解弗長矣。未墮照之。闌歟。弗潰矣。豐沃之。株。歟。弗脩矣。磽。詭之區。歟。弗促矣。曰。風所化。曰。氣所稟。雖能變人。而竟不能變變者人。非人而人心也。方域之染。俞足移乎。楚王好細腰。舉國皆約食。而束脅。趙王好擊劍。蓬頭突鬢者。夾門之客。又迪一。甄鼓。梓。良。應。庸。操。過者。若何。風氣未能易我也。不爾。胡東西之夷人。乃溫。恭。緝。熙。華。而繪之。麟。閣者。非。訪。敵。前日耶。設。觀。方。防。勦。東。速。來。秦。邊。西。速。邠。國。南。速。濮。鉛。北。速。杞。栗。四。維。所。域。盡。腴。骨。毛。彰。到。之。衆。及。黔。白。駢。曳。之。儔。泮。慶。奈。介。區。如。星。羅。棋。列。而。受。風。氣。以。生。故。頌。短。燥。濕。不。同。攻。案。無。虛。實。不。同。者。方。也。剛。俠。柔。緩。乾。也。未。同。音。啞。軋。支。格。未。同。者。人。也。香。辛。品。操。之。外。曼。平。塊。等。之。中。而。風。巨。遽。化。氣。巨。遽。移。者。又。人。之。心。也。西北所地。厥原草高。厥土厚實。村部細黎。拉蓋。黍稷結構。為居。糊土蓋上。雖狂飈淫霖。日夕弗能損者。足驗土實。以故人多朴多賄。而其俗多悍。強狠。

好聞。乃其常也。東南所地。卑下而濕。曠廊而虛。山叢
水聚。數澤遙連。民閒墻垣。罔緻者。而浸斯圯。土之虛
乃徵已。其人多侈。財賁進聚。退拜之不時。性柔詭而
畏死。虛瓢華腴。攸以崇尚文藻。而黠慧焉。眩或風氣
使然歟。倚嘻。士君子誕化其間。道治坯陶。神樞運轉。
出所靈。器異而挽回風氣。支恢寓內者。又將之何。茨
階環。真。龜。枕。介。秣。廉。太。朴。矣。即胡弗之效。匱。器
孟。鈞。土。匪。是。盤。蠶。焉。方斯純矣。即胡弗之隣。楹。卅。楠
刻。纓。玉。弁。瓊。方斯靡矣。即胡弗之遠。饒。食。設。佻。貽。楚
常立。諄語。方斯陋矣。即胡弗之化。歷。猛。際。擱。國。關。搜
金。剽。市。方斯悍矣。即胡弗之去。桑。閒。濮。上。形。管。晚。咽
方斯淫矣。即胡弗之正。完。軋。春。模。端。伊方之正。習。屋
漏。準。繩。操。伊方之天際。春。哥。夏。絃。發。伊方之文采。滌
沂。風。雩。博。伊方之真趣。君子觀方之學。幾矣哉。挽回
風氣之靈機。自我軸丸矣。詩有云。追琢其章。金玉其
相。一惟貴體之。

真如子醒言卷之三

廣漢真如子王化隆撰

蕭丁泰吉甫父選

劉邦靖孟安父校

周世匡翼之父閱

弟王化遠齊可父梓

人道篇七章

肖像

龍臯子問曰。人身淥然。與萬物處。胡云三才並立。真如子曰。獮獮儻無人顧靈乎。捷亦詭趯也。只象顧爾。

惺彙儋無人。軼支我。荒彝奔鶩桀。只象貳爾。鸚鵡儋。無人。訖紅乎。野矯輕曠。只象訖爾。佞托賦偏。則全者。難律受駁。則清者毀。熙是然已。人生大塊間。中與萬物處。幾希之微。攸肖天地者。自迥出常格。何以故。此身凝成。肆於茲。將以肩鴻投鉅。定鼎移山。掀揭乎隄。軼字。包拓乎垓埏。胡輕焉。易是身。執徒爾。泰牢延日。袍袴度年。初堅念。不巍規恢缺偉。時生。固光。時經決。聖補。惡乎超庶物。出群品乎。夫天地一大乾坤。人身一小乾坤也。當腔臞運初。一點貞元。恍惚冥蒼。渾然。命孟。無極之真已。及側室忽因。叩而形生。而神

歟。圓頂方足。象乎天地。復眸皓睛。象乎日月。面部豐
 停。象乎五嶽。呼吸轉運。象乎四時。天庭一顛。信則謂
 鼠。尾間一穴。則謂渤海。精血則謂之水。齒骨則謂
 之石。毫竅八萬四千。則天地之里數也。肺金肝木。心
 火腎水。而脾土。則天地之五行也。拳曲趾伸。面仰臂
 伏。則天地之旋轉也。茹納施泄。晝游夜息。則天地之
 通復也。胃主翕受。而一大膈膜。若穀若倉。賜主傳送
 而盤回九曲。若江若河。平旦之清明者。為星。為露。食
 氣之昏沉者。為雲。為霾。唾聲之震揚者。為風。為霆。六
 腑。中國也。谷部。外夷也。毛髮。固山林草木。腥蠶蠅
 固禽。玉變化也。寧得毫末。肖形哉。一身叢爾。幸與天
 地肖。乃不識何云當踐。是謂生罔得為人者。夫矣。出
 為天地參。而也用軒豁其丰襟。敞誇翬其器宇。凌厲
 其才。譎虛朗吾化機。與膠葛游。寧鎮吾志。厲與翠律
 齊。灑湛吾風神。與水壺流。鉞子斷吾鴻猷。與震霹等
 傳。溫良。輯飲洽。浩乎春彌。而溟廣。祛豔腴。絕聲華。恍
 乎雲嶠。而秋澹。理經綸。揆文藻。煥乎奎躔。而華嚴。允
 若也者。俯仰蠲徹。上下豪挺。曼見天元。卷藏宥密。與
 太虛同體。標之曰。三才並立。

分體

上下經貫。舞踊運持。即一毫一穴。皆助之繫。而脉又助之紐。估也。謔猶弁必根。魄必絲矣。以鼻戴履高厚。最號譏貴。惶或固窮命脉。寔輕身迷本。得不虛此生。理人初方在。腫膜中。本任督二脉。以立命蒂。任為陽脉。由口吻至下關。所以治生。督為陰脉。由尾間上鼻竅。所以治死。蓋一大關揆矣。迨至一身。而脉存之手。者。以兩手為陰陽二氣所統攝。故手分三部。脉為隔寸與尺。命之曰關。關者。中界也。去肘度尺曰尺。關前一寸曰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下。今之論脉者。識浮沉主賓。知緩急氣遊。遂以稱神聖工巧之術。

但未探其原也。奚言之。男子本軀健為陽。其行順。故脉自下而生上。右手之尺。乃極下之地。為受命根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尺上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肺金生水。自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為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為心。皆五行之相生也。女則不然。本坤順為陰。其行則逆。脉自上而生下。左手之寸。為極上之地。曰命脉。左關為脾。左尺為肺。達於右手為腎。右關為肝。右尺為心也。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眇之氣。女子右手。尺脉常強。心火之位也。

此先天太初之妙道。凡常探一纖。弗能得者。億誠乎脉理。而調攝之。則榮衛自周。流水穀自導化。百病不至矣。印是而得。養生有道焉。其事蓋五。一曰。節飲食。以調元。毋過醉飽。以傷其脾。二曰。順天時。以暢和。毋犯寒暑。以戕其肺。三曰。遠冶容。以養德。毋縱荒淫。以耗其腎。四曰。慎嗔恚。氣以擴量。毋逞暴怒。以損其肝。五曰。減經營。以戒後。毋殫思慮。以疲其心。則命固而氣自全。血榮而膚自潤。奚必玄香煉服。以作求命計哉。

觀心

守心子。卻家入谷。築室冥寂。王子往評之。曰。有人心有道心。寧你守何等心。彼曰。我能執持此心。不使之放。王子曰。子不識真心。徒守凡有顛狂之患。移月累病。故藥之曰。靈成虛憊。半有半無。最不可模索焉者。調御乎識此真焉。將者心判有耶。緣發用上固然。心具吾性。性巨見。奚心之有。將者心判無耶。緣靜虛上固然。性麗吾情。情巨遇。奚心之無。偏有半滯。偏無半滅。無中乃有。從體起用。寂而常照。有中乃無。攝用歸體。照而常寂。寂照自如。體用兼該。若大空空。純自孝類。含一切色相。玄廓無垠。政我尼父。毋意必固我。覺

天也。真心可易識。執轉萬斛之軀者。由一尋之楞。發千鈞之弩者。自一寸之拔。楞能發舟滯於物。為極。又弩和於的。矧者心。神寡固。卿登長變。萬億之拔。楞也。我生離於坐草時。妙明一點。即落乎中。溺於恍兮惚兮之內。幻變逆曠。難覓難繫。所由亡羊之嘆也。古堯舜聞人心道。人心者說。際道心只一種。人心有四種。一者何。曰。真如心。狀同虛空。常寂常照。道心也。四者何。曰。具心。殖色身中。原備七竅。外實內空。元神麗焉。何奈臆闕。者洞塞。多含情識也。曰。緣心。忽生忽滅。閒有歛坐。過去未來。緒頭宛在目中。謂妄想也。曰。集心。習氣眇所染濁。滅境盡善境。威伏固縛。曰。類心。生平歷作。悉記憶橫馳。細種無厭。抱之皆人心也。以四人心。敵一道心。六慾俄所牽引。七情俄所茹納。別緣繫著陰。俄所朋網。掩事是頻。賦乎我靈府。而豔腹競起。剽奪乎我慧都。而驕侈漸溢。魚噬乎我真元。而淫謀盡聖。起紛別乎我顯始。而險躁愈浮。馬室乎我丰神。而寒縮見誚。本來之明覺。若醒仆曲途。迷于返舍。若憂真花塢。空于沈覺。安能識以真心哉。認得真。則活潑潑地。隨所遇。皆是真心。發用奚俟。守之流水不腐。中樞不蠹。謂不滯也。吾今何以覓以真。憤懣六昨差。

豎立毛脊。一念規中。萬緣頓息。羣靡娛。嚴規却。整前。聚後。援視。冷燼。出王游衍。視賓森。潛伏屋漏。視闌結。不必除境。以安心。併事以存理。但令心空。境自空。理寂。事自寂。宛乎帝王垂拱。九重。以無為臨治。又如大將。提百萬精兵。敵來即應。退則即休。前念不得。今念不得。將念亦不得。一旦豁然。轟彼空際。道心突乎獨露。則月到天心。意味始真。意草不除。生意自盛。滿目青山。依然如舊。東風一而。等閑可識。乾坤造化之方寸。與太虛者游焉。徒爾空坐園中。不覓真念。若神龍在潭。濫講中。靜沉死水。安得洪波浩浸。轉鬚額哉。夫大學道不若此。

鍊性

見梅子曰。朱子謂性即理也。何以言。真如子曰。非理而理之本從也。雲駛史月通。舟行岬移。匪果月與岬。易雲與舟故易。環舞煩者。宮室轉。迴流瞰者。頭目旋。匪果宮室頭目變。舞流為故變。休皮方有生。即界之性。妙凝於秉初。受還於淵含。圓迴洞助。窟窟達達。奚增於聖誥。滅於僂庸。纖纖變易。其唯習氣所染。識情所移。用才所遏。德又下衰。則天命本真。人心本靈。始周斷汨喪之無餘。覺然凡聖。逕庭落彼階級。人之尤。

也。奚云天古今聞性旨者多多。但正蒙養性西銘理一。意屬之天。通書言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程子論性兼乎氣。意屬之人。爲乎從印判之曰。人身有二性。一爲天然始性。西銘正蒙所謂也。一爲氣質使性。通書程子所謂也。心聽氣質所使。覺變踐踐。變機詐。械而始性。陰虛烏。譬諸坎炭。初養投立照。及重濁而清。反濁。寔清本水性。濁則淆性之餘也。離貴初。燭隱畢達。及焚燁而明反昏。是明本火性。昏則障性之餘也。始性即清明焉。使性即濁昏焉。去重濁以還清。撥昏昏。深還明。妙明之孟根見矣。告子曰。生之謂性。即印云氣質者也。誰無知覺外情運動外慾。任爾情慾動。彼莫之遏。訶曰。凡愚實禽獸。奚見之。性多狼毒。毒即蛇蠍。性多蠢蠢。即虎鷲。性多淫戾。即雀鳥。性多養滯。即蠅蚰。性多驚恫。即駝獐。性多諂媚。即鸚鵡。人表膺。而內物骨。二五光英。奚之在。以故真性弗逞。理料日遠。君子返此。貴物也。貴奮也。貴寤也。貴對也。恻則摻。摻則非。而不忍。揭而悔。奮則料。料則神思。而不忍居下。寤則距。距則聖途。而不忍惑岐。對則適。適則無德。而不忍半廢。然後駐塵屏慮。劈情卷意。墮體懸志。忘人無我。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如心。

內外渾融。情閑遠水孤峯。心類寒潭皎月。忽然群靈燦散。白日當空。無始受于天者。方爾圓明炳輝。化殘嚴衛於仁慈。居稱仁。深詬表。和于直遂。居稱義。了脫於信莊。居稱禮。解塵縛於大覺。居稱智。消岑屹於麗。詭居稱信。曰賢。曰聖。曰神。曰天。盡性至命之學。無繹哉。昔陳大夫聘於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仲尼耶。是也。奚知之。曰。吾聞之顏子曰。孔子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奚知之。曰。亢倉子。能耳視而目聽。曾侯聞之。駭聘亢倉子。問耳視目聽之道。亢倉子曰。我能視聽不用耳目。而卒不易耳目之用。鍊性者。能廢心爲則。忘視聽不用耳目。則忘。然後氣質之性不染。而真性顯矣。道幾矣。

養氣

抱一子曰。人身之氣一也。何爲有浩然者。遽塞乎天地。真如子曰。氣之注身。宜養不宜任也。養必純。純必化。暴爲理。元昇以弘。任必遠。遠必却。理爲暴。中尙脫主。既帥弗能率。將肅戾震物。與突損善。隨所觸而即傷。故化國之民循循。惟陶汰良者。匪蹴爾也。暴國之民煬煬。必惟積習溺者。匪蹴爾也。故曰。係於養也。並。

子談浩然。而至塞天地。噫嘻。天地許多寥廓。人身耿
然于中。噓吸不過數尺。經履不過方望。然能氣塞
而間將誰乎。倚歟。正子與氏。獨得真遠。難言也。子將
飲于豐城之野。塵壅豈年所計。且光射于斗牛上。翠
龍求絳螭。潛蒼梧之淵。能煦清氣於太虛。非氣使然。
哉。矧若人。稟大屯之鷄淑。鍾光岳之課靈。頂圓履方。
顯然一小天地。而氣不能充而間。定不元氣血氣也。
印身有二氣。一為血氣。連於呼吸之頃。長於髮齡之
私。盈絀於華散。豐嗇於窮亨。周旋軀殼內。質為弗化
也。一為元氣。輝豁無之谷。隱者冥玄竅之弘。附血氣
以資養。能柔能剛。能弛能張。有萬古不磨之是。三
界獨奕仙之精烈。血氣猶之石也。元氣猶石中璧也。
血氣猶之鑛也。元氣猶鑛中金也。入道未具眼者。指
浩然為血氣。胡小印身而虛天地。奚以見逞血
之狀也。伏居閑暇。誘我情識。聞我道義。嗽飲飲醇以
胖其體。希附榮寵。以沃其顏。負恃任性。頗復自用。臺
或有犯。輒冠衝髮植。忿不顧身。謗浩氣焉。利害一臨。
縮縮焉。閉門可將納。冠風威可將順。首手板可將倒。
執刃辨可將曳。怵逞風之雄。奚有者。浩然元不爾。物
情以耗本弗糾。元託以收醇獨著。恬澹無為。而疑乎

其虛。貞韻弗恆。而守乎其一。柔嘉無抗。而渾乎其收。
軒凌無靡。而發乎其斷。游衍息定。則真息自出。運動
氣純。則始烝自生。上善若水。則萬物不與爭。專氣致
柔。如嬰兒之不恃。知雄守雌。而為天下豁。然後掀揭
阨克。字彪炳八埏。望似木鷄。而異鷄不敢應。赤鳥必
能。張睥。元能。英風必能迴波。浩歌必能決
石。泣泪必能頽城。剖心必能寒刃。拊膺必能墮霜。嘗
賊必能聳鋸。浩然之瀾。滿排空蕩。颺截虹倒海。入水
火不為侵。貫金石不能礙。羣虎兇不能傷。參贊焉。使
育焉。印身大。而天地且小。有不充塞者。未理也。古人
有言。剗氣不怒。柔氣不懣。此養成之妙。又曰。心合於
氣。合於神。神合於虛。此養初之妙。貴致意於養之
之人也已。

立命

龍田子蘊博弗試。自噫嘻。鳥歸於命。問王子曰。何謂
立命。王子曰。君子不以造我者較豐。聖。恕。而以我造
者論得失。揆矣。足完天也。夫化母理梭。截聯臍。之
洪鈞陶品。鑄鑄一般。造化在子。奚心。綠自齒髮。孱然。要
賦高厚間。而氣候弗齊。遲度差運。頗促異遭。通塞別
途。憂暮各迫。有莫之致。而致者。在貴順受。毋強可已。

惶或膠此而定者說。坐此苟安者計不知盡人以答
天。願印。畢能存元价。逝乎命萌。擴虛湛。迪乎命基。播
到大。慨乎命根。中義陸。殖乎命脉。若以羊驅肆案。浪
死也。烏號立命哉。孟子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重
然矣。甫稟界以速。彌吾骸則氣。嚴吾氣則形。人人可
宜詎聖。而狂逆難多。可宜詎富。而貧逆衆。可宜詎貴。
而賤逆廣。可宜詎壽。而殀則有。揖讓足擅允陟。何以
却輔於箕山。官人已公賢典。何以竟家乎世胃。翼聖
小心。不能逃。美里。凡几赤鳥。不能免。東都。洙泗蒙喪
狗。而彼哉庸品。奚世享乎楚標。好學僅三旬。而日殺
不辜。奚壽乎九十。奸偽如鬼。財坐傳漢圖。鞠弊如
龍。反益促國運。食以其命。哉。費判於無始。耿冥之
秋。縱聖者莫逃。一炫戲弄於磨礪。夢忽之際。縱智者
莫關一函。臨發於趙資。倉擲顯錯之時。縱敏者莫措
一手。印將奚以處之。昔者歷山雷澤翁。草糗終身。而
被衿裸二。若不與者。大是純之乎命也。崇伯子見黃
龍負舟。熙然而咲曰。我受命於。生寄也。死歸也。視
龍猶蝦蟇。大是。命也。女偶年長而色若孺子。
有白。之。而答曰。吾聞道矣。三日而後能外天
而後能外物。九日而後能外生。大是至之乎

命也。子桑霖雨十日。不得食。子與往飯之。子桑鼓琴
自歌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然而至
此極者。命也。夫。大是安之乎命也。子求病僮僕。而自
自現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區區耶。大是
適之乎命也。子陵披羊裘。獨釣富春。乃足加帝腹。大
是養之乎命也。冠平仲至雷陽。丁謂遣中使撈之。自
若。劉器之方寢。蔡京遣使往殺。談咲醉軒之二君者。
大是識之乎命也。若三閭耳湛於汨羅。子胥扶目於
吳門。正平負才於鸚鵡。賈傳抱憤於長沙。伯倫自放
於杯酒。數賢未免怨尤。念。芥乎蘇張巧辯於羣雄。鵠
夷當富於五湖。公孫希榮於金馬。子雲草閣於太玄。
退之上書於宰執。師德面詰於王門。安石僻志於新
法。是又貪天為己。昧乎分定者也。窮理盡心。的言知
命。行法居易。的言俟命。體受歸全。的言立命。



信成四端者務一統會。一充實。義義義智融成一併居廣宅而執符節。中有主始不虛。夫然後正路可由。法服可莊。萬事可燭也。所以者何。天地之道。元亨利貞盡矣。即吾性中四德也。乾元居首。配平吾仁。元亨利貞。本乎太極。配乎吾信。開士家。居先會乎仁。料撤匪彝之牆。以游真彌之宮。廓清刷瞠。掃識斷翳。空伺顓蒙之初。弗蝨賊其根。朋儷糾托之所。弗耗餐平養。平旦淵默之會。悲悲切切。反照乎我。入井休惕。敲棘不忍。謂何心。嗟爾不屑。入廟必趨。謂何心。覺焉知慕。載焉無軌。又何心。念念而索。一旦秋潦澄金。寒枝放玉。猗猗乎慈。初勿益尊。元研盡。龐然。滿堂。中。天理。膺光。終意仁。遊已無虧。蘭而貞。遂之。情。莊。之休。瑩明之。憚。格。以。悅。際。矣。實。仁。實。義。實。禮。實。智。種之天界。而忘神。懷之衷。渾乎一。刺。毫。無。諱。偽。參。矣。然後仁民愛物。一實概演乎二大。則義為仁之。而律。標。決。當。勵。從。容。臨。節。者。定。非。妄。禮。為。仁。之。品。而。義。叙。中。適。闊。綏。協。如。渠。者。定。非。修。智。為。仁。之。幾。而。義。針。奔。盤。錯。明。瞭。切。世。者。定。非。虛。允。若。於。茲。寔。有。物。有。則。無。墜。擇。益。利。也。成。性。成。能。無。假。藉。也。盡。萬。內。之。萬。變。物。籌。從。天。然。無。礙。內。流。焉。印。故。曰。仁。先。四。者。該。德。

體信周四者。貫德用也。倚歟哉。性本血關而奈心擾。心本廉昉而奈物擾。五者之常道安在。則清靜又良。十之資乎。雖有瑛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格致
啓陽子曰。大學言格致。安得事事物物格得盡真如。子曰。非也。人心有良知。不在外徇。而在內見。外徇者。影也。內見者真也。肆有陳羹酒於前。曰。羹太酒玄。我亦曰。羹太酒玄。及入口。則色香味。俱為平言格。蒼楓影。乍老人。指者曰。人。我亦曰。人。而不知楓也。又烏乎。言格。此名外徇。照而不真。則倖焉矣。人之論曰。一真。自覺萬境皆春。按諸口耳。抵為贅疣。道固可是。此聖人天聰事也。天下有幾聖人乎。食粟若無裏。蟲草對面。傾門鉗。獨而臨務。顧則預。嘗聞若情。博獵省。體。虛。突。而理。竅。隔。座。其於天理人欲。茫。然。無。有。過。第。真。以達誠體正。完身心而密。素。理。料。也。我尼父聖。謂大成。且以智為始條理。而致知一言。抽。開。於。顏。示。曉。於。曾。振。鐸。於。思。大。鳴。於。孟。貴。先。充。我。之。良。知。以。接。越。今。聞。也。功。安。絲。緩。哉。印。曰。母。徇。外。者。儻。為。言。蓋。聖。不。踐。水。火。者。何。杖。頭。有。瞳。獵。弩。不。中。木。石。者。何。準。中。有。的。乃。真。見。也。人心初之虛靈。千。變。萬。化。種。種。含。

翕昭曠中。奚非良知哉。世間一切物理。皆我良知中所本有。豈從外得。何以故。溟滓盤塊。良知中乾坤。渾濤峰嶂。良知中動靜。兔鳥棋列。良知中光明。森羅寶頂。良知中變化。神機復姤。良知中屈伸。生滅听昏。良知中代謝。天起蟬蟪。良知中游衍。刀几盤盂。良知中瑣微。盡洪纖高下。耳聞目見之廣。皆是我之故物。奚庸乎致。又奚庸乎縛風。按跡賣目。揣影。表曰。格物求功寸步。只謂厥初。神識既富。巧境日趙。了。揅子日。鍊。利。染。於。稟。之。不。無。難。結。於。習。之。不。無。虧。良。知。設。錮。已。是。一。物。不。化。質。實。焉。何。以。照。臨。天。下。之。事。物。醒。夫。夜。步。躑。於。空。壑。不。曉。也。故。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仰。今。忽。忽。六。惕。惕。不。泥。耳。目。象。數。之。粗。日。掃。塵。綬。淨。覓。天。則。苦。索。精。摻。搜。於。天。理。人。欲。上。窮。至。十。分。盡。用。力。既。久。一。旦。莹。恍。透。出。本。地。真。機。萬。象。之。中。豁。然。獨。露。一。掬。之。內。炯。乎。皆。真。所。以。溪。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市。林。頭。頭。顯。道。若。古。鑑。久。塵。塵。回。忽。得。良。工。磨。閨。縣。之。當。空。千。變。森。羅。於。其。間。毫。弗。異。用。真。格。致。者。蓋。如。此。若。云。今。日。窮。物。一。理。明。日。窮。物。一。理。乃。伯。象。遺。心。不。道。也。陽。明。論。格。物。之。旨。在。溫。養。本。原。而。察。於。理。款。之。判。得。是。竅。已。昔。者。楚。王。魯。君。以。

頑實商羊。致問尼父。乃知為雨徵。為霸兆者何。聖人之格物。從良知中出也。儻若二物。已非習所見。必待傳於古。誼於人。而後知。外之徇己。豈為真格。嘆。色。靈。覺。以。為。體。澄。智。海。以。為。源。不。藉。充。拓。而。慧。燭。宇。界。若。象。山。之。頓。悟。者。又。在。格。致。之。后。言。

立誠

和字子問曰。儂今欲入道。當先何功。真如子曰。天下道。未。有。不。自。一。念。成。真。者。隄。靈。之。靈。尤。頑。孽。出。為。皇。覺。之。匪。變。化。紛。為。屑。或。惜。吾。真。乃。非。吾。初。則。悅。膜。內。訛。幻。自。詭。宜。點。點。疑。天。餘。我。日。媒。媒。作。布。間。將。曉。靈。犀。結。屬。魘。叢。興。灼。其。燎。而。決。其。灑。終。身。真。可。挽。救。人。世。假。難。久。允。重。爾。已。曹。廟。之。器。中。不。實。而。邪。蕩。自。欺。漢。陰。之。機。機。心。存。而。純。白。不。脩。君。子。曰。道。者。以。誠。而。入。也。古。聖。人。闡。與。性。命。皆。迫。人。心。曰。毋。自。欺。曰。天。慎。獨。一。誠。所。外。斷。無。餘。說。讀。者。經。口。疎。心。恍。乎。雷。厲。風。飛。鳥。所。以。者。何。誠。包。天。地。以。清。寧。盡。萬。物。以。終。始。挈。道。德。九。經。行。州。里。變。貊。俱。弗。外。此。寔。寔。神。諦。之。語。條。真。道。之。价。符。也。豈。虛。內。為。默。然。外。為。瞿。瞿。呈。敬。錄。以。彌。性。貞。固。以。衍。時。佩。帶。而。行。結。繪。而。言。恭。前。而。立。倚。衡。而。與。若。衆。背。而。應。叩。若。樞。停。而。用。九。胡。便。容。一。

欺欺此一字。萌於念慮。真以一言。斷于趨項。嘵嘵然。岐分而絲染焉。環潤而璇沈焉。如茅於鷄鳴。淵蠖之地。真乎而斷。蜺汗於顯莫。絲也。祇之臨。真乎而詭。不。怛怛於底達。博俊之前。真乎而厠。計霸。感目於耳。辭巧。縉之。此。真乎而蘭。取憐於。暗間。轅下之失。真乎而。竊欺之。颯。整乎盛矣。胡以捷。聖賢事業。作憲。世世乎。萌之念慮。曹謬。曹傑。表曰。真人。萌之念慮。曹翼。曹粉。表曰。假人。噫。烏得忍以假人自待也。印。則迴。沂乎初光。操致於。欽束。溼。灝於靈。腐。故祛。標。膈。反。券。合。璋。閨。漏。必。湛。之。天。暉。真。若。初。之。頃。抱。元。渾。衷。母。諱。諱。於。浮。提。咀。麗。飲。情。母。慈。慈。於。鷺。界。白。璞。出。於。吻。邊。清。集。生。於。履。上。設。詞。喻。媚。矣。用。是。以。欺。時。執。執。態。際。情。矣。用。是。以。托。世。并。棘。業。裡。不。異。趨。僞。虎。羣。中。不。貳。色。機。動。先。看。是。何。境。括。發。後。答。是。何。物。羊。絲。偽。誕。嚴。不。放。過。必。非。鬼。跡。於。尸。居。而。人。貌。於。顯。衆。必。非。蟬。脫。於。始。忘。而。繩。根。於。末。揚。然。後。合。志。自。語。江。河。皆。實。地。矣。疑。謬。自。獨。古。今。皆。戶。牖。笑。浩。浩。塞。而。怡。怡。籌。詠。求。金。石。其。可。貫。豚。魚。其。可。孚。矣。始。乎。賢。卒。歸。乎。聖。君。子。彪。八。埏。而。炳。千。古。即。所。謂。至。誠。能。化。之。妙。哉。溘。莫。昭。昭。欺。人。也。

主敬

心華子問敬者德之聚。何如其旨。真知子曰。抽聖迪之闕者。主一焉得矣。玄亮在天下。習辨安足多。獨事心料者。俚媒媒焉。昏翼檢持為何物。迨志突情跳。念頭千緒。反為慈之座。茫乎若厯大都。岐路雜出。若滅鯨波。無所把捉。終見荒務靡習。奚道之云。還。眈眈者。妙蛆之旋綴。德情之佞杓。浮也。漁溪。痞孔孟真傳。首曰。誠。程氏得濂溪妙。憚。而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者。一何。誠也。主之無他適。以一而專。故敬也。誠敬原無兩事。直關心學之精。聞。孰也。過於。是。昔有舞華。解。系。於。渾。沌。翁。前。或。問。曰。劇。娛。不。曰。誰。知。曰。胡。為。曉。也。而。誑。也。渾。沌。翁。往。走。呼。童。立。側。盤。水。加。頂。以。劍。恐。之。曰。水。覆。即。則。噉。舞。至。再。問。童。可。娛。不。曰。弗。識。矣。弗。識。也。曰。心。恐。水。覆。不。違。他。也。人。有。患。此。者。問。扁。鵲。扁。鵲。曰。無。庸。餌。為。若。念。念。護。氣。益。下。住。而。盡。吸。但。心。居。上。踈。立。端。翼。儼。若。參。君。父。氣。自。升。可。愈。名。曰。移。心。法。此。主。一。之。說。也。昔。成。王。被。冕。於。彌。留。之。困。文。公。爾。命。於。一。國。之。興。遂。保。祿。於。既。醉。之。榮。李。路。結。纓。於。白。刃。之。難。不。忘。一。也。宋。敏。碎。首。於。碁。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閭。而。造。造。於。相。詬。子。公。生。弒。於。嘗。菴。故。知。怡。肆。者。敗。

之媒矣。人之丹歲攻者幸華情根識實愛緣攀境抵
隙於臆膈。交馳橫扼。日費機戰。函寸中安一息寧哉。
印不知誰者為一。而宗衡之則靈臺洶沸。印為每突。
歟。章肆誤。種匪嚴即痛。蒲匪密即侮。昌匪斷即暴。
竟爾羨斯。北落可以任恃。寄輕詭可以王傲。臨鑒元
荒。謂是皇不足警。時勅必貶。謂細評不足恤。必必憤。
懷親。名美若嚼餘。憤良下若。然心雖矣。雖則不
能主一。又胡不終身。陪言陪乎。印則憤悵往來。念
古之真正英雄。曾自戰戰兢兢。中來毋怠。毋荒者何
說。有廢有翼者何為。心茅難鋤。易之萌。莫山夷敢云
一日。急。心悟易放難之制。節繁敢云。一日。他龍見於
尸居。蟻封於折旋。立元。蓋折坐必抱鼓。規不離手。結
檣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是不訐。據此紛華。而消
滯。固集。不飲趙此世狀。而匪憂。固從。不密。密。倚。倚。以
時權。而豐。嚴。街。固。及。不。暖。恥。此。民。衆。而。侮。慢。固。專。事。
不。審。壞。此。正。額。等。而。卷。緩。伏。固。罔。惡。義。之。德。可。達。
質。乎。天。地。鬼。神。可。篤。恭。乎。家。國。天。下。聖。賢。事。業。奚。不。
巍。炳。而。旋。爭。張。主。一。無。適。之。妙。盡。是。哉。程。子。云。涵。養
須。用。敬。必。如。程。子。之。坐。如。泥。塑。始。得。

行恕

隣者。避。與。隣。糾。隙。者。昨。夕。碎。碎。採。種。既。超。渠。之。官。而
忿。不。下。王。子。解。之。曰。人。情。大。癖。最。患。有。我。故。局。而。未
化。施。妙。能。平。也。聖。學。首。閑。諄。諄。詔。人。曰。恕。為。終。身。之
可。行。恕。必。違。道。之。不。遠。恕。盡。一。貫。之。心。法。此。恕。之。一
關。最。難。透。過。認。之。皆。有。已。之。患。夫。吾。有。大。忌。為。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世。類。凡。情。多。因。已。念。重。以。故
絲。有。饒。益。則。繫。計。術。深。絲。有。歡。羨。則。忌。刻。機。甚。私。則
貪。則。爭。則。忿。不。顧。身。所。以。染。指。而。怨。攻。設。白。蛇。而
坐。癢。嗽。兒。為。食。殺。人。取。暖。以。致。烏。啄。其。口。身。家。家。亡。
流。慘。後。裔。論。大。患。莫。有。盛。於。已。念。也。者。諺。有。云。刮。垢
毋。索。一。風。休。用。盡。言。質。性。以。暴。物。者。無。庸。也。又。云
念。三。字。忍。即。歡。款。門。退。一。步。行。乃。安。樂。法。言。卑。牧。以
彌。德。者。所。貴。也。斬。關。之。盜。能。殺。人。亦。能。見。殺。于。人。肆
逞。之。主。能。酬。賓。亦。能。見。酬。於。賓。投。舍。者。有。不。爽。焉。人
與。我。原。同。一。形。骸。念。頭。原。不。相。岐。隔。能。近。取。譬。則。人
我。遊。於。大。同。將。熙。熙。然。羣。畜。內。而。總。之。何。得。彼。短
而。我。長。彼。負。而。我。勝。也。惟。有。我。心。則。私。絲。內。顧。而。勒
刻。之。計。稠。惶。有。未。足。而。顯。其。顯。之。氣。興。因。是。鏃。銳
多。捷。刀。鋒。多。獲。獲。笑。巨。風。而。漂。巨。冰。而。漂。笑。負。偏。匪
之。態。則。衆。務。易。辱。局。毛。疵。之。見。則。衆。情。易。潰。廣。評。摘

之能則衆怨易集。別黑白之睚則衆惡易成。大搏噬之威則衆怒易犯。任性所爲負勢所逞放利所行。壘難乎巨張操切而酷署兆命者。規好一時而荼流萬世者。寧無縱恣自惶乎。今有對壘手談者。決勝而角間一著未讓。攘緒而忿起。同儕之車。方迪恭於左右。忽市兒叅乘於其側。不喚則捆回矣。此已心也。傍不念奕本云戲。路本云公。我奚怨之有。可見怒者。奴之心也。匪大人君子所念。能反奴心而爲如心。自藏之怵衷。彼此快如。分顧各平。即所謂恕矣。恕則明以酌宜。公以均獲。若懸衣之鑑。返照後前。若方馳之駕。十步九迴。若常山之蛇。首赴尾顧。則痴癡可以絕冠纓。翻水可以掩醉便。園棘可以開盜仄。脫履可以伏隣誣。公袍易於焚污。夜書易於鬻煉。已心公。則天下之難處者。何所不平。聖賢渾然無我之天。則哉持身大鈐。當先此恕。

全愛

龍臯子問曰。吾無勞以利人。何以全吾愛。真如子曰。靈樞一勾之真愛。元駭彌乎天寓。敢云隘區哉。擔當者力。登濟者勢。力易畢而勢難周。將奚爲全之。全之乎此。一勾而生意益矣。天地有生物心。界我曰仁。體

云無欲。用云不忍。渾乎無同。達乎無我。乾父坤母之量。餌食周廊等無差斥。我於平旦氣。不之昏。太繕才不之沴。利一綫慈榮祖。訥漢中尙。位足以詹。布雲凝陽煦之休。暨醴包併。或未然者。雖絲粟可營。予饒亦不怨之。杖也。程子曰。萬物之生意。寂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至哉其言。本乾始生生。以廣愛者乎。一犁春溼。律時放從以出。一扇谷風。暖蟄息以降。託化之真。夢將何胡。乃喪斧斤。戕牛羊。暴故至是也。快意於殘。使之行。任情於刻勒之私。而甘心於吹毛之慘。是故震矜扭躁。而吐志。氣以扶瘦。吾愛盡斷。構隙肆毒。而當整以傾囊。吾愛盡消。啖膏權髓。而鑿以飲樂。吾愛盡枯。緒衣半道。而蒼鷹以喧剛。利吾愛盡亡。墜地肝膽而燒喘。虎以勒伴。吾愛盡喪。剝胎履知而恣腹以羨飲。吾愛盡滅。曾不念測隱之端。弗我固生者。審顧至是。則希在完乎。夙凡意爾焉。我今合大人猶終老量。導赤子不老心。視黎黃白純。連膜而群遊也。疴疾瘡痛。合膚而如體也。悼悼衆羣。閭男聞而昆撫也。春氣日。詡詡。陽祥彌彌。力可以副。勢可以膝。舉此悵悵。以任埃壤。數乎休而不悵。錫乎類而不為滅。舉澤而不涯。蠱事乎法而不亂。澍乎世而不功。其或勢

與力未賄。則惡愛厚德。卷而懷之。旁皇膠沃。以預吾道。真不元計。博濟而此腔生料。已完備充。署於荒洪。故曰。全之以一勺。足矣。看爾。將棄其。馳靈注。皇道。營焉。景。得。响。是。泰。階。平。焉。勃。靜。留。節。機。王。風。皞。焉。麟。駟。圖。鳳。休。禎。著。焉。踐。行。煥。動。化。機。揚。焉。并。非。翹。茂。慈。光。蕩。焉。誰。處。非。真。愛。以。瑞。彌。衍。無。窮。哉。儻。或。不。捨。二。毛。愛。之。優。濟。人。乘。與。愛。之。狹。小。量。收。粟。受。之。好。縱。飲。盜。焉。愛。之。偽。奚。有。乎。仁。量。

完節

龍山先生。宦窶。苦節。衆陰。於其。王子論曰。節。樂者。豪。請。珍。身。大。希。也。羞。惡。之。初。端。不。為。過。可堅。守。南。表。完。壁。焉。善。暢。毅。之。能。者。恥。羊。腸。必。走。平。康。衝。却。險。矣。善。泉。楠。之。術。者。耻。牛。溲。必。用。平。參。參。調。服。矣。善。守。身。之。防。者。恥。利。竇。必。行。平。清。亮。正。習。矣。心。體。皇。未。之。正。定。求。鵠。炙。於。彈。見。逐。蠻。觸。於。角。端。覲。類。自便。瓦。粉。殆。甚。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印。獨。謂。真重。於。義。義。者。羞。惡。之。心。也。有。是。心。即。為。恥。有。恥。即。禮。以防。嚴。廉。以。守。堅。士。節。其。完。已。此。身。出。於。世。卷。高。素。而。丈。節。環。宴。將。以。捲。卷。鼻。具。抖。精。素。著。景。鏡。節。樂。還。一。旦。立。執。人。亦。有。言。操。履。似。糊。圖。覲。破。不。堪。貴。古。

人水。華。自。守。羔。羊。凜。飭。毫。有。功。為。無。一。不。可。與。天。知。對。人。言。兢。兢。焉。飲。水。猶。恐。吸。泥。掃。空。尚。厭。侵。挾。不。敢。一。絲。自。恕。所。以。遇。大。建。立。則。懷。慨。風。裁。從。容。霜。烈。霍。萬。世。豈。不。弘。伊。胡。倏。我。古。道。也。胚。胎。于。衰。曲。之。苗。容。養。成。于。進。趨。之。苟。賤。敗。露。于。陪。事。之。苟。免。其。宦。若。飽。乎。而。洗。耳。自。高。者。鮮。粉。黛。取。憐。乎。而。獨。守。箕。山。者。微。苞。直。肆。盈。乎。而。垂。魚。逐。鹿。者。少。籠。金。囊。帛。乎。而。酌。水。自。歌。者。未。之。見。以。此。操。行。必。無。激。昂。吐。氣。之。能。有。希。令。負。妍。之。態。自。小。枉。庸。題。事。饑。釣。東。寔。高。擁。堊。立。談。之。徒。為。得。意。而。陋。采。薇。茹。芝。之。老。迷。而。無。當。也。寔。數。抹。飼。拂。鬚。之。侶。為。際。幸。而。耻。長。揮。加。腹。之。夫。潤。而。非。情。也。寔。喜。奴。僕。降。虜。之。輩。為。圓。通。而。咲。牧。豕。嚼。舌。之。客。苦。而。徒。勞。也。固。達。者。之。笑。也。見。聲。利。之。華。聞。道。德。之。實。羞。惡。心。安。在。梓。里。且。弗。通。世。辟。且。弗。臣。得。無。恥。焉。縣。心。術。卑。正。故。也。從。茲。激烈。其。襟。帶。赦。戢。其。色。目。穿。窬。析。之。毫。芒。悔。悟。形。之。憂。寐。理。欲。一。刀。而。斷。斷。一。介。而。分。審。富。貴。安。貧。賤。惜。榮。檢。素。顧。名。教。忘。荒。辱。計。是。非。四。知。足。畏。琴。鶴。自。隨。得。不。脩。焉。懿。奚。為。教。風。肥。也。一。硯。不。持。一。錢。可。賤。得。不。瀟。焉。快。奚。為。鄉。迷。也。却。馬。步。歸。樓。臺。無。地。得。不。灑。焉。高。奚。為。鄉。梓。樓。

也。若爾則處涸猶懼。飢糟猶腹。執雷固能移石。烈放
蠅固能集風。鏗清風倬操。眇垂千古。有不自一念之
蓋惡決之。嘆吳子散裘。仲生蠶李。賈郁辭果。旌目啜
死。張元還杏。公孫布被。又節之矯者也。雖然寧為矯
母為狗。惟恐豁壑一飽。而斗筭見嗤。豺虎一縱。則蟻
蠱見誚。為世一大戒哉。

謹言

宏博乎每易言。招尤而糾結。王子正之曰。言將云廢
耶。演時說命者。世永賴焉。言將弗云廢耶。囚姜沈羅
者。以此基禍。是故吻賦頰上。維不兩寸。出其辜。為經
緯。虛傳謨。且愛且傳。脫若與倫。則得而譏而支。甚且
敗人成美。損我良情。繫之門也。禍之媒也。惡種詭賈
之藪也。契幸而縱將其習。辨與信也。論舛而縱選
其辭。與與救也。是逞巧人之雄。而不知一跌將以希
吾族。餘偽夫之傑。有道者。將謂鷄鵲在耳也。奚言之
有。聖道尼父。且曰。我於辭命。則不能知之。九年。昔者
晉文見出亡於梁五。晏嬰殺三士於一桃。楊惲遷危
鏢於片語。晁錯褫朝衣於東京。李膺幾免於黨錮。
崇繇竟首戮於私言。正平自遺斃於鼓譟。德祖適遭
屠於鷄肋。伯宗獨賈禍於直陳。趙普乃覆宗於廷議。

會言也。其為物若易可叱。而兆隙也。似吞鳥啄而勝
遽襲。其說吐若不足介。而致遇。拜也。似蠶螫而奈
罔支。口瀾之倒。奔潰決突。濫衝焉難可為防。舌鋒之
毒。摧殘擗。牽拉。腹取人而不見血。周廟之示厲。堯堅
誠可惕。其濁劫之運。心術狡。其為言亦狡。殊故
有貢禹禹傲。無顧。昂氣。而嫖詫以彌炫。過詎以粉
長。怪詞巧評。以訕。世人。嫖母陰冒西姘。而不自覺
其姘也。或者。虛據巧竅。滄泚過謬。屏雌黃鼓其頰。青
白分其眸。其也短。其也長。假品藻之說。肆攻伐之私。
遽使許。即肆評。元禮落誚。竟奚益焉。更有。利詭機。
縹影捕風。涵舞可否。蔓菲哆侈。忍蹈恭顯之惡。敢為
指摘之能。傾危乎方正。覆敗乎國家。禍流不已也。又
或裝闊。包績軸。沽美羅好。賣梯以術進。襍說以觀崇。
假焉。糊譽。而實暴人之短。陽焉。諱諛。而陰於彼之
非。問者。評量經言。謝彭聖訓。以天變不足畏。人怨不
足恤。祖宗不足法。孤。詎狂譏。諱詒無根。行藏而哀
譽。口過之。陷人也若此。爰謹之有法焉。希在學。在
虛。在思。在明。而在敬。學也。故言必據理。噍之皆道。肩
而奚於誣。虛也。故言不著境。出之皆謀。反。而奚於
恣。思也。故言自有宰。持之皆闕。張。而奚於易。明也。

敦行

離子之熱平衡

11-11-68

醒言懋修篇音釋

五常章內

寔

音攝

孟

始

紀

音父

紀

音父

紀

音父

紀

音父

紀

音父

紀

音父

紀

音父

紀

音父

紀

音父

紀

格致章內

漢

音淡

頤

音門

頤

音門

頤

音門

頤

音門

頤

音門

頤

音門

頤

音門

頤

音門

頤

音門

頤

音門

頤

立誠章內

陸

音計

陸

音計

陸

音計

陸

音計

陸

音計

陸

音計

陸

音計

陸

音計

陸

音計

陸

音計

陸

音計

陸

主敬章內

姐

音意

姐

音意

姐

音意

姐

音意

姐

音意

姐

音意

姐

音意

姐

音意

姐

音意

姐

音意

姐

音意

姐

行恕章內

箸

音適

箸

音適

箸

音適

箸

音適

箸

音適

箸

音適

箸

音適

箸

音適

箸

音適

箸

音適

箸

音適

箸

全愛章內

咳

音咳

咳

音咳

咳

音咳

咳

音咳

咳

音咳

咳

音咳

完節章內

完

音完

完

音完

完

音完

完

音完

完

音完

完

音完

敦行章內

敦

音敦

敦

音敦

敦

音敦

敦

音敦

敦

音敦

敦

音敦

敦

音敦

敦

音敦

敦

音敦

敦

音敦

敦

音敦

敦

音敦

如子醒言卷之五

廣漢真如子玉化隆撰

蕭丁泰吉甫父選

劉邦靖孟安父校

周世匡翼之父閱

第五化隆濟可父梓

訂學篇七章

道學

葆先子遠跡滇南下江國訪真如於列山曰子亦道學也乎真如子曰子知抑未道學也乎未道學也乎奚以說未道學也者律引標竊浮警辨遺實空道學號也末不道學也者惜性懶龐識量恢展率我本來內務必真體儀之按爭霍問歷歷皆堯珍正偉德事業卓有實用道學之真也萌無道之體學焉簡南道之用學焉昏滑歸廚帝憚此而化尚聖燕此而教道學所謂已矣以驗之道萌於庖犧氏之一畫乾坤萬有端彌泰卷無餘堯舜祭之為精一執中以不三王伊傳周召之倫曰敬曰勤曰制事制心曰洪範九疇天地用官百揆允叙盛德大業至矣哉此本然真道學也迨於叔季天理橫流尼父切切以道學亮揭

乎人心而判明其指趣七十三千徒綱唱其間細用之如治賦足民禮樂為邦各招其才德敷之如墮都卻業歸田誅卯昌衍其猷顏曾思孟之所貼迪各以道學繕人心何嘗寡實效也獨柰煙歌魯壁葉香擁尼山人各張一侯梁朵家另設一盤藩異道紛紛紛出三策說苑如仲舒劉向可矣惟滄泊寧靜之德出師二表之忠孔明得體用之學也下洎文中子之十一篇體豐而用未驗識者息之昌黎原道一論流之也偏上下千禩來一綫許脈獲獲難續至宋儒正出以閨主乎以竊周茂叔者太極通書闡天地萬物之宗而至提刑以洗冤澤物為佳明道伊川獨得茂叔趣防勤涵養致知倡道河洛在經筵而格君心為御史而救時政動撫字安國翼之俱以稽古愛民中不割鎮張橫渠以西銘正蒙倡關中而對治道欲漸復平三代邵堯夫皇極經世窮乎太始杜鵑之論志去新法朱晦菴集羣儒之大成而正心誠意之論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當時司馬君實張敬夫呂伯恭講學最親而事業亦炳炳也陸子靜頓悟處乃獨得之妙而五論所陳皆論道經邦實際古列君子言道學者實體厚之身心實用解之幾治

勵據匪空空僅一言也。若將曰。要計群居。堯舜克己。幸按所由。百數一當。以盜學者也。印弗之忍聞。

道源

葆光子朋真如。几坐山室中。如蘊葵卷情慮。各未及一喙。因之明。曰。葆光子曰。訪卿跡。出數千里。以聞性道。何熱而彼乎我。真如曰。性道可庸聞乎。聞之一字。出理經言重。入海笑沙。何時弟子已。夫性者我所本。速甫乃真諦。會得。即以此性。概盡布日運中。數跡平事料。即是道中。庸言率性之謂道。匪自院語也。在人自悟。真假言筌。葆光子曰。宋諸儒理學。樞軸皆有。所闡明。子奚畧於言。真如曰。宋儒各雖有著。契之心而發其藏。未悟即語諸人。是藏。夫當鑑。趁匪敗履。賄拜。唉也。且實詳之。太極一圖。古未有聞者。茂叔獨見天倪。乃發先天之蘊。奧又繼說乎通書。主誠立靜。盡乾坤萬有。含藏一粟中。廖廓無垠。為皇經極世。大都河洛之旨。惟堯夫獨闢其秘。一元經會。一會經運。一運經世。天地之體用變化。萬彙之應感。皇帝王霸之事業。推之一掌間。之二公者。天授非人力也。性天中之真宰。悟於象之先。登於幾之上。與義圖孔繫。相等互。視太玄元包。運庭笑味道者。指為數學。其舛夫。

明道伊川。得茂叔心妙。攻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旨。張橫渠西銘一篇。與正蒙一書。事天如事親。一神與兩化。妙惲哉。一時呂與叔。范淳夫。謝顯達。游定夫。楊仲立。尹彥明。諸君得程氏家法。皆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者也。晦菴集其大成。精思實體。四書五經之註。蒼蒙綱目之言。迴天地於道窻。挈日月於道堯。功不在孟子下。陸象山靜坐澄心。除意見三字。不求之口耳。而求之心得。一真有覺。萬境皆春也。下至洞極潛虛。金華永康之學。蔡元定之律呂新書。實體實用。皆足翊乎聖教焉。諸君子以心聞道。非以言聞道也。若騰誑義語。下反為心病。而道愈晦。明儒之薛瑄窮理。亦足近之。大抵寡欲養心。盡性至命。係乎人之學力。胡以言為贅疣。

見本

周翼之問真如子曰。堯夫月窟天根之說。性理註釋未及。熊氏解三十六官。用軋三坤六等語。闢不融亮。夫論天地造化之妙。陰陽氣候之推。月在太虛中。豈有窟以藏之。天本清寧。豈有根以著之。是虛空旋可加柄。眸腔得容金屑矣。子曷啓我。真如子曰。與天賦雪者。見雪之數也。夏至疑水者。見水之數也。無生輩。

客窺一般模索外影。不知人身中有真天地。月窟天根。正堯夫盡性至命功夫。功未到極。使探一毫弗得。幹輒轉坤之妙。靈機發軔。真風度籙。盡在此四字中。何以故。天地間。不過理與氣焉爾。天地乘理氣而行。則不毀。人身無理。其氣不攝。而無命。無氣。其理不附。而無性。無性。無命。得為人。月窟者。性也。理也。天根者。命也。氣也。人不虛貴此生。必探吾身有真月窟方識。性與所以妙。探者。果手探。執靜焉。探討。覺有機以凝之也。若未躡天根。又安契人之元坯。躡亦非足躡也。真人之息。以踵是已。堯夫恐未盡其詳。又曰。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見天根。分明指出竅妙。洩盡天。尤無餘矣。夫乾與巽。合為天風之姤卦。我先閑寂。以盡性。虛靈不昧。居於太淵神谷。如月之明。六陽在上。為乾之首。不此時。遇一陰下生。則陽不亢。性秉中和。朗照天門。不涉簾緘。自然之真。畢露焉。正月到天心。虞時也。坤與震。合為地雷之復卦。我能玄默渾沌。以養命根。本於鴻濛一防。如天之有。六陰在下。為坤之腹。到此際。一陽來復。則陰不偏。氣含融液。剛大浩然。日加生息。本然之根。培矣。正冬至子之半時也。下一陽漸升。上以一陰漸降。如乾坤復姤。地天交泰之

理。性來不窮。真元結構機之所營。感之所通。隨柳傍花。鳶飛魚躍。太和氤氲於玄宮。二氣偃滯於黃道。何者。非自家春意乎。三十六宮者。盡天地一大乾坤。不出八卦。三十六畫之位界。人身陰陽往來。有三十六竅。故曰三十六宮。都是春也。方可稱聰明男子之身。而賦與不貧。執空中樓閣。駕風鞭霆。可容易得其底蘊。翼之子曰。堯夫真聖人也。

返照

龍田子問曰。伊川艮背之釋。乃言學者用內觀。明道先生。天誠乎返鑑索照。奚相悖也。真如子曰。昔鄧州有業蘊翁。居空我巷門。置理草石。一日。因肆覓琛者。過謂曰。而翁以頑石。賤我乎。價漆。忽一拓。招失翁思中有寶。即以衣囊石貯之。笥中。甲且鈐真焉。逾年。因肆再索。出其石相之。寶死。恩用矣。翁訝剖之。果死海馬也。因肆曰。是物佩之入海。洵濤兩分。可以取玫瑰瑚珍之。異世所絕。迨者。向石居底。表。日蒸草氣。乾夜有露。飲。故津津焉。枕也。爾賤跼之。始不識其為美。迨予既曉。又不使閤。乾。而密藏之。乃致枯竭無生。終又自喪其美矣。兩者失。而至絕價。無待焉。詎豈之他。人之一心。豁迴洞眈。萬理畢駭。奚藉反觀。

我蓋切昏埽瀟明。動履即杌。伊川良背之釋。乃教以洗心退藏求本來之明覺。曰格致。曰求放心。曰窮理。曰主敬。誰非返照此心。合洪荒詡料。俾識慶登化境也。實在目中。忍不雕琢。以開頑見真耶。芥乎一旦頓解。事不礙理。杲日乍升。則臨運鵬搏。誰涯廣覆之邊際。豈華瀲灩。誰窮天字之起衰。懷心囊乳坤萬物於寸自。院且不知有此身此心。安知何所索照時猶尋枝捉影。銅索真源。業獲翁自毀於筭也已矣。明道先生。得不誠哉。洪範云。思曰睿。睿作聖。即伊川所釋。功不到不明也。易曰。何思何慮。即明道所戒。功不忘不純也。其發後學之矚睟。豈不為至確。

悟真

龍門子曰。世論陸子靜之學。不由格致。以頓悟為宗。其病似禪。子意云何。真如子曰。世儒一隅所見。竊程子不顧一言。而飲和焉。未探子靜真如也。夫繁音響。審陋於黃鍾。蜜醲調其。卻於玄酒。奴撫俗諦。遂忘真學。君以子靜平生。目不識丁畫。口不登墳典。師友杜謝。辨博弗資。蹴爾真坐類頑石。卷悉如銅匙。即悟頓然與。曰。非然也。真如曰。子靜既能知學。童鄉所講。據者何事。奚無格致之功。其所云頓悟焉者。正大學用

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靜裡生慧。恍手有得。不勞外索。此本真也。肆學士方廣者家。富年涉獵。銳意追琢。以求字句之奇。指掌階堦。張目雄品。非不有格致功。及問天命率性。寢寐為方在軒呼問。不知何者為性。何者為命。以木人脫此花。虛度一雁。事口耳者之漬梗也。學苟知道。六經中皆我註腳。子靜得不憂哉。子靜之學。直於天真中見端倪。故於主客湛澹之初。介萌實約。即之頃。人心耶。道心耶。非人心。非道心耶。晰若杪絲。辨若緇素。何曾爽我之莹靈。抵隙而留植也。安得不本乎格致。神清官止。力到功深。纖欲已衰。丰臆絕援。渾乎萌我。亦萌乎天地。忽爾轟乎當空。突手獨露。焯然融太始於無極。識元真於象先。若古鑑重磨。光晶貫日。萬象森羅於其前。發類珠足。應同剎犀。八荒皆其洞達。金石通於無礙。宇宙內。更有何事何物。窒此衷哉。是故夢寐即白晝之為。英爽流而動靜弗谷也。且漏即康衢之見。天光煥而顯微弗二也。超然頓悟。乃本地真學問。子靜有焉。繼者窮玄辨若秋毫置於太靈。充竭世研絢。似涓滴投諸汪洋。徒嘆古人酸餽。豈自己家珍耶。子靜非禪病也。尋章句而繩子靜者。病病也。

葆光子細究聖學之心妙。以何為宗旨。真如始喜其
 問大。既而駭其理為精。又既而愀然不樂。垂簾默點
 半晌餘。葆光子曰。奚弗樂也。真如子曰。嗟。嗟哉。商彝
 周鼎。虛器今存也。先王創始。意安在。錦瑟瑩袍。陳迹
 載縣也。先王搏吹。意奚存。聖學久失其宗。非昕夕故
 也。何以說之。大人君子。論儒學者。不過考究物理。學
 治摘辭。獵黠似真之奇詭。標幾口之浮談。以代雉鷩
 驚站。崇紆冠榜。豈不張稽古之力哉。問其天命率性
 之旨。且不知為何物。及綰組專城。則任性恣勢。橫為
 才使。問半部論語。致太平。何如。又不知為何事。傳威
 所哦弄者。毫不得用。乃有已也。問者理治身心。崇尚
 周程。非不捨清挽俗。而又迂矯。得異人或唾為腐學。
 不適世宜。故宋儒之學。誠足發明聖心也。後且竊盜
 張席。而孔子之教衰矣。執定尋常。使倆誇為識見。高
 超而尼山之一脉。若罽紗以關日。將鉅倫以為鑒。而
 孰能探其間奧。又矣失此宗也。既失此宗。吾何以起
 凡入聖。走孔門之半壁。於無漏乎。聖學之旨。名為一
 貫心法。盡係於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數字中。豈向外
 之馳求。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毫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與貴在自奮自悟爾。今人是賢是愚同一鼻孔。即此一句虛靈。曾何增損一絲。亦不必安排一意。折為大慧七情染濁。滿牕之內。便是有所。即有批意多。畔援歎羨。憂苦之狀。行儀昌而迪。惻。跪。練。先業奚以安焉。但於尼父。母意必固我心法。以此母字。當作禁止功夫。念慮起處。審問真實。未容一絲罣中。雖死生利害。付於亡何有。則先念而忘。既念而化。凡情盡矣。所以認得真。自放得下。與赤子之心無二。然後氣清則神翕。神翕則靈徹。恍然性命。眩於課案。科中和融於寢。性席。性日用。鸞。霍。聞。事。不。陸。我。我。亦。不。礙。

猶未問曰。道學久湮。自右鼓之。謹後少音響焉。飲序
 肆以會豪儔。同發明其旨趣。子孟爲之倡。真如子曰。
 夫學所以闡道德之微。談性命之奧。各聚歆惟識。
 發玄機。放亮古今。以拯先表憲。又能與朋誼實聲。
 痛。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奚廢乎。謹今但與子

真如子醒言卷之六

廣公真如子王化修撰

蕭丁泰吉甫父選

劉邦靖孟安父校

周世匡翼之父閱

弟王化遠濟可父梓

鈞玄篇 一十五章

用大

其如子。律三四客於閭。環坐而論。各評已才。以表用焉。其如子甫問。涉息夫曰。吾嘗居衆體。體與序

學如子

日富。以養命。祇我動則生。我退則死。履馬談帝

說。求述聖。莫咀華。鳴。誰過之。倪。你。有何能。敢位吾

上。涉息夫。答為。懷。號。中。微。突出。方。部。擅。玄。乳。之。門。一

切。分。齡。珍。饈。唯。懷。先。納。爾。深。延。始。番。當。何。讓。子。兩。人

相。與。問。於。監。察。君。胡。居。吾。之。上。首。監。察。君。曰。天。何。樣

焉。一。至。寡。倫。蘇。色。受。迄。今。職。列。兩。曹。明。並。日。月。儼。終

中。逞。吾。伎。倆。萬。卷。中。博。吾。環。諸。逮。手。之。能。夫。足。之。能

趙。意。得。而。少。我。言。既。監。察。君。復。問。聞。先。生。云。爾。才。不

逮。吾。而。位。與。吾。並。何。也。聞。先。生。曰。子。固。善。用。明。亦。必

巨。能。聰。皇。康。議。斷。匪。子。莫。知。羣。居。論。道。匪。子。莫。契。聲

與色原相關。故子同于兩立也。四傳各執所幹。氣始

平。無諍焉。相與讓乎。分彩卿。彼我為。為世輕。能。故也

希高而。氣處。尸位而。為。時。竊子等。怒。有。感。容。時。竊

子等喜。有。儒。色。功。在。予。四。人。下。而。位。加。予。四。人。上。汝

之。額。厚。矣。分。彩。卿。曰。吾。實。恩。功。應。六。居。汝。上。設。吾。在

汝。下。看。汝。面。孔。不。須。要。乎。杜。外。之。標。得。多。斧。斤。豐。厚

之。狐。難。逃。置。杖。所。以。者。何。可。用。則。錄。業。不。可。用。則。全

口。有。時。也。莫。鼻。有。時。也。塵。目。有。時。也。齒。耳。有。時。也

聚。又。視。予。端。拱。巍。頤。清。標。結。彩。少。榮。少。耀。與。壽。相

終。始。大。逃。隔。焉。汝。以。才。厚。自。怙。過。招。詭。吾。以。德。厚。自

學如子

繕。猶。七。恙。世。固。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為。大。用。也

四。子。聞。言。而。寤。若。喪。所。失。其。如。子。不。自。用。得。道。腹。焉

涉。息。夫。不。自。用。得。真。道。焉。監。察。君。不。自。用。得。環。覺。焉

聞。先。生。不。自。用。得。圓。通。焉。不。知。世。前。我。也。我。前。世。也

誕。登。道。岬。矣。

減慾

真如子夙棲玄澹。羹藜飲水。靜默危坐七日。倏然神

思煩耗。胃膈炮煬。益爾堅。玉登眉。抗腰掀肘。冥焉

忘焉。無住泊焉。渾無我天地也。既頃宇定。發光見三

人長揖曰。世方以厚德多君。按以過觀。是虛聲也。

於子思子盡見矣。真如子曰。荆工。卿未識阿郎而
氏族居止。鮮及晤訊。奚一旦言恩。再揖進請詳。三
曰。台。私昆輩姓彭。長曰瓚。次曰琚。季曰璠。使君終日
並坐而歎。偕手而遊。平年矣。真如子曰。昔未親覲。而
名始通。又何云德我。三人曰。請與子竟日相直可乎。
曰可。伯者瓚謂曰。子之儼利紛總。佻巧華腴。張辨逞
乎雄鋒。觀聽娛乎浪媚。耳沃鮮肥。呼飴酣醴。洵寧能
能乎。我也。仲者琚謂曰。子之益頰而豐腴。康遊而傲
侔。駟車馬。今相羊擁殺。綺今煒翹。人少有觸。即張
目撐脰。氣凌雷鼓。洵寧能乎。我也。季者璠謂曰。子之
日夜營謀。靡殖自封。高細繩而恣軋肢。戲絳帷而樂
窮窳。一生快佚。勞瘁兩忘。洵寧能乎。我也。外誇子能
若亡乎。我內賴我功。以扶乎子。其恩也。可取且計。肆
一旦絕爾聲色。如爾輩首突突焉。使我七日寥淡。不
得惟止。情厭忍矣。真如子曰。若然者。印往向。被汝烟
弄而失策。非思我賊我也。夫丈挺立。寓裳慧性。果於
當空。元陽渾於蘊璞。世好落命。爽之門。腥釀聲寒熱
之媒。娥眉適盜精之斧。游宴即解骨之機。胡以苦為
樂。認賊為子。馳志於飛舉。嗜意於玩好。一日精腴。急
訖。盡紀述竟。豈渠種欲耗我真界。使丹元君失其

故土。受欺於爾。既多多噬臍之悔。又奚勝言。床頭探
取太阿。懸汝三樛。元頭以謝吾恨。於即靈鳥一擊。愁
魔仆路。髮豎汗傾。精光亘天。覺萬慘之俱泯。恍羽
化而登僊。
葆虛
昔夏后氏時。國有二士。一曰盈。壘氏。一曰榮。獨氏。盈
壘者。附熱趨香。耳悅玩世味。素在俗際中。榮獨者。蓬
居居。砥澹。清潔寂照。素在真際中。一日相遇。麗左。盈
壘氏謂曰。人生霄壤間。如空駒過隙。寧能幾何。呼朋
酣飲。競利披榮。快乎此生。足矣。奚必孤高苦節。假
光明。憐取世人。耶。榮獨氏默坐。任彼喧讓。盈壘氏
揚若得。出廁筵。飽泄便而歸。集楊屠。見婢脫子居上
首。方大鳴世道。以覺人。盈壘謂婢脫子曰。吾先謂榮
獨氏言。為汝述之。婢脫子正色厲聲曰。汝焉巧。戲
舌。以排正耶。夫道在天地。出之太虛。世內萬有。自虛
無中生。蓋兩法焉。何以故。世間之法。天地以虛生。而
儀四象萬物。故化神化氣化形。形生。則擾擾者。世狀
波波者。一生。氣竭。形枯。歸之土。由虛以入於實。物而
不養。教道之塞也。出世間之法。以身類。類等乎天
地。活羅萬有。恬今應世。空今御色。形化氣。氣化神。神

還虛。而明無萬載。由實入於虛。洞達無礙。道之通也。爾自春生。逞厥輝元。狀逐臭隨芳。貪嗜亡命。一日秋風瑟瑟。寒摧魄喪。羣集窓簾。僅俾咲掃。而除之。懸虛入形。以至死也。已矣。榮獨氏不其然。雖并糾屬爰殖。形自輕舉。處蓬下而不爭。飲清露而不猥。明則韶光昏則末照。秋晝復送於虛。而不見其死之跡。予之始鳴也。去稷形而高舉。猶彼也。秋英脫殼。而神遊冥冥。亦猶彼也。行藏相叶。道機相扶。半榮獨氏真能葆虛乎哉。語曰。實若虛。又曰。虛以應物。太虛自然之道。貴自盡焉。盈堊氏聞之。恍若自失。

止靜

扇樞客。與中國客。並豎立皇家。終寒所矣。中國客性嘗傷下。每樂坐靜。日復趁陳辱。而自不較。進於道哉。每厭扇樞客之過動。乃詔曰。子今騁挺中庭。自高發治於上首。閑焉俛俛。閑焉底底。渴顙戰。握靡常而多危。恍活雖迴。而賈躁。視爾伎倆。不亦勞乎。扇樞客曰。盡世誰有甘廢形。而斷情也者。造物以予職動。則轉恢掩振。過續通之人情。日用焉奚子少。又奚翅予然。潮頭風角。動之象也。棹繩轆凡。動之用也。鸞飛魚躍。動之趣也。動何嘗礙人。况權宜乃足趨時。圓通必能

怙衆。闔關自由。行止弗耗。利用之道也。奚必子沈卑守寂。若銅石寒灰耶。中國客曰。惜汝未聞道也。道體本靜。而動用和之。豈教汝廢乎動。將澄恤兮。敦於顛以迎。夫然後蓄極則通。支德卷必謂。故曰。動者靜之機。人能常靜。而天地悉歸我也。即不證北辰乎。辰本不動。而其動者。拱辰之星爾。拱辰之星。固不能不動。而所以為動者。辰為之卒也。子固職動。有吾不動者。植本。乃能遭轉於不窮。天下事。情竄追虛。情為發。還博自魁。局靜焉。開該繁。由攷重焉出。僕才從澹闊焉。烝。蹇躁叱者。媒之門。而願委寂者。滅之卡也。古謂豪忘形以定命。卓卓見世間。不擾我天真。喜怒云動。喜中知抑。不座喜。怒中回思。不座怒。則爰靜。聲色云動。聞然即收。而內聽。睹然即旋。而返觀。則爰靜。事物云動。以無為。臨事。事自理。以無情。順物。物自應。則爰靜。真見夫兢逐。幻也。儻來。寄也。憂衍。適也。人我等也。內景。不漏於六根。外境。不淪於萬有。道在目前。坦乎清靜。庶幾哉。靈竇湛水。晶英出海。神光超宇宙。以獨存。主靜之功倬矣。子固有恆之心夫。

畏神

覺西子。伎懷璧子。夜讀山祠。官忽震雷。燁燁。葉覺西

躬順而懼。懷璧子請曰。昔劉文成公有雷說。言天地陰陽之氣相激而成聲。論嘉焉詳矣。子奚為懼。覺西子曰。雷之蕩按荒浩中。雖有豪謀。莫能辨一機。奸惡者。到以不敢為一念。彼皆氣使然歟。意或有神宰。故喧布於自。寧之詎。施於幻變之頃。悞悞於倉越之皇。翻覆於頃。晦之交。恍今漠今。震實。忽忽。天之道也。懷璧子咄曰。子儒者倫。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聞未見理。覺西子辨曰。今有雷擊人。致理決者。又有揀拉。牆木者。洵氣使然歟。懷璧子張睜旋拂。益伸其說。忽憲表有趁。陳整。旅。非視之一。龍。情。祇。老匠進於前。前之則曰。前賦遠。慈。之。客。聞。二子辨雷。故耳之。覺西子揖入。請質焉。客曰。懷璧子之詞。還矣。夫雷權皇矣之鑒照。杖替世區之妖厲。氣得作之有赫哉。且與子詳。屈寒沍閉昏。清時。入萬物機。雷盤陽。吃氣於地中。畫成爲復。其聲寂。其神穆。迨夏正寅格。四生開方。無雷以盪顛其間。氣不暢。而機不極。故紅紅。弘。振。振。使。凝。之。翕。轉。開。呼。句。動。明。呼。蟄。旋。起。胎。卵。者。字。而。殖。乃。播。盆。舒。煦。於。二。維。體。陰陽化生者氣。速。陰陽化生之氣。而聞之。投。之。俾。物。物。各。正。性。命。者。雷。也。非。雷。而。雷。之。神。也。神。矣。以。要。

即天焉。尚聖王趨世。且有神道設教。卓可例已。昔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爲敬天之怒。匪神。奚言天怒哉。古人焚香夜告。豈迂呆至此。子以雷爲氣。寔欺天變。罔足畏。懷神明罔足敬。欺天定爲欺人。而人可寇。冠。懷神定爲懷理。而心可僣。狂。教。林。獮。肆。業。造。孽。罪。繁。雷將鑒汝於虛表。可無懼哉。懷璧子聞之。依樣。諄。而起。俄爾霹靂。火光亘。紛。老匠失在。兩人昏。懷璧子明。旦方甦。髮心。抒。素。上。額。禱。告。始。信。雷。之。有。神。而。志。謹。去殺。覺西子參。結。聖。學。跌。據。山。室。愉。素。不。結。開。振。爲。頭。而。如。之。文。蓮。子。往。見。狀。咄。哉。奚。然。乎。膳。雞。羅。鱸。飮。羹。餅。授。之。餐。且。詔。曰。遠。虛。動。光。忽。可。指。然。終。歲。飲。饌。且。嗟。尚。聞。知。走。者。游。者。天。地。設。此。以。使。人。口。子。不。殺。生。其。澹。不。見。澤。廟。犧。乎。神。且。享。而。尤。人。子。之。迂。也。覺。西。子。耳。得。理。遂。共。醢。餽。而。約。酬。翌。日。朝。泛。秋。露。之。清。荷。巨。鱗。之。白。自。起。鐮。刀。向。鮮。時。焉。張。目。動。髮。亂。趨。掌。中。懷。有所。訴。覺。西。子。惻。如。以。斗。水。活。甕。中。將。殺。蒼。焉。答。客。去。頃。方。合。目。薤。坐。寔。虛。抱。真。候。一。人。頻。顛。謝。曰。僕。江。國。鯨。生。也。昨。離。海。歲。樂。觀。南。紀。涿。漆。湫。還。羅。魚。子。要。

掩頂君不殺。奚不縱予洪漫中。乃囚之。莫云何。覺西
子悟。評曰。爾眇眇波族。世膾爾者命不少。胡岐舌觀
一生。哉。鯀生曰。知覺運動。含靈共稟。好生惡死。異獨
人為。盡凡池內而群。水中而游。叢間而戲。何者。不願
逍遙大遇。間遇於殘暴羅來。以充腹計。炮燔毛羽。剛
利彼鱗。口不能言。而目還瞞。衆心雖已刻。而氣尚
吐。調爾之祖。美君之舌。美鳥能充一飮。死者厥既若
矣。好生然乎。茲且逆者也。世有疑。置陰計。庸售腹刀。
曷已富。庸爾他命。扑。駭箕會。唆其膏。乳虎齧。蛇慘
其毒。繇故傷。棍令死。救康入。排。又不知何。芥心視我。
鯀生命。重霄泉笑。先。醒。君。子。視。見。慈。起。蟄。見。懷。厚。
郊見傷。折天見惡。攸以茂對。頻。憐。固。非。天。殖。地。鞠。之。
侵度。竟而賜生。元。富。危。厨。元。遠。盆。魚。窓。草。生。意。一。般。
葆吾真愛。不忍耗。型。以。審。天。理。假。或。據。設。則。病。康。切。
身。其。難。問。共。茹。若。陽。匪。移。照。遍。於。枯。善。湛。泥。廣。愛。於。
樓。直。仁。人。生。物。者。心。無。後。簡。也。俸。此。一。念。奚。命。弗。懸。
陰。系。此。一。念。奚。生。弗。殺。君。其。念。哉。覺。西。子。聞。這。懼。起。
携。篋。放。之。江。流。圍。洋。盡。態。回。尾。揚。旋。幸。織。生。之。復。續。
望。真。愛。之。獨。完。

固窮

北谷子。少游玄菟。種之園。獵。編。結。之。陸。華。居。鶴。削。
短。管。吳。龜。以。充。澹。焉。與。夜。闌。康。拾。光。披。墳。朗。誦。忽。扣。
扉。者。頻。頻。迨。輅。七。炬。則。若。遲。若。避。北。谷。子。揖。曰。子。烏。
誰。曰。洪。厓。氏。北。谷。子。蹙。艷。曰。先生。訥。人。至。遇。歟。既。
屢。封。殖。之。傳。隨。向。遂。暖。若。求。即。獲。錦。花。隔。馬。倍。醲。郁。
沃。肥。先生。偏。未。往。彼。少。憲。踪。也。獨。將。襟。帷。幽。新。廣。情。
預。意。焉。謂。豪。遇。爾。而。逃。齟。勇。信。遇。爾。而。顛。頭。英。持。遇。
爾。而。廷。縮。雄。習。遇。爾。而。昏。滑。需。體。豐。遇。爾。而。結。鵲。擊。
腹。遇。爾。而。桴。鑿。朋。戚。見。之。覲。忝。其。屏。梓。里。過。之。肆。其。
嘲。以。故。微。迷。孤。竹。之。跡。蕪。塞。顏。巷。之。居。雲。黯。黔。妻。之。
車。堂。穿。東。郭。之。履。灰。焚。百。里。之。廖。永。結。蘇。張。之。舌。蕭。
陰。既。薄。乎。威。必。發。又。摧。羽。尾。拮。据。乎。漂。漂。又。至。枕。削。
屋。方。駕。乎。延。颺。又。掠。使人。嘔。骨。嫌。幸。增。目。忌。與。心。
劇。骨。皆。為。爾。尤。洪。厓。氏。曰。此。此。子。以。我。獲。德。寡。惠。無。
一。餌。爾。耶。夫。崇。飫。高。斥。之。上。麻。菽。數。分。粥。匪。續。該。逐。
之。填。慾。火。載。熾。列。鼎。饌。甘。昏。之。墟。高。牙。博。雄。驕。之。四。
沈。酒。驕。呼。傾。之。釜。治。容。蕩。御。喪。之。階。予。思。者。暗。殺。爾。
也。茲。雖。窘。抗。正。格。子。卷。味。淡。將。氣。清。而。口。弗。寒。袍。襪。
將。精。奮。而。體。弗。隋。行。亂。將。識。練。而。心。弗。寒。慮。微。將。神。
王。而。志。弗。鋼。政。以。遇。諤。著。按。連。風。猷。還。別。操。割。者。吸。

川益爾益縷縷矣。北谷子其說載酌調祖與之酬。喻明機有薦北谷子者。稱折方爪。洪崖氏辭之。別北谷子曰。捨而去我。曰。君今垂黃披繡。肥飫眉。揚百務。豈乎順心。衆趙儼乎一諾。擁高樞。執吾無異。北谷子曰。譴富貴幻迹也。猶空中華。豈真我之故物。子與氏云。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養得定。方透得過。所以隨分。混彼於戲闔。接世體。任自忘耳。競者。花自志。掬抱得無廣愉。或一旦官機久熟。巧絃索。觀乎露。天忌貪而陰奪。人惡驕而多讓。我以緇鉢飲之。子孫以泥沙浪之。今富貴。又安知不貧賤。明乎。況纖卉微萼。各需雨露。幽澤荒均。陽不偏遺。天曷嘗困人。死哉。古人以貧為寶。莫或非無見。少與游而晚見棄。正情也。相與被褐。歡若平生。遂忘年之交焉。

定分

滇有貢象王者。錦披腰。絳帔。尊執通都邑。食長。迎惟命。一日。過岷。象王行疲。憩林下。林上獼猴。擲衛。啖王。且詳曰。王形澤。歡欣。貴在鼻之。絛。織如惟其巧。世詭成。壯。望。我。頃。龜。朝。選用之。風。振。壯。彰。山。於。瑞。頭。齡。閑。報。還。闡。輝。其。趨。璚。題。瑛。陸。顯。其。用。首。列。主。升。之。叢。爵。號。侯。伯。之。調。夏。屋。渠。渠。以。錫。

居侍兒敦敦以奉養。王受享劇矣。評其狀。則四足弗離。離。臍。忽。馬。行。弟。且。多。軒。輕。徒。以。豐。大。市。名。擁。高。延。紫。王之分。胡厚也。予形雖似。而貌叶人。行。靳。浪。而。性。尤。點。除。險。踰。險。像。便。迅。捷。皇。或。沐。光。對。客。進。退。如。禮。鼓。備。廟。廊。之。躋。崇。資。指。顧。哉。何。索。標。枝。穴。處。微。度。春。秋。時。不。得。其。平。隨。鳴。而。嘯。月。日。或。驚。於。卷。固。攀。而。履。危。波。波。此。生。又。分。胡。窮。也。均。天。壤。中。一。毛。族。乃。豐。約。未。等。通。窮。各。因。豈。化。母。有。私。造。歟。象。王。曰。子。奚。以。儻。來。較。型。坯。偶。憲。計。辨。泰。怨。天。而。聖。養。也。洪。鍾。廣。古。群。植。奚。所。擇。焉。疾。於。流。隨。先。前。定。之。衆。議。認。因。差。分。數。之。當。區。或。初。審。而。竟。若。圓。或。審。而。晚。見。愧。各。因。秉。受。而。蒼。蒼。者。介。何。心。是。故。鴻。鵬。不。以。大。自。夸。桃。玄。不。以。小。自。限。鳥。鱗。不。以。久。自。喜。蟬。蛩。不。以。促。自。差。要。我。之。分。定。焉。敢。竭。哉。世。有。準。非。浮。厚。弗。之。光。恍。戚。抱。弗。之。舒。逞。前。妄。弗。之。捐。胸。訥。後。試。弗。之。卓。乃。賜。幸。一。時。愛。道。也。我。蓋。體。豐。貌。昂。大。為。皇。家。起。色。疑。亂。岐。獨。行。不。凌。世。愴。默。時。守。必。不。妄。拉。抵。規。步。而。趨。必。不。銜。驕。當前。而。立。必。不。妄。用。雖。周。旋。繡。繡。中。我。自。如。如。又。安。知。有。富。貴。我。也。子。詭。趨。林。弟。引。類。梯。升。賣。綠。竊。附。不。僂。守。定。數。而。妄。他。議。我。燕。陌。之。塵。冠。黼。日。趨。未。沾。

沾喜駘驕時。米局局悲。鱗集燼餘。不見謂增。風鼓揚飛。不見謂減。歷千古為故壘。乃爾定焉。君子以利寒付之天命。其心自欣。尼孟子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以其分定故也。已。孫子聞之。安其本初。匪其故狀。將靜養以樂天倪。澹檢以彌元性。毛萇獲膚王。慧光。宣燭。久視長生之道。技又過於王矣。

先思

鄙世士。有三思奴者。素度僂即。凡所觸。顛其傷。然一日方書。忽蠅子集筆端。祛去復來。思奴投筆。按。而逐之。蠅且詎揚不急。彼愈氣。而昏仆于地。蠅。飛。而。從。察。論。思。奴。曰。躁。之。性。固。悖。哉。君。胡。悖。悖。哉。竊聞士君子。處世以遲道。首遜忍。關其餘學務。自。易。事。何以說。諸。僚。縉。身。猶。閭。嬾。之。彌。性。修。索。以。姤。嫺。靡。和。以。館。佩。寡。言。以。嫺。躁。耐。事。以。沃。德。以。以。從。公。里。落。賢。則。家。室。宜。之。故。豁。達。者。哲。之。幾。也。柔。嘉。者。仁。之。表。也。居。下。者。勇。之。善。也。納。茹。者。德。之。容。也。平。施。者。修。之。類。也。有。以。料。者。然。後。汪。洋。千。頃。允。矣。居。桑。梓。事。吸。斗。醋。展。也。相。皇。關。一。忍。字。當。頭。奚。患。終。身。大。業。弗。之。統。人。生。多。為。氣。質。所。使。游。氛。染。着。未。能。克。化。所。以。任。性。局。偏。微。有。斥。情。即。鼓。掌。毒。呼。念。欲。撲。搦。人。於。甕。

以致亡身及親。故邾子望射姑而棲炭。王述啖鷄子而啗患。杜甫登武床而幾刃。晏殊怒撞笏而折齒。細量之。練隘鼻翹招詆。大致損神。以自疲。暴飲。匪徒市儈。且為識者所嘲訶。天下事未可激。激則人我兩。而禍索有難支者。君以細事。而倏急至此。遽爾馳。飢昏於仆。奚自苦焉。胡不歛神。諱氣。以遊忘天乎。夫忍。者。將。刃。切。心。之。謂。含。痛。於。不。可。已。者。也。百。務。日。交。以。百。忍。對。證。之。若。太。虛。不。礙。色。象。橫。逆。忍。於。不。校。自。空。浮。浪。靜。而。元。氣。日。彌。實。進。忍。於。不。貪。自。冰。凝。王。光。而。清。操。日。炳。位。高。忍。於。不。驕。自。勤。博。休。德。謙。而。名。日。衍。治。容。忍。於。不。迷。自。月。霽。風。光。而。其。精。則。固。口。忍。於。不。妄。自。機。嚙。龍。持。而。祥。惜。日。昭。心。思。忍。於。不。勞。自。春。和。秋。爽。而。天。倪。日。暢。豐。然。也。者。寔。同。舍。則。可。償。金。寬。車。則。可。認。牛。朝。衣。則。可。燙。汗。相。位。則。可。忍。詭。然。蠅。則。可。燎。鬚。隣。兒。則。可。脫。履。失。印。則。可。復。故。減。懿。之。盛。致。而。被。慶。之。永。來。哉。忍。之。義。肯。身。要。道。也。思。奴。醜。頰。於。蠅。論。

戒後

昌平子。為儒蓋世族。祖之昭平。寶貴。者。萬餘世。意。日。每。齡。間。則。作。團。席。轉。飲。湯。餼。傘。一。盛。成。值。蚨。文。三。

百綺駭草視。糖歌擁快。日無盡矣。車未十稔。家綠傾
罄。着破帽。足襪。袍。在。在。覓。餒。後。貌。且。白。後。馬。一。夕。
既。飢。眩。倒。卧。陷。塹。月。白。見。三。人。過。呼。曰。子。奚。已。竟。茲。
別。子。而。去。之。他。昌。平。子。曰。我。固。已。分。死。但。不。識。汝。何。
如。人。而。言。去。我。三。人。曰。予。匪。他。蓋。孟。相。梁。冀。石。崇。也。
天。帝。惡。吾。奢。乃。謫。身。經。家。亡。子。孫。流。僕。又。罰。為。禱。鬼。
能。耗。淫。人。之。財。貨。世。有。富。貴。見。生。驕。奢。者。予。即。臨。科。
於。身。顛。弄。乎。神。思。陰。使。遇。拜。賀。虛。飄。然。奪。其。厚。蓄。雖。
萬。貫。鉅。業。若。冰。投。火。必。致。殲。幸。索。命。斷。乃。轉。而。將。款。
浩。平。他。者。昌。平。子。曰。我。雖。奢。蕩。不。過。萬。金。忽。聞。孟。君。
以。七。寶。裝。飾。溺。器。宋。太。祖。怒。破。之。曰。以。此。器。為。飾。當。
何。器。貯。食。耶。梁。君。貪。刻。營。富。以。火。浣。衣。焚。之。駭。坐。客。
石。君。金。谷。關。富。用。蠟。代。薪。及。與。妻。子。棄。市。收。者。曰。知。
財。是。害。何。不。早。散。汝。固。奢。之。極。也。又。奚。以。我。眇。富。而。
凌。窘。至。此。三。人。笑。曰。奢。之。大。小。固。殊。均。乃。侈。心。也。此。
心。一。萌。定。以。造。化。之。所。生。為。燼。物。曲。之。費。用。為。金。祖。
父。之。難。辛。為。戲。沈。酒。淫。佚。俾。晝。作。夜。我。得。其。隙。而。啼。
逆。之。天。豈。汝。錢。哉。故。煬。帝。西。苑。崇。臺。冬。日。綵。花。螢。燈。
夜。遊。盜。起。而。至。於。亡。符。朗。於。謝。安。設。宴。朝。士。盈。座。朗。
若。噤。餘。今。小。兒。張。口。跪。受。舍。出。後。死。於。禍。陳。升。之。為。

相治第壯麗。宅成。扶病登樓而覽。時人謂其三不得。
王武子。饌用瑠璃。武帝幸其第。見豚肥味甘。答曰。以。
人乳飲豚。故美。即絕而亡。孫晟豪俊自恣。每宴不設。
几席。令女妓各執一器。號肉臺。奔亦自減。細曉古來。
未有一淫夫。遽可垂者。維何。天地生財。精氣歷萬億。
年。方鍾結此貨。獨顧巧饌。慨慨。時制。用如泥沙。豈。
訖。憐人遠天。喪理。奚過焉。耗財而虛。命。乃應感之。
相扶。而乘除之一定也。造昔聖君賢相。燒羊忍饑。中。
夜。暴蒸。破充。晚食。相國不治垣屋。廳事僅容旋馬。終。
保富貴。而子孫攸賴。矧士庶夷夷。烏得暴殄。利。天。權。
不之促乎。語云。受享毋用盡。盡必行。歲神祐。而。遂。貧。
勢高毋使盡。盡必業重。究。纏。而。速。禍。而。轍。子。三。人。覆。
笑。故。以。保。身。之。道。鑒。後。載。者。昌。平。子。聞。之。大。悔。而。咽。
革。

知足

東海修羅。林氏。愛潛山窠。并盤膝防而玄養。夜吞。朕。
色之光。飢飲清瀑之飲。不食干世味。得待春鳴。震。蕩。
超飛天表。對霖。寓。博。焉。一。日。出。谷。浴。澤。不。敢。露。頤。角。
乃。伏。莽。下。見。一。鳥。踞。山。前。肥。澤。餅。形。飛。步。固。得。自。呼。
曰。壓。油。壓。油。山。子。聞。獲。之。將。鳥。臂。割。利。一。小。鱗。下。縛。

板推按。雜膏溢四出。擯之章開。瞬眈而起。過者詢其故。山子曰。是鳥名壓。油殃。翼翹性豪。情多貪嗜。匿深藪中。維木子蟲。蟬而厭之。曉暮無一厭足。逾月。率律肥。壯固能輕舉。乃呼人取其膏而壓焉。我得夜照。紡具。爰謂歛軒。愚爾身。貪多。際命。故害。若患。索亦乃自作自受。名為殃也。山子去。修羅氏聞而諄焉曰。惡子何慙。醉鳥至。是以身受之天地。鸞通於窠。歛維。毫膚不可愛。且重哉。自餘。將念焉。滿清矣。念有清。將聖焉。萌歆矣。華寡歆。將身焉。崇願矣。得不頡頏。窠際。猶夷。隙間。商羊。快歆。日運間。展息自如。誰得乘機。斃我也。奚乃致。發。滿夫。驕客之徒。如半。淫界。之性。嬉。溫。飢。饑。叢之情。叱。寡。北。叟。倚。伏。之。識。求。長。梧。郊。夜。之。計。方其拮据。營室。佞。歛。該。終。意。儼。舉。大。鳴。志。若。得。笑。顧。矜。詫。我。能。憐。諄。同。類。遽。傲。傲。以。欺。時。夫。日。棲。不。過。六。枝。飲。河。不。過。滿。腹。言。分。之。定。也。自。膳。已。充。均。歸。一。飽。焉。足。矣。竟。何。題。事。此。悅。彼。更。無。厭。羨。乎。哀。箭。以。遂。然。饑。饉。靡。以。謀。豐。吞。嚼。以。損。物。埒。對。奉。以。售。肥。萬。狀。不。能。悉。爾。之。貪。多。方。意。歆。滿。已。之。慳。眠。起。頓。忘。機。關。用。竭。奪。他。胖。我。負。怨。結。究。炮。鑿。沾。潤。之。括。也。一旦。天。惡。其。盈。人。閱。其。滿。密。機。網。傾。爾。之。生。旋。棄。除。報。爾。之。數。

始者營身利己。求之常虞不足。既則以身償人。削之惟見有餘。任爾豪悍。百凡盡了。使世咲為業殃。何慙。慙至是。當速省回光。潛伏恬淡之鄉。知是以燕天素。鳥磨之曰弗。

除矜

西成郡。禾稔博登。黃蠅四野。枕礎者自矜。居上首。每咲頽。垂者曰。而所使爾同條者。爾未如也。予初稱羨。植且先披化日。嚙清露。顯昂軒視。飄揚輕舉。儻弗恢。烏快哉。較爾垂頭就下。歆倚固定。間然矣。頽垂者歎。者曰。天下材庸。未見有頭高。而可詣成者。子真儼。平夢也。自銜者弗長。自有者的。七。子真儼。平夢也。枕礎者三請其故。頽垂者曰。子以黃茂自矜。飢。每天。高。夫。自。標。美。乎。此。號。輕。種。道。家。首。忌。也。嗟。不。見。鳴。在。乎。村。吐。傭。兒。擊。以。和。歌。群。且。附。耳。而。嘻。也。雷。電。一。轟。駭。而。冥。地。甄。在。矣。又。不。見。太。虛。乎。玄。穹。浸。甯。頃。含。切。萬。象。使。自。有。其。量。便。為。昏。礙。非。太。虛。本。體。我。始。與。子。並。本。叶。枝。均。有。奄。化。以。達。南。畝。費。盡。平。春。漑。之。潤。膏。地。澤。之。漫。沃。人。事。之。培植。誰。弗。望。大。成。以。足。國。用。忝。爾。恃。其。本。初。忘。乎。秋。實。糾。結。於。群。小。之。稗。菜。雷。蛙。聖。元。胚。虛。張。王。氣。輕。來。浮。靡。之。態。隨。風。播。而。人。踐。踐。

揮之棄天索之養也。在我蚤夜孜孜。操素含真。不敢
顯其類。教以與市狀爭上下。一旦金枝詡詡。玉粒牲
牲。大為群黎造命。皇國殖封。咸我雷頭就下之鯁也。
細關末劫中。寂難去此矜字。趨僞者。方在羣居時。金
糗披氣。何如悅也。迨至揚眉金馬。吐氣彤璫。仰天若
不見。特為富者。昔當困忌。卑垢日干於外。及少獲
券。蓋忽則乍揚潤屋。而銜不已。學道者。剽括幾言。自
秘心傳。賈傲未得謂得。未證謂證。頭高之流害。何可
言。昔正平負奇才。不免黃祖之鄙。卒雲長負奇功。不
免陸生之儒士。北海負奇氣。不免林甫之奸心。是知
才巨宜恃。能巨宜肆。功巨宜居。龜靈將灼。泉井將涸。
忌之府也。故倖人之偉度。守愚以扼智。用拙以御才。
自縮以平氣。卑牧以接物。將游忘我天。而世推泰。講
烏。惶若象爾。恥植之頭高。寔刀飾懸珠履之多。遼東
魏群豕之白也。不大為世之一歎。係。曉。

忘憂

紉南有叟。陳桂澄。仙。辟名業道。孝慕終身。年過耆耄。
宛赤子。醉輒豪吟風月。有倚馬才。遊鄂漢。與市群兒。
撫掌呼快。間有訶諍者。莞而希之。陶陶乎。未知世上
有忙鬧也。一日箕居別麓。自拾稬芥。切九平。餘。後。

曉而得。觀者塞道而問曰。爾取人棄。足苦矣。奚為乎。
樂。桂仙曰。子非吾。安知吾之樂。囊有如意丹。能藥世
人憂。衆聞之駭。請療焉。頃貴者進曰。予酣餘。跌名場。
命榮我。但憐取世合。而寵辱旋驚。計在子孫。而家多
肝食。憂不無也。觀丹而餌。富者進曰。予仗天廬。印。苟
羨乎。但哀賄高。而虞冠火。廣應衆貸。而且恐欠
通。不無憂也。觀丹而餌。貧獨者進曰。我談富貴。俱
間矣。獨怪短藿不飽。而鵲難營。髮。將。而悼獨。
無日不忤粹。腹也。觀丹而餌。又有一閑者進曰。吾憂
不若爾等甚者。竟為鳥飛。恐葉。吾。快。樂。恐。碎。吾。願
昔夜淫霖疾風。九危惶。素恐地。陷。龜。曰。子與杞人
類。誤促而憂也。桂澄曰。惟促故憂。奚彼一人。舉世皆
促。憂哉。我豈有丹如乎。意。張目人。自不被憂。恹弄笑。
蚤因促故。抽繭於苗。薄。宵。夙。勛。著。勞。而身死。昂。漢。人。
得安為。革。綺。蜂。因促故。構。蜜。於。圓。屋。寒。晝。夜。釀。呼。我。
身。餓。陣。垣。人。得。取。為。美。食。古。鳥。齊。景。牛。山。而。汨。揮。也。
和三則而抱泣。阮籍為窮而迷。哭。泉。魚。擁。劍。而。號。死。
彌。衡。鼓。傲。而。悲。冢。世。人。愚。念。類。蚤。蜂。者。大。率。是。也。富
貴者憂。貧獨者憂。又有求不得而憂。愛別離而憂。竟
憎。會。老。病。死。而。憂。更。有。何。時。可。樂。乎。聖。然。開。口。而。嘆。

者。月無二三日也已。寧大非侵焉。緣使則生妄想。妄想生貪求。貪求生顛。顛以故未見道也。爾等忘機息念。細嚼以丹。恍惚間。悟人生乃電中光。若驅羊於屠肆。每進一步。則死期轉近。盡世間大數。未有常者。我身且不免。況一切身外物哉。急急收。後天波。帆勇棹。宸歸。卓卓見富貴。猶鏡中花。雖與我遇。不與我染。見貧困。猶石間壁。雖損吾外。不能損吾內。死生利害。付之造物。而順受何辭。採非破。促礙一關。任是千態。風來。究竟歸於一。戲。殆暢快乎。冥字其蕩如兮。萬象其坦摩兮。昏圻驚。其雅歌。尼兮。以其大如意。冊天下又誰有作。毫得。咄。骨。我。也。古人學道。先須。舉。此。頽。樂。處。夫豈無意。衆聞。升。而。餌。之。促。想。損。除。恍。然。憂。釋。

處厚

實沈國。氣宇益。收。蟬。動。熙。適。內。有。壓。壓。與。望。望。駢。驢。三子善。望。等。負。壓。迄。野。歌。食。纖。固。言。勞。願。望。壓。負。得。其。茸。先。留。以。待。望。驢。纖。固。懷。私。悔。每。時。乎。人。至。則。二子負。壓。以。走。形。串。愛。各。貌。并。心。年。許。矣。一。日。開。聚。而。壓。咲。曰。台。三。生。寄。眇。形。於。確。墮。產。未。侔。區。體。未。侔。兮。與。膚。髓。相。合。豈。前。定。之。善。而。今。緣。之。遭。歟。望。望。

曰。夫。嗑。漿。喪。歎。者。渴。終。寡。濟。挫。蚤。追。膚。者。痕。先。見。赤。天下事。兩得資。則易度。徇我見。則寡合也。世上毛總。蒼形。若文色。冒榮者。若齊。耗。成。兀。者。人生。多。少。難。齊。細。閱。來。均。天。地。間。一。裸。虫。爾。濕。干。埤。濁。驚。矧。之。席。帶。儻。曾。毫。有。真。實。哉。胡。乃。心。勤。痛。私。情。慳。忌。衆。惟。知。已。富。寧。念。他。有。窮。但。求。我。饒。不。顧。人。或。損。種。種。術。詐。有。費。指。數。者。括。譎。叢。鬼。巧。弄。於。傾。整。乃。標。飭。曰。稽。諧。咏。髓。炮。脂。鈎。利。於。禍。心。乃。標。飭。曰。幹。替。睨。視。狂。虛。飭。取。於。佻。快。乃。標。飭。曰。圓。活。令。足。粉。諛。埋。機。於。戰。歎。林。乃。標。飭。曰。通。方。軋。轄。峭。峰。伏。劇。於。臨。張。乃。標。飭。曰。重。厚。世。狀。殆。如。此。以。故。氣。運。各。閱。藩。之。很。道。類。多。虛。寒。之。嗽。談。隱。矛。戈。揖。存。蚰。蜥。以。念。不。厚。安。用。接。施。子。我。雖。不。共。胞。竟。破。得。交。情。之。浮。脆。錐。刀。之。尾。屑。若。水。馬。過。萍。不。着。萍。亦。不。着。水。幻。乎。亡。交。涉。焉。駢。驢。曰。世。間。奚。翅。子。三。生。哉。南。山。有。歎。名。徠。徠。青。目。黑。頽。狀。肖。猿。狙。人有。取。其。一。則。同。類。相。率。而。赴。聚。族。而。悲。雖。殺。之。固。一。逃。避。者。必。借。死。而。後。已。勿。謂。薄。俗。中。寡。善。類。也。我。等。固。分。庸。介。奚。易。水。畔。持。弗。持。固。勢。庸。庚。奚。南。北。風。競。弗。競。固。利。庸。趨。奚。左。右。角。爭。弗。爭。固。隙。庸。構。奚。高。固。石。投。弗。投。內。萌。於。我。外。萌。於。爾。總。然。連。牖。而。於。一。

能綴緒頭於一隅。兩使逍遙光天內。共餘日。不謂長於外素。並游日新。不毫屬於虛禮。皆淫日。不若偏於私得。融蒲櫟之技。祛丘蕭之礙。效緣紋之聯。通璵珞之應。莊子所謂息機當終其身。廣情博愛。視四海皆兄弟也。已。鑒聞喜曰。是講足動世之來侶者。

理謗

漢之北。有賅長者春申君。季妻吳婧。鞠二子。結渠子之妻。兄弟焉。春申君薨。華伯子欲發其帑藏。疑婧私時。僞匿渠子家。豫詭言曰。某兒見某僮。有蓋滿第。上命楚夫。距蹠歸。頃焉浪飄市陌。計價耳。客

有言於王子者。王子喚謂曰。諺曰。易。豫市兒好。駭。桴亮懸情。頗門曉大分。使子試之。著傳注滿銅銘器。於擔箇。桂令一人手支。罔能得。使二人共獲。且之。方起。取權平之。乃數過。招餘客。報異曰。彼渠子一兒。不難舉。第蓋。此又胡重也。王子復於曰。毋。諒。亥也。理也。天下財賈。誰不知愛。設彼有匿金計。則夏屋渠渠。中何肯不可隱。更待假之外乎。一人若能舉第。蓋。不鳥獲而後可。浮提蕤俗。蔓菲遽為貝錦。哆侈成是南箕。皆類是者。始也如捕影逐螢。既則燎原。而不可撲。始也如涓滴微露。既則決河而至滔天。一人倡之。若

不足憑。竟且萬喙群附。牢不可破。銷骨迺為毀。聚樂金蓋。因口眾。故三人市虎。十夫撓權。曾參殺人。曾何有是事哉。嘆三至所言。雖慈母亦不能不動。說之為害。不可近已。士君子秉鑑以窮物。據理以體情。不可過為虛襍。以驚忠厚。所以者何。偏聽則黨奸。喜訐則種毒也。客去。渠子毓。岳天呼曰。冤哉。衆謗我至此。王子曰。子其類義夫蘭。匿之秀。衆所共好也。海畔有逐臭之人。咸池之奏。衆所共樂也。墨翟有非之之論。此豈咸當乎人心。昔子胥。鴟夷於伯。託伏波。蕙於權貴。淑卿與妹。自誣殺。陳賈坐。點因狡。胥。陸機。鵲。咬。牛蓋亭。宇文。說。鳩。平。長。寧。自古。詭。非。言。易。漢。於。木。頭。詰。謂。且。遭。於。顯。禍。矧。之。子。平。歸。家。掃。招。中。肩。敝。裾。大。謳。是。事。設。有。乃。我。儻。來。吳。盜。之。彼。若。曰。既。無。任。彼。撻。揚。付。之。天。監。又。奚。損。乎。我。閑。閑。焉。亡。我。亡。物。將。遊。無。何。有。之。天。安。得。不。悅。歡。與。世。機。罔。乎。諱。也。渠。子。始。而。姬。既。而。寤。又。既。而。忘。天。固。定。矣。

饋音
好味
與
義酒
倪音
汝也
齧
食也
庖
會也
自餘

自重儼
音嚴
儼也
面醜大背

窮音窮 台音我 盍音盍 走音走 行音行 飛音飛 首音首

胫音呈 率音律 胛音川 踰音尤
肉精 腸間 胛也 不肖也 踰也

尻音居 堀音侯 虐音虐 舍音舍 菴音菴 菴音菴 菴音菴

傳也竿也相也夫也行也

[illegible]

頤音委頤開也**頤**音開頤開也

核動也

色音色 瓜音界史音曹 筵音世同 爲音委 爰音雅

逼也音源
超音始
戕音黃
輕音迄
寇音莧
麥音欠
凌音凌

毛音同頤音倚頤音信鰓音攬追音推

晉毛自魚也少伯頭魚丁門魚魚鱗火灼

青蒸落也壞也

馬音馬惠音惠川音屋

屈音骨兼音牽皆音歸忍音異次音治四音寄

亢 音慷 壯也 音移 害 音吸

半音判人音却月音匪魚音成少音到多音立

[illegible]

閔音英 勿音九 忌音九 怒音九 差音九

賸音慙參音年薑音姜米酒食巾破中懷衣破自
財也衣羹也

音復之音也 陷音牀 禿音土 歎音土 耗音火 鬼頭食也 下坑也 禿耗也 歎耗也 口 利害

時音特 畜財音特 廬音特 交音特 傷音特

香龍也又灵神也善也音對 六帝實也食食也音對 彌也益也

歌笑語仇父同然之輩多立重聚

輒吐声也田田民也墜穴开毀輪之廷宜也秀高頂

摺音折也

勿音亮
句音兄
便半勉
爲音羅
辛音
痛也

勿音旭
 力音蜀
 臣音寒
 頤音惠
 夜音反
 反音反

文音民 **歎** 音葉 **每** 音每 **軌** 音押
和也 歎取也 每貪也 軌報也

簞音吸 簞音桂 簞音宣 簞音叢 簞音聃

惟章宅音托開音汗收音疾

風靈旋曉奸趙則瞬息嗟後當說詳乎金華以窮理
親禮乎方价以啓聰無舉白浮觴之迷無奇貨治客
之頤則夜氣清明足開天理之有歸而是非賢否
若黑白不淆焉心虛不銜意而休心敬不補悅而檢
心明不惴然而了王者純一之天也庸是天下宸際
其盛必有造膝以陳獻引吭以繼轟者元有凜枝而
呼嵩洗肝而盪勸者又必有市虎之潛蹤采苓之屏
聲令者精神心術所運蓋禮樂風化之運軸而維維
申造之訐認計哉

君道下

龍田子問曰君心貴純矣非當鴻御蓋萬萬權位可
何如設真如子曰攬戢寧之倬柄希銳意於復墮而
泰道之精神務責難於寄厝俚或道德弗飭文具徒
敷毫無籌國實念寸陰尺璧愛裡綴旒豈整暇至計
哉岷嘻憚不得慮豈無難采轍焉前覆猶鑒後車用
莫枕熙燕之規模力求圖成桐鐸之良策印以為有
四道焉四者何仁也剛也勤也儉也會此盡善卓卓
責有實效而天下治矣夫陛下星臨氣鳥易於俟備
鉞威爾保心泉計忽於頃歛旭綸緯一出那曷云政
若殘暴心枳則群采且凌樂而蒼赤且肉酪矣雖百

夫之長非仁尚據臂聚議奮刃相戕而不可為知天
下王乎自古如天好生胡不仰法其德當官嬪嬙
用莊以慈蓄輔執庶宰降類而禮待食寓際之黎亦
奚忍爬剔其脂腠而省刑薄賦而法實萬古皇仁之
藏下雖憲典有難違者亦哀矜矜刻使恩多於常法
焉又能節劑品膳不多殺生以厭口雖一禽一卉咸
熙若而遊優之萬方賴及稱仁矣蓋促促者撫執需
緩而數暢者也若以捏合輕信之心則速撓以方騷
卑訛之說則速眩萬幾盤劇曰以待別裁遑務陸梁
曰姑容和議豈剛哉當由積輕之勢而綜覈之權體
貌森悚言論剴切功所當賞不列忍以忠肅罪所當
罰不調停而姑息滌刮染氣振刷風靈大威更與主
靈濯濯使貪暴者殺其暴儉諛者杜其媒俟墜以脩
明良欵以張舉時或厲階告警又赫怒雷霆焉勇當
何如叩所謂勤者又奚言無遠所戒古勒之矣不乎
翠幄天開鴻荒萌幽厥山水可眺遊暇可娛椒房可
樂情易縱而氣旋墮也誤既濟矣戒之衣御神完矣
進之方餌丹青議論更加著明薪膽規模尤為刻厲
箴誦前後不以暇豫馳懷夙興夜寐不以甘夢致體
經筵日御不以宦倖見誘剗裁盤錯不以夜分告勞

昔衛武八十作抑抑篇自呼為小子。君皇究心此意。不果銳於初發。而中輟於豫泰矣。儉之云者。又將何千金之子。侈費無節。日積歲累。虛耗而倒。寧為取天儒子。且執券而責負。矧國家可庸侈。當寬。歛清心。不沒民之膏血。惡衣菲食。不盈吾之內帑。並清遊宴。土木歌騷。費也。而削之。魚軒請謁。鼠社依憑。糧也。而罷之。苞苴相承。軒鶴贅員。冗也。而汰之。虎帳餽繁。油幢增飾。浪也。而棟之。汲汲日培。國本不肯自肥。以濟衆。何敢議奢乎。若爾者。仁得衆心。附天下樂賜。更生。剛得體統。嚴天下仰瞻。勤得百度。貞天下寡。叢積弊。儉得財貨。充天下受澤。緩征。詭說。懇懇。甯風。惟恐奢乎。治料。毫不取籍。鉛鎔。罪方謂責實之化。若久襲承平。為君可樂。將恐張角。南平。漢憂。方始平。吳已既。晉慮尤深。識者凜也。

臣道上

蘇子出朝。見真如子。談臣之道。真如子曰。士大夫失。明時。以綰笏章也。奚賴賴。諱乎。則名希榮顯也。有寓際之鴻。頃。迪定有倬天下之芳業。敢可提衆。負也。連侯業而稱人。夫神龍出蒼溟。騰飛天表。无滄蒸白。帶流施布衍而上昇。苞翮啓雖。皆之鳴。侯旭。敢當空。

然後集養妻而憂。律朋。總協成以苑運也。天生明主。興一代鴻。衆。該生昌。諤。以叶聖期。際昌。諤者。修之宗。思想抱偉略。寧諶。臣宇。皇眷之未厚。不發之未光。焉手作皇。計。而渥。凡庶。勤。桑。萬年。執。銜。歟。臣道貴養。運也。千金之來。斯非一貂可成。設一有雜。義。恭。則減。值。巨。卷之。亮。斯非一材可構。設有。標。權。并。則易。貼。言。有名世之任。若招。求。飾。以文君身。選。良。棟。而名。故。國。者是。蓋。倬。標。誘。僚。當。我。乎。名。矧。長。論。列。當。我。乎。定。勢。隱。震。撼。當。我。乎。安。幸。酸。燥。濕。當。我。乎。刺。促。判。劃。當。我。乎。揮。計。隨。轉。隨。驗。匪。乎。夙。諳。解。進。能。無。全。牛。也。次伊傳周召而後。昔。孔。明。高。臥。時。時。足。事。業。已。補。定。於。隆。中。文。見。梁。父。吟。武。見。遁。甲。畧。署。天。幕。地。始。為。通。儒。三。顧。而。出。相。體。用。端。將。材。用。頭。而。有。司。簿。書。之。務。用。周。固。所。施。而。不。放。非。養。厚。烏。得。不。此。士。大。夫。以。孔。明。足。擬。自。諱。曰。我。以。明。經。趙。之。第。見。連。當。康。蓋。可。補。鎮。同。龍。我。奉。楮。恭。餉。我。執。符。虎。度。嚮。抱。而。名。快。天。懷。業。隆。鐘。虞。臣。也。日。光。玉。潔。北。斗。泰。山。盤。水。捧。盈。轉。九。去。舉。用。養。人。臣。之。德。千。鈞。弩。發。萬。石。鏑。鎗。澄。之。不。潔。涅。之。不。污。用。大。人。臣。之。識。天。空。海。濶。春。輝。秋。澹。洵。自。鎮。酸。澁。適。調。用。擴。人。臣。之。量。刺。厚。倚。馬。毛。吹。風。刷。

蠅務紛紛。不留餘解。用樹人臣之材。利害獨任。言盡
懇。張睪掀。膈。頃。有。刺。心。用。盡。人。臣。之。節。若。爾。則。並
誦。華。獨。標。於。皇。闕。風。神。彌。著。於。遠。際。往。幼。之。拜。親。授
師。者。茲。不。屑。所。云。然。故。曰。養。厚。發。之。光。也。海。中。有。水
母。肥。澤。大。若。漂。後。蝦。有。千。餘。集。其。上。聽。之。行。北。以。求
食。一。日。蝦。戲。之。曰。汝。以。巨。身。生。大。壑。中。日。餌。小。鱗。隨
波。飄。浸。遲。其。族。態。顧。以。我。眇。至。為。目。何。也。水。母。曰。天
地。限。我。以。形。惘。難。於。調。度。將。焉。之。奈。傍。爾。以。竊。食。希
不。我。笑。當。國。者。自。張。其。眼。目。操。割。試。奇。吐。其。風。恭。港
大。有。初。支。不。空。擲。以。男。子。身。母。虛。延。朝。報。報。徒。民
膏。傍。人。竊。食。斯。可。

臣道下

時動吻譚仕版者。嗟不先曰。盡忠報國。臣料也。竟有
少忠焉者。故未他。幾事宰於初心。未確也。細讀尼父
經。論事君者。雖條殊。所告哀公。則曰。為臣不易。告子
路。則曰。勿欺也。者。茲二謨。居官願。想。外。是。奚。求。命。謂
盡忠之極。此心既知。不易。元。就。持。規。者。甚。不。肯。自。欺。
以。負。吾。君。若。民。若。母。曖。昧。以。希。合。母。依。違。以。取。憐。母。
聘。聘。媚。以。結。幸。母。畏。首。局。學。以。延。遷。責。實。而。業。乎。香
官。輸。謀。而。靖。乎。爾。位。成。敗。利。鈍。攸。委。之。蒼。簡。然。後。不

易者易矣。過乎不欺。乃足忠矣乎。莫以明其然也。宰
輔之臣。勦沃穉。葵風十。羣秩。可易哉。若曰。賴氣自
給。如納寡量。時因顧問。則遮拾模稜。不先倡以擊節
時決機。則首鼠。不慷慨以定。獸見且性偏狃
執。有不附已者。諷諫官拉之。有媚已者。越資。隱。憚。悉
之。少。踰。一。焉。欺。也。臺。諫。之。臣。按。搜。長。昌。華。禁。叩。龍
康。來。可。易。哉。若。曰。矯。激。褊。急。務。須。滑。叢。議。六。察。之。職
雖。舉。五。諫。之。規。則。舛。盛。刻。茹。弱。而。引。繩。以。批。根。脂。膏
當。決。而。結。囁。以。遠。害。搜。緩。務。而。遑。典。上。且。曰。我。敢。諫
也。計。相。失。以。膏。聲。且。曰。吾。不。避。權。要。也。甚。則。黨。同。伐
夷。以。貽。茶。毒。必。踰。一。焉。欺。也。守。令。之。臣。縮。章。銀。黃。事
城。節。撫。可。易。哉。若。曰。羔。羊。風。變。碩。鼠。刺。興。箕。歛。危。粒
捕。蛇。之。奇。隨。鼓。過。於。乳。虎。之。名。別。墅。酣。遊。誰。憐。餓。草
工。役。日。冗。孰。顧。老。羸。又。且。一。聘。十。饋。而。媚。當。司。一。撻
撥。十。倍。而。虧。行。賈。少。踰。一。焉。欺。也。不。於。武。臣。又。豈。宜
易。乃。有。六。韜。未。諳。而。蜺。赤。標。劍。印。三。畧。固。聞。而。空。服
赫。弁。赴。糧。以。唆。軍。血。包。占。以。射。軍。利。坐。棘。門。如。見。敵
當。陣。敵。即。畢。逃。未。有。捨。身。為。國。者。欺。也。錄。此。欺。字。儲
之。衷。究。根。揮。之。層。迭。設。則。廷。紀。尋。覓。國。本。筆。店。蒼。鼎
奄。鷄。雞。夷。墮。照。鑿。叢。意。忘。之。有。要。在。且。氣。漏。初。這。在

一良心。惕息曰。我處王鉉。而調鼎鼎。我冠鉄。而坐
烏府。我播朱。而稱五馬。我世替纓。而盟帶礪。榮榮
矣。可易焉。敢欺乎。但當夙夜匪懈。為蹇蹇匪躬。顧
名檢。不顧是非。任禮義。不任饒損。秉軸調元之君子。
如旦與一相。而海不揚波。兩吉一相。而牛喘不問司
馬。一相。而邊戒生事。忠矣。皂囊露秦之君子。如汲黯
之長。為揖客。魏徵之頭。為良臣。寇準之寧。為孤注。忠
矣。撫師良牧之君子。如龔遂之治。繩刻覓之痛鞭。趙
忭之琴鶴。忠矣。委命推轂之君子。如終軍之請纓。朱
雲之奮笏。枋得之從容就義。忠矣。外若免冠。而夾江
狗也。攀裾而折檻。激也。痴兒了公事。隨也。降虜以誤
國。耻也。昔有人問岳鵬舉曰。天下將何太平。答曰。文
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此。此兩言。正義
世人臣倉公之水。

子道

抱璞士貧。媿乏耳養。而為孝。王子正之曰。非也。禮成
遂。我者孝。寧將德聚。豫生我者心。夫孝原百行。當
能執芳。善。罔惡生。平。則慈愛所流。鴻施雲暨。偉矣
乾坤。肖子。然後幹蠱。而家無顯也。離美。而詞服揚也。
二人始豫然曰。吾子也。箕裘其足。永完。奕葉其足。克

昌也。雖飲水。亦甘列鼎矣。不稱主孝哉。皇或織織。守
膝下。解節。云能孝焉。寔體嘗親辱。養子道多也。孟氏
以不失身。而能事親。其迪孝之真諦歟。今有胥魁二
子。伯弗忍。父賤。耐貧。銚儒。怡奉如禮。何奈日薦親以
蠶豆。仲子則不。弗跣冠放僻。白晝攫金。時備牲鼎。烏
譚子道者。以謂前一人孝歟。後一人孝歟。當有具眼
也。古今稱大孝者。自虞舜焉止。千百世下。豈無敬承
克續者乎。豈無問寢視膳者乎。豈無繼述彌光者乎。
皆無過者何。舜際嘉禎之選。以濬哲光親也。大以微
號錫親也。隆。攸以夔。而格允若之休也。設人匪夫
又匹。雖有昊天。之泣。徒泣也。雖有五十之慕。徒慕也。
浚井而出。若謂逆命。不告而聚。若謂悖禮。其孝也。
賢與聖。迥偶。生縱不重華。勢縱不受終。但盡我心。以
不負育鞠手。我。日用躬。僕。閑。澡。脩。清。躬。而答勞動。料
精王神。勿務以慈愚自待。滌膚浴骨。勿務以黜點自
污。和諤。滿。迪。勿務以閑。緩。自處。繕德。概。壬。勿務以依
密。濟。渚。自著。率。鉅。其。半。猷。奮。錮。其。操。致。博。哀。其。箕。說。
支。懋。其。道。泰。遇。卿。雲。長。浩。以。居。時。芳。英。春。嶠。以。廣。量。
子。允。君。子。扎。以。故。天。俛。敦。敦。性。思。焯。焯。怡。顏。而。素。膝。
歡。小。心。而。偵。居。起。恭。休。而。視。肝。晨。勤。卑。勤。而。親。軒。務。

顯發而祝禱。或者佩玉而鉞其饒華。穀日未稟嘉
其過。不然者。獨善卷懷。寂水常情。溫省常儀。共吾
瞻依桑梓之樂。天恩何處不摩流。冀甫之瑞。自有冥
感也。時乎怡色而諫焉。大杖則走焉。不從亂命焉。胡
之不盡乎子道。若待烹從令。若節爾。則股扇枕。陋習
爾。泣竹刻木。細務爾。烏屑屑師。卞我。所謂要聚德
也。孝未踰乎此。嘆庭闈慈預之者。新未可少。乳大難
槽。母尚嗽護。驚攫鵲兒。哺者悲呼。矧之人乎。子皆父
生也。胡因母之前後異視。又胡棄長乃私幼也。訓吾
志無方。中才並棄。實產偏分。雙爭未已。皆不慈故也。
徒責孝焉。恐夷矣。為父者。安得諸葛之淡泊。房緒之
一經。為母者。安得敬姜之勞逸。孟母之遷教乎。以又
致孝之本。

夫道

王子門人。婚禮成。載酒往。晉之曰。述好得中陪。世休
集。而家道成。印獨謂莫先始慎焉。始者何。造于甫初
而終身攸定。出于偶遷。而百行起。多。俚或伉儷時
一弗知慎。崇將究縛焉。莫可挽矣。禮謹正始。詩詠關
雎。左傳論義正。列女傳誦同庖。理愈悉是也。逞古
山肇會。而平永功成。維行一嫡。而其勤素績。洽陽作

合。而益斯衍慶。雖曰內助之者深也。實漸染之者遠
矣。吾不用炮烙。內嬖敢能肆其酷。吾不舉烽燧。哲婦
奚哭而賈嬌哉。故曰。始之慎也。夫大秉軋健。以理陽
教。剛發快若吹毛。精靈朗如縣鑑。射四方以雕孤。歷
猛矢。偉然一男子哉。胡乃僻溺於房帷。桎梏於釵幌。
伊優於兒女。其心瓦粉。而竟生焉。印不知其何謂平
昔持盛氣。以傲同儕。凌胥庶。毫若難犯矣。及至壹側
嚅吻。遂巡承順。靡暇。儻留賓款。又且茫然。而八內先
計。一或忽觸。詛詈方臨。急頓頓。而外避。貴猶可也。朝
夕間。任伊伶。軒縱粉黛爭妍。而巧笑瓊然。佩玉儼然。
間或鷄鳴風雨。悠悠我心。則錢籌所恥。辨以堪也。甚
者。委命於妬忌之能。其心於乏嗣之禍。不敢議貳室
以續後。一旦俄捐。身者未寒。而抱瑟過他庭矣。真可
長太息者。咎於始之不慎也。所以者何。初當間。輿車
牽之誅。男恣戀色。而輕憐以痛惜。易之靡。安則恃嬌
鼓態。易之傲。以故積習易溺。軋道柔也。擣。樞補。常
常陽紀。辱也。據往獎而慙思曰。禮義者。身之肩。鑄業
陶者。身之律。筏。奚顧型夫。翼以垂。家下乎。當於文
定之先。訪家之素賢者。方爾婢。廟見已後。不以寵昵
之私。參焉而蠱。居敬持已。莊正容。一切事務。悉綜

理必嚴毫無內干焉則晨北之議胡由而起晏居危坐相對若賓不使紛華亂其常而陳說禮法弗過點餐罪侍從威於缺釜模檜手圍結則誨淫者無自而惟簿之誦胡由而致女誠七篇時時警誦即古之膠木脫簪廣納嬪嬙者誰其人引刀割鼻散采從王者又誰其人轉其嫉念兢兢然惟以家務叢心中饋業職毫有情原即張目較替欲旭間別月餘雖欲姤無能也後宮覆胎之禍又胡由而有允若焉則禮無不容齊體也德容莫違志好也鷄鳴昧旦警動也從一而終偕老也石歲之盟永相稱矣仰瞻觀儼覽

弟道

冠自責妻子下堂謝過梁伯淳娶孟德曜七日而禮不成德曜俯問之則曰依綺傳德非鴻妻也孟氏遂易荆布推善莫敢仰視程太中剛斷禮數而侯夫人謙順自謹雖小事必稟以失道芳標也希以是法

嚼陷廣頃坐落爾切切悲悲恐情搖思嫌僭逞計牟其他論人之一身骨與髓均重而肉亥之以生今有膚剝弗之死者以髓骨足也日進饌而膚又完焉設割其骨歟其髓未有能生者矣兄弟相扶半髓骨也賣物肉也天下豈有離骨而肉可附哉愛而明而能平其情忘其利讓德光矣是故君子務愛也敦讓也古向怙怙之弟兄能憂喜同情富貴共之寢疾之兄弟能請以身代金縢盟之蓋交恭之絕逆者索後伐鄔鈞餌之計行鴈序不同體矣尺布斗粟之歌作棣華不偉鄂矣煮豆燃箕之詩起飲飲不樂孺矣同氣

推刃之變與春鵠不在原矣吁天壤人下昭迴以開挾者獨薄而忍刺至以業余兄弟又維何當久尺起鬚風時父母均一嘆更均一懷鞠顧復也赤子之初心尚未繫天然之真愛尚猶存或并頭而卧或掉臂而嬉或共食或共衣或共浴或共浴有外見侮兄者且啼諄而掖蒸羔羊尚匪稱讓弟哉迄于長也饑利之心起則愛適性妻子之言重則愛適操將手一康而壞藩兩對而矛鏃外不拍一若於兄皆且酣歌於朋婭會則緩詞禮恭詭過於頃間退且瞢睡之未暇又有任裙珥之嫉利而彼此湯炒辱聽傳小之訾

山倭而朝哺紫慈甚者聞以墻大變而理之司有重
羅深錮之慘是猶兄豕同槽爭黍反噬引之屠肆者
自斃爾已一體既厥家蓄兄局外侮旋至驟禍迭興
路噴曰之人未幸不知乃自作也印故曰愛以成其
讓矣愛之將何鵠鳴喚醒初惕然而思我身與兄豈
數室之中出卦肢體相肖命帶相聯血脉相屬肩胛
計刀鉞而顧薄衣乃爾兄克恭見和傾陽見議捐囊
見共飲飲見歡母尺帛寸楮奔吾愛毋私昵燕謀間
吾愛母微疵小言滴吾愛則禮讓自恭彼能鑒天欽
鬼我見玄宗之繫可以燕鬚李充之貧可以出婦趙
孝之肥可以義賊鄧攸之兄可棄而美肱之被復溫
矣愛天心也讓美德也同居其慶也夫

友道

洛陽子與龍陽子八人羣遊交而將老半一心然見
衰交者遂遂乃問卜鄰之道真如子曰君子不藉於
定交而藉於擇交奚為擇交之難也易之言曰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詩之言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道固
重也所以者何博業相觀投機傾隔把臂入林相與
唐劇而守望者友也始焉定盟而乾或秣弗解若牖
牖締愛寃也通塞殊途豐約各迫勢利相軋障匿止

為倖者亦友也印不始而擇焉慎焉則採衡而涸乎
猶振鷺而恭乎鵠恐長厚者未得而閒茸猶耽其嗜
直諒者弗足而昂計尚投其後將終其身暴乎余車
德寡脩之儔日以蹀躞貽貽寺町唾巷婁戟兵機於
冠裾係間亦胡樂為此久矣擇交難也夫交貴神交
知在知心心神苟串迹何足云古人朝焉恭協野焉
道益稱侶盛焉何奈石交共濟之道耿谷風陰雨之
嘆興情濃如蕪蘭而且爭長同事如賈寇而且卿悵
久要如蕭朱而且致隙他如可知嘆今又甚矣數年
鼓篋業儒矢志進修抵掌研心含藜共榻能無言厚
也迨激昂天步握決要津而一刺未通半縲帶惠相
吳越矣家典倦肥散金愛婿接膝而款愛坐堂而歡
歡宴或有幹則委拮據者盡死挾挾奔駛之不置能
無言厚也假一旦負足則趨市而弗之顧共席而面
若生此映寡然遠棄不暇恐玷已而索償也平居類
聚報桃投李列鼎堂乎知心高歌頻為呼白能無言
厚也倏然禍虞不測則握掌避嫌杜門遠遯求一援
之委於不利矣勢位相同甘言輯色連蓋交懽共轍
親附能無言厚也時遭平斥則慮糾連反戈相向而
指摘恐其不多畫傷恐其不甚至若小嫌微嫌視不

共天外狀款詞溫接出肺腑相示中則含忿懣諄囑
 皆皆諸不致恭顯之傾未已者才有所長忌其過已
 勛有所懋惡其上已把袂交譟舉食粉餽縱有良箴
 誰善與屬凡此皆交情也忤忤道薄一至是哉君子
 當天薄歸之厚襟茂弗欺清簡弗腴闕市態於毫芒
 置佩諱於度外恭養甚乎擇其其也賢其也諒然後
 剖襟相拌傾臆共類類法鑑之光以藻品如水之淡
 以合簪效鋤之揮以通財似松之青以久固彈冠相
 慶也該與為而落井下石者微設榻結心也該與崇
 而堂與虎豹者誠遺錢同游也該與續而手刃爭雄
 者嫌千里命駕也該與該而雀羅寡記者竭歛翼而
 棲母曉曉然標餐以相高相步而立母吸吸焉鑿園
 以售鰲半目而窺母家沒焉粉墨以毀方若爾也者
 良朋將我比德瑾瑜豈不交輝哉而未暇於是乎續
 揚矣。

醒言彙典篇音釋

君道章內上

健音剛 枕音拿 扼音你 珍音思 侍音實
天肩也 散散也 倚也 石也 衣袖

君道章內下

大音中 元音九 園音九 剗音剛 荒音剛 棟音良 裝音罪
大也 元也 園也 剗也 荒也 棟也 裝也

臣道章內上

額音誼 顛音由 十音注 座音屬
安也 顛也 十也 座也

臣道章內下

峯音良 錫音洪 相音相 隔音音 振音張 咂音羅
峯也 錫也 相也 隔也 振也 咂也

子道章內

銑音新 龍音龍 楚音楚 甫音甫
銑也 龍也 楚也 甫也

夫道章內

槲音胡 小音小 步音步 趨音趨 頭音頭
槲也 小也 步也 趨也 頭也

弟道章內

究音究 究音究 究音究
究也 究也 究也

友道章內

乾音乾 米音米 粉音粉 奈音奈 奈音奈
乾也 米也 粉也 奈也 奈也

真如子醒言卷之八

廣漢真如子王化隆撰

蕭丁泰吉甫父撰

劉邦靖孟安父撰

周世匡翼之父撰

弟王化遠濟可父撰

齊治篇 六章

克家

龍陽子問曰。大學齊家一事何如。真如子曰。家之齊也。始於克其家。而後齊。克之義。說印獨謂勤儉而

匪徒立生。立身者亦有之。盡通之。分數廣乎職。齊之精。英力平業。朋者。而似續告光。清樞梓發。際之

盛也。族運以昌。經之。俾治平儒績。次第而出。家

何言難齊。在克家之子。立身何若。爾夫有沈醺之

妻必基巾而貧。子有馳逐之耽。家凡虛飄而蕩。身與

家。依偃之關頭。亨旭之運樞。惡乎隋氣張儼。不動儉

以為。家人先耶。甫者自幼冲時。恃先世垂澤之遠。優

之華閭。泰之飲饌。佳勝狀銜驕。學習急加。夜麥且弗

能辨。遠親傲長。肆情凌物。出則僂佻如雲。張暴繩下

書言孝弟慈。以教家。幾平寡焉。或有玩禮濫不足檢

咲有道不足親。日并陰。嘔。不。吹。咻。鳩。集。以至栖。邊。僂

仰。四。業。盡。廢。且。面。朝。酣。暮。歌。概。合。博。罔。極。綺。穀。芳。豔

亦。竭。無。餘。一。旦。時。兵。勢。殊。捕。為。丘。墟。皆。以。竭。元。物。焉

者。寧。無。長。忤。辭。厭。批。夫。文。首。出。寓。際。適。種。姁。壬。為。一

家。之。帥。上。為。宗。祖。光。嗣。服。繼。為。兩。親。頭。聲。離。繼。為。來

昆。昭。佑。烈。繼。為。邦。國。樹。皋。統。繼。為。天。下。眩。障。雅。安。庸

風。縮。蟾。步。靡。遂。僅。守。尺。寸。而。不。一。振。家。聲。也。發。夜。以

思。仿。古。之。譬。畢。而。處。者。運。甕。而。勞。者。帶。經。而。鋤。者。緝

柳。而。書。者。勤。勤。懇。懇。奮。括。舊。習。始。不。陳。志。於。具。行。又

仿。古。有。季。崇。之。二。韭。鄭。辭。之。餅。食。懷。慎。之。誦。讀。李。沆

之。應。事。司。馬。之。脯。醢。省。汰。儉。心。母。安。忍。乎。妾。費。絲。賜

以。飲。前。業。豈。若。也。者。將。成。德。以。立。行。元。曰。光。以。燭

務。而。已。弗。迷。慈。以。澍。德。而。希。弗。臨。則。以。針。物。而。事。弗

斥。故。以。迪。業。而。本。弗。奸。懿。以。繕。情。而。氣。弗。怫。又。篤。行

以。廣。其。德。元。曰。事。上。使。忠。而。母。使。諱。悅。親。使。孝。而。母

使。悖。和。兄。使。恭。而。母。使。傲。處。嫺。使。敬。而。母。使。曉。論。交

使。飲。而。母。使。詐。勤。以。立。德。則。德。厚。勤。以。廣。業。則。業。豐

儉。于。言。動。足。以。養。神。儉。于。嗜。欲。足。以。養。虛。儉。於。費。貲

足。以。明。志。儉。於。出。內。足。以。告。豐。用。勤。儉。三。字。以。盡。立

德。立。行。之。料。此。之。謂。克。家。而。家。齊。矣。定。慧。解。業。展。歡

之妙括哉。

儀範

族陽子曰。治家先乎標則。甫能肅命。而眾敢從其道。果不真如子曰。昌華閭運者。際也。營理惟勤者。力也。勿恤協吉者。道也。盡道以陳力。盡力以應際。斯光格之雋。而不朽之圖也。大學齊家一事。內而急修驗實。檢外而治平起鴻載。其業胡容。眇爾較標未的。則觀者眩。繩未直。則墨者歌。宰我之理料。既以隨儀。聖範而弗之立。則闔垣之俛使。愈效。必怙倖。滑一國。異望其風靖。奚以擊鼓吹。揚素揮。厝八紘。而陳半陸乎。兄矣。治家其準也。夫蠟螭之蟄蟄。以其神傳。則其形自化。梅幹之接杏本。以其本強。則其實自甘。是知大人之身。眾類所概。習之所變。不得不變。故樹莊者。刀几作肅。操和者。琴瑟告愉。振烈者。鏡覽凜森。敏修者。烏蟄遠屏。剛怒者。霜電可致。慈蓄者。蠶鼠聚引。以感彼應。一氣相通。斯變化之道也。德若樹而滋標。士將焉偉矣。脩若頓而減儀。則將焉表矣。是齊者。切也。使一家之眾。截然毫無可亂者。齊也。俚我德薄脩淺。處之未當。又安能以言齊。其道始於雍。作於嚴。又繼而愛家政脩矣。蓋敦族以雍。古先聖鴻業之要鍵。昔

有九世同居。六院共庖者。以百忍攸致也。舍祖支。所遺立一族之賢者。分宰其務。兒無常父。衣無常主。雖又帛半緇。一味兩齡。不忍別私。而眾共之。又義莊以均贍。使婚葬之費。有常給。道固其所先也。或顛。慢處家。如雜緒。紕。紛。閭。獲。每。饌。餐。貴。我必正色以御。斯微。危。坐。以儼。閭。範。子弟常於莊見。女傳戒其往來。味滋弗擇。倉。糲。弗。捐。以清儉。素風。時時警惕。間有亂。吾法者。極於杖。推。毫。無。怙。庇。焉。辟。下。衆倖者。吾之股肱也。垂堂之子。環侍固惟其謹。儻。衣。食既乏。拊。排。擲。又加。不死且走矣。又當輯。顏。出。命。推。心。舊。舊。霍。由。拾。棧。時。而。授。之。未。有。不。感。思。而。敦。琢。勤。務者。寔。以。齊。家。治。平。之。軌。轍。也。雍。焉。而。族。心。歡。附。家。起。陰。無。怨。恫。嚴。焉。而。百。務。蹀。張。家。紀。整。無。陸。危。憂。焉。而。眾。志。帖。載。家。緣。聚。無。局。泮。是。家。法。齊。矣。家。運。延。矣。推而注之海內。不過數是道也。天下不足平矣。

和同

楊心知子。顰顰曰。世澆不易居。將廉則嫌固。將隨則嫌同。奚為之真如子曰。掀憤大設。張眸譏摘。君子可孤。唯。取。世。嫉。裁。啜。饕。投。溷。皇。魯。暖。昧。誑。伏。君子可。靡。取。世。憐。裁。朋。者。議。未。敢。也。士大夫處鄉梓之評。

居僚采之林。行之一時。後世概撫咸在。奚必震矜。陳
馭削方鑿。把持無着。貴聲於天下。故夫巧襲乘機
者之謀也。恃我所鋟厲者。自能秉度御度。弗或苟焉
者。且君子小人。世孰云乏。君子尚和。小人尚同。態本
如常。唐虞三代。開九官十二牧。師濟靡遠。金蘭石
之誼。同心同道。惡以也。迨不運末。朋黨之際
開。而攻取之術。以磨礪手。表。和款。凌之吻。標謹尤患
其不工。指摘于蓬蔕之林。彭眦惟恐其不甚。乍焉營
附風影。既乃燎原。而不可撲。甫則滴涓清言。終至滔
天。而不可禦。一人倡之。若不足憑。寃也。萬口和附。牢
不可破。黨人之害正人。而誤家國也。就智者且然。操
之。或有說曰。援欲孤介絕俗。恐于郊未同。而後人耳
或固似矣。然古有采首陽之微。而清風凜凜。獨匪孤
高者哉。或有說曰。援欲委蛇隨時。恐匪人或比。而宗
宗且否。固似矣。然古有油然與偕之士。三公不易。又
匪隨時者哉。庸譖涉身之法術。自有妙運于其間。時
將奚焉。援之。時動風猷於皇闕。有持重柔嘉之雅。時
居僚采於閑梓。有芳菲頤振之操。才覆天際而勿露。
勛余彌寓而勿矜。星迴溟渤而勿僂。節凜冰葉而勿
更。秉枯清簾而勿障。目平衆昧而勿空。辭叶時聽而

勿諱。事中程經而勿徼。當熙頤之朝。相時而述。計道
而殉。與鷺振廷。同鴻漸階。以義以亮。天下睹吾之激
芬。不訾剛以戾物。四海揚吾之忠。訥。不議靡以附時。
間有孤鳴滄海。危疑不遑之日。外以洽君子所交。內
以殺黨回所覲。輯容方色。衰勢以消。傾軋之患。可免
若爾。蠅黠蠱螫者。不竊同而夏排矣。梟心蛇志者。不
駕師而沓鑿矣。蔓維九去。而禍根芟。正途關。而蟻
穴塞。處世之良卡。不得病其同且比。尼父中庸之訓
孰逾於此。嘆漢之黨錮。唐之朋黨。不平刀鋸慘烈。奚
蓋罪於甫節。訓註若人哉。君子鑒此。慎勿使清輩援
之。濁流可也。

敬天

少衡子問曰。何謂敬天。王子曰。天者。心也。幹玄造之
妙。恃我心所彌格。是故欽明即奉若。修聞即昭事。哉
剪穀之召。惡可爽乎者。理料本之此。今之談辟亮者。
首以人君務敬天。一有灾異。紛如上疏曰。若何回天
心。言固蓋且切矣。印謂翼翅君當敬。臣道似不宜少
者。開蓬瓊夫家。寡石儲。且翼翼朝。順庸願信焚修。
毫恐天折。矧官家揆伯。仰空若睨。觀濤若擁。施刑若
戲。視民若芥。或告之曰。頂上天何。咄。都為慈人之誓。

料出真鑒。証尊往倫。囊故實。儀式其典。以靖四方。不
費籌勞。而坐理者。故景行捷步。不如遲達之必起也。
矯飛迅翼。不如遽科之為安也。是聰廣博。不如匠古
之有得也。昔曹參守畫一。魏相奉行故事。主絳以德
合祖宗為言。司馬光以諫去新法為要。四子豈不能
紆一謀。更一勸。導之君。顧索墨拘檢。沿舊習。以塞責
耶。此老成長慮之識。恐自侈新意。徒傷誕嗜。輕議紛
更。而元無成功也。其紀綱法度。謹謹奉行。祖憲若毫
不敢紊。度亂揆矣。前事之不迭。後事之師也。假設
上下彌飾。不付量其可否。取一切誇耀之說。變亂古
下而甘心焉。是故。而蒞則歲月不一。而續視見。是
違者奚若。聽納則喜。近奸說。祝禱言止。輦者奚若。鈇
選則賄。換賄級。視久任。殿最者奚若。賦稅則那移。前
欽。視定額。均征者奚若。軍後則在情。貼納。視點勾清
理者奚若。刑獄則上手。下平。視疑獄。三恤者奚若。祖
宗之規額。可以談笑。而將格。先王有靈。必知恫恫矣。
夫良治之治。衷子尚侍。觀其純純。衣工之治。箕子且
私訊其矩格。匪夫賤工。猶知不作已。是以倅滿。前八
手式。矧隆大化之本。一旦削舊。礙紀乎哉。印謂多變
法。無如無素法足矣。無素法者。匪徒踟躕。就習。復故

也。循先德。所經訂者。莫不肅而敷。蹀之。又順時而廣
布之。一事一務。渾精以肅。盡與方策相符。卷。儻有風
土未宜。民情未便者。廣咨良詰。相與更張。其數款。亦
不可謂不法祖。君爾者。宋綱。懿範。輝朗天曜。此達體
之遠猷。而昭服之膺美也。

治體

心華子問曰。為治有體乎。予子曰。有。天下治料。確不
可偏勝也。積之重。失乎苛。而凌雪以害鳥者。積之輕。
失乎玩。而弛懷以廢鳥者。苛與玩成。而向之僻。萬務
乖極。設所擡。率堅設所敷。蹀。必與。不。敬。而。輕。調。德
而姑息。奚作斯世。予應泰。呼隆之際。武。苗國良者。在
不爾。寬濟以嚴。猛尚以溫。平其權。以運秉。鈞。公其。處
以當宏御。而弗偏勝之乎。私。則競練。維可。剛。雅。忍。適
宜。公。刷。相。等。痿。痺者。可扶。漏。解者。可振。治之奇也。稱
理矣。易之節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權而行之。存乎人。
春秋之左。昭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昔子產。鑄
刑書。用嚴而鄭國和。子太叔。不忍而寬國遂多盜。在
冥論漢文帝。以嚴治平。非以寬治平也。此積勢。輕重
者之鏡也。孤白之案。從豹。飾者。極之。而純。絕。舉。杼。陸
之絲。從頭緒者。引之。而行行就。道御曆之主者。柄中

正而單鳥。凝成之績。克奏矣。嗟嗟乎。權也者。上自辟王。迨百司宰。均膺統轄之任。敢偏勝乎。假王綱。而易移官紀。邪而取讓。定致魚鑰。弛禁。闕寺。捷出。蠟穴。難室。賄謁。公行。開非也。賞祿。而蹤。級。猥。肩。也。梯。媒。而舞。憲。上之。軋。符。隨。宜。運。轉。已。不。能。獨。攬。而。振。劃。之。者。王。章。下。浸。法。守。罔。畏。聽。用。胥。語。黨。戚。神。奸。豪。蠹。主。於。科。條。之。踈。滲。官。檢。喜。於。上。下。之。盜。竊。紉。糾。封。印。弄。錢。神。告。疲。吏。曰。非。官。曰。杖。處。使。僭。冗。肆。張。豪。蠹。免。辜。典。刑。國。法。搶。攘。舛。蘭。之。無。餘。痛。鵲。望。之。得。不。走。赴。延。解。重。其。法。而。偏。勝。之。過。也。卽。謂。家。國。清。隆。網。張。自。舉。有。三。料。焉。一。曰。精。明。公。諸。展。斷。二。曰。忠。勤。秉。諸。御。輔。三。曰。淑。風。昌。諸。世。局。蠹。憎。之。威。弗。庸。而。振。理。之。勢。罔。弗。庸。專。獨。之。用。弗。為。而。親。握。之。柄。罔。弗。為。宣。剛。刑。之。術。弗。用。而。綜。覈。之。能。罔。弗。用。偏。聽。之。弊。弗。行。而。延。譖。之。納。罔。弗。行。不。偏。於。猛。亦。不。偏。於。弛。煥。一。渙。綽。施。一。程。矚。盛。一。畫。靖。若。品。味。之。適。調。寔。主。張。乎。有。道。嚆。嚳。然。人。心。環。向。而。四。序。成。五。運。和。豐。殖。之。積。廣。而。壤。詠。之。慶。歷。矣。哉。

醜言齊治篇音釋

克家章內

臣音重桓音卓欽音音針音齊

儀範章內

蠅音小蜂音也拾音火棟音提泮音判

和同章內

隳音毀逵音交頤音倚

敬天章內

勦音莫

法祖章內

蕙音札盤音古諛音迭

治體章內

秣音忍窳音解

醜言齊治篇音釋

真如子醒言卷之九

廣漢真如子手化隆撰

蕭丁泰吉甫父選

劉邦靖益安父校

周世匡翼之父閱

弟王化遠濟可父梓
男玉烈光

均平篇八章

黎矩

重助子曰。大學黎矩一言何如。真如子曰。正治平之
契緊處。乃要危也。群僕通情。最多執競乎我。故局
而未化。施數能平。我身日日。弗免對仗乎天下。如氣
如骸。如情隔。即痛癢紆威。辛甘寒遂。絲絲皆我身
同也。我身既同。頓使人情。與我身異。德來量優。胞與
之度。然一無介焉。將私第厥中。情偏厥外。云刻云
橫。胡腔掩乎四海。而閨八荒。渾稠不姓。衆各得其分
願哉。豪杰倫。拾口外王者。縷縷焉。竟難數卒。未奈其
成。隆盛者何。多為驕恣。我念。固游世於彌迴。以黎矩
一關。急先捩。并破。突開。以寂。均平之軸轉矣。自古三
皇。道誼也。氣發而渾鑿。故化為五帝之德。五帝。德型
也。氣滿而渾然。故化為三王之仁義。三王。仁義治料

也。氣索而真逆。故化為春秋戰國之竊攘。因竊攘故
所以居上者。欲則存心。遂捺捺刻衆。聖人不得不
以治術。先挈於人心。此黎矩之說。劑量化施。晏返仁
義而還道德也。諺有云。平水德方大。比腹當自量。言
公心以率物。貴是為者。寧天下自有一定之矩度。可
長可短。可方可圓。如人欲衣。我有覆被。矩在人欲食
我有生殖。矩在人欲富。我有阜成。眩展矩在人欲
進達。我有拔先。掖數。矩在繫者。因人而隨。與之。勿
庸我申而彼低。軒我耳而彼辣。則分當。自則顧盼。即
以尺蠓壞天下之具。乃所謂繫也。是故好惡易移。以
矩一念之矜高倭肆。定致海隅流離。一時之霍濛。曠
恫。將為紀綱。儻宜是有國者不可不慎。俚或用人未
當。則黨衰。邪參。而荼毒元慘。故次之以用人。財貨
者。天下以此共命。而資生者也。一有對對。每審乎
下。銀計加衆。也。脉其奚以降。故理財又次之。挈以大
綱。而度量焉。其餘治具之條。該自不難舉。鉅係哉
均平之重。王盡在矩之一繫矣。螻螻之有君也。一奉
之宮。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疑。與衆
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氣相通。無愛無惡。怨何由起。
叛何由始。是謂太和。平天下者。仿我之自然。而以心

心通其念。決不先趙以設寐。而自發宏矣。不櫛髮以數米。而待物廉矣。不暴威以鼓詒。言而叶衆臚矣。不啖膏以張醋。而慈從遠矣。以三皇五帝。上古之化乎。平天下之矩。以一關李聖業王。能先運是構。遂施可以保任。不爾。是猶薦質以鳥啄也。

用人

重勛子問曰。古以賢良方正官人。今以明經作字官人。法當之不。王子岷岷曰。世降失道。久矣也。黃唐據壬杰。以弼治。煥焉可謂不私計。罔。鸞而驚。或。病在。撥。之。未。精。懷。外。而。干。頓。廢。病。在。班。議。之。多。限。進。鳴。而。王。見。毀。病。在。曲。徑。之。旁。和。以。休。休。者。朝。不。能。帖。席。而。衣。匹。反。附。汾。焉。世。說。之。一。大。誠。當。籌。者。首。慎。慎。焉。焦。勞。也。上。世。九。德。咸。事。俊。入。在。官。立。賢。無。方。位。事。惟。能。是。時。高。標。雲。異。道。足。盡。托。蓋。琢。岩。尋。璞。明。珮。在。御。纖。直。錯。枉。能。使。枉。直。陽。長。方。隆。舉。世。秉。道。德。者。麟。然。何。然。若。繁。星。麗。天。以。應。世。補。焉。庸。邪。正。相。淆。執。古。也。詎。結。懇。懇。聘。顧。風。碩。而。今。泥。于。制。科。之。選。古。也。諸。當。秩。升。擢。崇。不。次。而。今。局。于。三。途。之。說。古。也。公。汲。興。評。辨。才。定。論。而。今。庇。于。私。門。之。樹。何。以。故。主。聖。縣。水。鑑。以。窮。天。下。士。愈。別。其。匡。護。若。以。經。靖。若。以。燕。孝。

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者。交。王。帛。下。焉。而。公。孤。而。牧。伯。不。爾。是。慳。終。終。竟。乎。寅。同。恭。協。也。烏。有。婢。態。之。梯。升。胡。乃。崇。尚。詞。章。而。略。行。誼。擬。幾。言。之。粉。刺。登。之。鉅。品。昔。者。韓。愈。陸。贄。蘇。軾。雖。係。科。簡。固。當。也。然。果。盡。皆。文章。仁。義。賢。良。方。正。乎。哉。鴉。鳴。桑。上。不。無。矣。印。故。曰。撥。最。未。精。也。良。獨。原。版。築。之。夫。鷹。揚。即。拔。罕。之。士。弘。霸。業。者。前。在。樞。車。當。鉅。伯。者。前。為。牧。豎。儋。曾。以。出。身。限。人。也。肆。銓。司。之。簡。拔。監。司。之。課。薦。貢。不。得。與。科。齒。科。又。不。得。與。制。科。齒。登。薦。註。者。十。制。科。而。一。二。舉。則。貢。且。與。吏。粟。品。格。授。秩。待。過。焉。雖。有。駕。鯨。之。手。倪。猶。衰。致。無。聞。也。所以。者。何。拔。制。科。中。人。將。不。日。臺。諫。諫。為。門。生。故。吏。以。覲。後。里。吟。貢。榆。晚。程。耀。縱。有。抱。異。懷。奇。誰。肯。以。此。自。淬。印。故。曰。班。議。多。限。也。孟。明。敗。績。而。霸。秦。陳。平。受。金。而。興。漢。內。舉。不。避。親。何。棄。乎。謝。玄。固。巷。不。求。見。何。嫌。於。孝。肅。以。公。也。胡。桃。李。植。私。賕。賕。傍。乎。籍。到。處。通。刺。以。先。容。使。飾。聲。內。附。者。巧。於。上。竊。制。科。雖。有。微。鐫。當。司。彌。豁。詘。曲。署。掩。惜。其。途。之。上。也。貢。方。亦。容。甚。自。恐。指。摘。過。端。違。違。搜。細。務。而。擯。之。名。曰。那。缺。印。故。曰。曲。徑。旁。和。也。用。人。奄。以。三。病。穴。錯。蠅。登。報。至。杜。欽。儔。員。林。甫。通。階。將。不。免。焉。國。何。以。賴。印。讀。

詳訪獨斷在天子。則耳目不塞。宰執虛心以精閱之。監司藩臬。又密察以嚴考之。做司馬之十科取士法。以求實檢。行朱子分年之議。所習不專一經。以觀實學。才足可甄。如宋之張齊賢。以一書生。而十年拜相。錢若水。以一推官。再期而拜樞密。誰云過之。如國朝洪永宣弘間。鄉貢為九卿。歲貢致方面。黃福以貢士立台衡。楊士奇由儒士秉鈞軸。又何格之有。嗟。市駿骨而得良馬。揖怒蛙以來猛士。貴致意於官人之人。爾已。

理財

一時閭閻小攘呼為內。銀商掘鑛或苦事遭。問王子與利之術。王子曰。利附久散。再不可何如計興之者。重懲乎消費。而財綽矣。夫國家重幾。係在理財。愚乎弗可以計興。古有桑孔琦裴謀竭心殫。籌挖殆盡。就有鬼輸法。印謂不加是者。何如再敢言興。民脂穠不忍復割。民以快法。法盡盡。不忍另演法。以售養。仁人長國之用心也。大學言理財在生聚為疾。食寡用舒。萬世之彞程。印以為今日之憂。不難于生為之。而難于食用之。數何者。村此傭作。佃任幾畝。饑忍霜。時頃忘晨暮。誰遑坐。餘一餐。生之為之者。不無衆壯。

疾矣。一旦旱澇告頻。徒手眈目。波波一春。瞋非見取。已以償徵課。豪家當事者。諄對勒過。緇咬膏腴而逢上馬。巧梅夏修。間架輸征。視周官之九賦。飲財九武。節用當何也。是故轉輸日廣。科調日煩。中宮之用。金塊珠璣。棄擲逕運。費且過於泥沙。又或候人三百。鵲濡告羞。市傭受甲。萬龜雲屯。冗吏冗兵。所共者皆吾民之髓液也。愚者市兒編氓。擲博枰虛。俾晝作夜。周力者着幾繆。以私授假秩。花服繁重。憶蓋風吹焉。且於世宦張呼。鳴鍾列食。飛宇連毫。萌酣歌綺舞。財竭於俗靡極矣。又有緇黃踵接。竊慕奢私。而廩胥隸。腰無數星。雲履殺裳。街賣道路。匪止是也。工技什作。濫飾虛胎。兢巧逞奇。高價詐時。世態浮脫。風澆盡際。而財得不耗。扒救頭療目。百缺俱呈。剥床及膚。一籌難畫。雖使驅管晏。以捭筆而運謀。知乎無當國計矣。印故曰。今日之財不足。非生為者未衆疾。迺食未寡。用未舒。剝於不節故也。不自省費。屑屑任寺冠。冠閑鑛剛商。侈昂富民產膏。以致攘呼群起。國用絕。是上作大盜乎。天下而天下盜繼矣。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以文帝愛百金於露臺。光武水不重承。併官

省職費減億計。仁宗減省冗費。自宮掖始。以寬歛厚下。賢君之所為。後王表也。揆握者。能清躬約心。弭碩者。能極剝風靡。一切靡具盡罷之。頭會箕歛非也。黃放白催非也。已蠲之賦旋督。未銷之鈔重納。又非也。通商訓農。駢蕩汰侈。一以節儉為天下先。則游民鮮麗。未趨返朴矣。常平一倉。有司久積備貯。國家之上策者。又有設各鄉義席。豐年時。令有田之家。勸身出粟。無田富商者。出錢。雜償舉鄉梓之善耆。掌之。秋歛春放。小饑免利。大饑免本。以兩政非不經常。萬世何柰為文具也。有司着意體之。通行之效。萬無一失。則

刑賞

心知子。見宅揆者。賞之一。而刑之十。問曰。廷紀固若是與。王子曰。持國者。烏懷為。何爾事哉。舉世樂屏之。巨棍在刑賞。而握在此。心握之者何。酌時而運。中主之虛泉。計務而單。中主之公。心先乎虛。故無有所無。有所故。無預設計。俾之私。喜弗餘。戚怒弗餘。愈唯

若而公。則予當。則施予。歸于顯空。雲霞風日之滋順。時而化。不借不濫。劇治之感也。不爾。將何以封矣。夫刑賞之權。謂乎行勸懲也。過於賞。僅僅言姑息。未到害之大。過於刑。定為慘焉勒。天下其何以堪。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今有垂堂之子。正容肅式。廝役儼然。衣食慈而蓄之。未有不協心。敦琢勤命者。儻身口嫌乏。朝夕鍛磨。誰不肯而逃哉。齊家者。治天下之繩直也。天下之罷積。而不能起者。病在賞不及。而刑太過。人情多饕而縱恣。牽捐已實。以與人。若剛乎肢肉。人情多暴而使氣。逞已勢以凌人。若易乎發蒙。是以不輕賞。而輕于刑。奚以見之。朝廷茨祿。庸爵。夫收天下之豪傑。間有不揆者。諫而措之。司率弗鉅章哉。獎積已夙肆。或捧孟勤公者。反遭斥。甚之付司冠。以坐謫。而謀毒乃得沃其志。將臣兵後之苦。累革銹膚。風淅沙暴。未見家有厚恤之典也。或者熟著議賞。又刻忍靳予。遠使貂蟬。安續更有知旌未熟。而奪且至。用是龍蛇一章。狗兔而誇。旋起悲焉。外畿牧守。勞心愛民。幾歲未增一級。毫有中傷。即嚴之法理。而碩鼠頑夫。賄奔反獲。獎擢烹阿。封墨茂如也。錄之官守。起効。不見與一利。以勸民善。捐

系注以甦民竅。肅誅求急。而苦械後多。而造欲而若。賕卷至。賕衣半道。廣圖經年。朝雖日下恤刑之詔。賕為粉套也已。賞不及一。而刑則過十。仁聖得不悲夫。蓋刑者。攻亂之藥。也。賞者。興平之梁肉也。梁肉未得。樂既即加。豈續骨之膏哉。是以聖主立法。明臣欽馬康而平束。公以針齊。寬有水鑑。窮物之層。折慶句望之心。賞未加。先嚴之品。獲刑未及。先布之。罪迭法受厚。靡泐一本。諸天地好生之心。世有功俾者。即皇有心有繕彌者。即勉掖。誣誣乎若護元氣。不使之診。脫或煩蟻。特戕稼。鯉鯢毒郊。急艾夷而殛除之。宛然三陽發。生於萬彙。而有五陰之終。刺者也。議國憲。行法。虛而公焉也已。

賦役

啓陽子使王子過市而見鬻械者。問言加派之苦。王子矚然曰。天下民憊矣。君子氣我憚人。少賜俾憊者。姑寬一分可也。夫民邦本也。先忍乎周察元元。已弗能撐一蹶。而又加派於常征。財力驚竭。邦本從胡以支觀。世道者。匪樂聞也。嗟嗟。維皇生明辟。觀扶世平。延於僭伍中。獨生異詠。諺彥。嗟天無心哉。所望謝蓬陪。陪。降姓福靈。納防勒。限乎康。臨之休。托爾蓋不小。

小。君子出天單教。不殖民以樹德。辜夙抱而辜乎天。豈情哉。周官所憲。九賦以欽財。四法以役民。遯厚。吳。胡先王之仁政。轉為後世取民之地。半漢唐宋時。完錢三百。而稅煩。呼。而青苗。顧後時也。豈無。豐。豐。良以挽之。而竟未治者。世主之移於習也。大明隆盛。計戶口丁量之多寡。定徭役差派之重輕。法誠美。肅矣。然奉行久。則積溺有不相洽。蠶蠶生。則款弄有不。曾畏。派取名色。突出多款。吾何以觀之。貧民田已。賕而丁尚有。寔欠負有。監追之苦。僭豪既吞。彼產矣。猶多方隱寄。他里稅。反見匿。厭足夫。詭挾以。俾村氓。按圖而索。罷戶。常額數一。而科外數十。某曰。滅。滅。某曰。加征。某曰。急比。雋。當司之檄。不知計之天流。而鬼出也。隸胥乘苛。征以叫。號。雞。大適一空。焉。輸納倉。儲。每斗加二。狼里勒私。誰敢仰。訴。年值大。侵。鬻。兒。以。陪。微明知而弗顧也。夫因糧起差。既有定役矣。何此役之外。工役不已。又有鄉役。鄉役不已。又有借役。富強者有金。納職。以圖免。悉。從者。闖入公室。以規避。獨終。細人。日用營口。尚弗。贍。乃。駐之。晝夜。執工。今日修。何官舍。明日葺何垣。墻。俚或呼白。而什器。屏。枕。年。賃。巨。室。寔若未備。揆。敲。隨至。幾何而不逃也。嗟嗟。天下之。

營務窺者之資也。民今苦於重賦，煩後如病，勢已極。鹿廷善調攝者，當息之安之，溫之祗之，投以木石，補以麋糈，或元氣日幾可培。儻再加鍼艾，與之涼劑，日趨于斃已。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之。王符曰：「化國之日，舒以長，故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民困務而力不足。」蓋朗鑑也。然是豈今法非古歟？貴致意于奉法之人也。君子目擊時艱，廣好生之心，體經國良意，薄其賦均其役，官無梅酷之害，豪猾不得縱勢利以緣隨，凡胥吏之巧求，那彼移以者，覺少矣。額外之需弗瑣，則哀藹盡吸，民咸可億，不疲命于應承矣。古有廉范之民，五袴與誰，劉平之為全椒令也，人各減年以就後，當今少若人乎？而籌國者，顧留意焉，毋為廉氏劉叔所笑。

風俗

龍泉子曰：世風僭亂之極，登司帥者將焉挽之？真如子曰：轉回黜黜之風，在申巽，矯直人心之道，歸主樞。夫君身民表，是軸運而輦，輦運也，能就而輿移也，快退肆一念，方萌熱，闡遠壺之中，流弊多風，即行四隱，千廣郭之遠，雖皇序上，諄諄然，今日降一詔曰：「某制度如古也，某人心如古也，明日降一詔曰：「某衣服宮

室、車旗之類，盡去華靡，絳、而返之朴也。」即見於封墨勅，開讀紙上之空言，金札文箋，焚香高閣之座，舍徒滋巷非者口，頽風競靡，世路趨華，風俗奚一日正哉！側噴康衢傳曰：「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以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獨寡所意，不貴上以風之，民繫各方之風氣以生，好惡取舍之性無常，隨君上所欲，而成其俗，謂之曰風俗。風俗至秦益陋，借組取第之評語，世壞已極，至漢文帝躬行示朴，黎民醇厚，唐太宗從魏徵淳朴一言，萬目盡舉，宋真宗節用愛人，民俗自化，嗣後習滿靡靡之狀，魁變百出，是故宮車輓輓，暖態頽頽，以妍，勝珠綺，曉雲金鏡，而又綵冶橫欄，艷歌雷耳，宮中之奢劇矣，當得錄取以用，視惡食菲衣，卑服即工，寧不似遠，使當時在位君子，啟素絲五紵之詠，比屋怀兆，安日用飲食之福，邪乎不能有也。上有好者，下豈不甚焉？謀利竊負衣裳，楚楚招權，贊枹，蚤啗充帑，餐酒驕將之何，何荷勢難說之門，拂鬚官長之側，奉進，則跼足歧舌，希榮則曳尾餘，俗深，延競趙又將何，導皆乎醉爵者前，睡聯賽乎利盡者後，握樽親談，面常對鬼，交游又將何，以故民習益，仙行臺，慕恥，綺縠金貝，妓妾冒飾，丹檀

碧初開練沿居。後伏其矣。懷黃挾彈。莊飛走駭。跌呼
陸開局。歌舞夜繼。淫蕩多矣。黃冠鶴服。貝葉琅函。談
無演空。蠱鼎詔吐。游散廣矣。工作椒重。奇饒巧。苦
與弗堪。商賈虛價。煽美交相欺售。貿易壞矣。可徒曰
世習之頽。憾若江河。不及弗及。一挽回乎。人心之漸
染。若醴飲。醴醒弗及。一激勵乎。夫簡師儒。明道術。申
禮制。懲浮惰。謹好惡。嚴旌別。維持世風之道。非不云
善。然天下不皆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衆。則尚者專。
獵倖不熟。搏兔之路。而有追兔之廬。則王者在。責慎
所好也。昔陳仲子居許。一縣無盜。至烈居鄉。訟者望
塵而返。魯恭治中年。童子不捕乳雉。一賢士且有正
帥之驗。方黎亦能受變。矧執符振綸。尚艱於化導哉。
為君者。如臧膳微樂。焚裘却瑞。一以恭儉樹之標。為
公卿者。必如毛玠之布衣蔬食。天下以廉節自勵。如
楊綰除拜之日。黎幹捐駟從。明良交暢。為天下倡。雖
有頑廉侈夫。遠自屏息矣。三代風俗。不日坐起者。未
患也。

禮意

義川子曰。禮意何言。真如子曰。老氏有言。禮者忠信
之薄。而亂之首。洵然也。夫古聖王制禮。正以達忠信

之忱。使慝情奸軌者。悉棄之繩畫中。乃以防亂也。故
云斯為亂首哉。嗟嗟。聖王之制。慮天下後世之無禮。
欲達其誠。老氏之言。慮天下後世之違禮。恐失其真。
食攸以維世也。甫渾敦。出。民之吁吁交交者。出肺
脾相示。共財賈相通。坐不分彼我。行不有牽輓。一真
焉俱率也。得弗稱嘉會哉。吳禮之庸為。不乎屯素
製。而後道始名。大道出而後仁始立。仁義彰而後禮
始制。綱三常五文制。粹彙度。束筋骸。納之圓圉。頃使
品節詳。而德性定。聖三意何嘗不脍炙。奚知疲精以
畫獲。岳罔拾其精。僅徒沿乎獲。綴美以勸。經空執其
經。詎盡折乎美。人心太寢。忠悌太薄。談咲有矛鋤。虛
左皆越瘡。得不為亂之首。古至周禮。為大備。蓋有郁
卦。故吉禮一十有二。凶禮軍禮五。賓禮八。嘉禮六。非
忠信所寄。階於治乎。何奈春秋首亂之。丹楹刻桷。朱
干玉戚。歸門塞八。儂雍歌。偕越太甚。孔子目擊之。不
能一挽也。且云。禮云禮云。乃於林放。大問焉。悲可知
已。後迄叔孫野習。房杜並慙。以及崇儼新圖。互有得
失。精意固存。或有祀事戒期。齋牌風立。而猶抱房茹
欽。視升降灌盥為戲也。太羹意。儻在武事。尚嚴類。馮
東蘇。乃還四畏。縮而兵不得已之計。未見告于天焉。

君臣不燕享。則嘉魚有馭之吝。不一見。父子昵燕私。則定昏起侍之儀。不多有。師徒促席暢飲。而八風回舞者。不無也。交頤講恭頓歡。而室文心攝者。不無也。冠焉由已。三加登祚之儀。罔聞。婚焉流俗御輪。廟見之事。鮮尚。不于仕遠之交好。切幣贊為結私。而覲進款薦紳之飲會。假維劇為逃言。而免飭題該節。非不恭。勤渠非不至。悅宅隔居天外矣。的禮云。還亂之首云。老氏得。不悲也。達禮君子。聚邦彥。闕休。要盟矢議。激刷其風。頹。返暮斜之照。迴既倒之瀾。絀浮去怵。剪枝掇實。純天倪乎。撫禮之孟。就岳漏湛乎。繹禮之窟。

禮意

禮意

卑闊讓乎。按禮之儼。申儉朴乎。皇禮之用。嚴受卻乎。肅禮之十。日運霍間。不先王之成律。不由若是。而朝極意崇雅。謹趙謁之私端。若是而野。恬心棲泊。塵紛紜之詭路。間有爭妍。粉者。共擯之曰。請回虛譽。免為有道者羞。幾乎市態難容。人心可正。久久俗化而茹素。先王之精意不衰。禮與其有興。武論云。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窮禮中之讓。然後可行。而不即亂。

樂意

龍津子曰。樂惡乎作也。真如子曰。禹人心之嚮。以爾吾休焉者也。一念顯靡。即正元韻。老氏曰。大音希。

聲。棺本也。我有爵。覺妙合。道真濟益。風灑乎泰清。機弗已。故弗得弗洩。攸是祭為人。賴一擗拊擊。美間。敎朗于雲庭。盪顛戰乎迷律。不知形聲。歡與神志焉。廼所名真樂也。皇云。器數全。鏗鏘備。存縣之陳。述爾已。上世康衢有謠。則大咸奏。而平臺一咏。起衰晉亡國之音。清夜有曲。則遊幸老。而連袂一歌。壯千載賢人之聲。樂不尚器備。實然也。肆昔彈雲門於謙。幸鄉。悲將愈臻。爾鼓空桑於苦側。屈骨將愈卷。爾舞武于於華室。駭將愈深。爾匪他。真竅未蝸。驟取音器。而強奏之。朋相斥。饒。寔春之華。非實也。影之隨。非形也。又烏。

樂意

樂意

乎樂。記曰。五帝殊時。不相言樂。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臨聖攸以歌。閭治料。象以功德。天地官而百順集。寧無美善乎。哉。胡代遠。制湮。業。妙。完。竟。潤州岑陽之鍾磬。器已殘。蘇變萬寶。常之聲律。章又不備。絲肉墜道。錯土革差。唯脫椅桐。不蓄取他木。而濫代為官。瞽已不在。庭。將工胥。任人。權充乎伶技。以是音器。亂駭。曳于廟中。鑿高鑄絃石。舊罕。簫翟之類。一成。涸。如兒弄。五音六律。奚之在。而神人安與。諧。民。物。安。與。熙。古樂。燼。溫。間。可謂太長。吹。瑟。矣。夫音聲正。竅。以沉。鬱。者。為宮商。而重且濁。以飄亮者。為徵羽。而輕且清。清。

則宋遠而悠長濁則峻峭而燥乾也論器數宮商角徵羽論音響徵羽軌宮商如歌濁曲亦元舍徵羽而成聲五音之妙盡是也亦於黃鍾者中聲餘度過以則弁鬱罔暢焉以故九十黎為尺者即尺之長短為黃鍾準也中容一千二百黍者即量之多少為黃鍾準也尺以定外量以定內中聲可得矣至云十二律者何天地陰陽完十二月為一週陽之成以一二三五七九為陽九陰之成以二四六八十為陰十黃鍾陽氣之始故其數九九寸而三分之陽以生陰陰以生陽三分損一三分益一十二律由是而生焉乃自然定數也按天地之序運調而儀之度次肅雖和鳴方可稱完樂聖人既竭心思之妙至矣哉竟非論樂意也樂意者何昔人橫簫而鳳凰來儀鼓琴而游魚出聽此樂之意也故岡陵肇泰版圖奏熙真其業虞乎明良賡延闡歡樂孺真其祝園在問不白介餐家不呻吟真其應田乎刑罰罔濫羔羊弗節真其歌章乎鶴鳴子和倉庚睨睨真其管絃乎清瀑鳴金蒼筠憂玉真其鑄磬乎傍花隨柳舞踊而忘真其千戚乎以我心之樂假是器宣洩之太和盡在宇宙間天地無聲之至樂誰逾是也者正為治世絕響也機隨暢即

真情達情隨發即真樂形吳元積德百年而後興又吳元謙讓而未遑文中子曰孔明不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梁父一吟習襟已超天倪外儻能興樂萬世所軌藉也已



龍宮山景



經言均平篇音釋

繫矩章內

施音曼

留音司 經音康

用人章內

玕音信

伶音行

理財章內

賔音解

賔音解 賔音解

刑賞章內

恠音幸

賦役章內

倭音春

施音移

風俗章內

輦音載

輦音載 輦音載

禮意章內

梓音森

梓音森 梓音森

樂意章內

淫音正

道音道 道音道 道音道

句音介

遺言均平篇音釋

真如子醒言跋

子以真如者何自率性體罔干世錯也言以醒者何覺焉後知夢之醉悟道機也子與真如子以表滅髻年共筆楮同家塾又同文社昕夕把臂入林苦衷磨劘者弗下帷許矣社侶號八龍更飛者逾半獨真如子以選貢竟焉寃哉夫課誥之應洪造出妙齡坦步亨衢快意於旂帛者固一種或至介悒倬嘉偶慳風舉而鳴藻振時者亦一種揆之道奚嘗不行與明真如子心於道者多矜涉獵墳索囊括故實而至太乙靈文百家技卞靡不稔傳且禪學玄暉之精微一一悉臻

其間與暇時社黨文儔相與叩其理
緒者隨應如響不下數萬言揔之皆
淑已治人要論也予令淳安別真如
子六七襁緘有馳結意壬寅秋以
楊心知子倅德清約真如子遊岐公
西湖堤甫過敝治貌猶然歟懷猶然
昂孜若有不愛鏃於貧者把酒劇談
振髯猶暖歎然因勸之官遽曰古人
不卑小官蓋以檢吾道也吾將仕矣
出夙所譚者一帙予燭而檢之則宇
宙風物不跬從而造化指諸掌端發
明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理條種縷
備足繼衍義補而烝芳者其鉤玄一
篇又如詩雅之變奇怪宕僂如游龍

蟬震颺虬怒瀑誦之毛豎滌骨平昔
顙藏者雖欲弗入聖途弗已爾聖學
聿以弘王治由以臻而其蘊藉之彌
洽匪徒以資習博當為業舉者所獎
助焉真大有裨於世用哉古云太上
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真如子守
道如愚弗偶市狀素固不儻言者德
之華也雖功業未鉅而以言發之志
未大行而道行也矣地人道及訂學
諸篇則陽數云奇謂懿德汲汲當脩
迪彛典齊治均平諸篇陰數云偶謂
出緒餘而治竅不難於措此又醒言
意也外若詩賦文詞之雜匠古而有
得蓋繫之別載故序之後

省

萬曆壬寅歲季秋吉旦啓陽子劉體
元書于淳安公署之浣玉堂

真如子醒言九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王化隆撰化隆自號真如子廣漢人由貢生官
主簿其書分天道地道人道懋修訂學鈞元彙典
齊治均平九篇篇各分章皆設爲問答其文頗博
麗宏肆規仿淮南鶡冠諸子然理不足而軋苗其
辭又多用奇字如亢倉子之例則亦金玉其外而
已

息齋藏書十二卷

〔清〕裴希度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息齋藏書

十二卷》提要

息齋藏書序

齋名曰息于義何歸神

記月令注曰陽生為息又

吾以生之子為子息陽

君子也子吾之子也君子

序

一

生而為子為主吾子生而為

子寄夫固謂人受命

而好難定召召法後嗣而

勸之以令德受仕進則

法之而懼夫之不假

易也。是乃費于息也。不
豈竟若多僧之禪定同
夫枯木朽株而已。其如鴻
鵠巢于高林之上。暮得
所息。焉鼃鼃穴于深淵之
序

二

下夕。夕所息焉。齋心人
所息也。飛沉所至。各得
以息。所以人而不如物乎
吾未見潛游者不息水
巢棲者不息林。之

莫不。息得。夫息則安
矣。夫息則危。詩曰。譬彼
舟流。莫知所屆。心之憂
矣。不遑假寐。中菴子既
以息命。其齋因本其意
序

三

而考之古人。負之者。出
著書。考之夫。唯善息斯
善。始明之。齋斯。以息
有歲斯。有齋名。書心名
易曰。居於此。用此。心著。之

書者以其居此用也如
火生以光而不用其光乃
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
乃才故用光在乎以新以
以保其曜用才在乎以
序

序

四

所以今其年著書在乎
用所以本諸身然則善為
書者其猶業農乎獲沃
田而勤易之將終饒富焉
言若隸農然雖獲沃田而

勤易之將弗克饒富克饒
者為已弗克饒者為人
學莫先于為已為已初在
乎不離其是今書中云操
要為統丹元學鏡良背嘉

序

五

之澄之塵譚名臨林立本
歸一是是者孰理理也
理者人所賴以生者也書
者所由適于理之路也猶
輕重之權衡也直之繩墨

不可須臾離也是齋之
名乎息而書之寓焉乎
落也故不可以不序而
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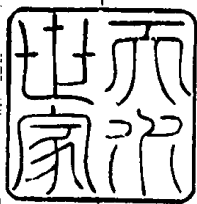
康熙二年天水懷清子

序

六

沐手書于長安之中

秋日



息齋藏書自序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宜乎鈞
是人卽鈞是性何以有性善
有性不善豈天之降才爾殊
乎抑亦人之於各正之理有
自序
一
所未盡乎有所未盡卽性有
不善然則無所不盡而性無
不善也不問而可知矣詩曰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性無不
善也天也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而有性善有性不善人也
天用懲焉思有以復其不善
以至於善書曰天降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君食之師教之
而善者勸不善者罰人見其

自序

二

善者勸而不善者罰也莫不
勉於善而改於不善矣故非
食不長非教不知唯善所在
謂之成人是故誠者天之道
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則各

正性命舍斯人其誰望哉孟
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人爲萬物之
靈苟能反求乎身曉然於物
則之常性未有不由此而盡

自序

三

命未有不由此而至者其於
以各正也何難之有曰物則
之常何以得曉然也曰此非
漫焉而已也唯汲汲於問學
以謝絕伐性之斧斤斯可矣

曰爲之若何曰讀古人之書而擇其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余方知謝之絕之兼望人謝之絕之也故數年來檢閱典墳某也善當從某也不

自序

四

善當改目觀手錄彙輯成帙閔中鋪序雜者駁之繁者芟之其目有六一曰儒經撮要一曰道統中一經一曰四子丹元一曰學鏡約一曰心聖

直指一曰嘉言存畧或博而江河浩瀚畢聚千里望洋之中或約而四大法象總攝芥子須彌之內後綴友生問答之言以寓就正有道之意其

自序

五

目亦復有二一曰公餘證可一曰塵譚摘凡十二卷總命名曰息齋藏書息者何其殆素籥之謂乎借典籍之遺以作他山之石不過取以自範

其身並以範諸後昆之身使
吾氏子孫知所持循共相砥
礪以免於不學暴棄之戾如
是而已矣顧不欲出以示人
適有故友懷倩子橘園逸叟
自序
六
過室偶見之几上謂余曰此
後學指南車也子私之一家
吾當持而公之同志遂彊以
授梓雖名山之約有愆司馬
而國門之懸耻同呂氏云

康熙二年歲次癸卯季秋朔
有七日陽直中菴子題於
長安之亦寄軒



自序

七

息齋藏書九例 八條

是書旨本崇儒離經有戒崇儒者崇乎道也故本乎此離經則畔道矣故戒乎此司馬龍門曰儒者之道博而寡要此見其表而未見其裏得其蘊而未得其精今特以儒經撮要冠其篇而儒者之道要莫要於此徒博也乎哉故表裏精蘊無不到而道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然復恐知其小而忘其大習於近而遺乎遠故梓而出之以就正有道周諺云山有木工則度之愛我者豈可無有以度之

息齋藏書 凡例

耶愛我者庶幾度之予日望之
人之身體道者也人之言論道者也不體則道不行不論則道不明非道果不行不明也一人不體則一人之道不行一日不論則一日之道不明故人有貴賤而道無貴賤貴者體之論之則人貴而道貴賤者體之論之則人賤而道不賤故道無日不可論無人不可體宋石守道曰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在其位則行其道不在其位則行其言此說盡美矣未盡善也當云在其位則行其道並行其

言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即行其道故是書之旨內則聖而可以盡性可以至命外則王而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所謂合內外之道也時措之宜有乎其人

道無名也強名之曰太極太極無象也而先儒強爲之圖蓋曰太極之所以爲太極也因太極而道之無名者有名矣因圖而太極之無象者有象矣圖因人立名隨世異而實則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是書於諸家圖說皆刻爲圖以冠其篇俾學

息齋藏書 凡例

者因圖而求太極因太極而求道因有象而悟無象因有名而悟無名下學而上達吾聞其語矣故樹其梯也梯者何太極圖也由圖梯而上之而太極可見太極可見而道無不見矣

余辭是書藏之息齋者多歷年所矣將以自問而不敢遽以問人恐自問未審而即以問人見笑大方耳懷倩子見之曰是書也自問已審而可以問人矣余猶未敢遽以問人也懷倩子言之至再三曰自問已審而可以問人矣余辭之不獲故以

藏而自問者梓而問之當世君子如曰未審於懇
郢削

昔之人有仗一德者矣。余生也晚。未見其人。故輯
是書。將求所謂仗一德者。昔之人有乘五常者矣。
余生也晚。未見其人。故輯是書。將求所謂乘五常
者。昔之人有扶三才者矣。余生也晚。未見其人。故
輯是書。將求所謂扶三才者。昔之人有控六藝者
矣。余生也晚。未見其人。故輯是書。將求所謂控六
藝者。

息齋藏書

凡例

三

世所謂三教曰儒曰釋曰道。三教各有學人。學儒
者曰士。學道者曰道士。學釋者曰僧。是書之梓也。
爲士之學。夫儒者而發也。其諸道士之學。道與否。
僧之學。釋與否。不遑過而問焉。猶之乎庖人不治
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嘉言起於周。故於篇首一人名下。周字加一圍以
別之。凡此一人以後者。皆周人也。至漢則又於首
一人名下。漢字加一圍以別之。凡此一人以後者
皆漢人也。庶讀者攷其人。而論其世。不煩他求而

知所先後矣。漢以後倣此。

是書自一卷至十卷。皆古先聖賢之前言。往行也。
余誦其言而不容去口。慕其行而欲實躬之。踐履
故往往間出。臆見與有以發。摭其底蘊。用以自淑。
兼以淑人。或已意有不逮者。則又與懷僑子斟酌。
其際而懷僑子數發同心之言。加之論斷。體裁故
循題並載。以表相得益彰之意。其十一卷之證可
十二卷之塵譚。摘則同人書札往來。與夫坐譚有
涉名教者。輒筆錄座右。爲省心之助。蓋亦所謂審
問之明辨之之意也。故亦綴諸卷末。以就正高明。
非敢遂謂今人之言。竟得附之古人之後也。識者
諒之。

息齋藏書

凡例

四

息齋藏書目錄

卷之一

儒經撮要

河圖 即伏羲先天圖附說

易經繫辭 附說

洛書 即夏禹九疇圖附說

書經洪範 附說

林龍江論

詩經卷阿 十章附說

夢我 六章附說

關雎 三章附說

棠棣 八章附說

目錄

伐木 三章附說二

禮經儒行 附說

林龍江論

撮要總論

卷之二

道統中一經 子谷子著

上冊 二十三章

中冊 二十二章

下冊 十二章

總論

卷之三

四子丹元

易通 濂溪周子著

誠上

誠下

誠幾德

聖

慎動

道

師

幸

思

志學

順化

治

禮樂

務實

目錄

愛敬

動靜

樂上

樂中

樂下

聖學

公明

理性命

顏子

師友上

師友下

過

勢

文辭

聖蘊

精蘊

乾損益動

家人際復無妄

富貴	陋
擬議	刑
公	孔子上
孔子下	蒙艮
養心序記	趙懷倩論
識仁篇 <small>明道程子著 十章</small>	定性篇 <small>六章</small>
居業篇 <small>八章</small>	趙懷倩論
卷之四	
立大篇上 <small>象山陸子著 三章</small>	立大篇中 <small>八章</small>
目錄	三
立大篇下 <small>五章</small>	趙懷倩論
卷之五	
良知篇 <small>陽明王子著 一十九章</small>	證道篇
趙懷倩論	丹元總論
卷之六	
學鏡約	
委順圖 <small>附說</small>	照安圖 <small>附說</small>
艮止精一之旨 <small>附說</small>	中和圖 <small>附說</small>
廣義 <small>十章 附說</small>	河圖

洛書	河洛解
仁未始仁	一未始一
論河洛圖	論龍江三解
太極圖 <small>附說二</small>	廣義 <small>四章</small>
古頌 <small>二十二章 附說</small>	吾身北辰 <small>附說</small>
常道 <small>五章 附說</small>	太虛天地 <small>三章</small>
聖人以太虛爲大 <small>二章 附說二</small>	太極總論
學鏡總論	
卷之七	
目錄	四
心聖直指	
艮背心法 <small>十一章</small>	行庭心法 <small>八章</small>
總論	
卷之八	
嘉言存畧	
老子 <small>嘉言一十四章以下止云章目不復云 嘉言首見於此省文也九卷十卷倣此</small>	莊子 <small>二章</small>
列子 <small>一章</small>	子華子 <small>四章</small>
關尹子 <small>八章</small>	荀子 <small>二章 以上周人</small>
屈子 <small>一章</small>	

董子	十三章	匡衡	三章
張憲文子	一章	延篤	一章
郭有道	四章	酈原	一章
賈生	二章	梅生	三章
太史公	六章	桓寬	四章
楊雄	十一章	崔駰	一章
崔瑗	一章	王符	二章
文忠先生	一章	蔡邕	二章
荀悅	一章	徐幹	一章
目錄		五	
忠武侯	一章 以上漢人	杜預	一章
顏令	一章	劉弘	一章
王昶	一章	陸機	一章
于寶	一章 以上晉人	蘇綽	一章
常景	一章	李康	一章 以上北魏人
顏延之	一章 劉宋人	沈約	一章 梁人
文中子	二十章 隋人	薛收	一章
柳公綽	一章	柳玘	一章
謝偃	一章	張蘊古	一章

裴行儉	一章	陳子昂	三章
李白	二章	王維	一章
白居易	一章	岑文本	一章
虞世南	一章	韓文公	六章
柳宗元	一章	李文公	二章 以上唐人
趙懷備論			
卷之九			
嘉言存畧			
張橫渠	嘉言一十九章	程伊川	十一章
邵康節	一十五章	司馬涑水	三章
歐陽修	六章	梅堯臣	一章
蘇舜欽	一章	曾鞏	三章
蘇老泉	一章	蘇東坡	八章
蘇穎濱	二章	陳師道	一章
劉絢	一章	尹和靖	一章
張壽安	一章	謝良佐	一章
游廣平	一章	徐積	一章
楊庭顯	四章	崔遵度	一章
目錄		木	

朱光庭 一章	呂大臨 一章
楊龜山 二章	羅豫章 四章
王昭素 一章	胡安定 一章
石介 一章	陳古靈 一章
呂管陽 二章	胡武夷 三章
胡致堂 一章	胡五峯 七章
張范陽 三章	張南軒 三章
呂東萊 五章	陳堯 一章
蔡西山 一章	蔡九峯 十五章
目錄	七
楊簡 三章	袁燮 一章
沈渙 一章	真西山 二章
魏鶴山 二章	饒雙峯 一章
金履祥 一章 以上宋人	趙懷倚論
卷之十	
嘉言存畧	
耶律楚材 三章	廉孟子 一章
史天澤 一章	許魯齋 八章
王恂 一章	劉因 一章

吳臨川 五章	黃澤 一章
揭傒斯 一章 以上元人	薛文清 一百五十 五章
陳白沙 一十八章	胡居仁 三十八章
羅整菴 一十九章	王龍谿 一十九章
羅近溪 四章 以上明人	趙懷倚論
總論	
卷之十一	
公餘證可	
中和位育說	伯珩先生論
目錄	八
東谷先生論	小晉先生論 二
自論	克已復禮歸仁說
小晉先生論	自論
環極先生書一問	書一復
書二問	書二復
書三問	書三復
書四問	書四復
書五問	書五復
再書	附言

胡少傳論

陳太史論

趙懷倩論

復菴問答 附

再答復菴書

橘園逸叟論

卷之十二

塵譚摘

塵譚 八十九章

趙懷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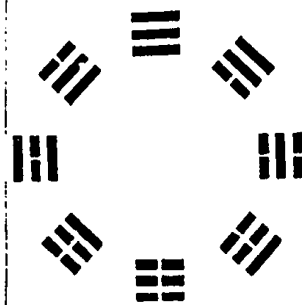
目錄

九

息齋藏書卷之一

儒經撮要

河圖



陽直中菴子輯著
天水懷倩子叅訂
汾曲橘園逸叟校閱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龍江林子曰。河圖而虛其中者。太虛其同體也。而
誦易之繫辭者。當知是圖不出於河。而出於伏羲
之心矣。易以道精微也。故以河圖繫之易。

易經繫辭

此錄朱子之所集摘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
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
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地定
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

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何萬物得此而生生生不息以各正其性命者也故曰生生之謂易易者一也天地且生於一況萬物乎故伏羲由一而畫爲八卦文王由八卦而重之爲六十四卦過此而柔而爻而象而文言而繫辭然後生生之理無窮矣然人徒見其生而不知有所以生之者讀易有太極以下而所以生之者可引而伸之矣觸類而長之矣故揭之以示同好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二

洛

書

福極

皇極

以五

五紀

人倫

五紀

林子口洛書而實其中者皇建其有極也而誦書之洪範者當知是書不出於洛而出於夏禹之心矣書以道政事也故以洛書紀之書

書經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日水二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三

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聽思睿恭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

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於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四

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日雨曰霽日蒙曰驛日克日貞日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

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廩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五

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洪範九疇者天以畀夏禹出洛水詳在箕子之口入於武王之耳叙天下萬世之彝倫者也苟非其人不可受天之祚焉故縣陴洪水不界不界則彝倫敦及禹嗣興乃錫錫之則彝倫叙商之末世不聞不聞則亡周之肇造始間間之則典讀是書者可以審天命之去留鑒王道之得失匪細故也故建標於此以廣惟天陰陽下民之意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六

而易之所謂則者乃準之之義也文言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者是也孔子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而謂之中心者豈非吾身之土中吾身之河洛耶然河圖則川八矣其中虛者無極之始也虛而實之八而九之無極而大極也其河圖而洛書者乎洛書則用九矣其中實者太極之真也實而虛之九而八之太極本無極也其洛書而河圖者乎余嘗辟之草木然枝枝葉葉雖云繁矣而其數則可陳也未始芽而仁者太極也未始仁而

本體虛空者無極也而其義則難知也故未始仁而仁矣仁之而芽芽之而枝而葉者順也枝枝葉葉而復芽矣芽矣而仁仁矣而未始仁者逆也然數往之順由於知來之逆故曰易逆數也論語曰復禮爲仁蓋言果實之仁者仁也而禮則芽之而節文矣故復其節文而不使芽者爲仁之道也孟子曰湯武身之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又曰反身而誠蓋言反之於身而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者誠也其曰復曰反者不謂之逆數之易歸根而復命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七

耶如或不知無極之始太極之真而致詳於數往之順是其所務者外直在枝枝葉葉間爾豈曰復禮之仁反身之誠而爲易逆之義孔孟之學也哉

詩經卷阿 凡十章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一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首矣二爾土宇賑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三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四有馮有翼

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五顯順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六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謂諸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七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傳于天。謂諸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八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離離離離。九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十

十章媚中寓戒。順愛之。至古都俞。賡歌。不是過也。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八

我讀此以入告我。君王願千萬世之爲人臣者。亦皆讀此以入告其。君王則召康公不揣美於前矣。

蓼莪 凡六章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一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二餅之罄矣。維罍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三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育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四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五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六六章怨慕悲懷。餅罄輟耻。故聖人揭此以教人。及親在之日。盡生事之義。吾黨讀詩者。當詳玩而力行之。無若王哀徒抱身後之痛。斯爲開卷有益。

關雎 凡三章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二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九

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三

三章乃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至矣盡矣。漢儒匡衡善說詩。其言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我與吾黨。亦皆要識得此義。

棠棣 凡八章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一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二脊令在原。兄弟

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三兄弟閱于牆外樂其務。每有良朋。系也無戎。四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五饋爾藟。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六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七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八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十

伐木 凡三章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一伐木許許。釀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灑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二伐木盭盭。釀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服矣。飲此湑矣。三

三章一則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人能篤朋友之義可以至是也再則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三則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故記以朋友之交列五倫之一誠重之也誠慎之也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土

禮經

禮經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承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

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

思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主

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鸞。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溷。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惜。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譏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

思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主

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

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
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
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
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
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
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問獲於貧賤
不充拙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問有司故曰
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
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五

儒爲戲

此篇見士從事於學不可不修行砥志行不修在
我已先失其所據何克以表率羣倫即使濫有建
明終屬無本亦只草木腐焉耳志不砥而意氣消
阻畏難苟安何以收投大遺艱之效畫以自棄則
亦卑卑不足道矣是必當以儒者爲法以見吾之
一身不論出處潛見便以天下爲己任方是不求
溫飽做人的勾當方是不愧屋漏配天地宰萬物
的功程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五

林子曰余嘗採輯儒經數帙而命之梓氏者乃爲
世人徒知誦道釋二經而不知誦儒經者道也夫
誦道釋二經者榮達之天下無老無少無男無女
無不以儒者之經不能爲人造福也殊不知造福
之言實道釋二氏所以誘人以爲善也善也者福
之基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今試取儒者之經而
日誦之而其爲福也有不大哉心印經曰誦之萬
遍妙理自明朱子曰讀書萬遍其義自見讀亦誦
也蓋當此誦讀之時他無所聞也亦無所見也正
襟危坐如對聖賢沉潛反覆日復一日而性靈忽
然而自悟者其妙理有不明而精義有不見耶妙
理既明精義既見則其所以利益於我心身者不
既多乎由此而爲賢也由此而爲聖也此其爲福
也大矣而經傳所紀祿壽康疆者特其餘耳然余
又有說焉若河圖洛書精微之極致也尚矣而儒
者之行莫先於孝故孝經言孝之至也則曰通於
神明者神之也曰光於四海者大之也曰無所不
通者以言乎其神而幽之神明不足以盡其神也

以言乎其大而遠之四海不足以極其大也。至於道家亦嘗言孝之大也。曰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夫莫大於天地民物而孝之所至則有大於此者。何其大與。釋氏亦嘗言孝之神也。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最神也。夫莫神於天地神明而孝之所感則有神於此者。何其神與。古人有言曰。仁人事天猶事父。孝子事父猶事天。故以父母言之。則曰父天母地。以天地言之。則曰乾父坤母。由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去

此觀之則知天地父母我皆賴之以生。以養以爲命矣。而天地父母之氣有不與我之氣相爲流通者乎。然有天地而後有父母。有父母而後有我。則是我之於父母也。而流通之氣比之天地爲最近矣。惟其父母之於我也。而流通之氣爲最近。故其父母之與我也。而感格之機爲最神。故曰莫若孝於二親。莊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余於是而知夢我之詩與夫孝經一帙又當終身誦之而跬步之不忘可也。

中菴子曰。經也而何必以儒名之。以儒名之者。蓋所以別於釋之經道之經也。釋之經道之經。經也亦書也。胡爲乎世之人。聞其名便心聳色動。栗栗然以爲此經也不可褻也。奉之則有功。誦之則獲福。及見儒經則曰。此書也。而所謂聳與動者。則漫焉矣。此何故。不過邀福貪功之念。橫於胸中。遂爲其所誘習矣。而不察殊不知以奉誦釋之經道之經之心。而從事於吾儒之經。其爲功也更著。其爲福也更顯。何以言之。身修則道立。道立而福基之。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儒經

去

此理之所必然也。試觀古今功業之光表。德譽之休隆者。伊何人哉。伊何人哉。而富貴又所罕罕不足道者。故龍江撮其要以覺來學。吾因錄之以告吾黨。幸勿以儒經爲輕。藝撮要爲失。詳誦詩禮而敦倫立行之道。盡之矣。誦書易而治世出世之道。盡之矣。甚矣儒道之大之神也。如是夫而可慢焉已乎。又曰。性命之宗。古今談之而筆之於書者。不啻汗牛充棟。亦云繁且多矣。而學士名宿獨以性理一

編爲宗主。則諸說直可土苴視之。然諸儒之論固已闡發殆盡。而毫無剩義矣。若求其豁人心目。使之一讀卽了。了於言下者。未如龍江河洛論之精切。醒透。令人讀之。不忍釋手。不忍去心。亦何啓人之靈。扁忽忽頓闢。又鼓人之心志。躍躍迅勵。不惟不倦。亦且不厭。其妙也可盡言乎。如河圖用八。以中虛而悟及無極之始。洛書用九。以中實而悟及太極之真。此猶先儒之間。有以道之者。至於由易數往之順。而悟及未始仁。而仁仁之而芽芽之而

息齋藏書

卷之一

大

枝而葉則何其微也。復由易知來之逆而悟及枝。枝葉葉而芽矣。芽矣而仁仁矣。而未始仁。抑何其微之微也。此實乃龍江之所獨見也。創論也。其妙而可盡言乎。於是而復禮之仁。反身之誠。易逆之義。孔孟之學。數語道盡。使學者歷來迷蒙之夢。被此老一旦倏而喚醒。吾恐思孟以後。素王之功。臣考亭未能專美於前也。而況其全集尤足羽翼經傳。開來繼往。安可不特表而出之耶。

息齋藏書卷之一終

息齋藏書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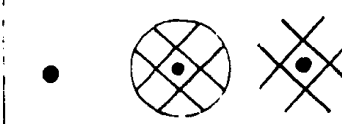
道統中一經 子谷子著

上冊

太虛先天圖



太極後天圖



人人一身一天地。虛其○者。無極也。先天之學也。以效吾身之河圖也。故能超出於虛空之外。孔子曰。先天而天弗違。實其○者。太極也。後天之學也。以效吾身之洛書也。亦能充塞於天地之間。孔子曰。後天而奉天時。箇箇本體本虛空。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一

三一教主言。□者中也。而所謂□與○者。亦皆中也。○者一也。而所謂一與●者。亦皆一也。古今道統不言□則言一者何也。蓋言一則□卽在於一。而一也者。所以貫乎其□矣。言□則一卽在於□。而□也者。所以得乎其一矣。而○而●亦復如是。□之內只畫一。一者何也。以其自上而下。心歸於腎也。故從一。○之內只點一。一者何也。以其從外而入。前返乎後也。故從一也。也。非有二也。然而一也。則有一貫之義。也。則有立極之義。是皆不可不知。

也。無極而太極也。從外而入現此一。不謂之太極而何。吾道一以貫矣。自上而下直在其。不謂之一貫而何。唐堯以道統而傳之舜也。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豈不以之太極而立乎其。邪。孔子以道統而傳之參也。曰吾道一以貫之。豈不以之一貫而敬以直內邪。直也者入直之義也。敬而存之存而守之者直也。故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中一經 二

直也者心主乎。而神守其舍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蓋此心元在於我之真去處。而本直也。而以直養之。乃所以復其人生之本始之本如是也。

也者太虛也。夫惟其。之太虛也。故其庸而無所不宜者。庸也。也者太極也。夫惟其。之太極也。故其貫而無所不達者。貫也。

庸作用釋其曰都歸一貫者都歸於一而貫之也。其曰不外。庸者不外乎。而用之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夫既曰未發。而又曰天下之大本。而謂之不偏之謂中可乎。既曰發而皆中節。而又曰天下之達道也。而謂之不易之謂庸可乎。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者。蓋謂其依乎中而用之也。又曰用其中於民者。蓋謂其用其中以治民也。由此觀之。則所謂庸者豈非用字之義邪。

也者中也。虛空本體而無所不庸也。一也者一也。真一無二而無所不貫也。今以河圖之數言之。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六十四。豈曰八八六十四而無所不庸無所不貫焉已哉。而至於百千萬億無窮無盡不可得而勝紀者。則亦無所不庸無所不貫矣。今又以洛書之數言之。而三三而九九八十一。豈曰九九八十一而無所不庸無所不貫焉已哉。而至於百千萬億無窮無盡不可得而勝紀者。則亦無所不庸無所不貫矣。

儒而聖也。以。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執。曰。貫。所謂頭腦學問本源工夫。非特曰執。貫焉已也。其曰安汝止。欽厥止。其止止其所。緝熙敬止。

在止至善。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思不出位。立不易方。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誠盡處。脞子裏。樂處。方寸些兒。幾希。神明之舍。道義之門。活潑潑地。樂在其中。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天下歸仁。退藏於密。何思何慮。之天。不識不知之地。難以悉紀。要而言之。無非爲此。□也。無非爲此。一也。無非爲此。道統之傳。天下後世。見知聞知計也。

圖之□虛者天地之心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中一經

四

然而見而有所於見乎。見而無所於見乎。無所於見乎。無所於不見乎。然亦不可以見見。亦不可以不見見。見而不見。不見而見。則自有真見者在焉。不可不知也。○者吾身天地之間。而易簡之理得矣。故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而天地人。之理具於此也。皇帝王之道。備於此也。仁義禮智。根於此也。先聖後聖。見知聞知。斯道之傳統於此也。卽此爲學。便是天德。卽此爲治。便是王道。

自其未變者觀之。則曰。○者效此也。心之未萌。卽○之體。而天地萬物之靜時。太極本無極也。自其變者觀之。則曰。○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心之旣萌。卽○之用。而天地萬物之動時。無極而太極也。

○之□心本虛也。以效天下之動。則○之○。而吾身天地之心見矣。

學從○覺亦從○。蓋指吾心之○之○。而言之也。虛空本體。本體虛空。然吾心之○之○。○堯舜允執厥中之中也。□本虛也。而易之○。蓋以象人之真心而虛。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中一經

五

其□也。豈非所謂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與。故卽此虛□而學焉。則爲心學。德性之真知也。由此虛□而覺焉。則爲先覺。寂感之自然也。論語所云。天下歸仁。蓋言我之仁。歸於我之天下也。歸於我之天下者。歸於我之真去處也。蓋父母之所。以胎我者。在此。而我始生一點之仁。卽落乎其○矣。故謂之○。惟此○也能包天地。能運虛空。而天地從此出矣。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慮。只此四句。而用天下者三聖。

□也者體也。一也者用也。易曰寂然不動者□之體。所由以大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一之用。所由以神也。

也者中也其□乎其不□乎其不□而□乎而□
 之庸也蓋有莫窺其朕矣一也者一也其一乎其不
 一乎其不一而一乎而一之貫也蓋有莫測其機矣
 謂先天爲無極者何也茫乎無朕而未始者虛空

卷之二
中一經

六

也。虛空無際，故能通乎天地之外，而與太虛同體矣。謂後天爲太極者，也。者數之始也。夫既拘於數矣，豈其能超出乎天地之外，而與太虛同體者哉？汝甚母以夫人之身，恥乎其小矣。若也能忘其心身，而不爲形氣之所拘也，則其虛空也，豈其不能徧滿於天地之內，而與天地同體者哉？至於能忘天地，而不爲天地形氣之所拘也，則其虛空也，豈其不能充周於天地之外，而與太虛同體者哉？

河圖而虛其中者，釋氏則謂之○。余則謂之○。所謂

心之□心本虛也得其一焉而心之靈竅七而無所
不貫矣身之□心本虛也得其一焉而身之大竅九
小竅八萬四千而無所不貫矣天地之□心本虛也
得其一焉而天地之大竅小竅四通八達無數無盡
而無所不貫矣

天之□虛也。地之□虛也。人之□虛也。虛虛相通共
成一片。其卽吾儒所謂太虛同體者乎。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七

竅以虛而開虛以竅而達此口之所以庸而一之所
以貫也
惟此一竅乃老子所謂玄牝之門也竅中亦復有竅
然吾身亦有天地亦有太虛吾身之太虛則以天地
爲竅吾身之天地則以吾身爲竅而推原其本豈有
外於吾身竅中之竅邪故以此竅而身之卽是一人
之身焉爾已擴之而身天地也不以天地之大以爲
吾之身乎充塞兩間參贊化育又擴之而身太虛也
不以太虛之大以爲吾之身乎包羅無際斡旋天地

玆○此○之○門○譬○蓮○子○也○而○非○堯○舜○之○所○謂○中○者○乎○為○天
 地○根○譬○蓮○子○之○心○也○而○非○孔○子○之○所○謂○一○者○乎○此○心
 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既○芽○生○意○不○息○而○非○余○之○所○謂
 一○在○於○□○之○中○者○一○乎○故○曰○仁○人○心○也○而○釋○氏○之○所
 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亦○是○此○意○由○是○觀○之○三○教○之
 道○曷○嘗○有○不○同○哉○但○後○世○之○儒○元○不○識○仁○而○溺○聞○以
 支○後○世○之○道○元○不○識○根○而○玆○遠○以○蕩○後○世○之○釋○元○不
 識○心○而○苦○空○以○摘○此○三○氏○之○教○所○由○裂○而○分○也

天 地 人 圖



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剛○柔○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由○大○易○之○繫○辭○而○觀○之○則○天○地○人○之○道○列
 之○為○三○才○也○其○來○有○矣○
 儒○而○執○□○一○貫○道○而○守○□○得○一○釋○而○空○□歸○一○由○三
 教○之○正○宗○而○觀○之○則○儒○道○釋○之○教○標○之○為○一○夏○者○則
 自○今○日○始○母○曰○是○我○非○我○母○曰○非○我○是○我○我○我○我○誰
 知○真○我○母○曰○非○心○是○心○母○曰○是○心○非○心○心○心○誰
 真○心○故○真○我○不○可○不○知○不○知○真○我○非○我○我○也○真○心○不
 可○不○識○不○識○真○心○非○我○心○也

三○一○教○主○言○也○者○乃○天○之○卦○也○而○天○之○心○能○通
 於○九○地○之○下○故○其○貫○也○則○自○上○而○下○直○養○而○無○害○也
 聖○也○者○乃○地○卦○之○也○而○地○之○心○能○通○於○九○天○之○上
 故○其○貫○也○則○自○下○而○上○直○養○而○無○害○也○也○者○乃○人
 之○卦○也○亦○一○天○而○也○亦○一○地○而○也○而○直○養○無
 害○豈○其○不○能○上○塞○乎○天○下○塞○乎○地○邪○故○孟○子○直○養○之
 旨○以○法○天○也○以○法○地○也○故○曰○塞○乎○天○地○之○間
 不○曰○上○天○下○地○為○然○也○至○於○東○而○西○之○而○極○其○西○之
 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西○而○東○之○而○極

其東之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南而北。之。而極其北之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北而南之。而極其南之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又。不曰東西南北。四方為然也。至於東南而西北之。而極其西北之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又。至於東北而西南之。而極其西南之隅之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無不包。非□非非□。而自有真□者在焉。不可不知也。一無不貫。非一非非一。而自有至一者存焉。不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中一經

十

可不知也。

●者太極也。太極而陰陽。陰陽而五行。五行變化而生萬物。所謂一以貫之也。

止至善者一也。德胥此而明。民胥此而親者一以貫之也。

根心者一也。而時而而益背。而施於四體。一以貫之也。黃中者一也。而通理。而居體。而發於事業。一以貫之也。至誠者一也。而載物。而覆物。而悠久成物。一以貫之也。

性與天道。皆備於吾心。堯舜之□。吾心孔子之一矣。易曰。盡性至命。而人之性。物之性。天地之性。亦皆備於吾心。堯舜之□。孔子之一矣。然有命而後有性。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況命乎。其曰天道者。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也者。自然而已矣。性命於天。道率乎性。夫誰得而言之。夫誰得而聞之。若子貢則求之言矣。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若欲至命。必先盡性。若欲盡性。必先見性。夫性□而已矣。故能見性。豈其不得未發之□耶。若未見性。而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中一經

十一

所謂下學工夫。定體之□。不可不知也。性一而已矣。故能見性。豈其不悟不二之一耶。若未見性。而所謂下學工夫。定在之一。不可不知也。性誠而已矣。故能見性。豈其不契天道之誠耶。若未見性。而所謂下學工夫。人道之誠。不可不知也。

何以謂之未發之□也。充滿於上天下地。而無盡藏者。無□而無不□也。何以謂之不二之一也。充滿於上天下地。而不可紀者。無一而無不一也。何以謂之寂然不動之誠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不可得而

測量者無誠而無不誠也。若以其□之有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未發之□而所謂喜怒哀樂者。着在何處。若以其□之無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既發之際。而所謂喜怒哀樂者。從何而來。此其所以爲空□。而真空不空也。

無定在之□者。未始□也。然以其具此□也。故亦曰。汝以爲喜怒哀樂之未發。其□乎。其非□乎。若卽謂之□固不可也。若卽謂之非□亦不可也。非□而□。所從出。而虛空之無盡。則亦何者非我之□乎。

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也。則天下無他道矣。致□則聖人無餘學矣。位天地育萬物。則古今無餘事矣。故要做聖人者。亦惟自己身□討箇天命之性已爾。而非他也。

未發之□。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爲命。以爲性也。我能致□矣。而天地萬物之性之命。則皆在於我矣。我以天地之性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我以萬物之性之命。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喜怒哀樂未發之□者。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而

致其□焉。以復還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之本體既太虛而□矣。則和自生。和既生矣。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皆由此出。一切現成。豈其有所於倚而爲之者乎。

天地位之位。乃職位之位也。天在上。而得其司覆之職。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有以參天而成其能乎。地在下。而得其司載之職。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有以兩地而成其能乎。故曰。天地無全能。要之其機在我。而非誣也。

汝其知堯舜之□乎。而□者非他也。□卽一也。汝其知仲尼之一乎。而一者非他也。一卽□也。然而□也。一也。豈其有定在乎。由是而天而地。而日月而山川。而昆蟲草木。而生生化化之無盡者。亦皆我之□也。亦皆我之一也。若必以其有定在也。而求所謂□所謂一焉者。卽非聖人之□。聖人之□一矣。未發之□者。□也。而執□也者。執此□也。而其心則在乎我之真腔子裏。而非他也。真一之一者。一也。而主一也者。主此一也。而其心則在乎我之真腔子裏。

而非他也。渾然粹然而至善者。至善也。而止於至善也者。蓋不過以其□而執之。一而主之。無不在我之真腔子裏。渾然粹然而至善也。

何以謂之至善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乃吾心之真去處。本如是其至善也。故知止於至善矣。可以定靜安慮。可以格致誠正。可以修齊治平。若學者而知所以止至善焉。而聖固在我矣。至於爲君者而止於至善焉。則未有不能仁者也。爲臣者而止於至善焉。則未有不能敬者也。爲子者而止於至善焉。則未有不能孝者也。爲父者而止於至善焉。則未有不能慈者也。當仁而卽仁。當敬而卽敬。當孝而卽孝。當慈而卽慈。隨感而應。無乎不善。故曰在止於至善。夫至善也者。至善也。□由此而庸。一由此而貫。余於是而推言之。時而窮也。而知止此至善焉。則能獨善其身。可以耕稼。可以陶漁。可以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時而達也。而知止此至善焉。則能兼善天下。可以明物。可以察倫。可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余於是而復推言之。至善之地。而天地健順之至德。固在我矣。苟能知所止。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中一經

西

而止之。天地有不自我而位乎。至善之地。而民胞物與之分量。固在我矣。苟能知所止。而止之。萬物有不自我而有乎。

果實之仁。○有一點者。太極也。而抱之以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也。太極也者。而神也。而無極也者。未始也。先天也。故以此一點之仁。而敦養於土。○之申。而勿忘而勿助。非所以立吾身之太極乎。此入門最爲真切之一大工夫也。若蓮子之屬。□有一。一而抱之以兩者。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中一經

圭

非所謂一以貫之邪。一而二。二而三。三生萬物。故曰得其一。萬事畢。人有人極。而中道而立者。人建其有極也。性由此而盡焉。命由此而至焉。不惟修之於身。爲然也。而舉而措之天下。則有不能外矣。皇有皇極。而中天下而立者。皇建其有極也。百官由此而正焉。萬民由此而治焉。不惟觀之。人道爲然也。而遠而察之。天道則有不。能違矣。天有太極。而衆星共之者。天建其有極也。四時由此而行焉。萬物由此而生焉。夫天且不違矣。而

況人乎。而況皇而出治聖而為學乎。是故君子貴立極也。

堯舜之○本虛也。而其○之本虛。則自然有一點之仁。主於其○焉者。○之也。故吾儒之安安者。於其所當安者而安之也。二氏之止止者。於其所常止者而止之也。而所謂安安而止止者。靜亦安。動亦安。安於其所而自不撓也。靜亦止。動亦止。止於其所而自不遷也。豈曰無終食之間。違仁焉已哉。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矣。故曰學而時習之。念念常在於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七

仁無時而非學。無時而非習也。

不多學。不多識。而聖人之作聖也。予一以貫之矣。不逆詐。不億不信。而聖人之是賢也。抑亦先覺乎。

見聞之知。非不美也。而孔子亦謂之知之次矣。但以見聞之知。而悟其心焉。則德性不尊。德性既不尊矣。則安有所謂德性之知邪。若所謂德性之知者。亦惟能執堯舜之口。能貫孔子之一。而得其所謂真消息者。爾見知聞知。曠世相感。而道統之傳。有不在茲乎。

下冊



其曰。天地之心者。天地之中。天地之心也。禮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豈非仁安於我。天地之心。即心即仁。即仁即心。而為天下之至仁邪。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七

三一教主言。道原於。統於。而。者無極而太極也。而。者太極本無極也。余於是而知。無定在者。寂然不動之本體也。一無不貫者。感而遂通之妙用也。

唐虞之際。堯舜其開道統之傳乎。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見知此也。見知此也。若湯則聞而知之。聞知此也。聞知此也。至於商之世。而道統之傳。又屬於湯矣。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見知此也。見知此也。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聞知此也。聞知此也。

一也。至周之時而道統之傳又屬於文王矣。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見知此也。見知此一也。若孔子則聞而知之聞知此也。聞知此一也。九執之。發皆中節致。致和以位以育不見而章。不動而變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皆由此出矣。非仁而何。非丹而何。一貫之一。一而二。二而三。三而萬物上而天也。而日月而星辰而照而臨下而地也。而山川而河嶽而流而峙中而物也。而親上而親下而並育而不相爲害皆由此一而生矣。非仁而何。非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中一經

太

丹而何。□而未始。不可得而□也。而况可得而執乎。而其所得而執者未始□而□也。一而未始。不可得而一也。而况可得而貫乎。而其所可得而貫者未始一而一也。故未始□未始一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何有於丹。何有於仁而□而一者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夫是之謂丹。夫是之謂仁。既得其母復返其始。此乃入門而極則之旨也。而者乃虛空。一點發出來爾。今請以目喻之。

目之寢者。也。目中一點者。也。目惟有其也。而萬象之森列於我之前者。目皆得而見之。所謂以貫之者可舉見於此矣。故率其目之。而目之明無有乎不見矣。率其心之。而心之聖無有乎不知矣。聖人之聖。聖不可知矣。而聖人之所以聖者。其有屬於言語文字乎。否。不可不知也。道統之傳傳無所傳矣。而道統之所以傳者。其有關於見聞覺知乎。否。不可不知也。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中一經

尤

未有天地。先有這箇。而天地非此這箇。則又安所成其覆載之能乎。汝以爲此這箇果何物也。釋氏所謂識此這。麼這箇者。這也太虛也太虛。無朕而天地乃此這。中之一物。爾壇經曰。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真常也者。這也。豈惟聖人而天地亦有此這。天地之這。天地之真常也。聖人之這。聖人之真常也。余嘗有言曰。天地無形氣。聖人無心身。心身都是假形氣。亦非真故這。之真常真有不可得而擬議。不可得而察識矣。而形而氣而心而身皆非。

所論也。聖人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此道也。惟其有此道也。故能合天地之大以爲我之一身。而我闢我闢矣。縮古今之遠以爲我之一瞬。而我呼我吸矣。我之非身。身大身充。塞乎天地。而天地皆我。我之非身。身大身徧。滿乎虛空。而虛空皆我。未有天地。先有此本體。天地有壞。而此本體不壞。故未有天地。而此本體混然而爲。也。既有天地。而此本體亦混然而爲。也。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中一經

壬

我之本體。其太虛而太空者乎。惟其太虛而太空也。故能運虛空。我之本體。其先天而先地者乎。惟其先天而先地也。故能生天地。我之本體。其夏而大者乎。惟其夏而大也。故能人而聖也。無聖而無不聖。然而何以謂之夏。而又曰大也。蓋我之夏。則有所謂。所謂之真去處者在焉。先天而先地也。太虛而太空也。故儒氏得此。而聖也。釋氏得此。而佛也。玄氏得此。而仙也。心七竅也。七竅相通。寂寂光明。自能透滿一身之內。

身大竅九小竅八萬四千也。寂寂俱開。寂寂光明。自能透滿天地之內。至於天地之寂。無數無盡。不可得而紀也。無數無盡。寂寂光明。自能透出天地之外。而與太虛同體矣。始而虛其心也。既而虛其身。又既而虛天地。虛而無虛。無虛而虛。虛也不知。無虛也不知。此性宗極則之教。所以能卓越千古。而曰道統中一之傳。有不在於斯者。余不能知之矣。余不能知之矣。中菴子曰。道統中一經。乃子谷子晚年手集秘授諸徒。其徒不欲自私。因公之於世。以見古聖道統。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中一經

壬

相傳其扼要之源。如斯而已。以太虛先天太極後天。列爲上冊。天地人配爲三才。列爲中冊。天圓地方。以明其法象。列爲下冊。各系之以圖。而備闡其妙。始謂之名曰。又謂之。者。則陀陀之義。謂之。者。方寸之義。謂之。者。立極之義。謂之。者。直養之義。中而。者。天圓故也。中而。者。地方故也。而吾身中之方圓。亦如是也。余按其圖而復釋其文。一一體認。則其理誠有確然不易。其妙有所不能盡言者。聊就臆想所及。亦畧剖之。蓋聖人。

之體用仁與智而已仁智之樞機動與靜而已智者動所以象天之圓也仁者靜所以象地之方也然天圓者天之心合乎地之心合則故從○而貫乎其下地方者地之心通乎天之心通則故從□而一貫乎其上而吾身中之心與腎交即天與地貫者其理亦如是而已故儒而聖而執□而一貫則其道有能外焉者乎禪而佛而空□而歸一則其道有能外焉者乎玄而仙而守□而得一則其道有能外焉者乎不特三門爲然也由是以推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中一經

三

之極古今之理何者非□何者非一即盈世間之物亦何者非一何者非一故曰道原於●●統於○●而●者無極而太極也●而○者太極本無極也是以子谷子謂○無定在其寂然不動之本體乎一無不貫其感而遂通天下之妙用乎此古今道統之傳所以即□一而盡之矣或人聞而疑之曰誠如是言天地人物咸具此□咸具此一宜乎人人而聖之而賢之又何故有下愚之不移人有覺知動運之靈尚不能盡契天地之心以完乎

賦界之初而况蠢然無知之物哉余笑而謂之曰若固未之思也盈天地間莫非生氣莫非覺靈故凡具有生氣者即具此覺靈之性既具此性便可與天地之氣相通矣以我之性其元固從氣化中來而人之所以不能與天地相通者皆由慾閉情朦自爲壅塞交漢耳誠能遵其心法以撤其所閉而破其所朦者使復還乎太虛之本體則吾身自有之□之上有不現焉者乎現其□而允執之而所言心是地者殆謂此哉得其地而□之直養之

息齋藏書

卷之二
中一經

三

所以無害也現其一而一貫之而所言性是王者殆謂此哉知其王而●之立極之所以爲貴也夫既直養而立極矣復返乎○焉太虛之所以爲無上之至道也□一爲道統之傳又何疑哉信乎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墮又何至下愚而獨疑之耶

息齋藏書卷之二終

息齋藏書卷之三

四子丹元

易通 濂溪周子著

誠上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下

息齋藏書

卷之三

一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聖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慎動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息齋藏書

卷之三

二

師

或問曰○易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疆○梁柔善爲慈爲順爲異○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達道也○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幸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息齋藏書

卷之三
丹元

三

志學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

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衡豈多乎哉

治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

息齋藏書

卷之三
丹元

四

而樂後

務實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

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不愛且敬焉。

動靜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遁。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上

息齋藏書

卷之三
丹元

五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剛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游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暴。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

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而鳥獸馴。

樂下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

息齋藏書

卷之三
丹元

六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欲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上

息齋藏書

卷之三
丹元

七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而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過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

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

息齋藏書

卷之三
丹元

八

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

聖人之精盡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盡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與乎

乾損益動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然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肯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家人睽復無妄

息齋藏書

卷之三
丹元

九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登降二女于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歸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

陋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口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

息齋藏書

卷之三
丹元

十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名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顯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

已矣。

孔子上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蒙良

息齋藏書

卷之三
丹元

士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養心亭記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

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天水趙懷倩曰。濂溪會道有元上接乎洙泗下逮乎洛閩。僕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也。故嘗終日思先生以思無益。故取先生之書讀之。猶之乎嘗跋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夫登高而招。背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僕聞先生之風而未能得先生之心也。庶讀先生之書而得以窺先生之心於萬一也。

息齋藏書

卷之三
丹元

士

嗚呼先生往矣。先生之心。至今在也。是以天道運而萬物成。帝道運而天下歸。聖道運而海內服。先生之道。運而典型在其揆一也。典型者何。易通是也。性命之原。備於易。易通者。通易也。先生通乎易。以綱紀斯道之精微。而揭誠神幾以名聖統。夫然後天人之指要可討也。篇中陳入德之方。經世之具。燦如星日。浩如江河。其旨深其義著。其文約。其致博。坦乎可底於行。僕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先生之用心如鏡也。曰先生患聖道失傳。憫後學之離

逃於本也。爰乃原始返終。探索既久。一旦豁然。於天人性命。貞一之統。其從事良苦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然則先生之學之積也。不如此其厚。則其負大道也。曷能如此其力哉。是故誠者。聖人之本。而易通則先生之本也。先生之本立而易通。著易通著。而聖人之本見。總之不離乎誠者。是夫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道不外乎誠而已矣。是故讀易通者。誠之為貴。如但以辭焉而已。

息齋藏書

卷之三

圭

猶以筵撞鐘以蠶測海。安望其能發音聲而窮浩瀚哉。先生在常日。趙忤熟察其所為。而深信之。程珦見其氣貌而異之。使二子受學焉。李初平賢之。黃庭堅稱之。王安石才高一世。於人無所訕。與先生語退。而精思至忘寢食。眉山蘇軾士林之英也。其贈先生之詩有曰。先生本全德。造化乃其徒。蓋先生人品甚高。胸次灑灑。如光風霽月。故觀聖道者。必自先生始。宋天子下制以元易名。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為百世之師。宜乎百世之下。聞先

生之風者。莫不興起也。獨僕也歟哉。

識仁篇 明道程子著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忠不能守也。

涵養吾一四字有無窮妙處。明此便是識仁。章本。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生生之謂易。天地設

卷之三

圭

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
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
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
得之。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能存心便在乎左右。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
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

息齋藏書

卷之三

五

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
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事小事。
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
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
但得道在不計今與後已與人。
太姒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
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楊
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

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煦煦子子。如匹夫
匹婦之爲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
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
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不見其卓爾。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一形而下者也。
而曰道者。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
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息齋藏書

卷之三

六

鴛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
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
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

定性篇

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曰。所謂定者。動亦
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
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
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
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有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唯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

息齋藏書

卷之三

七

智者爲其鑒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在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人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俱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原來依舊。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

息齋藏書

卷之三

六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如游騎無所歸也。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百官萬務金華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
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若業篇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
皆栽培之意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
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學者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

息齋藏書

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
道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其文章雖有不中不
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

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
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偽也若修其
言辭正爲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
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事

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
誠爲實修業處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
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
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
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
則一也

學者多蔽於解釋註疏不須用功深

息齋藏書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
則文自至矣

趙懷倩曰中庸子編息齋藏書次及四子丹元而
於程明道則取識仁定性居業三篇或人疑之曰
擇善務窺其全闡學須標其盡若夫知其一而棄
其二見乎此而遺乎彼以我今日區區之心加之
昔賢巍巍之致譬猶兩手捧上而附泰山其亦奚
益之有程明道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
爲已任盡性至於命本乎孝弟窮神而知化由通

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是以石
佛之頭光輟放折竿之飛鳥罷黏其調上元也民
不擾而政清及移晉城也教甫下而俗易疏廣帝
德之奏不外擇善同執之功致世三代之隆止設
任賢勿貳之論前儒謂其為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其嘉言所存固罄竹難書其妙今纔以三篇載之
藏書不幾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
厚也乎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履無言時靡
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若五味之不濟五聲之不和誰能食之聽之哉今
慕程子之道而不詳程子之行毋亦類夫五味之
不濟五聲之不和乎某也疑焉敢請其說趙子莞
爾而應曰君子務知其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其小
者近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考古者得
其精微而後有獲焉君子能擇可貴不能隨人之
貴貴也能擇可信不能隨人之信信也能擇可行
不能隨人之行行也故君子耻不約不耻不盡知

耻不專不耻不徧及耻不安不耻不旁引孟子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
今中巷子於程明道取其三篇以入藏書傲孟子
之意而為之也蓋其知彌精其取彌摘其知彌摘
其取彌精且道理原隱躍於語言文字之外而與
天地同其大日月同其照鬼神同其幽江海同其
深者也唯大也照也幽也深也中人以下難以卒
曉不能不藉語言文字以發揮斯道之蘊故錄先
賢之言以挾聖道之秘斯亦勸勸景運振揚雅化

之苦衷也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
之游之欲善必濟之謂也述先賢之言表聖人之
道居吾世而歌咏太平簡而有要其獲多矣且其
識仁定性居業三篇其於學者之所從事也思過
半矣而又以仁為首者此尤中巷子之有深意存
乎其間者也心乎愛矣天下歸仁草木以時伐焉
禽獸以時殺焉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焉
皇者皇此者也帝者帝此者也王者王此者也中
者中此和者和此天地位此萬物育此歌舞順此

而與刑名反此而作故仁置之而塞乎天地薄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天下後世而朝廷正百官法萬事理天下平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儒者識得此義而性以之定業以之居聖人之道以之明矣故中巷子首揭之以告後之學者所謂要言不煩也若夫次明道之出處行事則宋家史記備載之矣藏書何贅焉

息齋藏書卷之四

立大篇上 象山陸子著

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錄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

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口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爲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語言徒爲藩飾而爲機變之巧者又復翹翹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辯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

增疵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猜忿。長其負恃。榮貴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渟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芽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履。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後世言易者。以爲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

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爲耳。又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爲仁。反是則爲不仁。仁則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

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
休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
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
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
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
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
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
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
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

息齋藏書
卷二四

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
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
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
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
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
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
難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
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
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

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
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
矣。况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
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
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
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爲力也。此理
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卽是主宰。真能
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
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

息齋藏書
卷二四

只依藉外說。以爲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爲客。主客倒
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
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爲之迷惑。自爲支離之說
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
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
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克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
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慾之人。均其陷溺。
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

立大篇中

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厘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輒愈驚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徹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為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操以為驗。稽以為決哉。

息齋藏書

丹元

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汨於利欲。蔽於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不反。雖復鷄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為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為其欲窮此理。

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為之不靈。此理為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不由講學。無自而復。故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為吾無心。此即邪說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賢者智者之過失。亦未得其正。溺於聲色貨利。徂於譎詐姦宄。皓於末節細行。流於高論浮說。其智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不行。則其為病一也。周道之衰。文貌日勝。良心正理。日就蕪沒。其為

息齋藏書

丹元

七

吾道害者。豈持聲色貨利而已哉。楊墨皆當世之英人所稱賢。孟子之所排斥拒絕者。其為力勞於斥楊。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楊墨。而不在衍儀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

古之所謂曲學設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

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擔板。自沉溺於曲學。談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擔板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

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

息齋藏書 丹元 八

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辟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嘆。氣質之美。固絕人甚遠。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自知非儔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為那之間。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恨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已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

惡而後為己私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眾。人者。為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己。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鋼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

息齋藏書 丹元 九

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取善求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桂棹脂阱。然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可講辨。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明方可講辨。如楊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說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確理會。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論語是。

孔子之言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子其說未熾孔子亦不曾聞老子異端豈專指老子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賢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緒卽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爲說亦是妄說其言闢佛老者亦是妄說

自孟子出後天下方指楊墨爲異端然孟子旣沒其道不傳天下之尊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實也

息齋藏書

丹元

十

往往口闢楊墨而身爲其道者衆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沒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於科舉之習觀其言往往稱道詩書論孟綜其實特借以爲科舉之文耳誰實爲真知其道者口誦孟子之言身蹈楊墨之行○者○蓋○其○高○者○也○其○下○則○往○往○爲○楊○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沒○此○道○不○傳○斯○言○不○可○忽○也○

立大篇下

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八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

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徇物欲者旣馳而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待於外然後爲得哉

息齋藏書

丹元

十一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條之變富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爲仁誠能無毫髮已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不○替○則○日○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鑠○則○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順○是○謂○不○敬○雖○然○

已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豈直推排而已哉縱使失於警戒舊習乘之當其思之覺之復之之時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辯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

息齋藏書

丹元

三

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憐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於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爲警也然患此道不明耳道終明終行則彼亦豈能久負固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義

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欲行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

息齋藏書

丹元

三

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事而已矣曠昔明言善議孝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乘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阱如避荆棘維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耻負者所能知哉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

以其之如此而廢其業。際其志。哉。憫哭於顏淵之
三。喟歎於曾點之志。此豈特於蓀然之形體者所能
知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簣
植杖之流。刺譏玩愒。見於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
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
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
豈以此等而爲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
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
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

息齋藏書

丹元 卷之四

古

其誰哉。至所以祛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且
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
而荀楊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
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
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
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
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
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朱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

正人心。息邪說。距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
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
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間見之支離。窮年
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
假竊傳會。蠶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
方今熱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
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
能克己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
爲謙遜者。亦徒爲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

息齋藏書

丹元 卷之四

五

比有一輩。沉吟堅忍。以師心。婉變。考昆。以媚世。朝四
暮三。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爲此等所眩。則自求多
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
有志。又患無其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爲可惜耳。凡今
所以爲汝言者。爲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
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趙懷倩曰。學貴發端正。發端正。則不正蔑由至矣。
發端不正。則正亦蔑由至矣。聖凡之闢邪正之路。

皆○肇○於○發○端○之○始○故○辨○之○不○可○不○早○也○近○讀○象○山○
陸○子○立○大○篇○謂○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有○所○陷○
溺○則○此○心○爲○之○不○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
正○其○見○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不○由○講○學○無○自○而○復○
然○則○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人○將○曰○南○山○有○竹○
不○採○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由○斯○而○言○何○學○之○
有○我○將○曰○括○而○羽○之○鏃○而○厲○之○其○入○不○更○深○乎○則○
學○又○烏○可○以○已○也○期○無○失○其○正○者○而○已○矣○欲○無○失○
其○正○當○慎○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

息齋藏書

卷之四
丹元

去

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水○每○履○每○下○幾○何○而○不○
陷○乎○哉○猶○之○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
其○香○與○之○俱○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
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故○丹○之○所○藏○者○赤○漆○
之○所○藏○者○黑○唯○君○子○能○謹○其○所○處○謹○其○所○處○自○慎○
其○所○去○就○慎○其○所○去○就○自○無○不○正○之○患○矣○若○夫○終○
日○學○而○德○不○進○終○年○學○而○業○不○修○腹○貯○古○人○之○書○
口○稱○聖○人○之○道○而○身○奉○非○聖○之○法○號○召○叛○道○之○徒○
者○非○其○力○不○加○勤○也○舍○正○路○而○不○由○曠○安○宅○而○不○

居○也○是○以○陸○子○曰○若○已○汨○於○利○欲○蔽○于○異○端○逞○志○
遂○非○往○而○不○返○雖○復○鷄○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爲○害○
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善○哉○言○乎○蓋○先○得○我○心○之○所○
同○然○者○也○陸○子○又○曰○子○貢○之○明○達○居○游○夏○之○右○夫○
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曾○子○得○之○以○
魯○子○貢○失○之○以○達○若○然○則○聰○明○人○窺○道○固○不○可○必○
得○遲○鈍○者○體○道○固○自○有○到○頭○日○也○人○又○安○可○以○資○
稟○量○哉○今○而○後○吾○乃○知○象○山○大○解○人○也○方○其○少○之○
時○也○讀○書○至○宇○宙○二○字○因○洞○悟○本○心○渙○然○曰○宇○宙○

息齋藏書

卷之四
丹元

去

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內○事○即○已○分○內○事○已○分○
內○事○即○宇○宙○內○事○今○猶○是○宇○宙○也○何○以○不○復○聞○有○
如○象○山○之○渙○然○者○乎○陸○子○又○曰○千○萬○世○之○前○有○聖○
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
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東○海○南○海○西○海○北○海○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夫○千○萬○世○之○前○之○後○之○久○
四○海○之○廣○而○此○心○同○此○理○同○也○吾○輩○去○陸○子○曾○幾○
何○時○而○此○心○有○不○同○此○理○有○不○同○者○乎○以○吾○今○日○
論○象○山○之○書○而○此○心○同○此○理○同○也○則○他○日○有○論○吾○

之論象山○之書者○此心亦莫不同○此理亦莫不同○也○要之象山○聖人之徒也○彼詆之爲異端者○乃尊○嚮爭門戶之議○非公論也○故學士吳澄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語○如震雷驚電○斯得尚論之實也○夫斯得尚論之實也○夫

息齋藏書卷之五

良知篇 陽明王子著

夫良知者○卽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心之良知○是謂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卽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

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力處。雖比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有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又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爲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灑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

某近來却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尚有致

息齋藏書

卷之五
丹元

二

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誦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卽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

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工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

息齋藏書

卷之五
丹元

三

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在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纔須攙和兼搭。而說卽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

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

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

息齋藏書

卷一五

四

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克○將○來○如○此○又○是○脫○

却○本○原○着○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

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得○若○可○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

息齋藏書

卷一五

五

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

世之高抗通曉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排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其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

息齋藏書

卷之五

六

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自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

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良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鵲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

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

息齋藏書

丹元

十

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未嘗不明。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

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

息齋藏書

卷之五

八

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免後不知守。免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

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稿木死灰之謂矣。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

息齋藏書

卷之五

九

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凡人爲學。終身只是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尚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

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却恐正是善。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思曰：「磨磨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

息齋藏書

卷之五

十

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為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即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

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是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為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即已動

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

息齋藏書

卷之五

十

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間工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益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

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
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
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間見亦未嘗不行於其
間但其立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
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間正
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
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
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

息齋藏書

卷之五

主

知致良知之力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
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
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
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尚亦
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人之尤
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聖微者蓋已得其旨矣然
亦類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
宰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
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違人而或未
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
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
卽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
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已也
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自
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
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
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

息齋藏書

卷之五

主

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
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
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誠則無所容其
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
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
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
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
用卽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
必言可以前知矣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戢然能忍然得意氣正到
祭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憤怒皆欲正到騰沸時便
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
良知真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
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
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耻近乎勇
所謂知耻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
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耻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
耻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耻殊不知此數病

息齋藏書

卷之五

古

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
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耻正是耻非其所
當耻而不知耻其所當耻也可不大哀乎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
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
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
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
只是致良知君子之謂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
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

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
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
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
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
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
子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非
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

息齋藏書

卷之五

圭

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
力皆是持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
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
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有畢
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
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
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

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瞀○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

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爲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世○無○所○適○從○徒○以○致○人○

息齋藏書

卷之五

夫

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

證道篇

王子之學以良知爲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句爲教

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

山○錢○德○洪○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王○汝○中○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

息齋藏書

卷之五

七

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性○之○流○行○着○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錢○德○洪○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者○汝○中○謂○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王○子○將○有○兩○廣○之○行○德○洪○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

所見請質。王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

息齋藏書

卷之五
丹元

六

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著。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

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樂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一格。始爲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脈始歸於一云。

趙懷倩曰：致知者大學之欲誠其意而必先者也。良知者孟子之所謂不學而能者也。致良知者王陽明合大學孟子之意而極言之。創言之。再三言。

息齋藏書

卷之五
丹元

九

之反覆言之。旁通曲喻言之。期以開先聖之道。啓後學之蒙。其於世道人心。非小補者也。間嘗論之。今之學者。去聖人之世。不爲不遠。遠其世而近其道。陽明而後。吾未見其人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而聖人之道鮮矣。然則吾輩今日之於道也。譬之玄霄在室。所求不獲。而陽明致良知之說。則白日照焉。羣物畢辯者也。此其間不可以不深長思矣。故良知者。心之白日也。障之則昏。而不光致之者。磨其障而發其光。不致如浮雲之蔽白日耳。故倦。

立而思遠不如疾行之必至也。矯首而詢龍不如循雌之必獲也。慕道而希聖不如致良知之必達也。夫人心覺有爲覺悟有爲悟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皆大聖人致其良知以通乎神明發乎物類吾儒誦詩讀書尚論古人宜以聖人爲師而各隨其性分之所至故顏淵之師仲尼也聞一以知十子貢之師仲尼也聞一以知二各致其良知觸

於人哉故雖勞思慮而不知道徒費日月而無成功古之人曰相彼玆鳥止於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良知在我我能致之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倘不能致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致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不致乎此則小人不足爲也是以陽明極言之創言之再三言之反覆言之旁通曲喻言之其導人至矣陽明之善導人如禹之善治水治水必因其勢是以無敗功導人必致其知是以無棄言今人徒見華岱之高江漢之長也不知君子致其知亦高其高而長其長也事在勉強而已矣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遷善則私欲盡而良知現矣良知現則不懈以致之將見由致良知而仁足以覆幬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臨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之以遏奸非武之以定禍亂達與廢之原通安危之分故陽明先生最得力此三字畢力求之悉心赴之是以

推而極之分量完足無少欠缺內以正性命外以立功名上以報朝廷下以截黎庶居常而不易其慮御變而不改其節繼往聖如線之心傳闢後學蕩平之正路其功誠不在孟子下吾輩讀先生之書宜心先生之心則吾輩之心在即先生之心在矣先生之心在即前聖前賢之心無不在矣由是言之致良知三字先生畢力求之悉心赴之是以推而極之分量完足無少欠缺吾輩何不可以畢力求之悉心赴之推而極之分量完足無少欠缺

息齋藏書

卷之五
丹元

三

也哉不然即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及駟馬力折門鍵而不能致其良知皆非聖人之徒也豈特非聖人之徒則亦非天泉橋上問答者之徒也中菴子集陽明致良知之學以藏之息齋敬先生也故重其書唯其重也是以藏之僕見而敬中菴子之知先生也故勸使以其書付之剞劂氏以公之天下後世之學致良知而敬先生者

丹元總論

中菴子曰晚年無事閉戶抄書目披覽先儒典籍因知思孟以後所號爲世之大儒者固莫逾周程朱陸矣或謂濂溪之學得乎其精明道則得其正而象山則得其大焉至元晦乃兼有其美又謂兼其美者則集其成也吾集所錄獨及三子而繼之以陽明者豈以元晦爲不足而顧少之耶不知元晦闡揚千聖折衷百王其精思密蘊所筆之於書者實經生家所習見習聞也吾嘗譬之求珠玉與美材者入波斯之肆垂棘傾國夜光奪人光怪陸離非一物之可取而寶也如遊乎鄧林之中古幹雲連楨棟星列非一木之可擇而裁也其於理學之道何獨不然而乃致疑於元晦耶若夫陽明自元晦後三百年來道脉漸湮自餘姚振揚又爲吾黨中流一柱繼往開來之功安可泯沒吾故以大儒歸之或亦舉世之公非一人之所私也吾輩平居讀古人書要知古人得力處知其得力所在雖古人往矣而精神命脉實隱隱常存餘則一以貫之矣吾是以標其名曰四子丹元夫丹以淑身而

息齋藏書

卷之五
丹元

三

之矣吾是以標其名曰四子丹元夫丹以淑身而

壽世者也○非其人○易得而易言之也○天地之道○仁與誠而已矣○濂溪以直誠造乎精微之域○明道以識仁窺其奧○變之源在當日純金百煉○成以自淑其身○傳之後○俾世之學者與問斯要而復從事焉○是所訓通一身以爲萬身者○豈不壽諸其世而謂非二子之丹元而何耶○性命之學○無他所貴乎○先立其大而實致其知方爲大手○段不則賦硃混玉而汎鶩者○每以失乎其足也○不則衆妄迷真而交引者○每以墜乎其心也○故象山立大之言○陽明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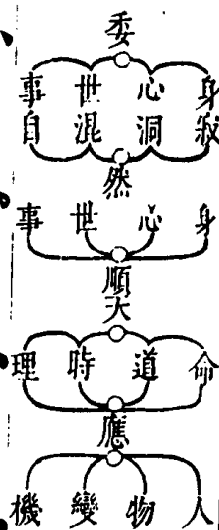
自棄之耶

也○地也者○形之所積也○渾淪而下○陰以佐之○此地之所以爲地也○豈知杳杳冥冥之中○實別有樞紐以爲萬化之宰○而超乎形氣之外○是形氣不足以盡天地之妙也○而謂非天地之丹元而何耶○又不獨天地然也○世之與天地並列○而成三才之能者○人也○人爲萬物之靈○得其道○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何聖非人○何賢非人○而丹元謂聖人之所同具耶○奈何人自有之而自失之○噫○亦可哀也已○聞是言者○當知所以自求矣○又何可以西子爲適絕畫以

息齋藏書卷之六

學鏡約

○○○委順圖



註曰身心世事謂之四緣一切世人皆爲紫絆惟委順者能應之常應常靜何緣之有何謂委委身寂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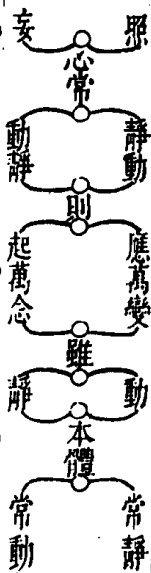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委心洞然委世混然委事自然何謂順順天命順天道順天時順天理身順天命故能應人心順天道故能應物世順天時故能應變事順天理故能應機既靜常清淨矣

中菴子曰吾人一生被此四緣紫縛一毫動不得沉痾日重不至斷送一點靈光終不得了會却委順二字便是一把利刀子諸縛盡斷矣便是一劑清涼散諸病盡除矣大家着眼着眼

○○○照妄圖



註曰古云常滅動心不滅照心一切不動之心皆照心也一切不止之心皆妄心也照心即道心也妄心即人心也道心惟微調微妙而難見也人心惟危調危殆而不安也雖人心亦有道心雖道心亦有人心係乎動靜之間爾惟九執厥中者照心常存妄心不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動危者安平微者昭著到此無妄之心復矣無妄之道成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中菴子曰入聖根基只此照心照心不昧即可到登堂入室沉淪種子只此妄心妄心不滅即可墮異類惡途試自思之孰得孰失

此二法乃入聖初基最喫緊工夫學者立本之後便當講求此道應事接物果能順而又能照焉亦駸駸以進乎卓立之境矣從此入門聖域可循矣所云立本者即人倫日用之常一一躬行實踐而

究圖之是即所謂下學漸修之法也節目繁多另紀別篇茲特摘其要故約言之

。良止精一之旨

王龍谿曰良其背三字是孔子提出千聖立命真根子良止也良其背止其所也耳目口鼻四體諸根之用皆在於而惟背爲不動故以取象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四體之於安逸皆自然之生理故曰性也然有命焉立命所以盡性也目之視色如以背視則目不爲色所引而視止於明矣耳之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三

聽聲如以背聽則耳不爲聽所引而聽止於聰矣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立命之符也陰陽和則交不和則不交良止上下陰應於陰陽應於陽應而不和若相敵然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惟得其所止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已忘物而無咎也天地之道一感一應而已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和應凡夫俗學也絕應二乘禪學也應而不與不墮二見謂之敵應吾儒聖學也背雖不動五臟皆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背爲之輪故曰益於背是以

無用爲用也知無用之用則知無知之爲知矣良之

大象復以思不出其位發之其旨尤微良之爲卦上下皆山故有兼山之象六子者乾坤之用雷風水火與澤皆有往來之義惟艮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止之象也良非無心同於木石心之官以思爲職所謂天職也位爲所居之位不出其位猶云止其所也不出位之思謂之無思之思如北辰之居其所攝持萬化而未嘗動也如日月之貞明萬物畢照而常止也思不根於心則爲憧憧物交而引便是廢天職洪範五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四

事貌言視聽皆本於思思曰睿睿作聖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不可以有無言着於無謂之沉空着於有謂之逐物無思而無不通何思何慮常寂而感千聖學脉也睿爲良知心之良知是爲聖知是知非而實無是非非知是知非者應用之迹無是非非者良知之體也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虛而妍媸自辨妍媸者照之川也以照爲明奚啻千里夫萬物生於無而顯於有目無色然後能辨五色耳無聲然後能辨五聲口無味然後能辨五味鼻無臭然後能辨五臭

良知無知然後能知是非無者聖學之宗也非深於易者其孰能知之

中菴子曰易之所謂洗心退藏於密便是孔門傳授真心法。背字從北從肉乃北方之肉也。北屬水。今以北方之背之水推之而南方之心則火矣。火陽也而居前水陰也而居後。木相間而不適於用。今以心之火之南退而洗之以背之水之北則間之者而且合之矣。是所謂以無用爲用者也。陰陽和而泰交見坎離濟而丹道成。良其背三字豈不

息齋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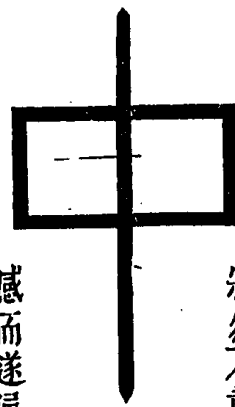
卷之六
學鏡約

五

爲千聖立命真根子。林龍江標此爲心聖直指。關發煞有妙諦。已錄別卷。用備參考。此法乃入聖中基。最喫緊工夫。學者入門之後。便當講求此道。二六時中。果能長止而精一焉。自駸駸以抵乎不惑不動之境矣。從此深造。證極之妙。翱翔可臻。所云入門者。由人事而入天德。雖不能盡性而養性之功。可得其大端矣。雖不能至命而立命之功。可得其大端矣。邵子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學者誠究心於是而日煉之。

以至純亦不已。則其妙可勝言哉。是即所謂上達頓修之法也。

中和圖
述子思子



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尚六鏡曰。中之用大矣哉。天地于此握其樞。萬物于此托其命。古今千聖萬賢。那箇不從這裏証入。故堯以授之舜。舜以授之禹。一脈相傳。其理大著。于魯子思氏之一書。近日學士家。俱以訓詁忽過。即間有表表自好者。理會不得要領。往往不求之紙上文章。即失乎氣質之偏倚。此性學之所以不

明也。中。卷子曰。今人舍近求遠。厭常喜新。病根被六鏡一口道破。然亦怪他不得。惟其近故。舍之。惟其常故。厭之。不知人人有此中。人人與聖賢更無殊別。何其切近。近則而真常之要莫逾于此。茲特擇先儒諸子要言。系之於後。願吾輩細心體認。道岸在只尺矣。

廣義

中和集云。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謂靜。翁秘其所存也。故曰中。存而無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七

體。故謂天下之大本。發而中節。謂動。關謹其所發也。故曰和。發無不中。故謂天下之達道。誠能致中和。于其身。則本然之體。虛而靈。靜而覺。動而正。故能應天下無窮之變也。老子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卽子思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同一意中也。和也。感通之妙用也。應變之樞機也。周易生育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子谷子曰。中也者。中也。堯舜所允執之中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河圖以偶起數。而虛其中。

者。伏羲之中也。洛書以奇起數。而實其中者。大禹之中也。至于釋氏之空中也。豈非其中之無定在。而本體本太虛耶。老氏之守中也。豈非其中之有定在。而主一以立極耶。

性之蘊于中也。性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孟子只言情。蓋欲人因情以知性也。中之蘊于中也。中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子思只言用。蓋欲人因用以知中也。

若未發之中。可得而言矣。而孔子則曰。予欲無言者。何歟。若未發之中。可得而知矣。而中庸則曰。其孰能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八

知之者。何歟。又曰。惟致中然後能知中。故聖人之所以聰。所以明。所以聖。所以知。所以達天德者。皆由此中出也。

程子曰。聰明睿知。皆由此中出。故能以此事天。能以此養帝。由此觀之。致中。知中。求在我者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若不致中。則又安能知之也。譬替而生者。原不識文章。縱日與之談。如何謂之青。如何謂之黃。赤白黑。雖有蘇張之口。終不能發其蒙。而使知也。假使天幸。忽然開明。而有所見也。則因其所見而語之。

曰如此謂之青如此謂之黃赤白黑則自有真見真知者在焉致中知中亦猶是也

子谷子曰中也者無方而無體也有方有體則有盡無方無體則無盡天地也者有形有氣惟其有形有氣故其有方有體中也者無形無氣惟其無形無氣故其無方無體余于是而知中之用也其所以能包

羅天地而無盡者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

程子曰放之而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何者謂之密何以放之而能彌六合也譬火之蘊于石也夏即

息齋藏書

卷之六

九

之而涼冬即之而冷而所謂火者果安在也擊之則火而所謂火者又果何從而生也然以所擊之火而薪之薪薪相續無不傳也未發之中其火之蘊于石者密乎而其所以放之而彌六合者豈其火而傳之薪而續之而以形用哉

我其一天地乎天地其一我乎故有所于卷有所于放則我于天地猶爲二也無所于卷無所于放則我于天地一而已矣

張子曰中和二字先哲闡發每見所言獨詳于中而

暑于和者何也蓋中者本也根本得其停育之理而枝而葉有不暢遂者乎故古人之學所重在復其本體毋庸於外驚也

致中則與太虛同體矣而和之發也以位以育則與天地同用矣

中巷子曰中庸首章爲聖諦第一義後世失其真傳學者每墮雲霧雖考亭註釋開其面目而其所以切要肯綮處終未能了了抑亦固秘之耶或俟諸人之自爲領會耶竊嘗思之理則觸類而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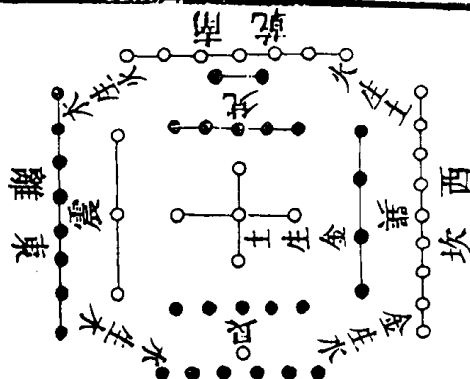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十

須契機始悟若不從無極太極以靜研之則未發已發之妙不可得而知也不從河圖洛書以互參之則大本達道之理亦不可得而知也知諸此聖人之所謂仁所謂一者其神理精蘊恍焉現前矣知諸此先儒之所謂仁而未始仁一而未始一者其天機真息亦恍焉躍露矣是豈尋章摘句之所能證入而襲取剽竊之所能深探也哉惟願學者善迎其機以深契之當自曉然而知余言之爲不誣矣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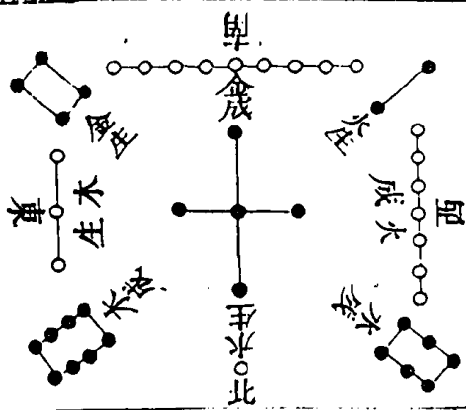
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
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
東北內陽外陰西南內陰
北外陽四時之象也○陽生
坤於子天一生水也陰生於
午地二生火也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土

洛書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
肩六八爲足水克火火克
金金克水水克土土克水
河圖以相生爲序故左行
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
復始而北洛書以相克爲
叙故右轉自北而西而南
而東而中復始於北

河洛解

河圖以偶起數洛書以奇起數偶則二而八之奇則
三而九之九虛其中亦八也八實其中亦九也田畫
九區蓋取諸奇圖列八陣蓋取諸偶先儒曰河圖之
虛其中者釋氏則謂之○所謂能會這箇麼者是也
洛書之實其中者道家則謂之○所謂一點靈光是
也龍江林子曰河圖非他也吾身之中自有河圖者
在焉洛書非他也吾身之中自有洛書者在焉故河
圖之數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八六十四而虛其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土

中者中心也洛書之數一而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
而實其中者中心也譬磨之中心以爲心者俗所云
磨心者是也故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夫曰王中
心者蓋以主此中心之中而命之曰王所謂天君者
是也夫何爲哉以守至正而已矣命由此立性由此
出

仁未始仁

林子曰洛書之實其中者其仁乎而河圖之虛其中
者其未始仁乎或問河圖八卦矣而重之以六十有

四者何也。曰：此自其未始仁者而仁之。芽之樹之。枝之葉之也。故未始仁也者。本體之太虛者。無極也。然而洛書九疇矣。而重之以八十有一者。又何也。曰：此自其仁者而芽之。樹之。枝之。葉之也。故仁也者。本體之始萌者。太極也。或問洛書之實其中而仁。河圖之虛其中而未始仁。聖人何不自其本根而明言之。而惟推而演之。枝之。葉之者。何也。答曰：夫仁。國孔子之所罕言矣。而況曰未始仁乎。故曰：仁曰未始仁者。可與上智者道也。而枝而葉。乃因衆人之所易明者而

息齋藏書

卷之六

三

與之言耳。此固聖人天地之量。無棄人之盛心也。而與知與能之衆人。顧乃尋枝摘葉。而以口耳之粗述。謬爲聖人之的。傳不惟圖之。又且文之。而曰如此爲河圖。而問之河圖之所以爲河圖者。未之知也。如此而爲洛書。而問之洛書之所以爲洛書者。未之知也。如此而爲先天。而問之先天之所以爲先天者。未之知也。如此而爲後天。而問之後天之所以爲後天者。未之知也。我而仁矣。我即在大禹之先。而其洛書也。我可得而九疇之矣。我而未始仁矣。我即在伏羲之

先而共河圖也。我得而八卦之矣。故不知吾身之河圖而言八卦。不知吾身之洛書而言九疇。余不能知之矣。

一未始一

或曰：昔者有問於先生曰：何以謂之一貫之一也。先生則曰：有不二之一。有真一之一。夫一豈有不同歟。林子曰：不二之一。乃余所謂混沌中一片皆太虛也。其河圖之未始仁者。乎真一之一。乃余所謂太虛中露出一端倪也。其洛書之仁者。乎故真一之一者一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南

也不二之一者。未始一也。一而未始一者。仁而未始仁者也。

論河洛圖

中巷子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故圖書出而卦疇作。先儒謂聖人之心。自有卦疇。何待圖書而始畫。而叙之耶。不過借神物以發其端耳。此言其切有理。余謂不獨聖人然也。吾人之心。未嘗無卦疇。特其物蔽欲蒙閉塞。其天良故不能透露耳。誠能推吾之心。以通於聖人之心。則河圖不在經而在吾

心矣。而虛而叙之。則吾心之卦。疇固無殊於義。尚也。何者。其心同也。天下有同其心。而異其理者哉。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論龍江三解

中菴子曰。余讀正學編。見金仁山論河圖。謂方圓橫。叠左右回環。為法象自然之數。地理自然之形。陰陽互交。而妒復通生。為天運循環之序。論洛書疇之取義。有三。一曰並。一曰對。一曰次第。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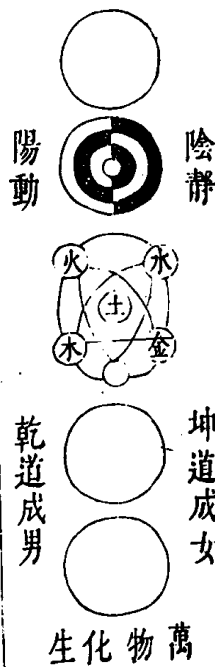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主

右錯綜回環。而樞紐幹運於中。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因而次第之。讀王龍谿集。謂圖書相為經緯。卦疇相為表裏。或虛其中。或總其實。河圖可以叙疇。洛書亦可畫卦。是皆深明其理。有契於義。禹之心者。及讀龍江三解。從虛中實中。證出無極太極。從無極太極。悟出仁而未始仁。一而未始一。發前人所未發。可稱奇闢。然金王二子論其理。而未言其竅。龍江直言其竅。而並闡其理。誠為性學王人金繩萬象包羅。總不出一太極太極。無極從此

證悟。來妙畢呈。則河洛圖為剩義矣。中和圖為剩義矣。即六經諸書。無不為剩義。為我之註脚矣。但願學者。直求其心焉。已耳。心即是聖。又何他求焉。慎勿枝枝葉葉。負先聖一段垂教之意。斯得之矣。
太極圖 濂溪周子著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主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
得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
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中菴子曰○太極生天生地生人○道之大原出焉洵
為聖學之宗○學者誠於此透得過則一了百了性
命之能事畢矣○若還未悟請向集中各柱脚下承
當

又曰太虛無朕渾渾淪淪一氣化生人物網蘊無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七

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無迭運原始要終
此天地之所以悠久而日月之所以貞明者總不
出太極中神化之妙用也○人在人倫體實相同會
極歸極寧有二哉但能歸根復命則本體之太虛
自能現前與我之大父母共會一元這方謂之
幾形惟省者哉周子特基○証性可謂單傳直指
古今聖學之宗要莫過於此○每就証先宿之
留心此道者咸云下手喫緊處必從歸寂復照四
字上立脚久之真機自見人極一立自與天極相

合到此字宙在乎手變化生乎心不期然而然矣
爰為廣稽古牒摘要以發明之

廣義

朱子曰○太極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
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
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爾○陽動此太極之動
而陽靜而陰也○中○太極者其本體也○陰靜此太極之靜
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陰靜者陰之靜也○太極之體
所以立也○陰中者陽動之根也○陽中者陰靜之根也
息齋藏書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六

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變陽
者陽之變也○陰者陰之合也○陰盛故有○陽
盛故居左○陽稱故次火○陰稱故次水○冲氣故
居中而水火之○根陰○根陽○交系於上陰根陽陽根陰
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
端○五氣布四時行也○太極○陰靜○陽動○五行一陰
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
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
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山○真精此

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道成男。乾男坤
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
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
極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極者。於是
乎在矣。然形。陰之爲也。神。陽之爲也。五性。○
五行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物之象也。此
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
惟聖人者。又得乎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天之體
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
息齋藏書
通於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也。
○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也。○
太極之體。所以立。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
焉。則人。○極於是乎立。而。○太極。○陰。○陽。○
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
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
天地人之道。各一。○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陽。
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陰也。物之終也。
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實則一。○極也。故曰。

易有太極。○陽之謂也。

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
陰。似亦窺見其意。○自有天地。便有這物事在這裏。
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
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滾滾將出。如水車相似。一箇
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仁。是中其靜
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嘿。
不嘿則語。中間更無空缺處。

南軒張氏曰。濂溪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

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
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
之所以爲治者。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
山陽度氏曰。夫寂然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
而太極本然之妙。于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
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大極本然之妙。于是而流行。
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
未發者不可聞。學者于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
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

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

古頌 二十二章

道本至虛至虛無體窮于無窮始于無始。

虛極化神神變生氣氣聚有形一分爲二。

二則有威感則有配陰陽互交乾坤定位動靜不已。

四象相係健順推盪八卦茲繫運五行而有常定四

時而成歲。

冲和化醇資始資生在天則幹旋萬象在地則長養

羣情。

思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主

形形相授物物相孕化化生生奚有窮盡。

天地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有無錯綜隱顯相扶

原其始也一切萬有未有不本乎氣推其終也一切

萬物未有不變于形。

是知萬物本一形氣也形氣本一神也神本至虛道

本至無易在其中矣。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物居中自融自化氣在其中

矣。

天地物之最巨人于物爲最靈天人一也宇宙在乎

手萬物生乎身變在其中矣。

人之極也。中天地而立命稟虛靈以成性立性立命

神在其中矣。

命係乎氣性係乎神潛神于心聚氣于身道在其中

矣。

氣化則無生無生故無死不生不死神之常也形化

體地氣化象天形化有感氣化自然。

明達高士全氣全神千和萬合自然成聖。

真中之真玄之又玄無質生質是謂儒仙。

思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主

欲造斯道將奚所自惟靜惟虛儒宗可興。

虛則無礙靜則無欲虛極靜篤觀化知復。

動而主靜實以抱虛二理相須神與道俱。

道者神之主神者氣之主氣者形之主形者生之主

無生則形住形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神住則無住

是名無住住。

五常煉形四德保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命寶處矣性珠明矣元神靈矣大道成矣。

大哉神也變化之本惟儒更近表裏無二。

中○巷○子○曰○天○之○生○人○便○各○賦○一○太○極○賢○愚○原○無○殊○
別○聖○人○純○乎○其○天○無○論○矣○若○夫○賢○人○則○克○完○所○賦○
而○能○充○之○天○理○流○行○愈○靈○愈○妙○百○性○自○有○之○自○迷○
之○故○日○用○而○不○知○耳○今○學○者○但○能○無○欲○主○于○靜○七○
日○來○復○便○見○端○倪○即○此○天○機○不○已○處○引○而○伸○之○隱○
隱○躍○躍○隨○有○許○多○生○意○發○出○自○異○尋○常○境○界○然○此○
便○是○作○聖○根○基○所○貴○者○善○養○之○而○充○類○以○盡○其○量○
焉○此○蒙○以○養○正○之○功○也○

吾身北辰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圭

古○人○有○言○曰○磨○之○有○樞○者○磨○之○心○也○而○其○所○以○旋○磨○
之○樞○也○可○無○其○法○乎○舟○之○有○舵○者○舟○之○心○也○而○其○所○
以○操○舟○之○舵○也○可○無○其○法○乎○若○夫○人○極○也○者○心○極○也○
猶○磨○之○樞○舟○之○舵○也○而○其○所○以○立○心○之○樞○操○心○之○舵○
者○獨○無○其○法○乎○易○曰○天○行○健○而○天○之○所○以○行○健○者○以○
北○辰○之○居○其○所○也○故○北○辰○也○者○天○之○樞○天○之○舵○也○而○
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者○獨○不○有○樞○獨○不○有○舵○獨○不○
有○北○辰○乎○

中○巷○子○曰○以○磨○樞○舟○舵○視○出○北○辰○以○北○辰○視○出○吾○

身○太○極○義○顯○理○明○可○謂○善○譬○者○知○此○則○知○下○手○之○
法○矣○

常道

或○問○者○是○亦○萬○法○歸○一○之○義○耶○老○子○謂○真○常○得○心○
是○真○常○得○性○便○是○真○常○得○道○一○者○其○常○乎○林○子○曰○常○
非○一○也○未○始○一○者○常○也○又○問○何○以○謂○之○未○始○一○日○未○
始○一○者○不○二○之○一○也○中○庸○云○其○爲○物○不○二○不○二○之○一○
而○徧○滿○于○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只○此○一○箇○一○爾○而○無○
有○二○也○故○天○得○此○一○以○常○而○清○地○得○此○一○以○常○而○寧○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圭

日○月○得○此○一○以○常○而○明○四○時○得○此○一○以○常○而○序○聖○人○
得○此○一○以○常○而○聖○於○是○知○天○地○日○月○四○時○聖○人○皆○得○
此○真○常○之○道○而○不○能○外○也○如○此○
夫○道○元○不○屬○於○有○無○也○若○道○屬○於○有○有○而○復○無○則○是○
斷○常○而○非○道○矣○故○以○有○而○道○道○而○道○非○有○也○有○則○不○
可○以○道○道○以○無○而○道○道○而○道○非○無○也○無○則○不○可○以○道○
道○故○曰○道○可○道○非○常○道○
又○問○道○其○無○乎○曰○道○非○無○也○而○無○則○皆○道○也○又○問○道○
其○有○乎○曰○道○非○有○也○而○有○則○皆○道○也○無○而○有○有○而○無○

無無而有。無無有而有。有道其可得而有乎。道其可得而無乎。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道其隱於有乎。道其隱於無乎。而孔子則與道爲一者也。而有而無。而有無俱泯。而語而默。而語默兩忘。一皆道也。何隱之有。此道之所以爲大。而聖人之大大於道而已矣。

道德經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林子曰。無無無有者。天下之始也。自無而有者。萬物之母也。然有卽色也。而色有色。相故可得而道之矣。而亦可得而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壹

名之矣。無卽空也。而空有空。相故可得而道之矣。而亦可得而名之矣。至於無有無無。無色無空。夫誰得而道之矣。夫誰得而名之矣。不知常其能虛乎。不知虛其能靜乎。故常則能虛。虛則能靜。既虛而靜。則有許多生意發出來。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萬物雖曰並作。而芸芸而未有不歸復其根。繇是而靜。繇是而復。命至於復。命乃可以言常。常則虛極。而有不明乎不常。不明此其所以妄作而面也。惟常乃容。無不包也。惟容乃公。無不周。

也。惟公乃王。蕩蕩而無有偏黨也。惟王乃天。浩浩而無不覆幬也。容而公。公而王。王而天。此真常之道。所以歷萬劫而不壞也。故曰。久我既得真常之道矣。身雖沒焉。而真常之道其可得而壞乎。故曰。不殆。夫曰久。曰不殆者。是乃老子所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

中菴子曰。常者。須臾不離之義。不離則爲真常。是名常住。住而不住。是名無住。住然而不落。乎有無落。則執而非真矣。關尹子云。均一物也。衆人惑其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貳

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也。卽道執之。卽物。余謂此言可爲常道解。可爲太極解。故采之以廣其意之所未盡。

太虛天地

或問何謂太虛。子谷子曰。孔子之所謂先天而謂之太虛也。子谷子曰。張子厚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朱子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由是氣之而天形之而地。冲和之

而人而其所以未始氣未始形未始冲和而太虛者則固在我矣。

或問聖人與太虛同體信乎。子谷子曰。豈曰聖人而汝之太虛亦爲太虛之太虛本爲不二也。夫同體固不二矣。而不二豈非一耶。又問不二之一。子谷子曰。天地之內。天地之外。一片太虛也。汝與聖人同生於太虛中矣。太虛一片。又安有二。然而汝自有之。汝自迷之。此其所以不能同體太虛而與聖人異之也。張橫渠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毛

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考亭註之曰。橫渠太極之說。本是說無極。蓋周子言無極之中。有太極之理。至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分陰分陽。方見太極之妙。太極本無極也。正如張子言太虛無形之中。有神化之理。至其聚其散。方見神化之妙。神化本無形也。聖人盡性見道於形而不泥於形。雖形猶無形。而物亦虛也。得道于感而不累于感。雖感猶無感。而動亦靜也。故曰能一之。

聖人以太虛爲大

近世聖學不明。轉相誣惑。或以此心烹煉而製煉之。便能長生。便能冲舉。便能上昇。子谷子曰。若固未之知也。然此三者。殆不過爲一身一家之謀爾。而非聖人之大也。何以大之。大莫大於太虛。而聖人之心。則以太虛爲大。是故長生不足大也。而以長生二其心。者。心卽不能太虛矣。冲舉不足大也。而以冲舉二其心。者。心卽不能太虛矣。上昇不足大也。而以上昇二其心。者。心卽不能太虛矣。道德經曰。先天天地生。巍巍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夫

尊高而後人釋之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豈不以心爲萬象之主。無形無氣而太虛耶。然則聖人之心。亦太虛歟。曰。然。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聖人之心。不太虛乎。形氣也者。天地之細也。而天地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形氣之外。而非形氣之所能拘也。心身者。聖人之細也。而聖人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心身之外。而非心身之所能拘也。故太虛其虛空乎。而形氣充塞於太虛之中者。太虛不知也。天地其太虛乎。而庶類徧

中菴子曰。昔人謂人能了性命。虛空都是我。人能了性命。虛空不是我。而曰虛空不是我。者以我有所以能運虛空者在也。學者試叅之。能運虛空者。

學鏡約

无

又曰無極者其太虛乎。無極而太極者其太虛虛空之妙用乎。人身各具一太極。其卽人身虛空之妙用乎。嘗稽之文子之言。謂握光者資糧萬物者也。夫學聖人之道而不明致虛之法。情識紛紜。未有不資糧萬物者。我之天府之藏。可不知所以自寶之乎。則反視內葆之旨。的爲主靜之秘訣也。觀乎此而太極無極之理。益以發明。

息齋藏書

卷之六
學鏡約

平:

中。巷。子。曰。堯。舜。開。道。統。之。宗。心。法。相。傳。自。尼。山。出。而。其。道。更。昭。明。于。世。自。是。萬。古。一。人。時。至。賢。出。墨。害。正。人。心。恭。蕪。以。致。孔。子。之。道。不。著。得。子。與。氏。中。流。一。砥。柱。使。吾。道。復。返。安。瀾。厥。功。詎。不。偉。哉。自。子。與。歿。而。中。一。之。傳。于。焉。又。爲。晦。蝕。由。漢。迄。唐。以。至。有。宋。之。初。千。有。餘。年。無。一。人。興。起。而。大。爲。倡。明。之。吾。道。不。絕。者。僅。如。綫。爾。乃。天。未。喪。斯。文。生。我。濂。溪。以。主。靜。之。學。續。先。聖。如。綫。之。脉。自。太。極。著。而。千。聖。心。法。得。以。重。明。後。世。俾。各。名。儒。後。先。崛。起。薪。傳。心。齋。藏。書。卷。之。六。學。鏡。約。三。相。接。不。啻。揭。二。曜。於。中。天。振。羣。迷。於。長。夜。而。濂。溪。倡。明。表。正。之。功。又。豈。在。子。與。氏。之。下。哉。第。太。極。之。理。其。微。雖。節。經。先。儒。闢。發。而。經。生。家。不。能。從。根。源。上。理。會。往。往。尋。枝。摘。葉。俾。大。道。愈。遠。聖。學。益。晦。哀。哉。卽。使。濂。溪。與。程。朱。諸。子。現。在。亦。未。如。之。何。也。矣。夫。聖。者。賢。也。覺。者。吾。心。虛。靈。不。昧。之。機。卽。寂。然。不。動。之。本。體。是。也。天。地。雖。大。不。能。外。此。太。極。太。極。本。無。極。萬。象。無。所。不。包。而。道。之。大。原。出。焉。人。身。亦。小。天。地。具。此。性。卽。具。此。理。具。此。理。卽。不。能。外。此。太。極。

則太極也者其即堯舜之所謂中也其即孔子之所謂一也異其名未異其理也既未異其理豈不爲聖宗心學之樞而性道會歸之源也哉其妙周子固已發其端諸子復爲暢其論周子以主靜示扼要下手之功朱子又慮主靜二字恐學者理會未到易失之於空僻虛遠一邊乃拈敬之一字叮嚀告誡其用心良亦苦矣敬者乃吾儒煉神之法也即孔子修己以敬之義即堯之欽厥止文之於緝熙之義先聖後聖那箇不從這裏做將去故敬

息齋藏書

學鏡約

卷之六

則自無不靜矣靜則心極自無不立矣心極一立便能窺見吾心造化之原而吾心造化之原既已見寧有不見天地造化之原者哉學至此方可謂之聖道心學會歸之大關鍵處而堯孔允執一貫之傳於是乎盡之矣或問子之論是矣而復援老氏常道之篇者何也余則曰常者一而不二之義學太極則致虛之法不可不知也常道爲致虛之祖故采而並存之以備學者之參考至太虛天地云者以見不如是不能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不能合又何以見聖人之大哉此原始要終所以見大易之至之妙也雖然致虛顧易言耶求其機竅之要當從王陽明致良知始則近之矣

學鏡總論

中菴子曰學何助乎助於聖聖何助乎助於天道之大原出於天則一元洵爲萬化主宰人自氣化中來氣與天通率性之道不遘其源以盡之而返始要終寧有不悖厥所趨者耶故學鏡必以太極

息齋藏書

學鏡約

卷之六

爲宗而直揭之者正以明性宗之大關鍵全在此得此頭腦餘皆節目耳蓋必吾身之太極立而中道始顯必吾身之中道顯而圖書始出而卦而嚆之所由畫而叙之者天之道也亦人之道也人身與天地無二理也吾之鏡可即天以証於人矣六經之蘊以易爲首者何也調易與天地準與天地準則乾坤之妙不在錯綜爻象之間實可約於身心二字之內故良背行庭一法上接千聖心傳下開後學覺路的爲古今聖學之捷徑願不重也歟

吾之○又○可○印○人○以○証○於○天○矣○証○於○天○天○之○中○具○
此○太○極○也○証○於○人○人○之○中○亦○具○此○太○極○也○有○太○極○
便○有○陰○陽○陽○主○動○乾○道○也○而○大○生○焉○是○所○謂○仁○是○
所○謂○一○命○帶○也○如○太○虛○中○露○出○一○端○倪○斯○即○洛○書○
之○所○以○實○其○中○者○乎○陰○主○靜○坤○道○也○而○廣○生○焉○是○
所○謂○仁○而○未○始○仁○一○而○未○始○一○性○宗○也○如○吾○本○體○
之○復○返○於○先○天○斯○即○河○圖○之○所○以○虛○其○中○者○乎○虛○
其○中○寂○然○不○動○之○本○體○也○而○道○之○體○所○以○凝○也○實○
其○中○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而○道○之○用○所○以○神○也○

息齋藏書

學鏡約 卷之六

三

常○感○常○寂○即○用○印○體○之○法○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其○即○至○誠○無○息○之○道○而○無○聲○無○臭○即○與○天○地○合○德○
之○實○理○也○自○非○上○智○孰○得○而○知○之○然○上○智○世○不○多○
得○而○中○人○以○下○之○才○可○舉○置○之○遂○以○廢○其○學○乎○吾○
於○是○而○亟○醒○之○曰○人○安○可○自○畫○耶○盡○性○之○學○固○不○
易○知○而○存○心○養○性○之○學○烏○容○不○講○耶○古○人○頓○法○之○
外○不○有○所○謂○漸○法○者○乎○漸○法○者○即○吾○之○所○謂○本○
者○是○也○既○立○其○本○則○可○以○入○門○矣○頓○法○者○即○吾○之○
所○謂○證○極○者○是○也○既○證○其○極○便○可○以○復○返○其○始○以○

合○乎○天○矣○然○則○是○道○也○必○須○外○內○之○相○合○而○貴○人○
已○之○交○成○也○是○豈○絕○人○遺○物○徑○徑○曲○學○者○可○能○幾○
之○哉○苟○真○常○在○我○即○動○靜○云○為○之○際○何○處○不○可○見○
焉○飛○魚○躍○之○趣○苟○靈○珠○頓○現○即○尋○常○日○用○之○間○何○
處○不○可○獲○考○祥○元○古○之○效○於○是○以○我○之○鏡○合○於○人○
無○以○異○之○以○今○之○鏡○參○於○古○無○以○異○之○復○進○而○與○
古○聖○先○賢○心○密○印○脉○脉○相○承○若○共○見○於○大○千○一○
氣○渾○淪○大○鏡○之○中○又○無○以○異○之○至○此○所○謂○頓○修○以○
學○之○者○雖○超○然○直○上○而○化○之○矣○即○漸○修○以○學○之○者○

息齋藏書

學鏡約 卷之六

三

亦○企○及○乎○庶○幾○日○以○近○之○矣○噫○光○明○遠○轉○於○無○盡○
始○得○弘○胞○與○物○我○之○心○覺○體○各○見○其○原○來○底○不○負○
維○皇○降○衷○之○意○如○是○則○此○鏡○之○設○亦○為○棄○物○直○可○
芻○狗○置○之○又○安○所○用○也○哉○又○安○所○用○也○哉○

息齋藏書卷之六終

心聖直指

良背心法



背字從北從肉。背乃北方之肉也。北方屬水。今以北方之背之水推之。而南方之心則火矣。火陽也。南方而居前。水陰也。北之而居後。今以心之火之南而洗之以背之水。之北者。易之所謂洗心退藏於密。孔門傳授心法也。

林子曰。易之所謂洗心退藏於密者。真心聖之樞紐。

息齋藏書

卷之七

直指

也。洗也者。洗之也。心屬乎火。而藏之以背之水者。洗之之義也。退也者。退之也。心居乎前而藏之以背之。後者。退之之義也。

五臟皆麗於背。心既背而水之。則心清淨矣。心既清淨。則五臟亦皆清淨矣。

世間之凡水。凡火。則以形用焉者也。而吾身之真水。真火。則以神用焉者也。水多則火滅。火多則水乾。此比水。凡火之性者。然也。若夫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於背之水之北。豈惟水不能乾。火不能滅。而亦且能

交相養而互相用者。其神之所為乎。今以常人言之。神則寄之於目矣。而夜寐既熟。則藏之於腎。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夙興之時。而目之神有不爽然清乎。藉其不夜而腎神豈能清乎。今又以天道言之。日則麗之於天矣。而夜淪地中。則藏之於海。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啓明之候。而天之氣有不爽然清乎。藉其不夜而海氣豈能清乎。夫觀之常人。則如此觀之。天道又如彼。則夫良背之說。前且後之。南且北之。而易之所以示人者。可謂至精至微至深切矣。

息齋藏書

卷之七

二

直指

或問曰。神之神矣。而養之以海之水。心之神也。而養之以腎之水。亦皆可。得而定在之矣。至於背也。其亦不可得而定在之者乎。林子曰。是亦不可得而定在之矣。或前或後。或上或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須參看行庭章中。無定在微旨。方能知之。心之火易燃也。諸凡功名富貴。與夫聲色臭味。有順吾情而可喜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以喜。此是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有逆吾情而可怒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以怒。此亦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

始則且晝。晝。終則夜。氣不存。夫至於夜。氣不存矣。豈曰。燃之云乎。而燎原之勢。殆有不可得而熄滅也。良背之功。以念止念之心法也。以其念之逐於外焉。者妄也。今則返之於內矣。或者以念之逐於外也。固妄矣。而念之返於內也。不亦妄乎。林子曰。凡屬有念。皆妄也。皆妄則皆非也。而何分於內外邪。故以念而止念者。以妄而離妄也。以妄而離妄者。以敵而攻敵也。程明道曰。內外兩忘。渾然無事。此爲學之極則也。尚書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此爲治之極功也。然始

息齋藏書

卷之七

三

學之要。忘外爲先。外既忘矣。然後方可語之以忘內之功。者有漸之教也。士者以讀書爲業。或讀書而時習之句。卽如世人之念佛。必念入於背之腔子裏。自一句而至於百千萬句。無不皆然。由此觀之一日讀書。則是一日行我工夫。一歲讀書。則是一歲行我工夫。若不讀書而馳逐乎其外矣。便是放心。便是不能行我工夫。至於講論酬答。辯議寒暄。亦復如是。然後方爲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然此道也。自古聖賢皆從三綱五常中密

煉得之。而非他也。若堯舜之父子。湯武之君臣。周公之兄弟。不亦可槩見乎。又皆從士農工商中密煉得之。而非他也。若伊尹之莘野。傳說之版築。膠鬲之魚鹽。不亦可槩見乎。然此道之不明久矣。而世之爲學者。率皆不知所以煉之。卽有高明之士。而語之以道也。則彼必曰。非入山習靜不可也。我今則廢於俗矣。又奚敢以少窺斯道之藩籬哉。此蓋道流釋流之邪說。有以入人之深也。抑豈知煉之以三綱。煉之以五常。以士以農。以工以商。乃所以消磨氣質。而爲吾進

息齋藏書

卷之七

四

修之一大助邪。且財色人之大欲存焉。最人之所難離也。若處山中。而財心暫隱未見矣。而自以爲能忘財者。非也。色心暫隱未見矣。而自以爲能忘色者。非也。入山以求靜者。其試思之。然良山也。而山其心者。良背之義也。若不求良於心。而求良於山焉。心豈能靜。心不能靜。而曰有得於山者。豈其然哉。借曰心亦能靜。而有得於山焉。是亦暫隱而未見爾。見則輒復如初矣。况綱常倫理之大道。士農工商之常業。乃反以求靜之心。而毀裂之。而棄去之。可乎。不可乎。

蓋煉也者。煉之也。以火燒金。煉之之義也。道書曰。未煉還丹。莫入山。故煉之以三綱。煉之以五常。煉之以士。以農。以工。以商者。煉之也。然煉有四義焉。神而煉之一也。形而煉之一也。我而煉之一也。人而煉之一也。神而煉之。以煉其神。而操其存也。形而煉之。以煉其形。而去其病也。我而煉之。以我而煉我也。人而煉之。以人而煉我也。何爲我煉。所謂煉神煉形者是也。何爲人煉。所謂因內困外者是也。何爲形煉。以病而去病。猶以念而止念。借假以還真也。記曰。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蓋形不清。則不能明。不清不明。而志氣反爲其所污也。又安能如神。而可以前知邪。易曰。神以知來。至誠之道。清明之在躬也。又問。清明在躬。曰。夫人之躬。有氣有形。而未必其皆能清也。氣不清。則濁形不清。則穢。而其氣之濁。形之穢也。皆足以塵吾七竅。而病之者。病也。而不清。而不明。而不聖人也。職此之由矣。病而病之。以去其病。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或曰。易艮其背也。吾乃今始知之矣。而曰。不獲其身。

者。吾甚惑焉。敢問。林子曰。此自其工夫之純一者言之也。吾知有吾之背而已矣。吾知艮吾之背而已矣。抑豈知外其背也。而復有所謂身歟。蓋將以思不出其位而忘之也。吾知有吾之庭而已矣。吾知行吾之庭而已矣。抑豈知外其庭也。而復有所謂人歟。蓋將以思不出其位而忘之也。此乃不獲之實義也。豈非其純一之守邪。

人之身。有九竅。八竅南嚮。而其一也。稍後。以通穢也。至於背也。皆無其竅。有若牆壁。然退而藏之。何其密乎。本義曰。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惟其不隨身而動也。故能不獲其身矣。然背之真去處也。元不隨身而動。猶天之北辰也。亦元不隨天而轉矣。人之一身。固獲艮背以爲用矣。若精神命脉。之以和以調。視聽持行之。以運以用。而艮背則但止其所而已。夫何爲哉。獨不觀之天乎。天之全體。亦獲北辰以爲用矣。若日月星辰。之以照以臨。雨風露雷。之以鼓以潤。而北辰則但居其所而已。夫何爲哉。抑嘗觀之磨焉。磨之爲物也。豈不獲其心。以爲用哉。而其心之。

止乎其所也。則亦不隨磨而轉者。天之北辰也。觀磨則知道矣。故君子之始學也。亦惟所其背之北辰而居之。爾。艮之六四曰。艮其身。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或問。既曰。不獲其身。而又曰。艮其身。身其有不同乎。林子曰。不獲其身者。身也。乃以人之身。而繫言之也。而艮其身者。身也。豈非所謂身之中。而為背之腦子者哉。故特於六四言之。蓋艮之初趾也。二腓也。三限也。五輔也。而六四者。其心乎。

行庭心法

思齋藏書

卷之七
直指

七

林子曰。人之首崑崙山也。四肢四海也。腹中國也。腹為中國。而北則恒山。南則衡山。東則泰山。西則華山。而腹之中。中國之中也。嵩山峙乎其中矣。嵩山乃古洛地。以其在天地之中也。曰土中。易曰。乾為首。坤為腹。又曰。正位居體。體亦腹也。坤屬土。又曰。行其庭。庭亦坤之土也。獨不觀之天地乎。天之極上處。至地之極下處。總八萬四千里。而吾身一小天地也。心臍相距亦八寸四分。若心臍之間。乃天地之間。中心之中者。庭之中也。而一點靈光。元在乎其中者。天地生人

之初也。又不觀之雞子乎。雞子之中黃者。土中也。天地之間也。易曰。黃中是亦中黃之義也。中黃之中。有一點者。雞子之太極也。故天地之中曰土中。而吾身之中亦曰土中。雞子之中曰黃中。而吾身之中亦曰黃中。然此中也。豈無定在哉。林子曰。亦無定在也。譬之子宮焉。有深有淺。有浮有沉。而黃中亦然。有上有下。有前有後。

或問。天地之間。天地之中也。而亦無定在。與。答曰。亦無定在也。今以易之六爻言之。一陽來復也。而天地

思齋藏書

卷之七
直指

八

之間。似乎在地之下。三陽而泰也。而天地之間。又似乎在地之上。若以閭字之義。而必曰。當在於地之極中處者。迂也。蓋天地之神化也。無方無體。固有不可得而執之。而度之也。若果植之仁。寄息乎其尖矣。連肉之心。貫徹乎其內矣。況雞子之得陽也。或在於黃之極中處焉。上之下之前之後之。其亦無定在也。有如此。由是觀之。則天閭字之義。又豈必於天地之極中處也。而後謂之閭邪。林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而易之太極者。中也。心也。今合內外二卦而言之。上二

父者天也。下二父者地也。中二父者人也。人也者。天地之中。天地之心也。又分內外二卦而言之。若內之中者。中也。心也。而外之中者。中也。心也。至於八卦六十四卦之環乎其外。而其中中也。心也。易曰。易無方。又曰。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而其所以無方而冒天下之道者。則皆我之中也。皆我之中。則皆我之心也。夫豈惟易道爲然哉。而諸凡上而極其天之所覆。下而極其地之所載。而盈於天地間者。則皆我之中也。皆我之中。則皆我之心也。由是觀之中也。心也。

意齋叢書

卷之七

九

天地人焉。一也。孰爲天之中。地之中。人之中乎。又孰爲天之心。地之心。人之心乎。故中也者。心也。心也者。中也。一而已矣。

夫曰庭矣。而又口行其庭也。敢問行之之義。答曰。行之也。天行健之之行也。天之行也。日一周天。何其健與。若吾身亦一小天地者。周天之行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吾身之庭。太極立焉。而天則旋之於其外。而往來之不窮矣。良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時行則行。周天行焉。又不觀之繫辭乎。繫辭曰。

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又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行庭之心法也。或請真實之方。答曰。須先以五行之心。安於中心之心。而爲土中者。以敦養之。自有消息真機。而心身性命相爲混合矣。一屈一信。一往一來。真有若日月之代明。寒暑之錯行。其殆天運之自然。是亦吾身之一天地也。始而有意。終於無意。

性而神也。既寄之於肉團心裏矣。神火也。遇物則燃。其能不爲物所引而去之者乎。然而夜氣清明之候。

意齋叢書

卷之七

十

而神則猶在於肉團心裏矣。日復一日。人化爲物。豈特爲物所引而去之而已邪。故先收此放心。而良之於背。以立基也。然後將此神氣復返性命。而歸於一者。所謂陰陽而太極者。若也。不知良背。則不知存心。不知存心。則不知立基。基不立矣。神其有不馳乎。神既馳矣。氣其有不散乎。氣既散矣。則亦安能返陰陽而太極之。以復我一靈靈光邪。

菓植之仁。中有一點者。太極也。而抱之以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

也。太極也者一而神也。而無極也者未始一也。先天也。先天也者太虛也。神由此明化由此出而一點靈光之妙用固有若是其大矣。人有人極而中道而立者。人建其有極也。性由此而盡焉。命由此而至焉。不惟修之於身爲然也。而舉而措之天下則有不能外矣。皇有皇極而中天下而立者。皇建其有極也。百官由此而正焉。萬民由此而正焉。不惟觀之人道爲然也。而遠而察之天道則有不能違矣。天有天極而衆星拱之者。天建其有極也。四時由此而行焉。萬物由此而生焉。夫天且不違矣。而況人乎。而況皇而出治聖而爲學乎。是故君子貴立極也。

夫太虛也。而天之矣。而地之矣。而復日之矣。若聖人之太虛也。則亦氣天之氣形地之形。而一點靈光是亦天地之日也。故日之光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至矣。而我一點靈光之照臨也。其有異於日乎。然有神則有氣。而天之氣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周矣。而我浩然正氣之充塞也。其有異於天乎。神本無神。

也。氣本無氣也。而太虛之太虛也。固於天地之內。天地之外。而無不。太虛矣。而我空空洞洞之太虛也。其有異於太虛乎。學至此。乃孔子不踰矩之真實際。而爲心聖極則之正法眼也。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或問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仁。答曰。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此言心乃中心之心。而非五行之心也。聖得此以靈。仁得此以生。若余所謂一點靈光者。中心之仁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而忠臣孝子丹心一點耿耿而不昧者。亦此一點靈光也。然此仁也。元安於中心之心。與生而俱生也。而中心安仁之聖人。則亦不過復反此仁於中心之心。而安之也。然此聖也。仁也。皆本於性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若或物矣。必不神明。而又安能聖邪。必無生意。而又安能仁邪。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以致知也。

中菴子曰。吾人身外無道。天之賦予。一切具足。聖未加增。凡亦不減。初固無所殊也。特聖人能純以全之。賢人能復以通之。常人自有而自失之。此聖

凡之所以分也。是以聖賢教人。先將已放之心。復入身來。使自識其心。自見其性。認取本來面目。自修自證。無用他求。何等直捷。無奈沉迷日。錮大夢難醒。即使稍有知覺。欲求出頭者。又向外馳騁。忘其本根。故程子謂學者。先須識仁。果能識得這箇仁。安土以敦之。無窮生意。停蓄於其中。無不從此直達而暢遂矣。安土之法。莫過艮背行庭一段工夫。明道又謂人讀華嚴一部。不出艮之一卦。則其妙已隱露言下。艮背行庭。爲孔子家傳心法。先賢

息齋藏書

卷之七
直指

主

每多珍秘。自龍江晚年。以心聖直指。標出於世。學者。庶得乎司南之助。然艮背大旨。妙在以無用爲用。猶之無體之體。不神之神。而道之所謂真實義。於是乎見之矣。夫天有四時。而冬似無所用矣。人有四肢。而背似無所用矣。不知三時生成之機。全涵乎冬藏之息。五臟樞筦之機。全管於一背之系。以心火之南。養於腎水之北。自收既濟之功。以陽龍之前。退乎陰虎之後。又得泰交之象。從此日煉而純熟之。土中之仁。有不茂焉。丕著者乎。由是觀

之無體之體。其體始寬。不神之神。其神愈靈。而無用之用。其用不更見其妙乎。卽心是聖。龍江之言。信乎其不誣也。至海日之喻。四煉之方。而以太虛爲極。則見理精透。尤爲性命津梁。願善學者。當日從事於斯焉。可矣。

息齋藏書

卷之七
直指

古

息齋藏書卷之七終

息齋藏書卷之八

嘉言存畧

老子 姓李名耳字伯陽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八

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以爲官長故大智不割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

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

貞將恐蹙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

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故致譽無譽數

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石珞珞如玉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八

二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遵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

下○貴○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
 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
 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
 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
 於○累○土○千○里○之○行○起○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
 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
 息○齋○藏○書○
 卷○之○八
 三
 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
 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
 爲○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聖○人○欲○上○民○
 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
 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
 天○下○莫○能○與○之○爭○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
 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

以○聖○人○被○褐○懷○玉○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
 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轍○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
 愈○多○天○之○道○利○而○無○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列○子○
 名○禦○寇○鄭○人○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
 息○齋○藏○書○
 卷○之○八
 四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
 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
 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故○有○生○者○
 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
 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
 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
 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
 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
 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

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官能商
能出能沒能眩能黃能其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
能也而無不知也無不能也

莊子 名周蒙人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
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
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
不傷

憲齋藏書

卷之八

五

關尹子 名喜天水人

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無有非色非形非數
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
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
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
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
金而鑄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
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

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萬物之來也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
未萌也

聖人能飲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微散

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問吾之云爲

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火生而木焚矣心生而

性晦矣

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倏起滅爾吾心有

大常者存

憲齋藏書 卷之八

本

情生於心心生於性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

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

子華子 姓程名本晉人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聞之曰聖人尚儉也有諸子華
子曰然是聖人之所寶也晏子曰嬰聞堯茅茨土階
而舜器戒塗髹其尚儉乎子華子曰儉在內不在外
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蕩神化回瀉膏其所
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定而精不提其格物也
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夫視入以爲出庾氏之職

業也。操盈而制餘。商賈子之所治也。中人之家。計日
然後食。間里之志也。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大器也。
奈何以間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治。庾氏之職業。仰而
議夫堯舜之量哉。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
鄉子以達禮問諸侯。子華子從問禮焉。既見而退曰。
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以搖之也。所
以開之也。非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
色。淪宮徵旋。激相生之聲。窮而八音。汨陸有羅。且水
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所幸。其生今鄉子非徒搖之。

息齋叢書

卷之八

七

又從而暴之。亦異乎吾之所聞矣。肅駕而起。遵途而
歸。惟虛爲能集道。惟平爲能載道。無所於閭。無所於作。
虛之至也。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如縣衡然。平之至也。
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辯也。水氣
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
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智事脾者。
宜誠實而不欺。五物各宿於其所喜。五事各施於其

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洩。夫是之謂善完。

屈原

名平楚之同姓

昇滑爾魂。今彼將自然。一氣孔神。今於中夜存。虛以
待之。今毋爲之先。

荀卿

名況趙人

學不可以已矣。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
於水。木直中繩。輒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稿暴。不復
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
博學而日三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

息齋叢書

卷之八

八

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
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馬駭與則。君子不安。與人駭政。則君子不安。政馬駭
與。則莫若靜之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
與。孝誼收孤寡。補貧窮。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
後君子安位。故君子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
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
矣。是三者。君人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靡不當矣。
三節者。不當其餘。雖曲當。縣將無益也。

董子 名仲舒 廣川人

事○在○疆○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

嘉言

卷之八

九

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良○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

嘉言

卷之八

十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虔○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中○者○天○下○之○所○始○終○也○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故○德○

莫○大○於○和○而○道○必○止○於○中○

聖○人○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至○也○動○其○本○者○不○能○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

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

光○所○以○為○明○也○人○主○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以○為○神○

外○博○觀○以○為○明○任○羣○賢○受○成○而○不○自○勞○於○事○所○以○為○

尊○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是○故○以○無○

為○為○道○以○不○私○為○寶○

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聚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聚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

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智心不教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

愚齋藏書

卷之八

士

矩六律也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

匡衡 字稚圭東海承人

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而惠則眾相愛四者人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繇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

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妄進

愚齋藏書

卷之八

士

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張憲文子 名霸成都人

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豈顧報哉

延篤 南陽隗人

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吾日昧爽。栉洗。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問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渙乎其充目也。紛紛欣欣。今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未足。方之自東。脩已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歟。如此而不以善止者。

嘉言

卷之八

支

恐如教羿射者也

郭有道

名奉字林宗太原介休人

家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州縣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以斗筲故爲人役乎

郡學生左原以犯法見斥林宗遇諸途勞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大駟也卒爲齊魏忠賢君往事豈可悔哉勿恚恨責躬而已或譏林宗不絕惡人者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賈淑性險仄爲邑里患泰喪母來弔鉅鹿孫威以林宗受淑弔怪之泰曰子原誠凶德然洗心向善矣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與其進淑聞遂自改成善士

郇原

字根矩北海朱虛人

人各有志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謂登山者不知海入海者不知山哉亦所規不同耳

賈生

名誼洛陽人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萌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

嘉言

卷之八

古

禮之所爲至難知也

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為工陰陽爲炭今萬物爲銅合散消息今安有常則千變萬化今未始有極

枚生

名乘于乘人

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如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澹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

福生有基。既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既何自來。

夫十圍之木。始生如粟。足可播而絕。手可握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樂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太史公 姓司馬名遷龍門人

夫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

息齋藏書

卷之八

五

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黑白乃形。在所欲用。爾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返無名。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能復生。離者不可復返。故聖人重之。繇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形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繇哉。

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

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

禮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騫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旁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息齋藏書

卷之八

六

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和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繇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

可○須○史○離○禮○須○史○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史○
離○樂○須○史○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
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
夫○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
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
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
言○而○邪○辟○無○繇○入○也○

桓寬 字次公汝南人

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

嘉言 卷之八

去

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
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
慈○民○慈○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
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食○鄙○在○率○不○
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

楊雄 字子雲蜀郡成都人

學○者○所○以○修○性○也○貌○言○視○聽○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
則○邪○

問○視○身○曰○其○中○也○弘○深○其○外○也○蕭○括○可○以○視○身○矣○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
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
妄○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
寡○見○則○無○卓○也○

侍○君○子○嘯○斯○光○室○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人○必○
自○愛○也○然○後○人○愛○諸○必○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
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

嘉言 卷之八

去

者○也○
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
謂○也○故○孝○子○愛○日○
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聖○人○之○言○似○水○火○或○問○焉○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
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
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于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崔駰 涿郡安平人

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溢滿之咎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盂矜於業業無怠無荒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惠齊藏書

卷之八

无

崔瑗 關中子

瑗愛士好賓客而家無擔石嘗著座右銘以見志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已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戒在涅貴不緇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彊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王符 字節信安定臨邛人

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民功而功之所以能遂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開服而力有餘亂國之日短以促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

文忠先生 姓朱名穆字公叔宛人

常感時洗薄作崇厚論論曰大道之行以天下爲一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

惠齊藏書

卷之八

辛

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中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况又薄於此乎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失者厚之行也俗化不敦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厄而不存此禽息史魚所以專美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

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可同年而語哉

蔡邕 字伯喈陳留人

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眺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

嘉言 卷之八

三

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數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

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躁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荀悅 字仲豫司徒爽從孫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

於仁義也申重之而已矣

徐幹 字偉長北海人

修本篇曰明出乎幽著生乎微宋井之霜以基昂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火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之稱道止則坐隅行則參乘上懸乎冠纓下倚乎帶佩賁與之游夜與之休其修德也始乎筭升終乎船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返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也遂行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

嘉言 卷之八

三

不免爲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善爲一日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

忠武侯 姓諸葛名亮字孔明南陽人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杜預 字元凱 杜陵人

時務清談頗譏其意碎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畢公元老小物是動敢忽細故爲大乎

顏含 字弘都琅邪華人也

郭璞嘗過合欲爲之筮合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命也守道而人不知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者龜璞大歎服

劉弘 字和季沛人

表皮初襄陽太守廷議以初望淺更用弘塔夏侯涉弘笑曰夫治一國者當以一國之心爲心必媚親而後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塔然後爲政哉

王昶 字文舒晉陽人

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作書戒之其

卷之八

孝○敬○仁○義○百○行○之○首○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焉○行○成○於○內○而○名○著○於○外○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陷○浮○華○而○成○朋○黨○則○有○虛○僞○之○累○而○患○生○矣○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冬○不○衰○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夫○沉○默○渾○深○屈○以○爲○仲○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誠○用○財○先○九○族○施○舍○務○周○急○出○入○存○故○老○議○論○貴○無○貶○仕○進○尚○忠○節○取○人○務○道○實

處○勢○戒○囑○淫○貪○賤○慎○無○戚○進○退○念○合○宜○行○事○加○九○思○庶○夫

陸機 字士衡吳郡人

先○王○知○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

于寶 字令升新蔡人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哲

卷之八

王○知○其○然○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

蘇綽 字令綽元魏武功人

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心○心○者○身○之○主○百○行○之○原○也○心○不○清○靜○則○思○慮○叢○生○思○慮○叢○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貿○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心○心○清○氣○和○志○意○端○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咸○通○於○理○率○理○臨○人○人○孰○不○從○化○也○哉○夫○在○上○者○百○姓○之○表

附也。表不正。不可以求影。直的不明。不可以責射中。故爲上者。必躬行仁義。躬行孝弟。忠信禮讓。廉儉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興於行矣。

常景 河內溫人

嘗讀書至韋弦之事。感深薄之危。乃國古昔可鑒戒者。爲像贊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踞。謂地載厚。不敢不踏。有朝隱大夫。鑒戒斯文。惕然而懼。曰。嗟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惟乘和體與。式銘

嘉言

卷之八

五

於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乎丹青。信哉風人之賦。文而理明也。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川深。誰其戴之。不祇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陸。故善惡有徵。物罔同異。淪亢匪久。敢不敬忌。嗟夫。天高地厚。尚亦兢兢。搏之弗得。聆之無聞。顧或戒於顯而恒忽。於微好爵。是目聲者。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彫者乎。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之未結。誰肯曲躬。禍

之未加。誰肯累足。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獨追之無及。如狡兔之失穴。患之在後。象逆鱗之必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闕危斯。勢位餌厚而躬不競。爵崇而心不保。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盈而戒冲。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遐齡。以樂天爲大惠。戒智從時。懷愚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畫已決。猶夜以思。其繼誦之口。雖明必心。以賞其契。故能不同不異。而弭謗於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固。立名與天壤共敝。驚競無

嘉言

卷之八

五

侵優游獨遊。或者見居高之可以恃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之可以修己。欲專道以邀聲。去聲而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宜。慮危而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元。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彫精靈越。則僞揚生。利慾誘其性。而禍難嬰其身。幽顯以變智。術莫陳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沈骨。於幽靈唯然。則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存亡之所依。其在

遜順而已哉

李康 字蕭遠中山人

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爲雲則雨施洸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而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而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

顏延之 字延年 琅琊人

惠齊藏書

卷之八

毛

早詣坡見賓客盈門坡尚臥未起延之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胎也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霄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沈約 字休文 吳興人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繇乎玆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效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文中子 姓王名通字仲淹 隋上黨銅川人

張玆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乘知剛曰君子不器何謂也子曰此之謂不器

賈瓊問君子之道曰恕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一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

惠齊藏書

卷之八

武

欲多上人 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 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虎義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也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凝滯者智之蟲也忿憾者仁之騰也纖恡者義之蠹也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罪莫大於好進○既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問過辱○莫大於不知耻○

我未見聞謗而喜○聞譽而懼者○聞謗而怒者○謾之國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國去媒○謾佞遠矣○

問息謗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

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處貧賤而不憚○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游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

息齋藏書

卷之八

堯

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身○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隱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使無訟乎○

房琯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問○化人之道○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長生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甚矣○

人之無厭也○

或問○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

晉薛收○唐河東人○內史道衡子也○

王入觀○隋宮室見壯麗歎之○收曰○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峻宇○彫墻受辛○以亡始皇○興阿房而促漢文○罷露臺而長此○百代永鑒也○王曰○善○

柳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

息齋藏書

卷之八

子

時天子銳意於兵○好畋遊○公綽獻大醫箴以諷其辭○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崇高以均○惟謹愛好○能保其身○寒暑滿天地○浹肌膚○於外○愛好溢耳目○誘心知於內○清潔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唐聖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慾○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德○超邁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咤叱傷氣○人乘氣生○腎

欲以萌氣離斯患氣凝則成巧必喪真智必誘情去
彼煩慮存此誠明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
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享有
億年聖人在上庶官有署臣司太醫敢告諸御

柳玘 公幹孫

玘嘗著書誠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
者立身行已一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不可恃者門
高則易驕族盛則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
累十手爭指故修已不得不篤爲學不得不堅子勿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八

三

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爲基以恭默爲本以
畏怯爲務以勤儉爲法以交結爲末事以意氣爲凶
德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
絨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得名如儒來去各與
驕度幾寡過蒞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
法而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廩祿雖微
必視以黎氓之膏血槩楚雖用不可恣禍狹之胸襟
憂與福不偕潔與富不並比見門家子孫其先正直
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

他能其先遜順處已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

但有暗劣莫知所守夫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

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耳澹泊苟利於

已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惜前經而不

耻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

厭之伎已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嫌

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

養何殊其四崇好慢遊耽嗜楚藥以啗杯爲高致以

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墮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八

三

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茲
五不遵甚於座疽座疽則鍼石可瘳五失則巫醫莫
及夫中人以下修辭力學者則躁進患失思展其用
審命知退者則業荒文蕪一不足採唯上智研其慮
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苟異於
斯豈爲君子

謝偃 衛人

誠德賦畀言周墳籍以遐觀總宇宙而一窺結繩往
而莫紀書契崇而可知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

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逸○外
無○荒○禽○內○無○荒○色○唯○賢○是○授○唯○人○斯○恤○故○三○皇○不○足
六○五○帝○不○足○十○也○若○夫○特○聖○驕○力○狠○戾○偏○強○忠○良○是
棄○諂○佞○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深○池○以○絕○壤○厚○賦○重
歛○積○寶○藏○鉅○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
易○兩○夫○四○海○炭○炭○九○土○漫○漫○覆○之○甚○易○存○之○實○難○是
以○一○人○有○豫○萬○國○同○歎○一○人○失○德○兆○庶○俱○殘○一○動○而
八○表○亂○一○言○而○天○下○安○舉○君○過○者○斯○忠○述○主○美○者○爲
伎○苟○承○顏○以○順○旨○必○蔽○視○而○虧○聽○故○使○曲○者○亂○直○邪

思齋藏書

卷之八

臺

者○疑○正○改○法○服○以○就○俗○變○雅○音○而○入○鄭○雖○往○古○之○聲
獨○亦○當○今○之○龜○鏡○雉○鬼○龍○殿○赫○奕○鳳○門○苞○四○海○以○稱
主○冠○天○下○而○獨○尊○既○兄○日○而○姊○月○亦○父○乾○而○母○坤○金
翠○溢○目○絲○竹○盛○耳○賞○罰○在○躬○榮○辱○由○已○語○義○皇○而○易
匹○言○堯○舜○之○可○擬○驕○志○自○壯○侈○心○因○起○常○懼○覆○而○懼
亡○必○思○足○而○思○止○勿○忘○潛○龍○之○初○當○懷○布○衣○之○始○在
位○稱○寶○居○器○曰○神○鐘○鼓○庭○設○玉○帛○階○陳○得○必○有○兆○失
必○有○因○一○替○一○立○或○周○或○秦○既○承○前○代○當○思○後○人○唯
德○可○久○存○天○道○無○常○親

張蘊古 恒水人

大○寶○箴○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
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條○和○其
所○唱○故○兢○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
所○忽○禍○生○乎○無○妄○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過○於○已○推
恩○於○民○元○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右
事○出○警○入○蹕○四○時○同○其○條○舒○三○光○回○其○得○失○故○身○爲
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

思齋藏書

卷之八

臺

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
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
室○羅○八○品○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
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食○勿○貴○難○得○之○貨○勿
聽○亡○國○之○音○內○荒○伐○情○外○荒○蕩○心○難○得○之○貨○侈○亡○國
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
已○古○之○夏○王○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
側○如○春○陽○秋○露○蘼○蕪○蕩○蕩○惟○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
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不○識○不○知○無○偏○無

黨一彼此於胸臆忘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
悅而後命賞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
輕重自具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媸自
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
明雖見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難繼塞耳而聽於無
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庭扣之者應洪
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四時不言而代序
萬物無爲而受成吾皇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
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

息齋藏書

卷之八

五

述金鏡窮神盡聖苞括治體抑揚詞令開羅起祝援
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唯人所召自天祐之爭
臣司直敢告前疑

裴行儉

河東人

初四傑並名時流推挹吏侍郎李敬玄尤重之引示
天官裴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文藝
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饗爵祿之器耶楊子
稍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見勃兄勸與蘇味
道曰皆銓衡才也後勸味道皆至天官侍郎而四子

不遂皆如行儉之言

陳子昂

字伯玉梓州射洪人

垂拱初有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上書曰
臣聞之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
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故王政莫先
於安人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而
元氣調矣

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
者嫉僞猶鸞隼之不接翼薰蕕之不共器也何者以

息齋藏書

卷之八

五

德並凶勢不入以正攻邪勢不利以廉勸貪勢不售
以信質僞勢不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
怯者所不從此趨向之返也

昔人有以噎而得病者欲絕粒而不食不知食絕而
身殞賢人之於國猶食之在人也人不可以一噎而
止餐國不可以一謬一賢而遠士

李白

字太白蜀郡廣漢人

嘗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以求息
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

自○常○言○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
德○何○有○

王維 字摩詰太原祁人

文○寡○和○今○思○深○道○難○知○今○行○獨○

白居易 字樂天韓城人

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
陳○力○以○就○列○時○則○去○矣○爲○霧○豹○爲○冥○鴻○寂○今○寥○今○奉○
身○而○退○之○亦○安○往○而○不○自○得○哉○奉○而○始○終○之○則○爲○道○
言○而○發○明○之○則○爲○詩○

嘉言 卷之八

毛

岑文本 字景仁南陽棘陽人

從○至○洛○以○穀○洛○溢○諫○曰○養○民○猶○種○樹○也○種○樹○之○日○淺○
雖○壅○以○黑○墳○暴○之○春○日○然○一○搖○之○立○枯○民○經○亂○離○始○
及○於○寬○政○願○省○遊○畋○減○工○役○以○安○之○無○搖○其○本○

虞世南 字伯施越州餘杭人

星○牽○于○虛○危○帝○問○曰○此○何○祥○也○世○南○舉○晏○子○告○齊○景○
語○以○對○且○曰○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
而○自○肆○帝○欽○容○稱○善○

韓文公 名愈字退之昌黎人

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
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
下○之○心○則○不○能○矣○

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
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
患○有○司○之○不○公○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
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

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

嘉言 卷之八

毛

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
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諄○如○也○

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
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柳宗元 字子厚河東人

吾○幼○少○爲○文○章○以○辭○爲○主○及○長○乃○知○文○以○明○道○固○不○
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故○吾○每○
爲○文○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馴○而○不○留○也○未○嘗○敢○
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

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乎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子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文也。

應齋藏書

嘉言 卷之八

堯

李文公

名翱字習之涼武郡王後裔

其復性書畧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循環而來故性不能統非其性之罪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不清明之過也沙不渾水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統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性之不惑者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其極也豈其無情雖有情也而未嘗有情也百姓者豈其

無性情之所昏相攻相取未始有窮故雖性與聖人不殊而終身不自親焉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循之而不已者賢人之所以復其性也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鑾之聲行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去琴瑟視聽言動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而歸性命之道也夫道至誠而不息者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此盡性命之道也

應齋藏書

嘉言 卷之八

堯

夫不親之觀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親之觀不聞之聞也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慎獨者守其中也夫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共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理持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

中巷子輯息齋藏書十二卷而嘉言存畧居其三

其一起自周老子訖於唐李習之帙成懷倩子勸以付之梓人既而中菴子謂懷倩子曰嘉言首老子訖習之有說於此子知之乎懷倩子曰非所敢知也蓋嘗思之矣老子生於周末因三川震而遠引高蹈敝屣功名此其非常人也故孔子歎其猶龍言其知變化之道而審伸屈之義也故其言幽幻往往遊覽天地之外冥契中一之微其與吾儒雖曰不同道及其至也一也末學不知指爲異端吁道一而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

息齋藏書

嘉言卷之八

聖

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若老子者所謂士窮則得一以獨善其身者也窮則得一以獨善其身與達則得一以兼善天下者異地則皆然也吾儒於此尚不能無愧老子身體而力行之可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目爲異端徒多見其不知量耳公惜末學之多不知量也故取老子之言列之藏書蓋曰老子之所以爲老子也仲尼所從問禮而稱其猶龍者也吾道之所貴也非所賤也所取也非所舍也况藏書之意凡

前言往行有闢名教有益性情者皆存其畧矧人如老子而可獨遺乎若夫習之復性一書洞達聖賢之本疏導禮樂之源唐無理學而習之不失其正可與昌黎並轡矣彼後學淺近又何足以量其深遠也哉故首老子以勸吾儒擇善訖習之以勸吾儒知人古有之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老子者吾儒之他山石也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習之者吾儒之典型也老子以下習之以上其爲他山石爲典型者不一其人有闢名教有益性情者不一

息齋藏書

嘉言卷之八

聖

其論由周而唐集爲一卷次其世而人從之總之期藉以清道源過旁流疏正派誅義路之茅塞司禮門之鎖鑰以無忝萬物之靈克全天命之性而已其後卷之繼習之而入藏書者夫猶是也我思其然非敢謂知也中菴子曰思則得之是知也因記諸卷末

息齋藏書卷之八終

息齋藏書卷之九

張橫渠 名載字子厚(宋)鳳翔郿人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如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有周公之才之美其智不足稱也已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九

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盡性者一之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風行而聲聞其達清之驗歟不行而至通之極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一也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

明久至德順變化連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簡其心非道弘人也織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亦廢矣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聞見之知乃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九

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以我觀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

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

息。可期矣。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

人學之至也。

洪鐘未嘗有聲。繇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繇問乃

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

彼有求而後教也。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

息。齋藏書

則無以見易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

義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憂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程伊川 名頤字正叔河南人

帝在宮中行。激水避蟻。聞之。因請曰。有諸。帝曰。然。先

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一日

講罷。未退。帝偶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

不可無故摧折。治經實學也。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

其中。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

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

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謂不

自得也。苟不自得。則雖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

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

免此弊。

正叔謂君子所見大小人所見小。君子之志所慮者

豈止一身直處及天下。慮及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

忿。曾不遑恤其身。

息齋藏書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

旋間得之。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學者如登山。平處孰不濶步。到峻處便遑巡。

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又言

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

至於喪已。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邵康節 名雍字堯夫洛陽人

人之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口鼻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

息齋藏書

卷之九

五

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道之盡之於天矣天之盡之於地矣天地之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盡物則謂之昊天人能盡民則謂之聖人。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必欲知仲尼之爲仲尼則已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捨動靜將奚之焉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也與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

匹夫以百畝爲士大夫以百里爲士諸侯以四境爲士天子以九州爲士仲尼以萬世爲士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爲過矣。天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難其爲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難其爲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難其爲小人故雖有四凶

息齋藏書

卷之九

六

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甚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難其爲君子故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天繇道而生地繇道而成物繇道而形人繇道而行天地人物異也其於繇道一也道也者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億千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

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謂之理必窮之。而後可知也。謂之性必盡之。而後可知也。謂之命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過之者。非所以謂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鑑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能一萬物之形也。水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

惠齋藏書

嘉言 卷之九

七

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以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於其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於其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於其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於其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

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輕重而行之。合宜而已。故執中無權。猶執一。春秋王道之權衡。非王通莫能及此。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况始以輕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

惠齋藏書

嘉言 卷之九

八

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乎重。常患乎輕。不患過厚。常患過薄也。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故君子慎獨。夫名者。實之客也。利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者。必以名累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故賄與賊一物。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微。其

治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故譽與毀一事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各之所也。言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以不爭處乎其間。雖一貨十倍其利。一歲九遷其官。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惟有德者能之。才有正有不正也。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其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

息齋藏書

卷之九

九

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疾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人與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

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

司馬涑水 名光字君實夏縣人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

息齋藏書

卷之九

十

如制驛馬如輪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歐陽修 字永叔吉州廬陵人

爲開封前尹。包拯嚴察有治聲。所親屬之曰。君爲治必放包公矣。修曰。人材性不一。不可強當。各用其所長。短所短而用之。勢必不逮。包公之長。吾之所短也。吾自有所長。吾用吾之所長。其爲政不求聲名。不暴治迹。一主於靖民。而民翕然便安之。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

之理也。

禍患嘗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

清風興羣陰伏陽光麗燭火息故聖人出而天下同。

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

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故善醫者不攻其疾。

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

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

堯舜三代之為政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

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九

士

者沾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

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

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

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

梅堯臣

字聖俞宣城人

管語人曰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善矣然必。

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

後為至。

蘇舜欽

字子美閬州人

治國者先修已修已者先正心。

曾鞏 字子固南豐人

帝嘗問王安石何如人鞏曰安石文學行誼誠不減。

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謂吝對曰安。

石勇於有為吝於改過帝為竦然。

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

不一。

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

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九

主

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

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

蘇老泉

名洵字明允眉山

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

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

蘇東坡

名軾字子瞻涪州

舉賢良制科對策言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

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

不能明有所不察而緩急之勢異也。

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况○於○學○較○貢○舉○乎○

會○上○元○有○青○市○浙○燈○賦○密○疏○言○陛○下○以○燈○火○奉○兩○宮○

之○歡○爲○孝○而○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

奪○其○衣○食○有○生○之○資○願○追○還○前○命○遂○得○罷○

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

者○天○下○莫○不○以○爲○戒○

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

息齋藏書 卷之九 言 志

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人○之○所○以○

鼓○舞○天○下○殺○之○斯○來○動○之○斯○和○者○循○此○理○而○已○

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而○

薪○不○可○破○

法○相○因○則○事○易○成○行○有○漸○則○民○不○驚○

古○聖○人○之○將○有○爲○也○必○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

萬○物○之○情○畢○陳○於○其○前○然○後○能○知○利○害○之○真○識○邪○正○

之○實○而○動○無○不○成○敢○以○小○事○譬○之○操○舟○者○常○患○不○見○

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見○之○何○則○操○舟○者○身○

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勝○負○之○形○雖○國○士○有○所○不○盡○而○袖○手○傍○觀○者○盡○之○何○則○奕○者○有○心○於○爭○而○傍○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

蘇穎濱 名韓字子由執弟

去○惡○如○棄○屨○垢○遷○善○如○救○饑○渴○

夫○錢○者○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

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故○

上○下○交○易○而○無○不○通○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

息齋藏書 卷之九 言 志

百○物○皆○賤○惟○錢○獨○貴○欲○民○無○食○不○可○得○矣○

陳師道 字無已彭城人

時○章○惇○在○樞○府○柄○用○因○秦○觀○招○之○無○已○答○書○曰○所○喻○

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公○卿○之○不○

下○士○久○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甚○焉○然○先○

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

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而○爲○之○防○

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

之○素○公○雖○可○見○如○師○道○之○不○可○見○何○哉○且○公○所○爲○欲○

見之者以其能守區區之禮也。若胃脉法義聞命奔走則失其所以見公何取焉。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于上東門外未晚也。

劉綯 字質夫河南人

調學者言吾病每眩暈但正心端坐氣即下而平平居養氣其可忽乎。

尹和靖 名燦字彥明洛陽人

那寬問主一尹子曰只收歛身心便是主一旦如人

息齋藏書 卷之九

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歛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張壽安 名釋字思叔洛陽人

作座右銘以課學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坐隅朝夕視爲警

謝良 字顯道上蔡人

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剪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

游廣平 名辭字定夫建州建陽人

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爾因其身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

息齋藏書 卷之九

徐積 字仲卓楚州山陽人

每與學者言以治心養氣爲先務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

楊庭顯 字時發明州鄞縣人

嘗曰如有樵童牧子謂余曰吾誨汝我亦當敬聽之嘗夜被盜旦日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篋笥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

人心至靈。迷者繆用。動靜語默。皆天命也。

嘗行步小跌。拱手自如。徐起。脩然從行者異之。曰。小跌未必遽傷。此心不存。自驚。援則反傷耳。文安聞之。曰。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也。

崔遵度 字堅白。淄川人。

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

朱光庭 字公休。河南偃師人。

息齋藏書

卷之九

志

嘗謂釋氏爲世教大患。高明之士。既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又纏縛於因果。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

呂大臨 字與叔

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吾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已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援援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蠱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昔焉冠讐。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

我闔。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楊龜山 名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

學以聖人爲師。猶射而立之的也。學而不志於聖。於何爲準。學而不聞道。雖博通古今。能文章。忠信。愿慤。不爲非義。猶之乎自棄也。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率是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已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息齋藏書

卷之九

文

羅豫章 名從彥。字仲素。劔州人。

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力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

學者病在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未足道也。

爲學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平分之殊。此所以流於疑似。亂真而不自知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乃中庸一篇指要。必於心目間。

實見是理。如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爲一物。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

王昭素 開封人

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如寡欲。太祖愛其言。書於屏几。

胡安定 名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

番禺有商遣子來學。子佻達。盡費其所齎金。臥病逆旅中。父來視。攜謁瑗。言故。瑗念是宜先動其心。而後可誘使從入也。手一編授之。曰。讀是可與進學矣。其

惠齋藏書 卷之九

九

子歸。發視。則素問也。讀未竟。惴惴懼天折。悔自責甚。痛請自新。瑗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伊始。其洗心向道。毋虧體辱親可也。聖人不貴無過。貴改過。無懷昔悔。子大感。卒成學。

石介 字守道。兗州祥符人。

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在其位。則行其道。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苟用。利施於天下。何必在我。不用。雖獲咎。何悔焉。

陳古靈 名襄。字述古。福建侯官人。

遷仙居令。仙居故僻陋。民不知學。襄作書教之。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間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情農業。無作非爲。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

呂管陽 名希哲。字原明。正獻公著子也。

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也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

惠齋藏書 卷之九

九

所錄定

又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自簡點。絲毫不盡。卽不慊於心。豈有工夫簡點他人耶。

胡武夷 名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

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宜擇大儒明治道本原者。虛懷訪問。稽古正學。以深發聖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先定爲不可易之畫。君臣固守而力行。之故。有志必就而功成。晚有三子。寅宏寧。皆世其家學。每定省。問所業。見有

矜意曰勿臨深為高見少怠頗感曰流光可惜入官與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身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已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辯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斯可為政不在人後矣

凡人出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決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歸潔其身而已

胡致堂 名寅字明仲安國子

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

意齋藏書 卷之九

三

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胡五峯 名宏字仁仲安國子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故仁知合然後為君子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

以反求諸已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

無欲則定則明則隨所遇而處之一富貴乎與天地同其通貧賤乎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

地同其變化又何官室妻妾永服飲食存亡得喪之足介意乎

情一流則難遇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退動而後平故也察而養於未流雖要於物而不惑察而養於未動雖激於物而不悖

江河之流非舟不濟濟已不復留情於舟淵壑之險非梁不渡渡已不復留情於梁人於奉身濟生之物皆如是澹然天地之間不亦善乎

生本無可好人所以好生者以得所欲也死本無可

意齋藏書 卷之九

三

惡人所以惡死者以失所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之間惟以欲為事已焉悲夫

張范陽 名九成字子韶開封人

八歲能默誦六經通大旨父命客試問經義對如響已置卷歛狂曰精粗本末無二致某不敢謂此為紙上語請事斯語矣客大驚服

充經筵官講春秋日食言人於天一體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萌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將旁薄四溢于乎天為日月薄蝕觸乎地為怪妖蟲蝗

施乎人爲兵火札瘥故念不可不謹帝爲悍然
九成語學者言一心所營卽經綸天下之業耳目乃
禮樂之原夢寐卽出處之驗當深求自得

張南軒

名栻字敬夫魏公浚子也

每進講必自盟於心曰不可視上意所嚮爲左右帝
嘗言辦事之臣難得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
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
未必非此人也帝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也對曰欲
求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居不

惠齋藏書

嘉言 卷之九

主

能犯顏敢諫異日安望其仗節死義帝曰善
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
天下之理召學子與語自研於天理人欲之際爲兢
競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所謂利非必名位貨財之謂也
義者本心所當爲而不能自己無所爲而爲之者也
非有所爲而爲也一有所爲而爲是利之也亦利而
已

呂東萊

名祖謙字伯恭正獻公玟孫

日用間蚤起晏寢饑食渴飲終日爲之而未嘗爲便
是完養覺有忿戾卽銷融覺有凝滯卽開豁病至服
藥不必預安排也

爲學當於變化氣質上致力如懦者當強慧者當緩
英偉明峻者當以顏子工夫爲樣轍回輪縱低昂之
用爲持養飲藏之功

涵泳義理本以完養思慮政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
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着或反爲病耳陶靖節
讀書不求甚解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要尋枝摘葉也

惠齋藏書

嘉言 卷之九

語

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難事也
驅山塞海未足爲勇惟飲收不可飲之氣伏槽安流
乃真有力
與陳同甫書云鄙諺云赤稍鯉魚就薤薤裏浸殺陳
拾遺一代詞宗被射洪令斷送了事變大小豈有定
哉

陳堯

字同父永康人

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流而爲
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用之徇其流而忘其

源變而爲縱橫權譎。故雖高明獨見。猶之乎小知自
管也。雖篤厚守正。猶之乎孤壘易傾也。

蔡西山

名元定字季通建陽人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

蔡九峯

名沉字仲默元定子也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
於一。象成於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
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繇是重之。八八而六
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八十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九

重

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
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
原。望變通之妙。或既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
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而牽合附會。自然之數。從
晦焉。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
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
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莫倫所叙。秩然有
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
未備。而義則著矣。

其書曰。冲漠無朕。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

根於道。道者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今開。今其
無窮矣。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
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
窮焉。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
者。塞化醇者。賸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孰形
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
其神。莫知其能。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九

美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
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
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爲虛。釋氏爲無。刑名
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烏乎不渝哉。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
義之實。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
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
之極。精則明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
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室○而○理○虛○暗○室○而○明○虛○萬○物○生○於○虛○明○而○死○於○室○
暗○也○萬○事○善○於○虛○明○而○惡○於○室○暗○也○虛○明○則○神○神○則○
聖○聖○者○數○之○通○也○室○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
異○門○井○井○繩○繩○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
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窮○庶○夫○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
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
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

息齋藏書

卷之九

壬

逆○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滋○
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
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人○之○一○心○實○為○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
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
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
應○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
能○無○窮○無○所○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
外○不○窮○也○孰○窮○之○與○斯○之○斯○之○式○顯○其○微○度○之○度○

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為○而○妙○於○斯○
禮○義○交○際○其○萬○化○出○入○之○門○耶○東○北○萬○物○之○所○出○也○
出○則○有○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
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
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
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
得○之○而○天○下○和○平○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
圓○聖○人○以○之○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

息齋藏書

卷之九

壬

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
也○是○故○以○數○為○象○則○奇○零○而○無○用○以○象○為○數○則○多○偶○
而○難○通○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
一○用○殊○非○深○於○造○化○者○孰○能○識○之○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無○偶○也○而○用○
則○存○乎○奇○偶○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
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
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

道之常時者因之綱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
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
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
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
反是理昏於氣氣結於形耳目鼻舌而私欲勝好
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苟生者禽獸而已矣

楊簡 字敬仲慈谿人

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放肆則惡

息齋藏書

卷之九

完

人知學進德其處世如享醇醪怡怡融融
孔子言忠信爲大道忠忠實信誠信直心不詐僞耳
人皆有之儒者求之過深故去道乃遠

袁燮 字叔純四明人

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誠業以守之則
與天地相似

沈煥 字叔瞻定海人

畫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真西山 名德秀字景元建州浦城人

嘉定初德秀累起居舍人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
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亟去使廟堂之上
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

德秀平政理訟自朝至于日昃不遑食撫摩瘡痍悉
心力行之或勸其自愛德秀曰民困如此郡地赤立
念無力惠民忍自怠乎

魏鶴山 名華父字了翁弼蒲江人也

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摩而罔息者
孰非鬼神之功用于反之吾身嘘吸之屈伸視聽之

息齋藏書

卷之九

三

往來浩乎博哉萬物而無不在也

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在

人焉則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二氣合則魄聚魂凝而

生離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所謂精氣游魂記所

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

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如此而古之聖賢所

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饒雙峯 名魯字仲元

君子之學惟其知性之無內外也故其存於中者嘗

豁然而大公○知應事接物○各有當然之理○莫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外者○常因事物之來而順理以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

金履祥 字吉甫蘭溪人

士聞學如五味在和○醯醬加即酸鹹立變○

趙懷倩曰○嘉言者何○闡理學也○其說見諸前卷○茲復及之者○易爲爲繼唐李習之而入藏書也○易繼乎繼以宋也○其繼之以宋何也○嘉宋儒理學之有以集乎其成也○習之而上孔孟之道○未有傳人故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九

聖

其道或顯或晦○乍闢乍闢○至濂洛關閩○迭興而邪僻之害熄○聖人之道著○熄也著也○集乎其成也○故足嘉也○嘉言而不存其詳○存其畧何也○刪煩取要○純乎其純粹○乎其粹而精○乎其精也○宋之理學首濂溪○次明道○此首橫渠○何藏書尚論之別意也○何言乎別意○濂溪明道○於四子○丹元而早布之位○二子之位○布在丹元○布乎彼則虛乎此○二子位虛乎此○而橫渠莫之與京○矣此故首橫渠也○橫渠而下其爲理學也○多士希賢○賢希聖○聖相得益彰○由卑而

登高者有之矣○自近而之遠者有之矣○從源而達流○溯流而尋源○與夫往復乎物之本末○事之先後者○無不有之矣○困而學之以賤理貴以醜化○好人欲盡而天理見○如攻玉以石焉○如洗金以鹽焉○如濯錦以魚焉○如浣布以灰焉○下學上達○於今爲烈○故吾世談理學者○率不外乎宋○外乎宋而談理學者○猶之欲濟而舍舟○欲登而去梯○其不溺且墜者○幾希○故宋儒之理學○行而孔孟之道○行○宋儒之理學○止而孔孟之道○止○行止人之所能爲也○而無其人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九

聖

當不可委之於天○有其人而行○或止之○若孔子之遇晏嬰○孟子之遇臧倉○則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道之行止○繫於天○人於是焉而輟講○則未敢信乎理之必明○學之必進也○且如有生知者○而理可不講而明○學可不講而進○則恐天下之人○不皆生知也○故凡理學之由講而後明○後進也○爲中人以下者○言也○記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聖人之道○難以卒窺○而可以馴致○吾世學者○未欲馴致○聖人之道也○末如之何也○已如欲馴致○聖人之道○舍宋

家理學何由哉是卷採其嘉言而次第陳於藏書
以繼往聖以開來學鈞是嘉言也宋則何以獨繼
往獨開來往聖得宋儒嘉言如明鏡之重磨也光
皎來學得宋儒嘉言如晨鐘之初發也夢醒

息齋藏書卷之十

耶律楚材

遼東丹王突欲

從容爲蒙古主言制器必用良工守成必資儒臣儒

臣之業非積數十年不就

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如日月行天有國者莫不繇

何得緣一二盜儒使萬世常行之道廢不用耶

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

爲名言

廉孟子

名希憲字善甫畏兀氏布魯海牙子也

嘉言

卷之十

每奏議主前持論無回借蒙古主曰卿事朕藩邸多

弘容今朕爲天子顧羣翹乃爾耶希憲對曰曩王府

事輕所爲繫者小今軍國事重一面從天下咸被其

害臣何敢自愛也蒙古主事佛說西僧禮爲國師命

希憲受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主曰乃孔子亦有

戒耶對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

史天澤

字潤甫永清人

李魯所遣將以真定民反覆欲屠之天澤曰皆吾民
也我力不能及委之去不幸被脇其可殺乎釋不殺

許魯齊 名衡字平仲懷孟人也

嘗暑中過河陽道賜甚道旁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已移家蘇門依姚樞以居便講習樞被召獨處蘇門山慨然以明道爲已任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責也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十

嘗曰敬敷五教在寬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之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強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異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漸摩成就中書政本不過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譬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故爲治者務用人然人之賢否未知之固不可得而遽用或已知其爲君子爲小人而進退輕驟是徒曰知人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十

而實不能用人也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惟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得其法故也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詭戲不知今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所遺而不可得違也况治天下之大而古法顧可違邪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守法者人人法相維而後上安下順而治成今立法用人雖未能盡如古然已仕者當給俸祿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條格俾效諸用外設監司以察汚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此所謂法也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國家徒知飲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繇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思法令之無可行也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

自積此生財之原自都邑而至州縣皆立之學較使
皇子以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
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
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此致理之
本二者行而萬目斯舉
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亦屈伸消長乘除對待之
理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則不能合天道也
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
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卷之十

四

王恂 中山人

爲太子伴讀太子問學恂曰在正心許衡言人心如
印板板不差雖摹百千本不差板一差摹之無不差
者故要在正心太子深然之

劉因 字夢吉保定容城人

居嘗言凡稱人善但當據其跡而不必計其他於人
通惟當原其心而不可泥其跡庶人有勸而能艾

吳臨川 名澄字勿清撫州崇仁人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所貴乎

聖人之學以其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是爲仁義
禮智之根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含此而他求雖行如
司馬文正才如諸葛武侯亦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
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黼峯之饒
於記誦辭章之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發明於宋
而隨其後者乃如此可歎也已澄鑽研於文義毫分
縷析墮此窠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
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
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如日月之行不使

卷之十

五

有須臾之間斷於專之道其底幾乎
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人無有
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水出於巖石者
雖然湛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於泥塵者自其初
出而混於其滓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矣非水之
濁也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氣質之明粹者其性
自如巖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塵之
水也水之濁於泥塵者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也
故流雖濁而有清之之道河之水甚濁貯之以器投

之以膠則泥沉而其水可食甚濁固可使之清也况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世有不復其原之清而反益其流之濁非其性之罪也雖然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爾

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爲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其効也

卷之十

嘉言

六

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螭焉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而好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功倍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爲能保其不爲之乎若顏叔子之達且秉燭惕伯起之暮夜却金

馬君貴趙閱道之所爲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四君子真能慎獨者也

黃澤 字楚望蜀資州人

新安趙訪子常見澤問治經之要曰致思問致思之道澤曰當以一事爲例而思徐久自有得卽少得益完養而慎思無輕發可也

揭傒斯 字隆興富州人

問政治何先傒斯曰儲材問儲材曰養之位望未隆之時用之周歷庶務之後人以爲名言

卷之十

嘉言

七

薛文清 名瑄字德溫明河津人

統體一太極卽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卽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卽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卽小德之川流天地間只有理氣而已其可見者氣也其不可見者理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大而六合小一塵氣無不貫而理無不寓故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

吾於所爲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

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

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豈

存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公諸公咸以謙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易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

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

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一日偶思性非特具於心者爲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爲

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

卷之十

九

而性無不在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

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尚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爲一體屈伸消長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老莊

必欲外天地萬物極其智術爲巧免之計其自私也甚矣

老莊於道理非無所見但不勝其避害自私之心遂鄙薄而不爲是豈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乎

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知之實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

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實耳使非寫其身心之實則人作一書皆謂之經矣

卷之十

九

聖賢之言坦易而明白○異端之言崎嶇而茫昧○

聖賢之言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余讀泰否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為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

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嗚呼○豈

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天下之治亂興

亡○未有不原於此者○若武侯之言○可謂深得大易之

旨而足為萬世之明戒矣○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自敬則人敬之○自慢則人慢之○

將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勢到七八分○則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讀書至聖賢言不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有此不

善乎○有不善○則速改之○毋使一毫與聖賢所言之不

善○有相似焉○至聖賢言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未

有此善乎○於善○則速為之○必使事事與聖賢所言之

善○相同焉○如此○則讀書不為空言○惡日消而善日積

矣○

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

窮冬大寒○天地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達

充盛○而不可遏○若冬暖○元氣露泄○則春亦生物不盛

而疫厲作矣○

德不進○病在意○不誠意○誠則德進矣○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

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為學之士○常使外物不

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唯見道義而不

復知有外物矣○

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

暢○見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

一端○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妻聽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人譽已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已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病矣○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富矣○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寒寒不生於寒而生於暑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靜不生於靜而生於動治不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盛衰相根之理微矣○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物不能礙心之虛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求在外者未可必求在內者必可得未可必者一聽於天必可得者富貴之已○

今○天○地○之○始○即○前○天○地○之○終○其○終○也○雖○天○地○混○合○爲○
一○而○氣○則○未○嘗○有○息○但○翕○寂○之○餘○猶○四○時○之○貞○乃○靜○
之○極○耳○至○靜○之○中○而○動○之○端○已○萌○即○所○謂○太○極○動○而○
生○陽○也○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
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原○夫○前○天○地○之○終○靜○而○
太○極○已○具○今○天○地○之○始○動○而○太○極○已○行○是○則○太○極○或○
在○靜○中○或○在○動○中○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若○以○
太○極○在○氣○先○則○是○氣○有○斷○絕○而○太○極○別○爲○一○懸○空○之○
物○而○能○生○夫○氣○矣○是○豈○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謂○乎○

嘉言

卷之十

南

以○是○知○前○天○地○之○終○今○天○地○之○始○氣○雖○有○動○靜○之○殊○
實○未○嘗○有○一○息○之○斷○絕○而○太○極○乃○所○以○主○宰○流○行○乎○
其○中○也○

或○言○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此○
氣○竊○謂○理○氣○不○可○分○先○後○蓋○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
形○雖○未○成○而○所○以○爲○天○地○之○氣○則○渾○渾○乎○未○嘗○間○斷○
止○息○而○理○涵○乎○氣○之○中○也○及○動○而○生○陽○而○天○始○分○則○
理○乘○是○氣○之○動○而○具○於○天○之○中○靜○而○生○陰○而○地○始○分○
則○理○乘○是○氣○之○靜○而○具○於○地○之○中○分○天○分○地○而○理○無○

不○在○一○動○一○靜○而○理○無○不○存○以○至○化○生○萬○物○萬○物○生○
生○而○變○化○無○窮○理○氣○二○者○蓋○無○須○臾○之○相○離○也○又○安○
可○分○孰○先○孰○後○哉○孔○子○曰○易○有○太○極○其○此○之○謂○與○
禮○者○天○理○之○節○文○孔○子○謂○克○已○復○禮○爲○仁○何○也○蓋○仁○
即○天○理○也○人○欲○熾○則○天○理○不○行○必○克○去○已○私○事○事○皆○
復○於○禮○則○天○理○流○行○而○爲○仁○矣○
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藁○藏○疾○川○澤○納○污○瑾○瑜○掩○瑕○
有○容○之○謂○也○

少○陵○詩○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

息齋藏書

卷之十

五

物○之○氣○象○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唐○詩○皆○不○及○此○
氣○象○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
之○事○則○難○
古○人○於○小○人○有○功○可○深○慮○而○不○可○喜○易○曰○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漢○誅○實○憲○五○侯○有○功○而○其○勢○自○此○盛○故○功○
由○君○子○立○國○家○之○大○慶○功○由○小○人○立○知○者○所○深○慮○也○
讀○易○則○知○陰○陽○消○長○之○機○皆○由○微○以○至○著○聖○人○謹○其○
微○故○不○至○於○著○衆○人○圖○其○著○則○亦○莫○之○及○矣○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

人亦有此理我亦有此理人不能全而我能之視不能全者憫憐之可也鄙笑之不可也引掖之可也棄絕之不可也

借問天源深幾許古今常只是滔滔年年成就無邊

息齋藏書 卷之十 夫

物本體何曾減一毫

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皆可見也而其所以爲是則不可見也以不可見者語人孰信哉蓋必心得而後信也心得非他必自近始近莫近於吾身吾身百體皆可見也其所以爲是百體之宜則不可見也可見而無不可見者爲之主則百體皆失其職矣舉近以明遠則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之理一也

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

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

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

順理而行則直而易逆理而行則曲而難

精粗本末兼盡所以爲聖賢之學若舍粗而求精朕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而爲異端

偶食桃梅其生者味酸熟者味甘因思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蓋凡爲學爲善皆貴乎熟不獨仁

苟爲不熟焉得其味之美哉

迹履之所出也而迹豈履哉書道之所出也而書豈道哉

息齋藏書 卷之十 宅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

釋老之高只是無欲無欲而滅絕倫理故曰高而無實

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昏則反是

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

五經四書之外義理之精妙者無過太極圖切要者無過西銘太史公謂儒家者流博而寡要非寡要也

雖有要而人自不知也。要者何？一之外無餘言也。觀衆水之流，當知其一流；觀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觀羣聖之言，當知其一理。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性譬如一源水，引去清渠中，則水亦清；亦猶氣清而性亦明也。引去濁渠中，則水亦濁；亦猶氣昏而性亦昏也。是則水有清濁者，渠使之然；而水則本清，性有昏明者，氣使之然。而性則本明，此先儒之說，余特述以明已意耳。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已，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大本者，太極之全體；達道者，太極之流行。

思齋藏書

卷之十

九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爲其所累矣。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戒。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不言。

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若性氣粗暴者，決不能有人矣。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於事。

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嘗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惟恐蹉跌，墜失人之處，世每事能畏慎如此，安有失者？

思齋藏書

卷之十

九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假官威。剥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不為衆譽而加喜。不為衆毀而加戚。其過人遠矣。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以利窮達。皆人欲也。傲則仰。慙則俯。邪則欹。正則平。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已之三要也。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惡之真情也。

應齋叢書

卷之十

子

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萬物各受此理。如眾水各受此日光。但物之清者受此理。則理亦明。物之昏者受此理。則理亦昏。昏非理昏也。由物之昏蔽之也。如水之清者受此日光。則光亦明。水之濁者受此日光。則光亦暗。暗非光暗也。水之濁以清之也。以是觀之。則性本善而無惡。可知其惡者。皆氣質之拘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

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釋氏乃使人髡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視其色在目。而知其色之理。在心。聽其聲在耳。而知其聲之理。在心。食其味在口。而知其味之理。在心。聞其香在鼻。而知其香之理。在心。此心所以為一身之主宰也。

應齋叢書

卷之十

主

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無不和。則自足以感陰陽之和。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既乖。則亦足以感陰陽之異。此理之必然也。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天下至貴者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爲天下至貴不亦宜乎
不仁者不可久處約不可長處樂朱子釋之謂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濫卽爲貪賤所移而更其節也淫卽爲富貴所淫而蕩其心也若貪賤不能移卽仁者能久處約矣富貴不能淫卽仁者能長處樂矣孔孟之言互相發明如此
夜氣如泉源清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息也

卷之十

嘉言

卷之十

仁是嫩物譬之草木嫩則生老則枯
至誠無息者大德之敦化萬物各得其所者小德之川流
存心不失爲中應事不差爲和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爲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謙德矣
所行者善則吉所行者惡則凶所謂無卜筮而知吉

也

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良心開而天理明猶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良心蔽而天理暗猶爲間不用而茅塞之也
自子至午陽氣方息而伸者神之迹自午至亥陰氣方消而屈者鬼之迹也
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和從中上流出來中是和之源頭一而二而一者

卷之十

嘉言

卷之十

必能恐人不能恐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人不知而不愠最爲難事今人少被人侮慢卽有不平之意是誠德之未至也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忠○如○水○之○源○怨○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怨○來○
一○箇○源○流○出○百○千○道○水○來○即○忠○怨○而○一○貫○之○旨○明○矣○
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盡已推已者○學者
之忠恕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謂學者
盡已爲忠○推已爲恕也○姑借忠以明一之體○借恕以
明貫之用○故知盡已推已其施無窮○則知一貫之理
不盡矣○

萬物至大者皆有外○惟理之大○無外○萬物至小者皆

息齋書

卷之十

言

有○內○惟○理○之○小○無○內○
只○於○鼻○息○之○間○可○見○屈○伸○相○感○之○理○吸○之○極○爲○屈○感○
得○呼○來○爲○伸○呼○之○極○爲○伸○又○感○得○吸○來○爲○屈○吸○又○感○
呼○呼○又○感○吸○呼○吸○屈○伸○相○感○無○端○與○晝○夜○寒○暑○相○感○
屈○伸○同○一○理○也○
天○地○之○德○只○是○元○聖○人○之○德○只○是○仁○元○於○四○德○無○不○
統○仁○於○萬○物○无○不○該○
中○庸○不○可○能○者○以○人○不○能○得○性○情○之○正○也○私○欲○盡○則○
性○情○得○其○正○而○中○庸○可○能○矣○故○日○用○求○中○庸○之○道○者○

不○外○乎○性○情○得○其○正○也○

人○之○寐○陰○也○闔○也○寤○陽○也○開○也○一○寐○一○寤○一○陰○一○陽○
一○闔○一○開○即○所○謂○易○有○太○極○也○物○有○本○未○不○可○分○本○
未○爲○二○物○道○有○體○用○不○可○分○體○用○爲○二○致○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
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正○
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諸○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
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戾○斯○理○明○事○當○而○知○行○
兩○得○矣○

息齋書

卷之十

言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義○
而○作○也○
履○霜○而○知○堅○水○之○必○至○羸○豕○而○知○躊○躇○之○有○乎○故○凡○
事○必○謹○於○微○微○不○謹○必○至○於○著○矣○
天○地○不○交○無○以○成○化○功○上○下○不○交○無○以○成○治○功○
止○非○大○定○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而○動○止○
在○動○上○當○靜○而○靜○止○在○靜○上○當○止○而○止○止○在○止○上○當○
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止○在○語○上○當○默○而○默○止○
在○默○上○以○至○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理○惟○止○得○其○時○

乃止之義也。苟當動不動非止也。當靜不靜非止也。與夫行止語默各失其當止之時皆非止也。蓋止無定體性隨時而各止其當然之理則止之爲義得矣。止在人無須臾之可離。當識其時之所當止者止之。止之爲義廣大無所不包。大而人倫綱常之道細而語默動靜之間止得其止則爲天理止失其止則爲人欲矣。自有之私皆足爲心累。如自有其善便爲善所累。自有其能便爲能所累。自有其貴便爲貴所累。自有其

息齋叢書

卷之十

美

富便爲富所累。凡自有者皆足以爲心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毫之私累。真與太虛同體也。聖人於是道不待盡已推已自然體無不立用無不行。學者必盡已之忠而道之體斯立。推已之恕而道之用斯行。故曰忠恕違道不遠。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人心惟危。危是欲墮未墮之間。不知察其幾而以道心制之。則遂墮於人欲流而入於禽獸矣。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

於方快意之時尤當謹。蓋理勢盛衰相根快意之時乃盛之極而衰之漸也。治居室當有序而知足不可以欲速盡美累其心。道無處不在故當無處不謹。誠譬之精金無銅鐵之雜。金有一分銅鐵之雜則不精。德有一毫人偽之雜則不純矣。道之行否關乎氣運之盛衰。孔孟皆歸之天而不以尤人理當如此。游民事末作及隱於異端者多。則力本者少矣。爲政

息齋叢書

卷之十

老

清其源而流自潔。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知言則能知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錙銖不差。莫大於理天下之言合乎理者爲是不合乎理者爲非。惟知言者能辨之。汲汲自修不及何暇責人。不自修而責人舍其田而

耘人之田也

人心所具之性即天地之理人身所稟之氣即天地之氣故能致其性之中則天地位致其氣之和則萬

物育

賢其賢否其否天下所以治賢其否否其賢天下所以不治

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閑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閑事熟誠能移在閑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

息齋藏書

卷之十

天

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却是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只當守此義若聖人則無不可爲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

孟子處戰國之時不言兵其仁心大矣

議論是非易行事合理難

氣質之拘最大變化之功極難然亦不可畏其難而不加變化之功也

注焉而不滿其量無窮酌焉而不竭其源無盡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

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內外也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天道之全體大用元亨利貞四時而已人道之全體大用仁義禮智四端而已

學後世之詩到工處止做得詩人學聖人之道到極處可以爲聖人

陳白沙 名獻章號不齋新會人

聖人之學惟求盡性性即理也盡性至命理由化遷

息齋藏書

卷之十

天

化以理定化不可言守之在敬有一其中養吾德性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爲聖道至無意比其形於

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

七情之發惟怒爲遠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常怒大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

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

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人。心上容著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則有礙。且如功業。

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

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

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來體面。

皆一般。只要養之以靜。便自開大。

氣質美者。固是美。然不純。所以又有學以填補之。如。

嘉言

卷之十

幸

勇者多強。其所不知。以爲知。強其所不是。以爲是。若。

能充之以廣大。養之以和平。去其勇之病。全其勇之。

善。何遠不至哉。

沮溺接輿輩。後人溺於富貴者。見孔子道他。不是却。

以藉口。如何得他首肯。他雖偏過於高。後人偏淪於。

汗。他猶不失爲漸之上。九。後來藉口者。却是晉之九。

四。一則鴻漸於遠。一則晉如碩鼠。鴻也。鼠也。何異雲。

泥之相隔耶。

先正謂無天下盡非之理。修己者當自點檢。直到十。

分是處。不可強執。已見。惟在虛以受人。

人須有遠大見識。方做得遠大事業。加爲學要積累。

也。須得二三十年。然後可望發越。若朝作而暮改。銳。

始而怠終。方其發憤之初。意氣之盛。真若可以凌駕。

古今。平步聖途。及其衰也。志索氣餒。忽如墜千仞之。

淵。所守只是恒人。此無他。無遠大見識。又無積累。歲。

月平日。激昂以爲之者。特一時好名之意氣耳。安能。

保其久而不衰耶。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

嘉言

卷之十

幸

動自靜。自闔自闔。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

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通。見乎。

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

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乎大哉。前輩云。

鉢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畧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

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

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異。

假鉢軒冕。而塵金玉耶。

若此。利害不免。關口告人。此渴丈夫也。伊川平生與。

東坡不合○至於成紫○自來未嘗向人道及真無愧於斯言矣○

爲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已矣○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夫道無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卽非靜矣○故當隨動靜以施其功也○治心之學○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愈尋道理○不出○又不可太漫漫○則流於汎濫而無所歸○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大抵學者之病○功長爲多○晦翁此詩○其求藥者歟○詩以道性情○故不論工拙○然亦當審其所發也○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則凡俗倍○則背理二者有焉○皆爲辭氣之病○非君子所安也○周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鏘然發之如鳴鶴○鳳如調琴瑟○如奏金石○千載之下○聞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不在詞氣之間○乎得之○非易言之○實難資質美德器深者○當默而識之耳○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胡居仁 字敬齋餘干人

所謂一本○天地人物○甚事不是一本○孟子言○知其性○則知天○伏義仰觀天○俯察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參驗錯綜○無一毫不合處○依此寫奇偶卦畫○而天地人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物○古今事變○盡在其中○若非一理○只此數畫○如何便能該盡○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

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天人一理。豈有得了民心。天命不歸者。天理只在民心上。後世爲政者。反欲愚其民。何哉。陰不能獨立。必依乎陽。故女以男爲家。陽不能獨生。必資乎陰。故男以女爲室。人君治天下。不難只修身爲難。未有修身而天下不治者。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固可羞。世治而無可行之道。尤可耻也。

兵與釋老。哺食吾民三者。皆當歸之於農務。農講武並行而不相悖。人不能處事。只是不能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化民全要修身。言者心之聲。事者心之迹。心正時言必不差。事亦順理。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

嘉言

卷之十

五

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邵康節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是體用分爲二矣。體用一源。豈有得其體而無其用者哉。豈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哉。老子體用皆無。孟子體用皆有。老子清淨虛無。是易之體。已無矣。絕滅理義。是其用也。孟子存其心。養其性。立其體也。集義養氣。擴充四端。達其用也。

朱子言。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此記錄之誤。豈有有體而無用者乎。釋氏專守空寂。是無體矣。猖狂自恣。是無用矣。老佛只消空無二字。天下道理一切掃盡。配義與道之氣。方是浩然之氣。是天地間正氣。老佛所養一身之私氣。將相一體。方能成天下之務。韓信李愬。能成其功。以有蕭何。裴度。協心於內。宗澤岳飛。不能成功。是爲汪

嘉言

卷之十

五

秦沮撓於內也。

張橫渠言太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則可言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則不可聚則生散則盡物理之自然豈又散去爲太虛者太虛亦不待萬物散而爲也人君心正自不肯用邪人此爲治之大本故曰一正君而國定矣盜賊之生皆因民無恒產與教化不行而致既游手無業又無禮義以維持其心至饑寒所逼鮮不爲盜故孔子言庶富教

應齋藏書

卷之十

美

人多因不知而敗事故大學先致知知至而不能處事者鮮矣致知在格物從事物上窮究其理便實若只管思索想像便是思而不學則殆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知者心之神明妙此理者也故人一心足以知天下古今之理以其元具在內涵養者所以養其知也窮理者所以致其知也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用力之方與理之至

當方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回則爲害尤甚

欲爲天下第一等人當做天下第一等事有理而後有氣有是理必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二之則不是然氣有盡而理無窮理無窮則氣亦生生不息故天地之闔闢萬物之始終寒暑之消長知道者默而識之大本既立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窮才之善者卽是德德之備者必有才

應齋藏書

卷之十

美

要天下富足須要使人人去畊又要使人人有田畊今天下不畊而食多於畊者如何人不食窮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有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爲主事爲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人肯自修則喜聞過喜問過則能來忠直之士忠直之士進則小人退君子進國家之治本於此不自修

身則忌開過忌開過則必好消消則好消則則繞語而
諛之人進无子退矣國家之亂本於此

此理貫徹古今無有窮盡在天爲天道在人爲人道
在物爲物理學者惟當隨事卽物以明其理致其知
守於已而勿失調之忠推於事而曲當謂之恕
凡事熟則精精則巧巧則神工輪子之巧師曠之聰
伯牙於琴瓢巴於瑟義之於字皆至熟至精而神生
焉聖人之於天理至熟至精故神妙不測也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共此理也蓋天地萬物之理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十

彙

卽吾心之理吾心之理卽天地萬物之理我這裏正
他那裏亦正我這裏順他那裏亦順其格感處置無
有不通者一理也一本也然則君子之存心處事可
不自盡乎

性情類要養飲酒過醉亦壞性情

公生明私生昏私則有蔽有蔽便昏公則無蔽無蔽
便明何以能公克己則公矣

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晝是息夜是消晝是伸夜是屈
晝是始夜是終不是將消者再來做息屈者再來作

仲晝則必夜夜則必晝是自然之理昨日晝夜自是
昨日底晝夜今日晝夜自是今日底晝夜不是將昨
日晝夜來作今日晝夜是昨日晝夜盡了今日晝夜
再生造化不窮往者過來者續舊者濟新者生自然
而然死生便是此理精氣爲物物便生是聚也始也
游魂爲變物便死是散也終也造化自能聚散自能
始終豈將既往之聚散來作新來之聚散將既往之
始終來作新來之始終如寒來暑往是寒極必暑暑
極必寒亦不是將去年寒暑來作今年寒暑是今年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十

彙

新○生○底○寒○暑○故○歸○根○返○元○先○生○輪○迴○之○說○是○不○識○造○
化○也○

羅整菴 名欽順字允升泰和人

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
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
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爲一也
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
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

相混○精○之○又○精○乃○見○其○真○其○或○認○心○以○爲○性○真○所○謂○

差○毫○釐○而○謬○千○里○者○矣○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

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管○自○一○邑○觀○之○爲○政○者○若○非○其○人○民○輒○生○慢○易○之○心○

雖○嚴○刑○峻○法○無○益○也○一○旦○得○賢○者○而○臨○之○民○心○卽○翕○

然○歸○向○其○賢○不○肖○亦○不○必○久○而○後○信○但○一○嘖○笑○一○舉○

措○之○間○民○固○已○窺○而○得○之○風○聲○之○流○不○疾○而○速○其○向○

背○之○情○自○有○不○約○而○同○者○乃○感○應○之○常○理○也○故○君○子○

息○齋○藏○書○卷○之○十○

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臣○之○業○一○正○君○而○國○定○知○

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斯○可○以○爲○政○矣○政○與○德○

無○二○道○也○理○之○所○在○謂○之○心○故○非○存○心○則○無○以○窮○理○心○之○所○有○

者○其○與○不○盡○反○觀○內○省○亦○必○自○知○不○盡○而○自○以○爲○

盡○是○其○於○自○欺○而○已○矣○非○誠○有○志○於○道○者○

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當○然○凡○其○所○當○然○者○

皆○其○自○然○之○不○可○違○者○也○何○以○見○其○不○可○違○順○之○則○

吉○違○之○則○凶○是○之○謂○天○人○一○理○尚○書○有○難○曉○處○正○不○必○枉○費○心○思○強○通○得○亦○未○必○是○

於○其○明○白○易○曉○者○熟○讀○而○有○得○焉○殆○不○可○勝○用○矣○

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常○歸○一○精○義○

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

息○齋○藏○書○卷○之○十○

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

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

窮理譬則觀山山體自定觀者移步其形便不同故
自四方觀之便是四般面目自四隅觀之又各是一
般面目雖種種各異此是一山之本
體則理一之譬也種種面目則分殊之譬也在人所
觀之處便是日用間應接之實地也
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焉以其渾然無間
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然
有止也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智凡其
燦然截然判然者皆不出於渾然之中此仁之所以
息齋藏書 卷之十 望
包四德而為性之全體也截然者即其燦然之不可
移者也判然者即其截然之不可亂者也名雖有四
其實一也然其所以如是之渾然燦然截然判然莫
非自然而然不假纖毫安排布置之力此其所以為
性命之理也
因時制宜一語最好即所謂義之與比也動皆合義
則天理周流而無間而仁亦在是矣是故君子之用
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惟其時而已矣
時宜用剛而剛時宜用柔而柔只是大體如此須知

不可無柔柔之用不可無剛無柔以濟其剛
以致侮無剛以制其柔或足以取吝
規模寬大條理精詳最為難得為學如此為政亦如
此斯可謂真儒矣
所謂無意者無私意爾自日用應酬之常以至彌綸
參贊之大凡其設施運用斟酌裁制莫非意也云胡
可無惟一切循其理之當然而已無預焉斯則所謂
無意也已
凡經書文義有解說不通處只宜闕之蓋年代悠遠
息齋藏書 卷之十 望
編簡錯亂字畫差訛勢不能免必欲多方牽補強解
求通則鑿矣自昔聰明博辨之士多喜做此等工夫
似乎枉費心力若真欲求道斷不在此
成已成物便是感應之理理惟一爾得其理則物我
俱成故曰合內外之道也
國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則大
成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
其間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定用
八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其病於致治乎何有

凡聖賢言語須是看得淡。冷義理方盡。若執定一處。將來硬說。其他說不通處。更不管只是成就得一箇。偏見何由得到盡心地位。邪近世學者。因孟子有仁人心也一語。便要硬說心即是仁。獨不思以仁存心。仁義理智根於心。其言亦出於孟子。又將何說以通之。邪。孔子之稱顏淵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仁之與心。固常有辨。須於此見得端的。方可謂之識仁。人心人欲。道心天理。程子此言。本之樂記。自是分明。後來諸公。往往將人欲兩字看得過了。故議論間有。

息齋藏書

卷之十

聖

未歸一處。夫性必有欲。非人也。天也。既曰天矣。其可去乎。欲之有節。無節。非天也。人也。既曰人矣。其可縱乎。君子必慎其獨。爲是故也。獨乃天人之際。離合之機。毫釐之差。千里之遠。苟能無所不致其慎。則天人一矣。到此地位。甚難。但講學則不可不盡。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耻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

王龍谿 名畿 字汝中山陰人

朋友中。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爲戒懼工夫。纔涉言語。

應接所守工夫。便覺散緩。此是分了一念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慎恐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不可以爲典要。雖終日變化。云爲莫非本體之周流。自無此病矣。吾人今日講學。先要一切世情。淡得下。此是吾人立定脚跟第一義。中庸結末。開口說箇淡字。正是對病藥方。淡原是心之本體。有何可厭。惟心體上淡得下。便無許多醞釀勞攘。便自明白。便能知幾。可與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立心爲。

息齋藏書

卷之十

聖

已便是達天德根。基若起頭。清脫不出。到底夾帶包藏。只在世情上。揀得一件好題目。做與孔門。闡然曰。章家法。奚翅千里。聖人之學。主於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於欲。便與靜坐一般。况欲根潛藏。非對境則不易發。如金體被銅鉛混雜。非遇烈火則不易鎔。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

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獨○修○
獨○行○如○方○外○人○則○可○大○修○行○人○於○塵○勞○煩○惱○中○作○道○
場○吾○人○若○欲○承○接○堯○舜○姬○孔○學○脉○不○得○如○此○討○便○宜○
也○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同○體○方○能○以○虛○應○世○
隨○聲○所○入○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神○更○無○好○醜○簡○擇○
故○謂○之○耳○順○此○等○處○更○無○巧○法○惟○是○終○始○一○志○消○盡○
渣○滓○無○有○前○塵○自○能○神○用○無○方○自○能○忘○順○逆○
吾○人○處○世○豈○能○事○事○平○滿○無○不○足○之○嘆○所○貴○於○隨○緣○

息齋藏書

卷之十

果

順○應○處○之○有○道○耳○禪○家○謂○之○缺○陷○世○界○違○順○好○醜○皆○
作○意○安○只○見○在○不○平○滿○處○便○是○了○心○之○法○方○是○當○地○
洒○然○超○脫○受○用○纔○有○悄○然○佛○然○之○意○等○待○平○霜○時○方○
稱○心○吾○之○所○自○失○者○多○矣○况○人○無○皆○非○之○理○惟○在○反○
已○自○修○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孔○門○家○法○故○曰○下○
學○上○達○知○我○其○天○此○便○是○古○人○自○信○之○學○忘○好○惡○方○
能○同○好○惡○忘○是○非○方○能○公○是○非○
利○欲○溺○人○如○腐○索○纏○縛○易○於○解○脫○意○見○如○五○色○線○方○
以○為○寶○解○之○甚○難○非○志○於○道○一○毫○無○所○藉○於○外○者○未○

易以語此也

有○切○已○之○志○自○不○暇○閒○圖○度○閒○議○論○終○日○對○越○上○帝○
那○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人○心○如○天○樞○之○運○一○日○一○周○天○緊○不○得○些○子○慢○不○得○
些○子○緊○便○是○助○慢○便○是○忘○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不○索○不○慢○密○符○天○度○以○無○心○而○成○化○理○學○之○的○
也○

或○問○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然○則○静○坐○足○以○盡○
學○乎○先○生○曰○學○非○專○於○静○坐○静○坐○亦○甚○難○方○坐○時○念○

息齋藏書

卷之十

聖

頭○作○何○安○頓○有○所○守○即○落○方○所○無○所○着○則○墮○頑○空○不○
守○之○守○無○着○之○着○此○中○須○有○活○潑○之○機○存○乎○心○悟○非○
言○思○之○所○及○也○
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生○死○不○違○不○違○此○也○
日○月○至○至○此○也○
纏○繞○的○要○脫○灑○放○肆○的○要○收○斂○方○是○善○學○
不○秋○冬○則○散○漫○何○以○成○翕○聚○不○春○夏○則○偏○枯○何○以○成○
發○育○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檢○點○自○已○嚴○密○則○責○人○自○輕○不○

至歸怨於人故遠怨
人心要虛惟虛集道常使胸中豁豁無此子積滯方
是學

獨知無有不良不觀不聞良知之體顯微體用通一
無二者此也戒慎恐懼致知格物之功視於無形聽
於無聲日用倫物之感應而致其明察者此也知體
本空着體即爲沉空知本無知離體即爲依識

佛氏行無緣慈雖度盡衆生同歸寂滅與世界冷無
交涉吾儒與物同體和暢所合蓋人心不容已之生

息齋藏書

卷之十

聖

機無可離處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成輔
相天地之心生民之命所賴以立也

兩峯孟子問大丹之要先生曰此事全是無中生有
一毫渣滓之物用不着譬之蜣螂轉丸丸中空處一
點虛白乃是蜣螂精神會聚所成但假糞丸爲之地
耳虛白成形而蜣螂化去心死神活所謂脫胎也此
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養生家不達機竅
只去後天渣滓上造化可謂愚矣
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爲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

二心之用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
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停
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見在之實

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
念根於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無輪迴識變爲知至
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爲凡夫言謂之有可也爲
至人言謂之無可也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
以應於無窮非知道者何足以語此

萬欲起於意萬緣生於識意勝則心劣識顯則知隱

息齋藏書

卷之十

聖

故聖學之要莫先於絕意去識

羅近溪 名汝芳 江人

問季路問鬼神與死而夫子未荅何也曰聖人詞婉
而盡皆深答之而子不察耳其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欲其以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祭如
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也其曰
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以死猶生
也所謂發揚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而神之著者
也當時子路亦已了了故不復問

問立身行道果是何道曰大學之道也大學明德親
民止至善許大的事也只是立箇身蓋丈夫之所謂
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如言孝則必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而其孝始成苟一人不孝即
不得謂之孝也如言弟則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
下皆弟而其弟始成苟一人不弟即不得謂之弟也
是則以天下之孝為孝方為大孝以天下之弟為弟
方為大弟

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義何如曰仕學原是一事

息齋叢書

卷之十

幸

但自成已處言則謂之學自成物處言則謂之仕
問定性書每以喜怒哀為言何如曰吾人日用總是好
惡而喜怒則好惡之成者也好惡之端極微而喜怒
之用甚大聖人誠意正心只從此處用力便推之家
國天下裕如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而僻則為天下僂焉以是知此學之講直關
世道欲一體乎萬物者主張之功誠不可不汲汲也
趙懷倩曰一嘉言何以三評焉論世也上世先行
而後言其言嘉而少而上世治周之初世其言嘉

而較之上世多而周世亦治及其末世言有嘉有
不嘉而周世衰且亂焉言之嘉否治亂所關顧不
重哉乃天愛道源篤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言有物行有恒其諸言之嘉者道之不嘉者如農
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然後周暨上世之道粲然復興且憂上世之道不
傳於身後於是乎垂不朽之業刪嘉言之極而六
著之經禮嘉人之所以立也詩嘉人之所以言也
春秋嘉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嘉和德德全而後

息齋叢書

卷之十

幸

及也書嘉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嘉窮理知命而
後及也今學者人自立言而不知禮無以立不知
詩無以言不知春秋無以斷不知樂無以和不知
書無以議制不知易無以窮理大哉孔子其為嘉
言本諸身徵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倖質諸鬼神
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至矣盡矣矣哉可得而加矣沿及戰國處士橫議其
言愈多嘉者鮮矣孟子有憂之遂辟邪說距詖行
而楊墨之言之道熄孔子之言之道著故孟子非

孔子之言不敢道孔子得孟子之言且相得而益彰秦一天下焚上世之書坑當世之儒而嘉言灰燼矣漢興除挾書律其間董子輩互有發明聖人之道未墜於地不可謂非其嘉言之力矣由漢而來魏晉之玄虛六朝之淫靡不惟其言之不嘉且以禍道如秀之亂苗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可惡孰甚焉唐雖知其弊未革其習故唐世嘉言不少樂見唯韓昌黎原道李習之復性亦可以為嘉言矣世至於宋周程張朱迭出而嘉言常常而見

息齋藏書

卷之十

聖

聖道源源而來故藏書獨許其繼往聖開來學宋世之後非元明乎元之許魯齋明之薛文清交所謂當世大儒其為嘉言也是非不謬於聖人亦足以修其身治其國平其天下前卷謂往聖得宋儒嘉言如明鏡之重磨也光皎是卷則曰往往聖得元明儒嘉言如明鏡之磨而又磨也光無不皎前卷謂來學得宋儒嘉言如晨鐘之初發也夢醒是卷則曰來學得元明儒嘉言如晨鐘之發而又發也夢無不醒然則吾世學者立乎元明以後而指乎

元明以前上世之言至今在上世之道至今在誰之力也嗟呼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昔鏡宋元明得而磨之昔鐘宋元明得而發之今之鏡猶宋元明所磨之鏡今之鐘猶宋元明所發之鐘世有君子獨不可因其磨而磨之因其發而發之以皎上世之光醒後世之夢哉我思其人且暮遇之是以論其世也而嘉言之能事畢矣

嘉言總論

中卷子曰宇宙者日新之數也自有書契以迄乎

息齋藏書

卷之十

聖

今名賢代興極斟酌之功以諗彝倫之則而嘉言於是乎迭出學士家選勝徵奇不必窮石渠之秘搜西室之藏即經史所垂雲漢為昭卒歲歷年烏足以盡若然則嘉言所存庸貴多乎予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言與以聞道也道不可聞又何貴乎言嘉言與以裨道也道既有裨斯得謂之嘉言或曰嘉言可存也而存其畧何也曰是因時而制宜之義也因時而制宜故能考古而有獲是故語上以

機語下以法上智不可多得而中人以下非教無以入非講無以明教而講之則嘉言貴矣譬之求魚者必因乎筌見兔者必需乎蹄魚兔得而筌蹄可廢借文章之誘爲入聖之由使學者開卷思維先收其放佚之心以消其邪僻之習正念攝持得來嗜欲漸遠得去嘉言入耳以滌心猶良藥入腹以却病心言相合藥病相投片言皆金玉也一劑皆和緩也言嘉至此則吾道之津梁也多奚以爲哉況性天向上一機慧心人自善領悟正不必全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十

五

待於此吾是以不欲多其言以增學士之障祇存其畧以鼓下學之心如月在天上原不因指而見其指而見者亦不可謂爲非見也或又曰存畧既得聞命矣而卷分爲三何也余應之曰吾論其世也自周末迄唐季嘉言之有裨於道者雜出乎其間故數世共成一卷宋之世巨儒肩立懼夫雜出者不足以裨道且足以亂道也於是乎去其雜出者而純出焉真大有裨於吾道者也故宋世獨成一卷元明諸儒亞宋者也亞於宋而其嘉言不亦

足以有裨於吾道也哉故元明合成一卷讀者論其世而考其人考其人而取其言以其言爲求魚之筌也則得魚而忘其筌者得道而忘其言者得言以其言爲見兔之蹄也則得兔而忘其蹄者得道而亦可以忘其言值此景運中天先聖之道在人賢者得其大者不賢者得其小者吾異其人故厚其望厚其望故嘉其言嘉其言而又慮人之畏其多且難而苟安也故存其畧兼次其世懷備子聞而揀管從之曰是其大有裨於吾道也夫先生

息齋藏書

嘉言 卷之十

五

總論其畧僕得分疏其畧可乎余曰可謂相得益

息齋藏書卷之十一

公餘證可

中和位育說 蔚蘿環極魏先生著

余讀中庸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終日理會不得按朱子云致推而極之也自戒懼以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致字一邊從未發說來一邊從發而中節說來亦猶是戒懼慎獨工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夫而約之精之也余謂致字必從天下大本天下達道說來方有着落本者根也千枝萬葉要從此發出道者路也千門萬戶要從此走去君子戒懼慎獨一身之內中和脩矣自一身以致之天下有真作用必有真功化蓋推而廣之布之之義所謂修道之教也董仲舒云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神畢至中和位育無非實事實理有天下者如此而有國者可知致字為修道之教無疑矣乃說者曰位育之效帝王有其事儒者存其理

尤書生訓詁非體認之言也一身中和者即一身之位育也如心廣體胖晬而盎背不驕不倍動容周旋中禮是也一家中和者即一家之位育也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男女繁生奴婢聽令草木昆虫不傷其類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是也一日萬世可以類推夫人忠不戒懼慎獨耳寧忠位育之無其事哉若云胸中有乾坤眼前有飛躍終是儒者位育真地界余學力尚淺不敢深言也惟詣此者自知之

泊水張伯珩先生曰考亭原註節節聯繫工夫意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在弘道覺世反求自得環極從白文涵泳來從身心體驗去說得親切易簡歸重戒懼慎獨理非有二特詞氣安勉不同耳留之以翼集註

泊水自東谷先生荅伯珩先生書曰承示魏環翁中和位育說謙愚何足以知然重奉下問敢對以應朱子註謂致推而極之也從戒懼說來有工夫故下云此學問之極功環極從大本達道說來無工夫却只以推字解致而以極字解位育與朱子微有不同以文氣遞接處看來此論較順其寔大

本達道亦離不得戒慎工夫。但朱子以戒懼節爲存養工夫。慎獨爲省察工夫。而此一節爲充其本然之善。充卽致也。然有工夫耳。台意以爲何如其云一身中和卽一身位育也。初謂陰陽血氣之流通四肢百骸之順適尚偏。次云如不陵不援不驕不倍。粹而盎背固佳。東陽許氏云。心正氣順自然粹而盎背。動容周旋中禮。補出動容周旋中禮又好。環極意似不喜。朱子有此理三字。但其上云有此理。便有此事。故史氏伯璿云。不若直以事言而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三

理在其中之爲盡。亦此意。竊謂孟子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二字說得。寬似兼事理言。一身之位育亦於此可思。

涑水朱小晉先生曰。春秋紀日蝕星殞山崩川竭。皆天地不位之類。螟螣冰雹天札旱潦皆萬物不育之類。凡此不徒帝王有愆。足以致此。卽一夫失德一方沴戾皆可干天和而傷發育七情者。人人之所具有也。人人具有。人人而中和之無少滯碍。則一身無不暢舒。自覺天地無不清寧。而萬物無

不蕃變矣。豈不是實理。卽是實事。若云存其理是一樣人有其事是一樣人。則中庸開頭謂性謂道。似有兩謂矣。環極先生事事從實處歸着。從真處體貼。覺六經無一虛語。說得出便行。將去方好。將此章歸本修道之謂教一句。真見得匹夫匹婦皆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何分儒者帝王。從來天地人三才分配。此人有何差等。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矣。此句理會便可了了。天地萬物原爲一體。血脉自是流通。位育豈是妄談。讀張橫渠西銘自見。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四

又曰。今人輒忌腐字。動云腐儒。愚謂萬聖千賢。那個不從腐字做成。今人輒忌忠厚。動云老實。愚謂古聖先賢。那個不從忠厚踏脚。

陽直裴中菴曰。中庸一書。扼要全在慎獨二字。戒懼乃慎獨下手喫緊工夫。處獨亦中也。一片虛明寂然無朕。卽吾儒之所謂無極是也。故未發以大本歸之靜極則動。感而遂通。便有端倪。卽吾儒之所謂太極是也。故已發以達道歸之。此正直闡率性之謂道。實際處工夫至此。中和已脩。原分不得。

戒懼則極其中。天地便位。慎獨則極其和。萬物便育。從前雖有此說。必竟未妥。曰大本曰達道。皆言中和之妙。見得惟此中方是天下之大本。惟此和方是天下之達道。此處不是講工夫。發而中節。乃庸之義。庸者中之用也。方可着在修道之謂教。去是後一層事。在垂教訓。世一邊末節。朱註解致推而極之也。又講在工夫上。鄙見工夫全在前邊。此節單講徵驗。致猶至也。人果能至中和地步。天地自然位。萬物自然育。位育豈非慎獨之極功。而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證可

五

功用之神化哉。歸在擴充上。亦得。章中一身中和。卽一身位育。誠絕頂名言。以此觀之。由小而大。由近而之遠。實實可以致之。東谷先生謂充其本然之善。甚妙。充字當與人能弘道的弘字對看。章中又云。人患不戒懼。慎獨耳。寧忠位育之無其事。二語直破古今之疑。則事理二義俱了了矣。豈特帝王有其事。儒者祇存其理哉。腐談無當。質之四先生以爲何如。

克已復禮歸仁說 環極著

按紫陽註天下歸仁曰。歸猶與也。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每讀至此。既不敢以朱註爲非。又惜惜不能見大意。竊謂與其仁只是說向人的。那一邊天下之稱許。安可必之一日耶。如云。歸猶合也。通也。庶幾近之。遊子歸家。而但云會合。百川歸海。而但云疏通。其義自見。正與復字緊緊對針。先儒或有言及者。指出以正之。近讀王文公語。教云。仁爲心之春。春之日。萬物歸之。而日未嘗使其歸。尤溪切可會至于克已復禮。儒學也。克已而不復禮。禪學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證可

六

也。儒者非禮而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是禮而必視之。聽之。言之。動之。矣。若釋氏則以耳目口鼻爲障。並視聽言動而空之。禮遂去矣。此復禮不復禮之分。而卽天下歸不歸之分也。

涑水朱小晉先生曰。已者私也。人惟有私字障礙。所以萬物捍格不相流通。謂之隔膜。若能克化此已。則合天下爲一身。自然見人我會歸之源。如鳥之歸窠。人之歸家。水之歸川。一般實實有此光景。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總不外此仁字。本色仁

義禮智信名曰五常論仁而單云復禮者仁主寬禮主嚴必寬而有制乃為真仁乃為有用之仁不然則佛氏之仁矣環極先生云克已復禮為儒學克已不復禮為神學可謂察毫辨菽發前賢所未發仍不離實落二字見解也

陽直裴中菴曰吾人生皆為已字所害便爾聖凡隔絕了聖非自聖倘能克去已私凡人即可立登聖域克已何以復禮此禮與儀節之禮不同人心渾然粹精之謂仁秩然燦發之謂禮向來惟此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七

已私汨沒則逐處成妄便仁失而禮亡克則妄去真呈自有一段活潑潑不容已之天機時時現前豈非禮而何至諸歸仁邵子嘗言肺腑歛天地之春又子書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自是實理章中以合通二字辯朱註與字駁得極是又援王文安仁為心之春一段以証歸字之義溪服妙悟自先生發此妙諦則此書之旨毫無所疑矣若克已復禮則為儒學克已不復禮便是神學伯疇先生云用世與出世不同又為二義之確論也

環極魏先生書一問

前日與先生論寡慾二字樞自言曰房幃之慾可謂寡矣一切亦覺淡然先生微笑曰吾不敢信教之愛之盡此一語遂不敢忽過矣樞退而思寡慾直易易耳而先生難之豈有學養如先生而尚謂難乎此必有說樞嘗讀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慾而下文多慾云云者是寡對多而言亦非絕慾也莫善云者是教人養心工夫切實下手處亦非心與天游渾然無慾地位也所謂勉強而行之猶之不能走路者亦勉強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八

而走不能飲酒者亦勉強而飲也慾獨不可勉強而寡乎先生又曰慾字所包者廣不獨房幃一節也是矣樞正謂房幃之慾寡之為難此處把持得定其餘皆塵土視之耳不必更言難易矣或云人心畧有慾憑即慾也是矣樞謂欲字加心而成慾蓋以私心言也私心慾憑是慾若忠孝節義之事苟有一毫未慊雖終身忠憑亦不為慾去此慾憑禽獸而已何以為人或云汝終日看書講道作文吟詩此便是慾其他可以類推樞謂此言似是而非也孔子云學易學詩

孟子云誦詩讀書孔子作春秋孟子好辯果皆慙耶
人生斯世達而行道窮而著書舍此兩事外惟有多
方鑽刺黃絲進取阿附求容兜攬過付干謁權貴攢
謀攻讒侵佔田園積聚貲財追隨姬妾而已不則沉
溺佛老說空說幻口中一切丟下却日在功名富貴
酒肉妻孥中未嘗丟下一椿便到丟下時於世何補
於身何益耶至云懺悔一切須藉佛老樞末之聞惟
聞濟人利物忠君愛國有可懺悔之理耳若慙字充
類至盡卽神僧入定以後三日五日亦未嘗不欲飲

惠齋藏書

卷之十一

九

茶啖飯也此何說也反覆尋求不得其解但有不信
乎朋友者必吾慙之未寡也先生究性命之學發一
貫之旨樞心悅而誠服者已非一日且教我愛我篤
摯諄切真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幸直舉其不敢信於
樞者明白開示樞所見爲易者病在何處言之偏者
理從何歸料他人不能言亦不肯言樞托在先生道
義之末啟發必多不啻寶筏也烈風不能侍側具書
代陳伏乞垂照

書一復

度學淺才疎一官屢躓迂拙無當于世務可知矣然
世務之顯而易見者尚茫昧如此况身心之大性命
之微而敢謬言乎第曩來善病至一切事每每適用
其精神以此氣益弱神益疲而病益深病深而事益
廢因而究心于養氣存神之一道于聖賢精要切實
處鑽研十餘年近雖漸有入機若窺之于道實無所
得叨在先生教下嘗見先生德行人品文章政事爲
第一流人又見先生亦善病而致病之根或亦由過
用其心以致之乎故座談間謬爲狂瞽之言實交相

惠齋藏書

卷之十一

十

有成之意也承先生不鄙下問敢不以一得之愚質
諸有道而証之耶前言寡慾二字先生毅然言之似
已確有把握而物毫不能以動之者若然則此道甚
易易矣昔卜商子尼山高弟也胡乃入見道德而喜
出見紛華而悅程明道一代大儒也又何故見獵心
生以二賢言之則此道又似難矣故先生言之甚易
度云吾不敢信蓋亦不敢面從以近于諛之之意實
所以堅先生之志而鼓之以溪造耳語云聖人必物
賢人格物常人則逐乎物者也聖人必慾賢人寡慾

常人則迷乎慾者也。吾輩初從事于斯，自當先從格物。寡慾始格，與寡自有要領，非泛泛而爲之也。若欲見性，先須去識，識在而根存一觸，卽發。若不從此致力，則今日之所言寡者，特強爲操持而無有所觸之耳。識者何？卽魯論之所謂意必固我而宜尼之無斯四者，正識盡而性見之真實際也。吾輩業儒，何必遠談佛老性命大切要工夫？虞廷十六字盡之。十六字何以言人心道心？何以言精一？允執然，念念常在于慾，卽謂之人心；念念常在于道，卽謂之道心。以道存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七

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蒙以養正，實乃聖功之大也。度故言孔子一貫之一，卽堯舜之中無二理也。學者誠能于良背行庭深求聖門心法，則孔顏樂處自在矣。如是時而習之以至純，亦不已自然，優入聖域而且亾物，亾慾豈特寡與格而已哉？台教私心之謂慾是矣。若忠孝節義，卽道之顯透處而修而正，政完滿此分量使之毫

無所歉而止，豈可以慾目之？但格致得其要，則心極立而變化生，事事見性處，卽事事見道處。從此看書講道作文吟詩，皆足以助吾道之發機，弘吾性之妙用。不然，本體茫無實地，日徒僕僕于枝葉上去，以耗散其精神，亦何益之有？王陽明嘗云：吾人止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念頭俱着不得，譬之泥沙與金玉之屑，皆足以障眼。是以一切知解皆是增擔子，擔子愈重，愈超脫不出矣。真身心的確名言也。盲人言五色，殊不知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七

其謬。因先生諄諄詢之，故爾妄談。惟高明哂而置之，幸甚幸甚。

書二問

辱示具悉。先生入道之深，教人之切，頑石亦當點頭。况樞稍有心胸者耶？第書中之言有極敬服而不敢忽過者，少一講求，卽多一茫昧。豈可當前而失之如餐氣存神，洵却病之良方也。不待言矣。而格物寡慾之要領，仍不能解。蓋樞立論每在腳踏實地一邊，今台札云：若欲見性，先須去識。夫格物未有不用識者。

但安立之意見可去而識或不可去。昔人曰：先器識。曰：識時務，曰：明哲保身。何者？非識而顧去之也。先生善矣。卽以奕論不識先着全局皆輸矣。識苟可去，何？不立碎黑白子乎？至寡慾亦嘗靠識，惟識得慾之爲累爲害而始寡之，又寡矣。燈蛾無識，始汨沒耳。識果可去，否？此處更望指迷。樞所願學，祇在克伐怨欲之不行，而豈敢望於意必固我之俱無耶？若許樞爲第一流人，豈有第一流人而尚諄諄說寡慾者乎？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非先生之教也。王陽明云：止求日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圭

減不求日增，非寡慾而何？又云：好念頭，不好念頭，俱着不得。此近於釋氏之空矣。樞必以着好念頭爲是。先儒混話，有未可盡信者。此類是也。先生入署，則盡心平反，出署則啟發後學，何爲着此好念頭而悖先儒之言耶？敢一問之。總之寡慾非難，樞之獨見也。偏見也。前賢見紛華而悅，見獵而喜者，或幾微毫髮之間，不敢自欺者，有之。若孔顏樂處，只在簞瓢陋巷，疏水曲肱耳。惟其最易，故中庸不可能也。世人良田華屋，酒池肉林中，尋孔顏樂地，真夢藝矣。三代而下，原

不當於幾微毫髮間論人，苟能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中盡得一分酒色財氣，中省得一分便是個人。卽一物不格，亦自無碍。千言萬語，徒費多折。且先生之建報恩寺也，祇此不忍登臨之一念，遂棄園如坏土。當日曾見爲難乎？易乎？自信得過，卽可令人矣。取再問之，樞但求句句腳踏實地而後已。先生倘以孺子可教，不厭煩瑣，卽舉其腳踏實地者，明明開示藥石而玉成之，勿致懸空撈摸也。切切望望。

書二復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古

昨盲瞽之談，先生不卽鄙斥，欣欣尚拈以相問，可謂慕道之勤而好學之篤者矣。大道原不落言詮，而况娓娓耶？天下凡顯之于議論者，盡屬文章枝葉，實非性天秘諦。旣承明問，再一剖晰以告之。如所問格物寡慾要領，寡慾一事，先生自言非難，不必再贅。至于格物二字，朱子謂格盡事物之理，此論未確。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而事物之理能一一盡之乎？書言格其非心，心化于物，不謂之非心，而何故格其非心者？格物也。格非擇格之格，乃格去之格。此義較切，卽

朱子晚年亦嘗有言曰向來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關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又答何叔京曰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又答呂子約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就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又答陸象山曰邇年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何時支離之病凡此類皆載朱子全集○中○必○有○此○一○段○方○不○失○爲○大○儒○故○陽○明○有○朱○子○晚

惠齋藏書

卷之十一

主

年定論之言以定公案○以此觀之○聖賢性學工夫專在內裏○若向外尋求○愈趨愈遠○度前云若欲見性○先須去識○的有所據○非一人臆說也○良謂性空始靈○靈則始覺○如先生先器識云云○此就情緣世法而言之○豈所論于性道哉○大約性道于情緣世法相反○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軻氏到家語○然世不皆堯舜○故湯武反之○亦能近乎性○以幾于道者也○先生云識不可去○度以爲識不去○必不能見性○必不能近道○然去識誠難○是以至道不易○至于空字之義○不止釋氏言

之吾儒亦且言之○如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問也其庶乎○屢空○夫子亦何嘗不言空乎○故人性上不容一物的○非混話○但世人平日依着事物○日日混將去○汨沒已久○遂忘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若一旦令去事物而求歸根宿命之地○無可捉摸○自不覺駭而詫之○孔顏樂處在其中○不在其外○但會得本地風光○自有天然樂趣○世分之榮○何足以踰之○若言能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盡得一分酒色財氣中○省得一分是矣○然此亦止向道入門法○非究竟法○今先生詢以實

惠齋藏書

卷之十一

主

地大哉○問然究竟法○卽實地義○此法甚深○甚微○度何人斯而能妄言乎○姑以所聞者○試一言之○昔人嘗謂仁義禮智之根○根于心○猶草木之根○根于土○草木之根○根于土○自然暢茂而條達○仁義禮智之根○根于心○自然生色而晬面○吾人誠有志于學也○亦惟直從其根焉而培之○而溉之○培之○溉之○生意有不息焉者乎○蓋草木之根病○則枝葉病○草木之根不病○則枝葉不病○若人之心○猶草木之根也○心病○則身病○心不病○則身不病○故身病由于心病○而大學體胖教語○乃去病

之妙方也。修身在于正心。而體胖數語。又乃爲學之捷徑也。故心卽是聖。爲千古第一秘諦。心非懂懂。往來之心。乃天下何思何慮之心。非知識幻妄之心。乃文王不識不知之心。吾身自有真心。真心在吾身。真去處。原非語言文字上。聰明知解上。可得而求之。當在靜中以悟之久。則泰宇定。而天光發。自有不期然而然者。以現其虛明之妙也。故周旋世法。莫過于識。若夫棲心淡漠。以弄其機。實以識爲賊也。黃帝求玆珠于罔象。此言思過半矣。度謂先生爲第一流人。此

息齋藏書

卷之十

七

實本質之異于人處。非過情溢美。特向來未究心此道。就中機趣。終覺尚隔一層。此虛度不敢謬以爲是。而贊之。今欲從事于斯。請以求放心爲下手工夫。果從養氣做去。漸漸自有入處。更須化其所執。集吾虛以俟悟機之自發。悟機一發。衆妙畢呈矣。慎勿墜在理障窠臼中。是又區區之所至祝也。贊茲狂言。再証有道。倘以爲未然。幸明教之。

書三問

樞之奉教於先生也。極盡其虛。先生之教樞也。極盡

其誠似宜了了言下了了。胸中矣。乃教者至再而辯論愈多。桷鑿愈甚。樞反覆求其故而始得之。大抵資性之所近。學力之所至。各有短長。要未可以強同也。先生之本領在空。樞之本領在實。空則解脫而實則擔承。此其不同者也。先生之着力處在去識。樞之着力處在寡慾。去識則後性而寡慾則養心。此其不同者也。先生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道之入門。處。樞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性之結果。處。入門者由此而走。至彼。結果者盡此而人已完也。此其

息齋藏書

卷之十

八

不同者也。先生謂性上不容一物。好念頭不好念頭。俱着不得的。有所據。非臆說也。樞謂人性本善。人無有不善。好念頭着得不好念頭着不得。適還性善之初體耳。亦有所本。非臆說也。此其不同者也。先生謂一旦去了事物。便無歸根宿命之處。樞謂去了事物。朝聞道而夕死。卽是歸根宿命之處。道者何也。孔云由戶。云仁之本。孟云親其親長其長。云孝弟而已矣。聞道者蓋聞此也。若情緣世法。人人聞之。日日聞之。者於道何涉耶。此其不同者也。至于本地風光。天然

樂趣悟機自發衆妙畢呈云云如游魚飲水冷煖自知固不在語言文字之中亦不是腳踏實地之理嘗讀先儒所云月映萬川暗室一燈觀未發時氣象等語皆類禪話安得如子思子戒慎恐懼四字詳盡而切實耶且先生昔云倘然倫理缺陷世上那有不忠不孝神仙稍如心地齟齬西方豈爲涵汚納垢滄海此聖賢垂世立教之旨非佛弟子口頭禪也若說得愈炫愈妙至深至微摸捉不着反去何文章枝葉上討個生活其悞後學不淺豈先生昔言實而今言空

思齋藏書

卷之十一

九

乎何樞前者信而後者疑也此其不同者也先生教樞而慮樞墮理障窠臼樞不慮此所慮者孝弟之未盡是性分之有虧戒慎恐懼之偶踈難信俯仰之無愧此其不同者也有此數不同而必欲強同資性學力實有所短自欺欺先生俱不敢也僕舌何益焉惟敬聆金玉統俟面請勿違訝樞之不能虛受也先賜教語以指同異之原幸甚

書三復

大道無名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形

長養萬物道之體如是廣且大人能盡其性則位天地育萬物其分量實足以弘之由此觀之而敬善之美豈可得而盡之乎度茲昧無似世法尚多脫畧原不當深言道法因先生不鄙其陋殷以道詢故不敢不畢其愚然以管窺天自貽笑于大方耳第本體一念之微自信頗真茲先生復以同異相問度若據所見而告之恐益滋先生之疑矣思之終不敢順其詞以取先生一時之信誤先生而並以誤後學也同之一字當會其真源會其真源則今日此理千百世亦

思齋藏書

卷之十一

年

此理若其流派則各有所趨念之所執此以爲是必彼以爲非曷得而同之哉然同之者其天德之性也異之者其流逸之情也或云人性亦有不同孰知不同者乃氣質之性非所論于天德之性惟其同是以聖賢必見性而後已見性事君未有不忠事親未有不孝其于兄弟夫婦朋友亦未有不各盡其道者也千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亦云多矣得道而爲聖人者幾何人耶今先生以解脫歸于空擔承歸于實似非通論昔人謂縛于空則墮乎二乘執于寔則

墮乎理障。不墮二見。而中道出方。爲吾儒之聖學。如是則解脫者。未始不可擔承。擔承者。未始不可解脫。泥之便不同。化之有何不同也。先生謂度之着力在去識。先生之着力在寡慾。然去識之論。言學道者必如是。始能造極。非度便自能去識。去識則爲上達。寡慾則爲下學。由淺而深。慾盡而識亦可漸盡。終心未始不可到。後性地步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謂爲入門。漸進之功。則可謂爲究竟。造極之法。則不可泥之。便不同。化之有何不同也。先生謂君臣父子云云。

宿命之處。此論大錯。蓋生生不息之謂道。此機在天。地亦在人身。得其妙竅。而時習之。實可自見其端倪。若云由戶等語。人人知之。子貢何謂性道不可聞。昔賢有言曰。死而不亡者壽。必聞此道。方可久死。以其肉身雖稿。覺性不滅。不然則死而真死矣。此其不同。誠有不同者也。至于如游魚飲水。冷暖自知。是箇中消息。戒慎恐懼。四字詳盡切寔。是箇中扼要。中庸一書言體處少。言用處多。非故爲少。故爲多也。其本體不過這些子。而未發一段。乃性道真寔根源。戒慎恐懼四字。猶浮妙在不睹不聞。兩所字合以慎獨之意。細細味之。則工夫時時在內。不在外。可知矣。若云類禪。不是腳踏實地。又止求其迹。不求其神耳。若云說得愈玄妙。深微。摸捉不着。反去文章枝葉上討生活。誤後學不淺矣。是先生婆心。與度實無殊。別大道最上一乘。原遇慧心人。彼此參究。中人以下。別有接引法門。非一槩混混。可以輕言。言寔言空。或疑或信。姑存之後。日自有領畧處。不在一時便得了也。此其不同。實無所不同者也。人有利鈍。故教有淺深。然畧

其皮膚直挾骨之髓者。君子自強不息之大力也。泥乎典要。惟躡步之趨者。鄉愿自好之小學也。孔子不言乎克己復禮。又曰仁者安仁。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則操舍得失之故。可得而知也。孟氏不言乎先立乎其大者。又曰從其大體則爲大人。則內外輕重之愚。可得而知也。至于中庸大旨。先發道之大源。以歸之君子。總括之以一誠。推之以及于天下國家。極之以至于鬼神天地。何者非誠。何者非誠之妙用。其實皆從中流露而出。又恐人求之于迹。故亟醒之曰。

忠齋叢書

卷之十一

王

苟不固聰明。庸知達天德者。孰得而知之。知且不得。况能實有所証入乎。其結束又歸之于無聲無臭。可見此道一求之于聲色上。則末之末矣。度實茫昧。所見大約如此。是否惟先生付之一喙。以置之可也。

書四問

王龍谿云。心知其非。而面爲之掩。不規于身。而退有後言。非君子之用心也。樞嘗與他人論學。亦知重行。不重言。但恐私欲錮蔽之日。不講則理不明。我知而人不知。我行而人不。行終非成。已成物之學。於世何

濟。龍谿又云。誨人倦時。卽學有厭處。此言大爲有理。而况我未必知之。真行之當耶。龍谿又云。真行路人。遇三义路口。便有疑。有疑。不得不問。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謂學不必講者。還是未曾走路。泛泛然說體面話頭也。心竊疑之。更有疑於先生者。直須剖明。庶免大惑。昨晤先生云。性命自性命。經濟自經濟。未可同日而語。樞謂性命中卽有經濟。經濟中卽有性命。難以兩段而分。若性命中無經濟。成則自了。漢不成。只是口頭禪。經濟中無性命。成則法術人。不

忠齋叢書

卷之十一

王

成。只是官場套。譬如樹有根。而無枝葉。根猶在也。有枝葉而無根。枝葉何來乎。先生剔歷有年。事業麟炳。豈無所本。乃爲此不情之言。疑之又疑矣。同心之友。不敢疑。惟先生正之。

書四復

龍谿爲陽明高弟。其識解議論。大有透豁。特每與人言。卽貼良知一邊。固是大儒接人化物之意。不知此中理趣。要得權實二義。若向知者言之。彼已有証入處。自然頭頭是道。一觸卽了。則機與機迎。不覺兩相

其合所謂開門見山毫無所障不假棒喝語默皆符此實法也。若與不知者言之何異向門外漢談屋內家珍未有不駭而詫之者必當婉轉誘掖以啟其靈機或借物以喻其理或卽小以況其大使學者悟舉隅之微自漸透光明之燭此權法也會得二法方可明教之義如龍谿集中往往執定良知二字未免率多牽強今先生論知行學誨而謂學之不講爲未是誠切問也至于疑度性命自性命經濟自經濟之言並申其說云性命中卽有經濟經濟中卽有性命似度言爲非矣然此言因先生坐談間言唐荆川命將申明紀律龍谿以爲不是良知先生以爲卽是良知度發前論所以破龍谿之迂其意實隱化先生之執雖一時率爾之談旣而思之亦非妄誕先生旣以爲惑請爲剖明夫學至聖人而後能造其極內聖則必外王庶幾性命中有經濟經濟中有性命其本末精粗自無不渾融條貫者至于賢人去聖人不遠有體有用大小雖分其理無二若夫豪杰以下則難樂論矣先生試觀古今何代無才其設施注措何者非

其經濟宜乎人人盡性以至于命若使之向聲臭俱絕之時認取本來面目而慧性得以常存者果有幾人哉良由學士家經濟皆從聖賢摺拍中拾來得其迹未得其神皮膚之顯露亦有可觀而精微之密秘終非探本故內外合一之理不可混而繫論也是以軻氏有集義襲取之辯夫子不云乎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合而觀之則性命中卽有經濟固矣若經濟中卽有性命度以爲未然也吾輩今日有志于學必須在根本上實實去做工夫務使性地了徹一毫物欲不能粘惹精神凝聚浩氣自然充塞靈榮之墟忽有妙理畢呈非語言可狀非思擬可摹真如明珠內含中外瑩透得此機括方是性見處方是命立處到此地步仍純一不已始有敦化川流之妙從這裏發出來方爲內外有本之真經濟不然盡出襲取而可輕言合一哉鄙見如此高明以爲何如昨先生又言龍谿以戒慎恐懼爲本體以不觀不聞爲工夫似悖書旨度以爲此論正見龍谿之悟若以不觀不聞爲本體何異木石惟其慎懼始覺性常存安

可不謂之本體人惟心無所主則耳目無依。親色則目便隨色而去。聞聲則耳便隨聲而去。耳目轉動總緣心之外馳。果爾慎懼則心能常住。親如不親。聞如不聞。從此操持吾性自見。安可不謂之工夫。故龍谿之言乃見道之談。實吾輩下手一切要法也。並拈出質之。

書五問

奉面教後。復奉手教。先生似不喜龍谿接陽明之傳。而發明良知者。樞謂良知二字。最切人理。兩言可以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毛

發明孟子所云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長。苟能自少至壯至老。時時處處存此愛親敬長之心。良知之能事畢矣。大約良知猶云不昧良心。爾龍谿之論率多牽強。誠如先生云也。至於先生云性命自性命。而樞謂性命中卽有經濟。先生云經濟自經濟。而樞謂經濟中卽有性命。二論不妨各見。而並存之。從自己身上體驗一過。亦可無煩置辯矣。獨先生謂古今來何代無才。其設施注措。何者非其經濟人之盡性。以至于命者有幾人。此與樞之所見大

不相侔矣。以樞所見。古來之功在社稷。業在民生。公爾忘家。從容就義者。指不勝屈。無一非真實經濟。無

一非盡性至命之君子也。凡此等人。正氣常存。千秋不死。天之所命。何嘗一毫虧欠。且子若孫家。徒四壁清白。流傳苟非盡性至命之人。鮮不爲其子孫謀。生產計遺金者。而先生顧少之乎。將謂公爾忘家。從容就義。不取百姓一錢。不遺子孫一金者。豈非先生所云性地了徹。物慾不能粘惹。精神凝聚。浩氣自然充塞者乎。願先生再一熟思之。若先生一則曰。靈熒之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毛

墟忽有妙理。再則曰。非語言可狀。非思擬可摹。類文章語。類禪語。樞不願先生作此。以引人于恍惚寂滅之地也。况中庸一書。言天下至中至庸之理。若將戒慎恐懼。不親不聞。不向自身體驗。某是工夫。某是本體。萬語千言。終是無益。竊恐中庸之書。當改弦異之名矣。昨樞冒言。先生發論。每似龍谿。夫龍谿兼仙佛而爲儒者之道。其病在言空。而不在言良知。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龍谿之謂乎。旣往可不咎矣。所敬服者。先生隱以化樞之執。此言不欺。樞又何敢欺。

先生。樞嘗與人講。寡欲。非敢料先生之不寡慾也。與人講。盡倫。非敢料先生之不盡倫也。但先生喜言空。而樞每以實轉之。乃樞之言愈實。而先生之言愈空。或入手路頭有差。或得手工夫不同。樞學識淺薄。無能管窺其萬一。大約三宗心印一書。是亂先生方寸者也。以先生而化樞之執尚難。若以樞而轉先生之空。不更難乎。今從直截了當處。與先生一印証焉。吾道正路三條。中行狂狷是也。旁路三條。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是也。旁路偶一着脚。即可回頭。無

卷之十一

證可

元

足爲吾輩累。先生於正路中。現走某條。當下示之以。夾趨向。樞胸中之疑。渙然冰釋。此後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俱可不言而躬行矣。若先生於正路三條之外。另有康莊。非樞之所敢聞也。翹望翹望。

書五復

學貴切磋。古語誌之。日來每承先生道義之愛。成已成人。不吝提醒。一片婆心。何等殷切。或亦謂度尚足與語。故娓娓不憚精詳。甚盛心也。度是佩服。若有一字相欺。天必厭之。然性命工夫。實與事功不同。事功

從學問擴充。心性必由靜悟透徹。始則相反。及至悟後。拈來是道。內外未嘗不合。悟非語言可啟。必俟靈機之自開。學則原要人力鑽研。此即佛門之所謂苦行也。先生苦行深矣。然志願又宏且篤矣。特尚少靜中調攝一段工夫。度所以言費法天。即就四序觀之。春生夏長。萬彙蕃茂。此即天地之經濟也。風雨露雷。神化莫測。此即天地之妙用也。若其本體。無秋冬一。番藏蓄。雖造化恐有難繼之虞。故秋冬之藏蓄。定所以培養夏生長之機。其在人身。道固一也。度屢屢言

卷之十一

證可

辛

之。必令精神先向內裏涵養。去務尋見吾心造化之源。握其樞而變化自生。誠中形外。豈有厚滋其根本。而枝葉有不茂暢者乎。故經濟事功。爲性命之餘緒。性命該得經濟。經濟該不得性命。實非妄談。昨云靜其心。三四月。正謂一靜必另有入處。俟先生別有所得。再爲印証。庶言之易入。聞之無疑。請先生目下姑緩辯端。將度節次狂言。存爲公案。果靜其心。三四月而狂言無一相符。笑而置之。如稍有一分可信處。會而質之。當必別有所陳。此區區之至願也。至虛實二

字本有相須之妙。虛乃實之胎。鐘磬惟虛故能鳴。其
寢通也。若人心不虛。必為物慾閉塞。亦何能覺。是以
覺性必從虛發。悟始神而明之。至神明方謂之寔體。
度言虛以胎實。因而知虛而不虛。所以有相須之妙。
方可謂之中。若偏在虛。固非中。即偏在實。亦非中。此
一定之理也。若吾道正路三條。自然以中行為的。此
固不待質而可決者也。

再書一

樞不揣愚昧。妄與先生講此道者屢矣。今不敢再置。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三

一辭以滋遺擾。惟區區講道之心。有不得不切陳于
先生者。先生之講道也。自性命以迄事功。本末精粗。
條理畢貫。彙先儒語錄。而察以獨悟。可謂理學到家
矣。即稍帶禪語。亦不過向內裏涵養之一助。先生入
手。原自三宗心印來。何足為病。如明心則佛也。而吾
儒亦未嘗不存心。煉氣則仙也。而吾儒亦未嘗不養
氣。大抵同體而異用耳。樞雖至愚。頗能解此。以此而
病先生將誰欺乎。凡此皆樞之知。而不講。非樞之講
而不知也。並非樞與先生講。而恐先生有不知。先生

朝

與樞講而恐樞有不知也。竊見人心之陷於私欲者。
甚眾。學者亦不免功令申於前。而不知敬刑獄。絕於
後。而不知畏上累父母。中累兄弟。下累妻孥。而不知
耻天。亦可欺君。亦可欺友。亦可欺而不知悔。大衆惘
惘如夢。方酣豈無賢人各掃門前雪矣。只有講道一
着。以寡欲為工夫。以盡人倫為體用。可以佐
廷法令之所不及。可以挽人心廉耻之未盡喪。樞願
大而行。孤須得二三同心者。各自檢點。共為補救。欲
立欲達。豈伊異人任哉。幸先生素究性命之學。必有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三

濟人利物之志。吾道其不孤矣。不謂先生念講愈大。
愈大愈空。似渾然有合於天者。然却似漠然無意於
人者。然先生果有自得之趣。斷無遺人而學天之理。
孔子下學而上達。諒先生身體而力行久矣。樞雖至
愚。頗能解此。然非樞之所以求講於先生者也。先生
賜講者六。總以不落言詮。意中獨會為主。此種道理。
惟孔子與顏曾輩有之。孟子之教門人。則不然矣。且
諸儒闡發之書。充棟何必紛紛聚訟。說說說說。辨別
于毫髮間。做三五篇好文章。流傳後世。只要把寡欲

盡倫的道理見一人則與一人講而一人或有轉轉相講者十人之中或有一二人發其敬心畏心耻心悔心者以千百人計之所全不既多乎區區與先生講道之心如此而已矣。讀先生靜中調攝之說專貼在自己身上全我神氣圖個却病延年此段工夫原不可少。至云誠中形外言之有本。樞謂內不欺心便是誠中外不欺人便是形外。寔不知其玄妙之旨也。若知而故秘。卽是欺矣。昨言薛文清語錄字字講性命必有實用。樞不必得其心法而理自在天地間先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圭

生一見當自了然其諸家一切講學格套俱可廢却止存陽明致良知一語足矣。至龍谿之學近禪。樞不甚喜。夜來看到極合樞意處。輒大呼龍谿王先生爲知己。其一曰聖學之要以無欲爲主。以寡欲爲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明。通公溥而聖可幾矣。此實際也。其一曰人倫天下之達道不可須臾離也。其一曰吾之一身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爲己任。方是不求溫飽做人的勾當。方是不愧屋漏配天地宰萬物的功程。噫何其句句腳踏實地也。先生欲樞靜心三四

月必有可信處。料不過兀坐一室且與人省些講說。樞將預信之矣。樞心自矣。言止矣。再講亦祇重理前說矣。勿煩再答。以重愚昧幸甚。

附言

道可名乎。不可得而名也。不可得而名可得而言乎。若然自昔聖人又何必註六經以垂示天下後世哉。不知道固有顯微精粗之旨。因之而遂分權實頓漸之名。有大乘有小乘。有最上一乘最上一乘非其人不得而知之。詎得而傳之哉。必機迎密契心與心投。

息齋藏書

卷之十二

圭

不假語言文字。惟在穎慧者靜以悟之耳。若大乘小乘有世間法。有世出世間法。是皆可得而言者也。如余之諄諄致語於環極先生者。大約皆世出世間法也。先生之所諄諄致辯於余者。皆世間法也。不可以低昂而是非之余之意。謂吾人無志於斯已矣。苟有志於斯。必先窮其源。而後溯其流焉。存而忘之。渾渾穆穆。此先天之所以不違也。世有成已而不能成物者。哉。先生謂守寂耽玄。茫無把柄。不如卽以實踐之。自是苦行法門。乃先涉其流。而漸以探其源焉。執面

循之○屹○屹○攷○攷○此○後○天○之○所○以○奉○若○也○積○繁○做○去○未○始○不○可○到○家○至○究○竟○處○實○少○此○一○步○子○不○得○得○此○圓○滿○方○不○失○爲○性○宗○耳○余○恐○先○生○久○馳○於○外○於○源○頭○根○本○上○不○厚○爲○涵○蓄○後○來○必○將○貽○不○繼○之○虞○故○委○曲○開○導○使○知○本○源○所○在○期○與○相○成○非○固○好○爲○饒○舌○他○不○具○論○卽○如○吾○夫○子○人○知○終○日○栖○栖○無○非○爲○斯○人○之○徒○而○與○之○以○慊○老○安○少○懷○友○信○之○志○願○若○使○未○盡○性○以○至○於○命○先○了○當○得○自○已○事○恐○亦○屬○落○空○漢○故○大○學○之○道○明○德○而○新○民○方○爲○至○善○也○今○讀○先○生○再○書○之○言○知○先○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證可 聖

生蚤已見及於此則余之所言誠爲贅談矣第先生範世誨人一片婆心何等親切余既聞其語若竟付之埋沒豈不重違善與人同之義耶是以錄此告我同志倘學者聞先生之言而躍然興起人人轉相講論共期於身體而力行仕則以廉隅相砥爲廷靖共之名臣處則以孝友交勗爲鄉黨自好之士大家養成熙雍世界仰副天子昇平之盛治豈不爲吾生一大快事也哉豈不爲吾生一大快事也哉

西蜀香嚴相國胡少傅曰賦予之初原屬全受證嚮所得各有專衡自有文字來談性命者人異異標言異異指從學者遂偏有是非不知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歐冶之劍非一液所成在會心人韋弦互資針芥相攝正不作支離解何者剿襲不可以明性他照非我照也雷同不可以明性鳧頸非鶴頸也揣摩不可以明性門外非門內也是故小大之識仁智之見雖信心亦可共印疑殆之關困勉之歸能疑難卽能豁通豈非專衡仍全受驗乎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證可 聖

今觀證可集疑有異同然切實敷陳皆無恣憑于證入至夫體用同源知行一致未有不由虛以躋實者老氏有云三十輻共一轅當其無有車之用蓋車無無卽無用矣吾夫子所謂周流六虛不可典要何虛之不實實之不虛乎子思以中和備位育子輿以踐形該盡性可樂見矣且學欲自得無取徇人在昔朱陸韶喜之爭持人以爲分門而吾不謂然

晉濩澤子端陳太史曰余年十四時謁晉卿先生

於太原見其嚴恪而和易言可法而行可則也意所謂動容中禮盛德之至者必先生其人矣後六年得於京邸侍先生左右而先生道且日進矣先生示余以作唐通微之理洗心藏密之方因出其所集公餘證可以示之余得而靜觀焉其與環極魏先生娓娓辨難何啻數萬言而不肯相為遜服者亦各皆根極理道之言而非門戶角立之謂也夫所謂寡慾者即程子所謂無欲也立誠也所謂去識者即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陸子靜所謂涵

養本心六經皆我註脚也而余竊有進焉者夫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天下之通義也謂即邇是遠即卑是高吾未見兀然咫尺之間遂有不脛而走不行而至之理也謂即遠以樂邇因高以窮卑吾未見臨萬仞者之不由於平地至千里者之始於跬步也大道異致而同歸羣言易惑衷諸聖焉孔子之言曰下學而上達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旨哉其言也蓋約之徵於彝倫日用之常廣之至於天地民物之大推之極於窮神達化之微將返

求於聖人之六經而自得之若其委曲詳盡諄諄開示誠莫過於兩先生之所言矣天水趙懷倩曰僕積欽兩先生淵才海學遠接吾道之傳近作人倫之式其著書成帙者固已懸諸日月矣及讀其往復書論稱引詳博而發端寡欲乃喟然嘆曰善哉兩先生之立論將以醫世者也僕因兩先生論寡欲想到古帝王之所大欲然後知欲字義不一歸多寡宜辨蓋人生而有欲故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如是則欲焉可寡也孔子聖之時者也七十而後從心所欲不踰矩故其言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孟子亦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即老子虛無因應變化無為其著書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亦不能不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欲又焉可少哉若夫伏羲氏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於是

乎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而始作八卦神農氏
欲民之知耕稼也於是乎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而
始藝五穀有熊氏欲風雨時若物無疵癘驚鳥不
搏猛獸不噬也故立六相而天下治而麒麟遊於
苑囿鳳凰巢於阿閣高陽氏欲動靜之物大小之
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也故命南正重司天以屬
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高辛氏欲取地之財而節
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
神而敬事之也乃傳施利物不於其身陶唐氏欲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三

光被四表也則舉舜登庸有虞氏欲格於文祖也
則命禹總師自有宇宙來非數聖人之大欲則生
民之理或幾乎息矣雖欲寡欲不可得也凡此皆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也一人之欲即天下國
家之欲也公欲也兩先生論孟子養心莫善於寡
欲者一人之欲也私欲也由是言之天下之公欲
唯恐其不多一人之私欲唯恐其不少僕故曰義
不一歸多寡宜辯唯能知其私欲而思有以除之
然後能知其公欲而思有以濟之故徇一人之欲

者敗濟天下之欲者成魏先生由翰苑入省中穆
光祿裴先生由郎官擢侍御轉廷尉還銀臺其間
忠主愛人交欲力行所學欲朝廷諫行言聽膏
澤下於民斯亦古之欲明明德之意也兩先生當
官之大欲如彼養心則寡欲如此其於立身行已
俱無媿矣夫人於天理昏者以嗜欲亂之也故莊
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人多昏其心兩先生
去昏者也昏其心者藉口人生而有欲以縱其欲
縱其欲則昏其心矣譬如琴瑟然鄭衛調俾變因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甲

之不能致蕭韶矣嗟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
得其欲而藏矣谿谷深而淵成於中魚鼈得其欲
而安矣松栢茂而陰成於林途之人得其欲而蔭
矣養心者寡其欲而求吾所大欲則德進矣業修
矣各適其意而樂在其中矣彼富貴利達者不戒
吾所大欲而求其欲於是乎芻豢稻粱所以餐口
也而以縱其口欲椒蘭苾芬所以養鼻也而以縱
其鼻欲雕琢刻鏤錢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而以縱
其目欲鐘鼓管磬琴瑟竿笙所以養耳也而以縱

其耳欲疏房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而以縱其體
欲亂心之物不加少養心之物不加多迷惘不返
喪家亡身何異乎井港不可以語海憂蟲不可以
語水也哀哉此二公寡欲之論特見之一問一復
中蓋有爲而言之非泛常而言之也若夫二問之
但求句句腳踏實地二復之當在靜中悟之久則
泰宇定而天機發三問之所慮孝弟之未盡便是
性分之有虧戒慎恐懼之偶疎難信俯仰之無愧
三復之去識爲上達寡欲爲下學四問之成則自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聖

了漢不成只是口頭禪四復之性命中有經濟經
濟中有性命五問之旁路偶一着脚即可回頭無
足爲吾輩累五復之覺性必從虛發悟始神而明
之至神明方謂之實體皆言金字玉簪孔揚周粒
粒成珠頭頭是道吾世士君子欲超欲海當用此
作舟楫矣僕也不敏請從事於斯不能擬議其際
矣

復菴問答附

辛丑冬樞曹趙復菴先生公餘過我啜茗劇談先生

曩來留心性命之學余因叩其造詣之所獲自謂志
趣相同淺深尚未了徹既而言之近日斬斷葛藤直
從心頭悟入事物紛擾之場似有把握不惑不懼清
淨自在樂如是苦亦如是隨求執要之方余乃迎其
機而應之曰先生原是向上一流人久爲欽服今日
聆教果然機鋒淬利令人起敬因知先生近日造詣
較前大有証入前日未嘗不能言言猶襲之未精襲
則踵乎人我自有之理尚捍格而弗通今則忽能探
本故談言微中每多暗合非從心性上體貼過一番

息齋藏書

卷之十一

聖

易能搔着癢處以此徵先生之學故知所造駁駁乎
大進矣復虛懷下問度不敏何敢爲善知識作渡河
筏子如必詢執要之方敢以恒之一字效箴規可乎
竊嘗謂古之學道者不徒以言便爲了局須要實實
念茲在茲晝夜作工夫去歷一境方知一境之肯綮
卽終其身尚有未盡處此顏氏子所以未見其止也
如祇謂我已見得真信得及此事不過如是而已今
已了了便自以爲得手不知此勝心矜心便足爲吾
身嚮往之一累古人謂學道如鑽火逢烟且莫休直

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試問金星是箇甚麼。歸家何
以便到頭也。請一叅之。日月貞明以恒而久。甚矣恒
之時義大矣哉。今先生云。近日斬斷葛藤。直從心頭
悟入。可謂片言透宗。吾人自無始以來。種種惡習。理
釀已深。終日被識神播弄。逐境成妄。轉轉遷移。自旦
以至夜。自少以自老。鈎鎖連環。曾無一時隔開。今云
斬斷葛藤。甚服志氣之銳。不知何以頓得如此。從何
入手。所入必有徵驗。此時此心。是何光景。幸明以告
我先生。曰。得翁切問。令人更覺提醒。然而我翁詞語

至矣。日月貞恒。故以明歸之。若不恒。又豈能貞耶。至
元所云。斬斷葛藤。直從心頭悟入。原從一念之微。以
証之。故確然信得本心。其分重原是如此。無欠無餘
與聖人有何差別。若言徵驗。實無所見。何敢自欺。以
欺我翁也。仍望明教之。余曰。學問之道。無他。虛以涵
之。實以証之。歷一境。卽有一境之徵驗。候到而機呈
又安能揜之耶。今先生既云。無所見。恐實地上尚少
踐履。一屑工夫。若以言論。敢謂先生不高明耶。林龍
江有司人之財。一段公案。譬之甚妙。今日與先生約
一切冊子。望且放下。且向本地上。尋其出脫路頭。自
有現在風光。若得此拈來。是道方爲我所有之財。任
意揮霍。正不必以見聞語言相角也。先生幸鑒而裁
之。

壬寅先生疏請歸養。次春寄問。因而再答之。
入春兩拜瑞璋。深荷存注。迨莊誦霏屑。知先生道念
堅凝。悟機日開。曷勝嘉尚。如此信得。及何愁不登峯
造極耶。據來教云。心之隨身。猶影之附形。一有邪曲
便見於外。吾人安可忽畧。又云。事物之來。當隨緣以

應之。不染。不着。方是。向上一機。又云。妄緣。果能力却。一靈。自然。爛爛。讀至此。度不覺。擊楫。稱快。相別。幾何時。而先生之胸襟。眼界。頓超。若此。昔人謂。三日不見。刮目相待。度不止。刮目。而且。心折矣。至問。良背行庭。此乃。孔子。心法。載之。林龍江。全集中。毋庸。度言。檢出。細細。體認。是學者。第一。下手。切要處。又問。吾輩。終日。只管。講工夫。何時。是已。度謂。學者。造聖。全在。工夫上。然。工夫。與本體。實不相離。聖人。卽本體。便是。工夫。常人。必須。用工。夫。以復。此本體。若離却。工夫。又從何處。

天極。果否。現前。若還。未立。未現。正苦。工夫。尚少。而可。一時。便放下。耶。龍江。所講。河洛。一段。公案。仁而未始。仁。一而未始。一。煞有。妙理。理會。久而。當身。之人。極思。過半矣。風便。勒報。幸恕。狂妄。橘園。逸叟。曰。吾生。虛度。雖未。知道。實能。信道。惟其。信也。故喜。於聞。一日。問道。於中菴。乃以。復菴。問答。語示之。予讀。而味之。此心。似隱隱。若有所悟也。讀。首章。竟而知。復菴。之所造。正是。逢烟。時也。中菴。以。恒字。勉之。者。或亦。慮及其。止耶。不止。金星。自現。歸家。又何。難不到。頭耶。及閱。二章。卒如。予言。然中菴。不復。重申。前說。又以。入極。望之。與孟德。指梅。消渴。同一。意。復菴。寧不。迅勵。直前。乎。予問。之而。獲所。聞。以。慊。此心。之信。是固。一快也。遂書。以識之。

息齋藏書卷之十二

塵譚摘

塵譚者吐誦詩讀書之意。質之良朋益友者也。歲月積來。頓盈卷帙。刪繁錄要。附在藏書。非敢曰有見乎道而言之也。或可為清夜鐘聲。發人猛省。未必非洗心之一助也。

川有急流。風無靜樹。甚矣世者天之獄。塵者道之賊。緣者人之桎。

澹者數之始。理之貞。人之孩。物之素。貞。凝。平。始。衆。妙。

息齋藏書 卷之十二

之門孩胎乎素素之樞

何以央天下之機退吾氣而居其奇何以伏天下之雄殺吾志而馴其雌何以躋天下之壽集吾虛而空其谷

達乾龍之無首。悟鵬之屏息。關其門而攻其樞。守其黑而致其白。危者既伏。藏微者始盈。室是乃謂之精。是乃謂之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貞。

澹與濃偶。寧與殆對。類而引之。生與滅時。長與短。

有之無所不有。無之無所不無。若以象求。亦以象應。象與象遇。是以有名。居內何人。自有主翁。主者伊誰。呼之以士。而今而後。澹寧居士。

若復元性。並澹不立。論其了法。由此着脚。澹然進步。聖域可循。若了了義。一切放下。名象俱泯。此為真空。澹既立。何有於濃。寧已無着。應無殆。時虛空無際。居在何處。如斯而已。謂之大士。

甚矣世者。天之獄也。塵者。道之賊也。緣者。人之桎也。是以至人。破其桎。制其賊。出其獄。天下無不以聖歸。

息齋藏書 卷之十二

之非其人何足以語此耶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楊子又謂人性善惡混。試問學者。三子之言。孰是孰非。可得而言之乎。性如太虛。本然清靜。妙圓亡論。惡不受善。亦不受言。

之於善惡。則涉乎渣滓。便失虛明之本體。譬之目中泥沙。着不得。若以金玉屑翳之。可乎。試問學者。亦曾體認及此否乎。

吾之言。純乎其性者也。就體而言之也。三子之言。參乎其情者也。則歸之於用也。人之性。猶海之水。水固。

湛然常凝。若夫情則水波之紋也。漣漪清泳。猶水之善。汙滓侵天。猶水之惡。忽而淵。忽而湍。激猶水之善。而惡以混之。有一於此。均失其湛。凝之常。觀乎水而性之理亦瞭然矣。

水具則不能無波。性具則不能無情。若然。情固性之相附。而不相離者也。古之聖人。必抑情以尊性。何也。子思子曰。仁者人也。吾則曰。人者仁也。貴在不遠復也。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自本體汨於塵緣。生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年

死遂逐乎流。浪於焉變。換匪定。因而起滅無常。仁失則人亦徒存焉。徒存則終失其所以爲人者。不久亦必亡焉已矣。哀哉。情之賊。性何異。砥霜之與鴆毒也。是以聖人悲天憫人。成已成物。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戒慎。泰。聲。臭之秘。中和。莫致。知。之。原。故。天。地。位。萬。物。育。三。綱。定。五。常。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正。其。倫。而。安。其。分。乃。教。之。以。忠。孝。以。貞。其。寶。誘。之。以。廉。節。以。榮。其。名。復。別。之。士。農。工。商。使。頑。秀。相。裁。而。有。無。得。以。互。濟。各。厚。其。生。以。利。其。用。經。綸。

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何莫非聖人盡性之功。能哉。

天下大矣。人物繁矣。卽聖人亦不能遍諸人而盡其性也。於是定禮以開其情。作樂以陶其情。布政以防其情。明刑以戒其情。使情之害不極。庶性之蝕不甚。得此碩果之遺存。以興休復之元吉。此聖人之德。所以參天地而三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率性而之焉者也。神而明之。無聲無臭。擴而充之。莫載莫破。此聖人顓愚之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年

以共宅也。教起於名。名起於象。象起於識。識者生滅之根。日新焉。以極於無窮。而變遂以乘之。生滅相因。如薪火之遞續。續之者自有以異之也。異之者其流也。流之趨於異理之不得不然者。趨則烏可已也。道不可得而名。何有於象。象不可得而擬。何有於識。渾渾焉。漠漠焉。不可卽也。不可離也。依稀遠近之間。恍忽有無之際。隱隱焉。以踞其宗者。萬法之所以歸一也。猶之水由地中行。氣充塞於空界。不可得而變。

也同焉而已矣。同之者其源也。源之返於同亦理之不得不然者。是以返之爲貴也。

川原之游泳風濤。弗礙。塵之輕揮。妙緒可抽。炎精炙來。頭顱皆焦。清涼湛處。靈光煥發。

江心補漏。究竟於沉淪。臨崖收繩。難免夫顛頭圓陀。子曰。萍飄大海。何地宿命。以歸根。寄若蟬蛻。佇見朝生而夕死。若不豎起脊骨。未由拔出泥途。苟能咬得菜根。方纔嚼着滋味。

子知道之爲貴乎。冷客若絳。既鄙富貴之牡丹。傲賈

意春藏書 卷之十二

五

何庸。亦異凌霜之秋菊。亭亭競秀。獨出烟波之中。觀馥清香。不染淤泥之穢。所以妙性比乎芳心。法華演於端潔。人言。卽此可以悟道。吾謂由彼還。能証性。心之於性。亦妄。亦真。性之於心。非一。非二。明鏡當臺。朗然光明。是之謂性。不自性始。炯然鑑照。是之謂心。不自心始。任物紛紜。渾然無別。影去迹空。了然不着。是之謂見。以復圓。不自見復。始不盡世間法。何由出世間法。若因世間法。何得出世間法。

倘然倫理。缺陷天上。那有不忠不孝。神仙稍如心地。離西。方豈爲藏污納垢。滄海。

以世界爲爐鼎。以塵緣作鉛汁。須是煉盡渣滓。方能鍊成至寶。願乃人盡。而天全。庶幾礙空。則真現。

塵猶水也。人猶魚也。魚之不脫乎水。水固之也。離水則亡。人之不脫乎人。塵縛之也。離塵則穢甚矣。世不可得而出也。難也。

忽而波心。忽而刀俎。生於水。復死於水。試看龍門而躍之者。便立騰霄。漢水不得而國。亦何得而亡。時而

意春藏書 卷之十二

六

掀揭時。而骷髏生於塵。復死於塵。試看聖域而達之者。已直登彼岸。塵不得而縛。亦何得而穢。甚矣世未嘗不可出也。易也。若不絕後承。誕終必生。中帶滅。惟其一物不着。方能萬億皆周。無心之心。心也。一着於有。妄而已矣。識爲之也。無法之法。法也。一涉於有。障而已矣。象泥之也。故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六賊之害。先乎其目。三毒之蠱。首在其癡。擒賊者須

擒其王祛囊者當祛其重

天地萬物皆一體充廓此心朗然不昧便是作聖根
基輪迴惡道無二法汨沒此心昏然莫覺卽爲沉淪
種子

身世幾何升沉一致局外非清境中自累喜新厭故
人情之常膏粱豐驕造物之忌惟彼達人心無所易
無盡者天地之藏難挽者日月之逝浮雲榮人於富
貴夫塊假我以文章

當場解網潮頭獨坐何危到處存機坦途直行亦險

卷之十二

七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以其
變者而觀之英雄曾不能與石火爭衡古今掀揭洵
江上之浮漚自其不變者觀之清風明月取莫窮而
用不竭此蘇子之所謂無盡藏者之所共適誠可湛
然恒沙
儂儂寶場詎知其假銀鈎乍現誰復其真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轉瞬之間盡觴安在歌舞安在是亦一
觀碑之淚也是亦一鍾山之鼎也是亦一馳馬試劍

之豪也其變之者固如是耶而所謂不變者果奚蒞耶

古人馳神運思晝詠宵興凡以有謀也其謀修身則
不謀之身道在則身修矣其謀齊家則不謀之家道
在則家齊矣以至國不於國天下不於天下蓋道在
而自無不治無不平也所謂源潔則流清形端則表
正道在而大本立矣大本既立其何事不理

道體自然道用無方自然之妙在所以運之而已故
一人有一人之道卽一人有一人自然之妙天下有

卷之十二

八

天下之道卽天下有天下自然之妙運一人自然之
妙融而爲血結而爲骨運天下自然之妙融而爲川
結而爲山其融也有融之者矣其結也有結之者矣
於一人不加少於天下不加多此道之自然之妙之
至妙至妙者歟
夏蟲不可以語冰近智不可以論道
道何如而無礙乎釋域中之常懸道何如而自得乎
暢超然之高情
長生之客遠人以爲道而不知道不遠人垂堂之子

輕身以離道而不知身能載道。暮春綠野之遊，藉纖草而意適，清夏明月之玩，蔭長松而神閒。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當於富貴貧賤患難外，別有妙趣，聽人領會。

疏食飲水，樂在其中。人非聖賢，珍其饕而玉其食，茅茨土階，安於泰山。世不唐虞，瑤其臺而瓊其室。

君子之道，其高如天，其厚如地，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收之則在方寸，放之則滿六合，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故萬物唯人為貴，而人之所

惠新藏書

卷之十二

九

以貴者道在故也。彼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奚益於世也哉？

養就浩然之氣，則百病不生，不必更求。玄玉之青，克去由已之私，則一塵不染，不必更飲。華池之水。

問：玄玉之膏，可求乎？曰：可。華池之泉，可飲乎？曰：可。求玄玉膏，必於密山乎？曰：是膏之所從出也。飲華池泉，必於崑崙乎？曰：是泉之所從出也。曰：安得人人至密山而求之，至崑崙而飲之也？曰：人人自有密山，人人皆得而求之，不必其密山而後始可求也。人人自有

崑崙，人人皆得而飲之，不必其崑崙而後始可飲。儒者之道，內以之而聖，外以之而王。即物而窮其理，不得，參以物外之說，人生而修其道，不得，雜以無生之篇。

天地不能外乎道，羣生不能離乎道。聖人圖畫天地，不能外乎天地之道。品類羣生，不能離乎羣生之道。故天地未圖畫以前，只有此道。既圖畫以後，只有此道。羣生未品類以前，只有此道。既品類以後，只有此道。

惠新藏書

卷之十二

十

歲月過却一日少，却一日道理進得一步，多得一步。過却一日也，甚易；進得一步也，甚難。

世上攻人之過者，日加多；改已之過者，日加少。故人之過，愈攻而愈多，已之過，愈不改而愈不少。舉首道也不待驚飛，而後察也；俯首道也不待魚躍，而後察也。然因驚飛而道之在上者，察焉；凡道之在上者，無不察焉；因魚躍而道之在下者，察焉；凡道之在下者，無不察焉。故曰：言其上下察也，如是解上下字，方得圓融，方不執滯。

杜詩酒醒思卧簾衣冷欲裝綿是從心之言非違心之言也事事不違心則無敗事人人不違心則無小人杜詩往往理在其中讀者莫得放過
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山林雖大可限也而野火不可限江海雖深可測也而漏卮不可測以可限給不可限以可測實不可測是無厭之欲也故曰不能然則天下事以可限給不可限獨山林之於野火乎哉以可測實不可測獨江海之於漏卮乎哉

息齋藏書

卷之十二

七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聖人之書吾尚得而讀之也讀聖人之書如見聖人之心則聖人又何不得而見之哉所不得而見之者聖人之面也可得而見之者聖人之心也吾不幸而生乎聖人之後不得見其面猶幸而讀乎聖人之書得以見其心謂讀聖人之書而不見聖人之心者名曰讀聖人之書實未讀聖人之書也故善讀聖人之書者必見乎聖人之心包陰陽之變化者謂之道受陰陽之變化而生者謂之人含元氣之烟燭者謂之道體元氣之烟燭而成

者謂之人受而包之不為其所包體而舍之不為其所舍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作人自己不肯苟且人之待之亦必不敢苟且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
長厚人善道而道無不善聰明人善道而道無不善長厚人所善之道即聰明人所善之道非長厚人一道聰明人又一道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是聖人爲後世開一善讀書法

息齋藏書

卷之十二

主

門居千百世之下讀千百世之上之書勢不能無疑不能無殆若不問之而於疑者必強辨其惑殆者必強求其安則疑者益疑而無不疑殆者益殆而無不殆徒亂人意耳唯闕其疑且殆者而不疑不殆者我得身體而力行之久之則表裏精粗無不到豁然貫通而疑者不疑殆者不殆士有志於博古者要識得此義方不枉費心血
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爲此辭者其知道乎信能混萬盡而不虧

以永固其靈和則至道其凝乎
出處之義大矣哉惟道所在而已道當出則奮足雲
霄致君堯舜道當處則甘心畎畝憔悴江海古聖賢
有行之者孔孟是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
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鈞是人也或導清源於前或振芳塵於後人能導之
振之則有以成其為人我不能導之振之則無以成
其爲我且源曰清非猶夫人之所謂源也塵曰芳非
猶夫人之所謂塵也而自謂不能導者自暴者也自
謂不能振者自棄者也自暴自棄不足以有爲也
不媿屋漏四字大有意味身負名教之責一動一靜
一語一默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
天道吉凶灼乎鬼神豈不深可畏哉惟能不媿屋漏
則書於史策者不敢謂其必善庶幾免於惡矣流於
千載者不敢謂其必譽庶幾免於毀矣懸乎天道者
不敢謂其必賞庶幾免於罰矣灼乎鬼神者不敢謂
其必吉庶幾免於凶矣然不媿政自難事唯有道者
能之

天動星迴而辰極居其所璇璇輪轉而衡軸執其中
運際不可使俯成施不可使仰下愚不可使學君子
之道
道難知乎曰易敢問其所以易曰難難而曰易易又
曰難何也曰以爲難而求之不已其易也將至矣以
爲易而求之不力其難也將至矣
天不能離此道以成其高地不能離此道以成其厚
日月不能離此道以成其明四時不能離此道以成
其序聖人不能離此道以成其聖賢希聖希此道也
士希賢希此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此道也故
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水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君子之身譬如水水受濁
以濟物不傷其清君子之道譬如水水通之斯爲川
焉塞之斯爲淵焉君子之行藏譬如水
天將時雨山川出雲道將濟民朝廷尚賢天人之際
其應如響蓋可忽乎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吾儒一生常能體認此八箇字
亦可以爲成人矣

形骸之有精神猶國之有君也國得君則治形骸得精神則不病

勤於耕者饑可得而食勤於織者寒可得而衣士君子於道亦在勤之而已矣而衣食其卑卑不足道者也其就不可量也若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矣可慨也夫

形非神不立神非形不存人非道不生道非人不行理固相須勢難獨立

蟲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其漸然也君子順道則吉

應齋藏書

卷之十二

志

小人背道則凶其習然也

世人意常苦其速事常苦其遲望常苦其近應常苦其遠唯其速也故覺其遲唯其近也故覺其遠大道無速遲無近遠終朝萬古瞬息千里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
人不可有所恃而貴有所忘恃勢則顛忘勢則扶恃才則危忘才則持恃貴則敗忘貴則成恃富則亡忘富則吉恃之則為小人忘之則為君子審乎此可以處世可以知人

忠信以得之所謂臨事而順理也順理則得之而吉

驕泰以失之所謂臨事而逆理也逆理則失之而凶

儒者之道貴謹於所習習於正則正人至與正人居而我身不正者未之有也習於邪則邪人至與邪人居而我身不邪者未之有也

仁者人之所賴以生者也為治之大原出於仁則三綱以之舉五常以之立而君正矣而國定矣牧民之要道出於仁則賦歛以之薄刑罰以之省而海晏矣而河清矣

學○者○要○有○廉○耻○有○廉○耻○則○自○不○為○不○義○之○事○而○義○不○可○勝○用○矣○

凡○人○有○善○要○推○已○以○及○人○及○得○一○人○便○善○得○一○人○

禮○制○若○能○簡○敎○人○情○則○奢○儉○自○然○得○中○名○數○若○能○旌○

別○貴○賤○則○上○下○自○然○合○序○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則○人○莫○不○父○其○父○子○

其○子○兄○其○兄○弟○其○弟○而○民○德○不○歸○厚○者○吾○不○信○也○此○

生○人○之○本○治○理○之○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日○有○

民○社○之○貴○者○苟○能○舉○堯○舜○之○道○而○申○重○之○則○夜○犬○可○

應齋藏書

卷之十二

志

以止吠晨羊可以輟飲虎不逐而水逝鳳不招而桐棲
淫巧者蕩心之毒忠厚者至誠之媒
酷烈之後繼之以寬靡散之餘施之以整教民而民
易從使民而民不怨其治得也
有道之士和易近人故其接人以色也如春陽之溫
其入人以言也如時雨之潤
忠誠可以貫金石而況於天平孝弟可以通神明而
況於人乎

齊東野語

卷之十二

七

一物不被其澤是自己一病一人不受其善是自家
一耻故聖人在上而世無棄物亦無廢人
作人如金金必純粹而後精立身如玉玉必溫潤而
始良
御小人而麗於法者御者之過也務使之不麗於法
而後御人之道始盡嘉君子而不成其美嘉者之過
也務使之必成其美而後嘉人之道始全
一生根着忠信則千枝萬葉皆從此生不但物理可
窮即天人可一矣

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
虛斗一南而萬物盈唯道不因物死而死不因物生
而生故能長生不因物虛而虛不因物盈而盈故能
常盈

趙懷僖曰時非晉何以塵譚假借也古人之行事
多矣舍此無假借者乎曰有殷因於夏禮周因於
殷禮皆假借也古聖人不廢假借故塵譚可以見
於晉未嘗不可以見於今曷為見於晉者止曰塵
譚見於今者則曰塵譚摘曰於塵譚中摘之也孰

齊東野語

卷之十二

七

摘之曰中庵子中庵子可謂情見乎辭矣其情見
乎辭奈何中庵子讀古人之書而有得行古人之
事而有合人或問其讀古人之書必何如而後有
得行古人之事必何如而後有合其得也有得之
者矣其合也有合之者矣於是乎揮塵而譚中庵
子持身以義事君以忠人或問其持身必何如而
後謂之義事君必何如而後謂之忠其義也有所
以義者矣其忠也有所以忠者矣於是乎揮塵而
譚中庵子非讀古人之書而有得也不譚非行古

人之事而有合也不譚非持身以義也不譚非事
君以忠也不譚所謂平生無不可以對人言之事
如司馬溫公日中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如趙清
獻公中庵子可謂情見乎辭矣

踐

聞之昔人曰使道而可獻
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
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
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
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
其子孫甚矣道不可彼此
相益也是求道者亦在力
之躬行存之心知一切語
言又多乎哉然聖賢不出
無六經四子無六經四子

道不知不行道之必藉語
言以傳也譬之適遠者按
郵程披地圖而數之雖不
可謂按圖者之即為適遠
然循此而往志東東志西
西不則迷於岐路惑於舟

跋

二

車矣則世之志道者匪六
經四子奚法與諸儒語錄
又六經四子之階梯也癸
卯春余以國博得拜教於
同里中菴先生秋九月
因得讀其所為息齋藏書

本經傳考先儒更以所自
得者附為議論斯道發揮
殆無餘蘊余受而卒業因
嘆學之不講即世所謂賢
者其弊有二志功名者急
馳騁譚性命者耽虛寂急

跋

三

馳騁者霸術之餘雖勲業
爛然向上一層終未證入
浮雲之過太空功名何足
詡耽虛寂者禪學之流可
以靜存不可經世守其枯
默終為異端不知道自天

地生與性命俱何精何粗
何內何外一了俱了一畢
俱畢六經四子為人千言
萬語究之於道不能增益
毫末彼適遠者按圖考之
岐路山川猶豫未定至實
能行遠始知昔人不我欺
而曲折艱苦語言猶不能
繪百一也讀息齋書精微
了徹由此致知力行道果
不可彼此相益哉古之君
子位不虛貴德不虛守貧

跋

四

跋

五

有所倚退有所恃是書上
下千百年道統學術得其
綱領用以持身涉世如渡
者舟如馭者勒不可須臾
離也嗚呼兔蹄魚筌得意
忘言神而明之又存乎其

人矣

康熙癸卯初冬年家眷晚

生馮雲驤謹跋



息齋藏書十二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裴希度撰希度字晉卿號中菴陽曲人崇禎甲

戌進士官監察御史入

國朝官至太常寺少卿是書第一卷曰儒經撮要第

二卷曰道統中一經第三四五卷曰四子丹元第

六卷曰學鏡約第七卷曰心聖直指第八九十卷

曰嘉言存畧第十一卷曰公餘證可第十二卷曰

塵譚摘皆講學之言中間多與蔚州魏象樞書問

辨論卷首凡例謂自一卷至十卷皆古先聖賢之

前言往行間出臆見以發據其底蘊十一卷之證

可十二卷之塵譚摘則同人之書札往來與夫坐

譚有涉名教者今核是編其中四子丹元舉濂溪

明道象山陽明而不及朱子其生平宗主已可概

見至道統中一經多以二氏之言互證亦未免於

雜也



21181888442345